

世界史綱

THE OUTLINE  
OF HISTORY

著斯爾韋國英

H. G. WELLS

譯者 述者

陳建民  
向達

梁思成  
黃靜淵

陳訓恕

校訂者

梁啓超  
朱經農

竺可楨  
徐則陵

王岫廬  
任鴻雋

秉志

程瀛章

何炳松

傅運森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 世界史綱目錄

## 下冊

### 第三十章 亞洲七百年史(約在紀元前三十年至紀元後六五〇年間)……四六七

- 第一節 查士丁尼大帝……………四六七
- 第二節 波斯境內之薩薩尼帝國……………四七〇
- 第三節 薩薩尼朝時敘利亞之衰頹……………四七二
- 第四節 回教徒第一次傳來之使命……………四七七
- 第五節 瑣羅亞斯德及摩尼……………四七八
- 第六節 中亞細亞及印度之匈奴人……………四八〇
- 第七節 中國之盛世……………四八三
- 第八節 中國智慧之束縛……………四八七
- 第九節 玄奘之遊……………四九三

第二十一章 穆罕默德與回教……………四九八

第一節 穆罕默德以前之阿剌伯……………四九八

第二節 出奔以前之穆罕默德……………五〇二

第三節 穆罕默德以武力布教時代……………五〇五

第四節 回教之教訓……………五一一

第五節 教主阿布伯克及奧瑪……………五二三

第六節 奧美雅朝之盛世……………五二〇

第七節 阿拔斯朝回教之衰替……………五二七

第八節 阿剌伯回教徒之智識生活……………五三一

第二十二章 基督教國與十字軍……………五二六

第一節 最衰落時代之歐洲……………五三六

第二節 封建制度……………五三七

第三節 墨羅溫王朝時代之法蘭克王國……………五四〇

第四節 西部蠻族之化於基督教……………五四四

第五節 查理曼為西歐之皇帝……………五五一

第六節	查理曼之人格	五五四
第七節	法蘭西人與日耳曼人之分立	五五七
第八節	諾爾曼人薩拉森人匈牙利人及塞爾柱土耳其人	五六〇
第九節	君士坦丁堡之求援於羅馬	五六九
第十節	十字軍	五七二
第十一節	十字軍爲基督教之測驗	五八〇
第十二節	皇帝腓特烈第二	五八三
第十三節	羅馬教皇機關之缺點及其限制	五八七
第十四節	重要教皇紀略	五九三
<b>第三十三章</b>	<b>成吉思汗及其後裔之大帝國</b>	<b>五九八</b>
第一節	十二世紀末年之亞洲	五九八
第二節	蒙古人之興起及其武功	六〇一
第三節	馬哥孛羅之遊蹤	六〇六
第四節	倭脫蠻土耳其人與君士坦丁堡	六一二
第五節	蒙古人不受基督教所化之故	六一八

第五節甲 忽必烈之創建元朝……………六一九

第五節乙 蒙古人之復反於部落狀態……………六一九

第五節丙 欽察汗國及莫斯科維之皇帝……………六二〇

第五節丁 帖木兒……………六二二

第五節戊 印度之蒙古帝國……………六二四

第五節己 蒙古人與吉普息人……………六二八

**第三十四章 西方文化之再生(海道代陸道而起)……………六二九**

第一節 基督教與普及教育……………六三〇

第二節 歐洲自覺之開始……………六三六

第三節 大疫與共產主義之始興……………六四一

第四節 紙之解放人心……………六四六

第五節 王侯之新教與民間之新教……………六四七

第六節 科學之復甦……………六五三

第七節 歐洲城市之新興……………六六三

第八節 歷史上美洲之出現……………六六八

第九節	馬基雅弗利理想中之世界	六七七
第十節	瑞士共和國	六八〇
第十一節甲	皇帝查理第五傳略	六八二
第十一節乙	王侯所欲之新教	六九一
第十一節丙	知識上之逆流	六九二
<b>第三十五章 君主國會與強國</b>		<b>六九三</b>
第一節	君主與外交政策	六九三
第二節	荷蘭共和國	六九四
第三節	英吉利共和國	六九九
第四節	德意志之破裂與混亂	七〇八
第五節	歐洲大君主國之光榮	七一
第六節	強國觀念之萌生	七一一
第七節	波蘭之君主共和國及其運命	七二一
第八節	海外殖民地之爭奪	七二四
第九節	英國統御印度	七二八

第十節 俄羅斯侵略太平洋……………七三二

第十一節 一七八〇年時歷史家吉本對於世界之意見……………七三三

第十二節 社會和平之漸終……………七三九

**第三十六章 美法兩新民主共和國……………七四五**

第一節 強國制度之種種不便……………七四五

第二節 叛亂前之十三州殖民地……………七四七

第三節 殖民地之被迫而戰……………七五二

第四節 獨立戰爭……………七五八

第五節 美國憲法……………七五九

第六節 美國憲法上之變徵……………七六六

第七節 法國之革命思想……………七七二

第八節 一七八九年之叛亂……………七七五

第九節 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一年之法蘭西君主共和國……………七七八

第十節 雅各賓黨之革命……………七八五

第十一節 雅各賓黨共和國……………七九四

第十二節	督政部	八〇〇
第十三節	改造事業之中止及現代社會主義之曙光	八〇二
<b>第二十七章</b>	<b>拿破崙之一生境遇</b>	<b>八〇九</b>
第一節	科西嘉之波那帕脫族	八〇九
第二節	共和將軍拿破崙	八一〇
第三節	拿破崙第一執政（一七九九年——一八〇四年）	八一六
第四節	皇帝拿破崙第一（一八〇四年——一八一四年）	八二一
第五節	百日	八二九
第六節	一八一五年時之歐洲地圖	八三四
<b>第二十八章</b>	<b>十九世紀之實情與理想</b>	<b>八〇四</b>
第一節	機械革命	八四〇
第二節	機械革命與工業革命之關係	八四九
第三節	各種觀念之醞釀	八五四
第四節	社會主義觀念之發展	八五七
第五節	社會主義爲人類社會之計畫時之缺點	八六四



第六節 達爾文主義對於宗教及政治觀念之影響…………… 八七〇

第七節 國家主義之觀念…………… 八七七

第八節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八年間之歐洲…………… 八八一

第九節 第二次海外帝國之爭奪…………… 八九四

第十節 中國之改革…………… 九〇五

第十一節 日本史…………… 九〇八

第十二節 海外發展之告終…………… 九一三

第十三節 一九一四年之不列顛帝國…………… 九一五

### 第二十九章 一九一四年國際之巨創…………… 九一八

第一節 大戰前之武裝和平…………… 九一八

第二節 抱帝國主義之德意志…………… 九二〇

第三節 不列顛與愛爾蘭間之帝國主義精神…………… 九二九

第四節 法蘭西意大利及巴爾幹諸邦間之帝國主義…………… 九四三

第五節 大專制國家俄羅斯…………… 九四五

第六節 北美合衆國及帝國主義觀念…………… 九四六

第七節	大戰之直接原因.....	九五〇
第八節	一九一七年以前大戰之概略.....	九五六
第九節	從俄羅斯瓦解至停戰間之大戰.....	九六六
第十節	戰後政治經濟及社會之破壞.....	九七四
第十一節	威爾遜總統與維爾賽之各項問題.....	九八二
第十二節	國際聯盟第一次盟約之概略.....	九九四
第十三節	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間諸條約之大綱.....	九九八
第十四節	下次戰爭之預言.....	一〇〇二
<b>第四十章</b>	<b>歷史之下一幕.....</b>	<b>一〇〇七</b>
第一節	人類意志在政治上統一之可能.....	一〇〇八
第二節	世界聯邦政府如何實現.....	一〇一一
第三節	現代世界國家之數種基本特點.....	一〇一四
第四節	世界在一種法律與公道下時之狀況.....	一〇一六
<b>世界大事年表</b> .....	<b>一三六</b>	
西元前一〇〇〇年至西元後一九二〇年世界大事圖表五頁.....	一一五	

# 圖表目錄

## 下冊

東羅馬帝國與薩薩尼朝帝國·····	四七三
紀元初年小亞細亞西里西亞美索不達米亞諸地之城市·····	四七六
嚙嚙貨幣·····	四八二
唐代之中國·····	四八五
玄奘赴印度之路·····	四九四
阿剌伯及其四鄰·····	五〇一
回教勢力之發端·····	五一五
二十五年間回教勢力之發展·····	五一九
回教帝國·····	五二二
查理馬武爾時代之法蘭克領土·····	五四二
紀元後六四〇年之(原圖脫之字)英格蘭·····	五四五
衛特摩和約時之英格蘭·····	五四九

查理曼帝國之歐洲·····	五五一
十世紀末之法蘭西·····	五六一
鄂圖大帝之帝國·····	五六五
塞爾柱人之入歐洲·····	五六六
第一次十字軍·····	五七二
一二〇〇年時之亞歐形勢·····	六〇〇
成吉思汗去世時之帝國·····	六〇三
蒙古諸汗國及馬哥孛羅之東遊·····	六〇八
一四五三年前之倭脫疊帝國·····	六一四
蘇利曼去世時之倭脫疊帝國·····	六一七
帖木兒帝國·····	六二三
君士坦丁堡陷落時之歐洲·····	六三二
吾輩細民備嘗艱苦沐雨櫛風·····	六四三
羅耀拉·····	六五一
世界探險之航行圖·····	六七一

墨西哥與秘魯·····	六七四
瑞士及其主要之棧道·····	六八一
查理第五時代之歐洲·····	六八三
路得·····	六八四
法蘭西斯第一·····	六八四
亨利第八·····	六八四
查理第五·····	六八五
威斯達發利亞和約後之中部歐洲·····	七〇九
一九一四年時之歐洲·····	七一四
波蘭瓜分圖·····	七二三
美洲之英法西三國領土·····	七二六
十七世紀末年印度之外人殖民地·····	七二九
一七五〇年時之印度·····	七三一
美洲殖民地(至一七六〇年止)·····	七四八
波士頓及其附近·····	七五六

北美合衆國在一七九〇年時之幅員	七六〇
北美合衆國	七六四
佛蘭克林	七六九
華盛頓	七六九
法國之東北境	七九三
拿破崙遠征埃及圖	八一四
爲皇帝時之拿破崙	八二二
俄皇亞歷山大第一	八二四
拿破崙帝國(約一八一〇年)	八二五
拿破崙之遊蹤	八三〇
維也納會議後之歐洲	八三六
歐洲之自然政治地圖	八三八
十九世紀部落之神人須爲此而死之民族標幟	八八〇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一年間之歐洲	八八四
意大利王國	八八六

俾士麥	八八七
柏林條約(一八七八年)後之巴爾幹半島	八九二
亞洲比較地圖	八九五
一八一五年時之不列顛帝國	八九六
十九世紀中葉之非洲	九〇二
非洲(一九一四年)	九〇三
亞洲東岸及日本	九一〇
歐洲列強之海外領土(一九一四年)	九一四
愛爾蘭	九三五
巴爾幹諸國	九四四
西部歐洲之戰線	九五九
歐洲大戰時西戰場圖表	九七二
歐洲大戰時東戰場圖表	九七三
一九一九年和約後之德國	九九六
土耳其條約(一九二〇年)之結果	九九八

奧地利亞匈牙利之瓦解·····	一〇〇一
西元前一〇〇〇年至西元前三〇〇年世界大事圖表·····	一
西元前四〇〇年至西元後三〇〇年世界大事圖表·····	二
西元後二〇〇年至九〇〇年世界大事圖表·····	三
西元後八〇〇年至一五〇〇年世界大事圖表·····	四
西元後一二〇〇年至一九二〇年世界大事圖表·····	五



# 世界史綱下冊

## 第二十章 亞洲七百年史（約在紀元前五十年至紀元後六五〇年間）

### 第一節 查士丁尼大帝

在前兩章中，吾人所加意敘述者，主要部分乃愷撒與圖拉真所締造之羅馬帝國西部之政治與社會秩序，於四百年之短時期中，破壞不可收拾。其完全瓦解之情形，吾人已論及之。當時智慧之士，關心世道者流處於聖本尼狄克特或卡息奧多刺環境下者，必以為文明已就衰歇而將絕滅。但吾輩若放大眼光一察世界史，即可知此諸世紀，不過為社會政治之觀念及覺悟進程中一種現象，或為一種必要之現象。且也，即使此期之歐洲為災難之景象所掩蔽，然吾人須知世界尚有大部分並未陷於退化之境也。

歐洲之著作家受西方之成見所牽制，故每易抹殺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之東羅馬帝國可以垂久之處。其實此帝國所承受之遺傳較之羅馬者為古。若讀者能一觀其第六世紀時廣闊之版圖，回憶其所用語言在斯時已

爲希臘語，即可知吾等此地所論列者，名義上雖有羅馬帝國之一支，而實際上則爲希羅多德所夢想，亞歷山大所建設之大希臘帝國也。此東方帝國雖以羅馬自稱而稱其人民爲羅馬人，其所用之希臘語雖至今猶稱羅馬語。君士坦丁大帝雖不諳希臘語，查斯丁尼之希臘語雖聲調不正。然名義形式等皆屬表面之事，不能變更實際也。此東方帝國實際上爲希臘帝國者，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已有六世紀之歷史；當真正之羅馬帝國已於四百年間完全消滅，此希臘化之羅馬帝國猶能綿延至十一世紀之久，自三一二年君士坦丁大帝即位起，至一四五三年倭脫蠻土耳其人攻下君士坦丁堡始亡。

在西部吾人見有所謂社會完全瓦解之事，在東部則未嘗有與此相當者。但見城市繁榮，田野墾闢，貿易興盛之象。君士坦丁堡爲世界最大而最富之都，會者垂數百年。吾人於此，殊不能瑣瑣談帝王之名號與其昏庸兇惡陰謀等。若輩亦如多數大國皇帝然，非以己意定國家之趨向，但爲國情所驅迫而已。前章中所論及者已有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時爲三一二年至三三七年）較長之歷史，狄奧多西大帝（在位時爲三三九年至三九五年）之再統一帝國，及查士丁尼第一（在位時爲五二七年至五六五年）。此後更將論及希拉克略（Heraclius）之事焉。查士丁尼與君士坦丁，或含有斯拉夫人種之血胤。爲人有大志而富於組織能力，又頗有幸而娶才力與之相當或更優之提奧多刺（Theodora）爲皇后，后幼年曾爲女伶而有狼藉之聲名者。帝之欲恢復帝國昔日之偉大，或因此而過損其國脈。吾人前已言及彼從汪達爾人之手恢復非洲之省分，從哥德人之手恢復意大利之大部分。彼又恢復西班牙之南部。且在君士坦丁堡間建築閎麗之聖索菲亞教堂（Sancta Sophia），創設大學，製造法典。(1)

與此相反者則有封閉雅典學校之事。同時更遇大疫，故在彼死時，其中與之宏業衰頹頗速，竟如曇花一現而逝。是時意大利之大部分爲倫巴人所侵入而淪入其手。然意大利至是本已荒涼如沙漠，據倫巴史家之言，則其同族人所入者無人之境耳。阿乏爾人及斯拉夫人自多瑙河區域南下，現今之塞爾維亞，哥羅西亞（Croatia），達爾馬提亞等區，皆爲斯拉夫人所據，至今日爲南斯拉夫人。更有進者，此帝國與波斯之薩薩尼帝國之大爭鬪，亦始於是時。

〔一〕歷史家認此事業頗有重大之關係，本書之校訂者中亦有一人持此見解。吾人常聞羅馬對於人類文明主要之貢獻卽以法律爲基礎之社會觀念也，而查士丁尼此舉猶爲羅馬人立法天才登峯造極之一點。作者不敏，不能衡羅馬人法治主義對於人類之特別價值。蓋彼視現有之法律，實以舊有之習慣，任意之規定，人造之假設，處置人類之關係，頗覺陳舊不堪使用。彼深信將來全部法律之理論及實施，必運用發達完善之社會心理學，以科學概念視人羣社會爲一種發達不已之組織，以道德及知慧之教育爲確定其關係之制度。故彼實不敢賞識今日之法律及法律家。彼既持此見解，則其忽視查士丁尼而未能予羅馬之全體以相當之價值，乃必然之勢矣。

然吾人欲敘述波斯人第三次至君士坦丁堡附近，及六二七年波斯人大敗於尼尼微勝負遂決等戰跡，必先略記安息時代以還之波斯歷史。

## 第二節 波斯境內之薩薩尼帝國

吾人曾將羅馬帝政之四百年短期歷史與幼發拉的底格里斯二河流域間帝政之經久元氣作一比較。又曾瞥見亞歷山大征服地東半部有希臘化之大夏及塞琉卡王朝。又曾言及紀元前最後一世紀時安息人之侵入美索不達迷亞。對於卡里之戰及革拉蘇 (Crassus) 之結果亦嘗加以敘述。此後二百五十年間，安息人之阿薩栖茲王朝峙於東，羅馬峙於西，亞美尼亞及敘利亞介乎其間，其疆界恒視其兩方強弱向東西而移動。羅馬帝國之版圖當圖拉真在位時向東擴張最遠，(參看第二十八章第三節之附圖) 而大月氏人(參看第二十八章第四節)亦於同時侵入印度。

阿薩栖茲朝於二二七年遭一革命，由更有力量之薩薩尼朝起而代之，此蓋波斯本國人所建之朝代也，其始祖曰阿爾達希第一 (Ardashir I)。阿爾達希第一之帝國有一特點可與百年後君士坦丁大帝之帝國相比擬，即阿爾達希亦力謀以宗教上之一致統一國家是也。其所採取之國教為波斯舊來信仰之火祆教關於此教當於以後再論。

薩薩尼新帝國不久即具侵略之趨向，沙浦耳第一 (Sapor I) 繼其父阿爾達希之位後即取安提阿、發利立、安皇帝之敗(事在二六〇年)而被虜，吾人前已言之。當沙浦耳勝後退向小亞細亞時，驟遇帕米拉 (Palmyra) 王 阿刺伯人名奧得內塔斯 (Odenathus) 為其所敗。帕米拉者，大沙漠貿易之中心也。

奧得內塔斯當國之後，其寡后則諾比亞（Zenobia）繼之，在此短期內，帕米拉介於兩帝國之間稱強國焉。後爲皇帝奧利連所攻下，繫則諾比亞至羅馬城以揚其勝利（事在二七二年）。

此後三百年間薩薩尼朝之興衰，茲不贅論。在此全時期中，波斯與君士坦丁堡之帝國戰爭，小亞細亞受其蹂躪，元氣大衰。基督教傳播雖廣，然備受迫害。蓋自羅馬受基督教所化之後，波斯之皇帝巍然爲世界獨存之神王，其視基督教不啻爲與彼相抗之拜占庭帝國之宣傳。故君士坦丁堡爲基督徒之保護者，而波斯則爲火祿教信徒之保護者。四二二年間，二帝國會訂一條約，拜占庭帝國允寬容波斯教，而波斯則允寬容基督教。四八三年，東方之基督教徒有一支分離正宗教會而爲景教，遣傳教團遠至各處，亞洲之中部及東部皆其所及。此次分離使東方之主教不受拜占庭大主教之統轄，遂令景教免於背叛波斯政府之猜忌，故波斯間之基督教徒得有完全之自由。薩薩尼朝之強盛時期在其末葉科斯洛厄茲第一（Chosroes I）之時（五三一年至五七九年）。王與查士丁尼並世，二人之政績亦可以相媲美。改良賦稅，恢復波斯正教，從阿比西尼亞基督教徒之勢力中挽回阿拉伯而擴張帝權於其南部（也門）。北則擴充領土至於西土耳其斯坦而與查士丁尼屢起戰爭。王甚賢明，故查士丁尼封閉雅典之學校後，希臘哲學者咸來依之。孔子之所謂賢者在位，柏拉圖共和國之哲學家爲君，此等希臘學者之視科斯洛厄茲庶乎近之。此等學者對於波斯教較之對於希臘教尤覺索然無味，而五四九年科斯洛厄茲與查士丁尼訂休戰條約時，卽惠然加入一條文，許此輩回希臘，且保證其安全，使能專心從事其不合國家之哲學，及不因暫時間有趨向波斯之行爲而獲罪焉。

初與科斯洛厄茲聯盟，繼與君士坦丁堡聯盟者，有中亞之一新族爲匈奴之別種，即土耳其人是也，其始見於歷史，卽在此時。

科斯洛厄茲第二（五九〇年至六二八年）者，科斯洛厄茲第一之孫也，以一身而逢極盛極衰之運。其始也，威加君士坦丁堡之帝國，赫然一時，曾三次抵加爾西頓（Chalcedon），以窺君士坦丁堡（事在六〇八年六一五年及六二七年），取安提阿，大馬色，耶路撒冷三城（事在一六四年），從耶路撒冷攜一十字架至其國都忒息豐（Chesiphon），蓋耶穌受刑於其上之真十字架云。（但在羅馬城又另有所謂真十字架者，係君士坦丁之聖母赫勒拿太后從耶路撒冷取去者云。）六一九年，科斯洛厄茲第二征服柔弱之埃及。然其進行卒爲希拉克略皇帝所牽制而中止。希拉克略以六一〇年卽位，欲恢復君士坦丁堡之武功，曾有一時因養精蓄銳而避去戰爭。迨至六二三年乃奮勇臨陣，是後連敗波斯軍，以六二七年尼微之戰爲最著。然彼此均無完全勝敵之能力。雖拜占庭獲勝之師已入美索不達迷亞，然波斯福魯海峽之間猶有波斯之一軍未敗也。六二八年科斯洛厄茲爲其子所篡弑，時兩國已疲乏不堪，而勝負尤未決，乃於一二年之後定一和平條約，希拉克略取還真十字架，以隆盛之典禮仍置之於耶路撒冷城。

### 第三節

薩薩尼朝時敘利亞之衰頹

吾人已將波斯及拜占庭帝國之歷史中重要事實簡略敘述一段，其較有趣味而難於描寫者，則此時兩大帝

國中一般人民生活上所起之變遷是也。吾人知此期之第二世紀及第六世紀有大疫流行於世界，唯其詳情已不甚可考。總之人口必為之減少，社會秩序必為之紊亂，與見於羅馬帝國及中國者相同，則可斷言者也。

賽克爵士 (Sir Mark Sykes) 在其回教國王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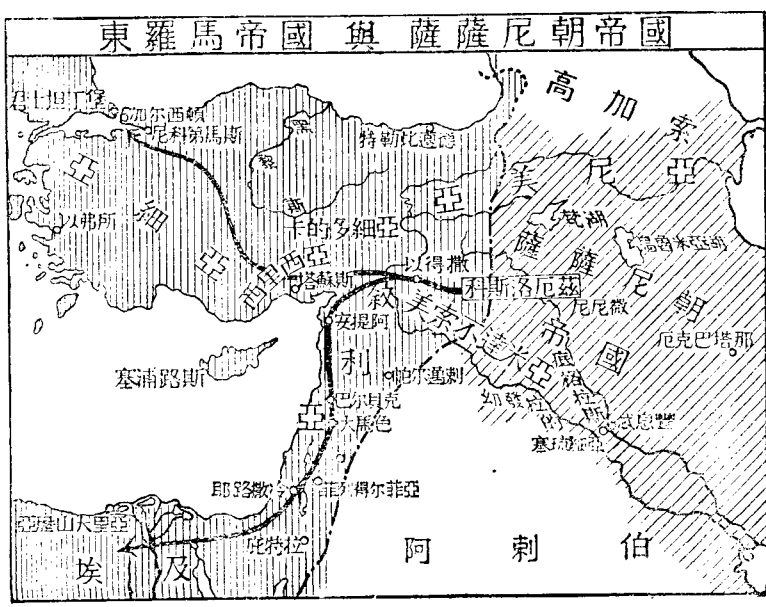
後之遺產 (The Caliph's Last Heritage) 一書中，以

生動之筆墨述近東人民之生活在此時中之狀況云：

『政府管理軍事籌措國用之事已不足以縈時人之心，雖有愚頑沉湎殘暴癡狂獷野之夫，見棄之婦人，執政而肆其威虐，然美索不達迷亞，巴比倫及敘利亞間，人口繁盛，商務發達，河堤修治，建築大興，敵軍之久據此地，異族之更迭來宰是邦，皆不足以遏止其發達。各農人皆注意於其所屬之鄉；各市民皆以其本邑之發達為念；有時敵軍入境，苟操必勝之券而履行其契約若輩反認為滿意。』

然若北邊告警，則必屬可懼。於是鄉人皆逃

東羅馬帝國與薩薩尼朝帝國



入城中，遠見煙火起處，即知其地已受彼游牧民族之蹂躪矣。但無論其損害如何，祇求河渠不受破壞，即不難恢復，就實際而論，此等河渠之建築亦極其堅固精審，不易受損也。

〔一〕蓋謂條耳人自土耳其斯坦進窺，或阿乏爾人自高加索入犯也。

「在亞美尼亞及本都間生活之情形則異於是。此二邦皆為山區，居其中者為兇猛之民族，戴有勢力之土豪為酋長而隸於統治之君；在河谷及平原間居住者則為從事耕作之民，供給經濟上必需之物……西利西亞及卡帕多細亞在此時已完全受希臘文明之影響，富庶而文明之城市甚多，此外更有商船甚多。從西里西亞而至赫勒斯滂海峽則見地中海沿岸富庶之城市及希臘之殖民地林立，五方雜處，其思想語言皆具世界性，各城市各地域皆有其雄心，蓋希臘人之本性使然也。此希臘地帶從加里亞展至波斯福魯海峽，沿海岸而達臨於黑海之西哪坡(Sinope)，此後漸漸混入他境，以至於不可分辨。

「敘利亞分裂為多數小侯國及自治國，如錦被塊然，從北方極野蠻之國康瑪其尼(Commagene)及以得撒(Edessa) (即今之烏爾發 Ura) 起。在其南者為班拜斯(Bambyce)，蓋一僧治國也，有極大之神廟焉。向海岸處有稠密之人口居於安提阿、阿帕米亞(Apamea) 及厄麥薩(Emesa) (即今之和謨斯Homs) 等城，其外之荒原中則有塞姆族人之大商業城市帕米拉在焉，以地當安息與羅馬之間，為中立之貿易地，因能積財富而漸致廣



大黎巴嫩及安替黎巴嫩 (Anti Lebanon) 之間，希力奧坡力 (Heliopolis) (即今之巴爾貝克 Baalbek) 在焉，此時正具無上之光榮，其破碎之遺跡，至今尤足令人稱贊也。……向內則有澤刺薩 (Gerasa)，非列得爾菲亞 (Philadelphia) (即今之阿芒 Amman) 等名城在加黎利間，有鋪石之道路及巨大之水渠以聯絡之。……至今敘利亞間猶多當時之遺蹟，吾人不難想見其文化爲何如也。希臘之藝術輸入此間已久，發達至宏大之境，幾流於俗不可耐之境。其裝飾之富麗，用度之奢靡，富力之煊赫，皆足以表示塞姆族人之耽於快樂而嫻於藝術，其嗜好所在，昔猶今也。吾嘗徘徊於帕米拉之廊柱間，餐於塞西爾旅館 (Hotel Cecil) 之內，雖後者係以鐵建築而塗之成假木假聖假金假絨假石之類，然其美一也。敘利亞間之奴隸甚多，故可用之以作人工之建築，惟其藝術精神之凡庸，竟與機器所製之物無異。與城市之居民相映者爲鄉村之居民，其泥石牆垣中之生活與今殆無稍異。在遠處之牧場中，貝督英人以飼畜爲業，行動自由，戴其同族人之納巴替安系 (Nabatean) 爲君，負保衛及大商隊貿易經紀之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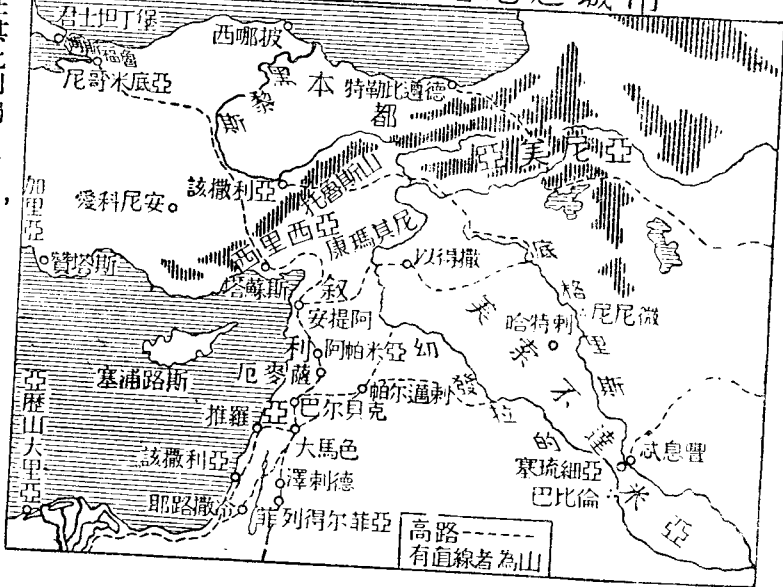
『在牧人所居之地面外，即爲焦枯之沙漠，天然成一不可越之障蔽，使幼發拉的河後面之安息帝國不易侵入。』幼發拉的河一帶，則有多數大城，如忒息豐塞琉息亞，哈特刺 (Hatra)，逆失賓，哈蘭 (Harran)，及其他已失名之城甚多。此等大城市食物之取給地，爲穀類極饒之美索不達迷亞，其間之灌溉有賴於溝渠，而其時之溝渠爲何人建築，在當日已湮沒不彰。巴比倫及尼尼微之盛時至是已成過去。繼起之波斯及馬其頓君主久已去世，安息起而代之。然其人民，及其墾闢之狀況，猶與昔日居魯士初征服此地時所見者無異。城市間所用之語言爲希臘

語，而塞琉息亞問文雅之市民且能批評雅典之哲學及悲劇。然數百萬之農民大概對於此等事所知無多，正如今日厄色克斯(Essex)之農民對於倫敦發生之事大概茫然也。」

彼又以七世紀末之狀況與此時相較云：

「彼利亞至是已為貧苦之鄉。雖仍有大城市人口尚多，然其頹敗之象，已無公眾財力以消除之。大馬色及（亦作達馬士革）耶路撒冷久遭猛烈之圍攻，所受之影響甚巨，難以恢復舊觀。阿芒及澤拉希(Farish)在貝督英人統治之下，已衰頹而成荒村。豪藍人(the Hawran)當圖拉真時代之繁榮景象，至是或尚有存者，然此時簡陋之建築及粗糙之刻石，皆足以表示其衰微之象。沙漠外之帕米拉已成空曠寂寞之城，但餘古堡戍兵而已。在海岸及黎巴嫩山間，猶可見從前繁富之跡，然在其北則觸目荒蕪，居人已棄之而去，蓋百年來，被敵

### 紀元初年小亞細亞西里西亞 美索不達米亞諸地之城市



人侵襲不絕，陷於敵人之手中者又十五年，遂以至此。農業必已衰頹，益以瘟疫流行，又有種種苦難，人民之數大減。『卡帕多細亞已於不知不覺中淪入野蠻之境；諸會堂及城市，因此間愚魯之鄉人無力修理或恢復，已夷為平地。阿那托力亞半島 (Anatolian Peninsula) 為波斯之軍所蹂躪，諸大城市亦大受其劫掠焉。』

#### 第四節 回教徒第一次傳來之使命

科斯洛厄茲第二死後，希拉克略方從事於恢復敘利亞之秩序，當其與波斯訂最後之和約以前，忽得一奇異之書信焉。傳命者騎馬至遠處，來見帝國之前哨於大馬色南曠野間之波士特拉 (Bostra)。其書信為阿拉伯文，沙漠南部游牧民族所用之一種塞姆族語也。帝所得者大概經人傳譯——譯者大概以懇求之詞達之。

此為一種奇特之要求，致書之人乃「上帝之先知，穆罕默德其人」(Muhammad, the Prophet of God)。穆罕默德似於其書中要求希拉克略認承唯一之真正上帝而為之服役。此外所言者，皆泛詞也。

帝得此書後如何處置，無記載可考。大概置之不答。帝或聳肩微笑，認之為有趣之軼事而已。

但在忒息豐間則有多人知此穆罕默德較詳，彼係一可厭而且詐偽之預言者。彼曾勸阿拉伯南部富庶之也門省反抗其王中之王。是時喀瓦德 (Kavadh) 在位，方汲汲經營國事。彼嘗篡其父科斯洛厄茲第二之位而弑之，欲重振波斯之武功。彼亦得一書信，與希拉克略所得者大概相同。彼見之大怒，撕其書，擲於使者之前而驅之。

當使者以此事覆命於麥地那污穢小鎮間致書之主人時，主人勃然怒曰，「噫！上帝乎！彼固若是之無禮乎！吾

主其棄之，使不得享國焉。」（時在紀元後六二八年。）

### 第五節 瑣羅亞斯德及摩尼

在吾人敘述回教出世之先，應將第七世紀初期之亞洲情形，一周察之。並當略誌數言，以見薩薩尼朝時期波斯社會中宗教發展之概況。

自居魯士之時以還，火祆教已起而代替尼尼微及巴比倫間之古時神祇。瑣羅亞斯德與佛陀同係雅利安人。彼生於何時代間，吾人已無所知。有多數作者以爲彼生當紀元前一千年間，又有人以爲彼與佛陀或孔子同軀，其生於何地屬於何國，吾人亦不得而知。其教訓保留於增達味斯塔（Zend-Avesta）經典中而傳諸後世。但以其在現代已不復佔人事中重大之位置，故此地不必詳言之，但知此教之中心爲相對之善惡二神即足矣。善神曰奧馬茲德（Ormuzd），爲光明，真理，坦白之神；爲太陽；惡神曰阿利曼（Ahriman），爲陰私，狡猾，欺詐，黑暗之神。爲夜。當其見於歷史中時，已附有儀式及僧侶制度；雖無神像而有祭司，神廟，祭壇，祭壇上燃聖火，祭祀之禮節亦於壇前行之。其他如禁焚死者之屍，並禁止埋葬，亦爲此教特點之一。印度之帕栖人（Parsees），即殘存之火祆教徒也，彼等仍露置其死者於空曠之塔間，俾鷺鳥食之，是種塔曰『寂靜之塔』。

在薩薩尼朝時，自阿爾達希（即位於二二七年）以後之諸帝，皆以此教爲國教。其教主爲國王下之最尊者。國王亦若往古時然，被視爲神王或其半神性者，與奧馬茲德有特別親密之關係。

但當世界宗教之發展正在沸騰之時，火祇教亦不能在波斯帝國保持其獨尊之地位，不但基督教向東廣播而已，即波斯間亦有新派應當時之新觀念而生。在早期與火祇教相離而自成一支者，有太陽教焉，吾人前已言之。此教在紀元前一世紀間羅馬大將龐培東征之後傳入歐洲，爲軍人與普通人民間最流行之教，至君士坦丁大帝時猶繼續爲基督教之勁敵焉。即君士坦丁大帝以後之皇帝有朱理安 (Julian) 者，(在位時爲三六一年至三六三年，即基督教歷史中所謂背教者朱理安 "Julian the Apostate" 是也)，尙欲於基督教盛行之時，以此教代替之云。密司刺斯爲光明之神，乃由奧馬茲德孳乳而生者。其誕生頗神祕，與基督教三位一體之第三位從第一位生出相同。關於火祇教之分歧，吾人可不必多言。在紀元後第三世紀間，另有一種所謂摩尼教 (Manichaeism) 者出焉，茲當論之。

摩尼教之教主曰摩尼 (Mani)，乃厄克巴塔那城 (Ecbatana) 之良家子，厄克巴塔那者米太之舊都也。彼生於紀元後二一六年，曾受教育於忒息豐城。其父爲一種信異教之徒，故摩尼實生長於宗教討論之空氣中。日後彼忽生一種信仰，以爲彼實得有最後完全之光明，此實創設宗教者之原動力也。彼受此鼓動，遂出而宣揚其教義。當二四二年薩薩尼朝第二世皇帝沙浦耳第一即位時，彼即開始講道。

彼之教訓中包含一種汎神論，此實足以表示當時人心變動之特點。彼曾言彼所宣傳者並無炫奇立異之處，蓋前此創設宗教諸大家如摩西，如瑣羅亞斯德，如佛陀，如耶穌基督等，皆爲真實之先知，所言皆是。彼之任務，於在澄清混亂不全之教訓而登諸至善之域耳。於是彼乃藉火祇教之語言以達此目的。彼謂人生之紛紜矛盾，實爲光

明與黑暗之衝突，奧馬茲德卽上帝也，阿利曼卽惡魔也。至於人類如何被創造，如何從光明而墮入黑暗，如何解脫黑暗而被超拔，以及耶穌在此奇異之宗教混合中佔何等地位，吾人縱欲言之亦有所不可。因吾人所注意者，乃歷史而非神學也。

有一點最富於歷史之興趣者，卽摩尼不但往來於伊蘭傳其最後所滿意之新觀念而已，其教且輸入土耳其斯坦，輸入印度，甚且越山嶺而播入中國焉。此種旅行之自由，實可注意。吾人由是而知土耳其斯坦此時已不復爲遊牧人馳騁之地，危險之鄉，但見城市繁盛，人民已受教育而有餘暇從事於神學之討論矣。摩尼之教旨向東西兩方面發展極速，在基督教世界中爲最有效果之異教總匯者，垂一千年之久。

在紀元後二百七十年左右，摩尼回至忒息豐，得有多數信徒，遂與國教及僧侶相衝突。二七七年，國君乃命置之死地，且剝其皮焉，從此迫害其信徒之風遂起。然摩尼教卒能與景教及火祆教正宗二者，鼎立於波斯境內，垂數百年。

## 第六節 中亞細亞及印度之匈奴人

紀元後第五第六世紀間，不但波斯之文明遠在當時法人英人之上，卽土耳其斯坦與阿富汗之文明程度，亦復顯然如是。此諸區域之歷史，昔日嘗隱晦罕爲人知，迨近二十年來始大顯於世。有多量之文學已被發現，係用一種屬於土耳其語羣之文字所寫。此巨量文稿之時期從第七世紀起，其字母係仿自敘利亞字母，首爲摩尼教徒所

採用。被發現之文稿中，寫於皮紙上，流落人間，用以蔽牖，其工整美麗，不亞本尼狄克特派修道士之抄本。此巨量之摩尼教文學中，雜有譯自基督教聖籍及佛教經典之文字。唯此土耳其文早期材料，尙有待吾人之研究也。

此諸世紀之歐洲四方板蕩，事事皆具退化之觀，而亞洲從中亞以迄中國，比較上實爲一進步時代。

匈奴人此時稱爲韃靼人及突厥人，當第六世紀時，西趨於裏海以北，繼續不絕。然吾人僅可視爲人口之外溢，而不能以爲全體之遷移。自多瑙河以迄於中國邊境之世界，尙未離去遊牧之風，在貿易之大道中有城市興起。西土耳其斯坦之土耳其民族與在其南之波斯人，時有衝突，是爲黃種與伊蘭民族歷代交惡之時期，其詳可以不述。吾人未嘗聞波斯人有大舉向北之事，但在第三第四世紀阿蘭人及匈奴人繼續西徙入歐洲中心以前，裏海以東之黃種人及裏海以西之阿蘭人則曾向南侵略多次。游牧民族有一支至波斯之東，向南經阿富汗而入印度，有一支至其西北。此種遷徙沿波斯之兩邊而進行。吾人在本書第二十八章第四節，曾言及月氏人於第二世紀時侵入印度。（史稱印度塞種人）此月氏人種有一支留於中亞細亞間，無甚進步，仍具遊牧之風，繁衍於土耳其斯坦草原一帶，是爲噉人（Ephthalites），或白匈奴人（White Huns）。此種人爲波斯之害者三百年於茲。其後乃於四七〇年左右，隨其同種人前此之足跡侵入印度，雖阿提拉之死約二十五年。此輩非移居於印度，但往來於印度間肆其擄掠，有所得則載之歸其故鄉，如此後匈奴人之盤據多瑙河大平原上，出而侵掠歐洲之各處然。

在本章所述之七百年間，印度史有月氏人一次入侵，以掃盪統治此土之希臘人殘跡，外有噉人之入侵。當月氏人入侵以前，尙有一種無定居之釋種人（Sakas）侵略一次，是則印度之被蠻族侵入者共有三次矣。第一次

約在紀元後一百年左右，第二次約在紀元後一二〇年左右，第三次約在紀元後四七〇年左右。然三次之中，惟第二次侵入者，能永久征服此土而奠居其間。此輩以西北邊境爲其本部，而於此建王朝焉，是爲貴霜（Kushan）王朝，統北印度之大部分，遠至波羅奈。

貴霜重要諸王中有迦膩色迦者（Kaniska）時期不知，曾將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等地收入北印度。彼與阿育王相似，嘗極力提倡佛教。其所征服諸地及其西北邊之廣大帝國，必因之而與中國及西藏接近。

印度權力之分合及貴霜朝以後諸代之遞嬗，在現在之眼光中皆無關宏旨，故不贅述。有時印度分裂爲小國，有時大國崛起，掩有寬廣之區域，如麴多王朝等是。此等變遷，皆於印度人民之思想宗教日常生活上無大影響。婆羅門教與佛教對峙，同時發達，大部分之人民，其生活情形與今日無大差異，衣飾耕作建造房屋等，其方法大概相同。

嚧噠人之入侵，可令人永記不忘者，非爲其具有久遠之影響也，乃爲其破壞之殘酷耳。其野蠻頗似阿提拉部下之匈奴人，祇知以侵掠爲事，未嘗建設朝代如貴霜。其酋長仍居留西土耳其斯坦之舊域中。其最有能力之首領日米息喇古拉（Mihirgula），有印度之阿提拉之稱。有人言其所喜之娛樂中有一種爲推鉅象從峻崖墜下以觀其痛苦之狀。此種可憎之行爲，至於激起印度稱臣諸王之反抗，彼遂於五二八年傾覆。但最後制止嚧噠人之侵略



嚧噠貨幣



者，非印度人之力，乃因突厥人強大，與波斯聯合，於五六五年間破壞其在烏澹河（The Oxus）上之巢穴所致耳。嚙噠自經此次破壞之後，潰散極速，完全混入其四週之民族中，頗與百年前歐洲之匈奴人因阿提拉之死而四散相似。蓋游牧民族若無集中之牧地，捨分散而外別無他途也。有人謂現今北印度之喇其普他拿（Rajputana）之拉奇普特族（Rajputs）重要幾支，有一部分即係匈奴人之苗裔云。

## 第七節 中國之盛世

在此七世紀內吾人見羅馬帝國之興亡及歐洲西部社會經濟政治宗教等諸方面生活之完全破產及改造。在中國亦有極巨之變遷焉。中國日本及歐洲之歷史家，普通皆以爲在此期開端時之漢朝及在此期末了時之唐朝皆爲隆盛時代，所統馭之帝國實際上頗相同，自漢末（二二〇年）迄於唐初（六一九年）之四世紀，爲分裂擾攘之時代，而非根本變化之時期。彼等以爲中國之分裂不過在政治上及區域上耳。彼等又鑒於在此四百年之首尾，中國之所統轄者仍爲亞洲之大部，中國之主權名號仍然存在，中國所有之文化所用之文字，所抱之觀念，仍然相同，故遂茫然於當日之中國實有根本上之破壞與改造流行其間，以之與歐洲所經過者相比較，固可發現許多相似之點焉。

誠然，中國社會之瓦解不若歐洲之甚。在此全時期內，中國猶有廣大之領土，生活之進步依然無阻。清潔，文雅，以及藝術，文學之產品亦不似歐洲之掃地無餘。其人民仍熙熙攘攘以求富貴快樂。卽如茶之爲物，於此時出現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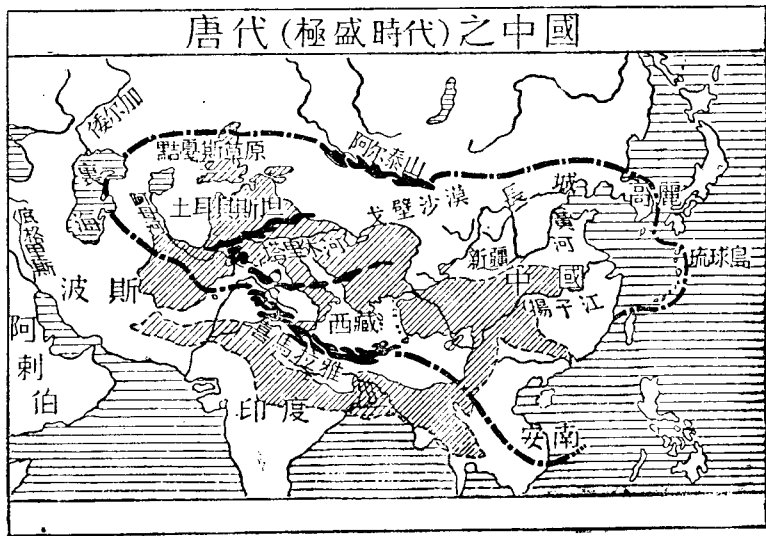
世界，中國全境皆用之。中國人之開始飲茶在紀元後第六世紀間，詩人品茶者細別其第一杯第二杯第三杯等之味焉。中國優美之畫在漢亡後繼續有佳作出世。第二第三第四諸世紀中，有多數風景畫可稱爲人類空前之傑作。美麗之瓷瓶及雕刻品亦繼續出現。美麗之建築及裝飾流傳不絕。印字之木版與飲茶之習慣，同時始見於世。當第七世紀中詩學大昌。

此東方大帝國與西方大帝國之差異處，皆足以使中國趨於固定。中國無普遍之錢幣。西方之現貨及信用制度，在經濟生活上極有利亦極危險者，在中國未嘗有此現象焉。然中國並非無錢幣之觀念也。在各省之小交易中，亦嘗有穿孔之亞鉛與黃銅所造之錢爲其媒介，特較大之交易除銀錠外別無他物耳。此大帝國中有大部分之商業尙建於以貨易貨之基礎上，與昔日巴比倫之阿刺米亞商人所通行之方法相同。此種情形相沿不改，直至二十世紀之初。

吾人嘗見羅馬共和國因金錢使產業過於流動，遂致經濟及社會兩方面之秩序破壞。蓋金錢成爲抽象之財產，與其所代表之真正價值漸形分離。個人及社會，往往因他方面之牽連，無端而成爲負債者，世界爲富人階級所壟斷，彼輩對於實際之財富未嘗躬與其操作處理之勞，徒以有收集金錢之能力，遂居於債主之地位焉。然而中國未嘗有此種「金融界」之發達也。中國所謂財富皆屬實物。中國無需來辛尼亞法典，亦無需革拉古其人。蓋中國之財產觀念未嘗遠超乎實物之上也。中國未嘗有大羣奴隸之勞工。佔有土地而使用之者，大抵卽爲其土地之主人而負有納稅之義務者也。至於無恆業之民則爲人傭工而得資，其資類以物產充之，如古時之巴比倫然。

此等情形既足以使社會穩定，而中國之地勢又適於統一；唯漢代之強盛終不能久持，故當紀元後一世紀之末，世界皆受大疫之災，中國之制度遂爲所震撼。羅馬帝國之權此也，繼之以百年之紊亂，漢室之衰亡，亦如狂風之掃秋葉然。國內分裂，互相攻伐，蠻夷乘之入主，此種傾向，東方與西方所表現者固相同也。傅君謂此時中國政治之渙散萎靡，由於偷惰苟安之風，蓋老子清淨無爲主義之所致云。所謂三國，卽其分裂之現象也。第四世紀有較文明之匈奴人建國於今陝西地，是爲北魏，其所統轄之地不僅中國之北部而已，並掩有西比利亞之大部分。嘗吸收中國之文化，由其勢力而使中國之貿易及知識遠達北極一帶。傅君以北魏擬之於歐洲之查理曼帝國。蓋北朝蠻族之中國化，亦猶查理曼大帝以蠻族而受羅馬化也。因北朝之蠻族與中國北部之民族混合而隋代出焉。隋更征服南朝而統一中國。中國之文藝復興卽發端於隋。隋之盛時，外則收服琉球羣島，內則文化頗甚。相傳大內之書

唐代(極盛時代)之中國



籍增至五萬四千卷。唐之興在第七世紀之初，傳祚三百年。

〔一〕按據日人白鳥庫吉之研究，隋時之琉球，即今日之臺灣。明初臺灣始改稱今名，而以琉球之名移至今日之琉球羣島云。

中國之文藝復興始於隋而盛於唐，據傅君言此中有一真正之新生氣焉。其說曰：『此精神乃一種新精神，使唐代文明具特異之點。於此有四大原素相聚相混合焉，其一為中國之文藝，其二為中國之經學，其三為印度之佛教，其四為北方強健之風。有此四者而新中國以出。唐代之分道制及其中央之政府與軍隊之組織，皆與前代迥然不同，其藝術亦受印度及中亞之影響而益見生動。其文字不僅承舊時之餘緒而已，亦且別開生面。佛教之教義與哲學亦衍成數派，具新異之點。此誠一澈底變化之時代也。』

『吾人試以中國此期之改造與羅馬帝國末年之國運相較，則見羅馬縱裂為東西二部，而中國亦橫裂為南北二朝。兩國皆受蠻族之侵入。蠻族同建國於兩帝國之境內。查理曼之帝國與後魏相當，查士丁尼之恢復西羅馬無異劉裕之暫時恢復中原。拜占庭之帝系相當於中國之南朝。自此點始東方與西方乃分道揚鑣，中國復歸於統一，而歐洲則依然分裂焉。』

唐之第二代皇帝太宗，即位於六二七年，其版圖南至安南，西至裏海。其南界與波斯並行，其北界從黠戛斯草

原(Kirghis steppe)起，沿阿爾泰山而達戈壁之北。然彼未嘗將高麗收入版圖，至其子高宗始平之耳。唐代使南方之蠻族全體同化而與中國人種混合，故至今北方人自稱曰「漢人」，而南方人則自稱曰「唐人」。唐代又訂法律，以經義取士，頒行十三經。拜占庭亦遣使至太宗之朝。尤可異者，六三五年有景教徒一隊自波斯來，太宗待以殊禮，聆其教條，且命將基督教經書譯爲中文而考究之。六三八年彼宣言此新宗教完全滿意，可任其在國中傳播，且許爲之建一教堂及一僧院焉。

在景教徒至太宗朝廷之前五年，有一羣更可注意之使者來，是即六二八年之一羣阿拉伯人是也。彼等由阿拉伯間麥地那之揚布(Yanbu)埠乘商船越海至廣東（於此可注意者，此時已有如是之商船從事於東方及西方之貿易也）。此等阿拉伯人乃前曾敍及自稱「上帝之先知」之穆罕默德所遣至。其致太宗之書翰大概亦與其在同一年中致拜占庭之皇帝希拉克利及忒息豐之喀瓦的者相同。惟太宗既未嘗如希拉克利之置之不理，亦未嘗如喀瓦的之侮辱使者。彼皆待之以禮，對於其神學之見解，頗加贊許，且助之建一清真寺於廣東以備阿拉伯商人之用，至今尤存。蓋世界最古清真寺之一也。

## 第八節 中國智慧之束縛

當唐初諸帝之時，中國國家之隆盛，都市之文雅，文化之蒸騰，威力之遠被，與西方之腐敗，混亂，分裂相較，判然不同，在文明史上遂生出最有興趣之問題。中國回復其秩序及統一，既如是之速，何以不能一往直前乎？其文化及

政治之勢力何以在今日不能被於全球乎？

中國確曾有一長時期保持其先進之地位。直至千年以後，第十六十七兩世紀時，西方有美洲之發見並得印刷術而廣布其書籍及教育，科學上開一新紀元，而中國方瞠乎其後，最隆盛之唐代而後有宋代（自九六〇年至一二七九年），國威雖替，文藝尙美，宋代之後則有明代（自一三五八年至一六四四年），文化亦高。在此數代中，中國文藝之發展皆在其同時諸國之上，顧其造詣既有如是之遠大，何以不能更進一步而多有所貢獻乎？以中國之航業而論，其船隻於是時已達於大海中而有甚盛之海上貿易矣，<sup>(一)</sup>何以不能發現美洲或澳洲乎？其間亦嘗有片斷單獨之觀察，創造，及發明等，如第六世紀時中國人已知製造火藥，其用煤及煤氣生熱，則早於歐洲者凡數百年，其橋樑及河海工程等之建築皆可稱贊；從其景泰藍瓷及漆器等，又可見其對於物質之知識甚富；顧何以不能組成有統系之記載，以合作之精神研究之，爲近世科學之先導乎？觀其人士皆彬彬然有禮，又能潔身自好，何以智慧教育不能普及於民衆乎？中國之人民，論其天賦之才力，可謂高出尋常，何以至今大部分尙爲不識字者乎？

(二) 中國人是否知用海上羅盤針尙有可疑。夏德在其中國古代史中曾由細心考查各種史料之結果，而謂中國在甚古之時期大概嘗有一種與羅盤相似之物。在中古時代以前此種知識失傳甚久，是後爲相地師用以覘家宅墳墓等之風水，其用作航海者之指導，據最早而可靠之說，蓋在十二世紀中國與蘇門答臘貿易時。夏德之見解頗以爲阿拉伯之旅行者或從中國之相地師處見此物而取

之以供航海之用，然後再由彼等傳入中國，即吾人所謂航海維盤者是也。J. J. L. D.

解答此等問題者，多屬陳腐之談。吾等常聞人言曰：中國人者人類中最守舊之民族也，其心思與歐洲人所有者迥異，恆縈迴於往古而甘爲古禮成例之奴隸，其沉溺之深有非西方之人所能思議者。中國人心理之特別，幾至令人以爲其腦髓之構造或有不同。爲此言者，恆引孔子稱道先賢之說以爲證焉。

雖然，吾人苟細考之，以上之說誠無稽之談耳。夫西方人以特長自詡者，非其卓越之創造力自由思想，及實驗態度乎？然其表現於此種精神之發達史中者，亦祇有數方面，且在特種情形之下耳。其餘西方所表現者其泥古守舊亦正不亞於中國也。反之中國人之心，若有相當之刺激，何嘗不多才多藝如歐人乎？其同種之日本人尤爲如是。今試以希臘人爲例，其心思活動之大潮流以紀元前第六世紀及紀元前第二世紀間爲最盛，自托勒密朝而後，亞歷山大里亞之博物院卽日就衰落。夫前乎此者與後乎此者之希臘人一也，何以在拜占庭帝國之下一千年中，其思想之停頓一如中國？更觀彼意大利人，何以在羅馬時代其思想若是之枯索？文藝復興以還，又何以若是其燦爛？又如英人，當第七第八世紀間，其心思亦可謂光明一時，然自是以還，直至十五世紀之後始復其舊觀。又如阿拉伯人自回教出世以後，三百年間，儼然世界上智慧之明星也，然在此前與在此後則寂然無聞焉。而中國則有大多數之發明散見於各地，其藝術之進步往往表示新趨向及猛進之跡。其尊親之甚，非西人所極言者歟。實則中國帝王之弑親者，較之在波斯尤爲普通。至於中國人之從事於解放運動及反抗古人之道者，記載中尤屢見不鮮也。

吾人前已言之，凡一社會之智慧能向某方面有特種之進步者，必其中有一羣超然於勞工世慮以外之人物，有充分之自由而又未至於擁厚資操大權，流入奢侈淫佚誇殘暴之途。有安寧之心而無妄自尊大之氣；且得言論之自由，易於交換其思想，不致被視爲異端，因發表其特殊之見解而受迫害。當希臘之盛時，其景况之優良即係如是。考之歷史，凡哲學能大放光明，科學能長足進步，恆有此種智識階級或自由嫺雅之人羣存在其間。

當唐宋之盛世，中國境內必多優裕之民如柏拉圖講壇間之雅典青年，文藝復興時代之意大利文士，或近世科學社鼻祖倫敦王家學會之會員者；乃在此等有爲之時期內，中國竟不能產生偉大之開端以爲哲學與科學發展之根基者，其故果何在耶？

若吾人不主張中國人與西洋人在種性上有甚大之區別，不主張中國人乃生而頑固者，西洋人乃生而進取者，則吾人不得不另求此種進步與保守之原因。論者頗以爲中國之具有本來長處而在最近之四五百年中進步反大受阻滯者，其原因非他，即其文字之不善，及其思想上成語之複雜困難是也。全國之心力皆耗費於學習之中，不遑他顧。此種見解頗有加以研究之價值。

在本書第十六章，吾人曾略述中國文字及語言之特點。日本之文字即自中國文字孳乳而出，較爲簡捷。其大部分之像形文字皆取諸中國字而用之，然同時亦有發音之符號，與本書第十六章中所述蘇馬連人之綴音表相同。日本文字之笨拙雖不似中國文字之甚，然不亞於楔形文字；近來日本人已有採用西洋字母之運動。高麗早已更進一步採用中國文字，發展而成真正之字母。除此數種文字之外，世界所用之文字，大都皆以地中海之拼音文



字爲基，遠較中國文字爲易學而易精。是則他種人所學習者爲記載語言之較簡易較直接方法，中國人則須記憶一大羣複雜之符號及成語而運用之。且不僅熟習此等符號而已，並須熟習連綴此等符號之成語以表示各種意義，因此必須記誦古文以資摹仿。故中國往往有雖能認識常見之字，而知識寬廣，能完全了解新聞紙中之記載者，爲數甚寡。至於能領悟奧妙精深之文字者更寥寥矣。日本亦然，唯不若是之甚耳。歐洲之讀書者所閱書籍之多寡及了解程度之高低，誠因人而大有差別；其讀書之能力亦視所記字數之豐嗇而異，在英俄等字數繁多之國尤爲如是；然就相同之學力而論，則中國人達此程度所耗費之時間與精力實遠過歐人。中國之士人教育，大部分在乎讀書識字而已。

且也，中國學子在青春最易受教之時期內恆孜孜於經籍，故自始對於其勤攻久習之古代學問，生一種偏愛之心。人之恆情，每不願放棄其苦心求得之知識，以讓諸新異者。此不獨東方人爲然，卽西洋人亦何嘗不然。英美諸大學中學者之態度，何嘗不似中國之士林；今日英國之公民教育及國民宣傳已顯然因改用發音學之拼音法而大有進步矣，然英國人仍有不願改良其舊式野蠻之字體者。中國之字體既如此奇特，從此種文字而出之教育制度，遂爲屢代甄別學子之難關，頗宜於易受範鑄及學問淵博之心思而不適於流動富創造力之學士，故後一種人恆不能居權要而大展其勢力焉。此種解釋，頗有中理之處。

近來中國已有人用種種方法謀使其字體化爲簡單，且採用字母制。昔者佛教流入中國時，佛籍之譯自梵文者頗廣，印度文字之勢力駸駸乎有達此目的之望；其時曾發明兩種字母，稍稍見用。然有一物焉阻滯一般人之採

用此等字母而爲中國傾向拼音字之障礙者，卽中國之書法及成語雖然一致，而各地方言之發音及成語皆大相懸殊，故某省之方言，每爲他省人所不解。幸國中有所謂官話者，與文言相近，爲會受教育之人所曉喻，故近時中國謀改造教育者之希望，卽在乎應用拼音制書法於現行官話之可能。現在中國正汲汲謀以新方法解放其心思上之束縛也。

已成之拼音字母，已在普通學校中講授之，報紙及短篇文字亦有使用之者。至於斲喪青年創造力之嚴格科舉制度早已廢除。文言中之成句亦力求簡單。因此遂益容易而明白，字體雖尙仍其舊，而寫讀均易，較之古文已頗能適應近代之需求，爲文字發表之利器矣。

中國過去時代之成功，早期之繁榮，及一般人之滿足心，皆足以使居其間之人類自然而然生出自足之心及守舊之習。蓋動物之通性，若其所處之境良好可以生存，卽不欲有所變更。人於此點，猶具動物之本性也。十九世紀以前，中國二千餘年之歷史中，未嘗有極重大之變故，可以使其人民對於本國文化高於世界各國之觀念發生疑問，故顯無改變之必要。大多數之人民，世代相傳，所遇者皆最可樂之生活，有豐富之藝術家，有優美之詩詞，有可羨之烹調術。國內巨川大河中舟楫交錯，少有入海者，至遠不過印度或婆羅洲而已。(一) (但吾人當知在十六世紀以前，歐洲之航海者並未嘗駛入大西洋。挪威人之發現美洲，腓尼基人之環航非洲，皆例外之事也。) 中國人之得此，未嘗有煩擾屈服，仇恨，慘苦之事流行各處，如羅馬帝國富人政治下所蘊藏者然。國中雖有貧苦之民，然未嘗多數人皆至於赤貧之境。雖有不滿足之人，亦未嘗有一般人皆懷怨望之時。一千年以來，中國制度雖有破裂動搖之

時，而未嘗瓦解。朝代之遞嬗，叛亂之起滅，秩序之擾亂，以及饑饉癘疫等皆常見之，且嘗有兩次胡人侵入僭竊天子之位，然未嘗有大革命發生，使制度及日常生活皆因之改變。故帝王朝代雖屢有更迭，而朝野之官吏考試制度，經書及遺俗，則依然存在。中國文明，至紀元後第七世紀時達於極盛之域，以唐代爲之冠，自後雖仍徐徐傳播不衰以入於安南，東浦寨，暹羅，西藏，尼泊爾，高麗，蒙古，滿洲等處，然千年來之歷史所記載者，不過疆域上之進步而已。

[1] 據 Vogan 告我者，則謂在新西蘭及新喀利多尼亞 (New Caledonia) 之巖壁上，曾見有極明顯之中國字刻文云。

### 第九節 玄奘之游

六二九年，爲穆罕默德使者到廣東之次年，爲教皇格列高里所遣宣教團至英格蘭後之三十年，有學問淵博篤信宗教之佛教徒名玄奘者，於是年自唐之都城長安出發而赴印度。去國十六年，至六四五年始返，曾將其所經歷者述之成書，爲中國名著之一。其經驗頗有足述者，因其可以助吾人了解第七世紀世界之大概情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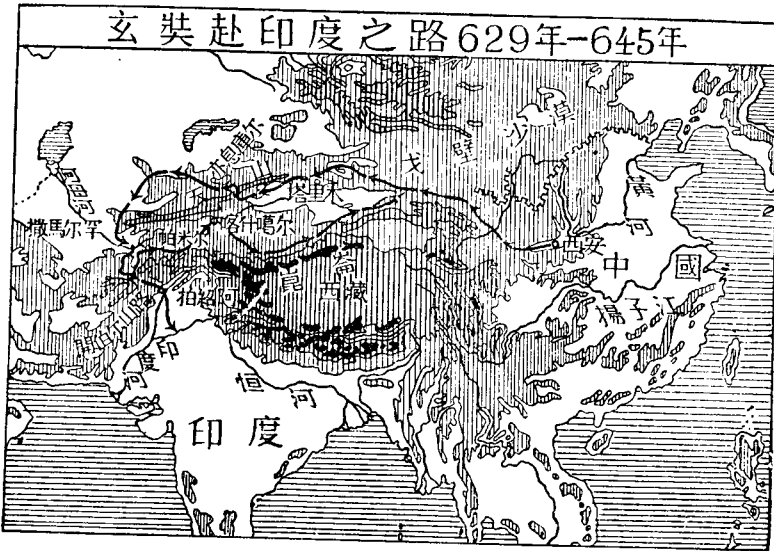
玄奘之好奇及輕信頗似希羅多德，但無希羅多德之歷史觀念。彼每過一紀念物或遇一遺跡，每記關於其物之故事，殆因中國人重視文學之尊嚴，不用以敘述瑣碎之事物，故玄奘不能將其旅行之方法，其僕從爲誰，食住如

何，費用如何等等為歷史家所珍貴之詳細情形，傳之吾人。但彼仍能將當時之中國，中亞細亞，印度等處之狀況，詔示吾人。

其行程所經極為廣大。其往時與還時皆取道帕米爾高原。其出國時取北道，過戈壁沙漠，循天山之南麓，沿深碧之亦息庫爾湖濱而至塔什干，及撒馬爾罕，略循亞歷山大之舊踪，向南至開伯爾嶺 (Khyber Pass) 及白沙瓦 (Peshawar)。其歸也取南道，從阿富汗越帕米爾至喀什噶爾，沿七百年前月氏人退歸之故道反其方向而行，經葉爾羌，沿崑崙山麓至沙漠盡處之長城附近，由是而合於其故道。兩道中皆有艱險之山路。至其在印度所經之途徑已不可考。彼在印度凡十四年，自尼泊爾至錫蘭，(一)足跡幾遍於半島。

〔一〕案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所載，玄奘南行至半島東南部達羅毘荼國之建志補羅城，欲渡海赴僧伽羅而未果，訪問後西北歸。故西

玄奘赴印度之路629年-645年



域記卷十一雖詳述僧伽羅國之風土，係訪問所得之結果，法師未嘗赴錫蘭也。

當是時朝廷有詔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故玄奘之出長安也，如私逃之罪犯然。嘗有人欲阻其行，彼如何從一胡老翁假得一識沙漠途徑之赤老瘦馬，如何得一少年胡人之助，爲之造一浮橋以遊邊塞之戍樓，(案卽玉門關)如何藉骨聚馬糞等辨識途徑而穿過沙漠，如何見一蜃樓，當經沙漠道上取水於第一烽側時，有箭颯來彼如何得免，皆詳誌於其傳中，讀者可一覽焉。彼曾在戈壁沙漠中失道，不得水者凡四夜五日，當其在雪山中時，從者凍死十二人；(案三藏法師傳卷三載度蔥嶺徒侶之中餒凍死者十有三四，非十二人也)凡此皆見於其傳中。在彼自作之游記中則未嘗道及也。

彼曾述及匈奴遺裔突厥人，在其時不但掩有現今土耳其斯坦之地，且掩有彼所經北道一帶地。又提及城邑多處及已經墾闢之境。沿途諸國之君主，或爲唐之藩屬，或爲唐之與國，皆優遇之。有突厥可汗，身著綠綾袍，露髮，以一丈許白練裹額後垂。

「帳以金華裝之，爛眩人目；諸達官於前列長筵兩行侍坐，皆錦服赫然；餘仗衛立於後。觀之，雖穹廬之君亦爲尊美矣。法師去帳三十餘步，可汗出帳迎拜，傳語慰問訖入座。……須臾，更引漢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國書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悅，令使者坐；命陳酒設樂，可汗共諸臣使人飲，別索蒲萄漿奉法師。於是益相酬勸，牽渾鍾椀之器交錯遞傾，僣侏兜離之音鏗鏘互舉，雖蕃俗之曲，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少時，更有食至，皆烹鮮羔犢之質，盈積於前，別營淨食進法師，具有餅，飯，酥乳，石蜜，刺蜜，蒲萄等。食訖更行蒲萄漿，仍請說法。法師因誨以十善，愛養物命，及波羅蜜多

解脫之業。乃舉手叩額，歡喜信受。」（案此段據法師傳卷二原文錄下，蓋韋氏之英文本所自出也。）

玄奘記撒馬爾罕（案卽颯祿建）乃一繁盛巨城，『異方寶貨，多聚此國。土地沃壤，稼穡備值。林樹翳鬱，華果滋茂。多出善馬。機巧之伎，特上諸國。』（案此數語照大唐西域記卷一錄出。韋氏似誤爲傳非。）吾人須知當時盎格羅薩克森人之英格蘭境內，尙無城市之可言也。

玄奘之記述，在入印度後，卽變其旅行家之態度而爲誠虔博學之參禮者。所記述者類皆奇異之故事及難信之神跡。然吾人藉此尤可想見當時印度之居室衣服等頗與現在之印度相類。印度人衣服之五光十色，與中國人之青衫藍袍相對映，今昔不殊。當佛陀時，印度是否知讀書作字尙在存疑之列，今則寫讀二者已爲民間普通之造詣矣。玄奘書中又有一段有趣之記載關於那爛陀（Nalanda）之佛敎大學。（案卽法師傳第二卷所記之那爛陀寺）是城之遺址已於最近被發現開掘矣。那爛陀及咀叉斯維（Saxila）似爲印度之敎育中心，其時期之早與雅典建設學校之年相當。玄奘又見印度雖有佛陀，然階級制度在當時已完全成立，而婆羅門教徒此時已獨霸國中。本書第十八章第四節所舉之四大階級，彼亦曾言及之，但彼所記各級之職務略有不同。如首陀羅之職務，彼以爲耕種土地者，而印度作者，則謂爲服役於居其上之『再生斯世』之三級云。

玄奘所記之印度事實，恆埋沒於其所收積之宗教家臆造故事及神話中，前已略言及之。彼本爲此而來，自然以得此爲樂也。至其餘之事業，吾人不久將述之。佛敎之信仰在阿育王時代，或更後至迦膩色迦時代猶十分純潔，爲一種高尚之感動。迨至是時，則已爲怪僻瑣碎之說所埋沒，墮入五里霧中，如佛陀不滅永遠輪迴之哲學如有類

基督教聖誕節啞劇之顯示靈異等故事，及六牙之象自然懷孕，行善之王公貴人捨身於餓虎，建廟宇於剪下之指甲上等，不一而足。此地殊不能述之，讀者若喜此類故事，可求之於皇家亞細亞學會或印度學會所出版之書籍中，必能飽飫此種想像，目迷而心醉也。佛教之在當時智慧方面既爲此等外表華麗之雜質所攙混而日就衰落，婆羅門教遂乘機復熾，勢力日張，此玄奘所慨嘆而言者也。

玄奘之書中不但記述此等智慧之衰落而已，又屢屢道及城市之傾頽荒蕪。蓋國境之大部分，爲嚙噬人所蹂躪，元氣尙未恢復也。玄奘書中每有如次之描寫：『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險，經途危阻。山牛野象，羣盜獵師，伺求行旅，爲害不絕。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頽毀，邑里蕭條。故城輒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閭巷荒蕪。』案此段照西域記卷六錄出，韋氏似誤爲傳，非。唯此種殘破荒涼之象，並非各處皆然。書中敍繁庶之城市村落及耕作甚忙之鄉者，亦復不少。

玄奘傳述其歸途中曾歷種種艱險，曾陷於劫賊之手；其運載物品之大象溺死；彼曾經多種困難方覓得另一運輪者。凡此種種茲不具述。

玄奘之還長安頗爲光榮。當時必有傳報者先到，言其將至。於是全城之民皆爲之慶祝，街中旌旗招展，音樂悠揚。彼由護衛環擁入城，儀仗禮節甚盛。其旅行所得之物，以馬二十匹載之。彼攜入中土者，有梵文佛經數千卷，書於貝葉及榆柳之皮，束之成帙，有大小佛像多尊，以金銀水晶紫檀等造成；又有佛像多幅及佛陀之真確遺蹟，不下二百五十種。（案卽法師傳卷六所記之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也。）玄奘入見太宗，太宗視之若朋友，延之宮中，遂

日詢問其所久居之異邦中種種奇聞。唯太宗欲知印度之狀況，而此瞻禮者則僅願傾談佛教也。

此後之玄奘歷史，有兩點足以表現唐太宗之懷抱。蓋彼對於回教、景教、佛教皆有相同之傾向也。專信一教者之深患，在乎知本教過多，見本教與他教之相差甚明。唐太宗與君士坦丁等英明君主之長處或短處，即在彼等知此等處較少。在太宗之目光中，此諸宗教根本上之優點相同。故彼之勸玄奘棄棄宗教生活而爲之理異域之事，實自然而不足怪也。惟玄奘則聞之而卻走矣。於是太宗乃命彼將旅行所經者筆之於書，傳於後世，是即吾人今日所珍視之諸書也。最後太宗欲請此淵博之佛教徒，用其梵文知識將老子之書譯出，以惠印度之學者。蓋太宗之意，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報印度而使各宗教根本上之佳處交相爲利也。大概彼以爲老子實足以與佛陀比肩，或者稍在其上，若以其著作畀諸婆羅門教徒，彼等未有不欣然受之者。此種精神頗與君士坦丁大帝努力欲使阿利阿與阿塔內細阿兩派攜手相安也。正同。此種提議，當然爲玄奘所不贊成。於是玄奘乃退而隱居於寺中，從事翻譯其所攜來之佛經，其譯本頗爲佳妙也。

### 第三十一章 穆罕默德與回教

#### 第一節 穆罕默德以前之阿剌伯



吾人前曾敘述紀元後六二八年時希拉克利略瓦德，及唐太宗三帝之朝廷皆有阿剌伯使者之來謁，爲阿剌伯小鎮麥地那之「上帝之先知」穆罕默德所遣。此先知之爲何人，吾人當於此章述及之，其人蓋起自阿剌伯沙漠之商隊及遊牧人中者也。

阿剌伯除南方之也門外，自古以來，卽爲游牧民族所居之域，爲塞姆族人之發源地及大本營。此種游牧民族自阿剌伯向北西東三面移入古代文明之埃及，地中海沿岸，及美索不達米亞諸地者不止一次。在本書中吾人已知蘇馬連人爲塞姆族波流所浸入而被其覆沒；又知屬於塞姆族之腓尼基人及迦南人在地中海東部沿岸建設根據地；又知巴比倫人及亞述人皆係定居之塞姆族；又知喜克索諸王之征服埃及，阿剌米亞人之卜居於敘利亞以大馬色爲都城，希伯來人征服其「上帝預許地方」之一部分，及加爾底亞人在一失考之期間，自阿剌伯東部衝出奠居於蘇馬連人舊時所據地方之南部；皆其外侵之證也。塞姆族人每侵入他邦一次，卽出現一支於歷史中，先後共有多次。唯此種外遷，每次皆在故土留有餘種以爲他日外侵之泉源焉。

在有馬有鐵有道路有文字之帝國歷史中，阿剌伯之疆土實介於埃及及巴力斯坦及幼發拉的河底格里斯河流城三者之間，形如楔子。且仍爲游牧民族所匯之源，由此出而虜掠，出而貿易，或徵取商隊之賦稅而保護之不加侵害。亦曾爲暫時不穩之征服地，如埃及，波斯，馬其頓，羅馬，敘利亞，君士坦丁堡，以及最後又爲波斯之諸國皆嘗先後在名義上爲阿剌伯之上國，予以不實在之保護。在圖拉真時代，羅馬有所謂阿剌伯省者，包括其時肥沃之哈烏薩（The Hawran）區域，遠達庇特拉（Petra）。阿剌伯之酋長及其貿易城市亦間有崛起而隆盛一時者。如帕米

拉之奧得內塔斯及巴爾貝克皆是也，奧得內塔斯簡短之事蹟，吾人前已言及之；巴爾貝克爲沙漠間曇花一現之城市，至今旅行人有經過其遺址者，尤爲之驚嘆不置也。

帕米拉毀後，阿刺伯人之見諸波斯及羅馬記載中者始稱薩拉森人 (Saraceni)。

當科斯洛厄茲第二時，波斯之權力及於阿刺伯，在也門設官徵稅焉。前此也門曾有多年隸亞比西尼亞基督教徒統轄之下。更在其前之七百年間此地爲自稱信奉猶太教之士會所統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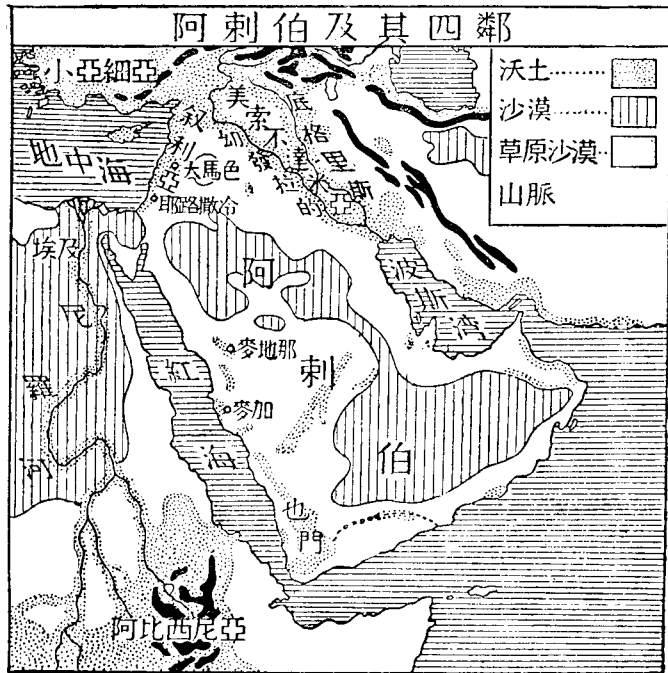
在紀元後第七世紀之初，阿刺伯沙漠間之民族仍無飄忽爲害之象。其生活進行一如前代。凡土地肥沃有泉或有井之小區域間，即有小羣之農民居焉，砌石爲垣以防貝督英人。商隊所經之大道上每有重要之市鎮發生，繁富達於中等程度，尤推麥地那及麥加二城爲首。在第七世紀之初，麥地拿鎮中已有人口一萬五千云，麥加或者有人口二萬至二萬五千。麥地那爲水利較富之市鎮，有海棗林甚茂；居其間者爲也門人，蓋從南方肥沃之區來也。麥加則異於是，其地有苦泉一道，居其間者爲新近定居之貝督英人。

麥加不僅爲一商業中心，蓋此地本係一受人瞻拜之聖地也。阿刺伯民族中，早有一種與希臘宗教同盟相當之宗教聚會，以麥加及其他聖地爲集中之地。每年有數月爲休戰停鬥之期，凡來瞻拜聖地之人皆與以保護及優待。此外更因集會而生出一種與奧林比亞勝會相似之舉動。阿刺伯人見其語言有發爲美麗文學之可能也，於是戰詩及戀歌等在其間傳誦。族中之會長居詩王之位，以定優劣而頒賞賜焉。受賞之詩歌，爲阿刺伯全部所傳誦。

卡巴 (Kaaba) 爲麥加之聖廟，由來甚久。係一小神殿，作正方形，以黑石造成而以一隕石爲其礎。是石也，阿刺

伯人認之爲神，凡邦中各族之小神，皆在其保護之下。永久居於麥加之人，乃貝督英種族，若輩攬得此神廟而自爲其保護者。當休戰停鬥之月，邦人來此參拜者甚衆，除參禮及與神石接吻外，亦從事於貿易及吟詩，麥加居民因之獲利甚巨。

凡此皆可令人回想一千四百年前希臘宗教及政治之狀況。惟此種更近於初民宗教之阿刺伯人異教，已受各方面之侵襲。當猶太馬略比人及希洛德時代，阿刺伯人已多改其本邦之宗教，吾等嘗見也門入於猶太人（即阿刺伯人之改信猶太教者），基督教徒及祆教徒統治之下。故麥加及其他宗教中心，當各方瞻禮者聚集時，必多關於宗教之討論。麥加之重要及繁盛既受賜於此甚古之異教崇拜，則其地自然爲此異教之中堅。麥地那則異乎是而傾向於猶太教，其附近且有猶太人之居留地。故麥加與麥地那遂不免處於相敵之地位，而嘗有糾衆決鬥之事發生。



## 第二節 出奔以前之穆罕默德

回教祖穆罕默德，約在紀元後五七〇年左右生於麥加。家極貧，即以沙漠間人程度爲標準而論，彼尙爲未受教育之人，彼曾記書，尙屬疑問。初時嘗爲牧童數年，既而乃爲一富商寡婦卡第查 (Kadija) 之僕。彼殆曾爲之管理駱駝或助之經營商業。亦有謂其曾往來於也門及敘利亞間者。彼似不長於經商，然頗能得主婦之眷顧，至贅之爲女婿，頗爲婦家中人所不喜也。當時彼年不過二十五歲。此婦之年長若干已不可知，唯相傳蓋已四十歲云。此後彼殆不再有遠行。生有子女數人，其一名曰阿布德美尼夫 (Abd Manif)，意即麥加神美尼夫之僕，由是可知穆罕默德在此時尙無宗教上之新發見也。

以彼四十歲以前之生活而論，不過麥加間平庸無所表見之人，但爲一富婦之夫而已。有謂彼曾與人合股經營農業者，或不爲無根。當紀元後六百年左右，凡至麥加者，大概見彼爲遊惰之流，面目俊好，稍帶羞澀之態，人有所談，靜坐聆之而已，無若何特異之思想，完全一第二等人物耳。

其內心之生活若何，吾人僅能摩擬其大概。富於想像之作者，或以爲彼之精神上時起激烈之突衝，常因懷疑與成聖之希望，感受痛苦，至於走入沙漠中。『當夜間萬籟俱寂之時，或赤日當空之際，彼自知孤身獨影，然未嘗有寂寞之感也，蓋沙漠者上帝之沙漠也，凡入沙漠之人，無不以爲有上帝。』(一)如是設想，容或有之，然必謂其有沙漠間之行，則無確證也。唯彼對於周圍事物，確嘗加以深思。彼或曾在敘利亞見基督教教堂，彼殆曾與猶太人有

所往來而知其宗教，嘗聞若輩鄙夷卡巴中統轄阿刺伯三百族小神之黑石。又從至其鄉瞻禮之衆中，察知本鎮異教之不實而迷信。凡此皆爲其心中所縈徊不釋者。彼或者被猶太人所感化而轉信惟一真正之上帝，然彼固茫然不知日後竟能以之創一大宗教也。

[1]引 Mark Sykes 之語。

最後，彼之感想終不能祕而不宣。年四十歲，遂開始談及上帝之實在，最初不過向其妻及少數之親近者談之而已。彼作數詩謂爲天使所默示。詩中之意，係論上帝之統一及一部分闡發正義之論調。彼又主張未來生命之說，謂忽視上帝者與惡人同有墮入地獄之恐懼，信奉惟一之上帝者他日可入極樂世界云。彼除自命爲新出之先知外，其教義中並無新異之點，然在麥加人視之，則無異悖逆，因其與該地多神之見解及崇拜偶像之風尙不相容者也。穆罕默德亦如摩尼然，對於以前諸先知，均稱之爲神聖之教師，耶穌及亞伯拉罕尤爲彼所尊崇，唯彼謂自己能完成前此諸先知之教訓耳。彼於佛教未嘗道及，或因未之前聞。蓋沙漠間之阿刺伯，在神學方面不過汲洄流之餘波而已。

此新宗教初起時，僅屬一種祕密信仰，信徒甚少，信之者惟其妻卡第查，其義子阿利(Alī)，其奴隸才德(Zaid)，及至友阿布伯克(Abu Bakr)等一小羣誠樸之人而已。凡數年間僅麥加少數家庭暗奉之，其所表示者亦不過

怨惡崇拜偶像之情耳，故當地要人未嘗顧慮及之。數年之後乃漸得勢。穆罕默德始向大衆宣揚其未來生命之教訓，以地獄之火恐嚇崇拜偶像者及不信其教之人。其宣傳似頗有效力。其時頗有人以爲彼之目的在於糾合城中失意之衆及可疑之人以起擾城中之大權者，於是乃思所以摧抑之。

麥加既係聖地，爲瞻禮之衆所趨，故城垣內禁止發生流血之事；然其對於此新教徒，別有極難堪之法以待之，卽不與之往來及收沒其財產是也。於是信徒有被迫而逃至信基督教之阿比西尼亞者。惟此先知則來往其間，未嘗受害，蓋因彼頗有聯絡，且彼之反對者亦不欲爲流血之戎首也。其奮鬥之消長此地可不必置論。所當注意者，彼之生平有一昏亂之事焉，足以證明其阿刺伯人之宗教上本來面目猶未盡失。蓋彼雖堅持一神之說，竟有一次之搖動。彼趨入卡巴神殿前，宣言麥加之諸男女神祇亦可謂爲實在者，此等神祇或與諸聖同類，介於上帝與人民之間，有調停之能力云。

彼之捨棄其舊信仰頗爲麥加人所歡迎，但彼不久卽幡然悔改，信之益篤，其悔改足以表示彼實畏其良心上之上帝。彼之忽然失其誠實，正足以證明彼爲誠實之人。故一經悔悟，卽力圖滌滌其前愆，謂當時之言乃惡魔奪其舌所致，於是反對崇拜偶像愈烈。其攻擊麥加陳腐之神，自經過此短期之和好後，益趨嚴厲而無調和之餘地矣。

其初舊信仰仍佔優勢。穆罕默德宣傳其教義已十載於茲，行年五十年矣，猶爲麥加一無成就之人。其妻卡第查已物故，其重要之信徒中新近又死數人。彼嘗避難於鄰鎮泰阜 (Tayyib)，泰阜之人詬罵投石以驅之。處境至此可謂窮矣，但否極而泰，忽有機會至焉，爲一意料不及之地所推重。蓋麥地那城因內訌而騷動，其居民往麥加瞻禮

者頗有爲穆罕默德之教訓所動者；而其崇拜偶像之風，大概又爲居於是間之猶太人所搖動。於是乃邀請穆罕默德來麥地那，以上帝之名統治士。

但彼未嘗立往也。彼與該城磋商者兩年，遣一門徒宣道於其間，毀其神像。然後遣其麥加之門徒入麥地那以待其至。然彼猶不欲率然置身於異境不相識之信徒間，直至麥加之門徒盡往，僅餘阿卜伯克在側時始謀出麥加。麥加雖爲聖地，禁止流血之事，然穆罕默德險遭殺戮。蓋此城之長老，已顯然知麥地那之事情，恐此謀亂之先知一旦爲麥地那之主，將爲與敘利亞通商大道之梗，必於麥加不利，乃決定置之死地。情勢所迫，流血與不流血均非所顧忌矣。若輩謀刺殺穆罕默德於床中，且恐犯聖規之罪爲一二人所不能負也，乃組織一委員會代表城內之各家以實行之。然穆罕默德已有準備，先期而遁。迨行刺者入其臥室時，但見其義子阿利鼾睡或伴睡於床上耳。

其出奔（黑蜚拉節，Hijra），頗險，追者甚急。追者係善察沙漠間踪跡之人，若輩搜之於麥加之北，但穆罕默德及阿卜伯克則預藏駱駝及糧食於其南之岩洞間，然後繞道赴麥地那。彼以六二二年九月二十日與其忠實之伴侶達其目的地，大受歡迎。於是彼之磨難時期告終而發展權力之時期開始矣。

### 第三節 穆罕默德以武力布教時代

此創設回教者在五十一歲從麥加出奔以前其性質若何，頗難考證。但自此以後則甚明顯矣。彼之想像力甚大，惟仍不脫阿刺伯人之欺詐，實具有貝督英人優點及缺點之大部分。

彼始播其威力時，頗有只督英人侵略之風。其所謂宇宙惟一真宰之治，發軔時即以劫掠麥加之商隊爲事，但行之一年有餘，屢出屢敗。此後尤有一極可醜之事焉，即在神聖之拉哈伯月（Rahab）破壞阿刺伯宗教同盟和平之舊風是也；有回教徒一羣，於此極和平之時節襲擊一小商隊，殺死一人。此次實爲彼等劫掠之惟一成功，其行爲則穆罕默德所指使也。

於是有一戰爭隨之。麥加有七百人<sub>之</sub>隊伍出以保護另一商隊之歸家，乃與劫掠之羣三百人相遇，遂啓戰爭，是爲巴德爾之戰（Battle of Badr）。麥加人大敗，死者五六十人，傷者稱是。穆罕默德凱旋麥地那。彼爲其上帝及此次勝利所鼓舞，大戮異己，城中猶猶太人輕視其預言中所主張者皆被殺焉。

但麥加決計復巴德爾之仇，麥地那附近烏胡德之戰（Battle of Uhud）此先知之信徒爲其所敗，但無大勝負。穆罕默德被擊踏地，幾遭殺害。信徒頗多遁走者，但麥加人竟未嘗乘勝直入麥地那也。

其信徒經此一敗，大爲阻喪，於是穆罕默德乃竭其全力以召集之。其於受此挫折後所具之感情如何，可蘭經中曾記載之。賽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曰，『可蘭經中諸章之經典相傳爲此時期之作品，其信心之莊嚴高潔，實爲其他諸篇所不及也。』茲將此種莊嚴之言辭引例如次，以供讀者之評判焉。（11）



「吁嗟信徒，汝曹若順從不信者，必將爲其所轉移，與從前完全相反，爾時汝曹將爲失道之人矣。

「雖然，阿拉 (Allah) 乃汝之恩主，彼爲扶助汝輩之最力者。

「吾儕將使不信之徒胸中滿懷恐懼，因彼等創立阿拉所不許者而與阿拉相抗，彼等之住處乃係火坑；凡不公正之人，其居處乃在極惡之鄉。

「汝曹若能承阿拉之意旨，殲彼不信之徒，阿拉必踐其所約，凡心中堅定，對於天命不懷疑貳，且服從阿拉所示汝所愛者，阿拉對之必始終不渝；汝曹之中，有期望在於現世者，亦有期望在於將來者；彼故將汝曹移開，以試驗汝曹；而彼確又能寬恕汝曹，彼對於信徒皆頗寬大也。

「當汝曹率然逃奔，不待他人之時，使徒從汝曹之後召汝；阿拉則另以一種悲苦易汝曹之悲苦，使汝曹不戚戚於所未遇者，亦不戚戚於所遭逢者；凡汝曹所行，阿拉悉知之。

「彼乃於汝曹悲苦之後，予汝曹以安全，使汝曹中之一部分人得卽於寧謐；另有一部分人則爲其靈魂所使而生憂慮；此等人對於阿拉懷愚昧之思想，極爲不合，其意若曰：此事與己無與也。誠哉，所有一切，皆在阿拉掌握中。彼等將其不願明示汝曹者藏諸靈魂中。其意若曰：吾曹若曾預於此事者，將不至被殺於是矣。誠哉，人若當被戮者，縱安處室中，亦終必至其當受死之地。汝曹之胸懷惟阿拉能考驗之，惟彼能清汝曹之心，亦惟彼知汝曹心中之所抱。

「當兩軍交綏之日，汝曹之中有背而逃者，唯惡魔有意陷之於罪以報其某種行爲；但阿拉必已恕之矣，誠哉

阿拉乃赦人之罪容人之過者也。』

麥加與麥地那之相仇，繼續有年，最後麥加乃傾其全力，務摧滅麥地那蒸蒸日上之勢力而後已。於是搜集所有之象不下萬人，混合成軍，蓋此邦在當日所僅見之大軍矣。此種軍隊當然爲毫無訓練之步卒，騎士及乘駱駝者。除供通常沙漠混戰外別無他用。其軍器不過刀矛弓矢之屬。當其揚塵飛沙馳突而前遙見麥地那之屋舍時，初以爲必有與己相同而爲數較少之軍出而迎戰，乃所見者竟爲深溝高壘，迥出乎意料之外，蓋穆罕默德藉其波斯信徒之力，已能在麥地那設險而守矣。

此等烏合之貝督英人，遇此從來未見之城壕，既無所施其馳驟，遂罵穆罕默德爲無勇。若輩騎馬逡巡，大聲挑戰，間發數矢。最後乃停軍以討論此奇異之窘厄，終不得要領。穆罕默德深居不出；又遇天雨，敵軍帳幕盡濕，造飯困難，於是意見紛歧，繼以忿怒，卒之大軍分裂，未嘗一戰而散（事在六二七年）。向北向東向西，馳突於塵沙之中而去，不復爲患。麥地那附近有猶太人堡壘一座，此等猶太人以蔑視穆罕默德之神學，故爲其所恨。此次戰事若輩又傾向於來攻之衆，於是穆罕默德乃進攻之，殺盡壯丁九百人，而以其婦孺爲奴。猶太人最近之聯盟中或亦有來購此種奴隸者。麥加自遭此奇異之失敗後，不復能成軍以與穆罕默德抗，其首領人物，亦一一入穆罕默德之麾下。

吾人不必依次詳述兩軍休戰定約及麥加最後爲穆罕默德所統轄之情形。其條約大旨卽信徒禱告時不得如前此之面向耶路撒冷而須面向麥加，且須以麥加爲新信仰瞻禮之中心。唯麥加人祇求以麥加仍爲瞻禮之中心已足，至於來此相聚者之究奉一神教抑奉多神教似非所問也。穆罕默德欲使猶太人及基督徒改信其教漸

歸失望，故彼不復努力宣傳其三教所奉上帝實際相同之見解。阿拉漸爲其所特有之上帝，且以麥加條約之故與卡巴神殿之隕石相連爲一而漸失其爲全人類天父之舊觀。此先知早有與麥加磋商之傾向，最後果實現之。彼亟欲爲麥加之主，至於讓步以求之。其中間經過及最後衝突可不必詳。六二九年穆罕默德遂入主此城。美尼夫之神像猶在卡巴神殿中，昔日彼嘗取其名以名其子，今日見之，竟舉足蹴而碎之。

自後彼之權力擴張，時有戰爭，詭計，及殘殺等事，大體皆獲勝利，直至彼爲全部阿刺伯之主宰時方止。當彼獨霸阿刺伯全部時在六三二年，年已六十二矣，乃去世。

穆罕默德出奔後之十一年，其行爲與普通創業君主無以異。所異者，卽以其所創之宗教爲團結民衆之武器耳。其爲人也，好用手腕，欺詐而殘忍，於必要時亦願遷就，與其他阿刺伯君主處同一情形中時所將取之途徑無異。彼爲領袖時幾無精神上事業之可言。其家庭生活，當此擁權而自由之時期中，亦無特異之點可爲模範者。卡第查死時，彼年五十，前此似過一夫一妻之生活，爲誠實之丈夫，此後，則縱情於婦女，與多數年老人之趨向相似矣。

彼於卡第查死後，續娶二妻，其一爲年少之阿業沙 (A'ysha)，得寵而極有權勢；嗣後彼又納妻妾多人於其宮中。因而引起煩擾與混亂，縱有阿拉之默示爲之洗刷，然仍大費信徒之說明及辯白也，例如阿業沙有一次在叢莽之間尋其項圈，其駝駱及所載之鞍則已前行遺阿業沙於後，因之蜚議頓生。阿拉於此則奮然加以干涉而斥誣謗之人。阿拉又嘗明言此家室中之婦女皆渴望「塵世之生活與點綴品」及「華美之物」云。又如穆罕默德嫁其姪女才妮布 (Zainib) 於其義子才德，候才德遂其所欲後，乃自娶之。此事頗爲國人所非議。然據聖書所解，此種行

爲，乃所以別義子於親子。其言曰：『吾以伊與汝爲汝妻，庶使衆信徒於其義子遂其所欲之後對於義子之妻之關係，不感困難，此阿拉之命，當遵行之。』夫此種情形可蘭經中有一言足矣，又何須有此屢次實例乎。且也，其宮中又因偏愛而生一次變亂焉，蓋穆罕默德有一埃及妾，生一子，穆罕默德因卡第查所生之子皆不育，遂鍾愛此子而並寵其母，是以召變。此等家庭糾紛，恆與吾人對於此先知人格之感想固結而不可解。其妻之中有一猶太女人名薩斐伊雅 (Safyya) 者，結婚之晚即其夫爲穆罕默德所戰敗而被戮之時。蓋晚間穆罕默德檢閱諸囚女而悅之故攜歸幕中也。

此皆穆罕默德去世前十一年間顯著之實事也。世之作者，因其創一大宗教也，遂以此任情縱欲變態無恆之教主爲大聖而躋之於耶穌墨曇與摩尼之列。實則彼顯係一較爲凡庸之人，狂傲而自私，暴虐而欺己。吾人於此，殊不能如回教徒然，曲爲辯護，使之另具面目，以失此歷史之平衡也。

雖然，吾人苟執中而衡之，則僅見其狂傲自私自欺及塵欲極濃處而不及其他方面者，實未平允。蓋曲諱其狂妄恣縱之行與專以狂妄恣縱答之，其爲失一也。世有無一善可取而能繫朋友之心者乎？夫信穆罕默德甚篤者，其知之必甚深。卡第查即終身信之不貳者，然猶可謂其爲溺愛之婦人焉。若阿布伯克者可謂較優之證人矣，其對於先知之專誠未嘗動搖。吾人苟讀當時之歷史，未有不信阿布伯克者，而阿布伯克信此先知焉。阿利亦嘗於患難之中以隨此先知於窮苦之日。故穆罕默德縱有時狂妄自大，以阿拉爲其口頭禪，一若彼之思想即爲上帝之思想，然無論如何，決非一欺世之人。其愛薩斐伊雅適在殺其夫之後，以近代心理觀之固爲可驚可厭，然其愛埃及及女馬利

所生之幼孩易布喇希謨 (Hiram) 及悲痛此子之死，則其愛情與痛悼之忱實靄然仁者所同具也。

幼子之死也，彼親手敷平其小墓，曰「吾將以滅吾心之痛也。吾固知此舉於死者無損無益，然足以慰生者焉。」

#### 第四節 回教之教訓

然穆罕默德個人之性質爲一事，其所創之回教之性質又爲一事，二者不能相掩也。穆罕默德非反對耶穌及摩尼者，其關係亦爲不甚重要之問題。惟回教則與第七世紀腐敗之基督教，及火祿教術士腐敗之遺傳相反對耳。此則史家較爲注意者也。回教頗具有精美高尚之性質，實無可議，至其得此或由於創教之先知，或由於創教之先知，而由於其所勃興之沙漠間或種偶然事故及或種情形，吾人可不問也。要之人類生活中之大事，非盡出於優越之人。而真理之莊嚴，正義之孕育，往往蘊藏於教徒愚昧所綴拾之神談異說中。

穆罕默德將死之前一年，爲其自麥加出奔之第十年，自麥地那至麥加爲最後之瞻禮。瞻禮後即爲人民講道，其言辭所傳卽下文所舉者是也。此等言辭之真僞多所爭論，然有一點無可疑者，則回教世界至今有信徒三萬萬人，皆奉之爲生活之圭臬，大都皆遵守之而不渝是也。讀者從其第一段中可見其已將回教信徒間劫掠格鬥之風一掃而空。末段更視信教之黑人與教主平等。此等言辭或不若耶穌所言之高尚神聖，然因此而遺一公平處世之遺訓於世界，中含寬大之精神，合乎人道而又易於實踐。且因之而造出一種社會，其中少殘暴凌虐之風，爲前此所未有焉。

「嗟汝有衆！其聽予言。吾不知今年以後尙能與爾等相見否。爾等當互視彼此之生命與財產皆爲神聖不可侵犯者，直至世界之末日止。」

「上帝有命，使各人皆承襲其應得之遺產，若承產之人意圖侵佔，雖有遺囑，亦不合法。」

「凡子女悉屬於父母。若有破壞他人婚姻之約者，當以石擊之。」

「凡有冒認他人爲父或爲主人者，人類全體之上帝及其天使皆咒詛之。」

「嗟汝有衆！爾等可要求正當之權利於爾等之妻，爾等之妻亦可要求其正當之權利於爾等。若輩不得違犯婚配上之誠信，亦不得有公然無禮之行爲，倘若輩犯此種行爲，爾等有權可以幽之於別室而笞之以鞭，但勿過重耳。倘若輩從此悔改，予之以衣食而善待之。爾等又宜善待女人，蓋若輩與爾等同居，如囚虜然，一切不能自主也。爾等當體上帝之意，以誠心待之，使得其所，當知上帝命若輩以合法之身畀於爾等也。」

「爾等對於奴隸，當予以與爾等所食者同類之食，與爾等所衣者同類之衣。倘若輩犯過爲爾等所不恕時，售於他人可也，蓋若輩爲上帝之僕人，不應虐待者也。」

「嗟汝有衆！其諦聽予言而領會之。當知衆回教徒皆爲兄弟，爾等皆立於平等之地位者也。」

此諄諄以慈惠爲念而注意於日常生活處，實回教中重要美德之一，但不僅此而已。與之有相等之重要者爲其始終不渝之一神主義，可蘭經實主張之，而無猶太教褊狹之風。回教徒自始卽不若基督教徒之爲神學上微言妙論所炫惑，喪失耶穌之精神而至於分裂。其勢力之第三泉源，爲其禱告及禮拜方法之規定周詳，及對於麥加之

重要敍說極其簡明。凡信徒不得使用犧牲品，遂致舊來主祭之僧人無由插足於新信仰之中。且此教不但爲一種新信仰而已，又爲一種純潔之先知先覺宗教，與耶穌在世時之耶穌教及佛陀在世時之佛教相同，至今猶保持其本來之面目。是以現在之回教中有名醫有良師，有博學之宣道者，而獨無僧人也。

其爲教也，富於仁慈寬宏親愛之精神；簡單明瞭，具有沙漠間豪俠之風，足以直觸一般人極普通之天性。與之相峙者，有猶太教焉，以上帝爲其種族所特近者也有；基督教焉，斤斤於三位一體說，教義異端等，使常人難窺其秘奧者也；有馬茲德教（Mazdaism）焉，火祆教術士所崇奉而置摩尼於死地者也。至於回教徒則不必汲汲以穆罕默德之是否爲淫放之人，是否有變化可疑之事置念；心中所感者乃在其所宣傳之上帝阿拉，驗之於良心，確爲一正直之上帝；取其教義及方法，可使詭詐無定分裂不相容之廣大世界，一變而爲親愛信託之境，以達於天國，其中不以永行讚頌與禮拜爲虔誠，亦不獨崇聖徒僧人及受洗之君主等；凡百信徒，皆屬平等，以求其心靈中所渴望之簡單易領之快樂。穆罕默德誠能不用捉摸不定之象徵，黑暗之祭壇，與僧侶之聖歌，以其引人入勝之教訓直入人心者也。

### 第五節 教主阿布伯克及奧瑪

回教精神之所寄，非穆罕默德本人也，乃其密友阿布伯克耳。故穆罕默德若爲原始回教之心與想象，則阿布伯克卽爲其天良與意志無疑。就二人終身之關係而論，凡穆罕默德所言者，阿布伯克卽從而信之。穆罕默德躊躇

不定時，阿布伯克即從而輔翼之。阿布伯克乃直信無疑之人，其信仰見於行事之直切，有如利刃之砍物。故吾人可想見阿布伯克對於麥加之神祇未嘗稍予優容，亦無須用阿拉之感動以解釋其個人生活也。當穆罕默德自麥加出奔之第十一年（六三二年），患寒熱之疾卒，阿布伯克繼爲教主，而爲人民之首領，（回教教主之稱曰哈里發“Caliph”意即繼位者），彼對阿拉之正直具有百折不回之信心，故能防止麥地那與麥加之分裂而平定貝督英人抗稅之叛亂，且能實行穆罕默德之計畫大舉入侵敘利里。於是阿布伯克更以其可以移山之誠，專心致志於征服全世界以從阿拉之舉，此可從其六二八年自麥地那致世界各國君主之書翰知之，其軍隊不過阿刺伯人四五千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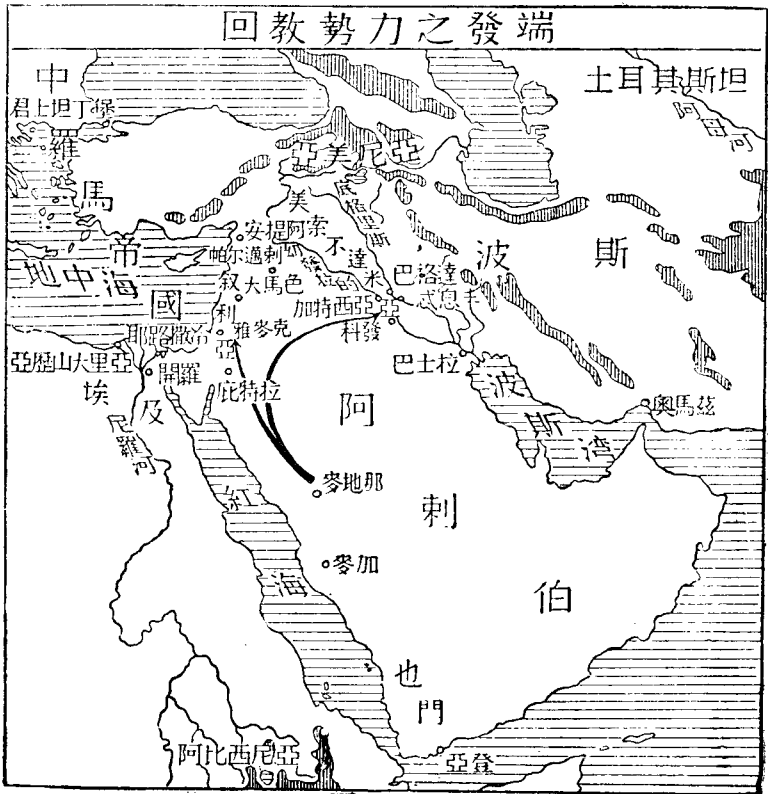
其計畫已近成功之境。假使回教徒中有數十青年具阿布伯克之性質者，其事業必有成功之一日。所謂已近成功之境者，因阿刺伯此時已爲回教信仰及意志之中心，且因當時世界除中國外，且除非在俄羅斯草原或土耳其斯坦諸地中，已再無精神自由之人民能團結爲一而深信其首領者。拜占庭帝國皇帝科斯洛厄茲第二之征服者希拉克利，此時已過其強壯之期，患水腫之病，國家精力已竭於波斯久戰之中。且彼亦未嘗顯其特殊之才得以應付新時勢之需要。治下混雜之民族，知彼者寡且漠然忘之矣。波斯王政之腐敗，已達極點。殺父之喀瓦德第二在位僅數月而卒，篡殺之禍叢積於宮庭之間，國勢爲之大衰。波斯與拜占庭帝國之戰爭，當阿布伯克在位時，方正式告終。兩方皆利用阿刺伯人爲之助。敘利亞境中有城鎮多處，基督教化之阿刺伯人散居其間，示忠於君士坦丁堡之皇帝。波斯之邊防區伸入美索不達米亞及阿刺伯沙漠間者，爲一阿刺伯酋所統轄，其都城曰喜拉（Hira），納貢



於波斯。在大馬色諸城中，阿刺伯人之勢力頗強，其間奉基督教之阿刺伯紳士，每誦沙漠間人最近所作之詩歌，故回教在此時頗易施其同化力於大部分之民族也。

自此開始之戰爭，實為世界史中之最光榮者。阿刺伯至是突成爲人才薈萃之花園。回教徒才力最富，信仰最篤之將帥中，卡利德 (Khalid) 實首屈一指，如明星焉，爲衆星所拱。每握兵柄，無戰不利。第二哈里發奧瑪 (Omar) 嘗嫉妬而奪其職，頗無理難容，然彼並不以爲憾，依然欣悅而善事阿拉，如爲受彼統馭之人之僚屬然。(一) 吾人於此，不能詳

### 回教勢力之發端



述戰事之歷史。阿剌伯人同時攻擊拜占庭之敘利亞及波斯邊境之喜拉城。予敵人以三途聽其自擇，即入貢，或承認真正之上帝而與之合，或死，是也。彼等亦遇精練之大軍，然精神不振，故皆爲彼等所敗。師行所至，人民無與之抗者。美索不達米亞間從事耕種之人民，並不注意其納稅之國家或爲拜占庭，或爲百泄波里，或爲麥地那也；若以阿剌伯人與波斯之朝廷較，則當此隆盛時代之阿剌伯人，實較爲純潔，正直而慈善也。所入之境每有奉基督教之阿剌伯人及猶太人多欣然加入。其向東也亦與向西相同，其入侵無異社會之革命。唯同時又爲一種宗教革命，在人心中生一特異之新活力焉。

[1]然在 Holmet's History of the World 中，Schurtz 言卡利德之個人生活爲信徒所羞道。彼在多妻之邦猶有奸淫之行，實爲大罪云。

卡利德於六三四年與希拉克利軍在約但河支流雅穆克河(The Yarmuk)岸上之戰，勝負遂決。羅馬軍隊依然無相常之騎兵。七百年來革拉蘇之幽靈，馳騁於東方，終歸泡影。帝國所恃以爲援者，奉基督教之阿剌伯人耳。然兩軍交鋒，若輩即遁入回教徒中。拜占庭軍中有大隊之僧人，聖職，圖像，及神聖之遺跡等，整隊以行，更和以僧人之聖歌。然此等遺跡並無魔力，所唱聖歌更不能堅人之信心。而在阿剌伯軍方面，則有大小酋長以誓言激勵行伍，更依古代習慣，由婦女在陣後發清銳之呼聲以鼓舞其士卒。回教徒軍中充滿深信勝利及天國之信徒。拜占庭之

騎兵既缺規律，勝負之數，不卜可知。帝國之退軍，一變而爲大潰，再變而爲殺戮。背河爲陣，尸積其間，河水爲之不流焉。

自是以後，希拉克利漸將其新自波斯人手中取得之敘利亞讓諸新興之敵。大馬色不久亦下，一年之後，回教徒遂入安提阿。君士坦丁堡政府曾規復是城，然卡利德卒奪回而永守之。

同時東方之軍，初戰即勝，取得喜拉，而波斯之抵抗反愈力。其朝代之爭因得王中之王而告結束，蓋魯斯忒謨（Rustam）固具將才也。六三七年與阿刺伯軍戰於卡德西亞（Kadesia）。其軍隊與大流士領入色雷斯者，或亞歷山大擊敗於伊索斯者相同，蓋烏合之衆也。彼有戰象三十三頭，自坐陣後高臺上之黃金寶座中觀戰。此種寶位，令人憶及希羅多德所記者及千餘年前赫勒斯滂，薩拉密斯諸役。此次戰爭凡經三日，每日阿刺伯軍進攻，波斯軍堅守不動，直至日暮方罷。第三日，阿刺伯軍援兵來，傍晚，波斯軍欲以象戰結束。初戰時，此等巨獸皆在前列；既而有一象受傷，痛極狂奔，不可駕馭，馳突於兩軍之間；他象亦受擾而驚，於是兩軍在夕陽紅光之下，默視此等灰色大叫之怪物，奮其狂力，以避士卒之圍攻。最後此等動物忽衝破波斯軍行伍，於是阿刺伯軍乃乘敵軍混亂之際長驅直入，時天色已暝，兩軍之戰猶未能。阿刺伯軍大呼阿拉之名而進，緊迫潰亂之波斯軍，徹夜不休。次日拂曉，始見魯斯忒謨殘軍，已遠遁於戰場之外。途上拋甲棄兵，迤邐不絕，運輸之具及死傷之士，皆委之不顧。高臺寶座，塌倒於地，魯斯忒謨之尸則雜臥於積尸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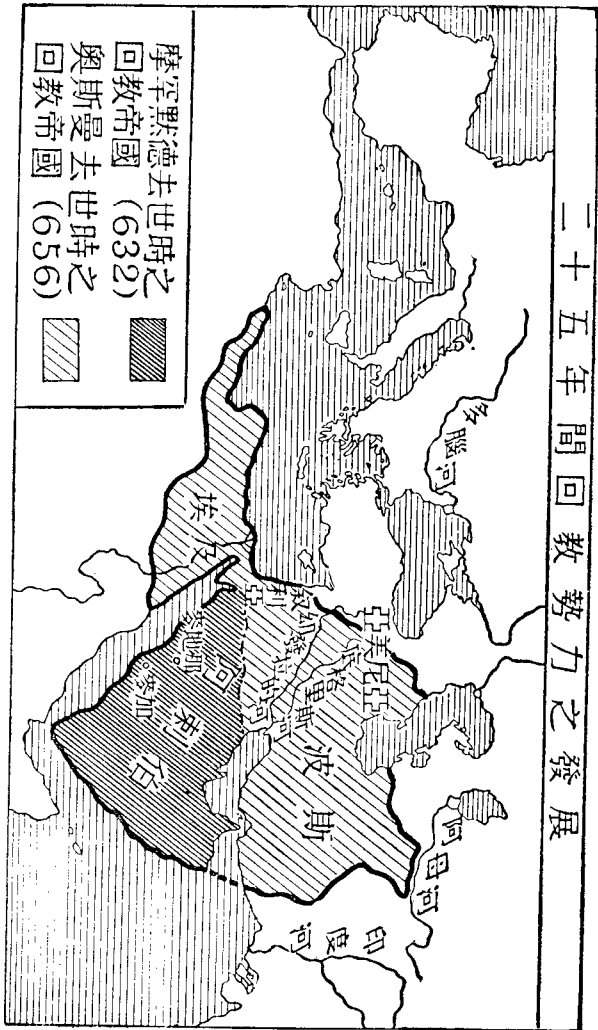
阿布伯克已於六三四年死，而以教主之位傳於穆罕默德襟弟奧瑪。回教徒之武力當以奧瑪在位時代爲最

盛。(六三四年至六四三年)拜占庭帝國至是全失敘利亞之地；惟向托魯斯山進展之回教徒軍被阻耳。亞美尼亞亦遭蹂躪。美索不達米亞全被征服，波斯被擯於兩大河之外。埃及亦背希臘而入附阿剌伯人。數年之間，塞姆族人倚上帝及其先知之名，幾收復其千年前喪於雅利安波斯人之全部領域。耶路撒冷早已陷落，未經長久之圍攻，即訂約納降焉。十二年前，波斯人曾將真正之十字架取去，既而希拉克利以隆重之禮節迎回，至是又不復爲基督教國所有。然此物猶在基督教徒之手中。回教國頗寬容基督教徒，但求其納人頭稅而已，所有教會及聖蹟等一聽其保留之。

耶路撒冷之降也，曾附一奇特之條件焉，卽此城祇能歸諸教主奧瑪本人是也。前此奧瑪在麥地那組織軍旅，且總制戰爭。六三八年彼至耶路撒冷。其來也頗具初期回教徒勇健樸素之風，並足見武功極盛，回教徒流於衰弱之速。彼僅攜一從者以經六百里之程，騎駱駝上，以一囊之麥，一囊之海棗，一皮桶之水，及一木盆供旅行之用。比至城外，其主要將領服華服乘駿馬來會。此老教主見之大驚，赫然震怒。急自鞍跳下，拾污泥碎石以擲之，且厲聲大罵。汝輩何欺我太甚？服此美服其意何居？吾之戰士何在耶？沙漠中人何在耶？彼不令此輩爲之護衛而與其惟一從者同行。此等華服之將領，乘馬遠避其石擊。彼遂單身與耶路撒冷之教主相晤，此教主顯然獨手從拜占庭皇帝取還是城者也。二人相見甚歡。乃同行環繞諸聖地，時奧瑪之怒氣稍平，乃嘲諷其奢華之從者。

更有一事足以表示此時之傾向者，卽奧瑪致其一官吏之書是也，蓋此人曾在庫法(Kufa)建築一宮殿以爲己用，奧瑪乃致書令其撤毀之。書中有云：

二十五年間回教勢力之發展



「有人來告我，汝將仿造科斯洛厄茲之宮殿，且將以彼所用之門爲門。若是則汝於門前亦將置守衛關人如科斯洛厄茲耶？汝將遠離信徒而拒見苦人耶？汝將背我先知之遺風而仿效波斯皇帝之奢侈，與若輩同入地獄耶？」

## 〔二〕其宮殿在忒息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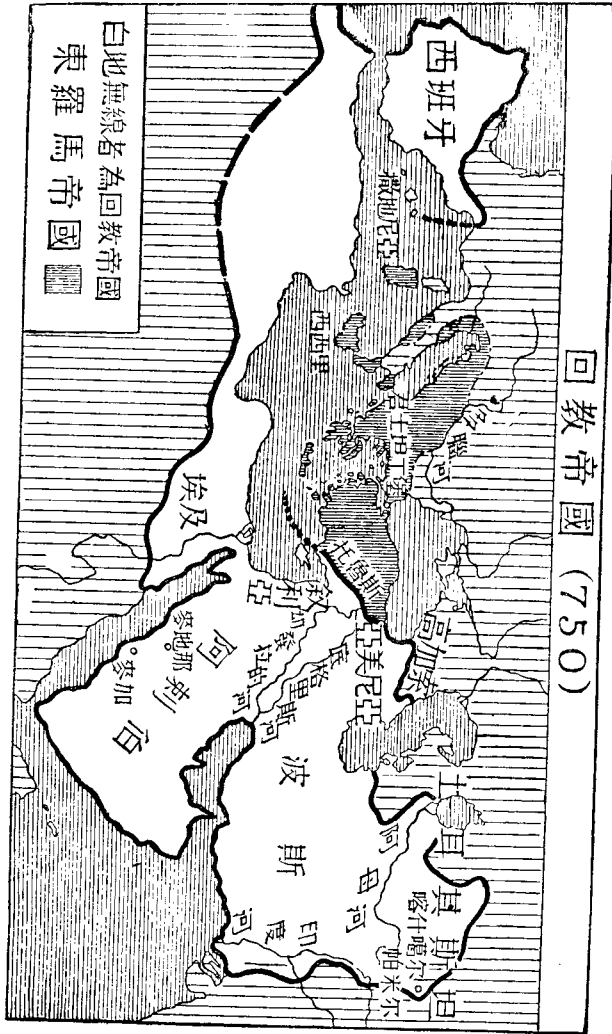
## 第六節 奧美雅朝之盛世

阿布伯克及奧瑪第一，爲回教史中之二要人。至於回教一百二十五年間之發展，自印度而至大西洋及西班牙，自中國邊境之喀什噶爾而上埃及，所有戰爭，不在本書範圍之內，故不敘述。此新信仰之向外衝動，頗爲有力，恆挾阿剌伯觀念及阿剌伯經典以俱往，有二地圖，已足表示在阿剌伯人之智慧及意志未墮於塵俗，未退於舊時貿易劫掠之精神，未迷於華服，而卽於麻木以前，此教發展之境界。讀者試察此大潮如何沿玄奘足跡所至之地而橫掃之，其在非洲，重演汪達爾民族入侵故事，進行頗易。若讀者猶縈網於波斯，羅馬，希臘，埃及之優美文化而疑其爲此潮流所湮沒，吾亟望其去此觀念，愈速愈佳。回教之所以能風行者，實因其所供獻之社會及政治秩序，一時稱最。並因當時各地之民族，皆漠視政治，被劫受壓，受欺凌而無教育且無組織之黔首也；當時政府亦皆自私自利，能力毫無，而與人民閼隔者也。至於回教，實持一種寬博新潔之政治觀念，爲世界上前此所未有。且能與民衆以較優之條件爲他種觀念所不及。在回教勃興以前，羅馬帝國擁資本蓄奴隸之制度早已破壞，歐洲之學術文化，及社會遺俗早已蕩然；迨民衆對於代表回教者之誠意失其信仰時，回教亦就衰微矣。

回教精力，大都耗於征服及同化波斯與土耳其斯坦。其最猛進之處，爲從波斯而向北，及貫埃及而向西。若此教聚其新興銳氣以臨拜占庭帝國，則在八世紀時必已取得君士坦丁堡，插足歐洲之易，將與其達帕米爾諸邦同，殆無可疑。雖教主穆阿偉亞 (Muawiyah) 圍攻此都，閱時七載，(六七二年至六七八年) 蘇利曼 (Sulaiman) 亦於七一七年及七一年攻之，但其壓力並不持久，故拜占庭帝國得爲歐洲之破爛屏障者，尙延三四百年。不然，彼新爲基督所化或尙爲異教民族之阿乏爾人，布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斯拉夫人，及薩克森人等，一遇回教，未有不改而信奉之，如中亞細亞之土耳其人然者。且此教雖不努力以圖君士坦丁堡，而繞道非洲西班牙以入歐洲，直抵法蘭西，方因與阿刺伯距離甚遠，始爲一極猛厲之權力所阻焉。

麥加之貝督英豪族自始即在此新帝國中當權。第一任教主阿布伯克，係在麥地那由非正式之歡呼擁戴而選出者，第二任教主奧瑪第一及第三任教主鄂斯曼 (Othman) 亦如是。然三人皆出麥加之望族，而非麥地那人。阿布伯克及奧瑪雖極樸實而正直，惟鄂斯曼之性質即較爲卑下，殆與好衣華服者同流。其用兵也非爲阿拉而爲阿刺伯，且特爲阿刺伯之麥加，尤爲彼自身及爲麥加人，爲本族奧美雅王朝 (Omeyyads) 焉。特彼能挺身以爲其祖國，爲其故城，爲其人民，殊爲可取。其信奉回教，不若前二教主之早，彼之與先知攜手，蓋懷有報施之政策者也。自彼即位後，教主即不復爲具有神火奇蹟之異人而爲東方之君主，與以前以後之東方君主相同。衡以東方之標準，堪稱令主，然亦止此而已。

阿布伯克與奧瑪之生活頗足顯穆罕默德教義之優良，鄂斯曼之在位及其死亡則足顯先知弱點之流弊。凡



阿布伯克臨以堅定不移之態度者，穆罕默德恆出以機詐之手腕。鄂斯曼專擅貪得之風，卽機詐手腕所生之新果也。自穆罕默德宮闈多寵之制成，遂有家庭間猜忌糾紛之事，在前二教主時，尙潛伏於回教政事之後，至是遂公然出現。阿利者先知之姪，又爲其繼子及婿，（爲先知之女法提馬 (Fatima) 之夫），自命爲合法之教主，其要求無



異一逆流足以助長麥地那及麥加鉅族之怨恨，以阻奧美雅朝之進行。先知之愛妻阿業沙向忌法提馬，而仇視阿利，故贊助鄂斯曼。開端極光明之回教史驟變而爲嗣子寡婦等污穢紛爭之故事矣。

六五六年，鄂斯曼年已八十，竟在麥地那街上爲暴民所石擊，追至家中而殺之。阿利卒如願而爲教主，然至六六一年仍爲人所殺。阿業沙在此等戰爭中曾乘駱駝率隊進攻，時已老邁，然雄武凶厲不稍衰，卒被擒而受優遇。

是時，回教軍隊方進而征服世界，頗獲勝利，而此種內亂竟予以當頭之打擊。阿業沙而能勝其所厭之法提馬，則阿拉統馭世界與否，與彼何干乎？奧美雅族人及阿利黨人均汲汲於此種爭鬪以獵取教主之地位，又何嘗以人類一體爲念乎？回教世界已爲麥地那城中少數庸夫愚婦之黨爭貪婪，分裂爲二。至今猶然。今回教徒中猶有一大派曰十葉派者（Shiites），力主阿利承襲教主之權利，爲「聖經中之一條。」此派廣布於波斯與印度等處，又有一派曰素尼派者（Sunites），重要亦相等，頗得旁觀者之同情，此派否認十葉派之主張，以爲穆罕默德簡單教條中不必添此蛇足爲也。就吾人所見者統前後而觀之，則阿利實一平庸之人耳。

吾人目視回教發端之分裂，恰似觀察一人意志之軟化者然。關於此事，材料甚多，讀者如欲知阿利之子哈森（Husein）如何爲其妻所斃，哈森之弟胡森（Husein）如何見殺，可於其中求之。茲特提其名者，以其在人世上至今當佔一重要之地位，爲黨爭及紛擾之泉源也。斯二人爲十葉派之重要殉教者。當兩黨相爭互相消長之時，卡巴神廟被焚，因此又引起不絕之爭論，有主照原狀修復者，有主大加擴充者。

在本節及前數節中，吾人已見此最新最晚之統一世界衝動又與人類之塵慾起不可免之爭；又見穆罕默德

家庭之糾紛自始即遺毒於其新宗教。迨此教之歷史墮落而具東方朝代所常見之種種罪惡及陰謀時，研究歷史者又可見一第三根本弱點，蘊藏於穆罕默德之世界改造中。彼本一目不識丁之阿剌伯人，不知歷史爲何物，絕不知羅馬與希臘政治上之經驗，且幾不知猶太真正之歷史，無計畫留與其從者使能建一穩固之政府以實現且集中其信徒共同之意志，又無有力之組織以表現回教主要教義中所涵蓄之真正民治精神（民治二字從近代之解釋）。其爲治也，取無限之專制，而專制之回教遂留存至今。故就政治而論，回教對於古代傳來沙漠間之自由及習慣，並無進步，實退步耳。阿拉爲名義上之大主宰，——實則爲主宰者皆力能奪取回教王國之徒耳；且因篡弑叛亂相尋之故，所謂最高之法律，不過在位者個人之意志而已。

阿利死後，奧美雅朝之勢頗盛，爲回教國主者幾一百年。

阿剌伯史家所敘述者多爲朝代之紛爭及當時之罪惡，故此期對外之歷史頗難究詰。其在海上，回教徒於六五五年敗拜占庭帝國之海軍於呂西亞海岸外，然回教徒此時何以有強大之海軍，實難明曉。其大部分或者得諸埃及人。回教徒確曾有一期間握地中海東部之霸權。當奧美雅朝第一大教主穆阿偉亞在位時，（自六六二年至六八〇年）曾於六六二年及六七二年兩次由海上攻擊君士坦丁堡。其所以取道於海上者，因阿剌伯人握權時之回教國從未越過托魯斯山脈也。同時回教徒又漸伸其武力於中亞細亞。回教中心雖已日就衰替，然在前此分裂絕無目的之突厥人種間，卻得新信徒甚多，並喚起其新精神焉。回教之勢力既遠被於亞洲，非洲及地中海區域，麥地那遂失其中心之地位，大馬色繼起爲奧美雅朝諸王之都城。

此朝當太平無事之秋，其重要之教主有阿布都馬利克 (Abdul Malik) (在位時爲六八五年至七〇五年) 與窩利德第一 (Walid) (在位時爲七〇五年至七一五年)，二人在位時代爲奧美雅朝極盛之世。版圖之廣西至此里尼斯山脈，東與中國接壤。窩利德之子蘇利曼於七一五年實行乃父之計畫，再攻君士坦丁堡。其進攻也，亦如五十年前教主穆阿偉亞然，遵海而行 (蓋小亞細亞至此時仍未被征服也)。大部分船舶徵諸埃及。時拜占庭皇帝爲篡奪得位之利奧 (Leo the Isaurian) 防守極固，且善用兵，嘗出奇兵焚燬大部分回教徒之船舶，並截斷在博斯福魯斯海峽亞洲方面登岸之回教軍；作戰二年 (七一七年至七一八年) 復遇寒冽無比之冬日，回教軍隊遂全敗。

此後奧美雅朝之光榮就衰。回教之第一次發展已成強弩之末。勢力不復有所擴充，宗教熱忱亦顯然下降。回教雖會得數百萬之信徒，然未能完全融化之。繼穆罕默德而起之回教教主將城市、國家、全族，或全種，信奉異教之阿剌伯人、猶太人、基督教徒、摩尼教徒、火祿教徒、條耳民族之異教徒等，悉併吞於其廣漠之新國中。此固不僅回教爲然，世界諸大宗教之具統一性者，其創始之人莫不具此同一之特點與錯誤，自以爲得有精神上與神學上之理想，可以彌乎六合而質諸百世。例如穆罕默德，卽以當時沙漠間相習之義俠遺風及潛伏阿剌伯智者心中之一神感想爲依歸。蓋此數者皆蘊藏於麥加人及麥地那人之心靈與意識中，穆罕默德特表而出之耳。新教義既廣布而趨於穩固，猶不能不於此日益不宜之基礎上勉力進行，不能不生長於盤旋曲折之土壤中。可蘭經爲回教惟一之課本。凡不習於阿剌伯人之韻調者，莫不以此書爲一種優美之修詞與不成形體不可領會之空言相混合而成，現

代歐洲人之見解，尙大致如此。回教信徒雖衆，然茫然於經文之意義者不可勝數。波斯印度回教徒之能參與十葉派分裂之爭，實原於此，蓋因此種爭執，易於明瞭及感覺也。且此教因欲容納新質料於舊觀念中之故，亦與其他宗教同，有逾量之神學發生，而可蘭經是否曾與上帝同存及是否常與上帝同存之爭論以起。〔一〕吾人苟不知有改信回教之有學問基督教徒，存一番好意，欲將彼所信仰之『經文自始即存在，經文與上帝同存在，經文即是上帝』〔二〕參入回教，則一見此思想之特異，未有不莫明其妙者矣。

〔一〕Mark Sykes.

〔二〕見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

前此世界上以統一爲懷之諸大宗教創始者，似無一人了然於其所唱教義中實含有偉大之教育事業，所謂教育事業蓋指教義中所包清澈豐富之解釋及智慧方面之組織而言。其傳布甚速之歷史皆同，有如傾少量之水於廣大之原，不久卽露敷淺與衰敗之跡。

不久吾人卽聞奧美雅朝教主高利德第二（在位時爲七四三年至七四四年）侮弄可蘭經，食豬肉，飲酒，不行禱告等諸軼事。此種軼事或屬實情，或因政治上關係而傳播於外。於是麥加與麥地那兩地發生一種澄清大馬色奢靡不振之反動。阿刺伯人中另有一大族曰阿拔斯族（Abbas），一極惡之族也，久蓄攫奪權勢之意，至是遂藉

衆怨而從中得利焉。奧美雅及阿拔斯二族之鬪爭，較早於回教，穆罕默德降生以前已在進行中。至是阿拔斯族人即拾取十葉派殉教者（阿利與其二子哈森及胡森）之薪傳，自命爲十葉派中人。奧美雅族之旗幟尙白，而阿拔斯族之旗幟尙黑。蓋因黑色足以誌哈森及胡森之哀，且較其他諸色爲動人也。並宣言阿利以後之教主皆屬竊位之徒，並非正統之主。七四九年此族遂起一成熟之革命，逐奧美雅朝末代之君而殺之於埃及。於是阿布爾阿拔斯（Abul-Abbas）即爲阿拔斯朝之第一任教主。卽位之始，卽盡力幽囚奧美雅族中諸男丁於獄中而殺之。相傳彼將尸體聚成一堆，上蓋皮毯，與其大臣在此可怖之小桌上讌飲云。不但此也，彼並開掘奧美雅朝諸教主之墓，焚化其遺骸，使風吹散於四方。阿利之仇至是始報，而奧美雅朝亦從此絕跡於歷史中矣。

此外尙有可以注意之一事，卽呼羅珊（Khorasan）地方有叛亂，以報復奧美雅族之仇之舉，中國皇帝嘗援助之云。

### 第七節 阿拔斯朝回教之衰替

然阿利後裔享此勝利之賜者爲期甚暫。阿拔斯之君蓋僥倖而得位者，其爲治之道乃回教以前之舊派。阿利之薪傳既供其利用而償其所欲矣，於是此新教主遂進而勦滅阿利與法提馬之餘裔。

於是薩薩尼朝波斯之舊風及希臘人入侵以前之波斯舊風復顯然再現於世。自阿波斯朝繼位以來，海上之霸權已不復爲教主所有，西班牙及北非洲亦相繼失去，西班牙與美雅朝之餘裔在北非另建獨立之邦焉。回教之

重心已由大馬色越沙漠而移至美索不達米亞。阿布爾阿拔斯之繼位者曼蘇 (Mansur) 乃於昔日薩薩尼朝都城忒息豐之遺址附近建一新都，是爲報達 (Bagdad 亦作巴格達)。突厥人波斯人與阿剌伯人各爲酋長，其軍隊則依薩薩尼朝之陳法而改組之。麥地那與麥加至是僅爲瞻禮者之中心及信徒禱告時所朝之方向而已。唯阿剌伯語言頗爲優美，且爲可蘭經所應用，故繼續廣布，卒代希臘語言而爲全部回教世界中受教育者通用之語言焉。

阿布爾阿拔斯以後之阿拔斯朝君主，吾人不必多所敘述。報達與拜占庭在小亞細亞方面連年戰鬥，然無一能獲永久之勝利者，惟回教徒有一兩次遠侵至波斯福魯斯海峽耳。有僞先知摩坎那 (Mokanna) 者，自稱上帝，曾於一小時內激起風波；陰謀變亂更番迭起；然在今日，此等陳跡已如明日黃花之無色無臭矣。此外尙有一阿拔斯朝之教主，吾人須提及之，因其在神話上及事實上均關重要也，是爲哈琅阿爾喇斯奇德 ("Haroun-al-Raschid") 在位時爲七八六年至八〇九年。彼不但爲外表隆盛之帝國教主，且爲永垂不朽之小說中帝國教主，即天方夜譚中之哈琅阿爾喇斯奇德也。

賽克爾士 (一) 曾詳述其帝國之實況，茲引數段如次：『帝國朝廷雍容華麗而極其富裕；國都報達爲一商業極盛之城，圍繞巨大之政府，內設處理國務之公署，皆有定章，秩序井然；大學小學不一而足；凡文明各國之哲學家，學生，醫士，詩人，神學家莫不聯袂以至……各省都會亦飾有宏大之公共建築物，有神速之沙漠商隊及郵傳之制以聯絡之。邊防完固，烽火無驚；軍隊忠勇而有力；內外臣工誠信仁厚，忍苦耐勞。國威所播，自西里西亞之關塞以

至於亞丁，自埃及以迄於中亞，無不靡然向風。服務於政府中者有基督教徒，異教徒，猶太人及回教徒，不分畛域。陰謀篡位之徒，叛亂之將，詐僞之先知，似已絕跡於此回教國境中。人民熙來攘往，席豐履厚，至於革命饑饉之事至是寂然無聞……瘟疫疾病，則有皇家醫院及官醫爲之治療……至於處理政務，從前阿刺伯人鹵莽簡陋之方法已廢而不用，另以組織精密之諮議制度 (Divans system) 代之，此制度一部分創於羅馬人，大部分則取諸波斯之政制。郵政，財政，樞密，王室領土，司法，軍務，皆分設機關，由大臣百僚掌之。事務員，繕寫員，文牘員，會計員等成羣結隊，供職於此等官署中，日久之後，國王與人民不復能直接交通，政權遂漸落於官吏之手。皇宮與宮庭近侍，亦均仿羅馬波斯舊制。太監，嬪妃，禁衛軍，巡邏隊，傳達人，伶官，詩人，侏儒之儔，環侍教主左右，各就其地位高下竭力以博其歡心，遂間接分其心神，使不能專心勤勞於國事。同時東方商業甚盛，黃金源源流入報達城，更益以諸將官在小亞細亞印度，土耳其斯坦諸地掠奪所得之貢獻。伊喇克 (Iraq) 之收入，因有突厥奴隸及拜占庭黃金不絕之供給，益增富裕，報達本爲商業中心，萬商雲集，二者相合，遂產出一大羣擁有鉅資聲勢極盛之人，如將帥之子，官吏，地主，王室寵臣，商人等，皆屬之。此輩各從其興之所至而獎勵藝術，文學，哲學，詩歌等；大起第宅，上擬王侯，享用奢靡，競奇鬪勝，賄買詩人，游戲哲學，維持各派思想，興辦慈善事業，一言以蔽之，所有一切舉動，皆古今富人之所常行者也。

『吾嘗謂阿拔斯帝國當哈琅阿爾喇斯奇德在位時已現衰頹無能之象，讀者觀以上所述，既知帝國之秩序井然，政治修明，軍旅可用，財物豐富，或將疑吾言爲矛盾。其實吾所以舉此示人者，蓋欲證明阿拔斯帝國與回教中原來主要之部分相去已遠，且以昔日回教所破壞之諸國綴而合之，爲帝國之基礎耳，國內已無物足以動爲人民

首領者高尚之情，神聖戰爭已墮落而為劫掠之舉。教主已變為驕奢之皇帝或王中之王；政治亦由長老制變為官僚制。富裕之人驟失其對於國教之信仰。玄想之哲學與優美之生活起代可蘭經之正宗及阿刺伯人樸實之舊習，回教中嚴肅簡明之特質足以維繫帝國於不敝者，至是已為教主及其大臣所漠視……哈琅阿爾喇斯奇德即係沈湎於酒之人，其宮殿飾以鳥獸人物之雕刻。

『吾人乍睹阿拔斯帝國之強盛，未有不為之神移者；然轉瞬之間吾人即了然外苞雖美，而所含者實死文明之塵埃與灰燼也。』

〔一〕見回教國王最後之遺產一書。

哈琅阿爾喇斯奇德卒於八〇九年。當其死也內亂隨起，陷入混沌之境，二百年後，此間復有一大事發生，極為重要，是即突厥人自土耳其斯坦傾國南下是也，蓋突厥人時有大族曰塞爾柱 (Seljuks) 者為之首領，不但滅報達之帝國，亦且征服小亞細亞。又因由東北而來，遂能超越前此阻禦回教徒之大障礙托魯斯山脉焉。此等突厥人與四百年前玄奘所見者無大差異，惟此時已信奉回教，真可謂為原始之回教徒，使阿布伯克見之必倒屣歡迎無疑。回教之精神因之復振；教徒之心思復移向基督教而與之爭衡。蓋兩大宗教自回教徒中止前進及奧美雅朝衰替後，已成停戰之勢也。基督教與回教間曩昔之戰事，類皆邊境上之小衝突，而非綿延不絕之戰爭。至十一世紀時



方極其激烈云。

## 第八節 阿剌伯回教徒之智識生活

土耳其人與十字軍人之爲人，基督教國與回教國間大戰爭之開端，及至今未已情形，吾人於敘述之先，不能不注意當時阿剌伯語流行區域內智識生活之彌漫於昔日希臘文化盛行之地方者。蓋在穆罕默德以前數世中，阿剌伯之人心已如火之漸融，曾產生詩歌及宗教之討論；繼受國家及種族種種成功之鼓舞，乃如火焰爆發，燦爛光明，除極盛時代之希臘文明外，迨無有出其右者。彼實證之知識爲希臘人所創始而中道廢然者，阿剌伯人用新觀點及新精力循序而發展之。人類追求科學之傾向因之復興。吾人若以希臘人爲科學方法——即絕對不參私見，以極簡明之陳述及解釋，極確切之記載，盡量之批評出之者——研究實際事物之父，則阿剌伯人實爲其義父。近世之光明與能力，實受阿剌伯人之賜，非由拉丁途徑而來。

阿剌伯人因武功甚盛之故，乃與希臘之文學遺傳相接觸。其始所得者非希臘人之原著，乃敘利亞文之譯本耳。景教徒爲羅馬正教以東之基督教徒，其智慧與思想似較拜占庭朝中之神學家爲勝，所受普通教育之程度亦遠較西方探拉丁語之基督教徒爲高。當薩薩尼朝之末年，此輩頗受朝廷之優容，回教徒待之亦然。直至十一世紀土耳其人物興時方止。若輩對於希臘醫學多所保存，且並有所增益。奧美雅朝時，教主境內之醫士大都皆屬景教徒，其有學問者必有多人認承回教而心中無悔，亦未嘗變更其事業與思想，殆無疑義。亞理士多德之學問爲此輩

所保存於希臘文及敘利亞譯文中者不少。關於算學之文字亦富。其設備之完全使並世聖本泥狄克特或卡息奧多喇輩所有之資料，視之有愧色焉。來自沙漠間之阿剌伯人，其心思新穎活潑，銳敏好奇，受業於景教徒教師，所獲甚多，且改進其師說。

然爲阿剌伯人之教師者不僅景教徒而已，東方富庶之城市皆有同種之猶太人散布其間，自有其特異之文學及遺傳。阿剌伯人與之交相感觸而互蒙其利。阿剌伯人之知識爲之益增，猶太人之心思爲之益敏。猶太人之於語言素不拘守，在回教前一千年亞歷山大里亞之猶太人，卽用希臘語，至是凡在回教所及之地，若輩卽用阿剌伯語。猶太文字中最偉大之作品多用阿剌伯文著成，例如邁夢尼第 (Maimonides) 之宗教著作是也。阿剌伯文化中猶太之元素頗佔主要之成分，故吾人於此，殊難指明何者爲猶太人之止境，何者爲阿剌伯人之開端也。

此外阿剌伯人所受之激動，更有第三泉源焉，卽印度是也，算學尤特受其賜，惟在今日吾人殊以不能公平估量其厚薄爲恨耳。總之阿剌伯人之心思在最佳時期中實與梵文文學及印度觀念相接觸而大受其影響也。

阿剌伯人心思之活動在奧美雅朝已形顯著，至阿拔斯朝乃達於極盛之境。歷史本爲各種健全哲學及各種偉大文學之發端及中心，故最初阿剌伯之名著作家，皆爲歷史家、傳記家，及半史性之詩家。讀者既衆，欲於書中求娛樂，於是有傳奇小說及短篇故事隨之而出。及後讀書之事已非特別之造詣而爲治事者及良家子弟所必需，於是教育制度漸爲有統系之發展而教育文學出焉。當第九第十世紀時，回教國中不但有文法之書，卽鉅大之辭典及回教之語言學亦復層出不窮也。

回教世界中之有大學，早於西方約一百年，而以巴士拉（Basra），庫法（Kufa），報達，開羅，哥爾多巴（Cordoba）諸地爲中心，蓋由回教禮拜寺附設之宗教學校發展而來者也。諸大學之光明，遠射於回教世界以外，東西學子莫不負笈而來。基督教學生之來學者尤以哥爾多巴大學爲最多，阿刺伯哲學即由西班牙而傳入巴黎，牛津，及北意大利諸大學，西歐一般之思想莫不大受其影響焉。哥爾多巴之亞味洛厄茲（Averroes）即易蓬喇士德“Ibn Rushdof Cordoba”一二六年至一一九八年）實爲阿刺伯哲學影響歐洲思想之特出人物。彼將亞理士多德之學說另闢途徑以發展之，使宗教真理與科學真理劃然爲二，爲他日科學研究脫離神學自謀解放之先聲。另一偉人爲亞微瑟那（Avicenna）即易蓬息涅“Ibn Sina”，醫藥界之王也。（九八〇年至一〇三七年）誕生於阿刺伯世界他端布喀喇（Bokhara）地方，嘗往來於呼羅珊之間……當時亞歷山大里亞，大馬色，開羅，報達等處，抄書之業頗盛，九七〇年前後哥爾多巴一地有義學二十七所，爲教育貧民之機關。

塔折爾（Thatcher）及士威爾（Schwill）〔1〕有言：『阿刺伯人之算學，建設於希臘算學家基礎之上。阿刺伯數字之起源已不可考。在狄奧多理大帝時代，波伊悉阿斯（Boethius）曾用一種數字，一部分頗與人現今所用之阿刺伯數字相似。給爾貝（Gerbert）之弟子中，有一人亦曾用一種數字，與吾人現今所用者更相似，惟在十二世紀以前，尙未有人知用零號者，阿刺伯算學家穆罕默德易蓬母薩（Muhammad Ibn Musa）始發明之。彼亦爲始用十進法之人，並定數字位置之值。在幾何學方面，阿刺伯人於歐幾里德幾何之外增益不多，惟代數則爲其所特創。彼等又發展弧三角而發明正弦，正切，餘切，諸綫。其在物理學方面則發明鐘擺；在光學上亦多所致力。彼等

在天文學上亦有所進步。曾建天文臺數座；製儀器多種，至今猶通用之。又計算黃道角及歲差。其天文學上之知識，必甚豐富無疑也。

「在醫藥方面，彼等之進步，遠過希臘人。彼等嘗研究生理學及衛生學，所用藥物幾與吾人今日所用者完全相同。診治方法至今尚多爲吾人所應用。外科醫生已知用麻醉劑，施行極困難之手術。當歐洲人尙由教士用宗教儀式以治病而禁止醫術時，阿剌伯人已有真正之醫學。其於化學有優美之發端。發見新物質不少，如酒精，(一)苛性加里，硝酸銀，昇汞防腐劑，硝酸，硫酸之類……在製造方面，其式樣之繁美，與工作之精巧，獨步世界。各種金屬如金銀，黃銅，白銅以及鋼，鐵等，皆爲其製作之材料。編織方面，尤爲世界之最。玻璃陶器，品質精良。知染色之祕方，並能造紙。多種製革之方法，馳滿全歐。製造藥酒，精煉品，糖露，蔗糖，及名酒多種。嘗以科學方法從事於農田，灌溉制度亦善。深知肥料之價值，能審土性以播種百穀。園藝甚精，如接木，如取花果之新種等事皆優爲之。並從東方輸入樹木多種於西方，著有農事上之科學書籍。」

[1] 見 A General History of Europe.

(二) 酒精之爲物，普林尼 (Pliny) 在紀元後一〇〇年時已知之，而直名之曰「酒之精華」(Spirits of

Wine) 研究科學史者，可考 Campbell Brown 之 History of Chemistry，以校此書文中之失。

上述文字中有一點須特加注意者，即紙之製造是，蓋因其關係人類之智識生活甚鉅也。阿剌伯人造紙之智識似經由中亞，而得自中國人。歐洲人又從阿剌伯人而得之。前此歐洲抄書專用羊皮紙或埃及草紙，自阿剌伯人征服埃及後，歐洲草紙之來源遂絕。夫紙之出產不多，則印刷術無所用，而報紙及民衆教育之以書籍爲工具者，勢亦將有所不能。黑暗時代歐洲之黑暗，此殆爲重要之一原因，而出諸史家普通所衡定之外者也……

回教世界中之政治雖頗爲紊亂，然此種智識上之生活仍能進行不輟。穩定而且進步之國家雖至今尙爲全未解決之問題，然阿剌伯人始終未嘗努力於此；其政體處處皆現極端專制之特徵，恆受騷動，政變，陰謀，暗殺，之患。然在此種政客等人之競爭及罪惡之下，數百年間回教精神確能保持一般生活上之文雅及節制。蓋當時拜占庭帝國已委靡不振，不足以破壞此文明；東北方可畏之土耳其人雖漸得勢，然其進也甚緩。在土耳其未入侵之前，回教之智識生活固未嘗中斷也。或者此教私詡，以爲政治方面之軌道雖暴亂無道，而智識生活之進行仍能依然無恙。前此蓋自古以來各國科學與文學所特具之態度莫不如是。智識階級每不願與有力者爭衡。大抵皆具有柔順及委蛇之性質。或者彼對於自身始終未有把握。前此有理知有學問之人，始終不如狂信宗教者有自信之心及勇往之氣。唯此輩於最近數百年來，匯聚其確定之信仰而漸增其堅決之信心；久而久之，遂由民衆教育及民衆文學之發達而得操權之道，至於今日，此類人已頗能直抒所見，要求在人事組織中佔重要之地位，此誠前此世界史上

所未曾有者也。

### 第三十二章 基督教國與十字軍

#### 第一節 最衰落時代之歐洲

吾人已略述古代文明發祥地智識上之中興矣，茲再回視西歐世界之形勢何如。前者吾人曾述及羅馬帝國制度下西方經濟、社會、政治之如何破裂；第六第七兩世紀之如何紛亂與黑闇；在此風雨飄搖中，有人如卡奧多喇輩如何奮鬪，使人類學問保持其一線之光明。在此時代而欲敘述其國家與君主，實屬無謂。大概冒險之流或強佔堡壘，或盤踞一方，以統轄面積無定之區域。例如不列顛諸島為多數之君長所分裂，愛爾蘭，蘇格蘭，威爾斯，康瓦爾諸地間，皆有克勒特族之酋長互相爭雄，盛衰遞嬗。侵入之英人亦分為多數消長無常之『王國』，如肯德 (Kent) 威塞克斯 (Wessex)，厄色克斯，塞塞克斯，麥細亞 (Mercia)，諾森布里亞 (Northumbria)，東盎格力亞 (East Anglia) 等，莫不時動干戈。歐洲西部亦復大抵如是。有以主教而為國君者，如羅馬城之格列高里是也。亦有公爵或親王擁一城或數城而統治之者。羅馬城廣大之遺址中有半貴族性之稱雄者及其從人紛然盤據於其間。教皇於此，常執牛耳焉，然有時『羅馬城公』之權勢反凌駕其上。昔日之圓形戲場遺址至是已成爲私

有之堡壘，哈德良皇帝之大圓陵亦然。據其地而稱雄者及其黨人，恆於此舊都之傾圮街道中互相襲擊。哈德良皇陵在格列高里以後，改稱聖安極樂堡（Castle of St. Angelo），意即神聖天使之堡壘也。蓋格列高里因當時大疫流行於城中，往聖彼得教堂作禱告以祓除之，路經台伯河橋上，瞥見一天使立於黑暗之皇陵上，正韜劍於鞘，於是彼知彼之禱告必有效驗，堡壘之得名以此。聖安極樂堡當此混亂之時代在羅馬政事上佔一極重要之地位焉。

西班牙政治上之分裂亦不亞於意大利，法蘭西或不列顛；且其地之迦太基人及羅馬人之後裔即猶太人及基督教徒，猶是相仇不已。故當回教教主之勢力由北非洲向直布羅陀海峽橫掃時，猶太人即力助之以侵入歐洲。阿剌伯回教徒於七一年與柏柏人（The Berbers）合力戰敗西哥德人，柏柏人者，非洲沙漠間及山後腹地間游牧之塞姆族也。數年之後，西班牙全境盡入回教徒手中。

七二〇年，回教徒勢力已達庇里尼山，且自山之東端，突入法蘭西。斯時此種宗教征服高盧之易，頗似其征服西班牙半島然。然不久即遇一難破之物焉，即法蘭克人之新王國是也，此族在來因蘭（Rhineland）及北法蘭西鞏固其國基者蓋二百年於茲矣。

此法蘭克人之王國蓋法蘭西與日耳曼之先驅，其在歐西為阻止回教進行之藩籬，正如拜占庭帝國在托魯斯山外為歐東之屏障然。吾人於詳述此國之先，當略述其所自起之社會團體新制度。

## 第二節 封建制度

讀者對於歐洲西部在第八世紀時之社會狀況，須具一明確之觀念。西歐狀況並非野蠻。是時歐洲東部，猶在狃獠之境，其進步超出吉本所記普里斯卡使於阿提拉時之情形不遠。歐洲西部則不然，其狀況雖有文明崩頹，法治蕩然，道途毀壞，教育陵夷之象，然大部分人仍具有文明之觀念習慣遺傳等。時局紛亂，盜賊橫行，罪人無刑，處處荆棘。在此舉世擾攘之中，漸有一種新秩序之出現，吾人追溯及之，殊饒興趣。在近世，若遇社會分崩，各地或將結成團體，自爲守禦，合力恢復一種警察制度及一種具體而微之民主政治。而第六第七第八諸世紀西部帝國破裂時則不然，衆人觀念恆向衆人而不向團體，爲政治中心者，或爲蠻夷之酋長，或爲強大之主教，或爲曾任羅馬官吏之舊人，或爲廣擁土地之地主及世家望族之苗裔，或爲竊位攬權之奸人。凡離羣索居者即不安全。因此當時人恆被迫而附麗於他人以自保，尤願附於較己爲強之人。無依之人每擇境中最有勢最活動之人而依之，爲其附庸。自由民或墾地褊小之貴族，則擇較若輩爲強大者而附屬之。諸侯之附庸益衆，則其保護之能力（或其仇視之危險）益強。因此昔日西羅馬帝國所淪胥之混亂無法大海中，忽有政治結晶作用之發生。保護者與隸屬者之自然結合，發達極速而成爲一種制度，即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是也。至今俄羅斯以西之歐洲社會中猶有此種制度遺跡之可尋。

此種政治結晶作用之具有特別之形式及本身特有之規律亦甚迅速。高盧境內，當蠻族侵入羅馬帝國而爲征服者以前，此種制度已因時局不安而頗有進步。迨法蘭克人侵入高盧時，更攜一種制度以俱來，此種制度吾人於敘述馬其頓人時已提及之，且在北歐民族間分布甚廣，蓋爲酋長者每聚良家青年子弟爲其伯或尉，是爲隨戰



之扈從 (Comitatus) 侵入他邦之民族當然以大役小，以強凌弱，強者王而弱者侯，勝利之君長亦當然宰割其所得之地以頒給其從者。故封建制度之爲物，由日就衰替之羅馬帝國方面而得合羣互保生命財產之觀念，由條頓民族方面而得騎士制度，盡忠及效勞於其主人之觀念。前者爲封建制度之經濟方面，後者則爲義俠方面也。

以封建制度之結合與物體之結晶相比擬，最爲切合。史家試察第四第五兩世紀西歐混亂之消長，將見首領之下有附庸，附庸之下有從者，其發展之形式有如金字塔然，爲首領者或互相排擠，或互相分歧，有時瓦解，有時融和。「吾人」之「封建制度」一語，爲便利計耳，若謂其含有統系之意味，卽爲失當。封建制度雖在極發達之時期，亦絕無統系之可言。其爲物也實一種略具組織之混亂耳。各地所流行者頗不相同，故無怪各封土間各有其特異之習慣。惟盎格魯諾曼底人之封建制度，在十一世紀與十二世紀時形式上極其完備，事實上亦極其一致，當封建制度盛行時代，在如此廣大區域中而有此種現象可稱獨步……

『封建制度之關係以封土 (Fief) 爲基礎，所謂封土，通常皆屬土地。然亦有以他物爲分封之資者，如職位也，金錢貨物之收入也，徵稅之權利也，開設磨房之權利也等皆是。受封土者隸身於其主人而爲其附庸 (Vassal)；跪於爲主人者之前，伸兩手於其主之手中，許以忍心而爲之服務……附庸之能保有其封土而享其權利者，卽在其能誠實履行此種種臣時所允負之義務。彼果能盡其義務，則彼及其子孫永得以封土爲其財產，對於佃戶，亦不啻爲實際上之地主。稱臣受職之禮節，爲封建制度契約之起點，兩方所負之義務普通無特別之規定。但就當地之慣例決定之。附庸所負之義務，其細目在封建區域中隨地而異。然大體可分爲二類，其一爲普通者，其一爲特別者。凡

能歸入效忠於主人，爲主人謀利益，爲主人守秘密，洩漏敵人之計畫，保護主人之家庭等等觀念中者，皆屬第一類。至於特別之義務較易明定，每根據地方慣例而得正確之範圍，有時且筆之於書。就中最著者爲從軍之義務，包括應召出兵，甲冑須具特別形式，及從軍時期之長短等。此外亦有包括防守主人堡壘，或自守堡壘以適應主人計畫而防護其采邑者。

〔就理論上而言，封建制度以封土網羅歐洲，下自領費之騎士，上至奉天承運之國王，自小而大，層次井然也。……〕

〔一〕見大英百科全書封建制度條。

然此乃理論之加於已成之事實上者耳。封建制度之實體，乃自由意志上之合作也。

『有言封建之國乃私法僭奪公法地位之邦。』然毋寧爲公法失其效而消滅，於是私法乘虛而入起而代之，較爲近真耳。公衆之義務已變爲私人之責任矣。

### 第三節 墨羅溫王朝時代之法蘭克王國

吾人前已述及羅馬帝國之破碎山河內有各蠻族王國之建設，類皆脆弱而不能持久。西班牙有蘇匯維，西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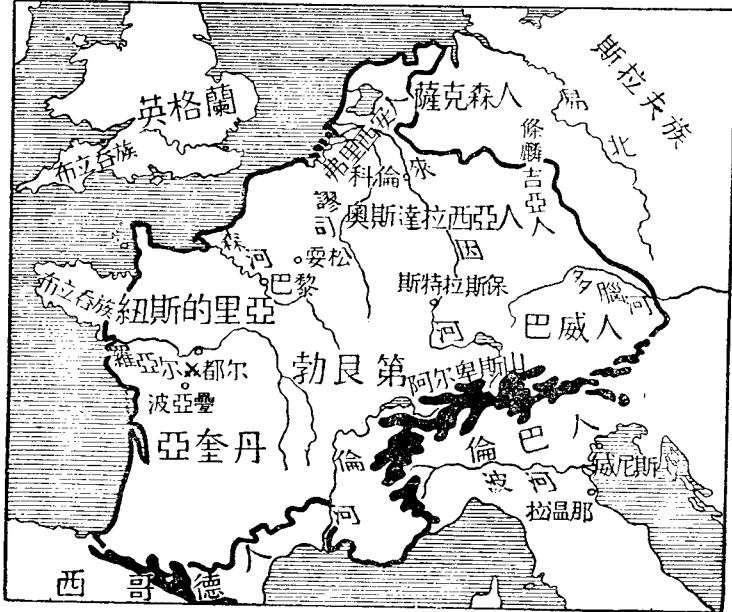
德諸族之王國，意大利有東哥德王國，東哥德人既爲查士丁尼所逐，有意大利倫巴族王國於意大利大疫後繼之而興。法蘭克王國亦此類強大之蠻邦也，肇基於現今比利時所在之境，向南發展以達羅亞爾河（Loire R.），惟其國力之強及團結之固，遠勝他族。誠舉世擾攘中湧出之第一個真正國家也。其後遂成爲廣大而有銳氣之政治實體，近代歐洲之兩大強國法蘭西及日耳曼帝國卽由此孳乳焉。建國之君曰克羅維斯（Clovis）（四八一年至五一一年），其始不過比利時境中之一小王耳，迨至末年，國之南境幾達庇里尼山矣。彼分其國於其四子，然法蘭克人統一之習相沿不改，當時雖有鬪牆之關，而國家返因之合而不分。然有一極重要之分裂發生其間，蓋入居羅馬高盧之西法蘭克人，征其所征服之民習得一種駁雜之拉丁語，遂化於羅馬；至於來因蘭之法蘭克人則仍保持其下日耳曼語也。言語不同，在文明程度低下之時，每能在政治上生極強之影響。一百五十年間，法蘭克人之世界分裂爲二，一爲紐斯的里亞（Neustria），卽法蘭西之雛形，操一種類似拉丁之語言，卒成今日吾人所見之法語。一爲奧斯達拉西亞（Austrasia），卽來因蘭也，則仍操日耳曼語。(11)

(11) 法蘭克人與斯瓦比亞人（The Swabians）及南日耳曼人相異，而與盎格羅撒克森人相近蓋其所操者爲下日耳曼土語而非高日耳曼土語也。其語言與下等德意志語及盎格羅撒克森語相似，爲荷蘭語及佛來銘語之母。實際上凡未受拉丁化之佛蘭克人卽成爲佛來銘及荷蘭南部之荷蘭人，（北荷蘭至今猶守弗黎斯人——卽盎格羅撒克遜人——之舊）受拉丁化之法蘭克人及勃

良第人在第七世紀至第十世紀間所用之「法語」極與瑞士境內之羅馬語相似，可考諸舊籍中之陳跡而知之。——H. H. J.

克羅維斯所建之朝代曰墨羅溫王朝 (The Merovingian dynasty)，衰頹情形茲不細述。奧斯達拉西亞有一種朝臣曰宮中執政者 (Mayor of the Palace)，漸攬大權而以國君為傀儡，其經過情形亦不及詳陳。第七世紀中宮中執政之職成為世襲。候斯答爾之不平 (Pepin of Hersthal)，奧斯達拉西亞之宮中執政也，於六八七年征服紐斯的里亞，而統一法蘭克人。七一四年其子查理馬忒爾 (Charles Martel) 繼之，仍襲宮中執政之稱號。(微弱無能之墨羅溫王朝諸君主，吾輩於此可等閑視之。) 阻止回教徒之前進者，即為此入。當時回教徒已遠達都爾 (Tours)，彼始與之相遇，七三

查理馬忒爾時代之法蘭克領土



西哥德

二年與之戰於都爾與波亞疊 (Poitiers) 之間，大敗之而奪其氣。此後，庇里尼斯山永爲回教徒極遠之界，不能越雷池一步而入西歐焉。

查理馬忒爾分其權於其二子，有一子辭其父而入寺爲僧，其他一子丕平遂爲獨一之主。絕克羅維斯後裔之祚者卽爲此人。彼遣使問教皇誰爲法蘭克人之真主，擁有大權之人乎，抑首戴王冠之人乎；時教皇方欲得奧援以自重，乃決偏祖宮中執政。丕平於是遂在墨羅溫王朝都城粟松 (Soissons) 地方由法蘭克貴族大會選之爲國王，沐膏而加冕焉。時七五一年也。彼所統一之法蘭西——日耳曼國，經其子查理曼 (Charlemagne) 之統治益臻鞏固。至其孫路易去世時（在八四〇年），法蘭西與日耳曼方復裂爲二，爲人類之大殃。法蘭克人之分裂，弄種族不同或性情殊異之故，僅因語言及習俗稍有出入耳。

昔日紐斯的里亞及奧斯達拉西亞之分裂至今向日進不已，而釀成悲慘之結果。至一九一六年而舊日紐斯的里亞與奧斯達拉西亞之衝突重現於戰爭。是年八月，本書著者嘗親往粟松過一臨時之木橋，蓋恩河 (the Aisne) 戰後爲英軍所造以通市之中心與聖麥達 (St. Médard) 之近郊者。上張布幔，以障行者，以免爲河曲越壕狙擊之善射德軍所見。彼偕導者過一原野，方沿一果園之牆而行，有一彈來自德軍，在園中爆發。於是彼趨於被轟之所而觀之，其建築位於古時聖麥達寺舊址之上，此寺蓋卽墨羅溫朝最後王被廢之所而丕平加冕之處也。古寺之下有地窖，極合戰壕之用，蓋其時德軍前線已近在數百碼之外矣。短小精悍之法國少年兵士，造飯休憩於其間，而墨羅溫朝諸王藏尸石棺之中間，是時亦爲兵士睡眠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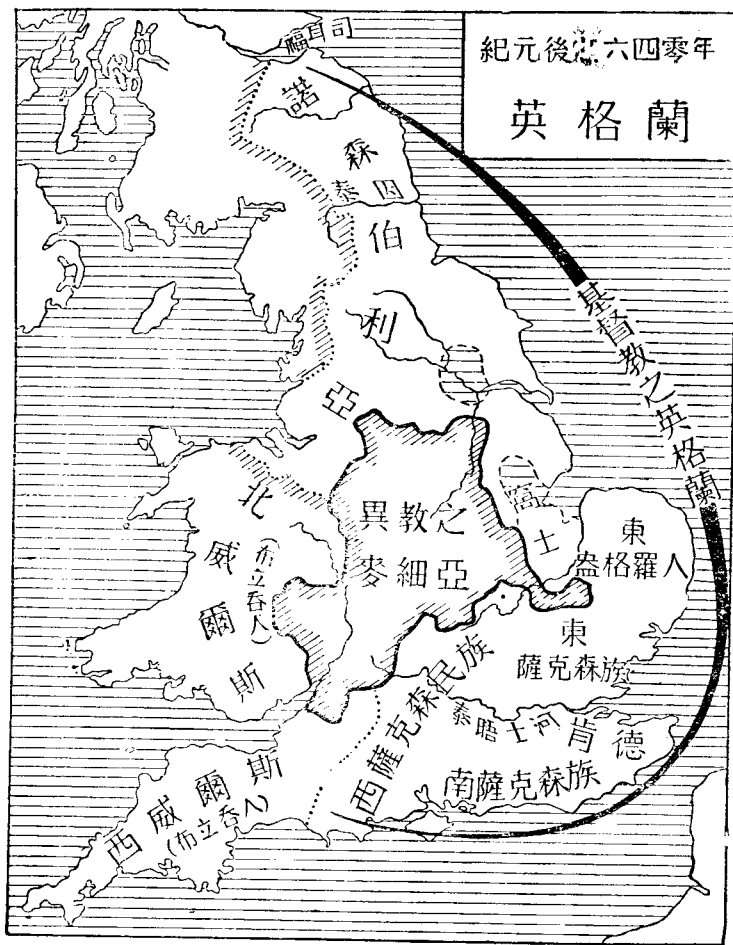
## 第四節 西部蠻族之化於基督教

查理馬忒爾及丕平王所統治之人民，文明程度隨地不同，相去頗遠。西南兩方以拉丁化而奉基督教之克勒特族為主體；中部，則有略受基督教同化之日耳曼族，如法蘭克人，勃艮第人，阿勒馬尼人等；西北則有仍奉異教之佛里西安人 (Friscans) 及薩克森人；在其東者則有巴威略人新由聖蓬尼非斯 (St. Boniface) 之力而改信基督教；再東則爲信奉異教之斯拉夫人及阿乏爾人。日耳曼民族及斯拉夫民族之異教，與希臘人之原始宗教頗相似；蓋注重在人之宗教，神廟祭司犧牲等所佔之地位頗不重要。其神似人，爲一種威力超凡之「學校中尊長」，對於人事恆加以率性而不循規律之干涉。日耳曼人之倭丁 (Odin) 與羅馬天神朱匹忒相當，叨爾 (Thor) 與戰神馬斯 (Mars) 相當，夫累雅 (Freya) 與愛美之神維那斯 (Venus) 相當，餘可類推。在第七第八兩世紀中日耳曼及斯拉夫諸族改信基督教之跡進行不稍衰焉。

於此最堪注意者，即在薩克森人與佛里西安人間最熱心而最著成效之傳道者皆來自英格蘭是也。基督教曾兩度植於英倫三島。當不列顛爲羅馬帝國之一部分時，已有此教。如聖阿爾班 (St. Alban) 鎮卽因殉道者聖阿爾班而得名，又凡至坎特布里參觀之人，幾莫不一謁聖馬丁教堂。基督教徒自不列顛向西越過羅馬帝國之疆界而入愛爾蘭，吾人前已言之，——主要之傳道師爲聖巴特里克 (St. Patrick) ——此外尙有一種猛銳之寺院運動如聖科蘭巴 (Columba) 之名及愛奧那 (Iona) 之宗教根據地等，皆與之有關者也。第五第六兩世紀中，信奉

異教之英人來此，遂使初期之愛爾蘭教會與基督教之主體隔絕。第七世紀時，英人亦為基督教之傳道師所感化，北部之傳道師來自愛爾蘭，南部則來自羅馬。來自羅馬者為教皇格列高里所遣，時當六世紀末年。相傳教皇在羅馬市場上見有英國青年之出售，唯此輩青年何由至此，吾人殊難索解耳。英童貌頗端正秀美。教皇問之，答謂係盎格羅人 (Angles)。教皇乃曰：「假使此輩得有福音，則不復為盎格羅人而將為安琪兒矣。」

傳道之進行終七世



紀之世而不輟。至此世紀末造時，英人已大都改奉基督教，維中部王國麥細亞尙堅拒教士而守其古教舊儀耳。新奉基督教之英人在學問上進步甚速。英格蘭北部諾坦布里亞王國中之僧院，變爲光明與學問之中心。塔蘇斯之狄奧多爾 (Theodore of Tarsus) 爲坎塔布里最古大主教之一。(六六九年至六九〇年) 當「歐洲西部全不知希臘語爲何物時，狄奧多爾弟子中已有精通之者。僧人之績學者甚多。最著名者曰比德 (Bede) 世人以可敬之比德稱之(六七三年至七三五年) 蓋泰因 (Tyne) 河上查洛 (Tarrow) 之僧人也。僧院中有僧六百人，皆爲其弟子，此外並有遠方負笈來學者。彼漸通曉當世之各種學問，去世時遺著四十五卷，就中以英格蘭宗教史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ngland) 及約翰福音之英文譯本最爲重要。其著作馳名遐邇，風行於歐洲之全部。彼用基督降生之年爲紀年之標準，基督紀元之通行於歐洲，實其著作之力也。諾坦布里亞以僧院及僧人爲數甚多之故，其文明在當時遠勝英格蘭之南部焉。〔一〕

〔一〕見 Thatcher and Schwill 之 "A. General History of Europe".

第七第八世紀中，英之傳教師頗致力於法蘭克王國之東境。重要人物中有聖蓬尼非斯 (六八〇年至七五五年) 者，生於得文郡 (Devonshire) 之克來的敦 (Credion)，弗里西安人，條麟吉亞人 (Thuringians)，赫息安人 (Hessians) 等，皆爲其所化而改奉基督教，後殉道於荷蘭。



英格蘭與歐陸上之雄主每利用基督教以統一其征服所得之區域，基督教遂變爲志在兼併者之前驅。非洲之烏干大在合併於不列顛帝國之前，血戰奮鬪之日，卽係如是。七六八年，不平去世，其二子查理兄弟平分其王國。七七年，兄弟中去世者一人，查理遂爲蒸蒸日上之法蘭克王國獨治之主（七七一年至八一四年）。此查理卽歷史中著名之查理大帝或查理曼也。其生平頗爲後人所鋪張揚厲，與亞歷山大、朱理亞、愷撒等相同。彼自視其侵略之戰爭爲宗教戰爭。歐洲西北部之地爲現時大不列顛、法蘭西、德意志、丹麥、挪威、瑞典諸邦所在者，當九世紀時實爲新舊信仰苦戰之場。有舉國屈服於武力而改奉基督教者，正如百年前阿剌伯、中亞及非洲諸地屈服於回教兵力者然。

查理曼明火執劍以宣布基督福音於薩克森人、波希米亞人、遠達多瑙河畔今之匈牙利境；更經今之達爾馬提亞而傳播基督教於亞得里亞海沿岸一帶地，並驅回教徒於庇里尼斯山外，至巴塞羅納而止。

且彼庇護自英格蘭威塞克斯出奔之愛格伯（Æthelbert），不久並助之爲威塞克斯王（八〇二年）。查理曼嘗征服布勒塔尼之布立吞人，愛格伯則平定康瓦爾之布立吞人，查理曼卒後彼並繼續征戰，卒爲奄有英格蘭全土之第一人（八二八年）。

然查理曼攻擊異教最後之中堅，乃遇強烈之反動。英人之受化於基督教者，已失其由大陸攜來之海上習性，而法蘭克人此時又未習於航海之術。查理曼之基督教宣傳既趨向北海及波羅的海沿岸諸地，異教徒遂被逐入海。出沒於法蘭西北岸及改信基督教之英格蘭間，劫掠侵伐以報復基督徒之虐待。此等信奉異教之薩克森人與

大陸上之英人及同種之丹麥人挪威來人，在英國史中是爲丹人（Danes）及北蠻（Northmen）。又稱外輕人（Vikings），外輕人者，海灣間人之謂，因其來自斯干的那維亞海岸之深灣間故名。其至也乘長黑之扁舟，不恆用帆。吾人所有關於此等人入侵及戰爭之事跡多得自基督教徒之記載，故吾人所知者多爲若輩殘殺蹂躪之事實，而查理曼虐殺異教同胞之殘酷則罕述焉。此等異教徒極恨十字架與僧尼。恆以焚燒寺院屠戮院中人爲快。

自第五世紀至第九世紀，北蠻因嫻於航海之術，膽氣益壯而侵掠所及之區亦益廣。若輩冒險於北方諸海中，循至冰封之格林蘭海岸成爲若輩習游之處，在第九世紀之際在美洲且有居留地焉（當時一般歐洲人尙絕不知有美洲也）。在第十世紀及十一世紀中，其歌謠始在埃斯蘭地方筆之於書，爲數不少。彼輩觀察世界恆以勇敢之冒險事業爲歸。撲海馬，擊巨熊，捕長鯨，爲其日常之生活。其想像中常有一巨而且富之城，殆屬一種羅馬與拜占庭之混合物迴翔於其間。若輩名之曰，「邁克拉加得」（Meklagard），猶言邁克爾之宮也。此邁克拉加得之磁力，引北蠻後裔南向地中海而趨，其途徑有二，卽從西與從波羅的海越俄羅斯而來是已，後當詳論之。其同種之瑞典人，亦取道於俄羅斯。

當查理曼及愛格伯在世之日，彼北蠻猶不過劫掠之羣。迨九世紀末年，其劫掠漸變爲有組織之入侵。當時英格蘭對於基督教之信仰尙有未臻鞏固者，頗與入侵者表同情而爲之助，尤以麥細亞一地爲甚。八八六年，丹人在英格蘭得地不少。英王亞勒弗烈（Alfred the Great）與其首領古斯倫（ Guthrum）定約，認承其征服地曰「丹人區」（Dane-Law）者之統治權。九一二年，另有一遠征隊由洛爾夫（Rolf the Ganger）領之，建設於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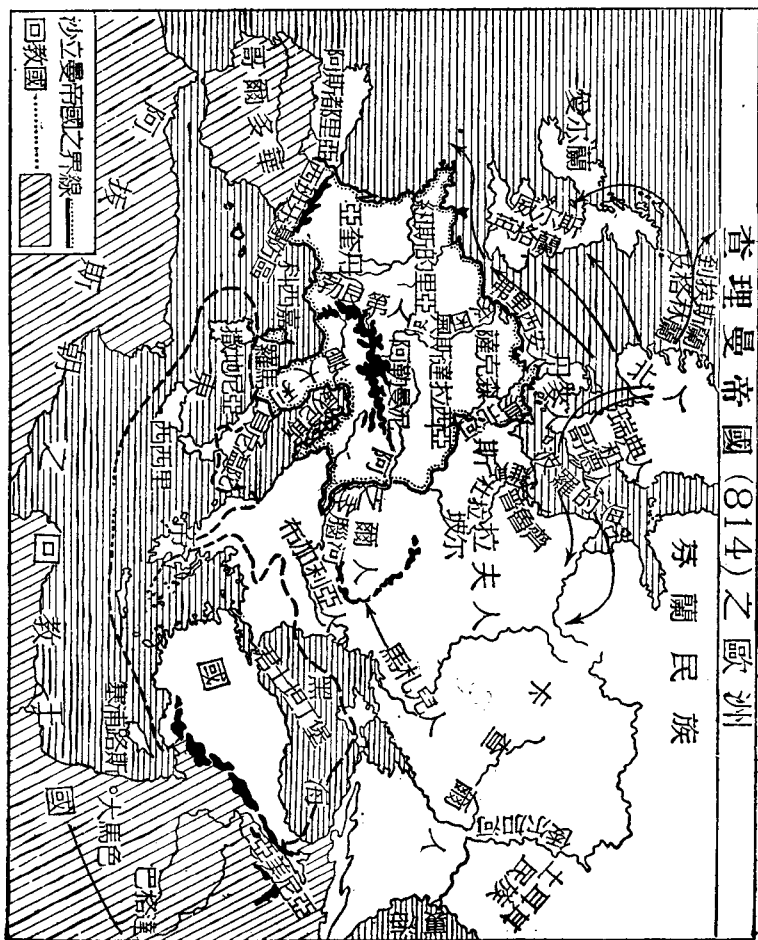


## 第五節 查理曼爲西歐之皇帝

羅馬皇帝之遺風，至查理曼而復起於歐洲。當是時，羅馬帝國已過去而衰朽，拜占庭帝國亦零替不堪。教育與民智程度甚低，具有創造力之新政治觀念幾有不能發生之勢。綜觀全歐，欲求如紀元前五世紀時雅典文學中新鮮活潑之構想，實難得其什一。當時已無人能利用新機會，亦不能想出一種政治上之新方法而加以組織。國定之基督教久已失其生氣，習忘其所自出之耶穌教訓。羅馬教會僅知固守其教皇之尊號，而放棄其建設天國之使命。專心致志於恢復地上羅馬帝國之光榮，視爲應襲之遺產。教會本身已成爲政治團體，利用愚民之信仰與需要以促進其計畫之實現。歐洲之進行，或爲往跡之模仿，或爲舊事之重提，完全輾轉於前車覆轍之中。自查理曼以還，凡一千一百年間，各系皇帝此與彼仆之陳跡，充斥於歐洲史中，如神志昏亂者所生之幻想然。吾人對於歐洲思想發達，眼光擴大，權力增長之歷程將略述其梗概。唯此歷程之進行每超然於當時政治形式以外，進行不已，卒舉此形式而完全破碎之。自查理曼起，直至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一八年之流血奇禍止，凡十一世紀，其間步武羅馬皇帝者項背相望，歐洲有如一繁劇之大工場，爲此類夢魂顛倒之主所有，若輩有時爲無足輕重之人，有時逞其妄行釀成巨禍。吾人或可進一步言，此期之歐洲，殆如中魔術而生動之殭屍。羅馬帝國跚跚匍匐，被擯於舞台之外，重現於舞台之中，吾人若再將此影響移前一步，則操有魔術而使此殭屍活動者非他，即羅馬教會是已。

且也，此期中宗教首領與政治首領之間始終有一種競爭以謀得此殭屍而控制之。聖奧古斯丁上帝之城一

書中所蘊之精神吾人已注意及之。查理曼即嘗誦讀是書之人也。以彼之文學造詣而論，或由他人代為讀解亦未可知。彼殆以為此基督教帝國，實由大皇帝如彼自身者秉教中之正道以統治而維持之。甚至教皇亦在其治下。唯羅馬城對此復活之帝國，觀點稍異。此間所持之見解，以為信奉基督教之皇帝應由教皇施以沐膏之禮而指導之。



教皇並有權可以驅之於教會之外而廢立之。此種相歧之見解，在查理曼時代已頗顯著。以後諸世紀間遂愈趨愈烈矣。

帝國復活之觀念發生於查理曼之胸中者其由來甚漸。其始，彼所統治者不過其父所遺之法蘭克王國而已，彼之全力所萃者，在乎與撒克森人及巴威略人競爭，與居此二族之東之斯拉夫人競爭，與西班牙之回教徒競爭，及平定國內之各種變亂。彼又與其岳父倫巴王不睦，而征服倫巴底及北部意大利。倫巴人之建國於北部意大利，吾人前已言之，約在五七〇年左右，蓋當大疫流行之餘，東哥德諸王為查士丁尼傾覆之後。此等倫巴人實偏處此，常為教皇之患，故不平在位時，教皇與法蘭克王已有聯盟之舉。至是，查理曼完全征服倫巴底（七七四年）置其妻父於僧院中，且於七七六年遠挾其餘威，逾現代意大利之東北境而入達爾馬提亞。七八一年，彼使其子名不平者入羅馬城加冕為意大利王，不平先其父而卒。

七九五年，利奧第三（Leo III）任教皇，自始似即有立查理曼為皇帝之意。先是，拜占庭朝廷本有一種範圍無定之權力在教皇之上。強幹之皇帝如查士丁尼輩，每能屈伏教皇使之赴君士坦丁堡覲見，優弱之皇帝亦常足以擾教皇，唯無甚影響耳。拉特藍（Lateran）〔一〕宮中久欲在政治與宗教兩方面皆與君士坦丁堡分裂，而欲反抗君士坦丁堡之權力，非借助法蘭克人不為功。故利奧第三即位之初，即以聖彼得墓之鑰及旗幟一面送往查理曼，為意大利王在羅馬城中握有統治權之標幟。不久教皇來求查理曼之保護。蓋教皇在羅馬頗失人心，在街上巡行時曾為人所擊而受非禮之待遇，乃遁走日耳曼（七九九年）。愛因哈德（Eginhard）言彼之目被挖，彼之舌

被割；唯一年後，彼之目及舌似又復原。八〇〇年，查理曼攜之還，並復其位焉。

〔一〕拉特藍宮爲早期教皇之居處，在羅馬城中，後來教皇移居法迪坎宮（The Vatican）。

此後有一極重要之事發現。八〇〇年之聖誕日，查理曼在聖彼得教堂中作禱告，時教皇已準備一切，於帝起立時，即手捧皇冕，加諸帝首，歡呼之爲愷撒及奧古斯都。民衆和之，歡聲雷動。據查理曼之友人及作傳者愛因哈德言，則新帝未嘗以教皇利奧此舉爲快心之事。愛氏謂假使帝早知此事者，則「雖時逢盛節，亦不願進此教堂矣。」彼欲自稱皇帝殆無可疑，然彼顯不願由教皇立之。其時君士坦丁堡之統治者爲女帝愛里尼（Irene），查理曼意欲娶之爲后，以便自爲東西兩帝國之共主。至是不能不受利奧第三所贈之帝號，而與君士坦丁堡之關係遂疏，羅馬與拜占庭之教會亦從此分離矣。

其始拜占庭雅不願承認查理曼之帝號。八一〇年時，拜占庭帝國忽遭大變。皇帝奈塞福刺斯（Nicephorus）爲異教徒布加利亞人之王克魯謨（Krum）（八〇二年至八一四年）所領之部衆擊敗而死，其顛骨克魯謨用之爲飲器。巴爾幹半島之大部分皆爲此輩所征服。（布加利亞民族國家之成爲固定政治單位，幾與英人同時）拜占庭既遭此不幸，遂失其舊時之地位，不復能與復活之西方帝國相抗。八二二年，拜占庭使臣卒承認查理曼爲皇帝及奧古斯都焉。

於是在四七六年死於鄂多瓦手中之羅馬帝國，至八〇〇年復活而爲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其實力在亞爾卑斯山之北，而其觀念之中心則爲羅馬城。故所謂神聖羅馬帝國自始卽爲一種分裂無定之威權，一種要求與理論而已，非實際上必要之物也。日耳曼刀劍之聲常踰阿爾卑斯山而響及意大利，意大利之傳教團與教使亦常跋涉此山而北行。然日耳曼人終不能久據意大利，蓋境內自經殘破以來，未嘗收拾，以致穢積不宜，鬱成瘴癘之氣，非日耳曼人所能堪也。羅馬城中及其他意大利諸城中，則有一種古代遺風餘燼之復燃，依於昔日之貴族共和，皇帝與教皇則均在其仇視之列也。

## 第六節 查理曼之人格

查理曼之爲人，雖有與彼同時之愛因哈特爲之作傳，然其性質與人格何似，仍難想見也。愛氏文筆頗不生動，雖列舉特點甚多，然皆不足以使查理曼再活躍於紙上。彼言查理曼身材修長，聲音微弱，鼻長，雙目有光。「顫圓」（吾人不明其何所似）髮『蒼白』頸短而粗，『腹部隆起』披羅馬長衫，以銀色爲緣，足穿短襪，繫以襪帶。彼有青色袍，常佩劍，劍匣與劍帶以金銀爲之。其爲人極爲活動，令人想見其舉止之敏捷。彼雖頗好女色，然軍務政事之進行絕無妨礙。妻妾及外婦甚多。好運動，喜隆重威儀及宗教禮節，頗慷慨。其活動之方面甚雜，思想上之事業亦甚偉大，其自信力之強令人憶及德國前皇威廉第二；斯二人在模仿愷撒之歐洲皇帝中，一爲開幕者，一爲收場人，自今以後，或可永絕於歐洲乎。



其內心生活爲愛因哈德所記載者，頗饒興趣，因其所述者不僅爲一奇異性質之片段，且足見當日智慧程度之一斑也，彼或能讀書，進食時恆以『聽音樂聆誦讀』爲事，然獨不能書，『彼常置抄本及小板於枕下，暇時每學書，然習之已晚，進步殊微。』惟彼眞具有崇尚學問，求知知識之誠意，嘗竭力招致文人學士於其宮中。其中之一爲英人阿爾琴(Alouin)，績學士也。當日學者當然盡屬教士，蓋舍是別無博學之人也，故若輩之告帝者頗具教士之色彩。皇宮嘗在愛斯拉沙伯(Aix-la-Chapelle)或馬因斯(Mayence)，每年冬季，在宮中設一奇特之機關，名曰『學校』，聚左右博學者於斯，屏去一切塵世地位之思想，各取古代作者或聖經中之名以自名，從事於神學與文學之討論。查理曼自稱『大衛』。彼對神學知識頗有所發揮，『並從其子』(Aligoue)一語之加入尼亞西亞教條，卽出自帝力，此語既加，卒使拉丁教會與希臘教會裂而爲二，惟彼心中是否存有分裂之念，實大可疑。蓋其爲此，亦如德皇威廉第二之好作樂譜及繪畫而已。(二)且其所採用者原爲一西班牙之修正語也。

(二)此語之增加爲利奧第三所反對。『在帝與教皇之通信中，教皇具一種政治家之寬大態度，而帝則反變爲胸懷成見感情用事之教士。』見吉本書第六十章。

彼之組織其帝國，無甚可述。彼過於忙劇，少寧居之時以考量其繼承者之性質或政治安定所需之條件。於此有一點頗堪注意者，彼嘗特別訓練其子路易(Louis the Pious)(八一四年至八四〇年)，以備從神壇取皇冕

而自加之於身。然路易素以誠篤著稱，卒因教皇反對不敢遵守其父之教訓也。

查理曼之立法頗受誦讀聖經之影。彼讀聖經既久，知之甚悉。當彼加冕爲皇帝後，即命其國民年在十二歲以上者重作效忠之誓，且不但爲良好之子民，並應爲良好之基督徒，此舉頗可表現帝之特性。凡拒絕洗禮或已受洗而反悔者，罪當死。帝頗獎勵建築，嘗從意大利召建築家多人，大都來自拉溫那，至今凡游來因關者目睹窩牧（Worms）科倫（Cologne）及其他各處之拜占庭式建築，無不爲之快心，蓋大都出於此等建築家之手也。帝又建大禮拜堂及僧校多處，竭力提倡拉丁古文之研究，於教堂音樂尤雅好之。其操拉丁語及了解希臘語之能力如何，至今尙屬疑問。彼所用者或係近法語之拉丁耳。至其所素習者則爲法蘭克語。彼曾搜集古代日耳曼之歌謠故事，其嗣皇路易因其屬於異教徒者，故毀棄之。

帝嘗與報達阿拔斯朝教主哈琅阿爾喇斯奇德通音問，此回教主殆亦不因帝之嚴厲處置西班牙與美雅朝阿刺伯人而與之失和，吉本以爲『此種公牘之往來，出於虛榮心』且因『二主所處，相距遙遠，故無利害衝突之可言』。唯當時東方有拜占庭帝國介於其間，西方有獨立之西班牙回教國，大平原上復有土耳其人爲兩國公有之患，凡茲三者皆足爲二主攜手之理由。吉本云，哈琅阿爾喇斯奇德遣使贈華帳一幕，漏一具，象一頭，及聖陵之鑰，於查理曼。就末項贈品觀之，薩拉森君主似已承認查理曼爲彼邦基督徒及基督教財產之保護者。史家中有人公然宣言當時確有規定此事之條約云。

## 第七節 法蘭西人與日耳曼人之分立

查理曼帝國，至其嗣王路易而告終。仍復昔日分崩之舊。高盧境內拉丁化之克勒特及法蘭克兩族至是漸成爲法蘭西，唯是時內部破裂爲公侯之國，所謂統一，不過在名義上而已。介於萊茵河及斯拉夫民族間，操日耳曼語之民族亦始爲相同之發展，而成日耳曼，境內分裂，較法蘭西尤甚。他日有一真正之皇帝在九六二年再現於西歐，彼已非復法蘭克人，而爲撒克森人，日耳曼境內被征服之民族竟一躍而爲主人矣。

第九第十兩世紀之事蹟，如聯盟，詭計，要求，征服等等，茲不詳敘。總之無法律，尙戰爭，爭權力而已。九八七年，徒擁虛名之法蘭西王國，由喀羅溫朝 (Carolingians) 查理曼最後後裔之手入於卡佩休 (Hugh Capet) 之手，而新朝興焉。是時國內諸侯大都獨立，每因細故而向王宣戰。例如諾曼底公之領土，即較卡佩休之領土爲大而且強。國王徒擁虛名之法蘭西，其惟一之統一非他，即在乎各大省皆決不願併於一國是也，不問其爲日耳曼皇帝或爲教皇，法蘭西除受此種公意指示而產生之簡單組織外，殆如一五光十色之花磚，由多數獨立之貴族鑲成之。此時代，實爲建築堡壘，遍地私戰之時代。

十世紀時羅馬城之情狀，幾不能以言語形容。查理曼帝國既已衰替，教皇遂失其保護者而受拜占庭及薩拉森人之恐嚇（時西西利已爲薩拉森人所取），羅馬城中，又有難馴之貴族實逼處此。其最有勢力者爲提奧多喇及瑪洛西阿 (Theodora and Marozia) 二女人蓋母女者也。(一) 後先相繼佔據聖安極樂堡。提奧多喇之夫貴族

提奧非拉克特 (Theophylact) 并奪教皇之政權。此二女人皆勇悍不羈，放蕩無度，不減當時之男子，史家尤詆之，謂其不德實十倍於男子云。馬洛西阿曾於九二八年執教皇約翰第十而囚之，約翰第十不久即死於其手中。馬洛西阿乃以己之私生子爲教皇，稱約翰十一。繼約翰十一而登聖彼得之座者爲約翰十二，蓋馬洛西阿之孫也。吉本殆不忍紀述約翰十二之舉止與行爲，故掩以拉丁文之小註。迨九六二年，(一)日耳曼新皇帝鄂圖阿爾卑斯山而入意大利，行加冕禮時乃廢之。

(一)吉本更舉出另一提奧多喇，爲馬洛西阿之姊妹。

(二)此時期頗爲混亂。可據之著作爲 Grezotarius 之 History of the City of Rome in the Middle Ages。約翰第十之得爲教皇，出於其外婦大提奧多喇之力。然竟有「當時第一流政治家」之目。彼以九二八年因馬洛西阿之故而失位，約翰十一以九三一年爲教皇，(九二八年與九三一年之間，尚有兩教皇間之)。蓋馬洛西阿之子，大概爲教皇塞澤阿斯第三 (Sergius III) 所生。九三六年約翰十一死，約翰十二未嘗直接繼承其位。中間蓋有教皇多人間之，迨九五五年約翰十二始爲教皇。—— E. B.

由此而臻於重要之新撒克森帝系，肇始於亨利 (Henry the Fowler)，彼以九一九年被日耳曼境內王公

主教等，選爲日耳曼王。其子鄂圖於九三六年繼位，卽世稱爲大王者，復在愛斯拉薩伯城被選爲王，九六二年應約翰十二之請至羅馬城加冕爲皇帝。他日彼之所以廢約翰，蓋因其反覆無常之故。鄂圖雖襲皇帝之尊嚴，然未能十分制服羅馬，僅使舊日教皇與皇帝互爭雄長之舉稍具文雅尊嚴氣象而已。繼鄂圖第一者爲鄂圖第二（九七三年至九八三年），繼鄂圖二者爲鄂圖第三（九八三年至一〇〇二年）。

### 〔三〕中古時代初期之帝系凡三。

一曰薩克森帝系（The Saxon），始於鄂圖第一，終於亨利第二，自九六二年至一〇二四年。

二曰撒利安帝系（The Salian），始於康拉德第二，終於亨利第五，迄一一二五年。

三曰霍亨斯陶陶系（The Hohenstaufen），始於康拉德第三，終於腓特烈第二，迄一二五〇年。

霍亨斯陶陶系原屬斯瓦比亞人，繼此朝以後者卽爲哈布斯堡帝系（Habsburgs），始於路德福第一，自一二七三年迄一九一八年。

皇帝與教皇爭長神聖羅馬帝國之事跡，佔中古時代初期歷史之大部分，後當撮其要點而敘述之。教會之位雖不復墮落至約翰十二時之地位，然其歷史每隨變亂紛紜陰謀等爲起伏。唯此僅爲基督教諸國外表之歷史，而非基督教諸國全部之情形。拉忒藍宮中之詭譎愚暗罪惡，與同時多數朝廷相類，吾人固宜詳述之。唯爲顧全本

書繁簡比例起見，吾人不能偏重一方面。吾人須知在此諸世紀中受耶穌精神之感化，生活純良，爲誠篤無私之事業者，不可勝數，所貽影響甚宏，不過在史書上無特出之紀載耳。滌盪當時空氣，爲他日世界改良之備，卽此輩人之功。正如回教世界中賴有回教精神，故能世世產生勇敢，守正和善，諸善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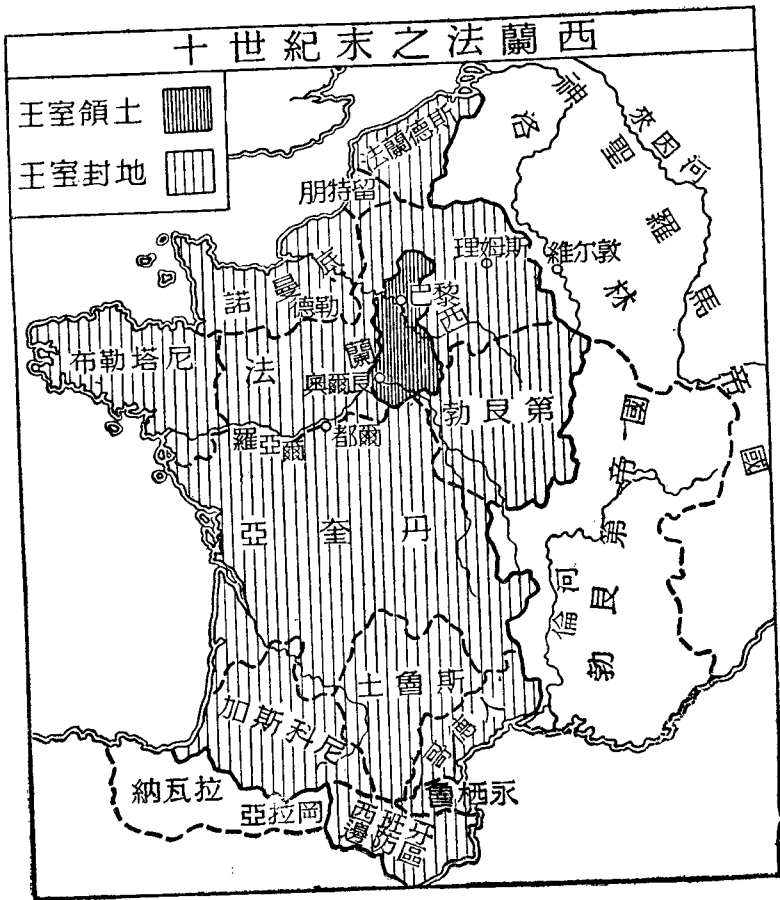
### 第八節 諾爾曼人薩拉森人匈牙利人及塞爾柱土耳其人

當神聖羅馬帝國，法蘭西，英格蘭諸國在政治分裂達於極點之西歐文明中發現時，西歐文明與拜占庭帝國皆受三方面之攻擊。卽薩拉森諸強敵，北蠻及土耳其民族是也。就中土耳其民族之發展較爲緩慢，然其可畏亦較甚，其自中亞西侵也，或從南俄羅斯而來，或取道於亞美尼亞與報達之帝國。

自奧美雅朝爲阿拔斯朝覆滅之後，薩拉森人進逼歐洲之力隨之而減。回教國已不復統一。西班牙爲一分立之奧美雅教主所轄；非洲北部，名義上雖臣屬於阿拔斯朝，實則獨立；不久埃及亦（九六九年）另擁十葉派之教主而自立，此教主以阿利及法提馬之後裔自居（是爲法提馬教主領地）埃及法提馬派卽所謂綠旗回教徒，較阿拔斯派爲狂妄，回教與基督教之親善關係，頗受影響。嘗取耶路撒冷城，阻梗基督教徒前往聖陵之路。在日就衰微之阿拔斯朝領土他方面，又於波斯境內有一十葉派王國。薩拉森人在第九世紀中重要之武功爲征服西西利，然已不若舊時之長驅直入，定於一二載之間，蓋經一世紀之久，且勝敗無常，方徐徐降服之。西班牙之薩拉森人與非洲之薩拉森人復在西西利島中常起爭執。西班牙境內之薩拉森人對於基督教勢力之復興，已漸不能支。願拜占庭

帝國及西方基督教國仍衰弱不能自固於地中海上，故非洲北部之海盜與薩拉森之侵掠者尙能蹂躪南部意大利及希臘諸島嶼，而幾無抗衡之人焉。

然至是有一新勢力發現於地中海焉。吾人前已言及羅馬帝國之版圖未嘗達於波羅的海沿岸，亦未嘗能伸其力於丹麥。此等蠻荒區域中之北歐雅利安民族，從羅馬帝國方面頗有所得；吾人曾言及若輩嘗發展造船之術而成勇敢之舟子；越北



海而西行，越波羅的海溯俄羅斯諸河而上，以達今日俄羅斯之腹地。其最早殖民地之在俄境者，有一即爲今之大諾甫哥羅（Novgorod the Great）。治史者於此等北方民族中遇一種混亂困難之點焉，殆與見於古時之塞種人及東亞中亞間之匈奴土耳其人者相同。卽其名稱繁多，且常有變遷及混合是也。例如在不列顛，第五世紀及第六世紀時有盎格羅人，薩克森人，及朱特人征服今日英格蘭之大部分。第八第九兩世紀有丹人之侵入，實則同種民族侵入英境之第二大波耳。一〇一六年丹人加紐脫大王（Canute the Great）入主英格蘭時，所轄之地不僅英格蘭，並兼有丹麥及挪威矣。其臣民又有航海至埃斯蘭，格林蘭，或更至美洲大陸者。加紐脫及其子在位時，北蠻似有建設大聯盟之機會。北蠻之一支，自洛爾夫崗革（九一二年）以來入居法蘭西境內，而成諾爾曼人之邦，在其間學得法語，於一〇六六年再鼓盪其侵入英格蘭之第三大波。於是諾曼底之公爵威廉卽於一〇六六年成爲英國史中之征服者威廉。是則北蠻前後侵入英格蘭者凡三次矣。就世界史眼光立論，此等民族實屬同種，蓋皆北歐人種外侵之波也。且此等人種外流之波，不但西流，亦且東向。吾人已嘗言之，同種之哥德人，在昔已有一種極有興趣之運動，從波羅的海以赴北海。此等人之歧分爲東哥德人與西哥德人，其冒險之游行最後抵意大利而建東哥德王國，抵西班牙而成西哥德諸邦，本書前已略述其源流矣。第九世紀中，此等北蠻又有第二次入俄羅斯之運動，其時正當其同種人在英格蘭建國及在法蘭西建立諾曼底公國之秋也。故蘇格蘭南部，英格蘭全部，愛爾蘭東部，法蘭德斯，諾曼底及俄羅斯等處之民族，其相同之成分，實出乎吾人平昔所明了者以外。根本上，此諸族皆屬北歐民族與哥德民族也。甚至權量之制，亦頗可表現俄人與英人同族之關係，如二邦所用之吋與呎，皆同源於北蠻。



英格蘭之諾爾曼教堂，其建築之尺度，以薩真尺 (Sajine) (合英之七呎) 及四分薩真尺爲標準，斯皆北蠻人之度量，俄國至今猶沿用者也。俄羅斯北蠻之夏間游行，以俄境多河，即取道焉，每駛其船於北向南向兩河間，且出沒於裏海黑海間，爲海盜，爲登陸行劫者，爲商人焉。阿刺伯之編年史家，曾記此輩之蹤跡見於裏海，即名之爲俄羅斯人。又此輩曾侵掠波斯，並以小舟組成大艦隊進逼君士坦丁堡，(事在八六五年，九〇四年，九四一年，及一〇三四年)。

〔四〕此等北蠻中有名路列克者 (Rurik) 約在八五〇年自立爲諾弗哥羅之主，其後繼者奧勒格公爵 (Oleg) 取得基輔 (Kiev) 而奠近代俄羅斯之基礎。此俄羅斯外輕人之戰鬥力，不久即爲君士坦丁堡所覺，希臘人稱之曰發藍吉安人 (Varangians) 嘗以之組成帝國發藍吉安禁衛軍。自諾曼人於一〇六六年征服英格蘭之後，有多數丹人及英人被驅出境，多遁往俄羅斯與發藍吉安人相合，因言語習慣相同之故，故交通來往，顯無甚多之阻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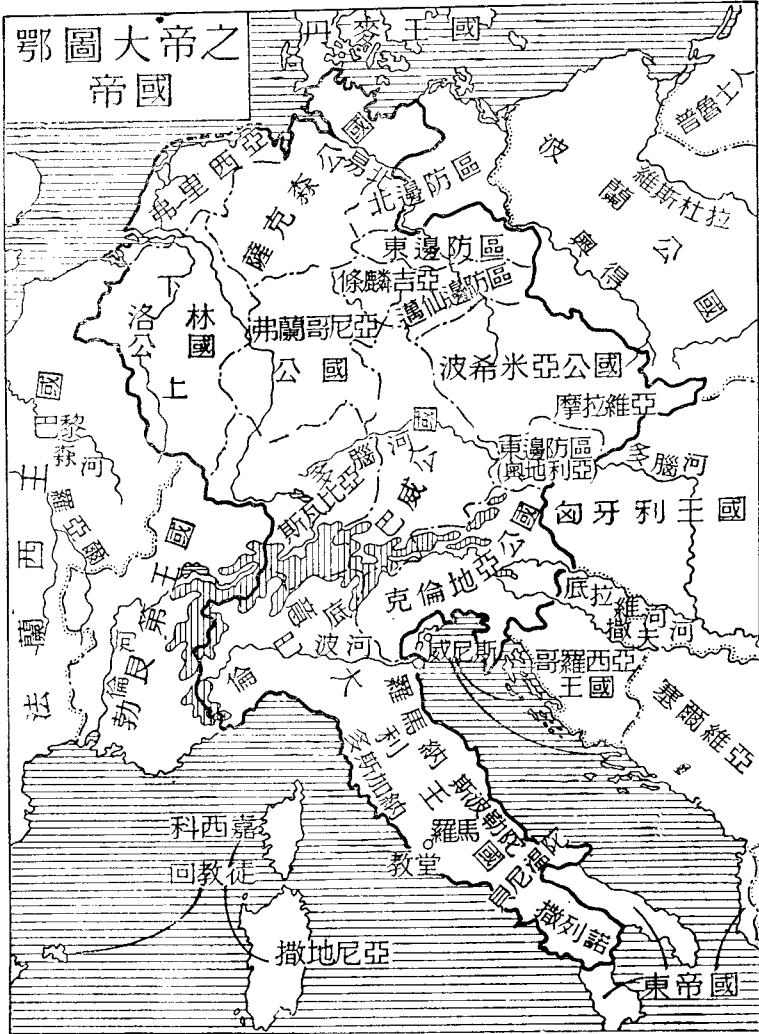
〔四〕此諸時期，係根據吉本所記載者。而 Beagley 在其 History of Russia 一書中所舉者，則爲八五六年，九〇四年至九〇七年，九三五年，九四四年，九七一年至九七二年。

同時，諾曼底之諾爾曼人，亦自西而入地中海。初爲他人作傭兵，後乃爲獨立之侵掠者。於此可注意者，其至也非取道於海而取道於陸，成散漫之小隊焉。此輩經來因蘭及意大利而來，半欲受僱傭以便從軍或志在擄掠，半爲參禮性質。蓋第九第十世紀間參禮聖地之風頗盛也。此等諾爾曼人既日形強盛，即自覺爲剽悍馳驟之劫掠者，以

致東方皇帝與教皇不得已於一〇五三年聯盟以抗之，然微弱無能也。此輩曾敗教皇而俘之，教皇惟有恕之而已。彼等入據喀拉布里亞及南意大利，且從薩拉森人之手征服西西利（事在一〇六〇年至一〇九〇年之間）。中有基斯卡羅伯（Robert Guiscard）者，入意大利時爲一冒險游歷之人，向爲喀拉布里亞之大盜，至一〇八一年竟進逼拜占庭帝國。其所率軍隊有西西利之回教徒，其東侵之途徑適與一千三百年前（紀元前二七五年）皮洛士入侵羅馬共和國時之方向相反，蓋自布林的西而至伊庇魯斯也。是役也拜占庭之要塞都拉索（Durazzo）皮爲其所圍攻焉。

羅伯於一〇八二年取都拉索，但爲意大利之事所迫而還，諾爾曼人第一次攻擊拜占庭帝國之舉遂因之而告一結束；而比較強勁之昆泥泥安朝（Comnenian dynasty）乃得乘機而起焉（一〇八一年至一二〇四年）。意大利境內之爭頗爲複雜，吾人蓋難言之，其中有一〇八四年基斯卡羅伯之圍攻羅馬且大肆劫掠。羅伯所率之軍中包有西西利回教徒，吉本記之，亦隱然爲之滿意焉。十二世紀中諾爾曼人之攻擊拜占庭凡三次，一次出於基斯卡羅伯之子，餘二次則從西西利取海道而往者。

然薩拉森人或諾爾曼人均未嘗與拜占庭老帝國及補綴西羅馬帝國而成之神聖羅馬帝國以重創也。惟自中亞細亞條耳民族中心西來之兩路入侵，始爲歐洲之大患，茲當敘述之。吾人已言及阿乏爾人西向之運動，及隨其轍跡之土耳其馬札兒人矣。自丕平第一以還日耳曼之法蘭克人，卽與東境之東方民族相衝突。查理曼嘗挫而懲之，威勢向東而播，遠及喀爾巴阡山脈（The Carpathians）以外，儼同天子。然自帝去世後國勢驟衰，東方諸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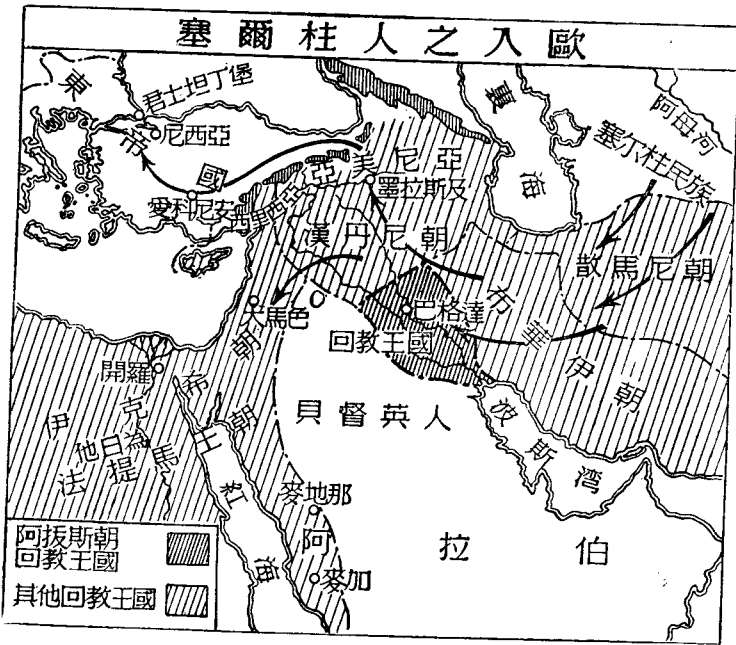


族漸趨混合，有匈牙利人之稱，由馬扎兒人率之，起而恢復其完全之自由，年年出外侵掠，遠達來因河。吉本云，此輩毀壞瑞士之聖加爾 (St. Gall) 寺及布勒門鎮。其大掠之時期為九〇〇年至九五〇年之間。其最烈之一次在九三八年至九三九年，直穿日耳曼，以入法蘭西，然後逾阿爾卑斯山，取道意大利北部而歸其舊境。

布加利亞人受此等騷動及此後行將敘述之其他騷動之逼迫，向南而進，有克倫王 (Krum) 者，率之建國於多瑙河與君士坦丁堡之間。布加利亞人本屬土耳其民族，然自第一次出現於俄羅斯之東部以後，屢次混合，故種族言語兩方面幾完全成爲斯拉夫人。在布加利亞定居以後，尙繼續爲異教徒。其君波里斯 (Boris) (八五二年至八八四年) 嘗接待回教使臣，且似欲皈依回教。後因娶拜占庭公主，卒與其民共奉基督教云。

匈牙利人於第十世紀時受日耳曼王亨利及撒

塞爾柱人之入歐



來因河。吉本云，此輩

克森第一次爲皇帝者鄂圖第一之驅策，而有傾向文明之趨勢。然在紀元後一千年以前猶未決定採取基督教也。即在被基督教所化以後，彼等仍復保守其土耳其芬蘭語（馬札爾語），至今未改焉。

雖然，橫經南俄羅斯而向西運動之土耳其人，並不僅布加利亞人及匈牙利人而已。在匈牙利人及布加利亞人之後者，尚有卡紮人（Khazar），蓋亦土耳其民族也，其中有一大部分爲被逐於君士坦丁堡之猶太人，雜相混雜而爲猶太教之新信徒。波蘭與俄羅斯境內有猶太人甚多，卽此等猶太卡紮人也。（五）繼卡紮人之後而且凌駕其上者爲拍層尼格人（Petchenegs）（或帕會那克人（Patsinaks），蓋一種野蠻之土耳其民族也。第九世紀時始聞其名；其命運與五百年前同種之匈奴然，渙散而歸於漸滅焉。諸族運動之線索雖皆向西，然吾人試一思俄羅斯南部之人口，卽當憶及往來於波羅的海與黑海間之北蠻，與土耳其民族互相錯綜，殆如經緯；吾人並當憶及此等無定居無法律而肥沃之區域，已爲斯拉夫人衆所據，蓋塞種，薩馬細亞，及其他相類民族之後裔也。凡此諸族互相混合而互起反應。斯拉夫系語除匈牙利一地外頗爲流行，足見此間民族仍以斯拉夫人爲最盛。至於與今日羅馬尼亞國境相當之地，雖屢爲以上各民族所經過，且屢被外族所征服，然終因保有舊日羅馬達謝及小米西亞諸省之舊俗遺傳，故拉丁語及其舊觀至今未歇。

〔五〕 Harold William 言「此爲一種土耳其民族，其首領曾信奉猶太教。」

然土耳其民族自黑海北岸直接衝入基督教世界，其重要蓋不如南岸一支之經過回教帝國而間接衝入者。吾人於此，不能詳述此諸民族及土耳其斯坦境內土耳其民族內訌之情形，亦不能詳述塞爾柱族所統治之民族何以顯露於世之種種特別原因。當十一世紀時塞爾柱土耳其人分裂而成強悍之數羣，由弟兄二人領之以入日就衰朽之破碎回教徒國中。回教國至是已不復爲統一國家。奉素尼正教派之阿拔斯朝所統治者，已日就縮小，僅以巴比倫之舊壤爲限。報達城之教主，亦僅爲土耳其人所組織之禁衛軍之傀儡而已。統治實權實操諸宮中執政之手，蓋一土耳其人也。東方之波斯與西方之巴力斯坦，敘利亞，埃及，皆屬非正教之十葉派。塞爾柱土耳其人屬素尼正教派，至是乃一掃十葉派之君主貴人而征服之，自爲報達教主之保護者，取宮中執政之政權而代之。最初即自希臘人手中征服阿美尼亞，既而打破四百年來拘束回教勢力之界線，征服小亞細亞以達君士坦丁堡城下。西里西亞之山脈，昔日久爲回教徒發展之障礙者，至是因阿美尼亞之征服，可自東北繞過之。時有阿爾普阿爾斯蘭 (Alp Arslan) 者，集塞爾柱國中大權於一身，率土耳其人進攻拜占庭，大敗之於曼櫻刻特 ("Manzikert") 或美拉斯革德 ("Melasgirt") 地方 (一〇七一年)。此戰之影響於人民想像上者甚大。回教之爲物，在宗教上及政治上本已分裂而且衰朽者，至是驟然中興，而向稱鞏固之故拜占庭帝國竟似已瀕於瓦解。小亞細亞之喪失甚速。塞爾柱人進據愛科尼安 (Iconium) (即可尼埃 "Konia")，即現今之阿那托力亞地方也。不久並取得尼亞城外之要塞，與君士坦丁堡成遙遙相對之勢。

## 第九節 君士坦丁堡之求援於羅馬

吾人前已述及諾爾曼人之由西攻擊拜占庭帝國，及一〇八一年都拉索之戰；又曾述及君士坦丁堡中人對於一〇四三年俄羅斯方面之海道侵掠尙未盡忘。布加利亞雖已就範，然帝國與拍層尼格人之血戰方殷，勝負莫測。帝國之西北境既已應付不遑，土耳其人之驟然侵入必使安全已久之拜占庭視同末劫之將至。拜占庭皇帝邁克爾第七 (Mich VII) 遇此四面受敵之危險，乃往求救於羅馬教皇格列高里第七 (Gregory VII)，此舉在彼本人及羅馬城方面視之，或皆視為政治上極其重要之一步。邁克爾第七之繼位者亞歷修昆尼那斯 (Alexius Comnenus) 之求援於教皇烏爾班第二 (Urban II)，尤爲急切。

羅馬當局，必以此爲一絕好之機會，使基督教世界悉統於教皇一尊之下矣。在本書中，吾人曾追溯基督教世界之宗教政府——由全人類之基督教世界產生者——之觀念如何發達，又曾說明此觀念因羅馬城曾爲世界帝國之舊都故，故自然而然以羅馬爲中心。羅馬教皇爲西歐惟一大主教；領袖以拉丁語爲主之廣大區域；希臘正教會諸教主則皆用希臘語，故在羅馬教皇所屬境內，全然不相聞問。自『並從其子』一語添加於拉丁教條後，拜占庭之基督教徒遂與羅馬分離，此教條上空泛不可捉摸之一點，竟使兩方無調和之餘地。(最後之決裂在一〇五四年。)羅馬教皇政府之性質，恆隨教皇之爲人而變，有時教皇所轄之羅馬，無異污濁腐敗之淵藪，如約翰十二之時是也；有時則爲思想遠大而且高尚者之勢力所瀰漫。唯在教皇之後者

有紅衣主教，有牧師，及多數曾受高等教育之官吏等爲之主宰，卽在最黑闇最紛擾之時代，亦未嘗全失其遠大之眼光，矧然不知有天下一家，咸歸基督，宗教統一，世界和平，之偉大觀念，如聖奧古斯丁所表示者。此種觀念在中古時代始終爲羅馬之南針。有時或有思想卑鄙之人縱橫羅馬，使其在人世中化爲貪婪奸詐而且狡猾之老婦；有時復現一種剛強而且具有人世間聰明之現象；或現隆盛之現象。忽又驟起篤信迂拘之風，舉世重心咸緊迫於嚴刻信條之上。或又道德陵夷，教皇之位落諸縱慾或愛美者之手，不惜鬻教會所有之希望或光榮以獲得金錢，資娛樂炫耀之用。唯就大體而論，教皇機關尙能如中流之舟，不失正道，轉瞬之間又遇一帆風順之時也。

在第十一世紀中，吾人發見羅馬爲一異常偉大之政治家所操縱，是爲喜爾德布藍 (Hildebrand)，彼曾任職多種，歷事數代教皇，最後自爲教皇，號格列高里第七 (一〇七三年至一〇八五年)。當彼在位時代，教會中惡劣顛覆，腐敗之氣習爲之一掃而空，選舉教皇之方法亦加改善，彼且進而與皇帝力爭教士授職之權，蓋任命境內之主教，權在教皇乎，抑在人世間之君主乎，顯爲一極其重要之問題也。此問題之重要，不但對於教會爲然，卽對於國君亦然，因當時諸國之土地大都皆有四分一以上爲教產故也。羅馬教士前此可以娶妻，至是乃欲使之實際與世緣隔絕，完全致力於教務，故規定凡爲教士者均須守獨身主義。

格列高里第七因力爭授職權之故，故對於拜占庭之第一次求援不能爲有力之響應。但彼之繼位者烏爾班第二 (在位時爲一〇八七年至一〇九九年) 則能行其所未逮。當亞歷修之書至時，烏爾班卽乘機會萃西歐全部之思想及能力，洩之於一公其熱忱及目的之上。彼蓋欲止當日盛行之私鬪，使諾爾曼人豐富之精力得一正當



之尾閭也。彼並欲乘機取拜占庭之政權與教會而代之，以擴充拉丁教會之勢力於敘利亞、巴力斯坦及埃及諸地。故亞歷修之使臣一至，烏爾班即急行召集宗教大會於皮亞曾紮（Piavanza），次年（一〇九五年）更於克勒芒（Clermont）召集第二次大會，將徐徐集合之教會力量組成普遍之宣傳，以與回教徒對抗。凡基督教徒中所有之戰爭及私鬪一律停止，直至邪教徒引退，聖陵所在地復歸基督教徒手中而後已。

吾人觀於響應之踴躍，可知前此之五世紀中，西歐確有一種建設力之組織。當第七世紀之初，吾人但見西歐之社會政治，破碎零落極其紛亂，無共同觀念，亦無共同希望，人人皆唯私利自圖，所謂制度殆如一盤散沙耳。迨十一世紀初年，則見有共同之信仰普及各處，為一種聯絡之觀念，使人盡竭力以實現之，並因之而合力以進行一共同之事業焉。吾人於此可知基督教會雖有其弱點及智慧道德兩方面之欠缺，然亦未嘗不進行其工作矣。試舉十世紀時羅馬城中卑鄙齷齪，暗殺暴亂諸事跡與此較量其長短，則諸事跡之真正價值可得而知。基督教世界中，誠不乏懶惰為非冥頑不靈之僧侶，然教育事業與恢復秩序之有此成就，非有多數潔身自愛之賢牧師及男女僧侶不為功。世界至此已有新而且大之安非替溫尼（古時希臘之宗教同盟）出現矣，有基督教世界之安非替溫尼出現矣，造成之者非他，即千萬無名之誠篤信徒耳。

且響應烏爾班第二之求助者不僅限於吾儕所謂會受教育之民衆而已。願從聖軍者不僅武士與貴族而已。當時與烏爾班並立者尚有一人焉，即隱居修行之彼得（Peter the Hermit）是也，其為人雖似古代希伯來之先知，然可謂為歐洲新異之人物也，彼常向普通人民，鼓吹聖戰。彼曾將彼往耶路撒冷瞻禮之故事向大衆陳之，歷述

塞爾柱土耳其人任意毀壞聖陵之暴狀，（聖陵於一〇七三年爲其所取）苛徵虐待，及故意加害於參禮聖地之基督徒之種種暴行。（此類故事之真僞在此無庸深究。）彼得亦其足披粗劣之衣，負一大十字架，騎驢往來於法蘭西日耳曼境內，或在教堂中，或在街市上到處聚衆宣傳之。

吾人至此方發見一具有觀念具有靈魂之歐洲，歐洲人至此無論貧富，一聞此遠方之悖謬情事，莫不憤然響應，了然於此公負之責任。吾人試思彼奧古斯都帝國中能有此現象乎，即求之前此之世界史中，亦得未曾有者也。較小之世界中如古代希臘或回教以前之阿刺伯或能發生與此相類之情形耳。唯今茲運動之影響所及，不分民族與國家之界限，亦不問語言與人種之異同。蓋吾人所見者，顯爲世界上新生之現象，因有人類共同覺悟而發生一種共同利害之明晰關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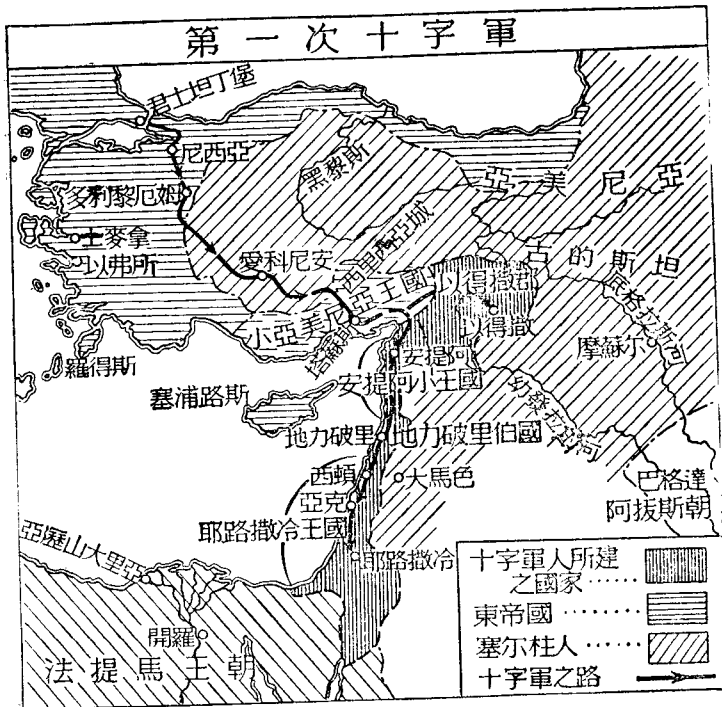
## 第十節 十字軍

十字軍東征之熱心，自始即混有卑下之原質。自由而具有大志之拉丁教會，則有冷靜而熟籌之計畫，欲制服皇帝所轄之拜占庭教會並取而代之；具有自由掠劫天性之諾爾曼人，昔嘗爭攫意大利而分裂之者，今亦耽耽於此較富之新域，急思一逞；至於羣衆之注意東方，則更有深於仁愛之性情者，是爲因恐懼而生之恨惡，爲宣傳者激烈之論調，及邪教徒罪戾殘酷之鋪張所煽起。不特此也，自彼不容異教之塞爾柱人及法提馬派人物興以來，昔日熱那亞與威尼斯經由報達與亞勒頗（Aleppo）或經埃及而進之東方貿易，爲之中斷。如欲使東方貿易不爲君

士坦丁堡及黑海一途所壟斷，則非力通此等阻梗之孔道不可。而且當一〇九四年與一〇九五年時，西歐大疫且饑，其區域之廣自些爾德河以迄於波希米亞，秩序騷然。巴克君 (Ernest Barker) 有言：「無怪東移之人，滔滔不絕，有如近世羣衆趨赴新見之黃金礦區然，急流之中挾有污物，失業者，破產者，無賴流氓，逃僧，逸匪，莫不形形色色急切求生，忽富忽窮，與今日金礦區中所見者無異。」

雖然，凡此諸因，皆不甚重要者也。人類史家所注意者，則在乎「此遠征意志」之突然發現，爲人事中新生之羣力也。

十字軍東征之故事，頗饒奇趣，作史綱者遇此處處引人入勝之境，不得不力扼其筆端。初次向東而動者，非真正之軍隊也，實幾大羣未受訓練之民衆耳，先沿多瑙河而進，然後南趨君士坦丁堡。是卽世人所稱之「民衆十字軍」也。夫以烏合之衆，實際上無首領之統率，



僅受一種觀念之鼓動，踴躍而來，誠所謂爲有史以來之創舉。且此種觀念頗爲粗陋。當此輩初抵異域時，似尙未知所入之境並非異教徒所在土地。故有暴民兩大隊（遠征軍之前鋒），在匈牙利境，因言語不通，發生種種逾分之舉動，激起匈牙利人之惡感，全隊悉遭屠戮。第三隊繼之而來，時基督教徒敵愾之心已勃然不可遏，故在米因蘭起程之日即先事屠殺猶太人，入匈牙利後仍被驅散。另有兩大隊由彼得統率，得達君士坦丁堡，大肆劫掠，皇帝亞歷修大驚失望。最後乃舟載軍人渡過博斯福魯斯海峽，卒殲於塞爾柱人之手中（一〇九六年）。

繼此第一次在歐洲近世史中出現而遭不幸之民衆而起者，有一〇九七年有組織之師，是爲第一次十字軍。此輩蓋自法蘭西，諾曼底，法蘭德斯，英格蘭，南意大利，西西利各地分道來會者，其意志所寄與權力所在，實以諾爾曼人爲中堅。既渡博斯福魯斯海峽，即陷尼西亚，亞歷修於其未肆劫掠之前，急攫而據之。於是此輩乃循亞歷山大昔日所經之古道而行，通過西利西亞諸關隘，置可尼亞之土耳其人於後而不卽征服之，過伊索斯古戰場，而抵安提阿。圍攻一年而克之。並敗來自摩蘇爾之援軍。十字軍之大部分留居安提阿，一小部分由部永之高弗黎（Godfrey of Bouillon）部永在比利時境，領向耶路撒冷而進。『攻之約一月有餘，卒取之（時七月十五日也）』屠戮甚慘；血溢通衢；騎馬過之，血花四濺。既入夜，十字軍人『喜極而悲』，踐踏榨酒機之後，羣赴聖陵，合其血漬之掌以行禱告。第一次十字軍隊於七月之是日告終。』〔一〕

〔一〕錄自大英百科全書之十字軍條。

於是隨遠征隊東來之拉丁教士，立即將耶路撒冷大主教之權攬入手中，而正宗派之基督徒反覺拉丁之統治實較土耳其統治尤爲難堪。時安提阿與以得撒等處，已建有拉丁小王國，互爭雄長，並欲將耶路撒冷隸屬於教皇，然卒未成功也。此等紛糾，不在吾人論列範圍之內，故不多贅。

茲引吉本書中具有特性之一段：

「吾將以一種不似史筆鄭重之筆墨，譬彼皇帝亞歷修，彼殆如追隨猛獅足跡而食其唾餘之豺狼。當第一次十字軍過境時，雖飽受驚惶，疲於奔命，然其得自法蘭克人武功所致之利益，亦復不少。彼以敏捷機警之故而攬得若輩第一次所征服之尼西亞，據之以脅迫土耳其人，土耳其人遂不得不自君士坦丁堡附近撤退。當十字軍鼓其盲目之勇向亞洲內地前進，及沿岸諸回會應蘇爾丹之召，前往抵禦時，此狡猾之希臘人遂利用時機驅逐羅得斯、開奧斯 (Chios) 諸島之土耳其人，恢復以弗所、士麥拿、撒第 (Sardes)，非列得爾菲亞，雷奧狄栖亞 (Laodicea) 諸城；於是亞歷修之帝國遂自赫勒斯滂海峽擴充至米安得河 (The Maeander) 及旁非利亞 (Pamphylia) 多巖之海岸。教堂恢復其光榮，城鎮重建而臻於鞏固；荒涼之域，由基督教徒之移植而復見人煙，此等基督徒蓋從邊遠危險之區遷來者也。凡此皆養護人民之惠政，吾人苟不以斷送聖陵一事爲念，則亞歷修固在可恕之列；惟在拉丁人視之，則彼之不忠不義，污點滋多。若輩固嘗誓願效忠於帝室；唯彼亦允親征；即不然，亦當援之以兵與餉；乃彼中途反旆，遂使此輩不願再受誓約之拘束；以前此克敵制勝之兵力爲正當獨立之武器矣。亞歷修此時似不欲重提其陳腐之要求，以伸其權力於耶路撒冷王國之上，惟西利亞及敘利亞之邊境皆屬新入掌握之地，且易於

控制，故竭力恢復之。十字軍之大隊或遭覆沒，或被驅散；部永被奇兵襲擊被虜之後，安提阿王國遂無首領；部永以贖身而負巨債；部下諾爾曼人爲數已少，不足以抵抗希臘人與土耳其人之攻擊。波希孟德 (Bohemond) 處此困境，抱一宏毅之決心，委安提阿之防守於忠誠之族人湯克勒德 (Tancred)，集西方軍隊以擊拜占庭帝國，實行得諸其父基斯卡之教訓及先例而定之計畫。彼之登船頗爲詭秘；如公主安娜所述之故事而可信者，彼實藏身於棺中以渡過敵海。(安娜並云，因欲使摸擬逼真之故，棺中且置一死雞；彼頗詫異此蠻人何以能受此幽閉與腥腐也。此種荒誕故事，拉丁人全無所知。) 波希孟德既返法國，頗受歡迎，法王且以女妻之。迨彼捲土重來時，當世英俊多往隸其老練之部下；攜戰馬五千步兵四萬之來自歐洲遠域者，再渡亞得里亞海。但都拉索守禦既堅，亞歷修布置復備，益以饑饉流行，嚴冬漸迫，波希孟德之雄心，遂以消磨；其同盟軍中之嗜利者復被誘而他去。乃搆和，而希臘人之憂慮，因得暫紓焉。』

吾人敘述第一次十字軍，稍費篇幅，實因所有多次遠征之性質均可藉此窺見也。後拉丁與拜占庭兩系之競爭日形顯著。一一〇一年得兵來援，其中尤以威尼斯與熱那亞二商業共和國之海軍爲最有力，耶路撒冷王國之權力因之有所擴張。一一四七年與第二次十字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康拉德第三及法蘭西王路易皆參與之。此次遠征之規模遠較第一次爲宏壯，然其成就及熱心則遠遜矣。此次軍興之動機在於一一四四年回教徒之陷落以得薩。有一大隊日耳曼人，竟不赴聖地而征服易北河以東尙奉異教之汶德人 (Wends)。教皇視此爲一種十字軍，佛來銘與英格蘭之軍隊攻克里斯本，奠定葡萄牙基督教國之基礎，亦如之。

一六九九年有冒險之古的人名薩拉丁(Saladin)者，崛起爲埃及主。時埃及之素尼派復乘十葉派之衰落而中興。薩拉丁重合埃及與報達之兵力，宣傳哲哈德(Jihad)，哲哈德者，集回教徒反抗基督教徒之聖戰，卽反十字軍之征伐也。此哲哈德之激起回教世界感情，幾與第一次十字軍激起基督教世界感情相等。於是有反抗十字軍之十字軍，而耶路撒冷遂於一八七七年復陷。因此而有一一八九九年之第三次十字軍。是舉規模亦頗宏大，主持其事者有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第一（即吾人習聞之腓特烈巴巴洛薩 Frederik Barbarossa），法蘭西王及英格蘭王（其時據有法蘭西最優之行省多處）。至於教皇，不過佔次等地位而已，此則其衰弱之一徵也。第三次十字軍爲諸次中之最風雅最豪武最浪漫者。時宗教上宗派之仇恨已爲騎士豪爽之風所滅殺，薩拉丁與英王查理第一（即獅心王 Coeur de Lion 在位時一一八九年至一一九九年）皆嘗受制於此種風氣也。愛傳奇者，正可求諸當時傳奇故事以飽嘗其風味云。此次十字軍雖能暫時援救安提阿，然始終未能取回耶路撒冷也。惟巴力斯坦海岸，則尚在基督教徒手中耳。

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時，其運動中所具之奧妙奇特已發洩無餘。普通人民已覺其索然無味。民衆從軍遠域，而踴躍得返者則僅王公貴人耳，且常取重稅贖之始得歸焉。且十字軍觀念，因屢用於薄物細故間，故價值大減。教皇與人有所爭執，輒興十字軍，十字軍三字因之漸失其意義，反成爲可厭內亂之美名而已。於是有征伐法蘭西南部異端之十字軍焉，有征伐英王約翰之十字軍焉，有征伐皇帝腓特烈第二之十字軍焉。爲教皇者亦未嘗知教皇朝廷有尊嚴之必要。前此若輩固曾竭力，在基督教世界中造成精神領袖之資格者。至是又徐徐斷送之。若輩不惟貶

損十字軍觀念之價值而已，且並其所操大權而濫用於政策之紛爭，如驅逐出教之舉，使人完全喪失其宗教上之儀節，希望，與安慰者，何等重大，而教皇竟輕用之，徒爲識者所笑。如腓特烈第二，不但受十字軍之征討而且被逐出教，然彼實未常因此而有所損傷也。其被逐出教再見於一二三九年，至一二四五年，教皇英諾森第五又重申此令焉。

第四次十字軍之大隊實未嘗抵聖地。此次遠征軍以一二〇二年自威尼斯起程，攻克薩拉 (Sala)，一二〇三年駐軍於君士坦丁堡附近，一二〇四年大舉攻城。是役蓋顯然爲合力攻擊拜占庭帝國之舉動。帝國之海岸及島嶼，大部分爲威尼斯所擄去，拉丁人法蘭得斯之鮑爾文 (Baldwin of Flanders)，被立爲君士坦丁堡之皇帝。拉丁希臘兩教會宣布復合。拉丁諸皇帝以征服者資格統治君士坦丁堡，自一二〇四年以迄一二六一年。

一二一二年有一駭人聽聞之事出現，卽「童子十字軍」(Children's crusade)是也。蓋昔日之足以鼓舞人心者，至是已不能復動心思較健之成年，而反流布於法蘭西南部及倫河流域內之童子。法蘭西幼童一大羣，數以千計，向馬賽而進，被販奴者誘之登船，售諸埃及爲奴隸。來因蘭之幼童，徒步入意大利，多數斃於道中，入意大利境後亦復雲散。教皇英諾森第三乘此機會而竭力利用之。其言曰「此等童子，令吾儕羞死矣。」思再鼓動人心而興第五次十字軍。此次與軍本欲征服埃及，蓋耶路撒冷是時在埃及及王掌握中也；殘軍以一二二一年反旆，若輩曾陷達米伊塔 (Damietta) 而終棄之，僅得耶路撒冷，真十字架遺跡以爲獲勝之慰藉品而已。此可貴遺蹟之往返得失，吾人已曾言之，當穆罕默德以前曾爲科斯洛厄茲第二播至忒息豐，而由皇帝希拉克利取還。然真十字架之殘



片，則常在羅馬城之聖克羅齊哲魯薩稜謨（St. Croce-in-Gerusalemme）教堂中，蓋故事相傳，謂君士坦丁大帝之母赫勒那皇太后，當瞻禮聖地時，曾受默示，於靈虛幻境中得見真十字架之祕藏處，乃永存於羅馬焉。（二）

（二）『此真十字架之保管權歸諸耶路撒冷大主教，於復活節之禮拜日，以嚴肅之儀式示諸民衆。唯彼有特權，可將此十字架之小片賜諸參禮者以滿其誠虔之意。得之者盛以金箱玉櫃，攜歸本鄉以爲榮。然此種有利可圖之商業，不久卽有告罄之虞，乃以爲此神奇枯木，具有祕妙之能力，可以發榮滋長。故其實雖常常減削，仍能永保其原體而無所損也。』——吉本。

第六次十字軍（一二二九年）蓋去荒謬不遠。皇帝腓特烈第二曾允與一次十字軍，已而反汗，彼僞作出征之行，旋即返旆。其出此也，或因不滿十字軍之觀念耳。然其誓詞，固爲昔日求助教皇英諾森第三謀被選爲帝時所訂盟約之一部分。彼雖曾示意於教皇，使知彼若一旦被選爲皇帝，卽將舍西西利而去，仍復汲汲改組其地之政府；教皇急欲遣之躬赴聖地，以中止其鞏固領土之進行。蓋教皇本欲獨治意大利，雅不願腓特烈第二或任何日耳曼皇帝之插足其間也。腓特烈第二既反覆無常，教皇格列高里第九遂逐之出教，宣布十字軍以討之，於一二二八年侵入意大利之領土。於是腓特烈第二乃率一軍入海赴聖地，與埃及及王會晤（帝能操六種語言，阿刺伯語其一也）此二人對於宗教皆取懷疑態度者，當晤面時殆必交換意見，頗爲融洽，以塵世眼光討論教皇，並辯論蒙古人

西衝之舉，蓋同爲二主之患也。最後乃締訂商約，耶路撒冷王國一部分歸諸腓特烈。是爲私訂條約之十字軍，真可謂別開生面者矣。此大可驚異之東征領袖既被逐出教，乃在耶路撒冷行一純粹塵世式之加冕禮，以自快其意；自詣神壇取冕而加之，禮拜堂中之教士早已走避一空矣。至於聖地何在，殆已無人爲之指示，蓋耶路撒冷之大主教已將各聖地封禁也。以此次情形與第一次十字軍之流血相較，其精神顯然全異。即欲如六百年前回教主奧馬來參觀時之受優禮亦不可得焉。腓特烈幾單騎出耶路撒冷，彼從此種不浪漫之成功返意大利，急將內部布置就緒，逐教皇軍隊於境外，迫教皇解除驅逐出教之令（一二三〇年）。第六次十字軍不但爲諸次十字軍反面謬妄之證明，並且足以證明教皇逐人出教之舉之矛盾。至於腓特烈第二之爲人，將在後節詳論之，蓋彼足以爲新入歐洲之某種勢力之代表也。

基督教徒於一二四四年又失耶路撒冷，若輩嘗陰謀反抗埃及王，王遂奪其城，易如反掌也。於是又有第七次十字軍，是爲法蘭西王聖路易（即路易第九）之十字軍。王被虜囚於埃及，一二五〇年始贖回。自是耶路撒冷常在回教徒手中，至一九一八年方爲英法及印度聯軍所攻克焉。

此外尙有一次十字軍堪注意者，即路易第九遠征突尼斯是也，彼在其地患瘧疾而卒。

### 第十一節 十字軍爲基督教之測驗

人類史家對於十字軍所注意者非他，即激起第一次十字軍之熱情與統一感想是也。自後，此等遠征漸成常

套，而其精神亦漸形減少。故第一次十字軍有似美洲之發現，其後諸次僅如橫渡大西洋之旅行。當十一世紀時，十字軍之觀念必有如異光在空鮮明燦爛者，及至第十三世紀時，凡誠實市民，必皆抗聲而言曰：『何哉！又與十字軍耶！』厭倦之情，蓋可想見。彼聖路易在埃及之經驗，已不似有利人類之新經驗，頗類名場上作棍球之戲，不幸而掃興耳。此蓋常事之一。人生興趣已另向他方矣。

當十字軍之初起也，全歐皆爲天真爛漫之基督教所瀰漫，正心誠意以隨教皇之所向。教皇宮中穢德之爲吾人現在所習聞者，當時實未嘗揚於羅馬城以外。而格列高里第七及烏爾班第二又能滌蕩一空也。唯繼居拉特藍宮及法迪坎宮者，(一)道德智慧兩方面均不能與若輩所遭逢之機會相稱。教皇之得勢本原於衆人之信心，而教皇每濫用之，反致威權日替。羅馬城中僧侶之狡獪氣習太多而先知之感化能力則太少。故第十一世紀爲愚昧無知信賴他人之世紀，而第十三世紀則爲知識漸開思想明瞭之世紀。蓋一文明日進富於懷疑之世界也。

(一)教皇居拉忒藍宮迄一三〇五年止，至是有一法人爲教皇，遷教廷於亞威農。一三七七年教皇返羅馬，拉忒藍宮幾已荒廢，於是乃居法迪坎宮。此新址有種種優點，而與聖安極樂堡壘相距甚近，可資防守，蓋居其一焉。

拉丁基督教世界中之主教牧師及僧院等，在格列高里第七時代以前，其聯絡或不甚密切，性質亦頗相懸殊；

然大都散處民間，與民衆極其親近，且尙具耶穌之精神，此皆顯而易見者；若輩頗爲民衆所信賴，且有宏大勢力潛伏於信徒之良心中。當時教會，與其後期情形相較，蓋大都皆在各地方俗人，及官長手中，而無後期之普遍性。格列高里第七，因欲增加羅馬之中央權力，乃鞏固教會之組織，牧師與寺院間及與其所處地方間之種種聯絡因之遂歸破壞。是時有信心有智慧之人深信悠久成物之道，不汲汲於速效，且深信其同儕。教士則不然，雖賢明如格列高里第七者流，尙深信由虛矯訓練而成之「效率」授爵之紛爭每使基督教國中之王侯疑主教爲外國之駐使；此種猜疑之心，直貫徹至最小之教區，教皇因有政治活動之故，金錢之需要益增。故在十三世紀時已盡人皆謂牧師非善類，常以搜括金錢爲事云。

當民智未開之日，人民極願信羅馬教教士爲賢而且智者。若輩之賢智在當日誠高人一等。宗教職務以外之大權多付託諸教會中，其自由尤屬異常。教會對於此種信託，頗能盡量利用之。中古時代之教會已成爲國中之國。自有法庭。不但教士之案件歸其審理，即僧人，學子，十字軍人，寡婦孤兒，及無告之民，亦歸其管轄；凡有涉及教會儀式或規條者如遺囑婚姻誓言等，皆爲教會法權之所及，至如異端，巫覡贖神等罪，更無論矣。教士監獄爲數甚多，犯罪者往往瘐死。教皇爲基督教世界中之最高立法者，羅馬城中之法庭則最高之上訴法庭也。且教會又徵稅焉，不但有巨量之財產及各種雜費之大宗收入而已，且向人民徵一種什一之教稅。其取之也，不視爲慈善之布施而認爲應享之權利。一方面，爲教士者並要求免稅云。

此種假借威權以規避納稅義務之舉，實爲教士招怨之一大原因。姑置此事之公平與否於不論，即就政策上

言之，實爲失計。蓋足以使納稅者覺其擔負十倍尋常也。而教會之享有特權亦遂大曉於世。教會之要求尤有更濫妄不智者，卽所謂「法外施恩」之權是也。教皇於此，每可因便利私人而徇教會之法律；例如允許親族之通婚，一夫娶二婦，或解除誓約之拘束等。夫法律實施必以需要及公平爲根據，今有此種例外，則所謂法律者適成其爲一種束縛人民及煩惱人民之物而已。立法者，必先抱奉法之誠意。且必先以身作則，奉法唯謹。唯人類之通病，一旦法權在手，委其施行者，不旋踵卽視同己有之物矣。

## 第十二節 皇帝腓特烈第二

皇帝腓特烈第二可謂爲十三世紀中懷疑宗教反抗宗教之代表人物。茲略述此怪誕有才之人，或饒興趣也。彼爲皇帝亨利第六之子，腓特烈巴巴洛薩之孫，其母爲西西利諾爾曼王羅哲爾第一 (Roger I) 之女。彼以一一九八年承襲西西利王國，年僅四齡耳；其母攝政者凡六閱月，母死，教皇英諾森第三 (一一九八年至一二一六年) 庇護之，且攝政焉。彼似曾受一種極良好而又頗駁雜之教育，彼之造詣博得 *Stupor Mundi* 之徽號，蓋卽世界驚奇之意。彼以阿刺伯人眼光觀察基督教，以基督教徒眼光觀察回教，其結果遂信所有宗教皆欺人之物而已。此種見解，當宗教正盛時代或已有多數觀察者具之，特隱忍不言耳。至於腓特烈每能直抒所見，其瀆聖悖教之跡，記載中蓋多有之。彼生長於英諾森第三驕傲統治之下，養成一種近滑稽性之狡詐，而英諾森第三似乎未嘗覺此兒之已成人也。教皇政策在於阻止日耳曼與意大利勢力之再合。而腓特烈之決心，則欲盡力以擴充其領土。不久而

機會至，腓特烈欲假教皇之力以得日耳曼之帝位，乃允被選後讓出西西利及南意大利之領土，且願平定日耳曼境內之異端。英諾森第三爲虐迫異教徒最烈者之一人，多能且機警，而又志在侵略者也（彼三十七歲卽爲教皇，蓋甚幼已）。征伐法蘭西南部異端之十字軍，卽爲英諾森所鼓吹而起者，此十字軍旋即變爲專事劫掠之遠征隊，彼亦無法制止焉。一二二二年腓特烈既被選爲皇帝，<sup>(一)</sup>英諾森卽促其踐約。凡教士皆不受世俗法律之拘束，不負納稅之義務，且須依教皇成法以殘酷方法待遇異端。腓特烈全不履行。卽西西利地方亦不願舍去。蓋彼之好以西西利爲居處甚於其好日耳曼也。

〔一〕彼於一二二〇年由英諾森之繼位者和挪留第三(Honorius III) 加冕爲皇帝。

英諾森第三費志歿於一二一六年，其繼位者和挪留第三亦未嘗有爲。格列高里第三於一二二七年繼和挪留爲教皇，卽位之初，卽發憤以制服此桀傲之少年爲事。因其未能與十字軍，卽逐之出教，蓋與軍之約過期已十二年矣。且宣布其罪惡，及背教及種種公罪（一二二七年）。腓特烈起而應之，以一遠爲有力之公文致歐洲諸侯王。此實歷史中一極重要之公牘也，蓋教皇對於基督教世界全部最高統治權之要求，與世俗君主之要求，至是始明著於世。<sup>(二)</sup>此種衝突，醞釀甚久，屢次爆發，不一其形；然至是始由腓特烈撮要而直陳之，俾世人得以瞭然於爭點之所在矣。

(二)有許多著名學者，不承認此書爲腓特烈之手筆也。

腓特烈下此攻擊之後，乃出國與和平之十字軍，卽吾人以前所敘述者也。一二三九年格列高里第九第二次逐彼出教，仍濫用大損教皇威權之惡聲互相醜詆。格列高里第九死後英諾森第四爲教皇時，爭端復起，腓特烈又發一大肆破壞之書札以痛詆教會，此書札亦吾人所當常記者也。書中指斥教士之驕奢淫佚及奉教不虔，並以爲當時風氣之敗壞均因此等人安富榮尊之所致。主張各國王侯羣起籍沒教會之財產，以利教會。此種暗示，以後常縈迴於歐洲王侯之思想中而不能去焉。

腓特烈之晚節不終及其因不慎而遇帕馬之敗諸事跡，茲不贅述。其一生事跡，遠不若其一生環境之重要。吾人可綴其西利宮庭生活之片段以見一斑。據謂彼在晚年之時「頰面禿首而短視」然其姿態則佳而悅人。活奢靡，好美物。並有荒淫之目。然彼之心不以懷疑宗教爲滿足，彼實富有好奇之心及研究之態度，此固顯然者也。彼嘗聚哲學家多人於宮庭中，其中有基督教徒，有猶太教徒，有回教徒焉。嘗努力以薩拉森文化灌入意大利，爲意大利人所不滿。阿剌伯數字及代數之傳入歐洲，卽彼之力也。其宮中哲學家有名邁克爾司各脫 (Michael Scott) 者，嘗譯亞里士多德著作一部分，及阿剌伯大哲學家亞味洛厄茲對於此部分之評註。一二二四年，腓特烈建那不勒斯大學，擴充撒列諾大學 ("Salerno University") 爲歐洲最古之大學。之醫學院。又嘗設一動物園。彼著有

使鷹術一書，足表其觀察鳥類習慣之精密，彼又為始用意大利文作詩之一人。意大利詩，實從是產生於其宮中也。有人稱之為『第一近代人』，此語頗足以表示其智慧方面之不受拘束。彼之創造力見於各面。當黃金缺乏之時，彼即創一種皮鈔，註明可以兌現，頗能通行，蓋無異一種皮製銀行鈔票也。〔三〕

〔二〕此種鈔票或係皮紙為之，不必為皮也。照票付款之皮紙券，迦太基人亦嘗用之。腓特烈之皮幣，其始襲舊時之遺制，自迦太基人之時以還即流行於西西利者歟？——E. B.

世之詬罵腓特烈者衆而且烈矣，然其遺留於民衆想象中之印象則頗深焉。至今意大利南部人民之篤念其人，幾不減法國農民之篤念拿破侖第一，恆稱之為『大腓特烈』(Gran Federico)。日耳曼學者亦謂日耳曼神話所附會者非腓特烈第一(腓特烈巴巴洛薩)，乃斯人也。——神話言有一大皇帝假寐深洞中，其鬚鬢鬆生長於石棹之四緣，他日彼醒時必將使極為混亂之世界回復其和平也。此種傳說後來似移諸腓特烈第二祖父腓特烈巴巴洛薩之身云。

腓特烈第二誠教會之逆子也，然彼不過多數逆子之一先驅者耳。全歐王侯及曾受教育之紳士，皆讀其書翰而討論之。有志之大學生每喜取阿刺伯文亞里士多德著作之經彼譯為拉丁文者而研究之。撒列諾亦放其有害之光明於羅馬城之上。教皇每以驅逐出教及封禁教堂之懲罰加諸腓特烈，終無效力，當時人見之，其印象



何如，蓋可想而知矣。

### 第十三節 羅馬教皇機關之缺點及其限制

吾人曾言英諾森第三似未嘗知其所庇之孤兒腓特烈第二之已成。而羅馬教會亦似未嘗知歐洲之已成。夫教皇宮庭有一種觀念潛伏其間，欲以公平正直之道統一寰宇而維持世界之和平；拉武藍宮中之政策，亦恆滲有多數高尚之成分；斯固近代具有才識之史家不能不與之表同情，而且承認之者也。世界人類，苟不以其日增不已之發明破壞一己，則遲早之間必有世界昇平之一日；此世界昇平必具一種護法政府之組織，即所謂一種純正之宗教政府也，其治術在於人人皆受教育，對於人類過去及未來抱有同一觀念而合力進行之。

故吾人不能不承認羅馬教會為第一次建設此種政府之嘗試。其缺點與其不及之處誠難為諱，然亦不必過事吹求；蓋吾人每可因之得一教訓，為吾人造成國際觀念之參考，價值極大。在本書中，吾人已舉出羅馬共和破碎之主要原因，今吾人擬再診斷羅馬教會何以不能獲得人類之善意而加以組織。

讀者最初所遇之顯著事實，即教會建設世界聖城之努力，作輟無常是也。教會政策並不能注其全力繼續不懈以達此的。僅於偶遇人格優美之人時，始從事於此途耳。彼耶穌所宣傳之天國幾自始即為前代智慧方面較劣之教義與舊儀所掩蔽，吾人已嘗言之。基督教之為物，幾自始即已非純粹先知派具有創造力之宗教。有皇古以人為祀之舊風焉，有祆教浴血之遺意焉，有與人羣社會俱來之僧侶焉，亦有關於神學結構之繁雜教義焉。耶穌之教

訓，一厄於伊特拉斯坎大主教之流血宣傳，再厄於亞歷山大里亞希臘人之穿鑿附會。教會於此衆說紛紜之中，遂不得不取武斷態度以自固。蓋智慧失調，必求所以解決之，今既解決無方，則亦惟有折衷於武斷之師說耳。牧師主教因是漸爲信條教義及規程等所桎梏；及其任紅衣主教或教皇之時，又恆在老耄之年，習於目前利益之政爭，不復能高掌遠矚以全世界爲念矣。若輩已不欲見人心中有天國之建設，此事蓋久已忘之。其所願者，在於教會權力可以左右世人而已。若輩甚至對於人心恨惡恐懼及貪婪等情，亦不惜與之較量以冀保障其權力。若輩對於廣漠繁複之教義私自懷疑者不一其人，故不容他人之討論。是則若輩之不容他人討論或立異者，並非因若輩對於所守之信仰有真切之見解也，正因其不甚了了耳。其所以謀一致者蓋一種政策也。當十三世紀時，教會鑒於懷疑者之怒目相向足以破壞其威權，已現惶惶不可終日之象。其神久已不安。到處搜求異端，殆如膽怯之老婦於就寢前探櫥中察床下以防穿窬之盜然。

吾人嘗言及波斯之摩尼矣，彼以二七七年剝皮而死。主張善惡互爭消長之說，而以光明與黑暗代表之，以黑暗爲宇宙中固有之大力，光明則爲反抗黑暗之力。凡此深奧之神祕，須以種種象徵及妙語以表示之；摩尼觀念在今日智識界中，尙不乏應和之輩。基督教講壇間，恆有摩尼教義之可聞。惟羅馬正教所取之象徵則與之相異。摩尼觀念流布歐洲甚廣，尤盛行於布加利亞及法蘭西南部。法蘭西南部抱此種觀念之人曰喀塔爾教派（Cathars），或曰亞爾比教派（Albigenses），其觀念與基督教精義衝突甚少，故若輩自信爲誠篤之基督教徒。就大體而論，彼等在暴亂無教罪惡流行之世，頗具道德卓著而且純潔之生活。唯懷疑羅馬教義之健全及聖經之正宗解釋。若輩

以爲耶穌並非舊約中上帝之孝子，實反抗其殘虐之一叛徒，與亞爾比派頗相接近者爲發爾多派（Waldenses），蓋發爾多（Waldo）之同志也，其神學似頗合羅馬之正宗，然亦終爲教會所不喜，蓋彼皆指斥教士之擁資與奢侈也。然此已爲拉武薩宮庭中人所難容。故英語森第三大興十字軍以討此等不幸之宗派，廣收遊蕩無賴之徒，許其攜火及劍作劫掠之行，施種種慘無人道之舉於此等最和平之法蘭西人民。吾人披閱此次十字軍殘酷荒謬舉動之記載，覺其慘痛可怖遠在基督教殉道者所受異端虐待之上；尤可悚者，此種記載極其真確，非故甚其詞者可比也。

此種黑暗不仁之偏狹精神實一種惡精神也，而竟混入上帝統治人世之計畫中。斯固與耶穌精神完全相反者也。吾人未嘗聞耶穌批頑梗門徒之頰或捩其腕也。而教皇當其勢力正盛之時，凡遇對教會智慧之完美有微詞者，卽赫然震怒以懲之矣。

且教會之不容異己，不僅限於宗教事務已也。彼佔數最多而且其力足以左右教會會議之老年人，恆爲狡詭自大躁急而且惡毒之輩，除若輩自有之智識外，無不反對，凡非經若輩審定，及爲若輩所能駕馭之思想，無不懷疑。若輩竭其全力以遏阻科學，其猜忌之心昭然若揭。除若輩自有之思想活動外，其餘皆被視爲非禮。其後且力爭地球在太空之位置及其是否繞太陽而行之問題。實則此問題並非教會分內事。正可以理性所有事歸諸理性。然教會竟似有不得已之苦衷，必欲屏除人類智識方面之良知而後快焉。

此種不容異己之心，卽使出諸真正之篤信，已屬甚壞，乃竟伴以一種公然蔑視民衆智慧及尊嚴之態度，遂使

吾人以近代眼光評判之者，難以贊同，即當時具有自由精神者，亦難以容納。吾人於羅馬教會對待其多難之東方同教國之政策，已平心靜氣敘述之矣。所用工具及方法之可醜者甚多。其對待一己之人民，亦露有一線真正之犬儒主義。其教訓固主張公平正直者，然行不顧言適足以自喪其威信。關於種種之法外施恩，吾人在本章第十一節中已言之。而十六世紀之出售贖罪券尤爲昏庸之極，以爲凡得贖罪券者，則靈魂在煉罪所中所受之種種苦痛，皆可因之減輕也。引起此種無恥及害己方法之精神在二十三兩世紀時已頗顯然矣。

當腓特烈第二所播之批評種子尙未萌芽於人心而產生不可幸免之革命結果時，基督敎世界中顯已瞭然於當時精神界空氣之不適。於是種種運動之發生，吾人可以現行之名名之曰教會中之『復興運動』，隱含一種教會現行方法，及組織無甚效能之批評，特未表而出之耳。時人漸在寺院教士以外別求新鮮之合理生活。其時有一顯著之人物名阿栖栖之聖法蘭西斯 (St. Francis of Assisi) (1181年至1226年)者，蓋世家子弟也。此少年如何舍其逸愉之生活，以探求上帝，吾人不能詳述之。其初年之生活頗似瞿曇佛陀早年之經驗。彼於快樂生活中，忽然有悟，以赤貧自誓，力模耶穌之生活，專心以拯救疾苦之人爲務，尤致力於意大利南部最盛之瘋癲病人。從之者甚衆，法蘭西斯派之托鉢僧自是遂出現於世。除原有之弟兄會外又有篤信宗教之婦女亦組成一派，更有男女多人與之有非正式之聯絡。法蘭西斯嘗至埃及及巴力斯坦宣道，其時正當第五次十字軍進行之時，然彼未嘗受回教徒之騷擾也。彼與教會之關係如何至今猶有討論之餘地。其事業本得教皇英諾森第三之允准，然當彼在東方時，其宗派改組，厲行訓練，以威權代替勸化之摯情；彼鑒於此種變遷，遂辭領袖之職。彼始終以清貧自守，

至死不變，但彼方去世，其宗派中人即已受人佈施，擁有財產，且建一大禮拜堂及寺院於阿栖栖，爲彼作記念焉。自彼死後，此派之訓練爲彼之親密同儕所身受者，幾與迫害異教之酷刑無異；篤行簡樸生活者常受鞭笞，其他則被囚，有一人因謀遁而被殺，第一門徒伯爾拿 (Bernard) 竄於山林間者凡一年，追者如獵野獸也。

法蘭西斯派之內爭，極堪注意，蓋爲他日基督教世界內部大亂之朕兆也。終十三世紀之世，法蘭西斯派之一支澄清教會之規條甚力，中有四人於一三一八年被焚而死於馬賽，因教會中人目之爲頑梗難化之異教徒也。聖法蘭西斯之主張及精神，似與十二世紀時之發爾多無甚差異。二人皆熱忱傾倒耶穌之精神。然發爾多反抗教會，而聖法蘭西斯則竭力以順從教會，彼對正式基督教精神之批評，亦頗有涵蓄也。然二者皆足爲良心反抗教會威權及其陳規之著例，教會在此二例中已略嘗革命意味，此則顯然可見者也。

與聖法蘭西斯性質大異者爲西班牙人聖多米尼克 (St. Dominic) (一一七〇年至一二二一年)，其人篤信正宗，頗熱心與異端辯難而折服之，使改其信仰。教皇英諾森第三遣之宣道於阿爾比派中人。其事業與十字軍之戰爭及殺戮同時並進。凡多米尼克所不能勸化者，則由英諾森之十字軍殲滅之。然就彼之活動及其教派之爲教皇所承認所鼓勵觀之，足徵討論教會之風潮，方興未艾。且足以明示教會當局徒恃武力之無濟。『黑衣托鉢僧』(或多米尼克派)——聖法蘭西斯派爲『灰衣托鉢僧』——之發達，已足表示羅馬教會已入歧途，陷於有組織之頑固教義者與日俱深，遂與發達甚速之人類智慧及勇氣相突衝。而入於無可調和之境。夫教會之職務本在導人，今竟出諸強迫。聖多米尼克勸化異端之最後談話，至今尙存。爲歷史中之標幟。蓋已露示此人因其真理不行，遂

至對於真理力量失其信仰而老羞成怒也。其言曰：「吾諄諄力勸汝曹，導之，禱之，繼之以泣，終無效焉。吾邦之諺曰：「恩惠所不能濟者，可用武力。」吾將使王侯教長，傾邦國之師以臨此土而施武力於恩惠和平所不能行之人矣。」

〔一〕見大英百科全書中多米尼克條。

十三世紀時，教會中有一種新機關之發達，即教皇之異端裁判所是也。前此教皇恆可隨事查究各地之異端；至是英諾森第三覺多米尼克團實為一種壓制異端之有力武器。乃組織異端裁判所為固定之查究機關，以多米尼克派中人主之，教會得此工具，乃用烈火毒刑以摧殘人類之良知，視此機關為世界統一之唯一希望所繫。當十三世紀以前異端或不信教者之受死刑頗為罕見。至是歐洲百數市場間，恆有教會官吏目睹反對者之軀體焦爛展轉焚死，死者大都為貧苦不著名之人，而若輩對於人類之大使命亦隨彼被焚者之灰燼以俱滅矣。

聖法蘭西斯派及聖多米尼克派之發生不過基督教世界中多種新勢力中之兩種而已。此種新勢力或以扶植教會為事，或以破壞教會為事各隨其見解所及而定。上述兩派皆為教會所同化，所利用，惟前一派略受暴力之強制耳。其他新勢力，則明目張膽不服教會，而加以批評。一百五十年後有威克里夫者 (Wycliffe) 出世 (1311-1384) 年。其人蓋英國牛津大學之博士。曾任巴利阿爾 (Balliol) 學院主教，及教會中諸職。迨至晚年，

彼始公然批評教士之腐敗，及教會之不智。且嘗聚貧苦教士多人，以宣傳其觀念於英格蘭各地，是爲威克里夫派（Wycliffites）。又爲欲使人民得以比較教會與彼之是非起見，將聖經譯爲英文。彼之學問較聖法蘭西斯或聖多米尼克皆優，能力尤較大。贊助之者又多身居高位之人，民間信徒亦復甚衆。羅馬教會雖痛恨之，並不拘禁之令，而彼終得爲自由之人以終，將死時仍以拉忒衛司（Lutherworth）教區牧師資格執行儀節。唯彼兇頑陳腐之精神，導羅馬教會於自滅之途者，終不願其遺骸之安於窀穸也。一四一五年，君士坦薩宗教大會議決，掘其遺骸而焚之。此案由主教佛來銘（Fleming）於一四二八年奉教皇馬丁第五之命執行之。此種荒唐之舉動非妄人偶然之行爲，蓋教會之正式措施也。

#### 第十四節 重要教皇記略

普通讀者對於教皇歷史頗感混亂，蓋由教皇人數甚多也。教皇即位大都在老耄之年，故其任期短促，平均每人不及二年也。但其中亦有特出者數人，可爲讀史者之要領。如教皇格列高里第一，號稱大皇（五九〇年至六〇四年），爲僧人入任教皇之第一人，蓋本涅狄克特之友，英格蘭傳道團即彼所遣者也。此外著名教皇，有利奧第三（七九五年至八一六年），手加查理曼之冕，有醜穢之約翰十一（九三二年至九三六年）及約翰十二（九五五年至九六三年），約翰十二後爲皇帝鄂圖第一所廢；有偉大之喜爾得布藍，晚年任教皇，是爲格列高里第七（一〇七三年至一〇八五年），力使僧人守獨身主義，且堅持教會權力當在王侯之上，並集權於羅馬城。喜爾得布藍與皇

帝亨利第四因授爵問題相爭甚烈。皇帝謀廢教皇，教皇亦驅皇帝於教會之外，並解除人民效忠於彼之義務。皇帝卒被迫至卡諾沙堡（Canossa），向教皇悔罪，衣麻衣，赤足踏雪立於堡之中庭者至三晝夜之久。格列高里第七之後再傳爲教皇烏爾班第二（1087年至1099年），與第一次十字軍。自格列高里第七以還一百五十年間，爲教會逞雄奮力之時期。蓋教會澄清改造後，壹意繼續圖謀統一基督教世界全部之時期也。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後，敘利亞及聖地皆有拉丁諸王國之成立，宗教上與羅馬溝通，是爲羅馬征服東方基督教之開端。至拉丁人統治君士坦丁堡之時期（1204年起而迄於1261年）爲最盛。

一二七六年皇帝腓特烈巴巴洛薩（腓特烈第一）在威尼斯長跪教皇亞歷山大第三之前，承認其爲宗教上之領袖，發誓爲之效忠。但自亞歷山大第三於一二八一年去世後，教皇機關特有之鋼疾復發，即教皇之位置易爲老耄衰弱之人所佔有是也。先後有教皇五人踉蹌入居拉忒藍宮，於十年之短期中去世。迨英諾森第三（1198年至1216年）崛起爲教皇，始銳氣勃勃以進行實現「上帝之城」之大計畫焉。

英諾森第三爲皇帝腓特烈第二之保護者，生平事業吾人已在本章第十及第十二兩節中述及之。自後繼起之教皇五人，幾成爲基督教世界中之統一君主，其聲勢之宏大，不惟空前，亦且絕後矣。蓋其時日耳曼帝國因內訌而不振，君士坦丁堡又落諸拉丁人之手，自布加利亞以迄愛爾蘭，自挪威以至西西利及耶路撒冷，莫不戴教皇爲其共主。然此無上之威權，虛有其表而已。蓋當烏爾班時，基督教之信仰力及於歐洲全部，至英諾森第三時，教皇已不能得諸侯王之傾心，而平民之信仰及良知亦反顏相向，攻擊此徒驚政治及專事擴張之教會矣。



十三世紀之教會雖能伸張其法權，然已漸失其在民衆良心上之把握。勸化之力日衰，侵凌之態日甚。世之智者每道及或讀至此種失敗之過程，未有不悲喜交集者。當歐洲在長期之黑暗混沌時代，教會實庇護之而造成一新歐洲；而教會實鑄造新文明之模型也。惟此新造之文明，不得不本其自有之生活力而發展，而教會則缺乏充分之生長力及適應力。新維破卵之期近在眉睫矣。

當教皇與日形得勢之法蘭西王衝突時，教皇機關生活力及支持力之衰頹，始大著於世。當皇帝腓特烈第二在位時代，日耳曼已形分裂，法蘭西王遂繼霍亨斯陶陶朝諸皇帝而起爲教皇之保護者扶持者，及其勁敵。教皇多人皆取贊助法蘭西君主之政策。法蘭西王子建國於西比利及那不勒斯者皆得教皇之維持與贊助。法蘭西王且以爲查理曼帝國不難由我而中興。腓特烈第二爲霍亨斯陶陶朝之末帝，去世後國中無主，遂有所謂大虛君時代。其後哈布斯堡族之路德福 (Rudolf) 於一二七三年被選爲皇帝，虛君時代告終，於是拉忒藍宮之政策始遊移於法蘭西與日耳曼之間，恆視各人感情之向背而定。其在東方，則希臘人於一二六一年重自拉丁皇帝之手奪回君士坦丁堡；新朝始祖邁克爾佩略羅加斯 (Michael Palaeologus) 是爲邁克爾第八，屢次假意與教皇構和，卒與羅馬教會完全脫離，加以亞細亞諸拉丁王國之傾覆，教皇東向之威權遂與之同盡矣。

一二九四年蓬尼非斯第八 (Boniface) 爲教皇。彼係意大利人，仇視法蘭西，頗了然於羅馬之遺風及使命。彼之行事頗專斷於一時。一三〇〇年舉行大祝典，四方來羅馬馬城瞻禮者甚衆。「金錢之流入教皇庫中者如此之多，不得已用二人執耙以拾聖彼得墓上之施金云。」〔一〕然此種盛會僅一虛有其表之凱旋而已。召集一羣之遊客，

終易於召集一隊之十字軍也。一三〇二年蓬尼非斯與法蘭西王之衝突起，一三〇三年教皇正欲頒布驅逐法王出教之命令，威廉得諾加勒 (Guillaume de Nogaret) 襲之於阿南尼 (Anagni) 古宮中而擒之。此法蘭西王之使者奪門入教皇之宮，尋至寢室，見此驚惶之教皇手執十字架偃臥牀上，乃大肆恫嚇與侮辱。一二日後，教皇始爲市民釋還羅馬，既還城，奧栖尼族 (The Orsini family) 又執而囚之。數週後，此受驚失望之老人竟死於囚室中。

阿南尼之人民對於第一次侮辱教皇之舉動確爲憤怒，故羣起反抗諾加勒而釋放教皇，然阿南尼固教皇之故鄉也。其要點之堪注意者，法蘭西王凌辱基督教世界元首之舉動乃得其人民之贊許是也。彼曾召集三級會議 (貴族，教會，平民) 得其許可，然後作此極端舉動焉。卽意大利，日耳曼或英格蘭諸國，對此自由侮辱宗教元首之舉動亦未嘗稍有表示公憤者。基督教世界之觀念至是已衰，直至人心盡去而止。

[一]此係 J. H. Robinson 所言。

終十四世紀之世，教皇機關未嘗盡力以恢復其道德上之威權。繼蓬尼非斯第八而當選之教皇曰克雷蒙第五 (Clement V)，本法國人，法蘭西王腓力實卵翼之。彼未嘗一至羅馬。建都於亞威農城，其時亞威農不屬於法而屬於教皇，然在法境也。自後教皇皆居是地，至一三七七年格列高里第十一爲教皇時始返居羅馬法迪坎宮。然

格列高里第十一不能攜全部教會之同情以俱返。紅衣主教中多屬法人，其習慣及關係皆深植於亞威農。一三七八年格列高里第十一死，意大利人烏爾班第七當選，此等異派之紅衣主教遂宣言選舉無效，而另舉克雷蒙第七以抗之。此次分裂，世稱『大分離』(Great Schism)。教皇皆居羅馬，凡反對法蘭西之君主如日耳曼之皇帝，英格蘭王，匈牙利，波蘭，及北歐諸邦，皆效忠焉。對抗之教皇則留居亞威農，以法蘭西王為後盾，並有法王之同盟蘇格蘭王，西班牙王，葡萄牙王，及日耳曼境內之諸侯。兩方教皇以互逐對方之附從出教及互相詛咒為能事。故此時（一三七八年與一四一七年間）之全部基督教徒依兩方之標準而論，無一不應入地獄者。此種分裂影響於教會團結之可悲，不待述而自明矣。真理泉源自相激濺，又何怪威克里夫之流教人本其良知自加思索乎？一四一七年，『大分離』得君士坦薩宗教大會之補救而復合，此大會即議掘焚威克里夫之遺骸，及處胡司約翰(John Huss)以焚死之刑者也；開大會時諸教皇或辭職，或被廢，馬丁第五遂為基督教世界惟一之元首，惟此基督教世界在形式上雖復歸統一，而精神上則已荒亂不堪矣。

他日(一四三七年)巴塞爾宗教大會(Basle Council)再引起教會之分離，及二教皇之並治，茲不具贅也。上所述者，數百年間教皇權力盛衰之歷史也。亦即實現宗教統一世界之高尙闊大觀念失敗史也。吾人在前一節中已述明繁雜迂濶之信條神學如何留傳於教會中，為其實現此種鴻圖之累。大抵當日之教會，神學過多，而宗教不足。唯吾人須知教皇能力之不足，亦為教會制度與尊嚴日形瓦解之原因。蓋當時教育平面，不能養成多數紅衣主教與教皇，使其擔當重任所需之知識及眼界。若輩類皆不學無術之輩，僅少數傑出者專憑其天才以超拔

於此種缺點之上耳。且此輩當權之際每在暮年，縱操大權，亦未必能用，此端前已言之。蓋在能運用以前，大都已與世長辭也。誠使紅衣主教之退職皆在五十年以前，教皇之被選不得在五十五歲以上，則教皇任期之平均數必因之加長，教會之政策亦因之繼續甚久，其有大利於教會，殆可斷言。而且紅衣主教本為教皇之選舉人及顧問者，選舉紅衣主教之制度或亦有設法改善之可能。蓋人類握大權臨大位所依據之規則與方法，固人事中之極關重要者也。統治者之心理至今尚為吾人應加研究之科學。吾人已見羅馬共和國之覆亡，今茲又見教會對於世界使命之失敗，其由於選舉方法之未善者蓋甚大也。

## 第三十三章 成吉思汗及其後裔之大帝國

### 第一節 十二世紀末年之亞洲

吾人今將述遊牧主義對於東西文化上最後最鉅之侵畧矣。本書對於遊牧與文明兩種生活同時並進之跡，曾已加以推尋，並說明當文化發育範圍愈廣組織愈精之候，遊牧民族之軍力，動性，及智慧亦隨之以俱進。蓋遊牧民族乃自循其特別軌道以日趨於特殊化者，謂為未開化人，蓋淺乎視之也。溯自有史以來遊牧民族即與安土定居者互相消長。本書曾述塞姆族與以攔族之侵略撒馬利亞；並曾述西羅馬帝國為大平原之遊牧民族所蹂躪，波

斯爲阿刺伯人所征服，東羅馬帝國爲阿刺伯人所震撼矣。當文化爲其過度之富裕，債負及勞役所壓抑而致奄奄一息之時，當宗教漸就衰頹而墮入犬儒主義之時，並當發展能力日淪衰歇，無復希望之時，游牧民族每闖然以入，有若耕犁，盡破所有之桎梏，使世界得以重開新道焉。如與十三世紀共始之蒙古侵略，蓋可謂爲人羣組織中所有犁庭掃穴諸役中之最鉅最後者矣。

蒙古先世蒙昧莫知，至十二世紀之末忽發現於歷史。初見於中國之北徼，蓋卽匈奴突厥之故居，其民族淵源顯與此輩相同。人羣羣居，其上有長，長之名今不更舉以煩讀者；至其子成吉思汗卽位，威勢突進，一日千里。

回教初本統一，復漸分裂，讀者於此，諒已知之。當十三世紀之初，分立互訐之回教國散佈於西亞。埃及爲薩拉丁 (Saladin) 苗裔治地，並奄有巴力斯坦及敘利亞之大部，小亞細亞則有塞爾柱王朝，阿拔斯王朝之哈理發仍駐於報達。自此以東，則有花刺子模 (Kharismian) 大帝國崛起其間，蓋基發 (Khiva) 之土耳其其王族所建立者也，征服塞爾柱諸小王國之一部分，而君臨恒河流域以至底格里斯河一帶之廣土。然其御有波斯印度之黔黎，蓋亦未能安若磐石焉。

時中國文化之狀況亦足以引起有志於侵凌者之覬覦。本書上文最後所述中國之情形蓋第七世紀時唐朝之初葉也，果毅多能之太宗衡量景回佛老諸教之高下，而綜其要旨，則仍以老子之爲教，初不亞於他宗。吾人並亦述其優遇玄奘之故事。願太宗對於諸教雖無所軒輊，而其嗣王則頗有摧殘佛法者；然而佛法之盛，初不因是而中止，而佛寺之始則摺柱學術，卒致阻其進展也，則與西方基督教之寺院曾無以異。至十世紀時，唐室極衰，奢淫疲敝，



相尋而至，於是中國政治上又復裂成羣雄割據之局，此卽所謂「十國時代」是也，其混亂擾攘蓋直歷十世紀之前半而後已。此後北宋（九六〇年——一二二七年）代興，方告統一，然斯時北方匈奴民族時來犯東岸之地，北宋與之爭逐，擾攘無已。於時諸民族中有契丹者出，盛極一時，至十二世紀，契丹又爲其他匈奴民族所建之金國所克服；金國奠都北京，其南境在黃河之南。宋之國土遂日促。因南京已逼近敵境，不得已於一一三八年遷都於濱海之杭州。自一一二七年以降，至一二九五年間，世稱宋朝爲南宋。宋之西北有韃靼民族所建之西夏，北則有金，斯二國中之漢人俱受治於遊牧習慣甚強之君長。是故東方亞洲民族之主幹以處於異種積壓之下，對於一征服者之來，雖不歡迎，固願聽命也。

至於北部印度則自十三世紀開端以來，亦爲一被征服之國家前已言之。初爲基發帝國之一部，顧時有顧圖布（Kutub）者，始爲人奴，繼爲印度諸省總督，於一二〇六年，在特里別建印度回教國。時印度佛教久爲婆羅門教所擯，唯改宗回教者亦惟少數之統治階級而已。

以上所述，蓋當十三世紀初葉成吉斯汗在巴爾喀什及貝加爾湖間團結遊牧民族時之亞洲政情也。

## 第二節 蒙古人之興起及其武功

成吉思汗及其後裔征服宇內之豐功偉烈，足以震動世界，而蒙古諸汗自身之所感殆尤甚焉。

先是金人據有中國東北部，蒙古人在十二世紀時才一臣服其下之部落耳。毳幕騎獵，飲湏食酪，以資其生。遊

獵而外，間事戰爭。入夏積雪既消，則北行就牧，至冬則又逐水草而南，蓋亦草原民族之習也。其軍事上之訓練，始於叛金一役。時金有中國富源之半，蒙古人與金戰爭時，頗獲中國所有之軍事學。迨十二世紀末造蒙古人即已爲卓絕善戰之部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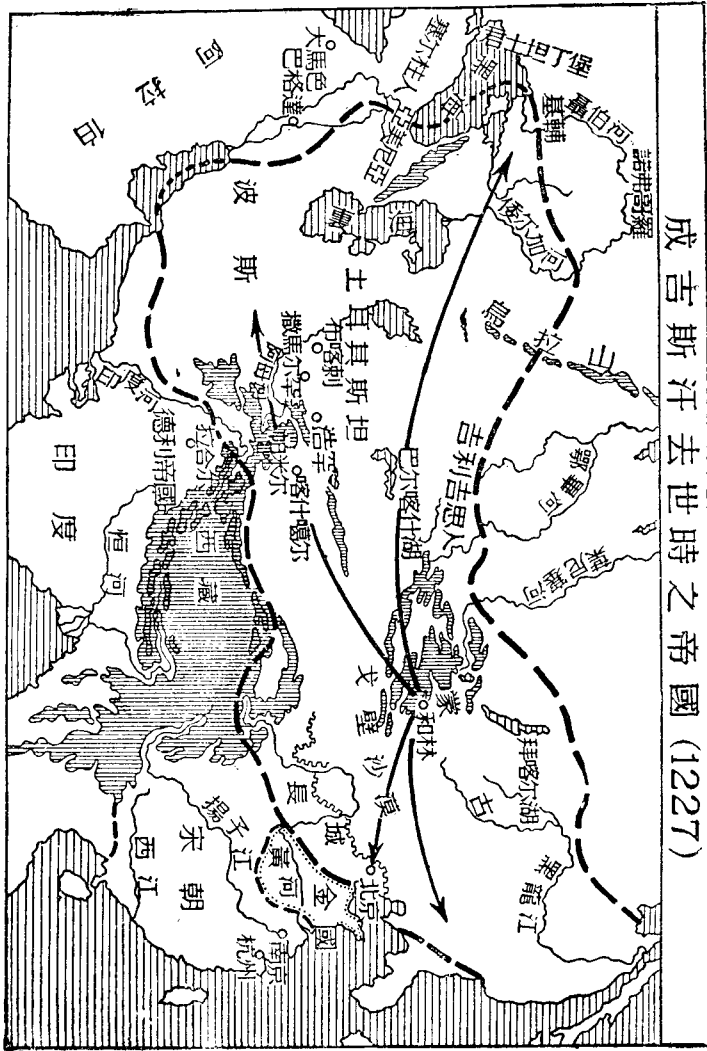
成吉思汗事業草創之始，惟頭頭整軍經武，協和蒙古以及其他部落，而成一有組織之師。聲威之著，始於西征，韃靼族吉利吉思人 (Kirghis) 及輝和爾人 (Uigurs) (此爲塔里穆河流域之韃靼人) 先後入附。繼伐金，一四一四年陷北京。契丹本新近臣服於金者，至是亦與蒙古人合，大爲成吉思汗之利。斯時兵戈擾攘，易主頻仍，而安居定業之中國人則耕耘收穫，懋遷有無，一如疇昔，初不有所左右輕重於其間。

北印波斯土耳其斯坦一帶之花刺子模新帝國，上曾述及。帝國版圖東抵喀什噶爾，在當時殆視爲列國中，最爲猛進而且最有希望者也。當成吉思汗猶牽於伐金之役時，遣使花刺子模，以修二國之好。使者被殺；此以今日政治上之習語明之，當時花刺子模政府已決定不『承認』成吉思汗，用取此激烈之策以應之，然亦太愚矣。以此至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所圍練之大隊騎士遂橫掃帕米爾而入土耳其斯坦。軍容甚盛，且斯時中國人確已知火藥之用，蒙古人效之，其軍中當亦具有火炮及火藥，以備攻城之用。喀什噶爾，浩罕 (Khokand)，布哈拉 (Bokhara)，以及花刺子模都撒馬爾干諸城，相繼淪陷。花刺子模境中遂無足以禦蒙古人者。蒙古人因席捲而西，抵裏海，南下達拉合爾 (Lahore)。其在裏海北者與來自基輔 (Kieff) 之俄羅斯軍遇。兩軍交綏者屢，俄軍卒敗，基輔大公 被俘。蒙古軍之足蹟，遂及於黑海北岸。君士坦丁堡大震，重興守備。同時蒙古更以別軍平西夏。西夏既併，惟金之南徼



尙未服耳。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於武功正盛時去世。其帝國已東達太平洋，西抵第聶伯爾河（Dnieper）矣。而其

成吉思汗去世時之帝國 (1227)



國勢之擴張，則仍激進未已也。

蒙古立國，與其他游牧民族無殊，草創之始，亟於軍旅，蓋猶未足以言治也。萬幾胥集於帝王之一身，其與臣民之關係，僅徵取賦稅以給軍而已。時金有耶律楚材者，深通中國之學術禮俗，蓋一至於有幹才，富於經驗之政治家也。成吉思汗延攬之以爲臂助。成吉思汗死後，蒙古民族之事業，蓋多賴氏力以繼續之，其爲歷史上之大政治家，誠無疑焉。氏能調劑蒙古人獷悍之質，城市藝術之賴以不毀者不可勝計。氏廉潔自好，居惟菟羅檔案碑刻，復有誣告其貪賊者，抄檢之惟琴阮十餘事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蒙古軍制之精備，耶律之功，蓋不在成吉思汗下也。吾人於成吉思汗猶有宜加注意者則其縱橫亞陸，於各派宗教，皆一視同仁是也。

成吉思汗去世時，帝國首都猶在蒙古之喀拉和林。諸汗大會於此，舉成吉思汗子窩濶臺汗爲其嗣王。於是仍承前緒以攻金，一三三四年金平。斯役也中國南宋實助之，藩籬自壞，遂致引此征服全世界者以入室！一三三五年蒙古軍橫截亞陸以向俄羅斯，其行軍致足驚異。一三四〇年基輔被毀，全俄至是幾皆入貢蒙古。波蘭亦遭其蹂躪，一三四一年波蘭日爾曼聯軍與蒙古人戰於下西利西亞（Lower Silesia），之里格尼自（Liegnitz），殲焉。皇帝腓特烈第二（Emperor, Fredrick II）似亦未嘗用力以阻蒙古人之入侵也。

柏立（Bury）注吉本羅馬帝國之衰亡有云，「一三四一年春蒙古古軍之蹂躪波蘭，及入據匈牙利，蓋其軍略之優長有以致之，初不僅以兵多勝也，顧歐洲史之知此，則最近事耳。然此猶未爲常人所盡曉也；流俗之見，尙以爲韃靼人乃一羣蠻族，其席捲東歐，並無軍略，戰勝攻取，蓋純賴兵多云……」

「蒙古將帥之行軍於維斯杜拉河下游 (Lower Vistula) 以及德蘭斯斐尼亞 (Transylvania) 也，其佈置之精密，尤足驚異。此種戰畧，匪獨並世歐洲任何軍隊所不能企，且亦非歐洲任何將帥之眼光所能及。歐洲將帥自腓特烈第二以降，就韜畧論，無一足與速不臺相頡頏者。且蒙古人於匈牙利之政局及波蘭之情形皆能洞囑無遺，蓋其間諜之組織固甚佳也，而匈牙利與其他基督教諸國則有如童騃，於其勁敵之內情，竟毫無所知焉。」

然蒙古人於里格尼自戰勝後，亦即不復西進。蓋以叢林密著，邱陵起伏，不適戰畧；因轉軍南下，思奠居於匈牙利，屠戮同化馬札兒人 (Magyar)，以重演此輩往昔屠殺塞種阿乏爾人及匈奴之舊事。蒙古人本欲自匈牙利平原以蹂躪西部南部，與九世紀之匈牙利人，七八世紀時之阿乏爾人，以及五世紀時之匈奴所為無異者。顧在亞洲則與宋苦戰不已，更侵掠波斯及小亞細亞；後窩闊臺突死，一二四二年，以嗣承事遂起紛擾，於是所向無敵之蒙古軍以此被召返國，遂橫經匈牙利羅馬尼亞而東。

斯時和林嗣位之爭，彌歷歲月，歐洲如釋重負，而廣漠新興之帝國從此亦兆分裂之象矣。一二五一年忙哥爲大汗，以其弟忽必烈爲中國大總管。是後宋乃漸就滅亡，顧宋之漸就滅亡也，東部蒙古人之文化及策畧，亦日與中國同化矣。忙哥侵掠西藏，力侵波斯及敘利亞。後役以其弟旭烈兀爲之帥。旭烈兀轉軍戰回教王國，陷報達，屠之時報達在宗教上猶爲回教首都，蒙古人仇視回教徒殊甚。游牧民族與城市居民之嫌隙因之益深。一二五九年忙哥死，是時帝國廣土萬里，各將領遠自匈牙利，敘利亞，信地，中國各遠地來會，途遠需時，至一二六〇年忽必烈始被舉爲可汗。時忽必烈已漬漸於中國之事；奠都北京，而棄其舊日之喀拉和林，於是其弟旭烈兀据有波斯，敘利亞，小亞

細亞之地，實同獨立，其在俄羅斯及與俄毗鄰之亞洲與土耳其斯坦間諸蒙古小部落，亦復各各分立。一二九四年忽必烈去世，自是雖徒有虛名之大汗尊嚴，亦隨以俱逝矣。

當忽必烈去世時主要之蒙古帝國以北京爲首都，中國蒙古皆在其版圖之內；其次在俄羅斯則有蒙古人所建之欽察汗國，是爲第二蒙古帝國；旭烈兀復於波斯建伊兒汗帝國，小亞細亞塞爾柱王朝之土耳其人貢焉；欽察與蒙古之間別有一西比利亞國；而土耳其斯坦則別有一『大土耳其國』。於此期有堪注意者，旁遮普以外之印度始終未受蒙古之蹂躪；而一二六〇年旭烈兀部將怯的不花亦爲埃及之蘇爾丹所敗於巴力斯坦，遂沮其長驅以入非洲之勢。蓋至一二六〇年蒙古四征不庭之威勢已如日過中天。自斯而後遂漸入分裂衰零之境矣。忽必烈在中國所建之元朝自一二八〇年至一三六八年。其後西亞蒙古民族之威勢復盛，遂更於印度建一歷世悠久之王朝云。

### 第三節 馬哥孛羅之遊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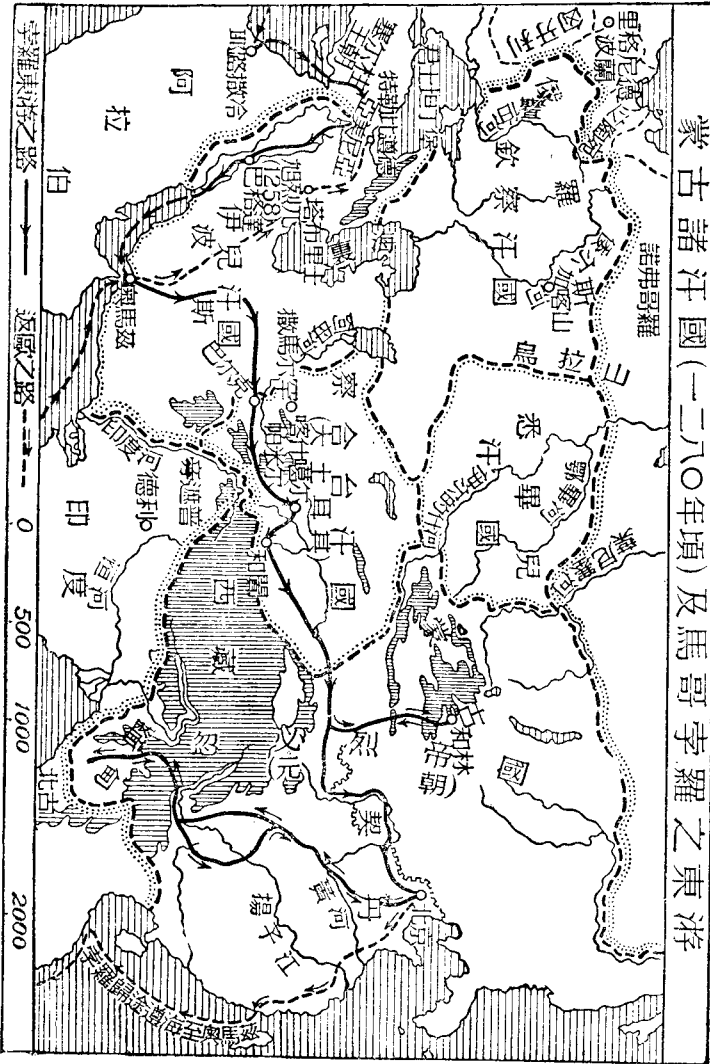
蒙古征服之偉績，在歷史上誠足稱最者矣。雖以亞歷山大之武功甚盛，然以言廣袤，尙不足比。而其傳佈及擴大人類觀念之影響，事雖難言，要之蓋可與亞歷山大之傳佈希臘文化相提並論也。亞洲與西歐之間至斯會一度交通，了無阻滯；坦道一時俱闢，各國行人蒼萃於和林之庭。歐亞間，基督教與回教所起之屏障至是亦爲之低下。羅馬教皇頗抱感化蒙古人改信基督教之宏願。蒙古人所有之宗教蓋唯原始之薩滿教 (Shamanism) 而已。教皇

之使臣，來自印度之佛徒，巴黎、意大利及中國之藝士，東羅馬及阿美尼亞之商賈，皆與阿剌伯之官吏，波斯印度之天算家會合於蒙古王庭。吾輩於蒙古人戰爭屠戮之事，久已既聞，而其對於學術渴慕好奇之忱，則少所注意。蒙古民族雖不足以言創造，然就傳播知識及方法而論，其影響於世界者蓋已甚鉅。成吉斯汗以及忽必烈之爲人，吾人所知者雖多蒙昧曼衍之辭，然卽就此以察之，亦可見其人格之偉大，較之浮夸自大之亞歷山大，以及雖性情堅毅而目不識丁之鼓起政魔者而兼神學家之查理曼，其明敏與創造力，蓋未之或遜也。

教皇遣使佈道蒙古之舉卒歸失敗。基督教蓋至是已失其勸誘之力矣。蒙古人之於基督教原無成見；初且優禮有逾於回教；然而東來教士顯然利用耶穌教義之力以助長教皇統一世界之野心。而基督教又復墮落如斯，已不足以壓蒙古人之望。此輩教士欲使蒙古帝國成爲天國之一部，此舉或足以動蒙古人之心；顧斯時法蘭西及意大利之教士或則爲日爾曼皇帝所擁立，或則爲法蘭西王之傀儡，或則爲其一己怨憎虛榮之犧牲，其希冀之鉅，適與其勢力及景况之積衰同其致，欲使蒙古人爲其附庸，又烏可得也。一二六九年，忽必烈汗以使人抵教皇，請以博學多能之士百人致諸其廷，以修睦好；其意顯欲與西方基督教國家謀共同行動之方式。惟使者至時，適西方無教皇，方羣相擾攘於大位繼承之際。其間無教皇者蓋歷二載云。迨後教皇選出，乃遣多密尼派 (Dominican) 僧侶二人以化此亞陸之泱泱大國，入其治下；而此輩賢者復憚路途遙遠，行旅艱苦，俟卽藉故不前焉。

此次之使命，僅爲屢謀交往之一端耳，然其精神之類唐蓋遠在古初基督教士之下矣。教皇英諾森第四 (Innocent IV) 曾遣多密尼派教士至和林，法蘭西聖路易 (St. Louis) 亦派使齋聖物取道波斯以往；忙哥汗之

蒙古諸汗國(一二八〇年頃)及馬哥孛羅之東游



廷即有不少之景教徒，而後來之教皇使者且直抵北京。吾人嘗聞教皇屢簡主教及教使以至東方，然大率未抵中

國，即廢然而返或喪命中途。一三四六年北京駐有一教皇之使者，唯似僅爲教皇之一外交家耳。逮一三六八年元社既屋，基督教士傳道之機會遂隨之以俱亡。繼元室而起者是爲明，蓋中國民族主義極強之一王朝也，立國之始頗仇外人，或曾有屠戮基督教士之舉。直至明之末禩（一六四四年），吾人已罕聞基督教中景教及天主教各派矣。他日耶穌會教士復有宣傳天主教於中國之舉，較爲成功，然其至中國也則取道於海。

一二九八年海戰起於熱那亞威尼斯之間，威尼斯敗績。熱那亞所獲七千俘虜中，有一威尼斯之紳士曰馬哥孛羅（Marco Polo）者，一大遊歷家也，鄰里頗以其爲言大而夸。氏曾與於第一次教廷使節之列，以同謁忽必烈汗，當多密尼派二教士廢然返旆時，氏仍繼續東邁焉。至是馬哥孛羅既爲俘於熱那亞，爲遣其憂鬱起見，因向一著作家曰羅斯梯謝奴（Rusticiano）者口述其遊蹤，羅氏遂爲之筆錄焉。羅氏所記，究爲何種文字，已不可知，至於本書真確與否之問題，衆說紛紜，吾人亦不必多所置辭，而其所記之大概可信，則可無疑。是書當十四十五兩世紀時風行一世，凡睿智之士，幾莫不人手一編。馬哥孛羅遊記（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誠歷史上名著之一也，十三世紀者爲腓特烈第二君臨宇內之時，亦即異端裁判所兆端之日，馬哥孛羅遊記實開發此世紀之世界，予吾人以悠然遐想之資，蓋匪其他編年史所可比擬。而美洲之發見，亦直接導源於此也。

遊記首述馬哥之父尼哥羅孛羅（Nicolo Polo）及其叔父馬飛孛羅（Matteo Polo）之遊歷中國。斯二人者爲威尼斯之鉅商，而居於君士坦丁堡者也，約在一二六〇年二人去之克里米亞，然後由之往喀山（Kashan），自喀山復之布哈拉，於布哈拉遇中國忽必烈汗遣至波斯往候其弟旭烈兀之使人。使人強之以見大汗，蓋大汗從未

曾見拉丁民族也。二人隨之去；忽必烈見之大悅，由此遂極注意基督教國家之文化。乃命二人西歸延聘「深嫻七藝之賢者，能與崇拜偶像者以及其他諸民族辯難，並證明惟基督之教爲最優」之一百博學多能之士。顧二人西反，基督教諸國正值混亂之秋，濡滯其間者歷二年，始奉命與此二心神衰頹之多密尼派教士相偕東邁。尼哥羅等並挈髻齡之馬哥以行，自有馬哥此行及其爲囚於熱那亞之憂憤，而後此興趣淵深之故事乃得遺留以餉吾輩焉。

三季羅此行取道巴力斯坦，不復循克里米亞之舊途。彼等以有大汗頒賜之金符及其他護照，故行旅甚便。大汗曾命彼等勾取耶露撒冷所燃明燈之油少許；故彼等首途至此，然後由此取道西里西亞（*Cilicia*）以達阿美尼亞。其時埃及及之蘇丹方入寇伊兒汗國境，用繞道北行。由美索不達米以至波斯灣頭之奧馬茲（*Ormus*），似欲由此遶海東航者然。在奧馬茲遇印度之商人，然迄不入海，反取道波斯沙漠北行，循巴爾克（*Balkh*）逾帕米爾以至喀什噶爾，再自和闐羅布泊遵往昔玄奘西行之道入黃河流域以向北京。北京，季羅稱之爲汗八里（*Cambaluc*）；中國北部稱之爲契丹；而稱故宋之中國南部爲蠻子。大汗居於北京，季羅等頗蒙優禮。馬哥以髻齡聰慧，且熟諳蒙古語，故尤爲忽必烈所寵。授以官職，歷充使命，使節所至，大都在中國之西南。遊記所述此版圖遼闊，和平盛之國，「沿途皆有優美之逆旅」及「幽雅之葡萄園田疇與花園」；佛教僧人之「寺院」；織造「金絲布匹」以及美麗之綢緞；「城邑連綿不絕」諸端，歐洲人始見之而疑，繼則玄想大熾。馬哥又述緬甸宏大之象軍，及爲蒙古弓手所敗與蒙古軍征服擺古（*Pegu*）之事。其述日本也，盛誇其國之多金。尤可異者則馬哥並述及中國之基督教徒及基督教君長是也，以爲有某牧師名約翰（*John the Priest*）者，爲基督教徒之「王」云云。唯此輩教徒，



彼未之見。此顯爲蒙古韃靼人中信奉景教之一部落也。約翰之事，在羅斯梯謝奴視之，必至可驚異，筆錄之際，難免有過甚其辭之處，而約翰遂爲十四十五兩世紀間最足動人聽聞者之一人焉。歐洲人見竄遠之中國，乃爲其同教之國家，因此精神奮發，以爲此同教之人必能予若輩以歡迎與扶持也。馬哥爲揚州之宣徽使者三年，中國人之視彼當與視韃靼人無異，殆無夷夏之分。彼當亦曾奉使印度。據中國史籍，一二七七年時，李羅曾官樞密副使，此則頗足證明李羅所言之爲真也。

李羅諸人之至中國，跋涉道路者凡歷三年又半。居中國者達十六年。於是漸生故鄉之思。馬哥等本爲忽必烈所寵倖，殆頗致他人之嫉，故彼等或有感於忽必烈一旦龍馭上賓，則彼等危矣。故忽必烈許其反國。忽必烈初不之許，後機遇忽至。先是波斯伊兒汗國王阿魯渾 (Argon) 者旭烈兀之孫也，其蒙古可敦薨時，阿魯渾許其後繼皇位，必取同姓。於是阿魯渾遣使至北京求之，得一芳齡十七之公主。爲免除道途勞苦起見，決遵海道而行，而傳以適當之護衛。護送諸大使以李羅諸人老於行旅，且爲智士，因請隨之西行，李羅等遂乘此良機以返故國。此自行中國南部東境之某港啓碇，於蘇門答臘及南印度俱停泊甚久，及至波斯，其行程蓋已歷兩歲矣。此青年之公主既安抵波斯時，阿魯渾已薨，因依舊俗，嫁於其子。然後李羅諸人自塔布里士 (Tabriz) 往特勒比遵德 (Trebizond)，由水路以赴君士坦丁堡，於一二九五年左右返威尼斯。遊記述此歸國之旅人披韃靼之服，至家時爲家人所拒。久久人始識之。然相識者猶多疑其衣衫襪履，蓋乃流浪之徒云。彼等爲破惑起見，因設盛筵，招集朋輩，歡宴正濃之際，遂出百結之鵝衣，揮僕輩出，然後啓其衣，則光輝燦爛，皆「紅寶石，碧玉，紅玉，翡翠，金剛鑽」之類，充牣於其中也。顧此後

馬哥每道及中國之面積人口，人猶多譏之爲謠言者。而以其言人口特加達 (Ducas) (幣名) 動輒數百萬，故時人因戲謔之爲『百萬君』云。

上所述之故事，始張威尼斯之眼，繼乃轟動全歐。歐洲文學受其影響，故常及馬哥字羅遊記中所述之人名及契丹汗八里之類，十五世紀時歐洲之傳奇，蓋尤可見焉。

#### 第四節 倭脫蠻土耳其人與君士坦丁堡

馬哥字羅之遊歷，蓋爲一大交通導其先河耳。此後來之大交通引起無數革命之觀念及革命之事物以入歐洲，如印刷業及用紙之盛行，皆其尤著者也。他如戰時之用火藥，航海之用羅針，而脫昔日沿岸航行之羈束，其重要蓋亦不相上下。流俗之見每俱歸功於馬哥字羅。馬哥字羅遂成爲此種新事流傳之主腦。實則此三大事之流傳，其果與有力否，蓋無明證焉。大抵無名之馬哥字羅衆矣，惜未逢知己如羅斯梯謝奴其人者，於是歷史上其名遂隱而不彰耳。今於未述歐洲人精神上之領域漸事擴大，及馬哥字羅遊記對於茲事實際上之貢獻之先，宜先乘此一觀大蒙古人征服宇內所生奇異之結果，以及倭脫蠻土耳其人 (Ottoman Turks) 出見於達達尼爾 (Dardanelles) 之事，次乃略述成吉思汗帝國各部分裂發展之情形。

當成吉思汗始犯西土耳其之初，倭脫蠻土耳其人之取西南向以遠颺也，蓋猶一微小之流亡團體耳。自中亞經長途之跋涉，逾遠漠，越山嶺，歷異族之鄉以覓可以定居之新土。賽克爵士述此有云：『此輩蓋一小羣異種之牧

人耳，往來馳騁於十字軍，反十字軍，王國，帝國，小邦之域，了無阻之者。至於駐營何地，如何移動保存其牲畜，從何處以覓牧場，當其經過各國時如何與其酋長訂盟言好諸問題，則至今尚無人能予以解答也。」

最後此輩乃於小亞細亞台地上塞爾柱族土耳其人中得一棲遲之所，蓋鄰人固與之同族相親者也。此地大率爲今代之阿那托利亞，至是已多操土耳其語而奉回教之徒，惟其城市間希臘人猶太人以及阿美尼亞人尙復不少耳。其民族固當仍有赫族，佛來家人，特類人，呂底亞人，愛奧尼亞之希臘人 (Ionian Greek)，息米立亞人，加拉太人，及自拍加馬斯時移來之意大利人血統雜於其間，然此種祖先之原質，若輩久已忘之。其與古昔地中海暗色之白種人，北方之雅利安人，塞姆人以及蒙古人血統亦復相近，蓋與居於巴爾幹半島者無殊，唯彼等則自信爲純粹之條耳民族 (Turanians)，且自視較博斯福魯峽彼岸之基督教徒爲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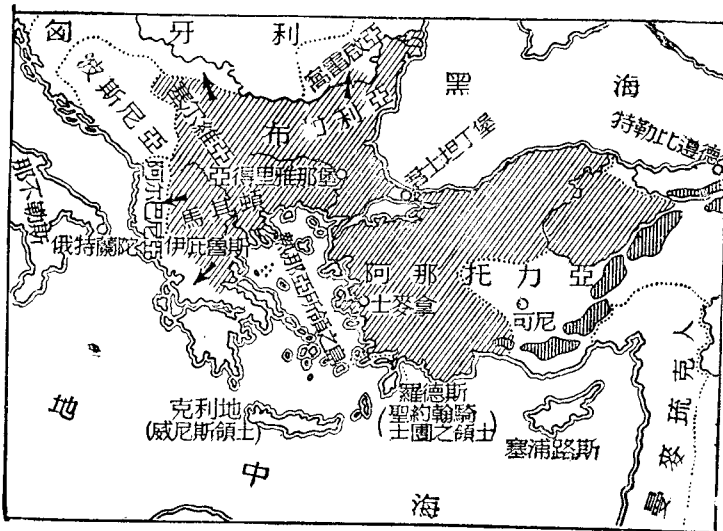
倭脫蠻土耳其人漸形重要，最後遂領袖昔日塞爾柱帝國所謂羅姆 (Roum) 帝國者分裂而成之諸部落。其與奄奄一息之東羅馬帝國仍然爲隱忍不發之敵者尙數百年。彼等初不攻博斯福魯，獨於達達尼爾得一歐洲方面之根據地。自此侵入馬其頓，伊庇魯斯，伊利亞，巨哥斯拉夫 (Yugo-Slavia)，及布加利亞 (Bulgaria) 諸地，此蓋往昔薛西斯之舊道，而非大流士之所由也。諸國之中土耳其人頗覺塞爾維亞人 (巨哥斯拉夫人) 及保加利亞人之文化與之相似，卽其民族之糅雜亦復相同，惟其所涵之北方血脈似較土耳其人爲多，而所涵地中海暗色民族及蒙古人之血脈則較土耳其人爲少耳，然而二國之人固不願自承也。顧此輩巴爾幹人俱爲基督教徒，且其內部分裂頗甚。至於土耳其人則語言一致，其團結之觀念亦復較強，復有回教以陶冶其寡慾儉樸之風，且就

大體論之，此輩亦為較良之戰士也。於是遂盡力感化被征服之民族以從回教；解除基督教徒之武裝，而獨責其納稅。倭脫蠻諸王用漸團結成一帝國，其版圖東抵托魯斯山，西及匈牙利，羅馬尼亞，而以亞得里雅那堡為其首都。東羅馬帝國至是遂為所包圍而領土日蹙矣。

倭脫蠻人所組常備軍仿埃及曼麥琉克軍團 (Mamelukes) 之成規，名為吉尼塞黎軍 (Janissaries)。『每歲庸少年基督教徒一千以為之，隸屬於回教中培克大希 (Bekahi) 派之托鉢僧；初雖不強之以從回教，積久則目濡耳染，浸淫於其所置身之團體中而深受其神祕友愛之觀念矣。此輩傭兵餉稍厚，訓練精，遂漸化成一種狹隘猜嫉之祕密社會，新興之倭脫蠻帝國得此精練之愛國步兵，又適當各國風行輕騎及傭兵之會，其為利國家，固甚大矣。』

『倭脫蠻蘇丹與東羅馬諸帝之關係，在回教及基督

一四五三年前之倭脫蠻帝國



教之史籍中甚爲奇異。土耳其其人嘗參預帝城中皇室及王朝之爭，與皇室並有血統之關係，常以軍隊拱衛君士坦丁堡，並常備堡中一部分之駐防軍，以資四出攻略之用；諸帝之子及東羅馬之政治家有時且追隨土耳其之軍隊於疆場之上，願倭脫蠻人兼併帝國在亞洲與色雷斯之版圖，固未嘗或息也。此種與自蠻皇室（House of Osman）與帝國政府之奇特接觸，影響於雙方之制度上者極鉅；希臘之民德日偷，漸就墮墜，蓋因軍備窳陋，不得不低首下心以媚其強鄰耳；土耳其其人則有陰謀詭詐之風氣來自他邦，逐漸侵入其原來生活之中，因亦日卽於腐敗。弒君弒父之事，數污東方帝國史者，卒成倭脫蠻王朝政策之一部分。如穆刺德第一（Murad I）之諸子與希臘皇帝之子安德洛奈卡（Andronicus）合謀，各弒其父，卽其一例也……

『東羅馬帝國斯時覺與倭脫蠻之帕夏（Pasha）磋商交涉，較與羅馬教皇爲易。於是土耳其人與東羅馬帝室互通婚姻，在外交奇徑上聯轡以並獵者蓋歷有年所焉。倭脫蠻人之喉使歐洲塞爾維亞及布加利亞抗其皇帝，與皇帝之教唆亞洲亞密（Asiatic Amir）以背其蘇丹者正無以異；希臘及土耳其諸王且約對於雙方之勁敵得俘以爲質；蓋斯時土耳其其與東羅馬帝國之政策交互錯綜不可究詰，土耳其其人之視希臘人究如盟好乎，如寇仇乎抑如臣民乎，希臘人之視土耳其其人究爲暴君乎，爲毀滅者乎，抑爲其保傅乎，是則難言者矣……』〔一〕

〔一〕見 Sir Mark Sykes, The Caliphs' Last Herit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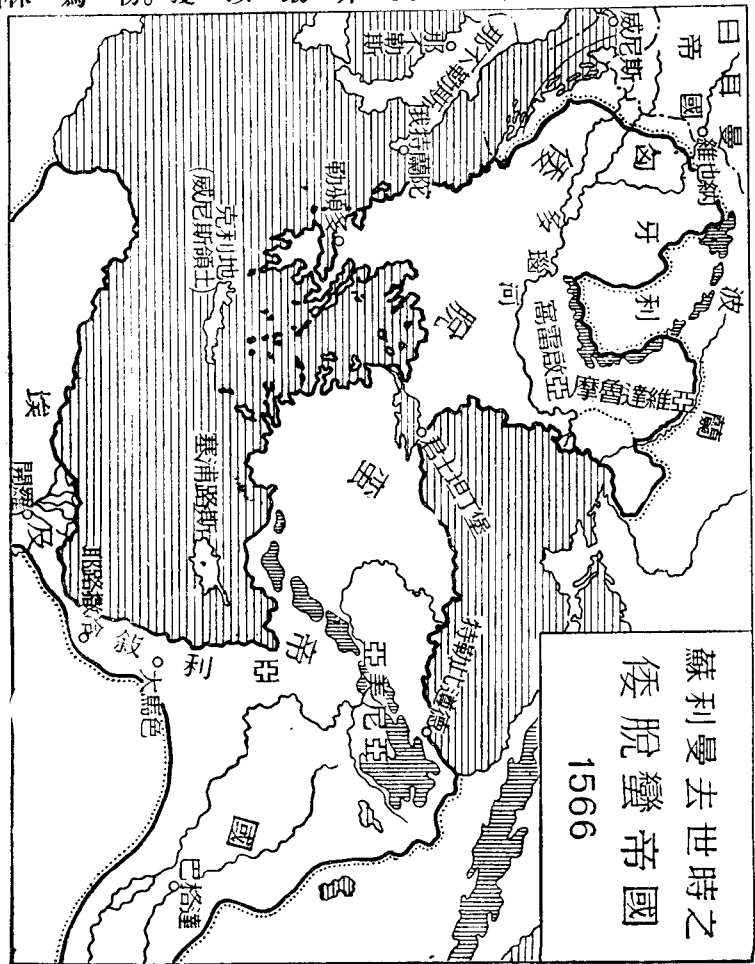
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最後陷於回教徒之手，時爲倭脫蠻蘇丹穆罕默德第二（Muhammad II）之世也。彼以極猛烈之大砲自歐洲方面以攻之。希臘皇帝被殺，虜掠屠戮之舉蓋難縷數。五三二年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所建聖索菲亞（St. Sophia）大禮拜堂中所藏之寶物，劫掠一空，並即改爲回教之禮拜寺。因此歐洲人心爲之大奮，思重興十字軍，然而十字軍之時代固已逝矣。

賽克爵士之言曰：『土耳其人對於陷落君士坦丁堡一事，固視爲無上之慈惠，然實爲一致命之毒手。君士坦丁堡者，向爲土耳其人之嚴師而予以切磋者也。假使倭脫蠻人能吸收科學，學術，哲學，美術及樂生於其版圖中之文化源泉者，則此倭脫蠻人將不僅武力甚盛而已，即智識上亦將有其權威也。假使倭脫蠻帝國能以君士坦丁堡爲一自由港，一市場，一世界財政之中心，一金池，及一交易所者，則倭脫蠻將不復憂乎金錢以及財政來源之或缺也。穆罕默德本一大政治家，當其入君士坦丁堡也，嘗努力以止息因其野心所釀之禍患；於是輔助教主，調和希臘人，盡力使君士坦丁堡繼續爲諸帝之都……唯大錯已鑄，無可挽回，蓋君士坦丁堡既成爲蘇丹之都，已非舊物，市場則日就衰歇，文化與文明亦相率遠颺，複雜之財政制度日漸消滅；土耳其人之官吏及保傅，蓋不復存矣。而羅馬帝國之腐敗如故，舉其所有官僚政治，宮廷閣寺，禁衛軍，密探，賄賂及上下其手之惡弊，倭脫蠻胥承而有之，留存於其驕奢淫佚之生活中。是故土耳其人之奄有君士坦丁堡，實棄一寶藏而獲一疫癘耳……』

顧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後，穆罕默德之野心初未即息。其目光乃復注於羅馬。穆罕默德因遂攻陷俄特蘭陀鎮（Oranto），大肆劫掠；當時半島之內，四分五裂，征服意大利，蓋其時矣，而事竟中輟者，殆因穆罕默德遽然去世耳。

(一四八一年)諸子繼之，閭牆不已。逮嗣王拜尼濟德第二 (Bayezid II, 1461-1512) 之世，戰禍蔓延及於

波蘭，且征服希臘之大部分。至其子栖林 (Selim, 1512-1520)，倭脫蠻之聲威遠達阿美尼亞，並征服埃及。時埃及及法提馬王朝已成陳蹟，故阿拔斯王朝最後之哈里發遂延其殘喘於曼麥流克蘇丹卵翼之下。而栖林則從此最後墜之阿拔斯王朝以購得哈里發之稱號，並獲聖職及其他先知之遺物。倭脫蠻蘇丹至斯乃並為全回教之哈里發焉。栖林



蘇利曼去世時之倭脫蠻帝國 1566

之後，是爲蘇利曼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1520—1566) 東克報達，西服匈牙利之大部，並幾陷維也納。其海軍則下阿爾及耳，而屢摧威尼斯人。其與帝國交兵，多與法蘭西人同盟也。倭脫蠻之聲威，至帝蓋稱極盛矣。

### 第五節 蒙古人不受基督教所化之故

茲再略述大汗帝國各部此後發展之情形。基督教感化蒙古人之舉，始終無成。蓋斯時基督教道德上及精神上俱在解體之時，無何等綜合之信仰，威勢及聲望；吾人在上文已曾述及教皇應忽必烈之請而遣卑陋無能之密尼派僧侶，及十三世紀時遵陸以往傳道者之率歸失敗矣。古昔基督門徒能使舉國信從以入天國之毅魄，至是蓋已蕩然無存。

自一三〇五年始，教皇成爲法蘭西王之大主教，吾人曾述及之。十三世紀以來教皇費盡心機以驅除皇帝於意大利境外者，適足以資法蘭西王之起而代之。自一三〇五年以至一三七七年，教皇移居亞威農，其微末之傳教事業，要不過爲西歐政治上之一種策略耳。一三七七年教皇格列高里十一世 (Pope Gregory XI) 誠復入羅馬而終老於是城，然當選舉繼人之時法蘭西派之紅衣主教與他派分道揚鑣，於是教皇遂有二人，一居亞威農而一則居羅馬。此所謂『大分離』是也，其爲期也蓋自一三七八年直至一四一八年云。二教皇彼此互咒，且各下停止教堂職務之令於其敵黨所在之境中。此當時基督教之實情也，亦即衛護拿撒勒耶穌至道之人也。當時亞洲彌望皆



白，亟待收穫，然而當時無力以從事於此也。

逮教會復合，耶穌會之教士與，佈道之力始漸恢復，然時機已過矣。欲藉基督教之力以謀東西兩世界精神上之統一，至是亦不復可能。居於中國及中亞之蒙古人轉信佛法；其在南俄，西土耳其，及伊兒汗國諸地者，則頂禮回教云。

### 第五節甲 忽必烈之創建元朝

中國之蒙古人於忽必烈時即已飽吸中國之文化。一二八〇年以後，中國史籍遂視忽必烈爲中國之皇帝，是爲元世祖（一二八〇年——一三六八年）。後中國之民族運動忽起，元朝因之顛覆，而明代興（一三六八年——一六四四年）。明朝者蓋一文質彬彬之王朝也，後又有北族曰滿洲人者起而代之，滿洲人蓋與成吉思汗所滅之金人同族，迄一九一二年其政權方爲漢族重光之共和政府所代。

中國人往昔之拽豚尾，乃滿洲人迫之使然以爲屈服之標幟。豚尾後垂之中國人蓋歷史上最近之跡也。逮其和成立，束辮之令不復行，於是中國人大都不復有此矣。

### 第五節乙 蒙古人之復反於部落狀態

在帕米爾，東西土耳其斯坦大部分，及北方之蒙古人，初爲成吉思汗辛勤提拔者，至是復墜於部落之狀態。諸

小汗各自割據分立，凋零衰落以迄於今，其源委皆可按而知。當十七十八兩世紀時，準噶爾人 (Kalmyks) 曾創一大帝國，然其威勢尙未擴張至於中亞以前，王朝之紛亂即起。於是一七五七年間中國人乃復從之收復東土耳其斯坦。

西藏漸與中國連絡，而成爲佛教及寺院之淵藪焉。

即在今日，中亞西部，波斯以及美索不達米各地，往古游牧民族與土着之別，大都尙復存留。城市居民蔑視欺詐游牧人，而游牧人亦復虐待蔑視城市中人。

### 第五節丙 欽察汗國及莫斯科維之皇帝

蒙古人之居於欽察境者，仍不脫其游牧之風，逐水草於南俄及鄰近俄境西亞廣漠平原之上。若輩於回教不甚虔信，頗保有古昔薩滿教之痕跡。以金帳汗爲其長。更西居於曠土上者，而尤以居於今日烏克蘭尼亞 (Ukraine) 者爲甚，則有斯拉夫人與蒙古人混合之塞種亦復返於游牧之習。而信基督教之游牧民族曰哥薩克人者，乃成爲障阻韃靼入侵之長城矣。其自由不羈之生活，波蘭及立陶宛 (Lithuania) 之農民見之，忻慕無已。二國政府不得已，下令禁止大隊農民自耕地徙入草原。波蘭擁有田奴之地主以此深惡哥薩克人，用與之屢啓戰釁，如哥薩克人之與韃靼族然。

至於欽察汗國，則幾如今日之土耳其斯坦然，當游牧民族馳騁於廣土之上時，每有城市數處及耕地數區以

維持定居民族之生活，以時入貢於游牧民族之可汗。如基輔莫斯科諸鎮，無論其在俄羅斯諸公治下或金帳汗專斂貢賦之蒙古官吏之下，昔日基督教之城市生活，依然如故。莫斯科大公以漸得可汗之信任，其威勢乃出於其他貢國之上。至十五世紀，當大公伊凡第三 (Ivan III) 即伊凡大王 (Ivan the Great, 1262—1505) 在位時，莫斯科遂翩然脫去蒙古之羈絆，至一四八〇年，乃不復入貢。時君士坦丁帝之後人亦久已不復君臨君士坦丁堡，伊凡因又篡取東羅馬帝國雙頭鷹之徽幟以爲其國章。又因一四七二年娶東羅馬皇室一系之左伊葩梨樂格 (Noë Palaeologus) 爲后，並自稱爲東羅馬帝國之繼承者云。此野心勃勃之莫斯科公國乃北服古昔以商賈爲生之北族諸甫哥羅 (Novgorod) 共和國，遂開近世俄羅斯帝國之基，而與波羅的海懋遷往來之連環亦成矣。然而伊凡第三尙未求爲君士坦丁堡基督教君主之後人，而僭竊皇帝之號也。至其孫伊凡第四，慘酷無倫，即世人所稱以爲『可畏』 (Ivan IV, or Ivan the Terrible, 1533—1584) 者，而後始稱帝耳。顧此時莫斯科公雖已稱帝 (Tsar 即 Caesar)，然其所沿襲者仍多韃靼之遺風，與歐洲異；君權依亞洲之規範，了無限制，所謂基督教亦爲東方方式。諸朝廷之『正宗』，此蓋在蒙古人未入侵以前，由君士坦丁堡出發之布加利亞傳教師傳入俄境者也。

欽察汗國版圖之西，蒙古勢力之外，斯拉夫夫人於十世紀及十一世紀時又凝固其第二中心於波蘭。蒙古之軍威固曾波蕩及此，然而未之能服也。波蘭之宗教爲羅馬天主教而非『正宗』；操拉丁語，而不用奇異之俄羅斯字，而其王又未嘗與羅馬皇帝爲絕對之分立。故論其淵源，波蘭實爲基督教及神聖羅馬帝國之外藩，與俄羅斯絕無關係之可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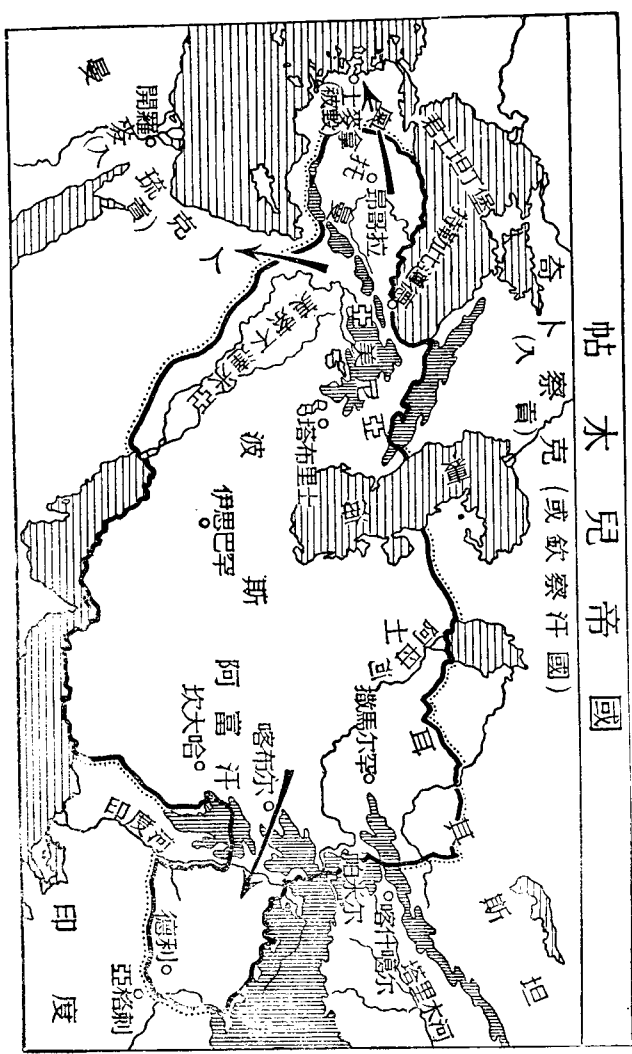
## 第五節丁 帖木兒

蒙古諸國中，其性質與發達之饒有興趣者，殆以囊括波斯、美索不達米及敘利亞之伊兒汗國爲最。因其確曾於版圖之內試行游牧主義，且其破壞定居文化之舉，確有極大之成功也。相傳成吉思汗初犯中國時，蒙古諸酋長對於殲滅各城邑及定居民族一事，曾有慎重之討論。在此輩習於露天生活之實踐家視之，定居之民族實腐敗、擁擠、惡毒、文弱、危險而難測；此於彼輩習於游牧而逐水草之流，殆如優美草場上滋生可厭之花也。城市之類，彼輩實無所用之。古昔佛郎克人及征服南不列顛之盎格魯撒克森人對於城市居民，蓋俱同懷此感。然惟美索不達米在旭烈兀治下時，此等觀念始以審慎細密之方策以實現之。蒙古人所爲，不僅焚殺而已也；歷世八千年之灌溉制度亦爲所毀，於是西方文化之宗國，至是乃臻末路。自蘇馬利亞僧王以來，此等沃壤卽已耕耘不輟，用克有歷史悠久，人口繁多，商業繁盛之厄立多（Eridu），尼泊（Nippur），巴比倫，尼尼微，忒息豐，及報達諸城接踵而起。至是繁華盡歇。美索不達米遂更爲荒涼寂寞之區，湯湯流水，或則聽其廢棄，或則任其泛溢，以成沼澤。他日摩蘇爾（Mosul）及報達二城復興，然僅得爲二等之都會耳。〔一〕

〔一〕譯者案：此段所言似不甚正確。蓋美索不達米一地之衰，並不始於蒙古人之西征時。當紀元前五世紀末年希臘人色諾芬東征波斯經過東方古國舊壤時，據云已現荒涼之象云。

假使一二六〇年旭烈兀之將怯的不花不敗死於巴力斯坦，則埃及亦且罹此劫運。顧斯時埃及方爲土耳其之一蘇丹王國，大權握於曼麥琉克軍團之手，曼麥琉克軍與倭脫蠻帝國之詰尼塞黎軍同，時時購入少年奴隸，訓練之以補其缺額，而維其軍威。蘇丹能，則俯首帖耳不敢動，則取而代之矣。以此埃及保持其獨立者至一五一七

帖木兒帝國



年，乃爲倭脫蠻土耳其人所滅。

旭烈兀後裔毀滅之精神，不久即消滅無餘，然至十五世紀時，游牧主義最後之颶風復起於西亞，領袖之者則跛帖木兒（Timur the Lame, or Timurlane）也。跛帖木兒系出成吉思汗後裔之女支。建國於撒馬爾干，擴張其聲威於欽察（土耳其斯坦以至南俄），西比利亞，復南下以遠被於印度河畔。一三六九年自稱大汗，遂於北印敘利亞之地創一荒涼寂寞之大帝國。帖木兒蓋屬游牧主義中之未開化派，以骷髏建成之方尖塔爲其惟一之建築幻想；伊斯巴罕（Ispahan）既陷，遂以七萬人之頭顱造其一焉。其所懷抱之大願爲光復成吉思汗之帝國，然其計畫卒完全失敗也。受其毀滅之地，遠而且廣；倭脫蠻土耳其人未陷君士坦丁堡以發榮光大之先，蓋與埃及同稱臣入貢；旁遮普之地爲其剽掠一空；德利亦納降。然德利既降，居民大受屠戮。一四〇五年帖木兒去世，其事業亦隨之俱盡；僅留驚恐一世之聲名，殘跡及破爛之國家，及窮蹙之波斯屬地以資後人憑弔而已。

更五十年，波斯帖木兒王朝復爲其他土耳其人所滅。

### 第五節 印度之蒙古帝國

一五〇五年，有成吉思汗之苗裔，帖木兒之後人，而爲土耳其一小部落之酋長曰巴卑爾（Baber）者，於屢經戰事，且曾一度佔據撒馬爾罕之成功而後，與其殘部被迫逾興都庫什以入阿富汗。迨徒黨漸衆，乃自立爲高踞之主。於此整軍聚餼，向一百又七年前曾爲帖木兒所征服之旁遮普而進。且由之遠逾旁遮普以外。時印度內部，方在

分崩離析之秋，故凡外族侵入而能主和平葆秩序者無不歡迎。巴卑爾屢歷艱險，始於一五二五年與德利蘇丹會軍於德利城北十哩之旁尼巴特 (Panipat)，敵軍戰士近萬，巨象千頭，巴卑爾軍僅二千五百人，以有戰故，卒獲勝焉。於是遂廢『高跣王』之號，改稱『印度斯坦皇帝』。嘗曰：『此地之世界較之故鄉又迥異矣。』富腴華麗俱為遠勝。其兵力遠及於孟加拉，後卒於一五三〇年，蒙古人戰勝攻取之威，因此中落者蓋二十五年，逮其孫亞格伯 (Akbar) 嗣勢始復振。亞格伯征服全印，兵力遠及於貝喇爾 (Berar)，至其曾孫奧朗則布 (Aurangzeb, 1658—1707)，實際上蓋幾為全半島之主人。至此大王朝之世系，則巴卑爾 (Baber, 1526—1530) 以後，繼之以胡馬英 (Humayun, 1530—1556)，亞格伯 (Akbar, 1556—1605)，詰漢吉 (Jehangir, 1605—1628)，沙耶罕 (Shah Jehan, 1628—1658)，及奧朗則布 (Aurangzeb, 1658—1707)，就中父子相承者凡六世，此『莫臥兒王朝』 (Mogul dynasty) [11] 蓋印度史上最隆盛之時期矣。亞格伯為印度名王之一，皇帝而幾近於偉人者，阿育王而後，斯其選焉。

[11] Mogul 一字蓋阿剌伯 Mughal 一字之英譯也，阿剌伯此字即 Mongol 之破體，蓋阿剌伯文中無 ng 一音也。

對於亞格伯，吾人宜以之與查理大帝及君士坦丁大帝等量齊觀；蓋亞格伯者實歷史上樞紐之一也。其在印

度經營締造之偉績，至今猶存。英人繼承莫臥兒諸帝而起，仍保其前緒勿墜。故英王之在印度，尚用莫臥兒諸帝印度該撒（Kaisar-i-Hind）之尊號也。成吉思汗後裔諸國之在俄羅斯，西亞，中亞，及中國者俱久已解體，由其他政府繼之而興。蓋以彼等之政府實一徵收國課之機關而已，以肥中樞之王庭，如南俄之金帳，及和林北京諸帝都是也。對於人民之生活及其觀念漫不經心，苟貢賦不絕，其生活若何，非所問也。故彼信基督教之莫斯科及基輔，信天主教之波斯，純中國人之中國，雖受蒙古人之壓服者凡數百年，皆能依然故我，脫蒙古之羈絆而中興。獨亞格伯則不然，重造印度爲之一新。時與印度酋長及治權階級以利害相同之暗示。至今印度能不爲一盤散沙，鶉衣百結之部落，而得免北族之蹂躪者，蓋亞格伯之功居多也。

亞格伯之特質在其能開誠而布公。彼常盡力搜求印度之賢者贊襄公務，不問人種宗教之異同也。政治家具綜合之本能，亞格伯蓋有之焉。其所建之帝國，既不域於回教，亦不限於蒙古人，王種，雅利安人，達羅毘荼人，印度人，或其他貴賤諸階級，其帝國乃爲印度而設者耳。『當其訓練之日，盡識印度諸王忠孝及精神高尚之良質，然以此輩率爲大梵之弟子，故其信奉回教之廷臣滿望此輩精神上權永劫之痛苦。彼知此輩以及思想與此輩類似之徒居臣民之強半。彼亦知此輩多爲誠篤之士，雖明知依附朝廷宗教，獲利實多，而始終不變其初志。亞格伯深謀遠慮，故不願以征服者及爲君長者所信之回教強人民之信奉。其思想梗概於「一己尙須人導之前，余何敢自謂能導人乎」一語見之；重以時聆他宗教律，於是益堅其純潔懷疑之念，並鑒於各教宗派之徧狹，乃漸融會於信仰自由之原理中矣。』



斯密特博士 (Dr. Emil Schmitz) 之言曰：「亞格伯以亡命帝王之子，生於沙漠之上，長於虛有其名之禁中，蓋自髫齡時，已習知人生艱苦。而天復予以強健之軀，用克陶鑄訓練，以當萬幾叢脞之任。性極好鍛鍊軀體；以狩獵野馬巨象及格猛虎爲樂。相傳某日以急於制止佐德浦耳 (Jodhpore) 王強其寡媳殉身火葬之故，曾於兩日之間疾馳二百二十哩云。戰陣之間，尤著英武。常身先士卒，自當難劇，而以易者遣之將帥。戰勝之後善視降人，嚴禁虐遇。絕無離間社會發生爭訐之成見，對於異教概予寬容，對於異族，無論其爲印度人抑達羅毘荼人，未嘗岐視，彼誠顯然以泯除異見，致國家於富強之域爲其宗旨者矣。」

「彼惟一意於和平。淡於快樂，睡眠甚暫，時間之分配至準，萬幾餘暇，專心學術。聞人學士之蒼萃於法特堡息客 (Fatepur Sikri) 都城者，俱爲彼之至友，每遇星期四日之晚輒集名流，討論學術。其最密之友是爲才華卓絕之非齊 (Faizi) 及阿布茲爾 (Abul Fazl) 兄弟，二人者蓋一學問淵博自由思想家之子也。其長者爲印度文學上一有名之學者；以其輔道，於是各種梵文要籍大都由亞格伯敕譯爲波斯文。至於法茲爾則爲一軍人而兼政治家及組織家，與亞格伯之交尤篤，王國內部組織之克臻穩固，蓋得其力爲多云。」

〔上來所述爲法特堡息客宮廷往昔之盛況，然今則零落荒涼矣。如安葩 (Ambar) 城然已成死邑。數年前一英國官吏之子在一冷街中爲豹所殺也。〕

凡所陳述皆可以見此偉大之名王也。然亞格伯與其他大人走卒同，生息於時代之限制及觀念之環境中而不能自拔。歐洲千年來慘淡經營所得之結果，彼未嘗知之。歐洲民族覺悟之發達及教會所曾致力之教育，亦復知

之甚微；或竟絕無所曉。蓋以一土耳其人而君臨印度，其無所知，亦勢所必然者矣。彼以回教之薰陶，益以固有之天才，遂瞭然於印度之泱泱大國，惟有立其同觀念於宗教基礎之上，始克臻於鞏固，顧於近代國家所採教育普及，賤價書籍，及組織思想自由之大學系統等，亞格伯之不知，正與其不知汽船飛機同。其所深悉之回教乃土耳其編狹不能容人之素尼派。且回教徒僅佔人民之小部。其所觀之問題與君士坦丁大帝無殊。然亞格伯更有其特異之困難。彼所致力者，僅爲以『惟一神，皇帝乃其副貳』之辭更代『惟一神而穆罕默德爲其先知』一語而已，此外未之能益也。彼以爲藉此則印度光怪陸離之宗教，或可同歸於一。以此遂從至今巍然猶存之波斯祆教徒採取其簡約之儀式。願以人民對此初未能深印於其心目之中，故亞格伯去世而新國教亦隨之以俱逝焉。

至於今日，世界已漸識欲組一有生氣之國家，非教育不爲功矣。此非亞格伯所知也。其廷臣知好亦無能以此啓發之而助之實行者。印度回教之教士實爲頑固保守之徒，而非教人之師傅；其所求者匪印度人之共同精神，乃謀使回教中能共抱一不容他教之心而已。婆羅門教徒實握訓迪印度之大權，習俗相傳之幻想粗疎，依然具備。亞格伯雖未能於印度建立普及之教育，然特建回教及印度教之學校多所。其所知於印度者雖較代興之英國人爲寡，然其所造於印度者則遠鉅矣。今日英之印度總督大都沐猴而冠，莊嚴其容，輪奐其居，而於此中古之土耳其人謀普及教育一事，則絕未之加意，不知欲使印度能於人類大同之域獲其適當之地位者，固舍此莫由也。

## 第五節已 蒙古人與吉普息人

十四世紀帖木兒領率蒙古人大肆騷擾時，其間忽生一奇異之枝節，則東方之吉普息人（Gipsies）被逐而飄流以入歐洲是也。此輩於十四世紀末葉至十五世紀之初始出現於希臘，希臘人疑其爲埃及人，因有吉普息之稱。衆口宣騰，彼輩亦無異辭。唯其領袖則自稱爲『小亞細亞之伯。』帖木兒未肆屠殺而驅之過赫勒斯滂以前，此輩殆已飄流西亞，歷數百年。蓋成吉思汗大軍西邁，此輩乃如倭脫蠻族然，被逐而去其故居。其飄流也亦與倭脫蠻族同概，惟無其幸運耳。既漸西行，遂遍布於歐洲，在耕耘墾殖之地以及城市之中，每有此種游牧團體參雜於其間。棄其往昔大夏草原之故居，遠颺托庇於歐洲田園籬落叢箐壕塹之間。日耳曼人稱之爲匈牙利人或韃靼人，法蘭西人則稱之爲波希米亞人。若輩不能保有其先世之習俗，然就其特異之語言，可以推知其失去之歷史。語言中多北印語根，則其源或出於北印度也。又其語言中亦頗富阿美尼亞語及波斯語之分子。今日歐洲各國俱有其踪跡，以補鑊，負販，馬販，雜耍，卜者，乞丐，爲職業。黑煙悶人之火，圓形之天幕，蹣跚彳亍之馬，及日色炙晒之兒童喧嘩嘈雜之狀，嘗發見於道旁，富於理想者見之無不心動。文明之爲物，在歷史上蓋一新事耳，且率局於一隅，今猶繼續從事於同化吾人多數之本能以應其需要。而吾輩以厭倦於文明之束縛繁縟之故，時發游牧之思。吾輩家居之心，至今尙僅得其半而已。蓋吾人之血脈固醞釀於草原及耕地之上者也。

### 第三十四章 西方文化之再生〔一〕

## (海道代陸道而起)

(一)再生二字係指西方全部而言。與十四十五兩世紀時伊大利之文藝復興不能混而爲一文藝復興僅爲歐洲再生之一部分。文藝復興原於古代學術之復現；爲歐洲能力中與原動力之一而已。

## 第一節 基督教與普及教育

吾人試覽十三世紀初葉至十五世紀末葉之地圖，卽知此時期實爲基督教諸國日就衰退而蒙古民族代之秋。來自中亞之游牧民族獨霸當時之世界。當其極盛，中國、印度、波斯、埃及、北非、巴爾幹半島、匈牙利及俄羅斯諸國皆有蒙古人或土耳其民族之君主臨於其上，游牧之習雜乎其中。倭脫蠻土耳其人之勢力且及於大海，而與威尼斯人角逐於地中海之領海中。一五二九年土耳其人進圍維也納，以氣候不宜而退；非戰敗也。查理第五之哈布斯堡帝國入貢於蘇丹。迨一五七一年勒頗多 (Lepanto) 一戰，魔俠傳 (Don Quixote) 作者塞凡提司 (Cervantes) 喪其左臂而後，基督教國家始「破與自蠻之驕矜，世人乃曉然於土耳其艦隊之無敵，實欺人之語耳。」時基督教勢力之稍能發展者僅有西班牙一地而已。遠識之士處十六世紀初年之時，翹首四顧之後，必曰舉世滔滔，不數傳而後，將盡成爲蒙古人之天下，或浸假而爲回教徒之領土矣。此與今日世俗囂囂然以爲歐人行將宰制宇內，而基督教可以霖雨蒼生者正無以異。其能瞭然於歐洲興起之暴者，蓋無幾人也。須知歐洲之真正生氣

至十五世紀末造方顯然可見耳。

吾人之歷史至是漸與今日迫近，而吾輩之所研究者亦漸爲目前之事實。讀者今日生息其中之歐洲制度或歐化制度，卽十五世紀初年山河憔悴而震於蒙古聲威之歐洲制度。當時所有之種種問題皆今日種種問題之胚胎。故欲討論當時之情況非先推究今日之情況不爲功。吾人蓋知有政治而忘其個人矣。旨哉西利爵士（Sir J. R. Seeley）之言也：「政治學而無歷史，是爲無根；歷史而無政治，則爲無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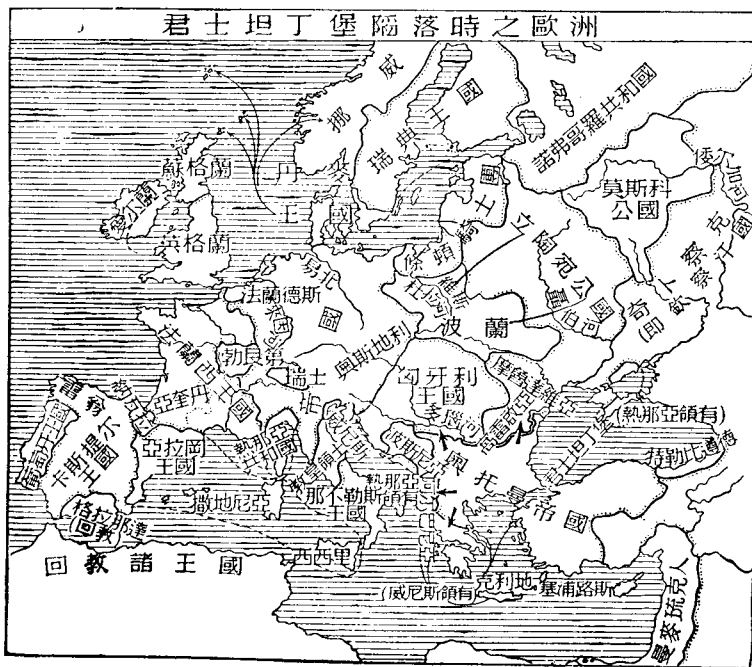
今且平心靜氣一究蒙古民族破裂之際，歐洲精力之分合究受何種勢力之影響；而當此顯告衰歇之時，心身精力之如何積儲，逮其末流如何一發而不可遏。

前述當中生代時偉大之爬蟲遍布於地面，顧帶髮之哺乳動物及披羽之鳥類亦於斯時發展於荒僻之地，其善化多能遠勝爬蟲，卒取而代之。中古時代西歐一隅之情勢蓋亦猶是也；當蒙古大汗雄視世界，其版圖東達太平洋，西抵多腦河，北自北冰洋，南迄瑪德拉斯、墨西哥及尼羅河流域之際，有一更爲堅毅有爲之新人羣已孕育於其間。是卽近代之國家是也；其演嬗遞進今猶未已。斯言或嫌隱晦，然將隨文詮釋，以求其著。夫近代國家之觀念，植根於希臘、雅典之共和，大羅馬共和國，猶太教，回教，及西方之天主教中。此方與未艾之近代國家純由二種矛盾之觀念交織互組而成；其一爲社會乃由信仰與服從構成之觀念，太古文化屬之，一爲社會乃由意志構成之觀念，如北歐民族及匈奴民族之原始政治團體是也。至如高加索人，達羅毘茶人及南部蒙古諸安土重遷之文明民族其觀念習俗之進展，率依崇拜及個人服從以爲據，而游牧民族則以個人自立自信爲準則，其歷時蓋已數千年。唯其情

勢如斯，故遊牧民族常以新君主以及新貴族政治供給文明之邦。試稽古史其節奏莫不如是。其間文野交遞，盛衰往復歷數千年，然後現代史中開明與自由之大趨向互相混合而成之新社會興矣。

本書於古石器時代家族部落逐漸蛻演以日進於開明之域已加以推尋。聖關草萊之利益及其不得不然，種神之可畏，以及僧王神王之觀念等，均足以團結社會，日益強固，亦已予以闡說。古代土著之僧侶，與異族入侵之君王之互相消長，成文習慣之漸成，僧侶制裁之脫去，新勢力之發現，——即吾人所謂人類之自由智慧與自由良心——諸陳跡，吾人亦已略述其梗概。吾人並已述及江河流域中古代文明之君主日張聲勢，日闢疆土，同時土壤較瘠之地，其未開化之部落，在政治上亦復逐漸團結而成有力之游牧團體。人類演進，為態多端，要之不

君士坦丁堡陷落時之歐洲



外此二途也。凡百文明既俱沿君主專制之途以進，進演既久，則始也發榮敷暢，繼乃淫佚懈怠，而終則歸於衰歇，於是生息於沙漠及草原中之新民族乃闖焉以入，代之而興，泛覽史籍，其程序蓋莫不如斯焉。又試觀以上所述遠古農業社會之文明，其廟堂城市佔人類史之大部分，然在地球上所佔之面積極小，此不可不知也。此外之莽莽原野，則有無數山林游牧之種族生息發展於其間，雖今二千年前，此種形勢方爲之一變。

大抵原始之文明，爲服從之團體；其所藉以團結者在於服從神王，顧游牧民族團結之趨向則異是，蓋自由意志之團體也。在剽忽好戰之社會中，個人必須依恃己力，備受陶鑄，然後可以自存。所謂酋長亦當爲部衆所追隨，而非憑藉威力強爲之主。此種團體，人類全部歷史上蓋到處可以見之；北歐民族也，塞姆民族也，蒙古民族也，其本性率皆如是，其出於個人志願及其卓然自立，均非安土重遷之民族所能及。北歐民族隨其君長以入意大利，希臘也，初無系統井然之宗教儀注，逮既入據斯土，即承襲其地之宗教儀注。希臘拉丁民族復反於共和之世，頗爲易易；印度之雅利安人亦然。佛郎克人及日耳曼民族酋長雖出於貴冑，然其留有選舉之遺風則一也。他如古昔之哈理發，以色列之士師，迦太基及太羅之君王，以及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前之大汗，蓋莫不出自選舉。而安土重遷者之觀念則反是，視帝王若神聖，常萬世而一系。逮歷史既進，人類社會中繁復嶄新之分子用又突焉以生；吾人已述及自游牧民族蛻化而來之商賈之興起及航運之漸形重要情形。大抵安土重遷者囿於方隅，每流爲怯弱之徒，而航海事業則足以解放人類之心靈，蓋勢所必至者也。顧斯世繁復遞進之態雖已如斯，而服從與意志二者之互相衝突，直貫史中，其溝通調融之功至今猶未竟也。

文明之爲物，雖在極其屈抑之境中，亦仍有美好便利之供獻，以福人羣；唯吾人種族中常含有流動不馴之性，欲使文明脫於服從之境而入於意志之社會中。自常人以至帝王貴族其賦性皆有游牧精神之分子雜於其中，時鞭策之，以促其領土之擴充而播其利害關係於天涯海角。此種混一宇內之游牧民族稟賦，與吾人之不願受人拘束，常思於無論何種政府之下參預其政治之精神蓋無二致。自古以來，因服從社會中政治與武力之無能，故人類之自然競爭以謀調和於文明及自由之間者，其生機固累葉相延焉。服從之爲物，人既墮入其中，即易爲人所奪而轉移之；試觀自始即以易於征服著稱之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及印度，所謂上古文明發祥之地者，其帝王時時變易，即其證也。柔弱之文明每易啓自由人之覬覦，顧在意志之社會則因原料複雜，每難制裁；其組織也固遼較爲困難，而欲維持不墜也尤爲匪易。吾人試觀亞歷山大一生之陳跡，即可了然於馬其頓各將帥之意志團體，瓦解於亞歷山大下令羣臣崇拜一己之時。克來塔斯之被殺，殆可爲征伐宇內者自廣原大野入居故宮時應有之舉動，蓋自由與奴性競爭不息之一例也。

試稽史籍，古代羅馬之共和蓋可謂爲世界史上最古之意志社會，其規模已超出城市之外。後來成功發展之餘，日即衰頹，乃折入古代專制君主之制中，陵夷至不能當區區少數外族之一擊。此其爲故若何，在人類歷史上頗爲重要，故本書於其致衰之故，曾已述之。言其最著者爲缺乏普及教育之宏大組織，遂至國民心理上無服務共和之觀念爲其根據，所謂欣然自願從事是也；次之則爲無普遍宣傳之中介，能使國民行動，和諧無間，以謀萬衆之一心。大抵意志社會之範圍，每不能過鉅，蓋爲知識交通所限也。財產集中於少數人手中，自由勞動者代之以奴隸，



是皆由於公共精神之衰頹，及由知識交通限制而生之公共智慧淆亂之所致也。尤有進者，羅馬無有力之宗教觀念爲之撐柱，所有局於現世而黑暗不足稱之伊特刺斯坎（Etruscan）教儀，其不適於大社會之政治需要，正與蒙古之薩滿教無殊。基督教及回教始予大多數人以共同之道德教育，並給以過去共同之歷史及人類運命目的之共同觀念，補羅馬共和及游牧制度之不足，此二種宗教在歷史上之所以重要，即在於此。亞里斯多德不知共同觀念所能團結之社會，其規模究竟如何，故遂以爲理想之社會，其國民之數僅能以數千人爲限。彼於私家教師制度之教育而外本無所知。希臘教育幾純屬口頭傳授，故僅能及於少數之貴族。在基督教及回教觀之，則亞氏之限制實爲未當。基督教及回教行其規模宏大之教育，在吾人視之，其方法上誠不免有羸疎之譏；然吾人所注意者在其竟能盡心力而爲之耳。二者皆能維繫其觀念及感應之力於寰宇，皆能恃文字之力以搏合形形色色之人士，同趨於其遠大之事業。故十一世紀時，西羅馬帝國戰爭紛擾，已臻殘闕破碎之局，而基督教國家之觀念，竟遍布於其境中，並及於歐洲疆域之外。此意志之社會雖不能謂其根深蒂固，然其影響之鉅，範圍之廣，人數之衆，皆前古所未有。求之並世，唯中國之良好行爲的社會之觀念，在人類中所佔之位置，可與此並論耳。〔一〕

〔一〕基督教紀元之初，猶太社會當卽以其有系統之教育而結合矣。

當時天主教所設之普及教育制度，大學，以及交換智識之方法，正所以補羅馬共和時代之所無。有此而後本

書所云之人的政府始有無窮之希望；此種希望至今尙在力求了解與進行中。往昔國家或則政屬專制，大權操於僧侶帝王之手，獨斷獨行，莫可抗拒，或則政屬民主，既無教育，又無知識，版圖愈大，則其墜落也亦愈甚，循至託國家神器於暴民政客之手，羅馬、雅典卽其著例。至十三世紀，近代遍佈寰區之教育政府之理想，乃漸露其曙光；所謂教育政府者，國中人民，既非專制君王之奴僕，亦非爲暴民專政者之侍從，而爲其所處社會中有知識、有希望、有參予國事權利者之一部分。此種理想今尙日在實現之中，未之或息。吾人尤應注意教育二字及知識須先於商權之言。以欲實現此種理想，故教育爲綜合之功能而非私家之事業，現代國家所以異於古昔者卽在於此。現代人民亦漸知欲備諮詢必先具知識之義。表決之先，須開證據，所謂知之而後可決也。故建立學校使文藝新聞知識普及於人，以脫離屈伏混亂之域而入於自願合作之境，所謂近世理想者此也，非徒設立選舉之匱已也。選舉本身，原無足道。草拉古時意大利人已有選舉權矣。然而無益也。未受教育而有選舉權，非徒無用，而且危險。吾人所向之理想國家，匪僅爲一意志之國家而已；要當爲一以知識與意志合組而成之國家，以替信仰與服從之團體。是故教育者，所以使遊牧民族之自由自賴精神與文明之合作富厚穩健精神水乳交融並行不悖者也。

## 第二節 歐洲自覺之開始

顧歐洲雖因天主教會之宣傳，教義之廣播以及大小學校之設立，而後始開近世教育國家之端；然此固非教會之初意也。教會固未嘗將知識隨福音以廣播之；實乃任其自然漫不加意。教會之代興也，非繼羅馬之共和，乃繼

羅馬之皇帝耳。所抱教育觀念不在解放人心，使之同參國是，蓋藉以桎梏人心而已。中古時代運用教會組織之查理曼大帝及英國之亞勒弗烈大王二大教育家，乃國王與政治家也；非教會中人也。唯經營締造此種組織者固教會也。當國君與教會爭權之日，雙方均求助於常人之思想。超然獨立不為左右袒之常人乃脫穎而出，以響應之。

當十三世紀時教皇格列高里第九及皇帝腓特烈第二即已公然互詆。斯時漸覺教皇君王而外，世界上尚有一更大之新勢力，即所謂讀者及輿論是也。迄十四世紀，教皇被放於亞威農，教皇機關又復分裂騷亂，於是自由批判權威之風氣益為之激起而遍及全歐矣。

當其始也，對於教會之流行批評僅集矢於道德及實際方面。如高等教士之廣擁厚資窮奢極慾，以及教會之重稅病民，最為世人所詬病。最初如法蘭西士教派之創立，以謀復反於基督教徒純樸之古風，此蓋中興之運動而非分離之運動也。後來深刻顯明之批評始漸發展，進而攻擊教會教義之要旨，以及僧侶所以貴重之根據，即彌撒禮中之犧牲是也。

本書於最初基督教之發展曾略有所述；並述及拿撒勒耶穌中心教義中艱深莊嚴之天國觀念如何為古昔犧牲觀念所蒙蔽；後者雖領會較難，然與近東日常生活所有之習俗情性相調融則較易也。吾人並已述及汎神運動之如何進行於基督教及猶太教，塞累匹斯廟，太陽教，及其他各種宗教之間；於是太陽教之星期日，猶太以血為宗教要質之觀念，亞歷山大里亞之重視神母，削髮齋戒之僧侶，自苦之清修主義，以及其他種種信仰及儀式，皆乘基督教進展之際躡入其中。以有如斯之適應，而後此方與未艾之宗教更易了解，而遍及於埃及敘利亞諸地。誠以

其教適合於地中海岸暗白民族之思想，用克與之如膠似漆，訴合無間焉。然在回教徒視之，基督教新獲之教義實非阿刺伯之遊牧民族所喜。西北兩方之北歐民族對於披法服去鬚髮之僧尼亦復起其仇視之態。本書曾述及古昔盎格魯撒克森人及北蠻反對僧尼之偏見。蓋彼等頗視此種信徒生活習慣爲奇異虛僞也。

基督教中暗白色之原動力與新分子之齟齬，至十一世紀教皇格列高里第七有下諭禁止僧侶婚娶之舉而益盛。誠以宗教上獨身之義，東方知之已數千年，而西方於此則尙存疑懼之態也。

至三十四兩世紀時北歐民族漸知從事學問，讀書著作，以表現其一己，迄與阿拉伯學術接觸而後，遂開竭力抨擊天主教之端，對於以僧侶爲職業之僧侶及以彌撒儀式爲宗教生活中中心事項之舉動，俱從理智上加以攻擊，而求復反於福音上所述耶穌個人之教義。

吾人曾已述及英人威克里夫之平生及其譯聖經爲英文，樹一與教皇對峙之威權。威克里夫以爲教會所主張之彌撒，實爲大誤，而尤以聖餐時所食之麵包可變爲基督之真體之主張爲更謬。此變質之原理，爲神學專家之問題，本書雅不欲加以詳細之討論。唯吾人須知天主教以爲當舉行儀節時僧侶可用神異方法使儀節中所用之物成爲神聖，且惟僧侶可以爲之，並以此儀節爲宗教中最重要之事；此種主張大足以增加僧侶地位之重要。顧在新教徒觀之，則以爲聖餐時之飲醇酒食麵包，要不過表示個人思念拿撒勒耶穌之忱而已，此說一出，遂至排去聖餐時之牧師而不用。威克里夫一己雖未曾走入極端至此，彼終其身不失爲一牧師，且以爲舉行聖餐禮時上帝雖未嘗實見於麵包中，唯其精神則實貫徹其間也。然自有此種主張以後，遂引起後來三問題，其範圍所擴遠軼其本

意之外。在史家視之，威克里夫所引起之反對羅馬教皇之奮鬪，實爲理智宗教感動人類之自由智慧及自由良心，以反抗重權威，重傳統，重儀式及重僧侶之宗教之漸。此種複雜紛爭之最後趨勢卒禱除基督教中所有之僧侶制度，如回教然，一以聖經爲依歸，以求反於耶穌本來之教義。凡此種種問題至今猶多未解決也。

威克里夫著作之影響，以及於波希米一地者爲最鉅。當一三九六年左右有捷克人名胡司約翰（John Huss）者數講學於布拉格大學，其主張即根據於此牛津之大師。嗣任布拉格大學校長，教會藉辭其主張之悖謬

於一四一二年下令逐胡司於教會之外。時正值教會大分離之際，而在討論教會紛亂之君士坦士會議未開會之前也。教會分裂之局至馬丁第五被選而告終，吾人曾已述及之。君士坦士會議則欲謀基督教國家之完全統一。然其所采之方法頗悖於吾人近代之良知。焚威克里夫之遺骸，僞許胡司以安全之保障，誘之至君士坦士，而責其叛道。令其懺悔一部分之主張。胡司答謂欲其懺悔，須彼先自知其誤而後可。當時教會則以爲苟有在上者之命令，則懺悔即爲義所當爲，自知與否，所不問也。胡司拒不之許。於是雖有皇帝保障安全之詔諭，教會中人竟於一四一五年處胡司以焚死之刑，若胡司之死，初非爲何種主張，蓋爲人類智慧上及良心上之自由而殉其身者矣。

僧侶與反僧侶之爭於審判胡司一案最爲顯著，而僧侶制度之罪惡，亦於斯舉中最爲暴露無餘。其明年布拉格大學胡司同僚哲羅姆（Jerome）亦被焚而死。

教會之倒行逆施如此，於是胡司黨人遂於一四一九年在波希米揭竿而起；此蓋基督教分裂之第一次宗教戰爭也。一四二〇年教皇馬丁第五下令召集『撲滅波希米威克里夫黨人，胡司黨人及其他異教徒』之十字軍。

於是歐洲失業之軍人，流蕩之惡徒，一時雲集，輻湊於此剛毅之波希米國。顧波希米之領袖濟斯卡 (Ziska) 果勇善戰，因之此輩十字軍人，劫掠之機少而苦戰之事多，殊出若輩意料之外。胡司黨人之行事，出以極端平民之方法，於是波希米全土俱起熱忱。十字軍圍攻布拉格，不能下，屢戰屢敗，卒退出波希米境。一四二二年復起第二次之十字軍，亦未有成。後又起十字軍二次，復相繼失敗。不幸後來胡司黨人，闖牆禍起。勃蘭登堡侯爵腓特烈 Frederick, Margrave of Brandenburg) 遂於一四三一年率第五次之十字軍乘機入境。

此次十字軍人數最少，當有步軍九萬，騎士四萬。自西以攻波希米，首圍塔科夫鎮 (Tachov) 壘堅不能下，遂毀摩斯特 (Most) 小鎮，備極慘酷，實則此無辜之輩固多不識神學爲何物者也。十字軍屠摩斯特後，因更漸進，深入波希米，達多馬茲利斯「卽托斯」(Domazlice, Taus) 左近。『一四三一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三時，十字軍時駐營於多馬茲利斯及何索夫泰 (Horsuv Tyn) 間之平原上，忽聞普羅柯普 (Prokop the Great) 率胡司黨人已漸逼近。時與波希米軍相距雖尚有四哩之遙，然而戰車隆隆及震動天地之「汝上帝之戰士」之歌聲已隱隱可聞矣。』十字軍人聞之，心膽俱落。呂磋波希米記 (Lützow's Bohemia) 一書備述當時教皇代表及薩克森公如何升登左近小丘以視察戰場。彼等方發見其地勢之不適用。日耳曼軍營混亂不可名狀。騎士四向潰走，可怖之歌聲亦幾爲空軍奔突嘈雜之聲所掩。十字軍劫掠所得者至是亦棄置不顧。後勃蘭登堡侯爵下令遁走，蓋所有十字軍至是俱已潰散無餘，亦無人能駕馭之矣。斯時十字軍之自身方面反岌岌可危，教皇代表不得已避匿於森林中者一夜……波希米之十字軍至是乃告一結束。

一四三四年胡司黨人鬪牆之爭復起。激烈強毅者失敗。一四三六年巴塞爾大會 (Council of Basel) 與胡司黨和平派之協定告成，許波希米教會對於天主教之儀式保留一種區別。自此相安無事，以至於十六世紀德國宗教改革之時。

### 第三節 大疫與共產主義之始興

胡司黨人之激烈派行事近於原始之共產主義，富而有勢之捷克貴族不禁爲之惴惴，胡司黨人之分裂，蓋基於此。英國威克里夫黨人亦復露此種共產之趨勢。蓋每當力謀歸真反樸，以復於基督教之本義時，人類平等大同之原理每隨之而著，若輩之循此原理，亦勢所必致者也。

適斯時忽有自古所無至可驚異之大疫橫掃宇內，社會基礎暴露無餘，於是此等共產之觀念遭逢運會，益爲激起。是卽所謂黑死疫 (Black Death) 是也，世人幾無倖類，其爲禍之烈，蓋未之前聞。伯理克里斯，馬卡斯與理略時代之大疫，以及查士丁尼格列高里諸人時代橫掃一時，而釀成倫巴人入據意大利之大疫舉不足以方之焉。其始起於中亞南俄一帶，取道克里米亞及一熱那亞之海船以傳入熱那亞及西歐各地。又由亞美尼亞以傳佈於小亞細亞埃及北非，一三四八年達於英國。相傳牛津大學學生染疫死者計三分之二；而英國全國人口罹其禍者在四分之一與二分之一之間。全歐之死亡人數甚大。據赫刻 (Hecker) 之估計，其總數達二千五百萬。其禍且東被於中國，據中國載籍所言，死亡蓋千三百萬人。中國之社會組織因之解體，河工棄而不講，於是水災屢起，田畝俱遭淹

沒。(1)

[1] 史塔里布拉斯博士 (Dr. C. O. Stallibrass) 謂此次大疫之抵中國，後於歐洲者蓋三、四十年，阿拉伯旅行家伊賓拔都他 (Ibn Batuta) 者於一三、四二年至一三、四六年時曾游中國，其遇此疫，蓋在反大馬色之際。至於黑死疫蓋為生於裏海附近跳鼠及其他齧齒類身上之一種風土病也。

人類至是乃不得不獨憤釋嫌，尋求智識，互相提攜，以共抗此自然之黑暗勢力矣。黑死疫為禍之烈，雖旭烈兀及帖木兒之殺戮，亦不足擬其萬一。格林 (J. R. Green) 述此有云，「黑死疫之流行也，以大市鎮為甚，蓋汙穢無溝之街道實為瘡癩發育之窟穴，曼尼爵士 (Sir Walter Manny) 為倫敦市民購備之義塚即後世卡圖興院 (Charter House) 之舊址，斯時委於其間之死屍數達五萬具以上。諾惠池 (Norwich) 人民之死亡者數以千計，而布里斯它爾 (Bristol) 則生者幾無力以葬死者焉。願黑死疫之在鄉村其禍亦不下於市鎮，約克郡 (Yorkshire) 僧侶之死亡者過半；諾威池 主教治下教區三之二易其居人，勞工組織完全失其常態。人手稀少，以至即小佃戶欲墾闢其土地，亦未之能，地主減租值之半，方能留其農民，不致離其田疇任其荒蕪。當時幾有野無人耕之慨。時有人謂「當時牛羊遍於原野，嚼食五穀，竟無人出而牧之。」」

十四世紀農民之戰爭實起於上述之苦痛。是時人力百貨俱感不足，而擁厚資之住持，擁大地之地主，及貴族



富賈等均罔識經濟學上之法則，於天災流行之際，對於勞工仍復施其壓迫。若輩鑒於資財之日匱，田疇之日蕪，乃勢迫威脅以強人爲之工作，而備值則了無增益，且禁其他適。『對於此種社會上之不平制度在以前視爲天地經義者，至是遂受人之反抗。時英國有波爾約翰(John Ball)者，佈道民間，歷二十年(一三六〇年——一三八一年)，至是力抗教皇之諭，不畏囚繫，於肯德(Kent)教堂前之廣場中向士民爲驚心動魄之傳道，接近王宮之夫壘沙特(Throissart)遂謚之爲肯德之狂僧，然其言實最足以代表貧民之呼聲。地主雖謚之爲狂，然而天賦人權及生而平等之旨之在英國固以波爾之言爲最先矣。當時波爾於民間大聲疾呼曰：「凡爾良民聽者，使今世不百物歸諸公有，而仍聽佃奴與地主之存在者，則英國將永無寧日也。夫所謂貴族者果有何權自視爲勝於吾輩細民耶？其所以出此，果何所恃耶？使芸芸衆生皆同爲亞當夏娃之苗裔者，則彼等又焉得謂爲視吾輩細民爲勝耶？彼等以佃奴待吾人其理由何在耶？假使吾輩細民不胼手胝足以爲之役者，則彼等又烏能如斯之窮奢極慾，以自樂耶？彼等則曳絨衣披毛裘，而吾輩乃鷓衣百結以自蔽。彼等飲醇醪，食香料與美味之麵包，而吾輩細民乃食麥餅乾草，飲水以果腹。彼等高樓華廈以棲身，無所事事以自樂，而吾輩細民則備嘗艱苦沐雨櫛風。然而彼等之克如斯者，皆賴吾輩及吾輩之辛勤耳。」當時民間曾有謠云：「亞當耕兮，夏娃織兮，袞袞貴人，誰將爲兮？」斯言也最可以見抨擊中古制度之精神，而波爾平等之主張，亦於此二語盡之矣。」(11)



風櫛雨沐艱富備細民草吾

〔二〕一三八一年農民衝突之種因，凡在一九二〇年之作家莫不習知之。歐洲大亂，生產減低，結果勞動家及商人之收入增加。時英國農工之工資已增至百分之四十八，而一三五〇年及一三五一年之勞工條例乃欲迫之使反於一三四六年疫前時之工價與物價，而一三七八年之條例復欲禁止勞工之聯合，是皆不智之舉也。佃奴以失其近來所得之安樂，失望之餘，挺而走險，變亂遂起，夫壘沙特以在朝之眼光謂其因「常人之過於安樂」所致云。此外如禁止勞工之聯合，因增此輩之憤慨，下級教士之不堪教皇重稅而反抗，以及對於外人及地主之不悅，亦均為變亂之原因。其始興也，初與威克里夫無關。其在勒司特邑 (Leicestershire) 之勢力尤為微弱，英國其他自由派之教士被害者才一人耳。

一三八一年在髫齡之英王理查第二 (Richard II) 之前，叛黨領袖台勒耳 (Wat Tyler) 為倫敦府尹所殺，於是英國之運動遂告衰歇。胡司黨人之共產運動實為此次變亂中之一部分。前乎此者尙有一三五八年法國之農民暴動 (Jacquerie)，農民揭竿而起，城堡居處，俱遭焚毀。其後更一百年，日耳曼又有農民戰爭之迭起。蓋始於十五世紀末葉。其經濟原因與宗級原因之混合較英國更為顯著。如再浸禮會派 (Anabaptist) 之亂，尤可概見。先是在一五二一年有三先知者始首倡再浸禮會派於威丁堡 (Wittenberg)，至一五二五年而作亂。於一五三二年

至一五三五年間，暴徒盤據於威斯達發里亞（Westphalia）之蒙斯德（Münster）鎮，力謀實行其宗教上共產之理想。後為蒙斯德鎮之主教所圍，當被圍時，一種狂疾忽盛行於鎮中，相傳竟有食人之習，而有來丁（Leyden）某約翰者握權，遂自稱承大衛王之統緒，遵循大衛之惡德，而實行多妻之制。城既陷，主教遂以非刑拷鞠教中之首領，戮之市中，籠盛其分裂之肢體懸之禮拜堂塔上，詔示世界，意謂蒙斯德已恢復其莊嚴與秩序云……

十四十五世紀時，西歐諸國普通勞工之暴動，其嚴重為前史所未有。前此與之最近似者為波斯回教徒之共產運動。紀元後一千年前後諾爾曼曾有農民之叛，羅馬帝國末葉亦有農民揭竿為亂之事，然皆不甚烈也。十四五世紀之運動蓋為人類事業中一種新精神之表見，與原來文明區域佃奴與農民之毫無感覺，或羅馬資本家下田奴勞工之絕無希望者，迥然不同。凡此種種運動，每受慘酷之平息，然此種運動之本身固未嘗根本剷除也。文明金字塔之下層，反動之精神，蓋至今未息。作亂壓迫調和平靖之跡，史不絕書，顧競爭則至今未已。輝光燦爛於十八世紀末葉法國革命之際，復發動於十九世紀中葉及末葉，至於今日其成功蓋已多矣。十九世紀社會黨人之運動，特此種反亂之一端耳。

法德俄諸國勞工運動或偶有仇視基督教之傾向，然就大體而言，西方一般人之克自覺悟以反抗卑污勞苦之生活者，蓋與基督教之教義有密切之關係。世法平等之主張，或不為教會及教士所喜，然而教會之後，尚有不可磨滅之拿撒拉耶穌人格在，故基督教之教士每散播自由與責任之種子於民間，使之萌芽生長於其地焉。

勞工之逐漸浮動以克自覺其為一階級而對於世界有所要求，蓋與學校大學之成立，印刷書籍之盛行，及科

學研究之發達同爲現代文明之特點，迥異於前此之人類社會，且就其成功而言，至今猶在變化未了之秋。謂爲胚胎固可，卽謂爲死亡可待亦無不可。一方面幸福與勞苦相互爲用之難題或可藉之而解決，以合人類靈魂之要求，一方面或竟遭大難，仍蹈羅馬之覆轍。一方面或能導社會於更安寧，更平衡之秩序中，一方面或將終於瓦解而代以另一種方法結合之人類社會，徵之前休，吾人現代之文明或如農人自空氣中取氮以腴田所得之收成而已；或則徒爲積累前人之成習，以便墾入土壤而得較良之物耳。凡斯種種問題皆爲歷史上之眞事實。此後吾人所述，愈覺其重要，迄於篇末，將如年終歲暮，綜合吾人之希望與恐懼，而不勝其憂疑之情矣。

#### 第四節 紙之解放人心

當時歐洲自由討論之風因有印刷之書籍而益盛。自有東方傳入之紙，印刷術方有實用之可言。至於印書孰倡其始，則至難究詰。然此乃一小問題，無關宏旨。就表面而論，則此事當歸功於荷蘭。一四四六年前哈連姆（Harlem）地方有一人名科斯忒（Coster）者，以活字印刷書籍。加騰堡（Gutenberg）在馬因斯（Mainz）印刷書籍，約在同時。意大利之印刷者始於一四六五年。卡克斯敦（Caxton）亦於一四七七年始設印刷局於韋斯敏斯德。然印刷術之部分應用，蓋遠在其前。十二世紀之鈔本其字首卽似用木活字印成云。

造紙一事，尤爲重要。卽謂歐洲再興之得力乎紙亦未爲過也。造紙之術，創始於中國，其應用蓋約在西元前之二世紀。當七五一年時，中國人進襲撒馬爾罕之阿刺伯回教徒，爲守者所敗，俘虜中有長於造紙者，回教徒遂傳其

術。九世紀以來之阿刺伯紙稿至今猶有存者。造紙術之傳入基督教國或經由希臘，或由於基督教徒克復西班牙時之佔得回教徒紙廠。唯當在基督教徒勢力之下時，西班牙造紙之業至爲衰替。十三世紀末造以前良紙名箋大都非歐洲所產，十三世紀而後，亦僅以意大利所產者爲佳。至十四世紀時，其術始傳入德國，逮本世紀末葉，產量方盛，爲值亦廉，刊印書籍者方得藉以侷利。印刷之業當然隨之而發達，智識生活亦因之而面目一新。人類智識之相傳不復如往古之祇爲涓滴，至是成爲滔滔之洪水，預其役者數以千萬計矣。

印刷業興盛後最初所生之結果，爲無數聖經之出現於人間。其次則爲課本價格之低落。讀書之知識驟然遍被於世。斯時不僅流行書籍爲數大有增加，卽其文字之顯明亦復使讀者易於誦習，易於領會。過目之後，卽可了然，初不如以前之字跡模糊，須沈思默想而後明也。讀書既易，故讀者亦增。書籍至是不復爲裝飾之具，亦不僅爲學者之祕笈。卽在常人亦開始著書。故至十四世紀而歐洲真正之文學以與方言俗諺漸易以標準之意大利文英文及法文，後且有標準之德文焉。凡此種種，各於其本國成爲文學上之語言，斟酌損益，提鍊抉擇，以使之日卽於正嚴。迄於後來，卒能闡達玄理，與希臘拉丁文字無以異焉。

### 第五節 王侯之新教與民間之新教

今於本節略述十五六世紀時人類宗教觀念運動之概況。蓋欲明瞭十七十八兩世紀之政治史固必以此爲其先路也。

反對天主教會者有全然不同之二派；交錯互綜，至爲淆亂，吾人應加以辨別者也。教會至是對於王侯富家貴族已漸失其控制之能力；一般人之信仰亦復漸形喪失。宗教權威衰歇之影響在前一階級則對於教會之干涉，道德上之禁抑，無上尊嚴之要求，徵稅之權利，解除忠順義務之舉動等，皆不勝其厭恨。對於教會之權威及財產，不復尊重。王侯之反抗教會終中古之世而不已；顧至十六世紀教會始公然與其宿敵羅馬皇帝相勾結，教會予皇帝以助力，而皇帝則助教會以排除異端，各國王侯至是方亟亟謀脫離羅馬教會之羈輓而自立。然彼等之所以爲此者，亦因確見教會對於人類之所爲也。

各國王侯之反抗教會蓋非爲宗教關係，乃反對教會之政權耳。皇帝腓特烈第二之致書於其同輩，實斯舉之前驅也。至於人民之反抗教會則純爲宗教而發。其所反對者非教會之威勢也，乃爲其怯懦無能也。蓋人民所欲者爲正直無畏之教會能扶持若輩以反抗強梁之惡人。故其反抗教會之運動並非爲脫去宗教之束縛，乃欲得一更完美更廣大之宗教束縛耳。所冀者非爲減少束縛，乃爲增加束縛，唯必須爲真正之宗教束縛耳。其反對教皇也，非以其爲世界宗教之首領也，乃爲其不能爲首領也，爲其不能爲精神上之領袖反席豐履厚，驕奢淫佚，有同王侯也。故自十四世紀以降，歐洲競爭之形勢適成一三角形。王侯欲利用羣衆之勢力以抗教皇，願爲一己之威望起見，又不欲羣衆之勢力過鉅。教會則時時奔走於王侯之間，以求盟好，初不自悟所應恢復之同志，非王侯也，乃久已喪失之羣衆敬仰也。

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精神上及道德上之衝突，既有如是之三方面，故後來所起之宗教改革亦有三方面。

王侯方面之宗教改革焉，其用意在於截止金錢之流入羅馬，得握道德上及教育上之權威，且佔有統轄境內之教會財產。有平民方面之宗教改革焉，意在使基督教成爲一種反抗不義之權威，對於強梁豪富之肆行非義，尤所痛恨。最後又有教會內部之宗教改革焉，阿栖栖之聖法蘭西士 (St. Francis of Assisi) 實爲其倡導者，謀恢復教會之美風，由之以恢復其威力焉。

王侯所欲之宗教改革，爲擯除教皇而以王侯代爲宗教上之領袖，及臣民良心上之制裁者。若輩並無意於解放臣民之精神，使有判斷之自由，蓋胡司黨人及再浸禮教派之往事，殷鑒不遠也；其志惟在建設受君主管轄之國教而已。是故當英格蘭蘇格蘭瑞典挪威丹麥北日耳曼及波希米諸國脫離羅馬教皇而獨立時，諸國君主莫不兢兢業業，盡力以駕馭其運動。若輩所許之改革運動以與羅馬教皇脫關係爲限；如有逾越此種軌範而謀復反於古初耶穌之教旨或直詮聖經者則皆在所必禁。英國國教 (Established Church) 卽爲新舊調和之最成功而最足爲代表者。儀節祭司，依然如故；所異者其組織集中於朝廷及冢宰，下級教士雖可偶抱反抗之思想，然欲努力上進以躋高位，則有所不能也。

至於平民所望之宗教改革其精神與王侯之宗教改革迥異。波希米及日耳曼之民衆運動，上已述及。其運動較之王侯更爲誠篤，更爲沉毅，更爲煩雜，然其成功則不逮。夫篤信宗教之人能破壞一切傳統之教訓，挺然自立，而以一己之心靈良知爲依歸者，蓋亦鮮矣。此非大智大勇者不能爲也。是時歐洲人一般之趨勢在於奉新獲之聖經爲其旗幟以與教會抗。如日耳曼之新教首領路德馬丁 (Martin Luther, 1483—1546) 尤爲如此。是時日耳曼

以及西歐諸邦之人士獲新譯新印之聖經，於是就福音書及利未記所羅門歌啓示錄等作中以研究基督教之教義。因之遂別生新奇之見解。覺其所言亦非遠人。然而人類之理性爲一強項之物，雖下決心，亦仍難免抉擇與批評之事。於是乃羣從聖經中取其良知之所贊同者，而置隱晦矛盾之處於不顧。故當時全歐諸國王侯建設新教會時，新教徒中每有飄然遠引不贊同此種宗教改革之方法者。卽所謂不遵國教教徒（Nonconformists）是也，內中派別複雜，了無所同，惟其反抗教皇或國家專尙權威之宗教，則頗爲一致耳。〔一〕此輩多以聖經爲其鼓勵奮進之南針。然此種態度乃一時之策略而非持久之主張，近世不遵國教教徒已自原始崇拜聖經一進而趨於簡潔尙情之拿撒勒耶穌教訓云。不遵國教派及其他成派之基督教門戶紛歧而外，平等之信仰及博愛之衝動漸萌生蔓長於近世文明之中，此實受基督教之賜，當歐洲教會不足以維繫人心之際，始克崛起與起者也。

〔一〕然日耳曼則無此派。參看本章第十一節乙。

茲再略述宗教改革之第三方面，卽教會內部之改革是也。教會內部之改革實始於十二三世紀多密尼派及法蘭西士派僧侶（Black and Grey Friars）（見三十三章十三節）發現之時。至十六世紀忽起一同樣之新動力，是卽英尼哥羅佩司得累卡爾得（Tingo Lopez de Recalde）之建設耶穌會（Society of Jesuits）是也；氏之名在今日多稱之爲羅耀拉之聖易格內細阿（St. Ignatius of Loyola）云。



易格內細阿西班牙人也，生性堅毅而任俠；聰慧多智，喜爲勇敢艱險之事以炫人。其戀愛故事亦至爲離奇。當一五二一年法人奪西班牙之判佩盧那（Pampeluna）於皇帝查理第五之手時，氏亦爲防守該鎮者之一人。礮傷其足，因而被俘。後足傷愈而復發，乃再斷之，手術繁複而痛苦，幾喪其生。乃受最後之儀節。入夜，氏遂立志改行，漸告痊愈，自覺將永爲殘廢之人。乃傾心於宗教事業。時則幻想有一貴婦人焉，彼將如何不顧一己之殘廢，努力爲驚天大事，以博其歡心；時又幻想己身爲基督之騎士。如是夢魂顛倒者積歷時日，某夜，氏謂當其輾轉不能成寐時，忽有一新貴婦人入其思潮之中；彼似見慈祥愷悌之聖母馬利（Blessed Virgin Mary）擁其子耶穌於懷。『因卽痛悔前非。』決不再念世間之婦人，立志一心效忠於聖母。遂籌謀爲大規模之參禮及寺院生活。

其最後宣誓之方法極足以見彼無愧爲魔俠傳中人之同胞。氏既復其精神，超乘入世，惘惘莫知所適，驟及軍器而外，他無長物，途中與一回教徒同行。談論之間，遂及於宗教。回教徒學問較佳，善辯，以游辭詆聖母馬利，頗有令人難於置對者，回教徒談論既勝，遂別易格內細阿而去。此效忠聖母之少年騎士羞憤之心交熾於中。尾此回教徒之後而殺之乎，抑仍行其參禮之事乎？殆躊躇莫能決。行行忽逢歧路，任驟所之。遂置回教徒於不問。往莽的塞拉特



羅耀拉

(Montserrat)附近曼累薩之本尼狄克丁寺(Benedictine Abbey of Manresa)效中古傳奇中所述高盧無敵英雄阿馬狄斯(Amadis de Gaul)之所爲，於聖母壇前爲徹夜之祈禱。以驟施於寺，以衣服捨之乞丐，置劍及匕首於壇上，更衣粗褐而蹈麻鞋。投宿於鄰近之旅店，立志苦修。齋戒不食者至歷一週之久。然後向聖地參禮。

自是飄泊流蕩者歷有年所，因思立一宗教騎士團，顧問知所以爲始。遂漸感不學之苦，是時異端裁判所(Inquisition)亦漸賞其所爲，乃禁其佈道，命其從事於學，至少以四年爲度。裁判所之殘忍專橫，爲世所詬病久矣，而其對此富感情豐想像之少年烈士，獨能與以同情，具見卓識。裁判所中人深知其幹練而有用，顧亦深知其不學無術之危險。於是氏乃學於薩拉曼加(Salamanca)巴黎及其他諸地。一五三八年授爲牧師。明年，其所夢想之團體成立，以軍隊之名名之曰『耶穌連』。直欲以軍隊組織所有之俠風及紀律移供宗教之用。此與近世英國之救世軍同其致也。

易格內細阿之創耶穌會，年已四十七，與少年時代判若兩人；較昔日效高盧阿馬狄斯於曼累薩爲長夜禱祝之荒謬少年，其聰明毅魄，已遠勝矣；而其新創以供教皇驅策之傳教及教育組織，威力之厚，爲教會中前此所未有。此輩教徒以其一身供教會之驅遣。中國明亡後基督教之復入，卽係耶穌會教士之力，傳教於印度北美之教徒亦以耶穌會中人爲巨擘。至其開化南美印地安土人之功績將另述之。顧其最大之成績在於提高天主教教育之標準。耶穌會之學校在基督教國家爲最良之學校者歷時頗久。故培根(Lord Verulam, or Sir Francis Bacon)有云：『關於教育一端……應商諸耶穌會之學校，蓋未有能及之者矣。』自有耶穌會之學校，而智慧之水平線爲

之提高，舊教歐洲之良知因之復振，而信奉新教之歐洲亦復受其激勵，爭相努力於教育事業……他日或將有新耶穌會者，不復傾心於教皇，而以盡瘁於人類爲事者矣。

是時適有特稜特之宗教大會，澄清教會之教義，改良教會之組織及紀律，教會之性質益爲之一變。斯會於一五四五年至一五六三年間先後開會於特稜特及波倫亞兩地，其弊弊補偏使諸邦不再相繼攜貳，而脫離羅馬教皇者，其功蓋不在耶穌會下也。故羅馬教會內部之改革，其重要蓋不亞於新教教會之謀脫其母體而自立云。自斯而後，教會中無復有分裂可醜之事。唯教義日益褊狹，如格列高里大教皇 (Gregory the Great) 以及與格列高里第七及烏爾班第二 (Urban II) 等之一班教皇，或自英諾森第三 (Innocent III) 以下諸人，其理想之活潑亦不足使筆墨生色矣。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世界大戰實爲教皇難得之良機，爲教皇者正宜乘之以明切之辭大聲疾呼，求世界之遵行正義，人類大同，去褊狹之愛國熱忱，而爲人類求幸福。然而此種道德上之領袖竟無其人。教皇似仍依賴向來誠篤之哈布斯堡皇室而與共和之法蘭西齟齬也。

## 第六節 科學之復甦

然讀者須知十四十五兩世紀時之重要知識活動，初不僅限於批評天主教會及天主教，以及聖經之判究而已。凡此不過當時學術復興之際，最普遍最顯著之現象耳，非即學術界中最重要之事業也。在此思想及討論之後，尙有其他精神上之發展，雖不能轟動一世，而其重要則有過之無不及。未有刻印之書籍以前，此種精神久已闕

始，逮有印刷而後，始大著於世。

吾人對於自由之智慧及探討明述之精神之初見於人類事業者已稍稍述及矣。其中撐柱科學知識而為中流之砥柱者則亞里斯多德其人也。吾人並亦曾述及亞歷山大里亞之短期科學事業。自斯以降，歐洲及西亞宗教上經濟上及政治上之種種衝突，極其繁複，知識上之進步因之被阻。凡此諸地乃久屈於東方專制政體及宗教習俗之下。羅馬始行實業上之奴隸制度，終復棄之。第一次大資本制度之發達，卒因內部自腐而墮落紛擾，不可名狀。全歐皆入於不安之境。塞姆民族起而與雅利安民族相抗，而西亞埃及之希臘文化俱由阿拉伯文化起而代之。亞全部及歐洲之半均入蒙古人之手。至十二十三兩世紀時北歐民族之智慧方再奮勵以求自見也。

自是，巴黎牛津波倫亞各大學中，哲學上之討論與時俱盛。就形式上視之，其所討論者多為名學上之問題。討論之根據為亞里斯多德之名學而非其學說之全部。他日阿拉伯文之亞氏著作經阿拉伯名哲亞味洛厄茲之注釋，譯成拉丁文後，亞氏之學乃漸明於世。除此種惡劣不備之亞里斯多德著作譯本而外，希臘其他哲學上之著作直至十五世紀西歐人始稍加誦讀。然與尙科學之亞氏有異，而富於創造之柏拉圖，則幾無所知。歐洲有希臘人之批評精神而無其創造之衝動。雖亦有新柏拉圖派之學者見知於世，然而新柏拉圖學派之與柏拉圖較之基督教科學之與基督蓋無以異也。

近世作家對於中古時代學院哲學家哲學上之討論每譏其徒疲精神絕無效果。是言也實為不倫。斯時教會官吏蒙昧多忌，仇視異端，故哲學家之討論，不得不加意保留其學術上之形式。態度不明，故無大無畏之思想。其所

不敢言者，暗示之而已。然所討論者確爲根本重要之事物，蓋廓清糾正人類心理之缺憾，非有長時間之奮鬥不爲功，卽至今日，每有因昧於中世哲人所言而鑄成大錯者，尙比比焉。

人類心理常有一種自然之傾向，對於分類所據之異同喜爲浮辭，以爲物名旣異，實必絕殊，物名苟同，實卽無別。分類之夸飾如斯，每至謬誤百出。今試就民族言之，『歐洲人』之於『亞洲人』幾視爲別一動物，而其視其他『歐洲人』也則率以爲其可敬可愛，與己無異。故自祖歐而仇亞。然讀吾書者當知名稱雖異，實則相同。所謂差別要不過二名所生之幻相耳。

中世之爭辯以唯實論家 (Realists) 與唯名論家 (Nominalists) 爲其主幹，顧讀者須知中世所謂『唯實論』與近世唯實論之函義幾正相反。近世之唯實論家蓋爲主張一切唯物之人，而中世之唯實論家則頗與今日之唯理論家同其致，其視偶發之事蔑如也。流俗之見於類之重要每致夸辭，唯實論家所爲乃更有甚於此者。若輩以爲名亦有物，遍及之名詞，其眞際皆爲實也。例如唯實論家主張世上果有一理想中之歐洲人，其眞實遠過於各個歐洲人之上。故各個歐洲人者實此淵湛之眞實之殘闕不全瑕疵百出之標本耳。唯名論家則不然，主張唯一之眞實乃各個歐洲人，至於歐洲人一名詞，不過可以適用於任何歐洲人之一名而已，此外別無他意也。

夫哲學上之辯論，本性蔓衍支離，繁複多端，重之以心理之萬殊，故欲施壓抑，殆無更有難於此者。今之不習於哲學上之辯論者見上文所述唯實唯名二家之別，必卽躍然而起，以祖唯名論家。然而天下事不如是之簡，非一例可以盡之也，且吾人於此特擇一極端之例，以明之耳。名與類之價值與實性皆有不同。若謂名托馬斯者與名威廉

者之間有極深之差別，或謂其間尚別有一精純理想之托馬斯與威廉在，是固謬矣。然白種人與霍屯督族間，及有思想之人類（Homo sapiens）與內安得塔爾人（Homo Neanderthalensis）間，固可以有極深之差別也。復次，可愛之小獸與其他有用動物之類，其差別視習慣及其應用而定，相去甚微；至於貓與犬之差，則甚大矣，雖一毛滴血，在顯微鏡中亦可發見其異點也。吾人苟明乎此，則於唯名論家對於名稱重要僅如標籤之說唾棄不顧之故，以及後來修正之唯名論家創科學研究，為系統探討，以求事物上最重要最有效之真為分類之依據之故，俱可瞭然於心目中矣。

唯實論末流所至，遂為武斷之教條，強暴無理之區分與判斷及嚴毅不可調解之態度，此蓋心理未經訓練者所必至之勢也。至於唯名論則始終趨向於相對之陳辭，對於各個實例，俱能加以試驗，以進於探討試驗及懷疑之途。

故在市場及日常生活之道上，常人對於教士之道德及公正，獨身主義之實行否及正當否，教皇重稅之正當否，俱致其懷疑之概；同時在神學範圍之內，則專心致志於變質問題，及彌撒禮中所用麵包及酒果有聖靈附於其中與否問題；在研討及講室之中，則對於平常天主教傳教方法之批評，亦為之大進。吾人於此未能詳論阿伯拉彼得（Peter Abelard, 1079—1142），亞柏塔馬格那（Albertus Magnus, 1193—1280）及阿奎那托馬斯（Thomas Aquinas, 1225—1274）諸人在此種進程中之重要若何。要之諸人皆思依健全之理性以改革天主教，而向唯名論者也。振其餘緒而有所批評之可稱者當推鄧斯各脫斯（Duns Scotus, ?—1308）及英人奧坎

(Ocean, 1-1347) 二氏鄧氏蓋一牛津法蘭西士派教徒，就其思想之縝密及明察秋毫之態觀之，氏乃一蘇格蘭人也。斯二人者亦如亞味洛厄茲（見三十一章第八節）然，將神學與哲學之真理分而爲二。若輩置神學於崇高無上之境，然使之不能再爲研究之梗。鄧氏且宣稱上帝存在三位一體以及創造天地諸說，俱匪理性所得而證明。至於奧氏對於此種區別爲更進一步之擁護，是蓋顯然自教條羈係之中以解放科學研究之精神也。斯二人既導其先路以闢自由之途徑，顧後人數典忘祖，甚至用斯各脫斯之名表示魯鈍之義，今日英文中『鄧斯』(Dunce) 一字意指愚人，卽自此而來，亦不情甚矣。帕替孫教授 (Professor Pringle Pattison) 有云：『卽至於今，奧坎雖仍爲一學院哲學之學者，然能予吾人以學院哲學精神存在之理由，此種精神倍根羅哲爾 (Roger Bacon) 早已懷抱之，至十五十六兩世紀時蓋尤盛云。』(1)

〔一〕見大英百科全書學院哲學條。

矯然獨立而以天才著稱者是爲倍根羅哲爾 (C. 1210—C. 1293) 英人也。氏爲牛津法蘭西士派中人，其爲人極足以代表英人之特性，生性易怒，躁急，誠摯而巧黠。其才智蓋超過當代二百年。泰羅 (Henry Osborn Taylor) 述之有云：(1)

「倍根之境遇蓋一學術上之悲劇，與古昔悲劇藝術之原理亦復相合；主角之性情偉大而高貴，然非盡無瑕

者，蓋不幸之結局必原諸性情，初非出自偶然也。氏逝世時，已垂垂老矣，其忠於真知，蓋終其身不改。其所探索之知識，受其教派之限制，故氏不幸成爲一離經叛道之徒；且氏又謬探當時流行之原理，遂致自壞其成就。然而氏之承受流俗之見固自承之；又因其主張引起同派僧侶猜疑之故，氏復任其桀傲不馴之性情，以多樹敵人。苟欲以其所抱之新觀念灌注於時人及在十三世紀時而欲免當世之迫害者，固非有善辯之妙舌及應變之才智不爲功。而培根之攻擊古今人，實至爲愚拙而不平。氏之生平事跡不甚可考，唯偶從其對己對人所發之隱喻得其一二而已；顧此區區者即欲從之構一小傳，亦尙嫌不足也。今唯知其誕生以後，曾就學於牛津；後之巴黎，研究實習於其間；復返牛津，爲一法蘭西士派教士；研究講學於牛津，爲本派所嫉，被遣之返巴黎，處於監視之下，曾獲教皇一函，後著其有名之三書；未幾復構難，被幽禁者數歲，釋出，以迄於死，自是身名俱沒，不爲世知者既歷五世紀，潛德幽光，始漸彰著云。

(二)見泰氏中世紀之精神 (The Medieval Mind)

氏所著有名之『三書』，率皆情辭激越，時鄰謾罵，然其所攻擊者純在當時之蒙昧無識，同時對於知識之如何增加，亦多所暗示。氏對於實驗之必要，及綜合之知識，主張甚力，顯具亞里斯多德之精神。『實驗，實驗』是即氏所反復倡導者也。顧氏以時人唯埋首伏案，勤年矻矻以鑽研惡劣之拉丁文，亞里斯多德著作譯本，不復應付顯著



之事實，因深致不滿於亞氏。氏嘗以激越之辭言曰：『使余得爲所欲爲者，余將盡焚亞氏之書，蓋研究彼之著作徒令人廢時失業，流傳謬種，以益其愚昧耳。』實則當時人對於此種令人憎厭之譯文，不務細讀，徒加崇拜，使亞理斯多德復生，將亦深表同情於培根之言，而致其感慨於無已也。

培根以懼羈囚之故，其書中常飾以虛辭，貌爲方正，然固曾以大聲詔示人類曰：『毋再伏處於教條權威之下矣；其一囑此大千世界！』依氏之說，愚昧之來源有四：崇威權，守成習，羣衆之無知，以及人性中驕縱不受訓誨之劣根性是也。苟能去此四者，則一有勢力之世界將廓然開朗，以顯於吾人之前矣！——

『航海用之機器可以不勞舟子而航行，故鱗鱗巨艦以一人駕駛，即可航行江海，其速率較滿舟皆水手者尤大。車輛亦可不藉牲口以爲拽引，而自行運轉，如往古戰時之鏟車然。飛行之機器亦爲可能之事，人可坐於中央，撥動各種機關，於是人爲之翼即可鼓動空氣，如飛鳥。』

奧坎及培根羅爾者歐洲自唯實論以向於實性大運動之前驅也。其間舊勢力亦曾一度反抗新唯名論之自然主義。一三三九年奧坎之書被禁，唯名論亦然。後至一四七三年尙有強迫巴黎教師宣誓以傳布唯實論之舉，顧時已遲暮，未克有成。至十六世紀時，書籍刊行，智慧增長，於是自武斷以進於試驗之勢，日形重要，而科學家之彼此合作，亦於焉以起。

終十三十四兩世紀之世，試驗實物之事已漸增進，知識亦漸有增加，然彼此相關之進步，仍未之有也。所有事業大率各自爲政，不相爲謀。孤立考察之習慣自阿刺伯以傳入歐洲，而鍊丹術家所行私人祕密之研究亦復甚夥，

此在近代學者視之，固無足道也。鍊丹術家與當時之玻璃匠金屬匠，及藥用植物家製藥師等相知最諳；彼等頗能窺製造物之祕奧，然囿於實用之觀念；其所求者非爲知識而爲權力；其所欲者爲自賤價之物以鍊金，求長生不死之藥，及其他種種幻夢而已。顧其研究所至，於毒藥染料冶金諸術亦每偶有所得；發見各種折光之物，用遂進而製造透明之玻璃透鏡以及光學之器具；顧科學家雖言之諄諄，而好實利之人類仍復聽之藐藐，終不知爲知識而求知識之時，知識方予吾人以無量之賞賚也。卽在今日，世界用諸專門實用研究之金錢，其數猶在純粹科學之上。今日科學實驗室中之科學家夢寐於專利及祕法者猶居其半。吾輩常譏鍊丹術家，而不知吾輩之所爲曾未稍勝；今日『實業家』之視研究，猶與鍊丹術等量而齊觀也。

與鍊丹術家關係甚密者是爲星占家，此輩亦一言實利者也。其研究星辰，乃所以示休咎，引人專事研究星辰之信仰及知識，此輩未之有也。

至十五世紀，培根羅哲爾之觀念方於新知之中產生結果，而人類之眼界亦因之擴大。先是當十四世紀以來，疫癘迭至，社會大亂，迄十六世紀之初，始漸恢復，西歐一隅科學界之名人驟然輩出，光輝燦爛，超過希臘極盛之時。各國對於科學均有供獻，蓋科學之爲物固無國界之別也。

當此羣星燦爛之中，其最早最著者則佛羅棧斯人雷翁拿多得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其人也。氏於實性之視察，至爲神奇。氏爲一博物學家解剖學家工程學家，且亦爲一大藝術家。近世明瞭化石之眞性〔三〕者，氏爲第一人焉。其觀察之紀錄，至今猶足驚人。氏且識機器飛騰事屬可行。此外偉人則有波蘭之哥伯尼

(Copernicus, 1473—1543)對於天體運動始爲明瞭之剖析，謂地球乃繞日而行云。講學於布拉格大學之丹麥人布拉厄泰科 (Tycho Brahe, 1546—1601)反對哥氏之說，然其對於天體運動之觀察乃大有造於其後繼；日耳曼人刻卜勒 (Kepler, 1571—1630)其尤著者也。至於伽利略伽利雷奧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則爲近世動力學之始祖。伽氏之前，世俱深信若此重於彼之倍數爲百，則其下降之速度亦如之。伽氏非之，顧不取乎世俗薦紳先生純以口辯致勝之態，而於披薩斜塔上以輕重不齊之二物下擲，以證其說，而駭腐儒焉。氏可謂爲始創望遠鏡，以推闡哥伯尼天文學說之人；然而教會斯時仍奮力以反抗光明，以爲果信地球較日爲微大者是藐視人類及基督教，而損害教皇之尊嚴也。時伽氏已達六十九歲，頹然一老人矣，懾於教會之淫威，不得已收回其學說，而復以地球爲宇宙不動之中心。是時十紅衣主教聚而會審，氏聽於前，此輩嚴厲之態，固可使真理望而却步也，氏遂將其所顛倒紊亂之造化，復爲之收拾補綴，反其故形。相傳氏既陳述取銷其學說之辭而後，匍匐而起喃喃自語曰：「然而其動也如故」(Eppur si Muove)云。

### (二)參閱第二章第一節末。

伽氏去世之年牛頓 (Newton, 1642—1727)誕生。自有牛氏萬有引力之發明，而後今日星辰羅列之宇宙，乃完全明著於世界。其導引吾人，蓋甚遠矣。此外古人之足稱述者則有科爾拆斯德之吉爾伯特博士 (Dr. Gilbert

of Colchester, 1540—1603) 倍根羅哲爾始倡實驗之說，而吉氏則首先實行之者也。其著作研究電磁學者居多，他日英王詹姆士第一 (James I) 之家宰發盧蘭爵士倍根法蘭西士 (Francis Bacon, Lord Verulam, 1561—1626) 之學說即多得之於此。世稱倍根法蘭西士爲『實驗哲學之鼻祖』，然其對於科學發達之功績，言者率多夸辭。〔四〕格列高里 (Sir R. A. Gregory) 以爲『氏非科學方法之鼻祖，乃其門徒耳』。氏對於科學之最大功績爲其著作新大西洋洲 (The New Atlantic) 在『新大西洋洲』一書中，倍根法蘭西士用理想之文筆建立一發明之宮，科學之祠，凡知識上之事業皆依最有效率之原則以組織之。』

〔四〕參閱格列高里之發見 (Gregory's Discovery) 第六章。

自有此種幻夢，遂引起倫敦王家學會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之成立，一六六二年，查理第二在位時得王室之核准。斯會之主旨及效用即在刊行。其組織頗足表示自古昔孤立探討之風一進而爲通力協作，從鍊丹術家祕密岑寂之研究進而爲近世科學生活中明白之報告與公開之討論。所謂真正之科學方法者，不信無徵之說，事事物物皆盡量予以嚴刻之試驗，公開無隱，不事齟齬而以溫厚和平之態，供其心得於世人，知識以外別無其他目的焉。

久無生氣之解剖學至哈維 (Harvey, 1578—1657) 明示血液循環之理而復興。……不久又有荷蘭人雷

汝胡克 (Leuvenhoek, 1632—1723) 者復創顯微鏡，而後生命之微元始漸可驗云。

自十五世紀以來至於今日，科學名家，與時俱增，爲力既聚，進步益猛，於是吾人對於宇宙之觀念大明，從而對於克制生活環境之力亦愈增，若上述諸人，不過滿天星斗中之最爲光輝燦爛者耳。

## 第七節 歐洲城市之新興

上所述者爲中世紀科學研究復興之狀況，言之頗詳，蓋以此在人事中最爲重要者也。要而言之，倍根羅哲爾之重要遠非並時帝王所可同日而語。然當日之世界對於科學之研究講授以及鍊丹術家實驗室中所爲之足以變更人生狀況之活動，漫不加意。教會雖曾注意及之，然其爲此也，惟恐人之蔑視其主張耳。教會力主地球乃上帝創造之中心，教皇乃神命之世主。世人於此種要義更不得別有異議。然一旦伽利略聲明地球不動，彼教會中人便即欣然自足，無復他求；至於地球之果然旋轉一事，對之將生若何之結果，則不之問矣。

中世紀末葉，西歐社會上之大發展亦與知識上之發展同，同時並進。然而人類心靈對於事情之理解每較對於變化爲明瞭。雖流轉不息之變狀紛陳於前，顧爲成習所梏，輒不之省，此則古今人所同具之病也。

本書用意在意提要鉤玄將歷史上之足以著明人類進展之序者加以表襮，其他史蹟雖光輝燦爛動人視聽，然而不足以明此者，則不之及。吾人對於城市村鎮之逐漸發生，貿易及貨幣之復其勢力，法律習慣之重興，安全範圍之日益擴大，第一次十字軍至十六世紀間西歐私戰之漸息諸端，均應加以敘述。此外各國史上之大事不能一一

蘭說也。如英格蘭王之屢圖征服蘇格蘭而自立爲法蘭西王，十二世紀時諾爾曼族英吉利人之插足於愛爾蘭而未能勘定，以及一二八二年威爾斯之與英王聯合諸事，俱不能詳述。英與蘇法之爭，亘中世紀而未息；有時蘇格蘭似將完全屈服於英之治下，而英王所據之法蘭西領土，幅員亦遠過於徒擁虛名之法王。英國史籍每誇稱此次對法之爭，視爲英人獨力以謀征服法國而幾於成功者然。實則此次戰事，始則藉比利時及巴維利亞 (Bavaria) 之助，繼復與法國強藩勃艮第共謀瓜分羽格卡佩 (Hugh Capet) 之世業耳。他如一三一四年蘇格蘭人之敗英格蘭人於班諾克本 (Bannockburn)，蘇格蘭民族英雄窩雷斯威廉 (William Wallace) 與羅伯魯 (Robert the Bruce) 以及法國克雷西 (Creecy, 1346)，波亞 (Poitiers, 1356)，阿金庫爾 (Agincourt, 1415) 諸戰，在英人心目之中，皆若明星在天，輝光燦爛，實僅堅毅不屈之弓手於風和日煖之時，予法國甲士以重創之小戰耳。黑太子 (Black Prince) 及英格蘭亨利第五，以及一四二九年至一四三〇年時奧爾良一奇女子約翰達克 (Joan of Arc, the Maid of Orleans) 慷慨奮起以驅英人出其宗邦，凡此種種史蹟，都無足重。此種國家大事，何國蔑有。此在歷史上蓋裝潢點綴之品，而非卽歷史之本體也。王舍，波蘭，俄羅斯，西班牙，以及中國之歷史，皆有同樣之故事，冒險之騎士，勇敢之公主，對於外寇之堅拒之類，比之西歐，可無多讓，容或過之。此外法王查理第七之子路易十一 (Louis XI of France 1461—1483) 之如何建立中央集權之王政，今亦不能一一備述。至於十三四世紀時，蒙古人傳火藥以入歐洲，於是諸國君主及依特新興都市以爲後盾之法律，對於中世紀初葉行同盜賊割據自恣之騎士及貴爵之堡壘，竟能一鼓盪平，而中央大權因之日益鞏固。此事關係較大，當詳述之。在此數世紀

中歷史上野蠻好戰之貴族及武士漸歸滅絕；教會之十字軍，英國王朝之玫瑰戰爭，以及其步兵軍隊中之長弓大箭，俱足以制此輩之死命，於是此輩乃漸易其本性以從事於懋遷焉。顧此輩在歐洲西南雖漸告絕蹟，無復前日之盛，而日耳曼則餘孽猶存。卽至十六世紀，日耳曼之騎士猶以戰鬪爲其專業云。

十一世紀至十五世紀之間，西歐各國奇麗之哥德式教堂寺院等建築到處興起，雲蒸霞蔚，光輝爛熳，而英法尤爲稱最。以有此種現象，於是良工巧匠先後輩出，而當其始則皆與教會有關也。意大利及西班牙自由優美之建築亦倨然興起，復見於世。始則多財之教會堵柱其事，繼則帝王富賈亦起而效之。

自十二世紀以來，歐洲商業大盛，於是都市之生活從之以生。如威尼斯及其附庸拉古薩 (Ragusa) 各府 (Corfu) 一地，熱那亞，味羅那 (Verona)，波倫亞，披薩 (Pisa)，佛羅棧斯，那不勒斯，米蘭，馬賽，里斯本，巴塞羅那 (Barcelona)，那旁 (Narbonne)，都爾 (Dours)，奧爾良，波爾多 (Bordeaux)，巴黎，根脫 (Ghent)，布拉革，部羅涅 (Boulogne)，倫敦，牛津，劍橋，掃桑波敦 (Southampton)，多維 (Dover)，安特衛普 (Antwerp)，漢堡 (Hamburg)，布勒門 (Bremen)，科倫 (Cologne)，馬因斯 (Mayence)，努連堡 (Nuremberg)，慕尼克 (Munich)，來比錫，馬德堡 (Magdeburg)，北勒斯勞 (Breslau)，斯德丁 (Stettin)，但澤 (Danzig)，哥尼斯堡 (Königsberg)，里加 (Riga)，北斯哥弗 (Pskof)，諾弗哥羅，維斯比 (Wisby) 及卑爾根 (Bergen) 諸市，其最著者也。

『當一四〇〇年至一五〇〇年間，德國西部諸城市，在今人視之，固不勝其簡陋，然實足以代表當時所有之成功……街衢則崎嶇狹隘，房屋則皆以木造，市民牲畜，率畜於室內，每晨城市牧人驅豬羣以向郊外，幾成爲城市』

生活之一部。一四八一年以後美因河畔法蘭克福 (Frankfort-on-Main) 始禁故城中畜豬，然而新城及薩瑟霍 (Sachsenhausen) 則依然如故也。一五五六年禁制無效，至一六四五年來比錫城內牧豬業始告禁止。富庶之市民亦偶然從事於懋遷有無，此輩大都為擁有鉅產之地主，城垣之內，廣庭倉廩羅列其中。最富者輒建華屋，卽在今日猶令人艷羨不置。然至今則雖在稍古之都市中十五世紀之房屋，亦大都蕩然無存矣。唯巴薩拉 (Bacharach) 及密騰堡 (Miltenburg) 尙偶有一二木造樓房散見其間，猶可想見當時市民房屋體制之一斑。至於大多數之貧民，以求乞爲生，或藉微藝末技以糊其口，多居於郊外污穢茅舍之中，每以城垣爲其唯一之牆壁。豪富之家其室內之裝飾，自近世觀之，亦復至爲不備；哥德式之建築雖宜於教堂及市政廳，然不宜於華麗之點綴。迄學術復興，影響所及，住屋之安適爲之大增。

「十四十五兩世紀時，都市哥德式之教堂及市政廳遍佈於歐洲，至今蓋猶有用之者。堡壘則具有堅固之碉樓及城門，凡一市之富強，皆可由此以窺見之。至今試觀十六世紀以來都市之圖畫，蓋莫不具有堡壘以資保障而示其尊嚴也。當時都市所爲之事，在今日多爲國家之責任。社會問題，每由都市行政及市政機關處理之。商業規則，由同業公所與議會協定之，貧民救恤之舉，則委諸教會，而保護市垣及設備必要之救火隊，則市議會之職責也。市議會常兢兢業業，不敢忘其社會職責，都市常平倉每能充實無闕，以備不虞。此種設備，十五世紀各都市皆有之。貨物出售，按價徵稅，其稅率可使工人能維持其生活而無憂，對於買者則予以貨質良好之保障。都市亦爲主要之資本家，就其對於生活及遺產年金之賣出觀之，是又一銀行家而享有無限信用者也。而都市則從之而得建築堡壘



之資，或乘諸侯窮蹙無聊之際，從而取得自主之權。」

歐洲都市大都爲完全獨立及半獨立之貴族共和政體。大部分允許以教會及帝王爲其共主。其他則或爲王國之一部分，或爲王公之首都。故其內部之自由，俱處於憲章保障之下。英國泰晤士河畔威斯敏斯德之皇城則與倫敦之城垣密邇，英王須行禮及獲特別之允許始可入內。至於完全獨立之威尼斯共和國，轄有若干附庸之島嶼及商港，與雅典共和無異。熱那亞亦爲一獨立之都市。他如多特蒙德 (Dortmund)，科倫，及自里加至荷蘭密德爾堡 (Middelburgh) 一帶北海及波羅的海間之日耳曼諸市則彼此聯合，成爲同盟。以漢堡，布勒門及律伯克 (Lubeck) 爲其盟主，是卽所謂漢撒同盟是也，唯其與羅馬帝國之關係，仍在若即若離之間。同盟所轄都市，數逾七十，在諾弗哥羅，卑爾根，倫敦，及布魯日 (Bruges) 諸地皆有其商場。地中海及東方海上屢受海盜之害，而歐北則盜風大殺，蓋同盟之力也。東羅馬帝國末禩自十四世紀末葉至十五世紀初期土耳其人征服歐洲腹地以至一四五三年帝國之亡，要不過爲一君士坦丁堡都市，與熱那亞，威尼斯無殊；唯多一腐敗之皇庭，是爲獨異耳。

中世紀後期都市生活光輝燦爛發達最盛之地是爲意大利。當十三世紀霍亨斯陶泰皇室既衰，日耳曼諸帝雖至一五三〇年左右查理第五之時，猶加冕爲意大利之王與帝，然中部及北部神聖羅馬帝國之威勢，已就衰弱矣。獨立之都市紛然興起於教皇首都羅馬之北。至於南意大利及西西利則仍在異族羈絆之下。當時熱那亞，威尼斯俱爲通商大埠，其宏大之宮殿，名貴之繪畫，至今猶令人稱賞不置。聖哥忒德隆 (St. Gothard) 下之米蘭躋於富強之域。內部則佛羅棧斯爲商業財政之中心，至十五世紀麥弟奇族 (Medici) 當國之時，無異伯里克理

斯黃金時代之再見焉。然在麥弟奇族之前，佛羅棧斯即已產生無數優美之藝術。如喬托（Giotto, 1266—1377）之塔，及布魯涅勒斯科（Brunellesco, 1337—1446）之禮拜堂（Duomo）早已建成。至十四世紀末葉，佛羅棧斯遂成爲古代藝術重光之地，及模仿古昔之中心（是即狹義的文藝復興也）。唯在歷史上藝術不過爲一種點綴之具，非創造之物，與哲學思想及科學發明有異，故本書於利皮腓力（Filippo Lippi），波提拆利（Boticelli），多拿的羅（Donatello, ?—1466），雷翁拿多得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579），米開蘭基羅（Michelangelo, 1475—1564），及拉飛耳（Raphael, ?—1520）諸人藝術發展之情形，俱不贅述。至於雷翁拿多科學上之思想則前已述及矣。

#### 第八節 歷史上美洲之出現

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此後一百年間土耳其之進逼歐洲，無時或息。當伯里克里斯時，蒙古人與雅利安人以帕米爾高原爲二族之天限，至是乃移而至於匈牙利。君士坦丁堡久已成爲土屬巴爾幹半島中基督教之孤嶼。君士坦丁堡既陷，東西貿易之通路遂絕。

地中海岸威尼斯及熱那亞二地互爲勁敵，而威尼斯與土耳其人之交往較密。於是地中海商業遂爲所壟斷。熱那亞聰慧之航海家見而大憤，汲汲思別尋直通地中海或屈曲環繞之新道，以與之競。用有新民族起，從事航海貿易，以古代商路中梗之故，因亦謀別獲新路，以達舊日之市場。如葡萄牙人遂開始發展大西洋沿岸之貿易。自羅

馬屠戮迦大基人而後，大西洋至是始復告昭蘇。然在一五七一年勒頌多戰役以前，西歐人進展以達大西洋中，究係自動之舉乎，抑爲土耳其人所逼使然乎，是固未能定也。威尼斯及熱那亞之商船漸進而至於安特衛普，而漢撒都市之航海家則南下以擴張其航路。航海術及造船業亦因而進步。顧在地中海可施檣槳，以沿岸航行。至於大西洋及北海則風濤險惡，沿海航行，爲事至險。大海中帆船之爲用較大，在十四十五兩世紀時，似多藉助於羅針及星斗也。

十三世紀時，漢撒商人即已自卑爾根啓碇橫渡灰暗寒冷之北海以與冰洲之北蠻爲定期之貿易。冰洲中人已知格林蘭，而冒險之士且更於此外得一新地，名曰焚蘭（Vinland），相傳其地氣候溫和，如願與世人隔絕者，可卜居於其地云。自今考之，焚蘭一地，當爲北美之諾法斯科細亞（Nova Scotia）或即新英格蘭（New England）也。

十五世紀時歐洲各國之商人俱思別覓新路，以通東方。葡萄牙人用謀繞行非洲，以達印度，實則此事埃及及王尼科（Pharaoh Necho）早已解決之矣，而葡萄牙人尙未之知也。其海舶於一四四五年遵昔日漢諾之舊道向威德角（Cape Verde）以行。西向達加那列羣島（Canary Islands），馬得拉（Madeira），及亞速爾羣島（Azores）。此種航行在當時已可謂遙遠。一四八六年葡萄牙人地亞士（Diaz）報告謂已繞過南非……

時熱那亞有哥倫布克里斯多福（Christopher Columbus）者，再三思索，以爲可以橫渡大西洋而西，此在今日，固顯而易知，然在十五世紀則已聳動一世之耳目矣。斯時無人知尙別有一大陸曰美洲者。地球爲一球形，哥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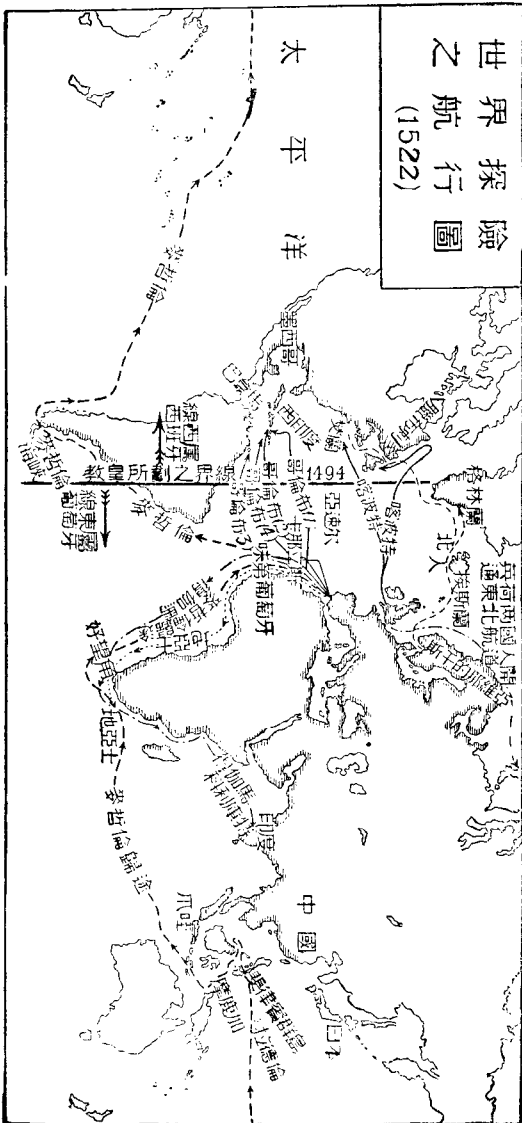
布固已審知，顧未能得其面積之實；氏讀馬哥字羅遊記，震於其所言亞洲面積之碩大無朋，遂以爲產金之日本當在今日墨西哥所在地。遂於大西洋中屢試航行；曾至冰洲，或當並聞焚蘭之名，用益增其奮往之忱，於是駛征帆以向落日，乃成其終身所抱之目的焉。氏家無擔石之儲，或謂氏乃一破產者，於是其唯一得船之法乃爲尋一能信托而以駕駛之責委之之人。用始謁葡萄牙王約翰第二 (King John II)，王聆其辭，故予留難，而暗中乃別遣一純粹葡萄牙人之遠航艦隊。唯其詭譎終至失敗；船員謀叛，船長大懼，喪膽而回，時一四八三年也。哥倫布遂去之西班牙。

當哥氏之始至也，船勢俱無所得。時西班牙正在攻襲回教徒在西歐最後之根據地格拉那達 (Granada)。當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時，西班牙大部分已爲基督教徒所恢復；後基督教教之行動又稍止；至是亞拉岡之腓迪南 (Ferdinand of Aragon) 與卡斯提爾之伊薩伯拉 (Isabella of Castile) 結婚，統一西班牙，遂乘之從事於征服全境之計畫。哥倫布見西班牙之援助無望，因遣其弟巴托倫繆 (Bartholomew) 至英格蘭進謁英王亨利第七 (Henry VII)，顧狡黠之英王初不之理。迄一四九二年，格拉那達陷落，哥氏以保羅市 (Palos) 數商人之助，始克造海船三艘，中惟散他馬利亞 (Santa Maria) 一艘載重可百噸，上有掩蔽，其他則載重五十噸之敝船耳。此次遠航之小隊僅八十八人，南駛至加那列羣島，然後由之以折入浩無涯涘之大洋，時天日清明，且有順風爲助。

此二月又九日之長行，頗應詳加紀述。當其始航，水手疑懼萬狀，深恐大海茫茫，一去不返。後忽見飛鳥繼又獲

人工製成之棒及帶奇果之樹枝，始為之稍慰。逮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一日夜十時哥倫布忽覩遠方之火光，翌晨乃見陸地，曙色朦朧之間，哥倫布遂登新大陸岸而樹以西班牙之王幟焉……

至一四九三年初，哥倫布載黃金棉花珍禽異獸之屬反歐洲，並攜二文身之印地安人以備領洗。斯行初未見所謂日本，顧以為其所得者乃印度，因名之為西印度羣島（West Indies）。是歲哥氏復以海船十七艘及千五百人往，教皇並許以新地歸諸西班牙王室。



至於哥氏爲新殖民地總督及後來以罪琅璫入獄諸事，今俱不贅述。唯自斯未幾，西班牙之探險家接踵而往，以從事於墾闢新地。顧可異者則哥倫布至死尙未知其所發見者爲一新大陸；自信已環航世界以達亞洲云。

哥倫布發見新地之消息既遍傳西歐，於是人心爲之大動。用復激起葡萄牙人取道南非以遠航印度之雄心。一四九七年發斯科達伽馬 (Vasco Da Gama) 自里斯本航海以至贊稷巴 (Zanzibar)，自斯挾一阿刺伯舟師渡印度洋以至印度之科利庫特 (Colicut)。一五一五年葡萄牙之海舶至爪哇及摩鹿加 (Molucces) 一帶。一五一九年有葡萄牙航海家麥哲倫 (Magellan) 者，受西班牙政府之雇，沿南美南端海岸航行，橫截風濤險惡之麥哲倫海峽 (Strait of Magellan) 而達太平洋，然當西班牙探險家橫經巴拿馬地峽 (Isthmus of Panama) 時，蓋卽已窺見此波平浪靜之太平洋矣。

麥哲倫既至太平洋，復繼續西航。斯行之雄偉蓋尤過於哥倫布；麥哲倫橫越此浩無涯際之大洋，歷時九十八日，天水浩渺，所得見者唯二荒嶼而已。水手羣患血枯之症，船中淡水所餘無幾，食物唯存惡劣腐敗之餅乾。遂獵鼠嚼革，強吞鋸屑，以支殘生。未幾遠征隊抵拉德倫羣島 (Ladrones)。發見斐律賓羣島 (Philippines)，而麥折倫以與土人相戰，爲其所害。其他同罹慘劫之船長亦有數人。當一五一九年八月麥哲倫發船時，凡有海舶五艘，共二百八十人；至一五二二年，海舶僅維多利亞一艘與水手三十一人得迴帆大西洋，歸泊瓜得爾基末 (Guadalquivir) 河口之塞維爾 (Seville) 海口。環航地球之船舶，蓋以此爲第一艘矣。

[英法荷蘭以及漢撒諸都市之航海家亦起而參預此發見之新事業，然其爲時，蓋已稍後。彼等對於東方之貿

易不甚關心。逮既投身其中，則又效麥哲倫之航南美轉而圖環航北美，又學發斯科達伽馬之環航南非而謀繞行北亞。然此二舉皆以天然之障礙而失敗。葡萄牙西班牙之經營美洲及東方先於英法荷蘭者凡五十年。而日耳曼則未之或動。斯時西班牙王即爲日耳曼皇帝，而教皇又特許以美洲爲西班牙及卡斯提爾所獨有；禁鬱所在，日耳曼及荷蘭對於美洲遂無染指之餘地。至於漢撒諸都市則爲半獨立之共和國；無帝王以爲之後盾，內部又無聯絡，自不足以從事於此種大規模之大洋探檢也。當西方列強羣相從事於大洋中貿易上政治上競爭之日，正日耳曼大受戰禍之時，此寧獨日耳曼之不幸，抑亦世界之不幸也；其梗概將略述於後。

終十六世紀之世，卡斯提爾之幸運，漸爲歐洲所妒羨。新世界蘊藏無量之金銀，殖民事業之前途又復至爲無量。重以教皇所許，故百物俱歸所有。時歐洲人對於新世界方不勝其豔羨，而羅馬教廷又許以威德角羣島西三百七十里以西之地予西班牙，其東則皆以予葡萄牙。

當西班牙人之始至美洲，所遇者不過獠獠狢狢之蒙古種野人 (Mongoloid)。是中且多食人之蠻族。所惜當時歐人之始至美洲者乃爲不重學問之西班牙人，孜孜矻矻，唯以求黃金爲務，滿懷新近宗教戰爭之心胸，了無科學上之情趣，是誠科學界之大不幸也。彼等對於美洲原始民族固有之方法及觀念未嘗爲學理上之考察。唯屠之掠之，擄以爲奴，強之從教而已；至於土人之風俗習慣如何消滅如何變化則不之顧也。正如英國人在塔斯馬尼亞 (Tasmania) 槍殺世界上最後之新石器時代民族，且置毒藥於肉中以誘害之，其破壞鹵莽之處，西班牙人蓋無遜色云。

美洲內部大都為草原。游牧民族所資以生活者，率屬今已絕迹之水牛。就其生活之狀態，藻飾粉繪之衣物，自由塗抹之繪畫，以及其一般身體上之特點觀之，住居草原之印地安人頗與歐洲索留特爾時代後石器時期人類

(Later Palaeolithic men of

Solutrian age) 近似。唯印地安人

無馬。彼等之文明程度似與其先世

始遷美洲之時，無甚出入。亦知用金

屬，本地所產之銅用之尤廣，顧鐵之

為用則尚未之知。西班牙人既侵入

美洲大陸，搜勦襲擊，於是乃有二種

不同之文明系統橫遭浩劫；是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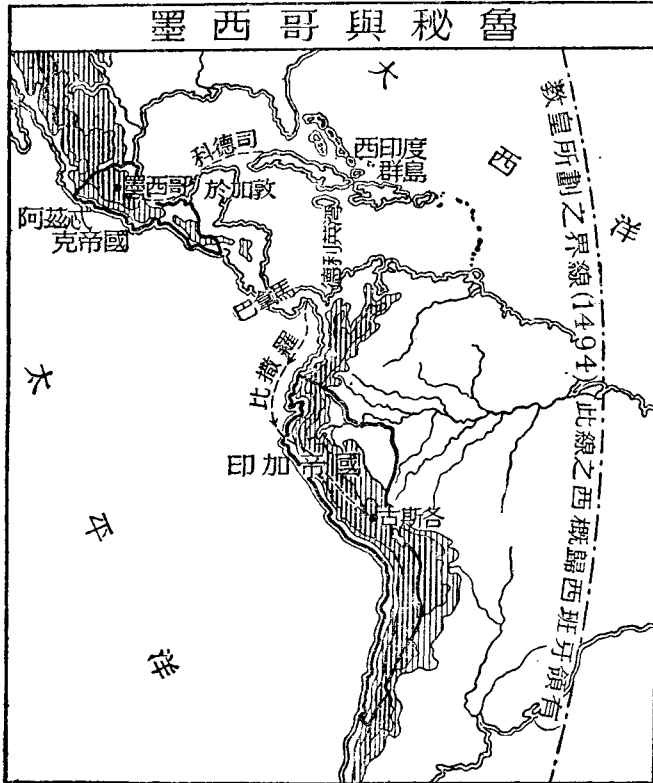
文明之在美洲，其發展蓋與舊世界

所有之文明系統截然無關云。一為

墨西哥之阿茲忒克 (Aztec) 文明，

一則祕魯之文明。其起源當出於日

石時代之文明，自地中海四周發祥





之地駕獨木之小舟，渡太平洋之諸島，遂漸前進，積累歲月，以達於美洲。至其發展情形之奇特，已略述於上。美洲此輩文明民族，遵其一己之軌道發展所至之程度，蓋約與埃及諸王朝以前及蘇馬連初期之文明相當。阿茲忒克及祕魯文明之前，尚有最古之文明，唯此或則為其後繼者所毀，或則喪於自腐，已不可考矣。

阿茲忒克為一文明較遜而長於征伐之民族，受治者乃為一較開明之社會，其地位蓋與雅利安人之入據希臘及北印者相同。其宗教仍不脫原始複雜殘忍之習，人祭食人之儀節仍頗重要。其心理常紛擾於罪惡之觀念，覺須以血贖其愆咎。

阿茲忒克之文明為科德司 (Cortés) 所率之探險隊所毀滅。科氏率海船十一艘，歐人四百，印地安人二百，馬十六匹，砲十四門。軍行至猶嘎坦時，忽獲一迷途之西班牙人，此人曾為印地安人之俘虜者有年，略明數種印地安語，知阿茲忒克之政府頗為臣下所不喜。科氏遂與此輩締盟，逾越萬山，於一五一九年長驅以入墨西哥山谷。至其如何進窺墨西哥，如何墨西哥人喜西班牙人之至而弑其王蒙提組馬 (Montezuma)，如何科德司被困於墨西哥，及其喪失戰馬而逃至海濱，危機一髮之際，如何復能反戈以戡定全境諸事，皆至為奇離有趣，顧本書於此，無暇備述也。今日墨西哥之人民猶多土著，唯其固有之語言則已代之以西班牙語，而其現存之文化，亦為天主教及西班牙之文化矣。

祕魯則為比撒羅 (Pizarro) 所滅，其文明狀況較為奇異。比氏以一百六十八名西班牙人之遠征隊於一五三〇年自巴拿馬地峽起旋。初亦如科德司然，利用土人，不滿其政府之心，以滅其國家。亦曾如科德司然，挾制祕魯

印加王族 (Incas) 令其徒擁虛名而已則握其政柄。至其後來土人反叛之失敗，西班牙援軍之來自墨西哥及祕魯之夷爲西班牙一省諸紛亂之狀，茲不詳述。至於除葡萄牙人仍克保其巴西而外，西班牙人如何擴張其勢力於美洲其他諸地之情形，今亦不能具贅。言其大概，要不外乎冒險家及殘暴劫掠之故事而已。西班牙人每虐遇土人，又復自起內訌，蓋離西班牙之法律與秩序皆甚相遠也。日久之後混亂征服之狀方去而安定之政府漸生。然美洲秩序尙未建設以前，其所產金銀久已源源流入西班牙政府及人民之手矣。

西班牙人大肆劫略之後，乃從事於場圃與開礦。新世界中勞工之困難於是乎始。初以印地安人爲奴隸，待遇苛待，至爲不平；幸而爲西班牙之尊榮計，其間亦有對此加以非難者。時有多密尼派僧侶曰拉斯卡茲 (Las Casas) 者，初亦營場圃蓄奴之事業於古巴，後受良心上之譴責，遂棄而不爲，一變而爲土人之保護者。至於自非洲西部輸入黑奴以至美洲之舉，亦始於十六世紀之初葉。稍稍衰歇而後，墨西哥、巴西、西班牙屬南美洲，遂逐漸發展而成爲一蓄奴隸富生產之地云……

至於法蘭西士派及耶穌會派教士相繼開化南美之事業若何，今不之述……

西班牙因此遂暫時稱雄於世界。然而其興也忽焉。十一世紀以降，此磽瘠崎嶇之半島即已分裂互訌，基督教民族與回教徒時起齟齬，後乃突成統一之邦而獲收發見美洲最初之效。前乎此西班牙固一貧國也，即至今日，其貧猶依然如故，惟恃礦產爲其獨有之富源。顧以美洲所產之金銀爲其獨佔之故，於是雄視宇內者蓋歷百年。時歐洲中部及東部猶惴於土耳其人及蒙古人聲威之下，而美洲之發見，即爲土耳其人入侵歐洲之結果也；以有蒙古人

種所發明之羅盤及紙，重以亞洲旅行與對於東亞之富庶及文明之知識漸增，交盪互激，遂有此大西洋邊緣（Atlantic fringe）精神上物質上及社會上之奇葩怒發，以顯於世焉。隨西葡二國而起者有法英荷蘭相繼從事於領土擴張，爭雄海上。歐洲史上之興趣昔日集中於近東者，今乃自阿爾卑斯山及地中海方面移轉以至於大西洋。由是土耳其帝國，中亞，中國諸國爲歐洲史家所不注意者歷數百年。然而世界之中心區域依然不失其爲中心，其地之治亂安危固人類永久和平所不可或闕者也。

### 第九節 馬基雅弗利理想中之世界

十四十五兩世紀時，歐洲因有科學之發達，新世界之發見，紙及印刷術之發明及知識之廣播，以及人類對於自由平等之新要求諸端，歐洲人之觀念因之解放擴大，在政治上頗生影響，今且述其梗概。然是種種之影響於指揮人事之帝王朝廷心理上者果何若耶？吾人曾已述及天主教對於人類精神如何漸失其裁制之力。時惟西班牙人經長期之宗教戰爭，方戰勝回教徒，故對於教會獨具熱忱。以土耳其人之武功甚盛，世界之日就擴大，於是混一六合之羅馬帝國漸失其威嚴。往古歐洲精神上及實際上之結構至是漸就破裂。然則當此除舊佈新之際，公侯帝王果何以自處乎？

是時英國最有興趣之趨勢是爲政治上新法之發生，即國會政治是也，其後來遍布寰區之情，本書行將述及。然在十六世紀時，則世人固多不之識也。

當時專制君王日記之傳至今日者甚少；蓋君主之與率真，二者原不相容；君主專制之本身即無異登場之傀儡。故史家不能不盡其心智以測此輩頭加王冕者腦中所儲爲何物。而帝王心理每隨時代以變遷。是時有一才智傑出之士曾致力討究十五世紀末年之王道，其著作至今猶存。此才智傑出之士即佛羅梭薩之馬基雅弗利尼科羅 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 其人也。馬氏系出名門，家產尙富，年二十五，供職於佛羅梭薩共和國。供職共和國外交部者凡十八載；屢爲使臣，一五〇〇年秉使節至法蘭西。當一五〇二年至一五一二年間，氏蓋爲佛羅梭薩共和國終身總統束得里尼 (Soderini) 之右臂。助之重組佛羅梭薩軍隊，爲終身總統預草演辭，馬氏實無異佛羅梭薩之元首也。束得里尼本倚法蘭西人爲長城者，嗣麥弟奇族以西班牙人之助顛覆束得里尼，馬氏雖思回身以事新主，然終爲所棄。遂移居於距佛羅梭薩十二哩聖卡息亞諾 (San Casciano) 附近之別業，於是或則蒐集故實著爲荒誕之故事，以致羅馬之友人，或則對於不復置身其中之意大利政治寄之著述。馬哥宇羅以淪於縲綫而著遊記，馬基雅弗利亦以名場失意，幽居以著述遣愁，遂有霸術 (Prince)，佛羅梭薩史 (Florentine History) 及戰術 (The Art of War) 諸作垂諸來葉云。

馬氏諸書不朽之價值在其能將當時統治階級心理之狀態及範圍，明示吾人。其所描述之情形蓋即其個人語也。彼對於此輩事業能予以更銳敏之觀察，故此輩事業因之益爲顯著焉。

馬氏曾以特使之資格居於發楞泰諾公爵波耳查凱撒 (Cesar Borgia, the Duke of Valentino, 1476—1507) 之營中者數月，對於公爵之狡獪，殘暴，勇敢，野心，異常感動。霸術一書即此閃爍生光之理想人才也。波耳查

者，教皇亞歷山大第六波耳查洛得里果（Pope Alexander VI, Roderigo Borgia, 1492—1503）之子也。讀者於此或將大詫以爲教皇安得有子，則當知斯人者乃宗教改革以前之教皇耳。斯時之教皇已陷於道德解放之境，亞歷山大既爲僧侶，宣稱不娶，然此不足以阻其公然與一不嫁之妻同居，且盡用其教會之富源以增其家庭之勢力者也。卽在當時，凱撒已足稱爲狂悖之少年，暫齡時卽謀弑其長兄，戕其妹奧克里齊亞（Anozzia）之夫。其他遭其欺弄而被殺者亦復不鮮。當馬氏往謁時，凱撒藉其父勢，擁有土地爲中部意大利之公爵。凱撒不長於戰陣，顧治國之才則頗爲幹練。然其顯耀不過一時。其父既卒，其勢力遂同氣泡，一刺卽沒。其故馬氏尙未之知也。然吾人對於凱撒之所以津津樂道之者，蓋以其能實現馬氏理想中卓越成功之王侯故也。

說者譽馬氏政治上之著作，以爲其背面實函有廣大高尚之思想者亦已衆矣，然使善疑之讀者唯誦其所述而不旁驚於幻想，則對於馬氏必不能熱心。馬氏顯然不信正義以及統治世界或在人心中之上帝，卽於人類良知之威力亦莫之知。烏托邦中世界人類之大同以及實現天國之企圖，皆不足爲馬氏道也。馬氏之見，以爲握權勢，滿私欲，報仇恨，傲然以自得於世，是乃人類之大欲；唯王者爲能得此耳。馬氏自感懦弱，故一己不欲作此夢想，然甚思輔弼王侯，勉躋斯境，而已則預其榮光。且可使王侯不能須臾離其人焉！彼自命爲深究王霸之術之專家。東得里尼之亡，彼蓋與有力焉。既爲麥弟奇族所擯絕，無復伴食朝廷之望，遂著此狡獪之書，以示王侯之失此慧僕，其失策爲何如也。馬氏主要之思想在其政治學上之供獻，卽適用於常人之道德制裁，不能用以束縛王侯是也。

此外亦有人以馬氏爲富於愛國心者，蓋斯時意大利爲土耳其人所侵陵，幸土耳其蘇丹穆罕默德之死方得

免於亡，而法西二國又復以意大利爲戰場，視若無人之境，馬氏力主意意大利亟宜統一以臻富強；然馬氏之語此也，非真爲國也，以爲是乃王侯之一良機耳。其主張練國民軍也，蓋亦鑒於意大利戰時雇用外族傭兵之無用耳。以爲此種軍隊無論何時，苟能予以稍優之餉糈，即可倒戈相向。馬氏深爲瑞士民兵戰勝米蘭人（Milanese）之舉所動，然瑞士之勝利原於自由精神，則了未窺其秘也。氏於民族所以自由偉大之故蓋可謂生而盲目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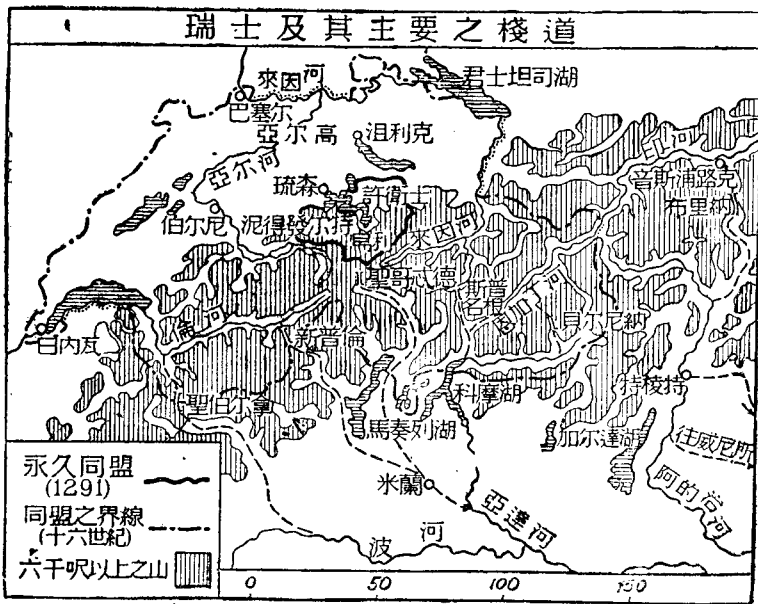
然此道德上盲目之人乃生於道德上盲目時代之小世界中。馬氏所有之思想顯即當時朝廷上之思想。帝國隳頹，教會衰敗之後，新國王侯乘運代興，而隱於此輩王侯之後者，蓋皆馬基雅弗利之流亞也。如英國亨利第八之冢宰克林威爾（Cromwell）自英王脫離羅馬教皇而後，視霸術一書爲枕中鴻寶，卽其例也。逮王侯之聰慧日增，於是亦一變而爲馬基雅弗利。常思凌駕他人，劫弱滅敵，以圖快於一時。此外，人類更遠更大之前途，則非其思慮之所及已。

## 第十節 瑞士共和國

斯時深引馬基雅弗利注意之瑞士民兵乃脫然於歐洲王侯之系統以外，是誠可以玩索者也。瑞士在名義上初隸屬於神聖羅馬帝國，歷時蓋數百年，至一四九九年竟公然成爲共和國，於是歐洲制度之中心乃有由各自由邦聯合而成之瑞士同盟崛起於其間。先是當十三世紀初，琉森湖（Lake Lucerne）畔三流域之農民脫離統治之貴族而實行自主。時因阿爾（Aar）流域中有哈布斯堡貴族之要求乃起暴動。一二四五年位於琉森湖畔以鎮

歷人民之哈布斯堡城堡遂爲許衛士(Schwyz)人所焚；今其遺址猶可見也。

時哈布斯堡皇室方與未艾；屬地采邑遍於日耳曼全境；一二七三年霍亨斯陶陶蒙皇祚既絕，哈布斯堡之路得福(Rudolf)遂被舉爲日耳曼皇帝，後遂成爲世襲焉。顧烏利(Urli)許衛士及溫忒發爾登(Unterswalden)之人民初不願處於哈布斯堡皇室統治之下，用於一二九一年起而結永久同盟之約，自是而後因山自守，始則爲帝國中一自由之分子，終竟成爲絕對獨立之同盟。此中威廉退爾(William Tell)英勇之事蹟，以及同盟疆域逐漸擴展以有今日之情形，今不具述。其他操羅馬語意大利語及法語之各流域相繼加入此勇悍狹小之共和國體。日內瓦之紅十字旗於是成爲戰爭中國際人道之標識。而瑞士優美儉樸之城市漸成自由人遁逃之藪云。



## 第十一節甲 皇帝查理第五傳略

歷史上之人物無論其爲善爲惡，要皆自有其超越常流之特性。顧於一五〇〇年時，生於比利時之根脫有一人焉，才智不異於衆人，賦性復至爲沈鬱，其母爲一精神衰弱之人，以國家之故而出嫁者，後來，竟成爲歐洲一時之重心，是則非其過矣。史家於彼，不得不與赫赫偉人如亞歷山大，查理大帝，及腓特烈第二諸人等量齊觀。是卽皇帝查理第五是已，世人至有謂查理大帝而後，歐洲名王無有能過之者。此種鏡花水月之偉大皆其祖父馬克西米連第一 (Maximilian I, 1459—1519) 婚姻政策之結果也。

夫皇室之能一躍以躋於世界列強之林者，其道或由於武功，或恃乎譎詭，而哈布斯堡皇室則端賴婚姻。馬克西米連憑藉哈布斯堡之遺產，領有奧地利亞，士的里亞 (Styria)，亞爾薩斯 (Alsace) 之一部及其他諸地，以興起其事業；先後娶於荷蘭及勃艮第 (皇后之名，則瑣屑不足道矣)。逮其妻既逝，勃艮第之封地失其大半，然領有荷蘭如故也。後又謀娶於布勒塔尼 (Britanny)，而不成。一四九三年繼其父腓特烈第三爲皇帝，遂娶於米蘭公國。後乃命其子娶斐迪南及伊薩伯拉所育精神衰弱之女，此處之斐迪南及伊薩伯拉卽哥倫布之王后也，斯時不僅轄有新告統一之西班牙，撒地尼亞，及兩西西里王國，且以教皇對於卡斯提爾之特賜，其版圖且遠及於巴西以西之美洲焉。查理既繼承先業，領有美洲之大部分，及未遭土耳其人蹂躪之歐洲領土三分二。查理之父薨於一五〇六年，馬克西米連遂極力營謀，以圖其孫之當選爲皇帝。



一五〇六年查理

入承荷蘭大統；一五一

六年其外祖父斐迪南

既逝，母復懦弱無能，於

是查理遂統有西班牙

之領土。一五一九年其

祖父馬克西米連薨，一

五二〇年被選為皇帝，

時年才二十也。

時法蘭西王法蘭

西士第一 (Francis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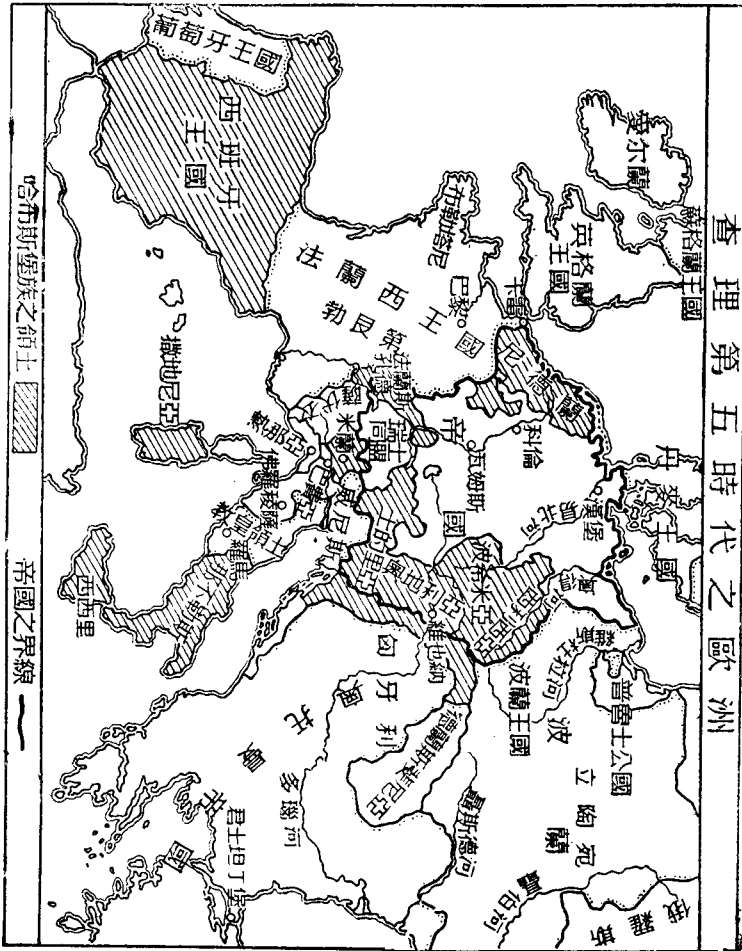
於一五一五年即法蘭

西王位，少年英俊，年才

二十一，對於查理之被

選為皇帝，表示反對之

查理第五時代之歐洲



哈布斯堡族之領土

帝國之界線

意。法蘭西士之候選本有利奧第十 (Leo X, 1513) 爲其臂助，利奧蓋亦足當英俊二字者也。是時誠可稱爲英主之時代。印度則有巴卑爾 (Baber, 1526—1530)，土耳其則有蘇雷曼 (Suleiman, 1520)。利奧及法蘭西士對於查理之當選，俱深懼大權集中於一人之手。此外歐洲諸王之稍足重者爲亨利第八，於一五〇九年即英王位，年方十八也。亨利亦爲候選皇帝之一人。富於想像之英國讀者試冥想此次選舉之結果若何，殊足自娛也。在此諸王逐鹿之三角關係中，外交上折衝樽俎之範圍至爲廣博。查理當由西班牙至日耳曼途中曾漫遊英國，重賂亨利之冢宰武爾息 (Cardinal Wolsey)，冀亨利助之以抗法蘭西士。亨利亦復與法蘭西士力表親善之意，於法國宮廷中舉行歡宴校武等種種炫人耳目之舉，史家稱之爲「金衣之場」(Field of the Clothe of Gold)，時一五二〇年。



路得 (克剌那克之後)



法蘭西斯第一



亨利第八

也。騎士之風於是稱盛於十六世紀。至今德國史家尚稱皇帝馬克西米連第一爲「騎士之最後一人」云。

查理因重賄厚賂而被選，所費不資。供給鉅款者爲日耳曼商人佛刻一族 (Fuggers)。此種財政上鉅量金錢之出入，自羅馬帝國衰頹以後，在政治上久已絕迹於歐洲，至是又恢復其勢力焉。自佛刻族出，其離宮別館，光輝逾

### 第五 利查



於帝王之宮殿，此種向上運動之勢力，蓋在二三世紀以前已萌芽於法蘭西之加和爾 (Cahors)，佛羅棧薩，以及意大利其他諸城矣。金錢，公債，以及社會上不安之態至是又復出現於本史綱小舞臺之上。故查理第五者與其謂爲哈布斯堡皇帝，毋寧稱之爲佛刻族皇帝之爲愈也。

此風度翩翩而貌近愚魯之少年者，厚脣而方頤，今其苗裔猶多類是，在當時曾一度爲冢臣之傀儡。其初有馬基雅弗利派之能臣導以治國之術。漸進乃自理萬機。顧其始躋日耳曼王位之時，卽逢基督教世界混爭之會。反對教皇之舉自胡司及威克里夫以來卽已進行，至是教皇復贖罪券，斂錢以造聖彼得教堂，於是反對教皇之益熾。時有一修道士曰路德者曾受職爲牧師，鑽研聖經，後以事至羅馬，見教皇之窮奢極慾，以享受世間快樂也，大憤，遂著論文以反對教皇之聚斂，於一五一七年發布於威丁堡 (Wittenberg)。其始路德之辯論純用拉丁文，後乃改用日耳曼文，民衆之情感遂爲激起。當查理自西班牙至日耳曼時，此種爭執爲勢正盛。因召集公會於萊茵河畔之窩牧 (Worms)。招路德至會，教皇利奧第十命之棄其主張。路德既至，謂欲其放棄主張，非有論理上之辯證及聖經上

之根據以證其誤不爲功，此純然胡司之精神也。其時袒護路德之諸侯聲勢極盛，故路德得免胡司約翰之惡運云。此少年皇帝之處境至爲複雜。吾人若謂其有意援助路德，以抗教皇，亦爲近理。蓋利奧第十本反對查理之被選而與其勁敵法蘭西士友善者。唯查理第五之爲人既非馬基雅弗利之高徒，復具西班牙篤信宗教之性格。於是遂反對路德。時日耳曼諸侯多袒路德，而尤以薩克森選侯爲最著。路德因托庇於薩克森選侯保護之下。查理斯時躊躇四顧，覺基督教世界至是已成兩相對壘之勢，而已則適當其衝矣。

隨宗教混亂而起者是爲農民革命，其勢遍於日耳曼全境。路德見而大驚。彼懼於此輩行動之太過，故自後，其所主之宗教改革遂自民衆之宗教改革，易而爲王侯之宗教改革。彼對於自由判斷之信仰，至是消失無餘矣。

斯時查理深覺帝國東西受敵，危險萬分。西則有法蘭西士爲其強悍之勁讎；東則匈牙利之土耳其人與法蘭西士同盟，大聲索取奧地利亞境內之舊貢。西班牙之軍隊金錢，查理固可自由調度，而在日耳曼則無可恃之財源。其祖父雖曾循馬基雅弗利戰術一書之所言仿瑞士民兵制度組織日耳曼步兵，願此輩皆須餉糈，而國庫則常恃不可靠之借貸以爲挹注，後來佛列族竟以是而破產也。

就大體而言，查理聯亨利以抗法蘭西士及土耳其人之舉，竟告成功。其主要之戰場爲北意大利，雙方將帥，俱極平庸；其軍隊進退率恃援師之至否以爲斷。日耳曼軍侵入法境，襲馬賽未能下，退入意大利，米蘭失守，遂被困於巴費亞(Pavia)。法蘭西士久圍巴費亞，不克，日耳曼援師至，遂爲所敗，受傷被俘。法蘭西士以書抵其后，曰：『百物俱喪，唯榮名猶存』云云，遂爲城下之盟，既被釋，立塞前盟，故即其僅存之榮名，亦掃地以盡。亨利及教皇至是乃守

馬基雅弗利之教訓與法蘭西士合，以防查理勢力之過盛。米蘭波旁將軍 (Constable of Bourbon) 所率之日耳曼軍以欠餉之故，遂脅其將帥進攻羅馬城。城破，擄奪一空，時一五二七年也。劫殺之際，教皇逃至聖安極樂堡 (Castle of St. Angelo)。後卒以十萬德坎 (Ducat) 賄日耳曼軍，揮之使去。如是混戰者歷十年，全歐皆呈荒涼之象，皇帝所有，僅米蘭而已。一五三〇年教皇爲皇帝加冕於波倫亞，日耳曼皇帝之受教皇加冕者，蓋以此爲最後矣。居今思之，此狀貌愚魯之面容，方頤厚脣，當其受此殊禮時，其莊嚴之態，似猶儼然可見云。

其時匈牙利之土耳其人方大肆其侵略。一五二六年匈牙利王兵敗被戮，土耳其人遂據有布達佩斯 (Buda-Pesth)，至一五二九年，維也納亦幾爲蘇雷曼所攻下，吾人前已述及之。皇帝爲之大震，用傾其全力以謀驅逐土耳其人，顧最感困難者即當此強敵壓境之時，日耳曼諸侯尙不能棄嫌言好，協禦外侮是也。時法蘭西士第一尙未忘其宿怨，於是對法蘭西之戰釁復啓；一五三八年查理掠法蘭西南部時，方得與法王言歸於好。查理及法蘭西士乃合盟以共拒土耳其人，然崇奉新教之日耳曼諸侯則已決然脫去羅馬之羈轡，於厄斯 (Eger) 之司馬耳卡登 (Schmalkalden) 小市締結司馬耳卡登同盟，以反抗皇帝，而查理恢復匈牙利使之復反於基督教國之計畫，忽轉而謀搏合日耳曼諸侯之內訌。在彼視之，則此蓋戰爭之開端也。此蓋諸侯爭雄之競爭耳，時則顯爲戰爭與破壞，時復易而爲陰謀與外交；此爲馬基雅弗利政策之蛇囊也。其流風餘韻迄十九世紀而未息，而中歐一隅之被蹂躪者蓋屢見也。

然皇帝於此種亂源，似一無所曉也。彼爲當時特殊之重要人物，顧彼竟視歐洲各國之宗教衝突，爲神學上之

不同。於是召集會議，從事調和。教義信條，屢經試驗，終無成效之可言也。凡究日耳曼史者對於勞連堡之宗教和約，拉的斯本公會之議案，以及奧格斯堡之和約 (Interim of Augsburg) 諸事，俱應詳加研究者也。本書於此所以提及之者蓋藉以表示帝王一生煩瑣之一斑。實則歐洲侯王之守信者幾無一人。當時遍布宇內之宗教紛爭，平民對於真理及社會正義之希冀，當時知識之廣被，在諸侯外交之理想中要不過逆流而已。英王亨利第八以著書反對異端之故，蒙教皇予以『護教』之號，願以愛慕一少婦日部林安 (Anne Boleyn) 者，遂不惜離其前后。〔1〕復欲反抗皇帝故，祖法蘭西士第一，又思掠奪英格蘭教會之寶藏，故於一五三〇年與新教諸侯聯合。時瑞典丹麥挪威諸國蓋俱已改奉新教矣。

〔1〕王亦有說，以為是蓋由於尙無嗣子以承大統耳。時玫瑰戰爭之痛苦，英人猶未之忘也。

日耳曼之宗教戰爭始於一五四六年，離路德之死不過數月而已。戰爭詳情，今不之述。新教之薩克森軍大敗於羅州 (Lochin)。皇帝之勁敵厄斯之腓力 (Philip of Hesse) 竟受欺被俘為囚，而土耳其亦因賂以歲幣解兵去。一五四七年法蘭西士第一逝世，皇帝若釋重負。自是而後，查理始克努力從事於和平。一五五二年日耳曼之戰爭復起，查理自普斯蒲路克 (Innsbruck) 逃出，幸免為俘，一五五二年訂巴蘇 (Passau) 條約，然所得者仍為一種不安定之平衡。查理至是頗呈倦勤之態；彼之體格，本不甚強，重以賦性懶惰，復患腳風，倍感痛苦。遂退位。以日耳

曼之王位傳之其弟斐迪南，西班牙荷蘭則傳之於其子腓力。然後退隱於由斯退 (Yuste) 僧寺其地當塔和河 (Tagus) 北橡栗密林之山中，至一五五八年乃辭人世。

世人對此厭世之皇帝，憎人間之紛擾，翩然退隱，遁跡空門以遊心神域，每與之深表同情，系以感慨。殊不知查理之隱，初非岑寂亦不莊嚴。侍從之臣尙近百五十人；其居處無往昔朝廷之拘束而有縱欲任情之快樂。其子腓力復生性至孝，凡有父命，莫不遵行。論其莊嚴之情，普勒斯科特 (Prescott) 述之有云：「岐塞達 (Quixada) 或加茲特羅 (Gaztelu) 及法拉多利 (Valadolid) 國務大臣之間，書函往來，幾無虛日，幾無一函不道及皇帝之飲食與康寧。非此即彼，似有定則。此種通候之事，竟成國務院一部分之職責，誠世所罕見者也。爲國務大臣披覽此種食譜與政治混攪之公牘而克常保其莊嚴之態，是亦匪易事矣。自法拉多利至里斯本之驛使每受命繞道過雅蘭地拉 (Jarandilla) 以呈貢御廚物品。星期四則購魚以備次日齋戒之需。查理以鄰近之鱒魚過小，故每自法拉多利備巨鱗以供之。各種魚類，皆其所嗜，凡他物之與魚性近者無所不好。於是鱔蛙蠔蚌之屬皆御筵上之要品焉。好鱸藏之魚類，尤嗜馬鯊，常恨未能從荷蘭諸地獲一良好之供給云。而鱔醬則尤所特好也。」(1)……

(1) 見羅伯孫查理第五史 (Robertson's History of Charles V) 普勒斯科特所益之附錄。

一五五四年教皇朱理亞第三 (Pope Julius III) 特免其齋戒，即與聖餐大禮，亦准其清晨進食云。

「查理之居於由斯退也，對於服飾，亦甚究心。以絲絨製成之外袍不下十六襲，俱緣以銀鼠鴨絨及山羊之柔毛。至於傢具則以所有報告率為岐塞達及加茲特羅於其死後所造，故多不可據，然試泛察其清冊，亦可見一斑。據冊，有來自土耳其及阿爾卡勒茲 (Alcaraz) 之地毯，剪絨及其他物料之帳幔，而自其母死後其臥室常飾以精美之玄布；他室氈飾數達二十五套，上繡飛禽走獸及風景之屬，皆織自法蘭德斯 (Flanders) 者也。……『各種碗碟有製以純金者，有以工製精巧見稱者；斯時製造貴重金器之術已臻上乘，則皇帝所有之當為上品，可想見矣。所有碗碟，估計凡重一萬二千至一萬三千盎斯云。』(三)」

〔三〕普勒斯科特特語。

查理絕不知書，然喜效查理大帝所為，於食時命人取書朗誦，而使另一人為之陳述，「予以優美莊嚴之詮釋。」又常以技術上之玩具自娛，亦時聆音樂，講經，帝國機務彼雖視同等閒，亦時一親之。逮其后晏駕，帝本伉儷甚篤，遂傾心宗教儀式至為莊嚴；每逢四旬齋期之星期五日輒令衆僧鞭之見血以自責。前此討論政策時之迷執，至是竟為之一舒焉。法拉多利新教之興起，近在肘腋，因之大怒。曰：「諭爾大審判官及議會，毋忘其職務，於此罪惡尚未遠播之前，亟斧其根株焉。」……彼以為不用通常之裁判，無復所謂恩惠者，則或可以稍挽頹風也。「此輩作奸犯科之徒誠一旦赦除，行見其故態之復萌耳。」嘗自詡其在荷蘭時之辦法曰：「凡有執迷不悟者生焚之；自悔者斬。」



是時此天主教君王退隱之際，除飲食快樂之外，尤喜喪禮。由斯退所有之喪儀，查理無不一一親與，甚至去世多年者亦復重行喪禮。彼於皇后死後之周歲，舉行喪儀以爲紀念；後且自行舉喪。『禮拜堂到處飾以玄色。雖燃燭數千百枝，尙不足以祛其黑暗。僧侶披法服，皇室中人則俱衣喪服，環繞堂中黑色之棺罩。於是行下葬之禮，於衆僧嚎啕之際，遂行禱告，爲離去之魂祝福，盼其安然以入天國。憂愁之從者至是或則念其主人之行將就木，或則感其優柔之可憫，亦不禁淚下沾襟也。查理則以黑衣裹身，手執燃燭，雜於衆人之中，而爲其一己喪禮之旁觀者，最後彼以燭置諸僧侶之手，表示交其魂於萬能之神，而慘儀乃告終焉。』

或謂查理服殮衣臥於棺中，直至弔者最後一人離禮拜堂時方起去云。

演此假劇之後未二月，查理遂薨。神聖羅馬帝國之莊嚴偉大亦隨之而俱逝。其後直至拿破侖時，神聖羅馬帝國尙爲最後之奮鬪，然而日迫崦嵫，不足道矣。

### 第十一節乙 王侯所欲之新教

查理第五之弟斐迪南復拾其餘緒，一五五五年大會日耳曼諸侯於奧格斯堡，重謀建設宗教上之和平。此種調解之性質以及王侯政治家對於當時深厚廣大之趨勢，惘然罔覺之狀，於其所采調解之形式蓋最足以見之。彼等認宗教自由，係對國家而言，非爲個人而設；『臣民之懺悔，蓋須恃其國中君主之懺悔云。』

## 第十一節丙 知識上之逆流

吾人對於馬基雅弗利之著作及查理第五之人格述之較詳，蓋因其足以說明次期歷史上之種種衝突也。他如人類水平面之擴張，知識之增加，常人良知上之覺悟，以及新社會正義之遍被於西方文化諸端，本章均曾述及之。然而此種光明與思想之進行與世界宮廷及政治生活初無關係。馬基雅弗利所述者，科斯洛厄茲第一秦始皇薩爾恭第一以及披普諸人之廷臣類皆優爲之。世界萬事，皆在變動蛻化之中，顧政治觀念以及國家君臣相互之關係則猶仍舊貫。甚且日形退步。天主教會所抱天國之觀念卽爲教會自身所敗。世界帝國主義之迷夢，亦以查理第五之故，而永淪九淵。故就政治而論，世界似復反於亞述及馬其頓式之個人專制云。

然斯時西歐人士智力上之新覺悟，並不消磨於神學之重述，科學之探考，探檢貿易之發達，而漠然於帝王之權利及責任也。不但常人因研究新出之聖經，而得神治共和以及共產諸觀念，卽希臘古學之究闡，亦足以使柏拉圖創造淵博之精神，注入西方人之心靈。英則有謨耳托馬斯 (Thomas More) 效柏拉圖之共和國而著烏托邦 (Utopia)，以發表其貴族共產之主張。後此一百年，那不勒斯復有一教士曰康帕內拉 (Campanella) 者著日城 (City of the Sun) 一書，亦具有勇敢之忱者也。然此種種討論對於政治組織上皆無直接之影響；以之與人類之大事業相較，則此種著作要不過文人學士紙上之空談而已。(後來烏托邦一書竟收其果於英國濟貧律)。故西方智識上及道德上之發展與馬基雅弗利派專制君主之趨向，曾並行於一世，然其進行，實各不相謀。政治家

猶日夕以謀君王權勢之日進於無已。迄十七十八兩世紀時，普通觀念與自古相傳自私自利之專制外交二大潮始呈互相衝突之象云。

## 第三十五章 君主國會與強國

### 第一節 君主與外交政策

吾人已於前章追溯新文化之起原；此所謂新文化卽「近世」式之文化，時至今日業已遍布全球。其爲物也廣大而未成形，居今尙屬發展之初期。吾人已知中世紀時代神聖羅馬帝國及羅馬教會之爲統一秩序及統一法律之形式者，其觀念曾於此新文化出世之時逐漸消滅。其消滅也，有似勢所必至，以便此人類應有一種法律一種秩序之觀念得以亘全球而重新規定者然。且當人事各方面俱有進步之時，惟此神聖羅馬帝國及羅馬教會一般政治觀念之消滅獨使各國政事暫時趨向於馬其頓式之個人專制及君主國家主義。當是時也，人事之固結似暫中斷，殆如中國史家所稱之「亂世」。此種中斷時代之久遠有如自西羅馬帝國之滅亡，至查理大帝在羅馬加冕之時止。吾人今日尙生息於此時代中。此時代或將告終矣。然吾人尙不能預言也。舊日主要之觀念盡已破壞，而新奇且未嘗試行之計策及暗示混雜而成之物又來徒亂人心人事，世界於此遂不得不返諸個人君主之舊習。此外別

無新途，可資人類遵行者，而君主則仍儼然存在也。

當十六世紀末葉，世界各國莫不風行君主之政體，且有日趨於專制之勢。德意志與意大利皆係專制王侯割據之地，西班牙實際上已成專制，英王勢力之強盛無有過於此時者，將近十七世紀之時，法蘭西君主漸變為歐洲之最大而且最強者。其間升降盛衰之數，吾人不能詳述也。

當是時，各國宮廷中皆有大臣與秘書各挾其馬基雅弗利之詐謀術數與他國相角逐。外交政策不啻各宮廷及各君主國之天然事業。外交衙署直成爲十七十八兩世紀時代歷史中之主角。使全歐盡患戰爭之熱狂。此時戰費較前浩大。蓋所有軍隊非復如前此未經訓練之民兵，亦非如封建時代之騎士各挾其戰馬與武器身臨疆場者。軍中敵兵之需要日多，兵士皆須給餉，軍士已成爲職業，須加慘淡經營一方既施長久之包圍，他方當有堅固之堡壘。當日戰費既到處增加，勢不能不加徵租稅以資挹注。因此十六十七兩世紀時代之君主遂難免與社會上無形之自由新勢力發生衝突。各國君主此時自覺不能再行支配百姓之生命與財產。夫欲外交上侵略及聯盟之繼續，勢須加稅；然人民對此每羣起抵抗。國家財政不啻各國國務會議室中之鬼魅。就理論上言之，君主固主有全國者。一六〇三年英王詹姆士第一曾宣言曰：『夫爭論上帝能爲何事，既係褻瀆上帝，則凡臣民之議君王能爲何事或可爲何事者，自亦犯僭越輕蔑之罪矣。然在事實上情形又自不同，詹姆士第一與其子查理第一（Charles I）俱覺國中有多數地主與商民富而且智者，在在足以限制君主及其大臣之要求。必此輩自身先能自由保有其土地，經營其工商事業，始肯受君主之統治。此外別無他道也。』

當是時也歐洲各國，莫不如是。王侯之下有小君主焉，即有私產者，貴族，富人，等是也。此輩今日之反抗君主亦猶前此德國王侯之反抗德皇。凡租稅之壓及其身者若輩必限制之，至於其一己所有之房產則力主自由。且書籍之傳布與相互交通之便利，更使此輩小君主——此輩擁有私產者——能發展一種共同之觀念及合力之抵抗。爲有史以來所未有者。無論何處，此輩皆存抵抗君主之意，唯此種有組織之抵抗力不盡隨地可得耳。荷蘭與英吉利兩國之經濟狀況及政治傳說使兩國中君主與私產所有者之間首先發生衝突。

其始此十七世紀之「公民」——此輩私產所有者——對於外交政策漠不關心。若輩初不知外交政策影響於公民者究竟奚若。若輩不欲過問此等事；以爲此乃王侯之所有事也。故若輩始終不欲駕馭外交上之政策。若輩所抗爭者乃此種種政策之直接結果而已，如重稅也，政府干涉商務也，擅行逮捕監禁也，君主限制人民之良知也，皆若輩所反對者也。故若輩所以與君主爲難者無非爲上述種種問題而已。

## 第二節 荷蘭共和國

尼德蘭 (Netherland) 之脫離專制君主國之羈絆也，實十七十八兩世紀間此類衝突之肇端。此類衝突雖因地方上及種族上之特質詳情各有不同，然大體言之，皆爲反對專制君主之觀念，及其宗教上與政治上之支配而起之反動也。

當十二世紀之時萊茵河下游各地爲多數小君所分割，其人口則係克勒特族之低原德意志人而雜有後日

丹麥之分子如英人然。西南邊境居民操法國語；其餘大部分則操弗里西安（Frisian）荷蘭及其他低原德語。尼德蘭於歷次十字軍戰役皆著偉績。襲取耶路撒冷（第一次十字軍）之高弗梨（Godfrey of Bouillon）係比利時人；而創立君士坦丁地方拉丁朝（第四次十字軍）者係法蘭德斯人鮑爾文（Baldwin of Flanders）。迨十三四世紀之時，尼德蘭境內市鎮輻興；就中如根脫、布魯日、伊泊爾（Ypres）、烏得勒支（Utrecht）、來丁（Leyden）、哈連姆（Harlem）等皆是。此種市鎮率皆有半獨立之自治政府與會受教育之市民。

德意志盛行之新教教義於查理第五（Charles V）之時傳入荷蘭。查理對此頗加迫害，但如前所述，彼於一五五六年將國事託付其子腓力第二（Philip II）。腓力之外交政策——此時彼正與法國作戰——不久即使其自身與荷蘭貴族及市民間衝突，因其向之徵稅以供軍需也。國中貴族擁奧倫治親王（Prince of Orange）威廉及埃格蒙特與和輪兩伯爵（Counts of Egmont and Horn）為首領起而反抗，在此次反抗中，吾人今日已不能將其反對租稅與其反對宗教上之迫害區分為二。蓋其始各貴族皆非新教徒。迨抗爭日趨熱烈之時，始改信新教。至於人民則多為熱烈之新教徒也。

腓力毅然決然宰制荷蘭人民之財產及良知。彼選派西班牙之勁旅侵入其地，並令貴族名亞爾伐（Alva）者為總督。亞爾伐以鐵血手腕治理荷蘭，但此鐵血手腕即於其所攬握之團體上產生鐵血之靈魂，荷蘭人民終於一五六年羣起為亂。亞爾伐肆意虐殺搶掠，但無濟於事。埃格蒙特與和輪兩伯爵皆被戮。威廉遂為荷蘭人之領袖，實則無異荷蘭之王也。此種為自由而作之戰爭歷時甚久，情形亦極複雜。於此戰爭期間中有一事最堪注意者，即

叛徒屢次宣言祇求腓力而願爲一賢君並受憲法上之限制者，若輩仍願愛戴之是也。然君主立憲政體之觀念，實當時歐洲君主之所厭聞。於是腓力遂驅聯合之各省——即吾人今日所稱爲荷蘭者是——於共和政體之一途。成立共和國者荷蘭，而非尼德蘭全境；尼德蘭南部——吾人今日稱爲比利時——迄戰事終止時仍爲西班牙之屬地，且仍信奉天主教也。

亞爾克瑪 (Alkmaar) 之被圍 (事在一五七三年) 如摩特力 (Mottley) 所述者，〔1〕可取爲荷蘭士民與舊教帝國主義之富厚財源間長期衝突之一例。

〔1〕見荷蘭共和國勃興史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

「亞爾伐以書報腓力曰：「使吾而能攻下亞爾克瑪，吾決不生留一人，吾將以刀割盡各人之咽喉。」……

「今則亞爾克瑪之少數居民被圍城中，目覩哈連姆流離荒涼之狀不啻爲其自身危運之預兆，惟有爲孤注之一擲。城內居民之主要希望，實寄於友愛之海。蓋須波 (V) 大水開離城不過數哩之遙。若開此水閘，同時更鑿開數堤，則海水汎濫國中，將起而代其作戰，蓋北部諸省將悉被淹沒也。然欲結此果，須得居民之同意，良以水閘既開，則所有穀物亦將被淹以盡也。夫以當時城市被圍之急，而欲派人徵求民意，其事甚難。最後城中有一木匠名彼得梵得邁 (Peter Van der Mey) 者挺身而出，行此冒險之事。

『城中之事不久已臻危境。城外小戰無日蔑有，而無甚結果。頓腓特烈 (Don Frederick) 於九月十八日繼續礮擊約十二小時之後，終於是日下午三時下令攻城。彼雖連圍哈連姆七月而不能下，此時仍自信力能襲取亞爾克瑪。其始攻弗里西安門及對面之紅閣。新由倫巴底開到之精兵兩團，首先臨陣，士卒呼聲雷動，自視為久練精兵，勝利可操左券。孰知城內居民抵抗甚力。各人身臨城上，以大礮，小槍，手鎗，等攻擊圍兵，復隨時以沸水，瀝青，煤油，融鉛，石灰等自上傾倒而下。此外更用燒紅之鐵鉤取圍兵之頸，被鉤者俱無法掙脫；若有圍兵冒險從攻破之城洞攀登而上者，守兵爭以刀劍刺之，并推之使墜入溝中。

『圍兵三次進攻，愈攻愈猛；市民則三次抵禦，堅忍不懈。圍攻歷四小時之久。守兵除死傷者外無一離位者；……無何退兵之號令發矣。西班牙兵士之勇氣盡挫，相率離城而去，死者達千人，而荷蘭方面僅死市民十三人，守者二十四人。有某旗手名索利 (Solis)者曾於戰時從攻破之城洞攀緣而上，後雖被推下，幸免於傷，歸語同儕曰：吾俯視城中居民并無盔甲自衛；不過多數質樸人民作漁人裝束而已。孰知打倒亞爾伐之精銳者即此質樸之漁人也。』

『先是因總督孫諾尼 (Sonony)曾開堤多處，附近營地已泥濘不堪，不過開開淹沒之舉尙未行耳。兵士已極不舒適，且極強拘。派出之木匠此時亦極活動……』

木匠隨帶公文入城，當其入城之時，不知何故此項公文竟落入亞爾伐之手。公文係奧倫治公爵所發，允許決水以淹沒西班牙全軍。唯此事若實行，則荷蘭之五穀與牲畜亦將遭覆滅。幸亞爾伐閱畢此文，不待敵方決水，即下令開拔。亞爾克瑪城內之市民歡忻鼓舞，目擊西班牙軍隊撤營而去。



被解放後之荷蘭政府，貴族採共和政體，而由奧倫治族統治之。荷蘭國會遠不如英國國會之能代表全國國民也。

荷蘭與西班牙間之惡戰，自經亞爾克瑪一役後已告終止。但荷蘭直至一六〇九年始能獨立，而其完全獨立則直至一六四八年方得威斯達發里亞（Westphalia）條約之完全承認。

### 第三節 英吉利共和國

英吉利私產所有者公然反抗「君主」侵略之舉，實始於十二世紀之時。吾人今茲所研究之抗爭，則以亨利第七，亨利第八，與其繼承人愛德華第六，馬利，及伊利沙白之圖使英國政府變為大陸式之個人君主政體為始。此種局勢至蘇格蘭王詹姆士入為英吉利與蘇格蘭王，改稱詹姆士第一，並自謂兼有「神權」可以為所欲為之時，愈益劇烈。然英吉利君主所履之途始終未嘗平坦。蓋就前此侵入帝國之北蠻與日耳曼人所建之各君主國而論，皆有一種設立民衆代表會議以保護其一般自由權之習慣，就中尤以英國為最甚。法國有三級代表會議，西班牙亦有國會，但英國國會有兩種特點：蓋一即英國國會有一種民權宣言書為後盾，一即英國國會有當選之「各郡騎士」及當選之市民也。法蘭西及西班牙之國會雖亦有第二種要素，但缺第一種要素。

此兩種特點使英國國會之與英王抗爭特別有力。上述之人權宣言書蓋即歷史上有名之大憲章，於一二一五年英國貴族反叛時強迫獅心王理查（Richard Coeur de Lion, 1189—1199）之弟約翰（一二一九年

——(一二一六年)發布者。該大憲章中列舉多種基本民權，使英國成爲一法治國而非一王治國，此外又規定國王非得國會同意不得支配各級公民之財產與自由。

英國國會之有郡選代表其起原至爲簡單。在昔政府課稅之時，似曾召集各郡騎士集於國會以證明各郡負擔租稅之能力。此輩自一二五四年以來即由各郡縉紳，主有私產者及地方長老於每郡派出二人。當蒙福爾西門(Simon de Montfort)反叛約翰之繼承人亨利第三時，覺此法甚便，遂令每郡選出騎士二人，每城選出公民二人，出席國會。迨後愛德華第一繼亨利第三爲王，亦感此法易與各地方與之市鎮發生財政上之接觸，遂亦遵行舊制。其始武士與市民頗不願出席國會，但不久漸覺不但可以伸訴冤抑，且有准許國庫支出之權，此輩城市及鄉村中普通業主之代表——平民——早與貴族及主教二者分據議席討論國事。故英國國會除上院外尚有下院。兩院人物根本上無甚差別；多數郡選之騎士多係身家殷實之人，其財產之殷富與勢力之雄厚或與貴族相埒，唯就全體而言下院實一平民團體也。自始上下兩院——就中尤以下院爲甚——俱表示其有限制徵收地租全權之意。迨後更伸張其伸訴冤抑之範圍，進而批評一切國事。吾人今不詳述都鐸爾朝各王（即亨利第七，亨利第八，愛德華第六，馬利及伊利沙白）當國之時國會勢力消長之情形。唯觀上文之所述吾人應知當彼詹姆士斯圖亞特(James Stuart)公然主張獨裁之時，英國商人貴族與縉紳先生已有一種傳統之反抗機關——國會——爲他種民族所無也。

英國政爭尙有一種特徵，即與當日瀰漫全歐之新舊教戰爭無甚關係是也。英國政爭中固亦雜有宗教上顯

著之特點，但就大體而言，實國王與代表私產階級之國會間之政爭也。英王與人民皆正式改奉新教，同係新教徒。人民之信新教者雖多，屬尊敬聖經不重僧侶之一派。代表人民方面之宗教改革，而英王則爲國教名義上之首領，代表君主方面之宗教改革，然此種對敵情形究不能盡掩政爭之真相也。

當詹姆士第一將死之前，英王與國會間之奮鬪已臻劇烈之境，唯至詹姆士之子查理第一當國時，此種局勢方演成內爭之局。當時英國國會既無監督政府外交政策之權，故查理之設施如何，吾人可想而知矣。查理與西班牙及法蘭西戰爭，嗣因軍需缺乏，乃向人民徵稅，以爲人民激於愛國之心，當能盡棄夙嫌，毀家紓難。當國會拒絕供給軍需之時，彼乃擅向人民借款，并試行非法之勒索。國會遂於一六二八年提出一種重要之文書，即爲權利願書（Petition of Right）是也。書中列舉大憲章之條款，詳述英王權限上之法律限制，并明言國王非依法手續不得課稅，擅自監禁或駐兵於民間。此外更陳述英國國會之事例。此種陳述事例之習，實爲英人一種極顯著之特性。美國總統威爾遜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戰期內，每以通知書發表其政策，此即英人最可尊敬之習慣也。查理初以高壓手段對付國會，於一六二九年解散之，後此十一年間始終不再召集。查理非法課稅，但仍不敷用，且知教會可以利用以強迫人民之服從，故命勞德（Laud）爲坎特布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因而爲英國國教之首領。

一六三八年查理欲將英國教會中半新半舊之特質推至蘇格蘭；其時蘇格蘭已完全脫離舊教而採一種無僧侶無儀節之基督教——長老會派——爲國教。蘇格蘭人民對此自羣起反對。查理爲征服蘇格蘭而招之兵亦

起而謀叛。國中財政又已瀕破產。查理此時既缺戰費，又無親信之軍隊，不得已於一六四〇年召集國會。同年即解散之，故世稱『短命國會』。彼又於約克 (York) 地方召集貴族會議，并於是年十一月召集其最後一次之國會。

此次召集之國會，世稱『長期國會』，意存挑戰。逮捕坎特布里大主教勞德而控以大逆之罪。發行一種大抗議 (Grand Remonstrance)，詳述國會反對查理之詳情。此外并通過一種議案，規定無論英王召集國會與否，而國會自身至少應三年集議一次。國會又因王之大臣曾助王統治國家如此之久而不勸其召集國會，遂并加罪於王之大臣，對於斯德拉福侯爵 (Earl of Straford) 尤爲不滿。英王爲扶救斯德拉福侯爵起見，陰謀派兵襲倫敦。不幸事機不密，此謀爲人發覺，加罪斯德拉福侯爵之議案，遂匆匆於羣衆激昂之中通過。查理殆英國歷代君主中之最卑劣，最背逆者，此時亦懼於倫敦羣衆之威勢。當國會要求處斯德拉福侯爵以死刑之時，彼竟依法准如所請，而斯德拉福侯爵遂身首異處矣。斯德拉福死後，國王仍肆其陰謀，盼信奉舊教之愛爾蘭人與背逆不道之蘇格蘭人起而爲之助。最後彼竟採示威之手段，親赴國會，逮捕反對黨五人。王親臨下院，據議長之席。正欲肆其唇舌責此五人以背叛之罪，忽見此五人並不出席，始覺其計被挫，心荒意亂，出言且不成句。王此時始知此五人已離韋斯敏斯德王城 (Royal City of Westminster) 而匿於倫敦城內。倫敦固抗王者。越一星期此五議員由倫敦極有經驗之軍隊護送往韋斯敏斯德國會，國王爲避匿起見，潛離白宮 (Whitehall) 而往溫座爾 (Windsor)。於是雙方公然備戰。

英王係軍隊傳統上之領袖，兵士例應服從其命令。國會方面之財源較多，軍費較足。英王於一六四二年八月

風雨昏黑之某日在諾定昂 (Nottingham) 地方揭旗。於是英國國內遂起一種長久劇烈之內戰，英王守牛津，國會守倫敦。兩方互有勝負；英王不能迫近倫敦，國會亦不能攻取牛津。當日兩方軍勢皆因有一派和緩而不欲走，極端之人相與依附致不能十分振作。國會方面將領中有克林威爾 (Cromwell) 其人者，前曾招募一小隊之騎兵，此時已躋將軍之位。窩立克爵士 (Lord Warwick) 者克林威爾之同時人也，曾謂彼乃一樸實之人，所披之衣「係村中劣等成衣匠所製者」。彼不但係一能戰之士，且善於組織軍隊；彼覺國會方面大部分軍隊之質甚劣，遂盡力於改良。國王之騎士黨素有忠勇之稱；至於國會軍隊則係一種新創而困難之物——并無何種可資比較之習慣。克林威爾之言曰：「君等軍隊大都為猥朽之人。諸君意中以為此輩鄙徒之精神能當忠勇堅決之紳士乎？」但世界上確有較此忠勇之氣更為有力者，即宗教上之熱誠是也。氏遂自行組織一「神」兵團。所有兵士須為誠篤清醒之人。最為重要者即此輩兵士須為有確實信仰之人。氏棄置一切社會上之習慣於不顧。而從各級人民中招集其官佐。「吾願吾所招集之官佐皆係樸實而身穿鄉農衣服之人，了然於為何而戰，并能愛其所知者，而不願其為空無所有之紳士。」英國此時隱然有一種新軍隊——克林威爾之鐵甲兵——其中僕從車夫船主等與貴族縉紳比肩而握司令之權，國會即依此種軍隊之組織法改良其全部軍隊。於是克林威爾之鐵甲兵遂成爲「新模範軍」之中堅。此項軍隊從馬斯敦 (Marston Moor) 以至納斯卑 (Naseby) 攻破敵軍有如摧枯拉朽。最後國王竟變爲國會之階下囚矣。

此時尚有唱調停之說俾查理仍得爲王者。然查理仍屢肆陰謀，卒罹慘禍，蓋其爲人詭譎，實不能再行信任矣。

英人此時實於世界史上創一種新局面，即國王應受人民之裁判而由人民科罰是也。

大抵革命之起多由於統治者之過苛，并欲於法律範圍之外擁實力以自固；而時勢所趨多數革命之結果，較爭端初開時所預料者爲激烈。英國當日之革命亦不能外此。英人天性遇事雅好調停，甚至逡巡猶豫畏首畏尾，大多數之英人此時或盼國王仍爲國王，而人民仍享自由與和平，似獅與羊可以同臥起而共保其安寧者然。然模範軍勢難退後。此輩車夫與僕從現已打破王軍，一旦國王復位，自不肯稍示矜憐。故當國會與此詭譎之王重行修好之時，新模範軍即起而阻撓之。上校勃來得 (Colonel Pride) 將袒護國王之八十名議員逐出院外，其殘餘議員遂聚而審王之罪。

其實國王命運早已告終。初下院審王之議既決，上院不允，殘餘國會議員遂宣言曰：「人民乃所有正當權力之源，」而「英國平民操有國中之最高權，」此輩議員既自認爲平民，遂進行其審判國王之舉。國王受審後，被判爲「暴君，逆賊，殺人犯，人民之公敵。」於一六四九年一月某日晨押赴白宮宴會廳窗外之斷頭臺執行死刑。時在斯德拉福死後之八年，內亂起後之六年有半。王之死也，尙自以爲誠篤可矜惜云。

國會此舉誠足駭人聽聞。爲世界上所未曾有。夫國王互殺，事所恆有；弑親，殺弟，暗殺等亦此輩君主之慣技；若夫一部分之人民相與奮起，鄭重審王背叛不忠之罪，卒處以死刑，此真亘古所未聞，歐洲君主聞之無不驚震。殘餘國會之所爲實軼出當日思想及良知之外。有如林中羣鹿捕虎而殺之——此誠背理之大罪也。俄皇逐去英國公使，法蘭西與荷蘭則公然對英宣戰。英國此時蓋處四面楚歌境中矣。

然克林威爾之個性及其軍隊之紀律與實力尙能暫時維持英國之共和。愛爾蘭舊教徒曾屠戮愛爾蘭地方崇奉新教之英人。克林威爾卽以大兵討平之。此次戰爭，除於圍攻德羅赫達 (Drogheda) 時曾戕殺僧侶數人外，克林威爾軍隊僅殺手執武器之人，但愛爾蘭人屠戮之慘常纏其心，故於戰時不稍矜恤；至今愛爾蘭人尙恨其人。愛爾蘭之事甫平，蘇格蘭之亂又起。克林威爾於一六五〇年丹巴 (Dunbar) 之戰殲滅蘇格蘭之王軍。克林威爾遂轉而注意荷蘭，因荷蘭人本恨英人之妨害其商務，至是遂乘英之內亂而來攻也。當日荷蘭人係海上之霸王，克林威爾國艦隊初不能與之爭勝；但經數次劇戰之後，荷蘭人被逐於不列顛海洋之外，而英國遂佔無上之海權。法荷艦隊每遇英艦皆當下旗行禮。英國艦隊此時第一次駛入地中海，伸英國人在多斯加納及摩爾太所受之冤抑。砲攻阿爾及耳海盜之巢穴，並毀其艦隊——此項賊船當查理寬縱之日，嘗橫行康瓦爾 (Cornwall) 及得文 (Devon) 沿岸，劫掠船舶，并隨帶奴隸往非洲販賣。英人又嘗進而保護法國南部之新教徒，此輩正受薩伏衣公爵之迫害也。法蘭西、瑞典、丹麥諸國至是俱與英國聯絡。英國旋復與西班牙戰，英海軍大將布來克 (Blake) 曾於騰涅立夫 (Teneriffe) 地方一舉而殲西班牙之艦隊。布來克又破陸上之礮臺。氏實以艦隊攻擊岸上礮臺之第一人也。(氏卒於一六五七年，葬於韋斯敏斯德寺院，但當復辟時英王查理第二命掘其骨，移置於聖馬加理德之韋斯敏斯德 St. Margaret's Westminster)。英國當此短期共和時代其行動實足震駭一世矣。

克林威爾於一六五八年九月三日狂風大雨中逝世。英國遂卽拋棄其建立自由人共和國之企圖。一六六〇年查理第二受英人熱烈之歡迎重返故國，英國人驟覺脫去海陸軍力之重負，正如酣夢初醒伸腰呵欠之人也。清

眞教徒悉被驅逐。『快樂之英國』復其舊觀。迨一六六七年荷蘭人復獲海上之霸權，其艦隊由泰晤士河駛至格累甫增德(Gravesend)，於美德威(Medway)地方焚燬英之艦隊。皮普斯(Pepys)日記中有言曰：『當吾英艦隊被燬之時，國王正與卡斯爾爾曼夫人(Lady Castelmaine)晚膳，歡聲笑語共審一可憐之蛾。』查理自返國以來即實行支配外交事務，一六七〇年曾與法王路易十四訂一密約，允將英國外交政策完全屈服於法國外交政策之下，而以法國每年交付十萬金鎊與英爲條件。克林威爾所攻取之丹刻克(Dunkirk)已被其售與法國。王實一大運動家，稟有英人喜看賽馬之天性，新市地方之跑馬場不啻其人一生最可紀念之碑也。

當查理在世之日，其一種隨遇而安之態度頗能保持其王位，但其保持之也每出於謹慎與遷就。當一六八五年其弟詹姆士第二繼位之時，國會與英王之爭端復趨劇烈。蓋詹姆士第二篤信舊教，且對於英王所處之地位不甚了然也。即位之初即迫國人與羅馬復合。一六八八年王遁往法國。但此時國中貴族紳士以及商人鑒於往事不願因此次叛王之舉使第二之勃來得或第二之克林威爾得以乘間竊發，遂迎奧倫治親王威廉入英以代詹姆士第二。此次政變極速。除愛爾蘭外，國內并無戰爭，及較烈之革命也。

關於威廉繼位之權利——其實不如謂爲其妻馬利繼位之權利——吾人於此不能有所敘述，即威廉第三與馬利如何統治英國及英國王位如何傳與馬利之姊安妮(Anne, 1702—1714)，亦不略述。安妮似贊成恢復斯圖亞特朝，但當日主持國事之上下兩院議員則寧願得一較爲無能之人以當國。漢諾威選侯(Elector of Hanover)本可有入繼英國王統之權利者，遂於一七一四年入英爲王，卽世所稱喬治第一者是也。彼係一純粹



之德國人，不能操英語，且隨帶一羣德國婦女與侍從以實英宮。自彼來後，英國國中智識方面之生活暗淡無光，然英國大地主與商人所以戴彼為王者，即因其能將宮廷生活與英國式之生活隔絕耳。英國此時入於一種局面，即比康斐爾爵士 (Lord Beaconsfield) 所稱『威尼斯寡人政治』 (Venetian Oligarchy) 者是；國家大權寄諸國會，而所謂國會則完全為上院所宰制。蓋窩爾坡爾 (Sir Robert Walpole) 行賄之術與其運動選舉之法已將下院原有之自由與實力剝奪一空。氏利用種種巧計使國會選舉圍於少數之選舉人，舊日之城市人口無多而選出一二人為議員，至於人口稠密之新興城市則毫無代表。此外更將議員之財產資格提高，於是平民當選之機會愈少。喬治第一卒後喬治第二繼之，其為人與喬治第一絕相似。喬治第二死後，英國始復見一生於國內而善操英語之人為王，蓋即喬治第三也。關於喬治第三恢復君主大權之企圖，後當略述其一二。

以上所述為十七十八兩世紀時代英國三主要分子在『近世國家』問題中爭執之歷史，此三主要分子即國王，私產所有者，及尚在盲目無知時代之平民是也。後之一種每當國內備極騷動之時則為曇花一現，不久又復消沉。唯如本書所述，此時之歷史，實英國私產所有者打破馬基雅弗利式專制政治之迷夢及陰謀而獲完全勝利之時代。自漢諾威朝以來英國已成一『君主共和國』。蓋英國此時已創立一種新式政治，即國會政治是也。此種國會政治與羅馬當日之上下兩院差相彷彿，但因其採用代議制之故，較前者更為穩固而有力。韋斯敏斯德地方之國會直成為世界『國會之母』。英國國會對於英王之關係無異墨羅溫王朝宮中執政對於國王之關係。國王不過名義上之首領，不負責任，僅王政及帝制之一種活象徵而已。然王室之因襲習慣及尊嚴中仍隱有大權，而

漢諾威朝四喬治，威廉第四（一八三〇年），維多利亞（一八三年），愛德華第六（一九〇一年），及今王喬治第五（一九一〇年），皆與墨羅溫朝稚弱而短命之君主異趣。蓋就教會事務，海陸軍之組織及外交衙署數者而論，之數君者皆行使一種權力，雖其程度各有不同，然并不因此種權力難以確定之故，遂謂為不重要也。

#### 第四節 德意志之破裂與混亂

就歐洲各國而論，基督教統一世界觀念之破壞，其貽害之大無有過於德意志者。夫德國皇帝本皆德人——此在最初數朝及哈布斯堡朝代皆然——在理應能將德國發展而成統一之君主國。不幸德國皇帝無始終久居德國中者。腓特烈第二——霍亨斯陶蒙朝代最後之君——係一半東方化之西西里人；至於哈布斯堡族或由於婚姻上之關係或由於意志上之傾向，至查理第五之身初則稟有勃艮第人之精神，繼則稟有西班牙人之精神。查理第五死後，其弟斐迪南（Ferdinand）得奧大利及帝國，其子腓力第二則得西班牙，尼德蘭及南意大利；然奧大利一支既篤信羅馬教而其祖業又多在東部邊疆之上，因而與匈牙利發生極深之關係，且納貢於土耳其人，自不能制服信仰新教，傾向西方，且不知土耳其之危險之北部德意志人。

中古時代割據德國疆土之各君主公爵，選侯大主教等其地位皆不敵英法兩國之王。不過與英法兩國擁有土地之公爵與貴族相埒而已。在一七〇一年以前，無一人擁有王之尊號者。其所佔據之土地，就幅員與價值而言皆不及英國貴族之所有。德國國會曾有似法國之全級會議，或似無國民代表之國會。故當時德國內爭——即三十



如波希米亞人與瑞典人——亦復牽連在內。最後法蘭西君主亦起而袒助新教徒，其意顯欲取哈布斯堡朝而代之云。

戰期之延長，與戰線之無定，新舊教徒到處混戰，實使德國此次內戰成爲蠻族侵略以來歐洲所僅見之一種極其慘酷與破壞之戰爭。其特殊之害不在於戰爭之本身而在於戰術之變化。蓋此次戰爭之發生適丁戰術進步之時，不能再用通常徵募之兵以敵訓練之衆。用小銃所發之排槍，其射程能達數十碼已足以摧前此身披甲冑之騎士，但曾經訓練之騎兵長驅直入，仍足以驅散訓練未工之步隊。且手執後膛槍之步隊不能繼續不斷射擊以破堅定之馬隊。故此種步隊須立或跪於刺刀長槍之下以資屏障。但欲實行此事則軍隊須久經訓練與經驗。當時鐵礮尙小且爲數不多，於戰事上尙不能佔重要之位置。雖能破敵方步隊之陣，但若步隊曾經訓練而頑強抵抗，則仍不能摧滅之。戰事之形勢如此，故當日戰爭之事，純在曾經訓練而以戰事爲職業者之手。而兵士給餉問題之重要亦與糧食及軍需兩大問題相等。長期戰爭繼續推演，國內財政益形困難，兩方將帥勢不得不搶掠村鎮，半以供給軍需，半以應付欠餉。故兵士漸變爲就地謀食之土匪，而三十年戰爭不啻表明搶掠爲戰時合法之舉，暴動爲軍人應享之特權，此實德國名譽上最大之污點，直至一九一四年歐戰勃發之時尙未消滅者也。笛福 (Defoe) 騎兵回憶錄 (Memoirs of a Cavalier) 一書中所敘當日屠戮焚燬馬德堡 (Magdeburg) 之情形，實較正史所載尤能使讀者瞭然於當日戰事之情況。地方上擾亂過甚，農夫無不輟耕，偶有收穫盡行隱匿，成羣結隊之飢民婦人兒童皆追隨兵隊之後，幫同搶掠。迨戰事告終，德意志全國之精華掃蕩淨盡。中歐各地歷一世紀之久尙不能盡復舊觀。

也。

吾人於此僅能舉哈布斯堡方面之劫掠領袖梯里 (Tilly) 與窩楞斯泰因 (Wallenstein) 二人及新教徒方面之劫掠領袖考斯道夫阿多發 (Gastovus Adolphus) 一人。考斯道夫係瑞典之王，北方之獅，新教之擁護者，其一生之迷夢在使波羅的海變爲瑞典之湖 (Sweden Lake)。王於一六三二年在呂層 (Lützen) 地方戰勝窩楞斯泰因之役殞命，而窩楞斯泰因則於一六三四年被刺。迨一六四八年此輩君主與外交家於威斯達發里亞地方開一和平會議，謀補救中歐政事之法。依據此次和平會議皇帝之權縮成虛影，而亞爾薩斯之讓與使法國直達萊茵河。德國王侯中有一人——卽霍亨索倫 (Hohenzollern) 族之勃蘭登堡選侯 (Electo of Brandenburg)——得地甚大，其權力僅亞於皇帝，不久遂變爲普魯士王國。和約並承認兩種久成之事實——卽荷蘭及瑞士與帝國脫離關係并完全獨立是也。

### 第五節 歐洲大君主國之光榮

本章首述英荷兩國之事，具論該兩國人民推翻新式君主國——馬基雅弗利派之君主國——之成功。但就法蘭西、俄羅斯、德意志與意大利各部——例如薩克森與多斯加納——而論，則個人專制之君主既不受限制，亦未被推翻；反巍然爲十七十八兩世紀歐洲主要之政制。卽英荷兩國之君主亦於十八世紀時恢復其勢力也。

(波蘭之情形，與此又異，當於本章第七節詳論之)。

法國本無大憲章，即國會政治之習慣亦不如英之確定而有力。君主與大地主及商人間雖亦有益衝突之事，但後者尙無經人承認之集合機關，且亦無團結之良法。若輩固亦曾有反抗國王之舉，且亦曾組織抵抗之聯盟 (Leagues of resistance) —— 例如弗倫德聯盟，即爲抵抗幼主路易十四及其大臣馬薩林 (Mazarin) 者——但自一六五二年内亂之後，此輩已完全失敗。且當英國漢諾威朝繼統之後，英國國會統治全國之時，法國君主則自一六五二年以後反足支配法國之貴族。此時主教馬薩林繼黎塞留 (Richelieu) 之後，繼續其政策而行。自馬薩林死後，吾人久不聞法國大貴族之名，即有之，亦不過住居宮中爲近侍而已。其實此輩已由國王用一種代價養之，代價維何？即將所有租稅之負擔推諸無參政權之平民身上是也。凡僧侶與貴族——其實凡擁爵位之人——俱享免稅之特權。此種偏頗之舉終非人民所能忍受，但法國君主一時頗爲繁昌。當十八世紀之始英國作家已見及法國下等社會之苦況與當時英國平民之比較安樂也。

吾人所稱之『大君主』(Grand Monarchy) 即以此不義爲條件而自植於法國者也。路易十四世稱大王，在位七十二年，其享國之久時無其匹，而建歐洲各國君主之模範。其始彼聽命於其馬基雅弗利派大臣馬薩林，馬薩林卒後彼自身遂一躍而爲一理想之君主。彼確係一能王；其野心強於其卑劣之情慾，因外交政策上之糾紛陷全國於破產之地位。彼之直接願望在鞏固法國，且將領土展至萊因河及庇里尼斯山，一面更併吞西班牙屬之尼德蘭；其較遠大之眼光，則以法王爲可繼沙立曼而爲神聖羅馬帝國之帝。彼到處行賄，視此種治國之法較戰爭尤爲重要。英國查理第二曾受其賄，波蘭大部分之貴族亦然。一言以蔽之，王之金錢——或可謂爲納稅階級之金錢

——流至各地。然其最經意之事則在於華麗。其凡爾賽大宮之中，有客廳，有走廊，有鏡臺，有階級，有水泉園囿等，足以引起世界各國之嫉妒與讚美。歐洲各國之王侯皆不顧民力及財力，爭仿建凡爾賽式之宮殿。各地之貴族亦然。美麗精緻之織物製造業因之大形發達。奢華之美術品到處繁興；即如白石之雕刻，染色之瓷器，鍍金之木工，金屬細工，鐫刻柔皮，各種音樂，莊嚴之彩畫，美麗之印刷與裝訂，精美之烹飪及良好之葡萄酒，皆其例也。在此鏡臺與精美之家具中見有一羣怪異之『紳士』，首披巨大之假髮，身穿絲綢與花邊，足踏高跟之鞋，手持炫人之杖，往來其間；此外更有異常之『夫人』，高其粉髻，身披綢製或緞製而以鐵絲作架之大衣。而路易大王者有如世界之太陽，作態於其中，初不知人世中尚有消瘦憤怒含辛茹苦之人正從其陽光不能射及之處睥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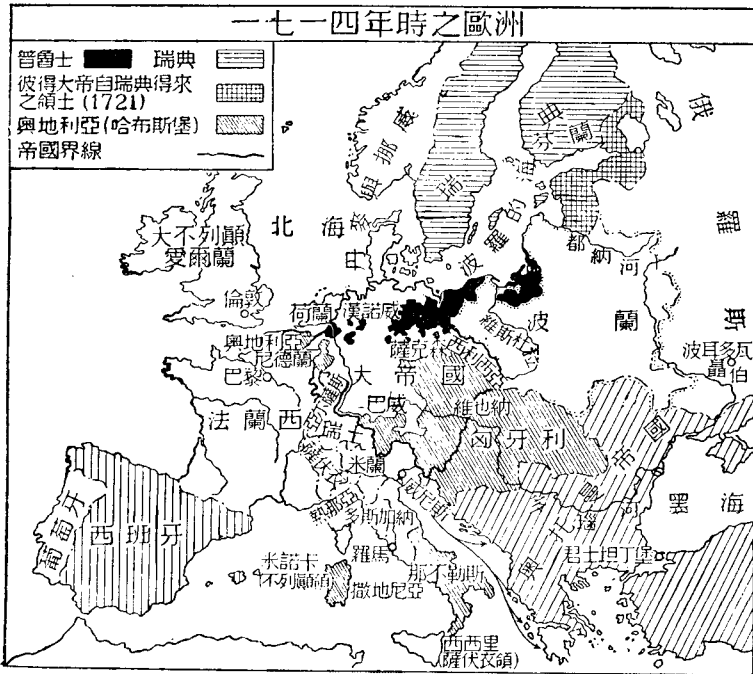
本書不能於此詳述其戰功及其他一切行動。福耳特耳 (Voltaire) 所著路易十四之世紀 (Siècle de Louis XIV) 一書仍不失為最佳而且最穩健之敘述。路易曾創立海軍，足以與英荷之艦隊抗衡；此實其偉大之功績。惜其智慧不能勝仙女摩加那 (Fata Morgana) 之誘，仍夢想海市蜃樓中之神聖羅馬帝國，晚年遂與羅馬教皇和解。反對崇奉新教之君主，且與國中之新教宣戰。大多數清醒而可貴之人民皆因其宗教上之迫害相率出國，攜各種美術及工業以俱去。英國今日之絲綢業，即法國新教徒所創者也。當時龍旗軍 (dragonades) 之虐殺極為殘酷，粗暴之兵士佔居新教徒之居，任意傷害主人之生命，破壞婦女之貞操。不肯屈服刀兵之下者，無不忍受此種之壓迫。破壞新教徒子弟之教育，為父母者，唯有令其子女受舊教教育，否則無求學之地也。父母之授子女以舊教教育也，常懷輕蔑鄙夷之意，結果適足以墮子弟信仰舊教之心。故彼信教自由之國家或信舊教，或信新教，皆出諸至

誠；而宗教專制之國家如法蘭西西班牙及意大利，則肆意破壞新教之教義，馴致國中人盡變為舊教徒或舊教無神論者，一遇機會即羣趨入於無神論之一途。後之一代——路易十五時代，——即大滑稽家福耳特耳之時代，此時法人名雖崇奉舊教，實則幾無一篇信舊教之人矣。

獎勵文學與科學爲此『大君主』體態之一部分。路易十四設立科學院以與英國查理第二所設之王家學會及佛羅稜薩 (Florence) 王家學會相頡頏。又嘗延請詩人，戲劇家，哲學家，及科學家多人以點綴其宮廷。科學進步雖不因此而有所感應，然實得資助以供試驗與刊載之用，且使俗人心目中略識科學之尊嚴也。

路易十五爲路易十四之曾孫，嘗效其曾祖父之所爲而不肖者也。彼自以爲王，然其所鍾情者在於婦女，稍稍參以畏懼墮入地獄之心。女子

一七一四年時之歐洲



則肆意破壞新教之教義，馴致國中人盡變為舊教徒或舊教無



如砂多盧公爵夫人 (Duchess of Chateauroux)，緬巴都夫人 (Madame de Pampadour)，巴列夫人 (Madame de Barry) 如何操縱王之歡樂；如何因此輩婦女之虛榮心而發生戰爭，締結盟約，蹂躪疆土，殺戮人民；如何因此輩婦女而法蘭西及歐洲之公共生活皆染有陰謀淫蕩及欺詐之風，吾書不暇詳述，讀者參閱當時私人劄記可也。活潑之外交政策此時仍繼續向最後破滅之一途而進。

一七七四年所謂「可愛」之路易十五死於痘，其孫路易十六繼之。蓋一愚鈍，優柔，善射，而工於製鎖之人也。至其如何繼查理第一而死於斷頭台上，吾人當於下章述之。茲所述者乃此如日方中之大君主也。

法國以外「大君主」之主要實行家，應推普王腓特烈威廉第一 (Frederick William I) 與其子腓特烈第二 (Frederick II) ——即腓特烈大王也。統治普魯士王國之霍亨索倫族如何由隱至顯，則為事過細，且亦不甚重要，吾書可以勿述。大體無非命運，暴力，妄冀非分，與陰謀詭計之故事。喀萊爾 (Carlyle) 所著腓特烈大王本紀 (Frederick the Great) 一書敘之極詳。十八世紀時普魯士王國已甚重要，力足威德意志帝國，擁有強大精練之軍隊；而普王又善學馬基雅弗利者也。腓特烈大王亦在波次但 (Potsdam) 地方築其凡爾賽宮。宮中有無憂公園，噴水泉，林蔭路，及雕像等，一仿法國之凡爾賽。此外有新宮，係一軋築之大廈，需費甚鉅；一意大利式之橘園，列圖畫甚富；一大理石宮等。腓特烈大王銳意振興文化，獎勵著述，嘗優遇福耳特耳，并與之通信云。

奧國領土此時夾於法蘭西人與土耳其人之間，兩方肆應，備極忙碌，直至馬利亞德利撒 ("Maria Theresa" 係一女人而無皇后之尊號者) 在位時代，始成一真正之大君主。約瑟第二 (Joseph II) 自一七六五年至一七

九二年已爲皇帝，而其繼德利撒之位，則在一七八〇年云。

自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以來，莫斯科維帝國 (The Empire of Muscovy) 始脫去韃靼民族之遺風，而轉入法國習俗之範圍。彼得得令羣臣薙去東方方式之鬚，改服西服。凡此僅爲其傾向西方文明之外徵耳。爲脫去亞洲之感情及墨斯科之舊習起見，在尼瓦河 (Neva) 畔濕地上另建新都，曰聖彼得堡。新都告成，又聘一法國建築家建築其凡爾賽宮，宮離新都約十八哩，凡壇，噴水泉，小瀑布，畫像廊，花園等，無不應有盡有。其繼承人中較爲著名者應推伊利沙白 (一七四一年——一七六二年) 與喀德鄰 (Catherine the Great)。後者係德國公主，採東方方式之手段殺其夫自立，乃傾向於西方之理想，勵精圖治。創設學會，且與福耳特耳通信。歐洲大君主制告終及路易十六亡身時彼尙未去世也。

吾人於此不能盡述佛羅稜薩，薩伏衣，薩克森，丹麥，瑞典諸國中小規模之大君主。凡爾賽式之宮殿，在貝得刻 (Pondick) 旅行指南各卷中皆有之，爲旅行家所驚羨。吾人於此亦不能備述西班牙王位繼承之戰爭。西班牙始則因查理第五與腓力第二之好大喜功，而精疲力竭；繼則因虐殺新教徒，回教徒及猶太教徒而國力凋零，且十七十八兩世紀之世卒降爲二等國云。

此輩歐洲君主之統治其國，有如貴族之管理其地產，彼等互相謀害，爭尙機巧，到處作戰，舉全歐之精華消之於荒謬之侵略政策及抵抗政策上。最後法蘭西第一次革命風潮起，此蓋民衆之憤怒也，出其不意取此大君主制而代之。此爲現代政治社會風潮之開端，至今尙進行不已，殆必至人類大同時，方可望風平浪靜也。

## 第六節 強國觀念之萌生

吾人已知世界統一 (World rule) 及人類大同之觀念如何始見於人事；吾人又曾追述基督教會因不能維持耶穌之觀念，遂使政治道德敗壞無餘，人人復返於夜郎自大之境，絕無信仰。此外吾人又曾述及馬基雅弗利派君主如何違反基督教大同之精神，及其如何擴成十七十八兩世紀之大君主制及議院君主制。然人類心思與想像之活動繼續不斷。即在大君主權威之下亦有一種觀念之醞釀，以煽動人心，是即國際政治非各君主間之交涉，乃各強國間之交涉之觀念是也。君主之來來去去可謂頻矣。路易十四去，而好色之路易十五繼之；路易十五去，而頑鈍好製鎖之路易十六代之。繼彼得大帝之後者為一班之女皇。與大利西班牙兩國自查理第五以後，所謂哈布斯堡朝之諸帝，類皆厚唇，臃腫，及迷信之流，世襲罔替。查理第二之卑鄙伎倆徒自嘲其一己之妄自尊大而已，然有較穩固而能持久者在，即外交部之祕書與關心國事者所抱之觀念也。當君主離職之日或更替之時，諸國務大臣每繼續維持其政策。

故在人類心目中君主漸不如「強國」之重要。吾人所聞者，君主之政策與野心漸少，「法蘭西之陰謀」或「普魯士之野心」等語則漸多。當宗教信仰衰替之時，世人咸信此種化身之真實。此種宏大之幻景——強國——不知不覺侵入歐洲之政治思想中，直至十八世紀末葉及十九世紀全世紀竟能完全支配之。即在今日，強國觀念固猶支配世人之政治思想也。歐洲人之生活，名義上固屬基督教徒，然精神上與實際上確信一神，惟同一社會中

人皆係崇拜者然後能之。而歐洲現今之社會，事實上并非如此，蓋現代歐洲人所捨身崇拜者乃此奇異之國家神話 (State Mythology) 耳。『意大利』之統一，『普魯士』之獨霸，『法蘭西』之光榮，『俄羅斯』之運命，皆此神話中之神祇也。歐洲人不惜犧牲累世之和平安樂及無數生靈以殉之焉。

夫視一族或一國爲一種人格，古人早有此想。聖經中不少此種化身。猶太，以東 (Edom)，摩押，亞述，在希伯來聖經中俱視同個人；讀者有時幾無法斷定希伯來作家所述者究係個人，抑係國家也。此種傾向顯然由來甚古而出諸自然。然就歐洲近代之情形而論，則實爲一種復古之現象。蓋歐洲在基督教世界觀念之下，確曾已趨於統一之途也。且雖此種部落觀念如以色列推羅確曾代表一種共同之血統關係，一種形式之一致，及利害關係之相同；而十七十八兩世紀中新起之歐洲強國則全係僞造之團體。俄羅斯實際上係哥薩克，韃靼，烏克蘭，莫斯科維等諸族混合而成，彼得大帝之後並再加愛沙尼亞與立陶宛兩族 (Estonians and Lithuanians)。路易十五時代之法國包括德意志之亞爾薩斯與新近合併之勃艮第諸地，所謂法國不啻爲被壓迫之休格諾教徒 (Huguenots) 之監獄，與鄉農之陋室也。英國則擁有德國漢諾威之領土，蘇格蘭，完全異種之威爾士及信奉舊教之愛爾蘭。其他如瑞典，普魯士，波蘭，奧大利，諸國，吾人瀏覽歐洲歷史地圖，即可見其版圖之伸縮無定，其陳跡往來於地圖上者，有似顯微鏡下之微菌焉。

吾人若將周圍環境中所表現與近世歐洲強國觀念發展後所表示之國際關係之心理，詳加研究，當能了然於歷史上有關人數天性之重要事實多端。亞里士多德曾謂人類爲政治動物；然就近世政治二字之意義——現

含世界政治之意——而論，則人類固非如此也。人類到今尚有家族部落 (family tribe) 之本能，此外更有將其自身與家族依附較大之部落城市，或國家之傾向。然此種性向若任其自然，固係一種模糊不明而缺乏批評精神之性向。因此人類於其所願依附之較大部落或國家，不敢批評亦不願批評，且思有以避之。彼或慮此種制度一旦破裂或失其信用，則彼將孤立無助，仍遂以其所處之地位為當然而不疑。彼之承認其所屬之都市或政府，正如承認命運所賜之鼻官與消化機能然。然人類之忠心，即其於政事上所祖之方面，并非天生，實教育之結果也。就多數人而論，此種政治教育皆得諸靜默而且繼續之環境。自以為係歡樂英吉利或神聖俄羅斯之一部分。此種忠愛之忱，與日俱進，遂認為其天性之一部分云。

世人之始知環境教育，可用積極教育，文學，討論及經驗等補充而糾正之，其事至緩。常人之實際生活即其日常生活，即愛，懼，食慾，及想像衝動之一小範圍也。惟當某事某物影響於其日常生活，而使其注意政事時，彼始系念及之。即謂常人不欲多念國事，且一旦可以不念即漠然置之，亦非過言。天下惟好奇之士，或曾受教育而習於推究事理之人，或因某種大災備受感動深覺危險甚大之人，始不肯承認未曾直接擾害若輩之政府及制度為滿意。常人當未受此種刺激時，對於其所生息之世界中各種團體活動，每默認而勉從之。

吾人若瞭然人性上此類顯著之限制，則當基督教之人類大同觀念，因一方與僧侶及教皇發生纏繞，一方又與君主權力發生衝突，以致信用墮落，信仰時代遂一變而為懷疑時代之時，人類不將其日常生活就正於天國或人類大同，而就正於表面上較為活動之實物如法蘭西，英吉利，神聖俄羅斯，西班牙，普魯士等等者，不難索解而得。

如大主教黎塞留大主教馬薩林諸人確皆自信其所抱之目的，實較其自身或君主之目的爲遠大；蓋若輩乃效忠於想像中具有半神性質之法蘭西也。且此種心理習慣亦確曾由若輩傳與其屬吏及民衆。當十三四世紀時，歐洲人皆信奉宗教而稍露愛國之心。迨十九世紀則純然愛國。在十九世紀末葉英國法國或德國之擁擠火車中，上帝所引起之公憤遠不如侮辱此類怪物如英吉利法蘭西或德意志等所引起者之甚。人心咸依附於此類事物，蓋此外世界上別無他物足以滿足依附者之意。此類事物實爲歐洲真實之活神矣。

此種政府與外交衙署之理想化，此種強國與強國間愛憎衝突之神話，支配歐洲及西亞之思想如此之甚，遂產出多種思想之方式。所有歷史，所有過去二百年來之歐洲文學，幾乎純以此種詞調著成。然將來明眼人必有一日讀此歷史，研此文學，深感其妙莫名，不知西歐人士，種族上既大略相同，語言又同源於雅利安語，在羅馬帝國中有共同之過去，且宗教形式與社會習慣以及美術科學亦莫不彼此相同，加以自由通婚，其曾孫之國籍爲何即無人能道之，何以竟因上 蘭西之優勢，德意志之統一，俄羅斯與希臘之爭佔君士但丁堡而大爲激動。故自此輩觀之，此種衝突與當日瀾漫拜占庭市街上之綠青兩派 (the "greens" and the "blues") 之戰同其無理與狂妄也。

現代此種幻景——列強——之支配人心及人生勢力極鉅。然如吾書所述，此種幻景僅過去數世紀間之事，爲人類悠久歷史中偶起之一種局面而已。此種幻景表示一種重蹈覆轍之局面，一種逆流，亦猶馬基雅弗利式君主之表示一種逆流；同爲人類道德及智力之再合作用中懷疑潮流之一部分。人類一時崇拜此類民族或帝國之神祇，然亦不過一時而已，大同世界——正義普遍之國家，其中生靈皆係公民——之觀念存在斯世中已有二千

年，決不至棄之而去。人類卽不承認此種觀念，然未始不知此種觀念確存在於斯世。在今人討論國際時事論文中，歷史家及政論家討論中，皆有一種醉者漸行清醒而又極懼清醒之神態。若輩仍復高談闊論其「愛」法國，「惡」德國，維護「大不列顛海上傳統之霸權」，亦猶醉者雖已逐漸清醒，尙執杯低吟而已。實則若輩所效忠者皆死神也。無論在海在陸，人類俱不願強國之獨霸，人類所要求者法律與服務而已。此種靜默而不可避免之挑戰，蘊於吾人心坎中，正如天漸破曉，陽光從窗牖間射入零亂無序之室中然。

### 第七節 波蘭之君主共和國及其運命

歐洲十七世紀時代爲路易十四之時代；路易十四，法國之雄霸，與凡爾賽宮，皆此時歷史之主線也。至於十八世紀則係普魯士升爲世界一大強國之時代；其主人爲腓特烈第二，卽腓特烈大王是也。其與腓特烈之歷史牽連者，則爲波蘭之歷史。

波蘭情勢至爲奇特。波蘭與其三鄰國普魯士、俄羅斯及哈布斯堡朝之奧匈君主國迥異，初未嘗成一大君國。其政制可稱爲君主共和政體，國王更替出諸選舉。故所謂國王者實一終身總統耳。就事實而論，波蘭之共和較英國猶進，而其共和主義之貴族色彩則較濃。商業頗微，製造業亦不甚發達；素以農立國，有宏大之牧場森林及荒野。波蘭國貧，故其地主亦係貧窮之貴族。大部分人民係備受蹂躪而且極爲無知之農民，此外更收容多數極貧之猶太人。波蘭始終崇信舊教。有如一崇奉舊教之內地不列顛，圍繞其四境者非海水也乃敵人也。四境無確定之水陸

疆界。重以歷代君主中亦有抱侵略野心者，東伸其勢力於俄人所居之境，西方則統有德民，民族過新，益增紛糾。

波蘭因商業不振，故無大市鎮，堪與西歐各鎮比，且無有力之大學，以集合國人之心思。貴族階級伏居領土中，智識上無甚溝通。此輩皆具有愛國熱忱，及貴族之自由思想，然其愛國心及自由迄不能合作也。當戰爭爲一種徵募人馬之事時代，波蘭比較尚係強國；然當戰術發達，馴致常備隊成爲戰事上必要之武器時，波蘭大有望塵莫及之概。唯波蘭內部雖四分五裂，亦曾戰勝數次。土耳其人之最後圍攻維也納（事在一六八三年）即爲約翰索比斯基王（King John Sobiesky）所率之波蘭馬隊所敗（此人當未被選爲王時，曾受路易十四之豢養，又曾助瑞典人反攻本國）。夫以此種貴族國家，既無實力，又須時選國王，勢必引起三鄰侵略之心，自無待言。『外國錢』及其他種種外來干涉，無不于每次選舉時流入波蘭。而失望之波蘭愛國志士對此有似昔日之希臘人，羣奔走於外敵之門以洩其對於忘恩負義之母國之憤焉。

波蘭王位雖由選舉，然因貴族互相嫉妒之故，王權甚微。此輩之用心與英國貴族同，喜引外人爲主，利其在本國無勢力之根據也。然有與英國不同者，波蘭貴族不似英國貴族之定期出席於倫敦之國會，使政府有鞏固之精神。倫敦有社交，有勢力者互相往來，交換其思想，繼續不輟。至於波蘭既無倫敦，又無社會。實際上并無所謂中央政府。波蘭王不得國會同意不能宣戰，不能媾和，不能徵稅，亦不能改變法律。且國會中任何一議員皆有權力以否認各種提案。彼祇須起立謂：『我不贊成，』該項議案即被擱置矣。彼並可更進步而行使其『自由否認權』（free veto）。彼可反對國會之集議，而國會即可因之而解散。故波蘭不僅爲一類似英國之君主貴族共和國，實一癱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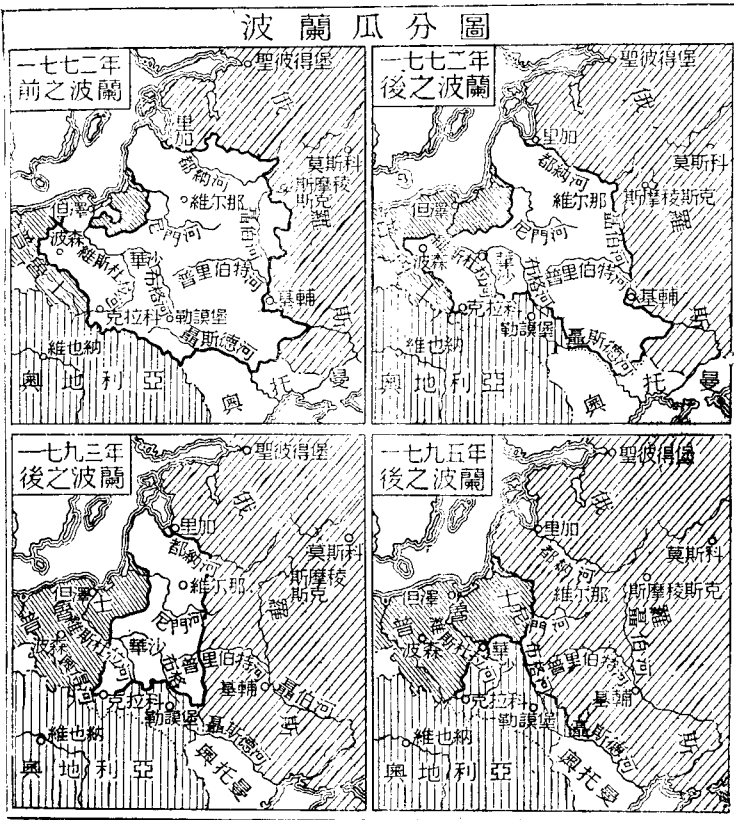
之君主貴族共和國也。

自腓特烈大王觀之，波蘭之存在，實難容忍。良以波蘭之臂由但澤（Danzig）地方伸入波羅的海，將其東部普魯士之祖遺領土與其帝國內之土地隔開。他日引誘俄國喀德麟第二及奧國馬利亞德利撒合攻波蘭者，即此人也。

讀者試觀所附之四圖，即知波蘭分割之詳情矣。吾書不再論述。

波蘭自一七七二年第一次受人暴行後，人心大變。波蘭民族可謂在分割之夕如呱呱墜地也。當時教育，文學，及美術，頗為發達；歷史家與詩人風起雲湧；前此不能實行而致波蘭衰弱之憲法亦一掃而空。廢自由否認權，改國王為世襲以免外人之干涉，

波蘭瓜分圖



同時更仿英制而設國會。然國中尚有擁護舊制而不贊成此種必要之革新者，此輩故意阻撓之人自受普魯士俄羅斯兩國之助，蓋二國皆不願見波蘭之中興者也。於是波蘭復罹第二次瓜分之禍，雖其時有愛國志士科修斯古（Kosciuszko）起而於普魯士所併之地中爲劇烈之奮鬥，然波蘭卒不復見於歐洲地圖上矣。自波蘭亡國後，國會制度威嚇東歐大君國之局告終。但波蘭人之愛國心反因屢被遏阻日益強烈而顯著。一百二十年來，波蘭之繼續奮鬥，有如沉沒於政治武力羅網中之生物。卒於一九一八年歐戰停止時復興云。

### 第八節 海外殖民地之爭奪

吾人前曾略述法國之雄霸歐洲，西班牙勢力之陡衰及與奧地利亞之分離，以及普魯士之崛起。今若就葡萄牙，法蘭西，不列顛，荷蘭四國而論，其在歐洲之爭雄因爭奪海外殖民地之故愈益糾紛。

人口稀少，地利未興，而適於歐人移植之美洲之發現，非洲赤道下大地之同時發現，與夫未受西方文明之東洋各大島嶼之逐漸發現，三者實與人類以歷史上空前之機會。抑若歐洲各民族驟得豐富之遺產者然。世界至是陡增四倍，以之分配各人綽有餘裕；若輩祇須取得此新地而經營之，則歐洲民衆便不愁窮困矣。不幸若輩之承受此項遺產，有似不肯之子孫；此項遺產徒供兄弟相爭之機會而已。人類社會中果有舍陰謀而就創造者乎？歷史上有何國當其力能加害他國時而肯與之合作乎？歐洲各大國間對於新發現之疆土，自始即以爭奪開。馴至精疲力竭而未已。其始西班牙獨佔優勢，奄有美洲全部三分之二。然因不善經營之故，適以自戕其身於美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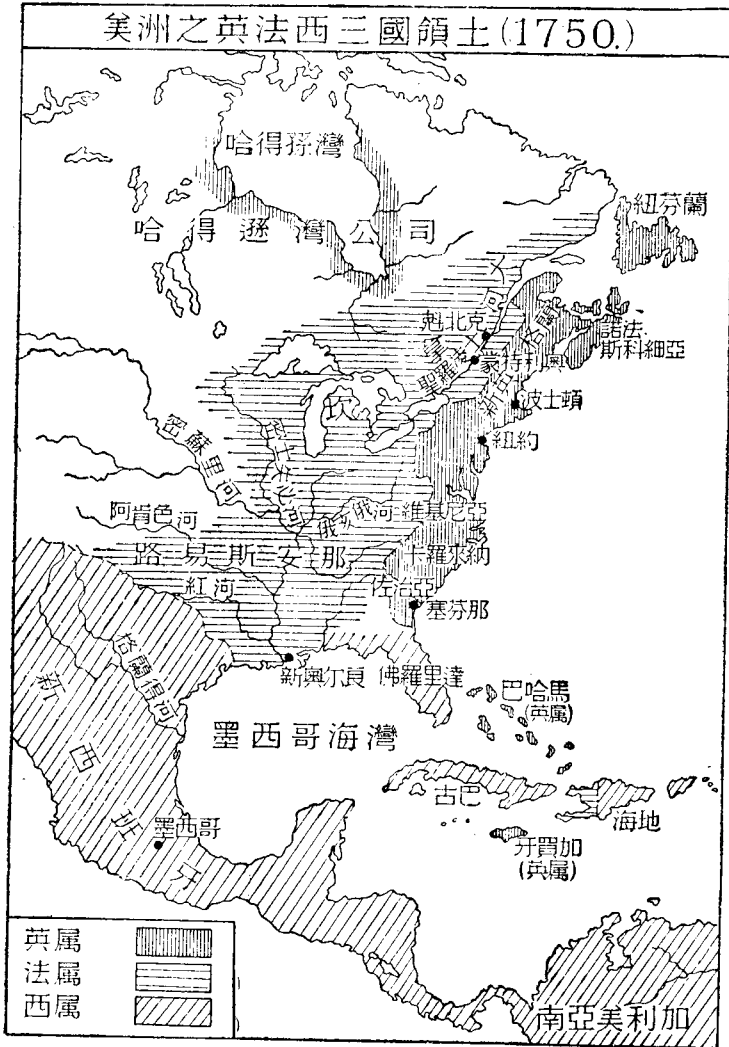
吾人曾述及當教皇行使最後一次世界統治權時，不令世界各基督教國同負創造美洲新文化之責任，而乃將美洲俾西班牙與葡萄牙平分之。此種措施當然引起其他各國之嫉妒。英國海員首不尊重該兩國之權利，反對西班牙尤力。瑞典人亦因之而利用新教之精神。波蘭人自逐去西班牙主人後，亦駛其艦隊而西，藐視教皇，而共享新大陸之良物。即信奉舊教至篤之法國亦復如新教徒之不稍躊躇。凡此諸國莫不羣起要求佔據北美及西印度之地焉。

丹麥王國（此時包括挪威及埃斯蘭）及瑞典人於此種爭奪所得無多。丹麥人吞併一部分西印度羣島。瑞典則一無所獲。蓋丹麥瑞典二國此時正有事於德國也。吾人前曾述及阿多發考斯道夫并略述其在德國、波蘭、及俄羅斯三國之戰役。東歐各地可謂為吸收精力之場。瑞典之力本足以大獲於新大陸者，卒用之於歐陸上，贏得一點虛名而已。其在美洲所得之小地不久即被荷蘭人攫去。

荷蘭人此時正與主教黎塞留及路易十四治下之法國越西班牙屬之尼德蘭而蠶食其邊陲，故無如英國富厚之財源以殖民於海外。

且英國自詹姆士第一及查理第一專制與查理第二復辟以來，國內優秀而富有共和精神之新教徒多遁出國外，此輩遠竄美洲，尤以赴新英吉利一帶者為多，自謂可免國王之暴政及租稅之負擔。美弗羅爾（The Mayflower）不過多數移民船隻中之一艘耳。此輩移民精神上雖已離異而始終自認為英人，此實英國之大幸。荷蘭移民從無如英國之多且優者，一因西班牙主人不許其移殖國外，嗣又因若輩已佔有己國也，路易十四當國時雖嘗

以武力驅逐新教徒，然新教徒每遁入附近之英荷兩國，其勤懇穩練與夫清醒之心志，大足以增兩國之精神，就中



尤以裨益英國者爲多。中有少數人曾殖民於卡羅來納 (Carolina)，然非終屬於法；其始歸西班牙掌握中，卒爲英人所佔有。

荷蘭及瑞典之殖民地亦歸屬於英；新阿姆斯特丹 (Nieuw Amsterdam) 於一六七四年改隸英後更名曰紐約。一七五〇年時之北美情狀具見附圖。美國勢力沿東海岸自塞芬那 (Savannah) 直達聖羅凌士河 (St. Lawrence)；而紐芬蘭、北部各地及哈得孫灣公司 (The Hudson Bay Company) 所有之領地亦由法國讓與英國。英人於一六〇五年佔巴佩道斯 (Barbados)，且自西班牙人手中奪得牙買加 (Jamaica)、巴哈馬 (Bahamas) 及英屬閩杜拉斯 (Honduras)。但法國此時正從事一種極危險而且驚人之競爭，其危險驚人在地圖上較實際上爲尤甚。蓋法人曾在北方之魁北克及蒙特利奧 (Quebec and Montreal) 兩處及南方之奧爾良建設殖民地；而法國探險家分向南北兩方面發展，與美洲大平原上之印第安人訂立條約，且橫貫其領土於英國領土之背，而提出種種要求。但實際情形并非如此。英國殖民地此時盡由優秀之人民移住之，根基甚固；人數已在百萬以上；法國移民僅及其十分之一耳。若輩雖亦有優秀之旅行家及教士從事活動，然無稠密之人口爲其後盾也。

美洲當時之舊地圖至今尙多有存者，其意在於引起英人之感覺，使知法人在美之陰謀。戰爭遂於一七五〇年勃發。一七五九年，英國及殖民地之軍隊在奧爾弗 (Wolfe) 將軍指揮之下佔領魁北克，又於翌年征服坎拿大。一七六三年坎拿大歸英所有（但南方路易斯安那西部之地初爲西班牙所佔；一八〇〇年爲法國所恢復。最後

於一八〇三年由美國政府向法國購得。在此次坎拿大戰爭中美洲移民既得戰術上豐富之經驗，又知英國軍隊之組織大有裨益於美國日後之立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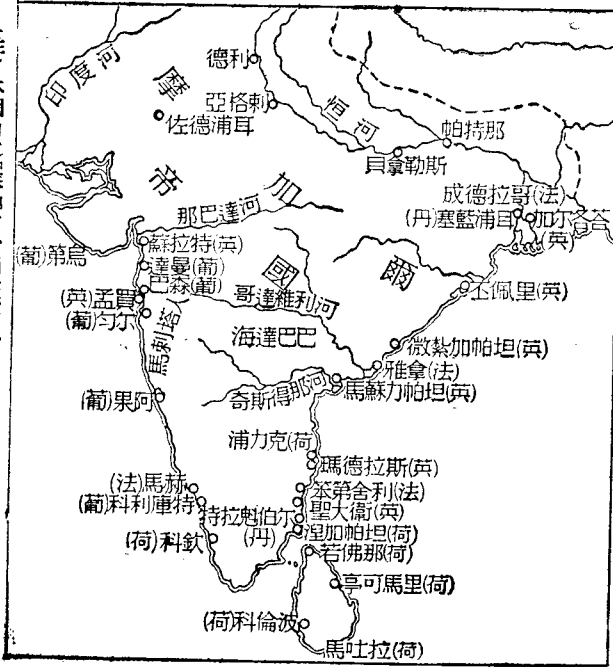
### 第九節 英國統御印度

英法兩國勢力之衝突不僅限於美洲而已。此時印度之情形自歐人觀之至為有趣而足以引人。巴卑爾、亞格伯，及奧朗則布之蒙古大帝國早已衰零。印度內部之形勢極似德國。德利地方之蒙古皇帝有似德國之神聖羅馬皇帝，法律上仍為中央天子，但自奧朗則布去世後，僅能在近畿之地行使職權。其在西南部有一族印度人——馬刺塔人 (Malattas) ——起而反對回教，恢復婆羅門教為國教，一時伸張其權力於印度南部。其在刺其普他那 (Rajputana) 回教政權亦為婆羅門教所奪，至於柏特浦耳 (Bharatpur) 與齋波耳 (Jaipur) 兩地則有強有力之刺其普特君主 (Rajput princes) 統治之。在奧德 (Oudh) 地方則有十葉派之王國 (Shite Kingdom)，建都勒克腦 (Lucknow) 而孟加拉亦係一分立之回教國。北方旁遮普地方此時有一極有興趣之宗教團體發生，即塞克人 (The Sikhs) 是也。宣言宇宙內祇有一神，而攻擊印度之吠陀及回教之可蘭。此教本主和平，然不久即步武回教，思以武力建設天國。當此印度舉國混亂之時，北方來一侵略者，即波斯王那得沙 (Nadir Shah) 是也。橫掃開伯爾山路而下，所向披靡，攻陷德利，飽掠而歸。印度北部因之破裂不堪，此後二十年間從阿富汗方面侵入者不下六次 (阿富汗於那得沙死時獨立)。馬刺塔人一時曾與之爭治北印度；其後馬刺塔人之勢力裂為無數。

之小邦，如印度爾 (Indore)、瓜利爾 (Gwalior)、巴洛達 (Baroda) 等皆是也。

此即十八世紀時代之印度也，而英法兩國即於此時侵入。自伽馬繞好望角而至科利庫特 (Calicut) 以來，歐洲列強相繼於印度及東方各地爭佔商業上及政治上之根據地。印度之海上商業其始在紅海阿刺伯人掌握中。後葡萄牙屢與之戰爭，遂奪而有之。葡萄牙船隻較大，所載軍餉較多，故葡萄牙人得以一時據印度商務為己有，而里斯本之成為東方香料之市場，較威尼斯為尤著；但當十七世紀之時，荷蘭人再起而奪之。當荷蘭人勢力鼎盛時，曾於好望角建設殖民地，佔據毛里西亞 (Mauritius)，在波斯有殖民地二區，印度有十三區，錫蘭有六區。至於東印度則歐曼滿布。然荷蘭人祇顧私利，排斥他國之商人，於是瑞典人丹麥人法人英人相繼與之競爭。其海上商業霸權初次所受之打擊為英國共和時代，海軍上將布來克

### 十七世紀末年印度之外人殖民地



(註) 本圖內之「摩加爾帝國」應改為「莫臥兒帝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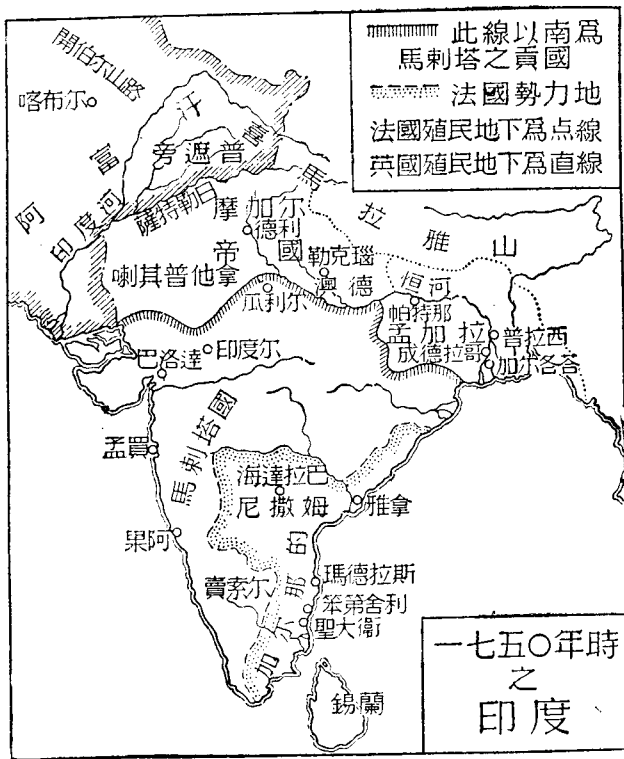
之在歐海上戰勝荷蘭人。自十八世紀以來英法兩國遂與荷蘭力爭印度全地之商業及特權。英人於馬德拉斯孟買加爾各答設置總機關，笨得舍利 (Pondicherry) 與成得拉哥 (Chandernagore) 則爲法國之主要根據地。

其始歐洲列強之來印度者純係商人，所設者不過棧房，然因印度國內情勢之無定及競爭者所採方法之鹵莽，故不得不爲軍事設備以拱衛其殖民地。而此種武備之完美又足以引起印度諸王族與各國殖民地締盟之心。於是法國祖此，英國祖彼，其運用手腕與歐洲國家主義之政治精神正同。英國領袖爲克萊武 (Clive)，克萊武生於一七二五年，一七四三年赴印度。其勁敵爲度普雷克斯 (Duplex)。十八世紀上半期兩方競爭之情形過於冗雜，吾書不克詳敘。迨一七六一年英國人卒獨霸印度半島。英軍於普拉西 (Plassey) 及巴克薩 (Buxar) 連勝孟加拉及烏德之軍隊。蒙古大皇帝名義上爲天子，實則傀儡而已。若輩在印度各地徵收租稅，若有反抗者則無論真有其事與否，概責其賠償云。

凡此歷次之成功，非英王之兵力所致，乃東印度貿易公司之偉績也。此公司成立於伊利沙白在位時，其始不過海上冒險家所組之一公司而已。自後此輩逐漸被迫而招募軍隊，置備軍艦。此時該公司不但經營香料，染料，茶葉，珠寶等物，且經營印度諸王之收入，及其領土，此外更進而支配印度之運命。方公司之初創也原爲買賣，迨後竟變爲有大力之海盜。無敢過問其行徑者。故其船主司令，軍官，下至書記，士兵等莫不飽載贓物而歸。凡人處此種情形之下，有廣而且富之土地供其宰割，每不能決定何者可爲何者不可爲。蓋自若輩心目中觀之，此乃新奇之土地，有新奇之目光；其褐色人民乃非我族類，不在其同情範圍之內；其廟宇房屋似卽用以維持怪異行爲之準則者。英



國國內之人民當此輩軍人歸國互暴勒索殘暴之罪時皆迷亂而莫名其妙。英國國會特提出彈劾克萊武案。彼遂於一七七四年自裁。一七八八年印度第  
 二名總督哈斯丁斯(Hastings)亦受彈  
 劾，旋於一七九二年無罪開釋。此實世界  
 史中新奇而得未曾有之情勢。蓋在英國  
 國會管下者僅一倫敦貿易公司耳，而此  
 公司竟轉而管轄較英國所有領土尤大  
 人口尤衆之帝國。自大部分英人觀之，印  
 度實一僻遠奇離而不能至之地，冒險少  
 年之赴其地者，數年後變爲富而又暴之  
 老人返國。英人對此無數褐色民族其生  
 活狀況如何實有莫名其妙之概，因之不  
 敢出而任事。印度一地始終爲浪漫不真  
 之境。故英人當日不能嚴行監督公司之行事云。



(註、本圖內之「摩加爾帝國」應改爲「莫臥兒帝國」)

## 第十節 俄羅斯侵略太平洋

且當亞洲南部一大半島歸英國海上商人統治時，有一同堪注意之歐洲對於亞洲之反動正在北方進行。吾人曾於第三十三章第五節內詳述俄羅斯國內信奉耶教之各邦如何脫離金帳之羈絆而恢復其獨立，及墨斯科之「沙」如何變爲諾弗哥羅共和國之主人。吾書又於本章第五節中述及彼得大帝加入大君主之列，將俄國「攜入」歐洲。此舊大陸中部大國（既不全屬東方，亦不盡屬西方）之興起與全世界人類之運命有絕大關係。吾人又於同章中述及哥薩克民族之出現，爲西方波蘭及匈牙利兩封建農國與東方韃靼間之屏障。哥薩克係歐東蠻境，與十九世紀中葉美國西部之荒地頗同。凡不能安居國內之人民如罪人，被放逐之無辜者，作亂之佃奴，服從異教者，盜賊，流氓，乞丐，刺客等，莫不遁入南方，再爲生命與自由計與波蘭俄羅斯及韃靼宣戰。至於從東方逃來之韃靼亦嘗有增加。諸游牧民族中最主要者爲聶伯河上之烏克蘭哥薩克（Ukraine Cossack）及頓河上之頓哥薩克（Don Cossack）。此種邊荒人民徐徐加入俄羅斯帝國軍隊中，頗似英國政府之化蘇格蘭高地民族爲部隊也。亞洲方面又有新地足資發展，於是若輩遂變爲征服日就衰替之蒙古游牧民族之武器。始侵土耳其斯坦，後則越西伯利亞而直達黑龍江云。

十七十八兩世紀間蒙古勢力衰微之原因頗難說明。自成吉斯汗及帖木兒時代以來，爲時不過二三百年，中亞一帶竟由雄霸世界之時代降而爲政治上毫無權力之時代。氣候之變化，疫癘之流行，瘧疾之傳染，於中亞民族

之衰替或皆有關係。有謂佛教之由中國傳入，或亦有一種懷柔之效力。唯無論如何，十六世紀之時，蒙古韃靼及土耳其二民族已無向外發展之能力，祇受西方俄羅斯與東方中國之侵略而已。

十七世紀之世，哥薩克漸由歐俄向東發展，遇有適宜農業之地即行移殖。所設礮臺及驛站不啻此項南方殖民地之移動的邊境，蓋在此處，突厥民族仍極強盛而且活潑也。至於東北方則并無邊境，可直達太平洋。

同時中國亦正在發展時期。當一六四四年明代因受日本之侵略國勢大弱，遂爲滿洲民族所征服。是族與從前建都北京統治中國北部之金朝顯係同族。令中國人民蓄髮以表忠順者即此滿洲民族也。此輩入主中華，使中國國勢爲之一振。而因其注意北方一帶之故，使中國文化及勢力逐漸向北而傳入滿蒙。因之中俄兩國國境遂於十八世紀中葉在蒙古相遇。此時中國並統有土耳其斯坦，西藏，尼泊爾，緬甸，及安南。

吾人已述及日本之侵略中國（其實不如謂爲侵略高麗）。此外日本在十九世紀以前與世界史毫無關係。蓋日本與明代之中國同，抱有反對外人干涉內政之決心。閉關自守以度其文明之生活。吾書前此所以少論日本歷史者，因其無可述也。其奇詭而浪漫之歷史與人類之一般活劇全然相離。其人口大半屬蒙古種。北方諸島之蝦夷人係出北歐之白種，殊饒興趣。日本文化似全由中國及朝鮮孳乳而來。其美術不過中國美術之一種特殊發展，其文字爲一種變相之中國文。

## 第十一節 一七八〇年時歷史家吉本對於世界之意見

吾人於前八節中專論各國分立之時代。吾人曾述及十七十八兩世紀時人類之世界統一，暫時中止。此時人類心中并無統一之觀念。帝國之衝動已經失敗，循至皇帝變為競爭者之一，而基督教統一世界之迷夢，亦如曇花一現，瞬見消亡。世界上方與之強國互相傾軋，但就一時而論，此各強國似可繼續傾軋而不至貽大害於人類。十六世紀地理上之發現大增人類之富源，故雖彼此分裂，有競爭上及政策上之糜費，而歐洲人民仍復有富庶之觀。中歐一帶亦恢復三十年戰爭前之舊觀。

吾人回顧當日之事而將其與前數世紀及今日各種大運動比較之，深覺當日政制之暫而難久，與其根據之不固。此時代之短暫直為他時期所未曾有。蓋此時代係同化時代，復原時代，政治停頓時代，蓄積人類觀念及科學富源以便人類日猛進努力之時代也。但當時人見不及此。中古時代以來各種創造觀念之失敗，遂使人類思想暫時不得創造觀念之指導；即會受教育而富有想像力之人亦覺世界無甚變幻；不以此世界為人類努力與人類運命之交互作用，而以為一種祇知求平常幸福與小善得報之生活。不但安分及保守之人深信人類狀況之固定不變，即素具批評精神而敢於犯上作亂之智士亦復有此種傾向之流露。自若輩觀之，政治生活已不如前此之急切而悲慘；蓋已變成一種彬彬有禮之喜劇。十八世紀直變成喜劇之世紀，及其末年漸形暗淡。吾人今日實難想像十八世紀之中葉能產生耶穌、瞿曇、法蘭西斯或羅耀拉諸人。即有人焉能想像十八世紀之胡司，然亦不能想像有人肯出而焚之，總之大不列顛國內良心之鼓動未演成美以美教派之復活以前，吾人罕見有人仍疑世界上尙有大事可為而紛擾之局即在目前者，或人類時空上之路徑暗淡而有無數之危機，且終係一種難行而可怕之事。

者。

本書一再徵引吉本羅馬帝國之衰亡一書。今請再爲最後一次之徵引，蓋吾人今茲所進之時代即吉本著述此書之時代也。吉本生於一七三七年，其最後一卷刊於一七八七年，但吾人所引之一段或係一七八〇年草成。吉本體素弱，唯家境頗佳。初肄業牛津大學，後畢業於日內瓦大學。其見解大體偏於法國及國際而不屬於英。且深受法人福耳特耳之影響。福耳特耳著作甚勤；作者架上即藏有氏書七十卷及他家所刊之福耳特耳集九十四卷。其所論述多關歷史及政事，常與俄國喀德鄰大帝、普魯士腓特烈大王、路易十四及當時名人通信。福耳特耳與吉本二人俱富有歷史之意識；均能明表其對於人類生活所抱之見解。自彼二人觀之，其所生息之制度——君主國，暇逸而享有特權之紳士，被邈視之工商業中人，及被蹂躪之工人貧民及平民，——實世界上最爲穩固之生活方法。二人亦稍懷共和思想而譏笑王者之自大；然福耳特耳所抱之共和主義乃英國當日之君主共和主義，國王爲名義上之元首及縉紳之首領。

福耳特耳與吉本二人所抱之理想乃一彬彬有禮之世界，其中人類——即優秀人類，其餘可以不計——自以暴虐，粗野，或熱狂爲可恥；人生境遇廣大而嫺雅，而以羞恥之心爲輔助法律以維持生活上之禮讓及協調之物。福耳特耳自身本有痛恨不義之熱情，而其仗義執言，實其生平行事上最爲光榮之點。吉本及福耳特耳之心情如此，當日之時代如此，故二人咸覺宗教之存在——尤其基督教之存在——實一種惱人而不可解之現象。若輩觀之，人類之宗教生活無異人性上之瘋狂。故吉本所著之歷史本質上即指摘宗教爲羅馬衰亡之主因。彼以十八世

紀之國家爲根據，憑其理想將羅馬粗野之多頭政治化爲彬彬有禮之薦紳世界。歷述羅馬帝國如何因基督教傳入之故而內部衰替，遂召國外蠻族入侵之禍，終至滅亡。至於吾人對於羅馬史之眼光則與此異。自福耳特耳觀之，正式基督教不啻一種醜名，限制人民生活，干涉人民思想，而且放逐無辜之人。其實當此虛君時代，無論羅馬之正宗派基督教或俄羅斯及其他新教君主之正宗派教會皆無生氣。當此狡猾牧師及詭譎祭司橫行一世之時，實難想像基督教內部曾蘊有熊熊之火而政治上及宗教上之情火仍可照耀於吾人心坎中也。

吉本於其第三卷之末備述西羅馬帝國之破裂。旋即提出一種疑問：人類文化是否將重經一次類此之崩潰。爲解決此問題起見，彼乃進而觀察當日（一七八〇年）之事勢，謂與羅馬帝國衰亡時之事勢相同。今請徵引吉本之文以見虛君時代歐洲思想家心理之一斑。

吉本論西羅馬帝國滅亡之言曰：『此可畏之革命大可用爲現代之教訓。夫愛國者之義務，固在增進其本國之利益與光榮；然哲學家儘可放大其眼光而認歐洲爲一大共和國，國內各種居民之禮教及文化彼此大致相同。勢力之權衡仍將繼續其升降之迹，而本國或鄰國之興盛可以更番爲人所喜或爲人所憂；但此類一部分之事件實際上不能損及吾人之一般安樂狀態，美術制度，法律及風俗之數者皆所以別歐人及其殖民地於其他人類者也。地球上各野蠻國乃文明社會之公敵；而吾人儘可以好奇之心詳考歐洲是否亦如昔日羅馬之軍隊及制度將受各種災害之壓迫。此種思考或足以解釋羅馬帝國之滅亡，并可說明吾人今日實際安全之種種原因也。』

『羅馬人不自知其危險之程度與其敵人之多寡。萊因河及多腦河外歐亞兩洲北部之諸國充滿無數之游

獵民族，窮而貪殘，剽悍善鬪，時思攫取工業之果。野蠻世界爲戰爭衝動所激動，而高盧及意大利之和平俱因遠方中國革命而動搖。匈奴既敗，西向潰逃；而此種湍流更因蠻族之或被俘虜，或自行加入，故大爲暴漲。其經匈奴收降之蠻族此時亦轉具戰勝之精神；此輩原原而來之蠻人緊迫羅馬帝國之邊境，前仆後繼，銳不可當。如此可畏之移民至今已不再自北方來；而長期之安靜，論者謂爲由於人口之減少者，實乃技藝及農業發達之良果也。德意志有二千三百有牆之都市，已非若前此之僅有冷落之村落而已；丹麥瑞典波蘭三基督教國相繼成立；而漢撒同盟之商人與條頓騎士團亦從波羅的海推廣其殖民地以迄芬蘭灣。自此至東洋，則俄國正成爲一強盛而文明之帝國。耕犁，紡機，及鐵爐等均已傳入倭爾加，鄂畢，及利那（The Lena）諸河流域中；兇猛之韃靼遊牧民族無不望風震懾云……

『羅馬帝國因國內部之統一至爲完善，故極形穩固。但此種統一，乃由犧牲民族自由及純特軍隊精神而來；俯首聽命之行省既無生機，又不活動，惟賴受遠方宮廷指揮之傭兵以保持其安全。數百萬生靈之幸福端賴二人——或卽兒童——之賢愚，而此二人之心術又每爲教育，奢侈及專制權力所敗壞。今日歐洲分爲十二強盛之王國，三可貴之共和國，及其他小獨立國；臣民發揮才智之機會加多，至少君主之數已多於昔；一朱理安（按指普魯士之腓特烈大王）或塞密刺密斯（按指俄國之喀德鄰大帝）能在北方統治，而阿揆狄阿斯（按指法國之路易十六）與和挪留（按指西班牙之查理第三）儘可臥治於波旁朝代之王位上。暴虐之舉因羞恥與恐懼之交互作用而爲所限制；各共和國皆平靜而穩固；各君主國亦吸收自由主義，至少亦吸收中和主義；而極不完善之

憲法亦因此時一般風尚之所趨，皆涵有自尊及正義之感。平時則智識及實業之進步因多數人之競爭而愈形增進；戰時則以緩和而不能決勝之競爭時時訓練歐洲之軍隊。若有蠻族之英雄從韃靼沙漠闖出，彼必須連勝壯健之俄國農民，德國之多數軍隊，法國義勇之貴族，及英國倔強之自由人；且此數國人或且合力以禦此公敵。若戰勝之蠻族果挾其蠻人直達大西洋者，則萬艘之船便能運此文明社會之遺民出險以赴美洲，恢復舊觀，而再達繁興之境焉。

『寒冷，貧苦及危險辛苦生活三者均足以壯蠻人之膽增蠻人之力。若輩歷次壓迫有禮義而尚和平之中國印度及波斯之數國者皆不知利用武術以抵制此種自然勢力者也。古代尚武之國如希臘，馬其頓，羅馬，等莫不練成一種軍國民；鍛其身體，練其勇氣，更漸進而增厚其兵力，並將國內所產之鐵製成堅利之武器。然此種優點於不知不覺之間隨其禮法而衰落；而君士坦丁及其後人之微弱政策卒因訓練蠻族備兵而自亡其國。今之武術自火藥發明後而為之一變，蓋自後人類能利用兩種最有力之天然力矣：即空氣與火是也。他若算學化學機械學建築學等皆曾應用於戰事；攻守兩方互以最精密之方法從事戰爭。歷史家鑒於圍城一次之所費可以創立一殖民地而維持之，或將大發義憤；然吾人不必因攻城之舉費大而事難或勤慎民族因軍事道德之敗壞應受此種武術之保護，而遂感不快。蓋今日之砲臺堡壘實非韃靼馬隊所能征服，(一)而歐洲此後決不至再受蠻族之侵凌；蓋蠻族而欲戰勝必先去其蠻習而後可也。』



〔一〕吉本此處忘卻大礮與近世戰術之基本係由蒙古人傳入歐洲。

「倘上述各種理論尙有可疑或背理之處，則吾人尙有一自慰與希望之源。古代及近代航海家之發現與夫多數文明國之歷史俱表示蠻人之裸其身，而無藝術，法律，思想，甚至語言者。人類由此卑陋狀態，此或即古代普遍之人類狀態，逐漸進步以制服動物，耕作土地，橫渡海洋，測量天體。其於改良及運用身心能力上之進步參差不齊；其始甚緩，繼又極快；長期努力上進之後繼以忽然之墮落；而地球上各地方皆曾感光明與黑暗之更番交替。然四千年來之經驗應可擴大吾人之希望，減少吾人之恐懼；吾人今日雖不能斷定人類進步將至何種完全之程度，然吾人儘可假定除非自然界經過大變，人類決不至再返於原始野蠻狀態矣。」

「自藝術戰爭商務及宗教熱誠，傳布於新舊大陸之蠻族中，此項可貴之禮物正繼續散布；決不至復亡。故吾人可勉強下列之結論，即世界上各時代皆增加而且繼續增加人類之財富幸福智識及道德是也。」

## 第十二節 社會和平之漸終

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初年歐洲史中有一最饒興趣之方面，即農民與工人之比較靜默是也。十四十五十六世紀中犯上作亂之熱誠似已消滅。前此經濟上劇烈之衝突已經武斷之調解而漸趨緩和。自美洲發現後，商業及工業之規模爲之不變，多量金屬輸入歐洲，工作機會及種類亦復增加不少。當日貧民之生活及工作似已不若

前此之艱難。個人之苦痛及不滿自不能因此而全免；所以無論何時皆有貧民也；唯此時之苦痛及不滿，散漫於人間，故寂然無聞也。

在昔普通人民有一種團結觀念，卽基督教公產之觀念是也。若輩擁戴脫離舊教之威克里夫式牧師或博士爲領袖。當基督教復活運動漸竭其力之時，當路德主義捨耶穌而戴崇奉新教之君主爲領袖之時，教育界中思想較新之人民對於愚民之接觸及反動遂受阻遏。被壓迫之民衆雖多，其所受之痛苦雖劇，然此輩若不藉某種共同觀念之發達從事團結前，決不能爲有力之反抗。曾受教育之人及富有觀念之人對於羣衆政治運動實較其對於其他政治作用尤爲重要。君主國且治且學，貴族政治亦有政事上之訓練，惟普通人民——農民與工人——於國家大事絕無經驗，端賴教育家之服務，熱心及指導，始有政治生活之可言。宗教改革——曾經成功之宗教改革，君主方面之宗教改革——既破壞教育上之便利，遂害及貧士及牧師階級，初不知宗教改革之所以成功實此輩勸化羣衆之力也。

當新教國君之攫取國立教會也，早知有把持大學之必要。其教育觀念在於羈靡聰明之少年使之服役於長者。此外若輩每視教育爲一種有害之事。故貧民享受教育之唯一途徑，在於依賴他人之扶持。夫各大君主中固皆有一種獎勵學術之運動，皆曾設立學院及王家學會，然受其益者僅少數先意承志之學者而已。同時教會方面亦漸不信任貧士。就英國而論，教育機會亦見減少。罕夢德(Hammond)論述十八世紀之時有言曰：『所有舊日大學皆富人之大學也。』麥泉來(Macauley)描寫十七世紀末葉牛津大學之華麗莊嚴，謂「當英國大臣奧夢德公

爵(Duke of Ormonde)披繡袍而坐於瑟爾多尼亞戲院(Sheldonian Theatre)中有畫飾之天花板下之座上時，多數按等級而披制服之畢業生環繞其旁，同時英國國中最高貴之青年皆以學位候補者之資格逐一進見。大學爲一種勢力，然已不若昔日巴黎大學之能以學問震懾教王，蓋至是已成爲貴族政治機關中之一部分矣。大學如此，公立學校亦然。英國教育非社會之看護院，乃一種秩序之看護院；非國家之看護院，乃一般擁有錢財之統治者之看護院。『傳教精神完全脫離全歐之教育。當日下級社會所以較爲安靜，職此之故。若輩已失其腦力及議論能力，惟有靜受他人之豢養而已。當日社會不啻統治階級手中之有髓動物也。』

且社會上各級人民之比例亦頗有變更。歷史家一種最難斷定之事，即某時期中社會上某特殊階級所擁該社會全部資產中之比較的數量是已。此等事變動極速。歐洲農民戰爭即表示一種資產集中之局勢，當時大部分平民無不自覺其受人之剝削共處於不利之地位，故遂採羣衆運動之方法。此即佛刻及其同類之人興起而且繁盛之時期，即國際財政之時期也。然自多量金銀自美洲輸入歐洲之後，資產似再有復散之勢。貧民固依舊困窮，然貧民之數或不如前此之多，且復分爲數種，無共同之觀念存在其間。英國農民生活會因宗教改革之籍沒財產而致紛亂者又回返大地主下小農耕作之制度。除大地產外，同時仍有公共土地多處備貧窮村民畜牧及耕種之用。中產階級及依土地爲生之貧人在一七〇〇年時其生活亦不甚艱苦。然當大君主時代之初期，生活程度漸形增高；迨後資產又呈集中之勢，大地主開始兼併較貧而自由之農民，貧民之數因之復增。所謂大人物皆英國不可侵犯之統治者，若輩且從事制定法律，——即公地私有條例——實際上爲大地主之利益起見，沒收未經包圍之公

地。於是小民遂降爲土地上之勞動階級，其在昔日若輩在此土地上固曾享有耕作畜牧之權者也。

法國及歐洲大陸之農民不甚受此種之剝削，其敵人非大地主而爲收稅官；若輩在其土地上受人剝削而非其土地被奪也。

十八世紀以來，貧民待遇問題又絞時人之腦汁，此可於當時文學中見之。英國最活潑之作家如笛福與菲爾丁 (Fielding) 二人皆深爲此種問題所感動。然此時尚無如威克里夫及胡司時代之古初基督教共產及均產觀念之復興。新教破壞一統之教會曾一時破壞人類大同之觀念。縱中世紀時代之教會不能實現此觀念，然無論如何確係此觀念之象徵也。

笛福與菲爾丁二人之實際想像力俱較吉本爲活潑；二人俱了然於當日經濟歷程中之要點。此在哥德斯密 (Oliver Goldsmith, 1728—84) 亦然；其所著之荒村行 (Deserted Village, 1770) 卽係泛論圍地之文章而假托爲詩者。然吉本之境遇不能使經濟事實活現於其眼前；彼視此世界爲文野之爭，而未曾見及貧富之暗爭。彼始終未曾見及壓迫『十二強國』、『三可敬之共和國』及親王公爵等之均勢之種種壓力，正相迫而來。卽美洲殖民地之內戰亦不能使其感覺吾人所謂『民主政治』卽在目前焉。

讀者觀上所述，或且以爲大地主之霸佔小地主及農民之田地，平民之攫取與夫財產之集中於強有力而享有特權之人之手等三事，實十八世紀英國國內所發生之事。實則吾人所述者僅此種變更之較劣者也。與此種所有權之變化同時進行者爲農業之長足進步。夫農民及小農所操之耕作方法，至爲陳舊，糜費，而無生產力；而公地

私有條例所發生之大地，其生產力實較昔爲強（有人謂較強二十倍）。故此種變動或屬必要，其流弊不在於此種變動之發生，而在於此種變動足以增加財富及貧民之數。其利益俱爲私有地主所霸佔，而全社會則蒙其害云。

吾人於此有一極重要之問題焉，即進步結果所得之利益俱爲富人所壟斷是也。二百年來人類各種需要物之生產方法因受科學精神及研究精神之影響常有進步。假使吾人之社會意識及吾人之社會科學能與吾人事業並駕齊驅，則生產力之增加定可裨益全社會，使社會中人各得人類未曾夢見之教育，暇逸及自由。然生活程度雖會增高，而其增高之範圍則狹小而失其比例。富人享有人世未曾享有之自由及奢侈，且社會上富人與擁資而不能生產之人大行增加；然此仍不能代表全部之利益。蓋社會上實有純粹糜費之處也。蓄積之材料及能力每用以爲戰備及戰事。用於商業上無謂之競爭者，亦復不少。偉大之能力因地主投機人等之反對，其經濟上之利用仍蘊藏而未發。科學及組織所產生之種種利益，爲人類全體所能享有者，尙無利用之方法，徒爲奸人所佔有，攫取，且用以遂其自私自利之目的。十八世紀之歐洲——尤其爲大不列顛及波蘭——乃財產私有之時代。私人企業佔有無上之威權（實際上蓋謂無論何人皆可營社會上之事業以俸利）。吾人在昔日詩歌小說中不能發見商事上應對國家負責之感覺。無論何人皆可出以營利。社會上并不以寄食社會者爲不合理，至於財政家，商人，或製造家，對於人類服務而得之過分報酬，更無人議論其不當。此實當時之道德空氣，而當日地主與紳士之剝削小民，取得小民地產下之礦產，壓迫農民及鄉人等使之降爲貧苦之工人者，固未嘗念及一己之生活乃無功受祿之生活也。

英國當日不但從舊日小區農業及公共畜牧一變而為大規模與科學化之農業，即商品之製造法亦頗有革新。就後者而論，十八世紀時代之英國實為當時世界各國之領袖。有史以來，製造、建築，及各種工業俱操諸家庭中之手。此輩組織同業公所，自身即係僱主。實社會上主要而且永久之中產階級也。其中固亦有資本家，出租機器，供給材料，而受取完成之產品者，然非大資本家也。當時社會上并無富有之製造家。當時所謂富人不過大地主、大債主、投機人或商人而已。至十八世紀時各種工業之工人皆集於工廠之中，藉分工作用而獲大量之生產，於是僱主遂別於舊日之鋪主，始成為重要之人。且自機械發明後，各種機器常常產生，手工日形簡易，且可藉水力——後用汽力——以運用之。當一七六五年瓦特之蒸汽機造成，此實產業史上一重要時期也。

棉花業首先採用工廠生產制。羊毛業繼之。前此熔鐵之法係用木炭，今則用焦炭，於是煤鐵兩業俱臻發達。鐵業由塞塞克斯 (Sussex) 及薩立 (Surrey) 森林區域移往煤業區域。當一八〇〇年頃，產業上小量生產之變為大量生產進步極速。各地工廠林立，始用水力，繼用汽力。此實人類經濟上一種最重要之變化也。吾人曾言有史以來製造家及工匠係一種中產階級之市民。今則機器及僱主起而代之技能，彼或變為僱主，日益富厚，同廁富人之列；或仍為工人而終身為一純粹勞動者。此種人事中之大變化，即所謂『產業革命』也。產業革命始於英，當十九世紀時，遂遍傳於世界。

當產業革命繼續進行之時，社會上僱主與工人之間，遂生裂痕。前此工人皆可望為獨立之主人。即古代巴比倫及羅馬之奴匠亦受法律之保護，得以其蓄積贖回自由而自行立業。今則工廠機器繁重而昂貴，非工人之財力

所能購置。彼富人集資以經營一種企業，信用及機械設備——即資本——在所必需。普通工人遂再無自行創業之望。用終身爲工人矣。此時除大地主商人及投資商業公司併借債與商人及國家之大債主外，社會上復生此種產業資本之新財富爲國中之一種新勢力。

關於此種開端之推演吾人後當詳述之。產業革命對於各國之直接結果在其誘致無教育無領袖以及無財產之平民之遷徙移動。小農民因公地私有條例而不能安居樂業者漸趨往製造之區域，而加入貧窮工匠階級中。大城中之貧民窟於是發生。當日此種事勢之進行似無人瞭然注意之。私人企業之祕訣在於留意一己之事業，得到最大之利益，而不顧其他之結果。出最廉之費建築醜黑之工廠以容其所能容之機器及工人。工廠四週則爲工人之住屋，以極廉之費建築之；無空地，無廁所，勉可栖身而已，而租金極昂。此種新產業中心其始無學校亦無教堂。……

十八世紀末葉之英國紳士展讀吉本之第三卷歷史，自慶自有此種新野蠻精神之發生，國人俱變爲日暮窮途上之人之後，此後再無蠻族侵凌之憂慮矣。

## 第三十六章 美法兩新民主共和國

### 第一節 強國制度之種種不便

約當一百五十年前，歷史家吉本曾慶賀此優秀且曾受教育者之世界，謂政治上及社會上劇變之時代業已過去。氏之爲此言實忽視當日多數之徵兆。吾人今日既有一百五十年來已成之事實可資證鑒，自能正告吉本，謂此多數徵兆所預示之杌隉不安之象實較其所預料者爲甚。吾人曾述十六十七兩世紀時，各國君主之爭權奪利如何至十八世紀時釀成外交上更爲複雜更爲狡猾之強國戰爭。迨後此複雜詐僞之外交手段愈見進步。君主已非單獨而隱密之馬基雅弗利派陰謀家，實已變成馬基雅弗利派陰謀之最高象徵。普魯士俄羅斯與大利三國聚而瓜分波蘭。法蘭西對於西班牙之陰謀備受挫折。英國亦阻止法國在美洲之陰謀而取得坎拿大；在印度之英國勢力亦勝於法國。當歐洲各國正在角逐之時，大西洋對岸忽發生一驚人之事，震動全歐之外交。其事維何？即英國美洲殖民地嚴拒參與歐洲列強外交上之競爭是也。各殖民地以爲若輩對於歐洲之陰謀與衝突，既未嘗參預，且亦不感有何種重大之利害關係，故凡因此種外交政策而引起之租稅概難負擔。『納稅而無代表實屬苛政。』此即殖民地之主要觀念也。

此種獨立之決心非始亂之時即發自美人之胸中，自不待言。蓋十八世紀時之美洲亦猶十七世紀之英國，在普通人民方面極願將外交事務委諸君主及其大臣之手。然同時又欲不納租稅，其所營之事業亦不願受政府之干涉。此兩種希望不能相容。普通人民不能一方面脫離世界上之政治，一方面又享受個人之自由；但此理甚深，非若輩一時所能了解。故美洲人反叛英政府之初次衝動不過憤英政府因實行外交政策而課租稅，而加干涉，初不明其反對之舉果含何種意義也。迨後革命告成，美洲殖民地中人始恍然其排斥「強國」之人生觀。至其所用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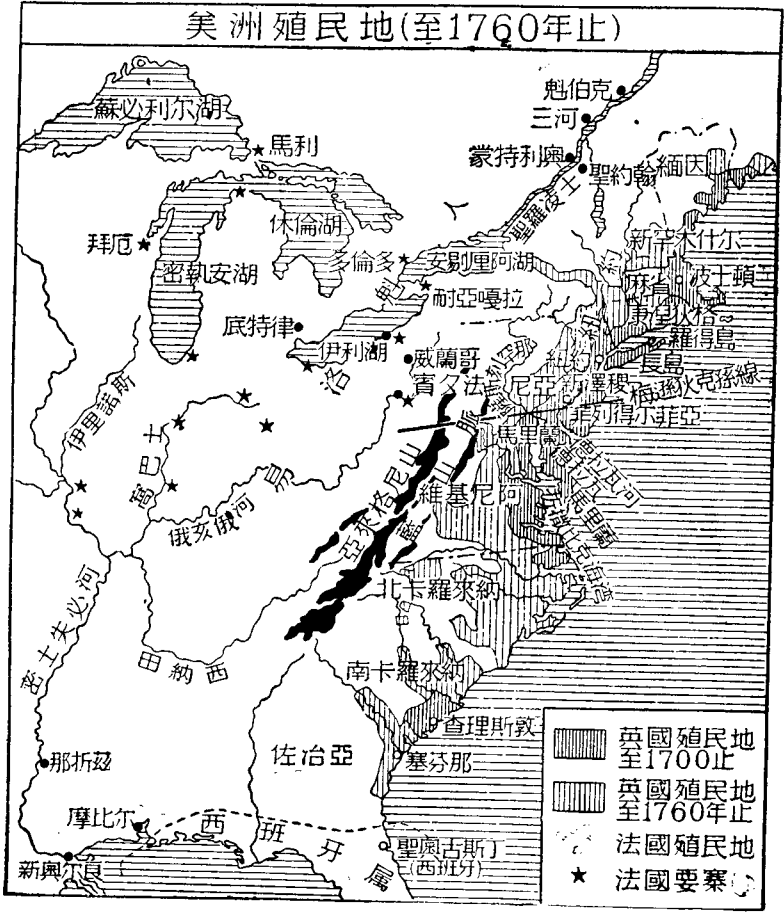
表白此種排斥之文句，即華盛頓所謂『免去複雜糾紛之聯盟』是也。自一世紀間北美洲之英國殖民地既得解放而成爲一獨立國，遂與歐洲外交衙署之陰謀及衝突完全脫離關係。不久（一八一〇年至一八二三年）更推行其旁觀主義於美洲其他各國，使新大陸不復受舊大陸侵略家之約束。迨一九一七年時，迫不獲已而重現於世界政治舞臺之上，亦不過欲將其歷年旁觀主義所養成之新精神與新思想引入複雜糾紛之國際關係中而已。然旁觀主義並不始於美洲殖民地。自威爾遜發里亞條約訂立以來，瑞士聯邦在山中堡壘之間保存其不受歐陸君主及帝國陰謀之權利焉。

北美各民族既於吾人歷史中漸佔重要之位置，故吾人不能不稍述其發達之情形。吾人曾於前章第八節中略述其歷史。此後關於殖民地之狀況與殖民地人民之頑強態度如何挫折英王及其大臣外交上之陰謀各節略述其概要如後。

## 第二節 叛亂前之十三州殖民地

十八世紀前半葉美洲英國殖民地之面積具見附圖。濃影線代表一七〇〇年所移殖之地方，淡影線代表至一七六〇年時殖民地之發展。吾人即此可知所謂十三州殖民地不過大西洋沿岸一小部分之人口，逐漸向西發展而以阿利給尼與布盧兩山（Allegheny and Blue Mountains）爲其西障。殖民地中之最舊者爲維基尼阿殖民地（The Colony of Virginia），其名即爲紀念伊利沙白女王而來，蓋伊利沙白者英國之貞女王也。先是有

英人名刺里窩爾忒 (Sir Walter Raleigh) 者首於一五八四年率遠征隊向維基尼阿移植，但當時并無固定之根據地；維基尼阿之真正發軔實始於一六〇六年詹姆士第一時代（一六〇三年至一六二五年）維基尼阿公同之叛立。斯密約翰及維基尼阿諸創設人之故事，以及印第安公主樸卡亨他斯 (Pocahontas) 下嫁英人之故事，至今為英國史上之古典。維基尼阿人



因種植菸草，自始即現隆盛之象。同時普里穆斯公司 (Plymouth Company) 亦取得特許執照殖民於美洲長島海峽 (Long Island Sound) 以北之地。然英人至一六二〇年始根據新特許執照向北部實行移殖。北部（即新英格蘭，日後變為康涅狄格 (Connecticut)，新罕木什爾 (New Hampshire)，羅得島 (Rhode Island) 及馬薩諸塞 (Massachusetts) ) 之移民與維基尼阿人異其性質。若輩皆係新教徒，而不滿於英國國教之折衷政策者，且富有共和精神，自知不能抵抗詹姆士第一與查理第一者。其先鋒船隻名美弗羅爾號。於一六二〇年叛立新普里穆斯 (New Plymouth)。北方之主要殖民地為馬薩諸塞。其他三區清真教徒之殖民地因宗教方法及信教自由觀念之不同遂與馬薩諸塞分離。相傳新罕木什爾全州係某船主名梅孫約翰 (John Mason) 者所有，而該船主願將此地售與英王以取得免稅輸入三百噸法國酒之權利為交換條件，此議後為英王所謝絕，即此可見當日作事情狀之一斑。今日之梅茵州 (Maine) 係由馬薩諸塞以一千二百五十金鎊向其主人購得者。

當英國內亂查理第一被殺之時，新英格蘭表同情於國會，而維基尼阿則忠於王黨；幸兩地相距二百五十哩，故無劇烈之戰爭。一六六〇年國王復辟之時，英國在美洲之殖民事業頗為猛進。查理第二與其同黨皆貪婪之徒，此時不願再於國內徵收非法之租稅。但當日殖民地與祖國及英政府間之關係既未確定，英國於大西洋對岸似有實行財政上冒險之希望。當日殖民地之場圃及水產原極發達。貴族巴爾的摩爾 (Lord Baltimore) 早於一六三二年在維基尼阿之東北叛立殖民地，為庇護天主教徒宗教自由之所，名曰馬里蘭 (Maryland)。此時則有朋友會派之亨 (The Quaker Penn) 其人者（其父曾效忠查理第一），亦於北方非列得爾菲亞 (Philadelphia)

自行樹立，而叛立賓夕法尼亞 (Pennsylvania) 殖民地。賓夕法尼亞與馬里蘭及維基尼阿間之主要界線係由梅遜 (Mason) 與迪克森 (Dixon) 兩人劃定，而此梅遜迪克森線 (Mason and Dixon Line) 竟成爲美國日後政治上重要之界線。卡羅來納 (Carolina) 者本法國新教徒所叛立而未告成之殖民地，故以法王查理第九之名名其地，此時亦落於英人之手。馬里蘭與新英格蘭間有無數荷蘭及瑞典之小殖民地，其中最主要之城鎮應推新阿姆斯特丹 (New Amsterdam)。諸殖民地由英人於一六六四年自荷蘭人手中奪來，旋於一六七三年失去，迨一六七四年英荷和約告成之時始復歸於英。於是自梅茵以迄卡羅來納沿岸全部之地盡爲英國所有。西班牙初拓殖南部，其大本營設於佛羅里達之聖奧古斯丁砲臺 (Port St. Augustine in Florida)，而英國慈善家奧格爾托普 (Oglethorpe) 於一七三三年拓殖塞芬那鎮 (The Town of Savannah)，憫英國貧民之因負債入獄者，乃救出一部分囚徒使之赴美叛立殖民地，名爲佐治亞 (Georgia)，爲他日抵禦西班牙之屏障。故當十八世紀中葉美洲沿岸有下列各區殖民地：一爲清真教徒及自由新教徒所創立之新英格蘭殖民地，包括梅茵（屬馬薩諸塞），新罕木什爾，康涅狄格，羅得島及馬薩諸塞，一爲奪自荷蘭之殖民地，今分爲紐約 (New York) 新澤稷 (New Jersey) 及德拉瓦 (“Delaware”)。此地前屬瑞典，後屬荷蘭，當其初歸英時附屬賓夕法尼亞，最後則爲信奉天主教之馬里蘭，忠於王黨之維基尼阿，卡羅來納（不久分爲南北兩部）及奧格爾托普所叛立之佐治亞。日後有多數提羅爾 (Tyrol) 新教徒避難於佐治亞，同時更有多數優秀之德人移入賓夕法尼亞境內。

此乃十三州殖民地人民繁雜之起原也。當一七六〇年時凡係公正之觀察者皆不敢遽信其能互相團結。且

除此原始之不同外尚有因氣候而產生之殊異。梅遜遜克遜線以北之農業皆由白種自由民依英國及中歐之方法爲之。新英格蘭之鄉居與英國鄉村正同；賓夕法尼亞大部分之地發達而爲田地與農舍，與南德意志差相彷彿。從社會方面立論北方特殊之情形實有重要之結果。蓋北部主僕并肩而作有似邊陲之林木中人，日久遂相平等。原此輩出身貴賤不同，本非平等，美弗羅爾船中之僕役名簿上列有多人。然處當日殖民地狀況之下瞬即變爲平等；例如殖民地之廣土任人佔據，而僕役儘可如其主人佔取其一。英國之階級制度至是遂完全消滅。而且處當日殖民地狀況之下『身心之能力』亦復平等，人人皆喜獨立判斷，不願受英國之干涉。至於梅遜遜克遜線以南則開始煙草之種植，而該處氣候溫和，足以促進移民者之利用隊工以剷立場圃。其始試用紅印第安種之俘虜，但日後覺其過於殘忍；克林威爾遣送戰時愛爾蘭之俘虜往維基尼阿，此舉大足以調和王黨移民與共和主義。犯人亦有送往外國者，此外更有誘拐兒童至美洲使爲學徒或奴隸者。但最便之隊工實爲黑奴。一六二〇年時即有大幫黑奴由荷蘭船運至維基尼阿之惹米斯敦（Amestown）。迨一七〇〇年黑奴已遍布各州，唯維基尼阿、馬里蘭及卡羅來納三處係其主要服役之地。北方社會無甚富甚貧之人，而南方則有大地主與依賴奴隸爲生之監督及專門職業之人。奴工實爲南方社會制度與經濟制度中之必需品。若夫北方則奴隸制度匪特無須，且有所不便。故在北方空氣中時人良心上對於奴隸制度所抱之懷疑較易萌生。關於世界上奴隸制度復活之問題吾人當於研究美國民主政治複雜情形時詳加討論。吾人於此所以述及之者無非表明其爲英國殖民地複雜狀況中新增之分子耳。

十三州殖民地中人之起源雖雜，習慣與同情雖彼此不同，然其間實有三公敵：第一，若輩共同反對紅印第安人。第二，當時同懼法人之戰勝與管轄。第三，共同反對英王之要求，及操縱英國國會與壟斷英國政事之豪族政治之商業自利心。

就第一種危險而論，紅印第安人常爲殖民地人之禍患，然始終不過一種禍患之恐嚇而已。蓋若輩固同室操戈，自謀不暇者也。唯有時亦曾表示其大規模結合之可能。易洛魁五族 (The Five Nations of Iroquois) 卽一重要之部落同盟也。然終不能利用法人以反對英人而圖自固，且在此新大陸遊牧民族中始終無成吉思汗其人。法國之侵略較爲可慮。法人在美所剋之殖民地雖不能與英抗衡，然法國政府曾以一種極有系統之方法包圍英國殖民地，且思有以征服之。在美洲之英人盡係殖民；法人則係探險家，冒險家，代理人，宣教師，商人及兵士。此輩法人僅在坎拿大一地有卜居之人。法國政治家箕踞於地圖之上，大作其迷夢，而其所作之夢可於附圖上大湖以南與密士失必及俄亥俄兩河以北一帶之礮臺見之。英法競爭遍及世界。決其勝負於印度、德國及大海之上。巴黎和議（一七六三年）法以坎拿大讓英，同時以路易斯安拿 (Louisiana) 之地予衰敗不振之西班牙。法人此舉實將美洲完全拋棄。法國之危險既已消除，殖民地人民遂得自由無礙以反對其第三種之公敵——卽祖國之王與政府也。

### 第三節 殖民地之被迫而戰

吾人已於前章略述十八世紀時英國統治階級如何逐步佔有土地而破壞平民之自由及新產業革命如何發生。吾人又述英國國會如何因下院代議方法之腐敗及大地主之操縱，馴致上下兩院俱變爲政府之機關。此輩大地主與英王對於美洲俱感極大之興味，前者爲私人之冒險家；後者一方面代表斯圖亞特朝各王（Stuart Kings）之侵略，一方面代表國家，搜刮財寶以供外交上之用；而二者對於殖民地中商人移民及平民均與其待國內鄉民與小農人同未嘗措意。其實英吉利愛爾蘭美洲三處平民之利害根本相同。各地俱受同一制度之剝削。然在英國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雖仍有密切之社交關係；而美洲之人則因英王及剝削者均遠在英國之故，故能互相團結，發展一種共同意識，以反抗其公敵也。

且也美洲移民尙有一種重要之利益，蓋移民爲處理地方事務起見，本設有立法院，此立法院不啻反抗英政府之法定機關。至於英國之平民既受欺於下院之代表，又別無機關足以爲表示意見及共同行動之中心也。

讀者觀於殖民地起原之複雜當知其間必有無窮之爭執，侵略及反侵略。殖民地與英政府間衝突之陳跡過於複雜微妙而且冗長，非本書所能盡述。茲姑就殖民地所受之疾苦分爲三大類，述之如下：（一）欲爲英國冒險家及英政府取得殖民地利益之各種計畫；（二）限制商業意在使美洲殖民地之外國貿易盡握諸英人之手，且僅許美人使用英貨；（三）藉口英國國會係帝國最高課稅之權力，欲向移民課稅。美洲移民有此三種疾苦，遂被迫而爲政治上之思慮。亨利巴特里克（Patrick Henry）及奧替斯詹姆士（James Otis）輩俱起而討論政府及政治團體之根本觀念，亦猶克林威爾共和時代之日英人之研究政理者然。若輩漸起而反對君權神授及國會有最高權

力之說，且進而有如下之主張：

『上帝造人本來一律平等。

『塵世優越之觀念係由於教育，而非天生。

『君主爲人民謀利益而立，非人民爲君主謀利益而生。

『政府無權以人民爲奴隸。

『雖多數政府「事實上」皆係專制，爲人類天性上之罪惡，然就「法律而論」政府不得專制。』  
上列各種提議中有數種影響頗遠。

美人此種政治思想之醞釀實受英國之影響。十七世紀時英國著名著作家洛克 (John Locke) 所著兩篇  
民政論 (Two Treatises on Civil Government) 實近代民主思想之出發點。洛克之父爲克林威爾時代之兵  
士，當共和時代，在牛津大學基督教堂肄業，曾被放逐而居於荷蘭者數年，其著作不啻前此共和時代之卓越政治  
思想與他日美法兩國革命運動間之橋梁也。

雖然人類非憑理論行事者。動作之發生每由於實際之危險或實際之需要；至於理論之實現必待動作已將  
舊有關係鏟除而造成一種新奇之局勢後而後可。至是方可將理論付諸實驗。移民間之利害衝突與思想衝突所  
以終釀戰端者實因英國國會於一七六三年和議後堅欲徵收殖民地租稅之故。此時英國國內太平且因成功而  
志驕意滿，思乘此良好時機以解決頑強之美人。然英國大業主頗覺於其自身外尚有一種勢力，其用心與若輩相



同，其目的則有差異——蓋卽勢將復興之國王是也。喬治第三（George III）於一七六〇年登極，思較其日耳曼種兩前王爲一名實相副之國王。彼能操英語，自謂深以英人之名爲榮——其實若就其體內之血管并無一滴之英吉利威爾士或蘇格蘭之血言之，自稱爲英人並非惡名也。彼以爲國王儘可向美洲及海外殖民地要求權力，且進而取得國內強而猜忌之貴族所峻拒之種種財源與權利。英王此舉使自由黨貴族表同情於移民。蓋此輩并不反對爲英國私人企業之利益而開拓殖民地，但極力反對國王因開拓殖民地而勢力日臻強盛，能自樹立而不必仰賴於貴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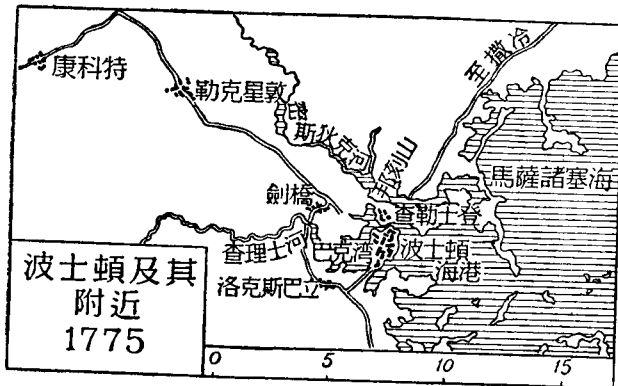
故當日所發生之戰爭，實際上非英國與殖民民間之戰爭，乃英政府與殖民民間之戰爭，而英國國內一部分自由黨貴族與一部分輿論則表同情於殖民地。一七六三年後之第一次舉動爲政府令殖民地人民於其新聞紙及各種公文上黏貼印花稅票。此舉備受美人反對，英王懼而收回成命。倫敦人士對於印花稅條例之廢止其歡欣鼓舞之情較殖民地人民爲尤甚也。

然印花稅條例一事不過內戰潮流中所起之一種波瀾而已。英國政府代表藉口種種事故，於沿海一帶極力伸張其權力，馴致英國政府爲美人所不容。英人屯兵殖民地尤爲美人所厭惡。羅得島人反對商業上之限制最爲盡力，良以該島人民多係主張自由貿易者，換言之，卽漏稅偷運之人也；有政府船隻名加斯佩（The Gaspee）者曾於普洛否騰（Providence）口外擱淺，當時卽有武裝之人由小舟中躍登艦上而襲擊之，將船中貨物悉付一炬。一七七三年英國國會不顧殖民地之茶業，竟予東印度公司以運茶入美之特權。美人聞之，決意拒絕并抵制此種

茶葉。當茶商堅欲於波士頓 (Boston) 地方運貨上岸時，有一隊人僑裝為印第安人於羣衆之前躍登三茶船，將所有茶葉拋入海中 (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七七四年全年中雙方各秣馬厲兵蒐討軍實，以備未來之戰爭。英國國會於一七七四年春決定封鎖波士頓以懲之。若波士頓不承受此種茶葉，則破壞其商業。世界上大帝國之瓦解多原於此種『堅決』之態度。英國此舉即其一例。英政府為實行此種計畫起見，令將軍給治 (Gage) 集其軍隊於波士頓。美洲殖民亦從事反抗。殖民地於九月間在菲列得爾菲亞開第一次大陸會議，出席者凡十有二州，即馬薩諸塞，康涅狄格，新罕木什爾，羅得島，紐約，新澤稷，賓夕法尼亞，馬里蘭，德拉瓦，維基尼阿，及南北卡羅來納是也，而佐治亞不與焉。會議結果發表一人權宣言 (Declaration of Rights) 以表明其態度，此舉真符英國最良之習慣也。此種議會實不啻一革命之政府；但至一七七五年春間兩方始交鋒，而有第一次流血之事。

英政府指美人罕科克 (Hancock) 與亞當斯 撒母耳 (Samuel Adams) 兩人犯叛逆之罪，下令通緝，歸案訊辦；同時悉該兩領袖居勒克星敦 (Lexington) 地方，離波士頓約十一哩；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之夜，將



軍給治率其軍隊前往逮捕。

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之夜實歷史上一重要之夜也。給治軍隊之移動已被美人偵知，暗號之燈由波士頓教堂高塔上射下，而道威士（Dawes）與勒微耳保羅（Paul Revere）兩人乘小舟偷渡巴克灣（Back Bay），乘馬以警告鄉民。英兵同時亦渡河，當其黑夜向勒克星敦進發時，警噐與教堂鐘聲並作。黎明行抵勒克星敦時，即見有一小隊之人整列以待。英人似最先開槍。始開一槍，繼以排槍。此一小隊并不回擊，即行撤營，遺死者八人及傷者九人於村旁綠草上。

英兵乘勝前進十哩，抵康科特（Concord），即佔據之，并屯兵於其地之橋上。此次遠征并未達逮捕罕科克與亞當斯兩人之目的，英軍司令至此茫然不知所措。同時殖民地民兵正由各方趕來，紛從樹林中或籬笆後礮擊橋上之英兵，英兵四面受敵漸不能支。決意退回波士頓。此次退兵損失甚大。蓋村民乘英兵之後而追逐之，一朝之間殖民齊集。路旁布滿射手，各從籬後或屋後射發，英兵身披猩紅色制服，黃色面幕，白色腳絆；在新英格蘭暮春寒色中，極形顯著；是日天晴而熱，塵沙飛揚，英兵徹夜行軍，困倦已極。每行數碼即有兵丁受傷或被戕而倒地。其餘蹣跚前進，或止步發出無力之排槍。敵兵到處埋伏，反攻勢不可能。英兵於勒克星敦地方得到援兵并大礮兩尊，稍蘇喘息，方能為較有秩序之退兵。但美兵之猛射與追逐直迫江干，英兵渡河入波士頓後，殖民地民兵即於劍橋地方駐紮，預備圍城。

## 第四節 獨立戰爭

於是戰爭開始矣。但此次戰爭并無迅速了結之望。蓋殖民地方面無一處可被攻破之都城；若輩皆散布於鄉野之間，後有廣大無垠之曠野，故其抵抗力甚強。此輩戰術多自印第安人得來；長於散兵之戰，且能困行動之敵人而破滅之。然殖民方面無久經訓練之師，不能整飭戎行與英人爲堂堂正正之戰；且軍火無多，時虞不繼；所募民兵又皆不耐久戰，常有解甲歸田之勢。至於英兵久經訓練，而英國在海上的霸權更能使其沿大西洋岸上下而作戰。英人此時又與世界各國和好，戰事宜可順利進行。唯英王爲人愚而好自用，喜干涉作戰方略；其所寵眷之將帥或係愚頑之徒，或係輕浮淺躁之世家子弟；英國之人心並不在於戰爭。英王自信力能封鎖搶掠或騷擾殖民，使之降服，而不能與之對壘以博最後之勝利而佔領其地。然其所用之方法，就中尤以僱用德國軍隊與印第安補充兵一事，其使美人疲於戰事之處，轉不如其使美人厭惡英人之甚，蓋德人尙保持其三十年戰爭時殘忍之習尚，印第安人則常蹂躪邊境移民者也。大陸會議於一七七五年第二次集會贊同新英格蘭殖民之舉動，并派華盛頓爲美軍總司令。一七七七年，英國統帥柏圭因 (Burgoyne) 從坎拿大直趨紐約，即於哈得孫河上游福禮門田 (Freeman's Farm) 間爲美兵所敗，全軍被圍，不得已於薩刺托加 (Saratoga) 地方舉軍納降。英軍既敗，法蘭西與西班牙兩國即加入移民方面共同作戰。法人派拉法夷脫 (Lafayette) 將軍赴美隨軍參謀，法國之艦隊大足以殺英人海上之勢。康華里 (Cornwallis) 將軍於一七八一年於維基尼阿境內約克唐半島 (Yorktown Peninsula) 戰敗被

俘，舉軍納降。英國政府此時正與法蘭西西班牙兩國在歐酣戰，財源已竭矣。

方戰爭之初起，美洲移民亦猶荷蘭人當腓列第二壓迫之初期，似無破壞王政主張完全獨立之心。其主張分立者俱被目爲過激黨；若輩皆係懷極端民主主義之人，而其激進思想會震驚穩健而又富厚之移民，蓋階級特權與富貴尊榮頗足以惑若輩之心也。然當一七七六年之初有一辯才無礙之英人名佩因托馬斯（Thomas Paine）者於菲列得爾菲亞地方刊行一小冊子，顏曰常識（Common Sense），影響於當日輿論甚大。若衡以近世標準其文體固華而不實。「被殺者之血，自然之啼聲呼號曰：『此正分立之時也。』……然其效果至宏。多數美人俱受其感化，覺有分立之必要。民意之轉移既已肇端，則其轉移自速也。」

大陸會議於一七七六年始毅然採取宣言分立之策。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係由哲斐孫（Jefferson）起草，幾經修改之後遂成爲美國主要之文書。關於哲斐孫原案之修正案有兩點較爲重要。哲斐孫痛責販奴之不當而痛詆英政府不應干涉美人之廢奴計畫。此節後被刪去。又「吾人必須努力忘却前此之愛護英人……吾人自能成一自由而偉大之民族」一句亦被刪去。

英國承認美國獨立之草約，於一七八二年冬在巴黎簽字。翌年四月十九日宣告停戰，距勒微耳保羅騎馬告鄉民與給治將軍從康科特退至波士頓已八年矣。和平條約最後於九月簽字。

## 第五節 美國憲法



美國固有多派基督教，其精神亦純係基督教之精神；但一七九六年之國家公文書中已明言「無論就何種意義而論，美國政府並非建設於基督教之上。」〔一〕總之此新社會已臻人類社會組織之根本原素，而即於此種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社會及新國家也。

〔一〕參看張寧 (Channing) 所著美國史第三冊第二十八章之黎波里條約 (The Tripole Treaty)。

此處約有四百萬人民散佈於大地之上。其互交通之機關滯滯而困難，當日雖貧，然擁有無限之財富，竟在事實上造成一種建設之偉績，如二千二百年前雅典哲學家於想像上及理論上所已造成者然。

自此局勢之成立，足以表示人類實臻脫離先例與習慣之時代，而趨於有意改造環境以適應其需要與目的之途。此實一種新法之能見諸行事者。近世歐洲諸國係從各種制度自然演化而來，至於美國則先有計畫而後成立者也。

然就一方面而論，此新民族之創造自由亦備受限制。蓋此新社會與新國家並不建立於清淨之地上。其爲人造物尚不如雅典末造之殖民地能建立簇新之城邦，制定簇新之憲法。當戰事告終時十三區殖民地皆有憲法，或如康涅狄克與羅得島之憲法脫胎於一六六二年之執照，或如其他有英國總督之各州於戰時重新制定。唯吾人

不妨認此種改造爲人類努力建設之試驗也。

關於美人建設上之努力有數種觀念最爲顯著。其一爲政治上與社會上之平等。此種觀念當佛陀與耶穌時代入世之時固被目爲極端而不可信者，至十八世紀後半葉已爲一種可以實行之人類關係之標準。維基尼阿之主要宣言書中云：『人類原來皆自由而獨立』於是遂進而列舉種種權利，且鄭重宣言所有知事省長不過國家『董事與公僕』。人人皆有自由崇奉宗教之權。故就此種種宣言而論，所有當然國王貴族，『天然奴隸』神王及神等俱已不在此種政治計畫中。其他各州亦皆有類此之宣言。獨立宣言謂『人類生而平等』此外以十八世紀之術語宣言此新社會係一種意志之社會而非服從之社會者，亦所在多有。但當日思想家之說法，微嫌迂笨，竟謂社會爲出諸個人之選擇與贊同，——即所謂民約者是——其實此事固始終未曾見諸事實也。馬薩諸塞憲法序言中謂本州係一種志願之聯合，『依此聯合全州人民與每一公民間及每一公民與全州人民間約定全州人民皆須爲公益起見而受某種法律之制裁』即其一例。

夫此類宣言皆係極可懷疑之宣言實屬顯而易見。人類非生而平等，亦非生而自由；其生也有似陷入古昔複雜社會羅網中之羣。且亦無人被邀簽名於民約之上，更無一人因不簽名之故退隱而索居。故此類宣言若從嚴解釋顯然謬誤；吾人決不能信當日草此宣言之人會欲後人加以嚴格之解釋也。若輩之爲此，亦不過藉以表示其閃爍而深邃之觀念而已，此種觀念經過一百五十年之思索，吾人已能以較良之方法表出之。誠如本書所述，文明之初生爲一種服從社會，且本質上確係一種服從社會。然年復一年，代復一代，此種精神漸爲僭侶及統治者所濫用。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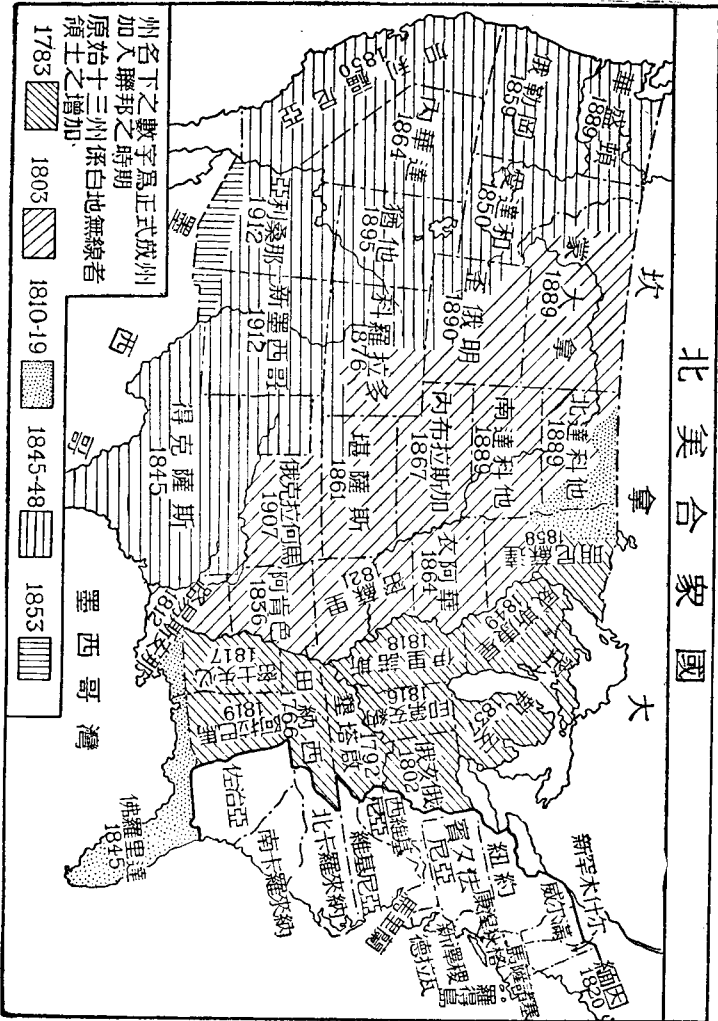
毅之意志時從森林園地及大草原等處源源流入。人類精神終起而反抗其公生活之盲目服從；且欲造成一較新而又較優之文明使之成爲意志之社會。達此目的必自人人皆係自主始，其地位應平等而非從屬。其實際上之用途及重要有賴於其個人之平等焉。

政治的美洲之創造者所用以造成此種意志社會之方法至爲簡陋。其所授予之公民權若就當日大勢與美洲情形而論，實極寬泛。各州情形彼此不同；賓夕法尼亞所定之公民權範圍最爲廣泛，規定凡成年男子之納稅者皆有選舉權，但若與英國相較，則美國全國於十八世紀末葉皆已實行男子普遍選舉制矣。此輩創造美洲之人又嘗努力——就當日而論頗爲努力，但若衡以現代標準則其努力亦甚有限——於普遍之平民教育。至於國內外消息之傳布則一任諸公家之會議及私家之印刷所。

美國各州憲法史與美國憲法史皆至複雜，吾人於此僅能略述其梗概。依近世眼光觀之美國憲法上最可注意之點即其不視婦女爲公民。原當日美國社會至爲簡樸，百姓多務農，而大部分之婦女則俱已嫁人；故此輩婦女之由其夫代表似屬當然。唯新澤稷獨許少數婦女得根據財產資格而有選舉權。其他有興味之點，即各州上幾全仿英國貴族院與平民院之成法採用兩院制以便互相調劑，互相牽制。當日採一院制者僅有賓夕法尼亞一州，而一般人士咸視此爲一種危險而過富民主精神之事勢。其實除國家立法必須審慎一種理由外，吾人殊不覺有兩院制之必要。故美國當日之採用兩院制，與其謂爲事實上所必需，毋寧謂爲十八世紀憲法起草者之風氣。原英之兩院制由來已久。上院——即原來之國會——爲貴人院，由國內名人組織而成；下院則爲後起之秀，其議員多係

市民及小地主之代表。十八世紀時人神經過敏，以為平民一旦置身議席必將感情衝動，不可不加以限制；當時民意雖贊成民主政治，然同時又主張加以強有力之限制。故就上院而論皆有一種精選之意味；被選資格限制較嚴。

### 北美合眾國



此種以上院爲富人根據地之觀念其感動近世思想家不如其感動十八世紀時人之有效。唯在另一種形式下之兩院制則今日仍有人擁護之者。此輩以爲一社會儘可從兩方面以觀察社會上之事，所謂兩觀察點者一爲從代表工商實業，專門職業，及公共事業之團體（即代表職能之團體）方面之觀察，一爲從各地方所選出以代表各該地方團體方面之觀察。前者依其職業選舉之，後者依其住所選舉之。若輩並謂英國上院實際上係代表職能之團體，其中土地法律及教會所派出之代表固失其比例，但工業主義，財政，大規模之公益事業，美術科學，及醫學亦有代表；至於下院議員之選舉則完全根據地理區域也。今日英人甚有提議從各大產業組合之領袖中選出勞動爵士者。唯以上所述皆係一種空論，非本書範圍所及，故不贅述。

美國中央政府其始爲一柔弱無能之機關，——蓋即十三州無政府代表所組成之公會——依某種同盟公約而集合者。此種公會不過各州主權代表之會議；無權干涉任何一州之外國貿易，且亦不能本其權力鑄幣或課稅。當美國第一任駐英公使亞當斯約翰與英國外交大臣訂立商約時，英國大臣請其招致十三州代表共同列席。亞當斯此時不能不自承其無權訂立有效之協定。英人不久遂與各州代表分別交涉，並保有美洲各大湖濱之地。因美國公會當日無力管理此等地方也。此外尚有一迫切之事公會對之亦表示其無能。十三州之西有無垠之地，當日移民正紛向西方而進。各州皆主張有向西發展之權。明眼人見此咸謂若不由中央政府爲之分派，則各州要求必將互相衝突，循致引起戰爭。當日中央政府之懦弱與其權力之不能集中如此不便，如此危險，竟有人秘密討論改建君主國者，而公會議長馬薩諸塞人哥藍（Nathaniel Gorham）曾派人徵求腓特別大王之弟普魯士

親王亨利之意見。美人最後於一七八七年在非列得爾菲亞地方召集憲法會議，而今日美國之憲法即於此時鍊而粗具規模者也。中間數年精神大變，人人咸感有統一之必要矣。

當同盟公約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草成之日，美人心目中祇知有維基尼阿人、馬薩諸塞人，或羅得島人，今則有一新觀念之發生，即『合衆國之人民』是也。新政府包括行政元首之總統，參議員，眾議員及大法院；後者新設——宣布爲『美國人民之政府』；新政府至是已成爲一種組織而非單純之集合。自稱『吾美人』而不稱『吾美各州』。其性質係聯邦政府而非同盟政府矣。

此新憲法逐州批准，迨一七八八年春根據新憲法召集之第一次國會開會於紐約地方，會長爲獨立戰爭時全國大元帥華盛頓其人。美國憲法此時幾經修改，而波陀馬克河上之華盛頓 (Washington upon the Potomac) 被選爲聯邦政府之首都云。

## 第六章 美國憲法上之蠻徵

吾人前曾謂羅馬共和國及其近世特性中之雜有神秘迷信及原始野蠻一事，可視爲近世民主國家之內安得塔爾預兆。世人將來必有一日視美國憲法上種種計畫與工具之在政治上，實等於新石器時代之工具與計畫。此種工具與計畫頗適於用，美國人民在其保護之下已成爲世界上所僅見之最大，最強，而又最文明之一國；然謂美國憲法較紐約城中鐵道之計畫或非列得爾菲亞州內房屋之建築尤爲經久而無須變更，則殊背理。良以紐約

鐵道之計畫與菲列得爾菲亞之房屋建築雖亦各適於用，然終有缺點，可加改良。吾人之政治機關，亦猶吾人之家庭設備，與機械設備，應隨智識之增進隨時改良。

自美人計畫美國憲法以來，吾人對於歷史之觀念，及羣衆心理之了解，大有進步。吾人此時，已見到政治問題上之種種事實，爲十八世紀時人所未曾見到者；關於前此種種政治上之創造，若輩之建設性雖亦饒有勇氣，然其程度終不逮吾人今日爲解決創立文明意志社會之問題所必需者之高。若輩所視爲當然之事，吾人今日皆知須加以最精確之科學研究，及最謹慎之整理。若輩以爲祇須設立普通學校與專門學校，再授予土地以資維持，其餘聽其自然可已。其實教育非如野草之能隨地生長者；教育者一種必要而又脆弱之穀物也，極易枯萎，極易衰退。吾人今日深知大學與教育機關之不發達亦猶腦與神經之不發達，每阻礙社會團體之發育。若依歐洲之標準，若以前此已成立之國家爲標準，美國普通教育之程度固高；但若以所能達到之高度爲標準，則美國實一無教育之國家也。前此創造美國之人，又以爲但求出版自由，卽人人皆能生息於光明之中矣。若輩固未嘗慮及出版自由，常因其與刊登廣告之人發生關係之故，養成一種氣質上之貪心，而報館主人亦可變爲民意之姦賊，與造端宏大之事物之無情破壞者。最後，則創造美國之人不知選舉運動種種複雜之情形。全部選舉學，實非若輩所能了解，若輩不知轉讓投票 (transferable vote) 之必要，以防特種團體之操縱；所採方法之簡陋而又嚴整，無異將美國之政制一任大政黨機關之宰制，遂致美國民主政治之自由半被剝奪，而政治之靈魂亦大都喪失焉。政治變爲商業，且變爲卑鄙之商業；所有正人君子經過第一時期後相率脫離政界而從事於業務，於是吾於他書中所稱道之『國家

意識」見拙著美國之將來（The Future of America），日形衰替矣。公共事業中多由私人舉辦之，蓋政治腐敗，團體企業末由進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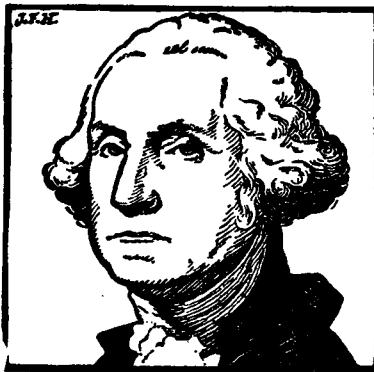
革命時代之美人，於政治組織上所鑄之大錯，並不立即暴露。亘數代間，美國之進展極速，而其人民所享受之自由與家庭幸福以及其努力之事業，皆為世界史中所罕見。美國一百五十年來之歷史，雖間有回復不平及鹵莽錯誤之事，然其歷史之光榮與可貴，正復與同時其他各國相同。

美國之立國史已如上述，吾人於此短篇敘述中，僅能提及一羣開人類史上新紀元者之名。佩因（Tom Paine），佛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亨利（Patrick Henry），哲斐孫（Thomas Jefferson），亞當斯兄弟（the Adams Cousins），馬狄孫（Madison），哈密爾敦（Alexander Hamilton），及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諸人，吾書或偶提其名或竟未嘗道及。夫欲將一時代歷史上之人物與他時代歷史上之人物相較，其事甚難。著作家中——甚至美國著作家——每有震於歐洲宮廷之華麗與夫腓特烈大王或喀德隣大帝所為種種光怪陸離富破壞性之偉績，不覺勢利心生，遂以此輩創造美國者之平庸為恥者。若輩以為佛蘭克林長髮素服，出入於法國路易十六之宮廷，實不幸缺少貴族之身分。實則就人格而論，則路易十六之才能與心志，尚不足以充佛蘭克林之護兵。若人類偉大全繫乎光榮顯耀，則亞歷山大實偉人之冠冕矣。然所謂偉大者果如是乎！所謂偉大者非身居高位或遭際明時——其實所謂良才即明時耳——而能謙沖自處為上帝與人類効勞之人乎？此輩革命時代之美人，似皆具有大公無我與熱誠懇摯之心。此輩皆係智力有限而難免過誤之人；即如華盛頓顯係一疎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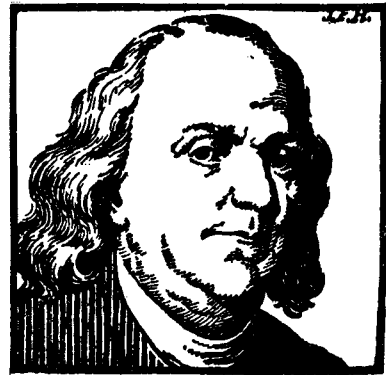
人；然大體言之，則若輩之留心國事似較其留心私利或虛榮爲多也。

若輩皆係有限之人。其智力與眼光皆屬有限；且亦受當日情勢之限制。若輩中固無一完人，亦猶之吾人其動機皆雜而不純者也；良好之衝動生於其心，偉大之思想橫於其胸，而同時亦復難免嫉妒，懶惰，固執，貪婪，邪惡，諸念。今若有人欲草一部真正忠實之美國開國史，則當具慈悲之心，愉快之情，視同一篇優美之喜劇，而草成之。以吾人觀之，美國史上人道精神之表示從未有如關於奴隸制度之甚者。奴隸制度實世界史中此種新靈魂之試金石，換言之，卽此美國靈魂之試金石也。

奴隸制度早見於歐人所著之美洲史，所有曾往美洲之歐人，皆不能誘爲無預於此事。當德國人道德尚在受歐人鞭策時代，獨於販奴一事了無慚作。蓋首先反對黑奴制度者卽菲列得爾菲亞地方之德國人也。唯德國殖民係在溫帶區域用自由工人工作，故對於奴隸一事未嘗受劇烈之誘惑耳。美國奴制實始於移民之僱用印第安隊工在礦中及各殖民地地上工作。最可怪者，有一仁慈之人名拉斯卡薩茲 (Las Casas) 者，主張輸入黑奴以代此輩備受苦痛之印第安人。其實西印度羣島及



華盛頓



佛蘭克林

南方各地之場圃需要勞工甚切。當印第安俘虜之供給不足時，殖民地人不但僱用黑奴，且自歐洲僱用獄中之囚犯及貧民窟中之貧民，試讀笛福 (Defoe) 所著之莫爾法蘭德斯 (Moll Flanders) 一書，即可知十八世紀有智識之英人對於維基尼阿白奴事業所抱之見解如何。然黑奴來美甚早。當一六二〇年英人於新英格蘭之普里穆斯登岸時，即見有荷蘭船運到第一批黑奴於維基尼阿境內之惹米斯敦地方登岸。由此可知黑奴制度實與新英格蘭同其久遠；在獨立戰爭前一百五十年間已成爲美洲之一種制度。後此一百年間奴制仍繼續其奮鬪也。

然美洲人之有思想者，對於此事，其良心上究覺有所未安。哲斐孫嘗責英國王公大臣，謂殖民方面改良或限制販奴之各種計畫，悉爲母國大地主階級所阻撓。自革命發生，道德上與智力上之激盪日甚，奴制問題遂益刺觸時人之良心。蓋美洲移民之對英宣告獨立，原爲求生活上之自由與平等也。維基尼阿之人權議案 (Bill of Rights) 曾謂：『人類天然自由而平等，』今則日光之下，竟有黑奴受監督者之鞭笞，辛苦操作，兩相比照，將何以自解乎？

自羅馬帝國制度受蠻族侵略而瓦解之後，人類思想爲之大變，視奴制爲傷心事，即其一證。產業、生產、及土地保有法等久阻奴制之復生；今則事勢周而復始，統治階級，與資產階級均覺礦中、農場上、及公共事業上，古代奴制之復興可立獲極大之利益。於是奴制遂以復興——但其復興也實遭有力之反對。復興之始即有人抗議，且抗議者與日俱增。復興之舉實與人類之新良知背道而馳。就數方面而論，隊奴制度實較古代任何一種制度爲惡。其尤爲可怖者，即西部非洲因販奴所激起之戰爭，及人獵之業，及黑奴在大西洋上長期航行之種種慘酷情形是也。此



輩可憐之黑奴羣擠於船中，食物水量時虞不給，既不衛生，又無醫藥。故彼能忍農場上之奴制者，至是亦覺販奴業於道德上之難容。歐洲各國中，英吉利，西班牙，及葡萄牙三國，因係美洲新地之重要地主，故與此種黑暗事業之關係較深。其他歐洲大國，比較上無與於此事者，大都因其所受之誘惑較弱耳。實則各國社會大略相同，各國如果在同樣環境下者，則其所作所爲亦將相同矣。

十八世紀中葉英、美兩國均有反對奴制之運動，相傳一七七〇年，英國有奴隸一萬五千人，大都由其主人從西印度及維基尼阿攜歸者。英國廢奴之主張，於一七七一年在曼斯菲爾德（Lord Mansfield）前告一結束。先是有一黑奴名索美塞特（James Somerset）者，由其主人從維基尼阿攜至英國。中途遁去，旋復被擒，強置之船中，運回維基尼阿。後法庭簽發人身保護狀傳其到庭。曼斯菲爾德宣言奴制爲英國法律上所無之事，索美塞特遂得爲一自由人而出法庭。

一七八〇年之馬薩諸塞憲法宣言『人類生而自由平等。』有某黑奴名魁阿夸（Quacco）者，於一七八三年實以身試此言之確否。馬薩諸塞境內，卽於是年起，亦如英國之不再容忍奴隸制度，凡足履斯土者皆變爲自由人。當時他州並無仿行者。依一七九〇年之人口調查，馬薩諸塞一州獨無奴隸焉。

維基尼阿人對於奴制所抱之見解至堪注意，因其足以說明南方諸州之特種困難也。維基尼阿之大政治家如華盛頓，哲斐孫等，皆曾反對此種制度，然因無他種家庭服役之人，故卽華盛頓自身亦蓄有奴隸。該地頗有一部分強有力之人，力主釋放奴隸。然同時要求被放者應於一年內離開州境，否則法律將不予以保護。蓋若輩鑒於此

自由黑蠻社會中大都皆係非洲人，且稟有食人之習，及他種神祕而可怖之宗教儀節，與之同居一處，自覺驚訝萬分。吾人明乎此，則多數維基尼阿人何以欲將大部分黑人，留在境內而奴視之，同時又極力反對販奴事業與非洲新黑奴之輸入，不難了解矣。其實此輩自由之黑人，易成爲一種可厭之物，故馬薩諸塞不久即閉門不許黑奴之入境。奴隸問題，在古代不過同族中個人身分高下之問題，今在美國則變爲人種上極端相反而文野迥異之兩民族間關係之問題。若使黑人而係白人者，則黑奴亦猶白奴將因獨立宣言中人類自由平等之一言而於宣告獨立後三四十年間完全消滅矣。

### 第七節 法國之革命思想

吾人會謂美洲獨立戰爭爲第一次脫離歐洲君主及外交衙署之制度，於新社會否認馬基雅弗利派之治術，可爲人類事業上之正軌。乃十載之內，世上對此歐洲各強國間奇詭之競爭，對此貽禍全歐之宮廷與政策間種種交互之作用，又發生第二次而更爲可怖之反叛。但此次反叛不在邊陲。彼法國者本大君主之巢穴而歐洲之中心也，此第二次革命，即發生於此。且法人非如美洲殖民之僅排斥君主而已，實步英國革命之後塵而弑一王焉。

法國革命與英美兩國革命，同可溯源於法蘭西國王種種之謬舉。大君主之侵略政策，與其所抱之目的及陰謀，既已引起國際間之戰爭，而所需軍費之浩大，遠非當日民力所能負擔。即以當日君王之華麗與當日生產力相比較，已覺夸奢過甚。故法人第一次之反抗，有似英美二國之往事，非反抗君主及其外交政策，亦未嘗明瞭君主或

其外交政策爲禍根而思培而去；實因個人生活因此發生種種不便及負擔，遂起而反抗耳。法國因僧侶與貴族免稅之故，故其人民負擔租稅之能力，遠較英人爲薄弱。普通人民之直接負擔較重。此法國上級人民所以與宮廷互相結納，而非如英國上級人民之與宮廷爲敵也；虛糜之期亦遂因之延長；然一旦達暴發之時期，則其暴發亦較烈而足以震驚一世焉。

當美洲獨立戰爭時，法則暴發之徵兆尙少。當日下級人民固甚困苦，且亦有批評諷刺時政之文，並有直言無隱之自由思想，然法國全局及其一切政教禮俗，仍頗有無期延長之勢。當日之消費，固超出生產力之外，但頗連困苦者，僅係語言無味之貧民。歷史家吉本，固深知法國國情者也，其熟悉巴黎亦猶其熟悉倫敦，吾人實不能於前所引之文中尋出法國政治上與社會上之瓦解近在眉睫之疑懼。夫世界固多荒謬之事，非義之舉，但自彼學者與搢紳先生觀之，則此世界亦正舒而且安也。

法國此時頗多高尚之思想，言論，與情緒。十八世紀初期，孟德斯鳩與英國陸克地位相埒，但其生較晚，曾於其所著法意一書中，將當日社會，政治，及宗教制度，加以同樣精密而切要之研究。曾將法國專制君主之權威剝削無餘。氏與陸克皆盡力掃除前此妨礙社會改造之謬誤思想。若此類謬想掃除之後，竟有某種極不安全而且不能持久之思想代之興起，則非氏之過矣。其實當十八世紀中葉與末葉時，世人多繼孟德斯鳩而起，毅然致力於道德及政治上之廓清。一羣優秀人士——即『百科全書家』(the Encyclopedists) 大都係耶穌會中富有反叛精神之人——於狄德羅(Diderot) 指導之下，思欲於其著作物中計畫一新世界。馬勒特(Mallet) 之言曰：『百科』

全書家之光榮，在其痛恨不平，在其排斥販奴事業，課稅不公，司法腐敗及戰爭糜費，在其夢想社會之進步，在其對於方興未艾改變全球之產業革命表示同情。『其主要錯誤似在其對於宗教不加辨別，概予反對。若輩深信人類本性公平而富於政治之能力，實則人類服務社會及公爾忘私之衝動，唯有宗教教育而後始能發展，亦唯有在誠實合作之空氣中始能存在。不相統屬之人類活動，終必釀成社會上之混亂矣。』

與百科全書家並稱者，為經濟學家或理財學家，此輩此時正從事研究食物之生產與分配。自然律（the Code de la Nature）之作者從道德方面痛詆私有財產制，而主張共產主義之社會組織。彼實十九世紀間一班集產主義思想家即通稱為社會黨者之先鋒也。

百科全書家與經濟學家及理財學家皆要求其門徒之苦思。其較為和易而通俗之領袖，實為盧騷其人。氏之著述實兼論理之嚴整與情緒之熱誠之二妙。彼宣傳一種惑人之說，謂古代生活狀態本富有道德與快樂，後因帝王僧侶律師等不可思議之活動遂漸墮落。就大體而言，盧騷之智識影響，有敗壞道德之勢。良以此種影響不但攻擊現存之社會組織，且攻擊任何一種之社會組織也。氏之草民約論也，似對於違約者加以辯護，而不注重民約之必要。夫世上本無完人，若有一作家焉，公然主張，凡賴債，男女淫亂，與夫避免工作及教育費等事，並非人類之罪惡，實乃自然美德之流露耳，則社會各級中之能讀其書者，必多聞風而歸附。盧騷學說風行之結果，遂使人人利用動情方法，或演說方法，以應付社會上及政治上之問題矣。

吾人曾謂人類社會從無憑理論以着手行事者。必先有某種破壞及指導，理論始乘間而入。一七八八年前，

法國思想家關於共和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議論及著作，實與十九世紀末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所倡之美的社會主義同一無力，在政治上均屬無足重輕。蓋當日之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進行無礙，而不至見毀於人。國王依舊行獵並修理其時鐘，宮廷與社交場中人，仍各追尋其快樂，財政家仍繼續推廣其信用，各業仍循其迂緩之舊法而進行，備受重稅及他種負擔壓迫之農民，仍復辛勤操作，煩惱而痛苦，滿懷痛恨貴族邸宅之心，而又無如之何。人人議論——但人人感覺僅屬空言而已。對於無論何事皆可大發議論，因知所發議論始終不能實行也。

## 第八節 一七八九年之叛亂

以上所述當日人士感覺生活上可長此平安度過。孰知此種感想，終於一七八七年打破。路易十六本係一頑鈍不學之君主，又不幸而娶奧皇妹馬利安推涅特（Marie Antoinette）為后，蓋一庸妄而夸奢之婦人也。其私德問題，有一班歷史家視為極饒興味，吾人於此不必加以討論。后之一生誠如維利阿斯（Paul Wiriath）所言：「乃與王『同居而不在王之側。』后體龐臃，然貌不甚醜，故仍能於人前矯裝成一美麗浪漫而傲慢之王后。當時國庫因美洲戰爭而涸竭，人民咨嗟怨望而不寧，后獨藉勢破壞朝臣滅政之計畫，提倡各種貴族之奢侈，恢復教士與貴族在路易十四朝代原有之地位。軍官之非出身貴族者，盡去其軍職；教會支配私人生活之權力，則予以擴張。后又於高級官吏中求得卡倫（Calonne）其人為其理想之財政大臣。自一七八三年至一七八七年，此奇人之籌款似藉魔術者然，——而籌得之款亦似藉魔術而瞬歸消滅。彼終於一七八七年一敗塗地。當其在職之日，極力

借債，以致債台高築，至是宣言法蘭西大君主——自路易十四以來統治法蘭西之大君主——已經破產。已再無款可籌。唯有召集國內貴人共謀解決之法。

〔一〕見大英百科全書法蘭西條。

卡倫對此貴族會議，提出一種徵收地產補助稅之計畫。貴族聞之皆大憤，若輩要求召集一種與英國國會差相彷彿之會議，即所謂全級會議者，此會自一六一〇年以來已停會百有餘年矣。法國貴人此時憤於其須負擔國家政費之議案，力持召集全級會議，初不知此舉足以造成一種發表意見之機關，使下等社會中人，得藉此以洩其憤也。此全級會議乃於一七八九年五月集會。

此乃貴族教士平民三級代表之會議也。就平民而論，其選舉權至為廣泛，凡年滿二十五歲之納稅人幾皆有選舉權。（鄉區牧師作為教士，小貴族則作為貴族。）全級會議並無相沿之程序。是故每有以此就詢於碑銘學院（Academy of Inscription）之考古家者。最初數次之集會專心討論該會集會應作為一團體，或應作為三團體，每級皆有同等之表決權。教士代表計三百零八人，貴族二百八十五人，平民六百二十一人，若採前法，則平民占絕對之多數，採後法，則平民不過三票中得占一票而已。且全級會議並無固定之會場。將在巴黎集會乎？抑在省會集會乎？最後選定維爾賽，因便於行獵也。

當時法王與其后顯以此次整理國家財政之舉，未免小題大做，極爲可厭，且極不欲其妨礙宮廷中社交事務之依舊進行。故會議之場時在冷僻之客廳，時在橙子之暖室，及網球場等。

投票應依三級或應憑人數之問題至關重要。爭論至六星期之久。第三級代表襲英國國會之舊文，毅然宣稱惟平民得代表全國；此後政府若不得平民之許可不得課稅。議甫出，法王卽下令封閉會場之門，並使人諷示議員不如返其故里之爲愈。不意平民議員反於近便之網球場上集會，卽於其地宣誓——卽世上所傳之網球場誓言也——非俟法國憲法告成決不分散。

國王乃採高壓之手段，思用武力驅散之。但兵士不肯聽命。國王乃忽然讓步，承認三級代表應同集一處而表決如國會然。同時外國兵士之在法國軍中服務而可托以壓迫人民之任者，受王后之唆使，由布洛利（Broglie）將軍自各省統之趨巴黎。王見軍隊到，思食前言。於是巴黎及法國遂起而作亂。布洛利將軍猶豫不能砲擊民衆。臨時城政府遂於巴黎及其他各大城相繼成立，而一種新軍——卽護國軍，原所以抵抗國王軍隊者——亦由各城政府訓練成立。

一七八九年之叛亂，實係法國有力之革命。巴士提爾監獄（the prison of Bastille）防衛本疏，此時遂爲巴黎民衆所攻下，而叛亂之舉立遍國中。東方及西北各省之貴族邸宅多爲農民所焚燬，其契據悉被毀滅，主人或被殺或被逐。至是舉國騷然矣。計自亂事發生以來，爲時僅一月，而法國之陳腐貴族制竟完全瓦解。后之重要黨羽悉竄國外。此時國民議會竟須爲一新時代另創一種社會及政治之新制度矣。

## 第九節 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一年之法蘭西君主共和國

法國國會所處之環境實較美國國會爲不幸。蓋後者奄有半洲，除英政府外並無其他敵人。其宗教機關與教育機關固各不相同，然大體不甚有力，而對於國會又和合無間。英王喬治遠在英國，漸陷於羸弱之境。然美國國會之制定憲法尚且歷時數稔。至於法國外則強鄰環伺，內則包藏禍心之國王與宮廷多方阻撓，而教會又係唯一強有力之機關，與舊制有相依爲命之勢。王后又常與亞多亞伯 (the Count of Artois)，波旁公 (the Duke of Bourbon)，及其他逃亡國外之貴族暗通消息，誘致與普兩國之來攻。加以法蘭西本已破產，不若美國擁有無盡之藏，革命之後既將土地保有法及商場情形大加變更，經濟組織遂呈紊亂之象，此又美國所無者也。

凡此皆當日無法避免之困難也。而國會自身，又復自尋煩惱。法國國會本無法定之程序。雖初期革命領袖彌拉波 (Mirabeau) 鑒於英國下院有五百餘年之經驗，思欲仿行其成法，然終歸無效。其實當日之情感固完全贊成喧囂中斷，以及類此之天然美德之表現。而此紛亂之局又不僅肇自議會自身。議場中有一大廂樓焉，以備會外人旁聽，既許旁聽矣，又誰能禁此輩自由公民之不發言參與國事乎？樓上充滿急於欲觀活劇之徒，隨時拍掌贊成或大呼反對，樓下演說之議員才具較優之議員每取媚流俗，故發煽情之言論以博樓上人之歡心。每當危急之際，不難招致一羣暴民以阻抑辯論也。



國會此時雖備受阻抑，仍從事其建設事業。八月四日國會竟著一偉大之功績。蓋議員於思想高尚之數貴族指揮之下，通過議案多種，廢止佃奴制度，特權，免稅，教稅，及封建時代之法廷。（但就國中大部分而論此種決議案須三四年後始能實行。）又爵位亦與此數者同歸於盡。其實法國當未改爲共和以前，貴族之以爵位署名者已嫌唐突。國會乃於六星期間，用其全力襲取英國權利願書之精神草成一篇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同時宮廷中正密謀反動，人民亦頗有所知。更因王弟奧爾良之腓力（Philip of Orleans）密謀利用機會廢路易而自立，形勢益趨糾紛。腓力宮中之花園特爲民衆開放，成爲討論政治之中心。其屬下之人則多方活動以增民衆疑王之心。再加以糧食缺乏，民衆咸歸咎於政府焉。

未幾忠順之王家軍隊自法蘭德斯出現於維爾賽。王族密謀遠離巴黎以便推翻一切，而恢復昔日之虐政與奢侈。素抱君主立憲主義之人如拉法夷脫將軍等聞訊大驚。此時市民正憤糧食之缺乏，此種對於糧食缺乏之公憤，不久即變爲對於王黨密謀反動之公憤。當時人民咸信維爾賽宮中藏有大宗糧食；政府特將食物收藏之以苦人民。加以人民聞維爾賽最近開過一次有害國家之宴會，中心益憤。今請徵引喀萊爾（Carlyle）敘述此項不幸宴會之文，以見當日情形之一斑。

「樂劇廳已蒙允開放；赫克利客廳（Salon d'Hercule）作爲接待室。不但夫隆德之軍官，而且瑞士衛隊，一百瑞士衛隊之軍官，甚至護國軍中忠順之軍官，皆得與宴；此種宴會應使其成爲一種稀有之宴會。

「今請假定此種宴會已經舉行；第一瓶酒既罄。假定習慣上自矢忠誠之祝盃已舉，且已舉杯歡呼祝王與后

之健康，惟舉杯祝國家強盛之舉未見實行，甚至或被拒絕。假定香檳之酒已滿，各發自矢忠勇之演說，並奏器樂；輕浮少年之聲音漸趨噪雜。王后今夜似非常憂鬱（國王此時正因日中行獵呆坐於旁），有人告以今夜之宴會可以娛其心志。果然後從其宮中婀娜而來，如明月之破雲而出，此卽萬民心中最美而又不幸之王后；其夫在側，其幼子在抱，後於宴衆歡呼聲中由廂樓徐徐而下；輕移玉步，繞桌而行；儀態幽嫻，見人點首；后之貌似重有憂者，但仍有感激之色，勇敢之氣，蓋其母腹中仍滿懷法國之希望也！此時樂隊奏樂，高唱『理查吾王，舉世盡棄汝矣』之歌，人類處此，能不生惻隱之情，發忠勇之氣乎？輕浮年少之旗手處此，除用玉手所授之白色波旁帽章，除舞劍以擔保后之健康；除踐踏國家帽章；除驅逐絮絮擾人之廂樓中人；除於門內外叫囂，喧嚷，忿怒，狂亂——以證明其浮躁無能外，能爲何事乎？

「此固自然之宴會也；若在平時，固屬無害；而今則危險。可憐誤聽人言之馬利安推涅特；有女子躁急之性，而無元首先見之明，事極自然，然亦極不智。翌日，后對衆宣言禮拜四夜間之宴會，頗感痛快。」云。

宴會之情形如此，與此相對者則爲喀萊爾所述當日之民氣。

「禮拜一之晨，母氏在齷齪樓上睡醒時，忽聞兒女啼飢聲。母氏須往街上，須往街上之賣菜者與麵包師，在該處與一班捱餓之母氏相值同情而憤恨。嗟乎！吾輩不幸之女子，雖然若不往麵包師處，吾人何不往貴族宅中以謀根本之解決？吾人其往矣！吾人其集合而往矣！同往微爾宮（Hotel-de-Ville），同往維爾賽……」

當此種觀念未曾實現之前，巴黎城中男女雜沓，呼喊而已。有一人名美雅（Maillard）者，頗有組織之能力，乃

自居領袖地位。當日革命領袖——尤其拉法夷脫將軍——思利用此種暴動以羈國王，使不得脫——如英國查理第一之逃往牛津——而從事內戰，固無疑也。午後此遊行隊即開始其十一哩之遊行。

請再引喀萊爾之文：

「美雅令所有隨彼而來之悍婦，盡憩於最後之山巔，所有維爾賽，維爾賽宮，及王畿以內壯麗之邸宅一一在望。在望遠處，極目於馬利及聖宅夢翁雷（Mary and Saint Germain-en-Laye）之上；繞向龍部野（Rombouillet）而左，風景皆極美麗；靜被包圍；似包圍於憂愁之中，包圍於朦朧潮溼之天氣中！其近在目前者為維爾賽，一新一舊，其間有寬廣而植有樹木之維爾賽大街——是街壯麗，植有四行榆樹，綠葉垂蔭，街道寬廣，據云廣凡三百呎；其次為維爾賽宮，中有御園，樂園，澄澈之小湖，花亭幽徑，獸苑，及大小之二特喇農宮（Trianon）。巍巍之房屋，綠蔭之樂地；此即下界神明所居之處也；然即在此處亦不能免煩惱之事；而一般飢餓之悍婦，正隨帶刀兵陸續向此而來也！」

天暮下雨。

「試看廣場之上，佈滿醜醜而遍體淋溼之婦女，與憔悴瘦削，而挾有斧，鏹刀，舊鎗，鐵棍之暴徒；此輩別無他望，專為飢餓叛亂而已。雨仍浙瀝不已；衛隊於人叢中橫衝直撞，欲驅散之；然此散彼聚，徒惹人厭而已。」

「無數之醜醜婦女包圍議長及代表團；堅持與之同往；國王陛下不得已自窗下瞰，詢若輩何所需乎？衆答曰：「麵包，並願與王一談。」十二位婦人遂於喧囂聲中加入代表團；與之同行，踰越廣場，穿過散布各處之人羣，橫衝

直撞之衛隊，以及傾盆之大雨而進。」

『吾人所求者麵包，不必多言。』此蓋當然之要求也。

『有人又聞王輦已備，似將往麥次 (Meitz) 者。馬車——無論其是否王之馬車——確在後門。此等馬車且曾從維爾賽市政廳——君主的而非民主的——得到一種命令。但維爾賽步哨又將其驅入；因謹嚴之利姑安得 (Lecointre) 嚴令若輩驅之也。

『夜景欲沉，狂風怒號，大雨如注；路徑漸暗，黑難辨。此實此地所未曾有之奇夜；或自巴巴托羅繆之夜 (the Bartholomew Night) 以來最奇之夜也。

『類藉奧宙斯 (Orpheus) 七弦琴之撥動，方可強此瘋狂民衆之就範！蓋此處各事似均已顛倒錯亂。最高者與最低者接近；法國之賤民聚而包圍法國之王族；舉鐵棒於王冕之周圍，而其意則不在護衛。於斥責嗜殺禍國之衛隊聲中，時聞怒詈后名之聲也。

『宮廷中人此時危坐戰慄，不知所措；其心境隨廣場上亂民之性情而異，隨巴黎傳來謠言之色彩而異。謠言愈來愈多；忽傳和平，忽傳戰爭。芮克 (Necker) 與其閣員商議；然進退失據，空無議題。小圓窗宮 (Oeil da Boeuf) 中耳語蠢起。或主遁往麥次；或不主遁往麥次。王輦又圖闖出——雖不過試行闖出；又爲利姑安得之步哨逐回。』

關於護國軍夜間之開到，王與國會間之談判，翌晨衛隊與飢民之交戰，及飢民如何攻入王宮，幾乎屠戮王族

諸事跡，讀者可自讀喀萊爾之書。拉法夷脫將軍與其部曲適於此時開到，阻止此事，多量麵包亦適於此時由巴黎運到。

最後決定國王移駐巴黎。

「世上不乏遊行之舉；羅馬之凱旋與歡呼，卡拜賴 (Cahiri) 之擊鉞，帝王之遊行，愛爾蘭之葬儀；然此次法國君主制度行將告終之遊行，則須略加詮述。隊伍長達數哩，其寬度則渺茫無際，蓋鄰近鄉人之聚而來觀者衆也。其行甚緩；沿途停留，有似無岸之湖，然其聲又似耐亞嘎拉 (Niagara) 巴別與伯德蘭 (Babel and Bedlam) 之聲。濺激與踐踏，喝采聲，呼噪聲，排槍聲；此實近世所見混亂之最真象也。若是者行行復行行，直迄黃昏始穿過兩旁人叢而抵巴黎之微爾宮。

「試思此境：護國軍爲先鋒；礮隊隨後；再後則乘車或步行之男女鎗手……麵包插在刺刀之上，綠枝簪於鎗筒之上。次則四十輛穀車，爲求和平起見，特向維爾賽倉中借來者。後爲一羣衛隊，頭戴衛兵帽 (the Grenadier bonnets)，垂頭喪氣而行。緊接衛隊而來者爲王輦；王輦之後又有多數之王輦；蓋有國會代表百人隨王而來，就中正襟危坐者有彌拉波其人焉。最後則法蘭德軍隊，瑞士衛隊，瑞士百人衛隊，其他衛隊，及所有不能前行之人，凌亂而進。在此或雜此人羣之間者爲聖翁團 (Saint-Antoine) 及悍惡之人羣。此輩對於王輦特爲悍惡……上懸三色國旗；歌迷人之歌；一手指王輦，他手指糧車而言曰：「朋友！請鼓起勇氣！吾人不再缺少麵包矣；吾人已隨帶麵包師麵包師之妻與子而來矣。」……

「雨天拖污三色國旗，但人民之歡欣鼓舞則不能自己。現在各事非已俱臻妥善乎！他日有婦人言曰：嘻，夫人，吾輩之賢后，請此後毋再為奸賊，則吾等將俱愛汝矣！……」

此乃一七八九年十月六日事也。後此王族安居於推勒里宮 (Trelaric) 者凡約二年。使當日宮廷能與人民保持平常之信用者，則國王或可善終也。

初期革命自一七八九年起繼續維持至一七九一年止；此時法蘭西為君主立憲國，法王退居推勒里，大權日削，國民議會統治全國，國內太平。讀者翻閱前章中所附之波蘭地圖，即知俄普奧三國此時所為何事。蓋當法蘭西在西方試驗君主共和國之日，正東方之君主共和國進行最後一次瓜分之時。法國自可靜待也。

吾人若念及議會經驗之缺乏，其事業進行時所處之環境，與其問題之複雜，吾人不能不承認議會建設事業成就之宏大。其事業大都健全，有至今尚存者，亦大都係試驗性質，曾經廢去者。其中有小部分確貽後害。刑法已經廓清一過；刑訊，隨意監禁，及虐殺異端三者，俱已廢止。古代法蘭西之省分如諾曼底 (Normandy) 勃艮第 (Burgundy) 等，均被廢改為八十省。國內無論何級人民，皆有被擢為軍中最高官吏之望。建設優美簡單之法庭制度，唯其價值因法官民選及任期短促之故，頗受貶損。蓋法官民選，不啻以民衆為最後上訴機關，為法官者亦猶議員，不得不取媚流俗矣。教會全部財產悉被政府沒收；宗教機關之不從事教育事業與慈善事業者悉行解散，牧師薪俸由國家支給之。此種舉措，就法國下級教士而論，誠非一種惡事，良以下級教士所受薪俸，若與富厚之教士較，未免過微也。但高級教士及主教之選擇品出於選舉之一途，實破壞羅馬教會之根本觀念，蓋羅馬教會以羅馬

教皇爲中心，且其權力係自上而下也。揣議會之意，殆欲藉一擊之力將法國教會之組織——雖非教義——變爲新教耳。此制實行之後，國家任命之教士與強項而忠於羅馬之教士時起爭論與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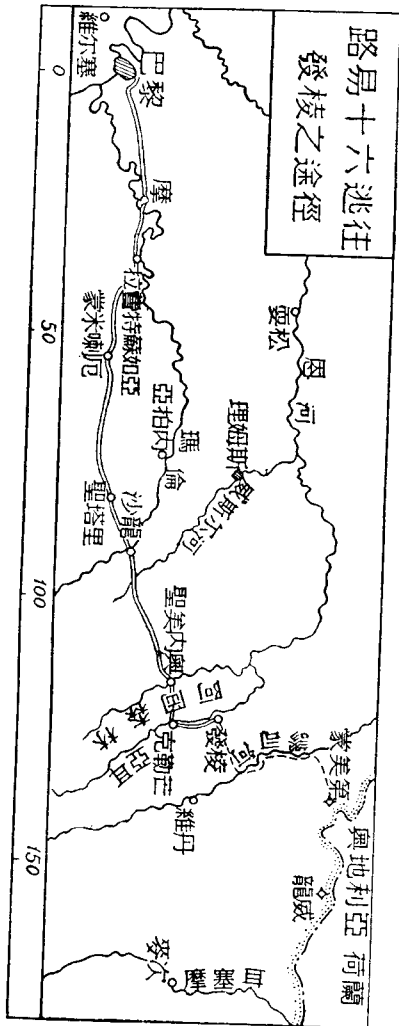
議會會爲一種奇事以致大減其處事之能力。其事維何？即不許議員兼行政官是也。此舉係仿美國憲法上各部總長應與立法機關分立之規定。英國制度則所有國務大臣應係國會議員，庶能隨時解答各種質問，並說明其如何解釋法律及處理國事情形。其實若立法機關果係代表主權在握之國民，則大臣與其主權機關間確有密切接觸之必要。法國立法行政間之分立適足引起誤會與猜疑；國會缺監督政府之能力，政府亦缺精神之援助。遂至中央政府毫無權力，各地郡城各自爲政；隨意拒受巴黎政府之命令，拒納租稅，且依其地方上之嗜好任意處分教會之地產云。

#### 第十節 雅各賓黨之革命

使國會能得國王忠誠之贊助而貴族又有相當之愛國心，則雖有喧呶之廂樓，盧騷之主義，及經驗之缺乏，未始不能慘淡經營，爲法蘭西建立一種穩定之代議制。當日法國有一政治家名彌拉波者，深知時勢之需要，兼諸英國政制之利弊，思以一種較大較誠之選舉權爲根據，爲法蘭西創立一種類似之政治組織。氏之於后，固曾暗送秋波，會秘密見后，鄭重宣言后係王左右『唯一之人』且亦不免於自欺。然其計畫之規模，確較推勒里宮中樓梯之

規模為大氏之死（一七九一年），法國實失一最富建設能力之政治家，國民議會亦因此失其與王合作之最後機會。大抵有宮廷者必有陰謀，而法國王黨之陰謀及其妄動，實為反對國民議會之最後武器。王黨不為彌拉波計，亦不為法國計；若輩思復其已失之樂園，特權也，傲慢也，與無限之浪費也；且彼等似以為但使國民議會之政府不克成立，則舊制之枯骨，不難藉一種神跡而復生。若輩初不知尚有他種可能之事——蓋即極端共和黨人之深淵——正張口伺於其旁也。

一七九一年六月某夜十一時至十二時間，王與后及其二子喬裝逃出推勒里宮，穿過巴黎，從城北繞至城東，最後乘旅行車向沙龍（Chalons）而進。若輩思投奔東方軍隊。蓋東方軍隊尚忠於王，換言之，即該軍將帥與軍官





預備願爲國王與宮廷而賣國也。此誠王后心中所願冒之險，而吾人亦可想見此輩去巴黎愈遠時其心中之快感爲何如。小山之上有人示敬，或鞠躬，或吻手。於是駕返維爾賽。如巴黎城中之暴徒或有騷動者，則開槍以止之，略殺幾人——然並非重要之人物。最初幾月未免成爲極可恐怖之時代。不久即風平浪靜矣。卡倫或須再爲馮婦，重籌度支。攜其理財之新計畫而來。彼此時正忙向德國諸王乞援也。此外則須重建宮殿及貴族邸宅；縱重建之責，強前此焚燬之人負擔，若輩亦不能有所怨懟也。

所有此種前途光明之預期，不幸卽於是夜在發稜 (Varennes) 地方慘被打破。國王行抵聖麥涅烏爾 (Saint Menelou) 時，爲驛站房主所覷破，天漸入暮，向東路上之驛使絡繹不絕，大聲喚起鄉民出而阻止此輩逃亡者。此時發稜前村中有一羣新馬正在等候——掌馬之少年軍官以爲國王今夜不來，已就寢矣——而在後村則喬裝侍僕之國王與馭者相爭至半小時之久，蓋馭者欲在後村得人接替而拒絕遠行也。最後馭者允前進。惜允許已太晚。當王與馭者爭持之時，驛站主人已偕其所招集之極端共和黨人突出其前，駐於鎮中兩地間之橋上。並築物以障之。槍擬車中曰：『爾之護照何在？』

王亦不與之爭而納降。此一小队人卽被送往鄉中某鄉官家中。王語人曰：『吾今竟爲若所有矣。』並謂腹饑。食時深讚酒味之美。至於后之所言爲何，則無人爲之記載。此時固有王黨軍隊在側，然皆坐視不救。警鐘頻報，村中人各張燈戒備以防襲擊。

此輩神沮氣喪之王族旋返巴黎，受羣衆之接待——羣衆靜默無譁。蓋先已有人傳言辱王者鞭，讚王者斬也。

自法王冒昧行事失敗後，共和思想遂發生於法人之心。王未逃亡以前，法人心中固亦有一種抽象之共和感情，但迄無一人公然主張廢止法國王政者。即在七月——王逃亡後之一月——巴黎校場 (Champ de Mars) 國民大會贊成廢王之時，此會尙被地方當局所解散，人民被殺者頗多。然當局之態度雖頗嚴厲，而王之乘間潛逃一事，實已深入人心。蓋法人此時亦如英國查理第一當國時代之英人感覺王之不可信——咸認王爲一種危險物矣。雅各賓黨之勢力斬張。其領袖羅伯斯庇爾 (Robespierre)，丹敦 (Danton)，馬拉 (Marat) 三人昔曾被目爲無能爲力之極端共和黨人者，今乃操縱法國之政事矣。

雅各賓黨人與美國之激進黨人同，皆係抱有激進思想者。其實力在於其無所牽掛而且下流。蓋此輩皆係窳人子，一身之外別無長物也。溫和派則懷有與舊制調和之意，其首領爲拉法夷脫將軍——曾代表法國赴美——與彌拉波——係一貴族，正在模仿英國富而有勢之貴族生活。至於羅伯斯庇爾本一窮而聰明之少年律師，其平生最珍貴之財產即在其信仰盧騷。丹敦係巴黎之律師，並不較羅伯斯庇爾爲富，身材魁梧，工於演說。馬拉年事較長，爲一富有科學知識之瑞士人，但亦不受財產之牽累者。關於馬拉之科學上地位，吾人須加以注意，良以英國一般作家有一種風氣，以爲此輩革命領袖均屬無識之人也。此種風氣，使吾人誤解革命之心理作用，凡係歷史家皆當起而糾正之。吾人知馬拉深通英文，西班牙文，德文，意大利文；曾住英國數年；曾得有聖安德烈大學名譽醫學博士學位，且曾以英文草成數篇有價值之醫學論文刊行於世。佛蘭克林與歌德 (Goethe) 二人對其所著物理學一書俱感極大之興味。此人即喀萊爾所稱爲「瘋狗」，「凶暴」，「齷齪」及「狗醫」者也。——狗醫二字，蓋即指其

醫學上之學識云。

革命發生，馬拉即改營政治生活；其最初之政治討論即甚精警而穩健。法人咸迷信英國為自由之邦。馬拉則於其所草之英國憲法弊害表 (Tableau des vices de la constitution d'Angleterre) 中，表明英國地位之實情。氏當前此法王逃往發稜之時，曾斥王為奸賊；後恐王逮捕潛匿巴黎地溝中，遂患一種難受之皮膚病，氏之暮年因之有一種瘋狂之概。氏得此病後，惟有日坐熱湯中始能聚精會神從事著作。氏曾受虐待，且備嘗艱苦，故性情冷酷，然氏固歷史上罕有之誠實人也。氏之窮困似特足引起喀萊爾之輕視云。

『彼曾行何路；今則於早晨七點半鐘後坐熱湯中浴身；痛苦殊甚；患革命狂之病……一貧病交加之人；祇有紙幣現款十一辨士半；熱水浴時有一三脚棹供著作之用；有一齷齪之浣衣女供其驅遣……此即其醫校街上的公館；彼向此路而來，從不往他處。試聞門外又有人叩門，極柔媚之婦女聲；必欲入室；彼即效忠法國之女國民也……』  
馬拉自內識其聲，呼曰：「延之入。」夏羅德科對 (Charlotte Corday) 遂入見矣。

此少年之女英雄——蓋共和黨之領袖良好之獵物，而其刺客必係女英雄，且此輩女英雄之聲音必柔媚——自言來報告康 (Caen) 地方反革命之消息，當馬拉正執筆紀錄此女人所述之事時，此女人即以所挾之利刃刺殺之。

此乃大部分雅各賓黨領袖所同具之性質也。此輩皆無財產之人，無所留戀之人。故較其他任何政黨皆為無所牽累，皆為單純；且喜將其所抱之自由平等思想推至極端。其愛國心之標準既高且嚴。即在若輩人道主義之熱

誠中亦雜有不人道之性質。若輩對於溫和派之動言調和，欲使平民略貧而亦應略受人之尊敬，使王族及殷實之人亦略受人之尊敬，絕不遷就。一言以蔽之，此輩因受盧騷學說之蒙蔽，遂昧於歷史上之真理，真理維何？即人類本性上本係兼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二者，唯有藉法律教育及愛之精神三者，始漸能令人類享有幸福與自由也。

十八世紀民主主義之思想，在美國能使人奮發且亦有利於人，因就白種人而論，美洲實際上早已平等也；在法國則此種思想，不啻造成一種過激而且危險之混合物，良以法國城市大都皆係貧民窟，充滿兩手空空，道德淪喪，墮落而且暴躁之人也。且巴黎羣衆之地位尤爲兇悍而危險，蓋巴黎工業大半係奢侈品之工業，大部分之工人皆依時尚生活上種種弱點與罪惡以爲生。今社交界中人均已逃往邊境，旅客亦受限制，商業混亂，巴黎城中遂充滿失業而憤怒之人。

然王黨中人不但不悟此輩公平嚴正而能操縱暴民思想之雅各賓黨之重要，反思利用之。依照新憲法之立法議會代替國民議會之期已近；雅各賓黨爲破壞溫和派起見，提議所有國民議會議員，不得當選爲立法議會議員，王黨對此提案，竟欣然與以贊助。若輩以爲立法議會既乏經驗，必且變爲政治上無能之團體。若輩欲從『過度罪惡中求良善』，使法國孤立無援，而返諸合法主人之掌握中。若輩固作如是想也。而王黨並更進一步。若輩竟援助雅各賓黨黨員當選爲巴黎尹。此等事之滑稽，無異人之引虎入室以示其妻之有賴於彼。殊不料此外尚有一團體爲王黨所不注意者，其實力遠駕宮廷而上之，能隨時挺身而出，取此無用之立法議會而代之，蓋即設於微爾宮中富有雅各賓黨色彩之巴黎市政府也。

自王被俘後以迄今茲，法國和平無事。鄰邦知法國已因內亂而日漸衰弱故無攻擊之者。其受法國內亂之惡影響者爲波蘭。然鄰邦何嘗不可侮辱並恫嚇波蘭爲後日隨意瓜分之地乎？一七九一年普王奧帝會於匹爾尼次 (Pillnitz)，宣言法國秩序與國王之恢復，實世界各國元首均有利害關係之事。於是一班逋客，法國貴族縉紳，以及官員等漸在法國邊境上集合。

對奧宣戰者法也。贊成此種政策者其動機亦復互相衝突。共和黨人欲使同種之比利時人脫去奧國之羈絆。王黨則欲藉此以恢復國王之尊嚴。馬拉於其新聞紙人民之友 (L'ami du peuple) 中極力反對之者，蓋不願見共和主義之熱心一變而爲競爭之狂熱也。氏之天性似預告以他日之拿破崙。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日法王出席立法議會，於羣衆歡呼聲中提議宣戰。

戰事開始即甚不幸。法國軍隊分三路侵入比利時，兩路俱敗，第三路由拉法夷脫將軍統帶，亦復後退。普魯士乃對法宣戰以助奧，聯軍在不倫瑞克公 (The Duke of Brunswick) 指揮之下，預備侵入法蘭西。公爵發出宣言一通，謂彼之侵法爲恢復王權起見，有再對王無禮者，彼將提兵親臨立法議會及巴黎以『軍法從事』云。此種宣言，實歷史上之最愚者。至是法國國內雖極忠於王之人，亦一變而爲共和黨人矣——至少在戰爭時期中。

別開生面之雅各賓黨其革命即係此宣言之直接結果。蓋公爵此種布告直使立法議會——會中溫和派之共和黨人與王黨各佔勢力——與會解散。巴黎校場共和黨大會而逐馬拉於溝中之政府俱失其機能。叛徒嘯聚於微爾宮，八月十日巴黎城政府遂攻推勒里王宮矣。

王之舉措既愚且拙，又自恃爲王而漠視他人。王本擁有瑞士衛兵千人與順逆未定之護國軍。王之態度猶豫不斷，卒至開戰。既開戰矣，又復私自遁往鄰近之議會，以身家生命托其保護，而一任瑞士衛隊之自行作戰。揣王之意，無非欲藉此一舉使議會與巴黎城政府爲敵，然議會並無巴黎城政府之戰爭精神。王族之居於新聞記者旁聽席上者凡十六小時，此時議會正討論其運命。門外戰聲轟然，窗戶震動，時有破碎之虞。不幸之瑞士衛隊則唯有背牆而戰耳。

立法議會此時已受制於巴黎城政府，不敢贊助政府七月間解散巴黎校場共和黨大會之舉動。王自覺在議會中毫無興趣。會衆責王，且議令王停職。同時瑞士衛隊繼續作戰，直至得王休戰之命令始罷，人民憤其無故令人流血也，遂聚而殲之。

法人限制路易權力與從一愚鈍不合時宜之專制君主之身，造一真正君主共和國之計畫，歷長久之歲月，費無窮之氣力，至是始慘告終結。巴黎城政府實際上已統轄全國。至於立法議會——此時顯已改變初衷——則議決令國王退位，並禁之廟中，另設行政委員會以代之，一面並召集國民會議製定新憲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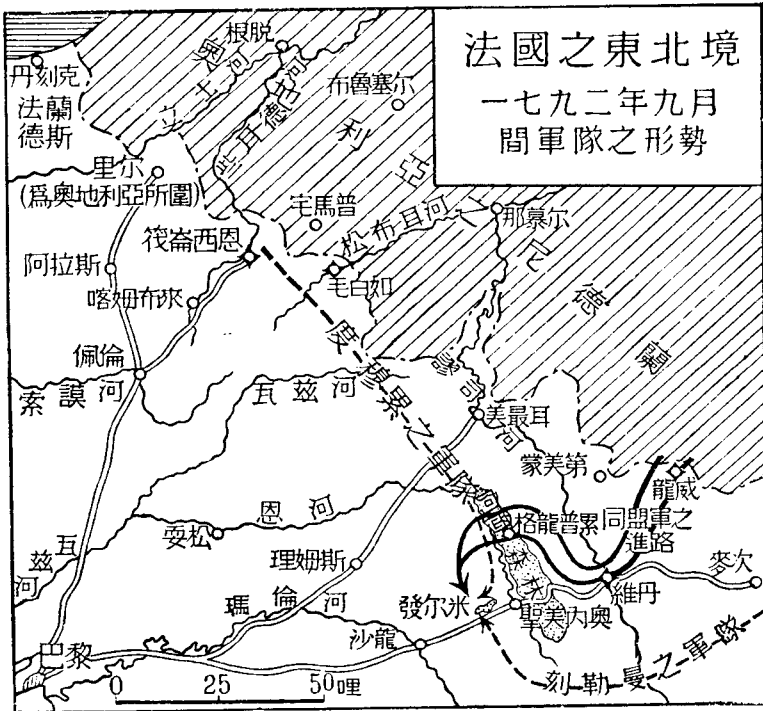
富有愛國熱忱且抱共和主義之法蘭西國勢緊張，不能再忍。蓋其所有之軍隊盡向巴黎退回。龍威 (Longwy) 已下，維丹 (Verdun) 要塞繼陷，似已無力再阻聯軍之直擣巴黎。民衆此時深痛王黨陰謀爲害之烈。以爲無論如何，應先制服王黨且驅走之。巴黎城政府遂將王黨一一逮捕，直至巴黎各監獄人滿始已。馬拉盧屠戮之慘，思速設一種臨時法院，以便辨別此一羣陰謀家嫌疑犯及無辜小民之犯罪與否。然其主張遭人蔑視，迨九月初旬

此不能免之屠戮遂實現矣。

各隊叛徒突然先後佔據各監獄。旋設立一種簡陋之法庭，庭外有一羣暴民手執刀槍劍戟之屬。各犯人逐一由獄中提出，略加訊問，或高呼『國家萬歲』以赦免之，或擲交門邊之暴徒。暴徒逐一擁而上，爭刺殺之。被害者或被刺而死，或被架而死，或被打而死，暴民斷其首級釘於槍上迎遊市中，至於屍體則委棄不顧。隆巴爾公主(the Princesse de Lamballe)被王與后所遺留居推勒里宮中，亦罹死禍。其首特釘於槍上，攜往廟中以示后。

后之獄中有二衛兵焉。其一欲后觀此可怖之頭顱。其一則憐后而不許。

當革命慘劇正在巴黎進行之時，法國將軍度穆累 (Dumouriez) 正從法蘭德斯



(Flanders) 率領軍隊直入阿爾良 (Argonne) 森林中，即於維丹外阻聯軍之前進。九月二十日兩軍戰於發爾米 (Valmy)，以大礮互轟。普兵被阻，法國軍隊則屹立不動，蓋法之礮隊，實較聯軍礮隊爲優也。自此次被拒後，不倫瑞克公躊躇經旬，卒決定退兵萊因河上。此次發爾米之戰——其實不過礮轟而已——實世界史上大戰之一。法國革命賴此獲救矣。

國民會議於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開會，立即宣布法蘭西爲共和國。審判國王與殺死國王之事遂自然相隨而至。王之死也，有似一種象徵而不似個人。當時除殺王外別無他法，王實一可憐蟲，徒佔人間一寸土。法蘭西不能任王外出以鼓舞流亡者之勇氣，亦不能任王留居國內以從事陰謀，王之存在，與法國之存在，實有不能兩立之勢。馬拉曾不恤一切力主審判國王，但亦極明達，不許人審判國王簽署憲法以前所犯之罪，蓋王在簽署憲法以前係一真正之君主，位在法律之上，自不能有非法之舉。馬拉又不許人攻擊王之侍臣。計此次革命，氏之所爲，雖虐而公；彼固一熱烈之偉人而雅有智慧者也；至其憤世嫉俗之情，則原於其體格，而不原於其心靈。

路易於一七九三年正月就戮，彼死於斷頭臺上，蓋自前年八月以來，斷頭臺已經採爲一種正式之刑具也。

丹敦此時竟能於其勇猛之任務中力持鎮靜，曾宣言曰：「歐洲各國國王將與吾輩挑戰矣，但吾人可以王之首級擲之。」

## 第十一節 雅各賓黨共和國



法人之歷史此時乃別開生面。民衆對於法蘭西與共和國咸感極大之熱誠。無論在國內外均無調和之餘地；其在國內則所有王黨及任何叛逆之行為皆在所芟除，其在國外則法蘭西應爲世界上所有革命之保護者及援助者。全歐，全世界，皆當變爲共和國。法國少年此時盡行加入共和軍，一種新奇之歌遍布各地，此歌至今尙足以鼓動法人之血氣，蓋卽法國國歌是也。敵國軍隊在法國國歌與法國軍隊之前望風而潰；一七九二年歲暮前，法國軍隊所造就之成績已駕路易十四之武功而上之；蓋法國軍隊此時直遍布外國領土中矣。法軍屯駐布魯塞爾，蹂躪薩伏依，搶掠馬因斯(Mayence)；且從荷蘭手中奪得些爾德河(Scheldt)。不久法政府行一至愚之事。先是英國因法人殺路易，故逐其代表，法國大怒，遽對英宣戰。此舉失策已甚；蓋法國革命之結果雖一方面使法國擁有備極熱誠之步隊與備極光榮之砲隊，而此步隊或砲隊中之貴族軍官又悉已解職，然他方面曾破壞法國海軍之紀律，而英國則固獨霸海上者。此次挑戰實使英吉利舉國與法作戰，前此則英國國內本有一種維新運動深表同情於革命者也。

關於法國後此數年對歐洲聯軍之戰爭，吾人於此不能細述。法國永遠驅逐奧人出比利時，使荷蘭成一共和國。荷蘭艦隊凍於帖克塞耳(Texel)河上，不發一彈，卽向少數馬隊納降。法之侵意初曾少受挫折，直至一七九六年新將軍拿破崙出而統率饑寒交迫之共和軍始獲勝，直穿皮德蒙特(Piedmont)而至孟都亞(Mantua)及味羅那，史綱一書決不能盡紀各戰役；但戰事上新興之性質則須加注意。舊日之職業軍隊爲戰爭而戰爭，其用力之滯滯直似按時計值之工人，若夫此輩新奇之軍隊則雖飢渴交迫而戰必求勝。當時敵人皆稱之爲「法蘭西之

新人』(New French)阿特琴孫(Atkinson)有言曰：『其最足使同盟各國震駭者即共和黨之人數與速度。此輩貧窮之軍隊真無一物足以泥其行，天幕因缺款項而不能購置，因缺車輛而不能運搬，且亦不必要，蓋舊日軍隊所不能忍受之苦痛，一七九三年至九四年間之軍隊皆能忍受之。此種得未曾有之大軍，其所需之糧食難以輸送，故法國軍隊不久遂有就地謀食之習慣。故一七九三年之一年實產生一種新式之戰法。即行軍之迅速，國力之充分發展，露宿就地謀食等，此與昔日之戰法如慎重進兵，小隊兵士，全份糧食，天幕，狡詐等，完全不同。蓋前者代表堅決勇往之精神，後者代表少失少得之精神也。』

當此輩衣履不完之新軍高唱國歌而爲法蘭西作戰之時，并不自知其所爲爲爭城奪地抑爲解放被壓迫之民族；巴黎城中共和熱誠之發展，漸趨入不光明之境。馬拉係雅各賓黨中之最智者，此時因患一種無可救藥之病，神經錯亂，旋即被刺；丹敦爲一愛國而長於演說之人，羅伯斯庇爾之狂惑實操縱法國之政局。此人不見判斷；彼體素弱，性本怯，自負不凡。然彼有一種得勢最不可少之天才，蓋即信心是也。彼不信任人類所信之神，但信某最高之主。而盧騷即其先知。彼決心救其想像中之共和國，且以爲除彼之外別無他人能救之者。故高據要津即所以救國。共和之精神似即從屠殺王黨與國王而來。叛亂遍各地：一在西部，在芬底(La Vendée)區內，該處居民起而反對徵兵，反對剝奪正宗派教士之財產，而爲之領袖者即教士與貴族也；一在南方，里昂與馬賽俱起而作亂；士倫(Toulon)之王黨並允英吉利與西班牙兩國在該地駐軍。時勢如此，共和黨人對之除屠戮王黨外別無他法矣。

無物更能滿足巴黎貧民兇狠之心者。革命法庭開始工作，而屠戮之事乃發生矣。斷頭臺之發明最爲適合當

日之情勢。王后被殺於斷頭臺上，羅伯斯庇爾之反對黨亦然，力辯并無最高之主之無神論者亦然，最後則嫌殺人太多之丹敦亦被殺於斷頭臺上；如是者日復一日，週復一週，此兇殘之新機器所斫之頭益多，益多。羅伯斯庇爾之時代似以人血爲生者，且需血日多，亦如吸鴉片者所需之鴉片日多也。

丹敦之爲丹敦自若也；即在斷頭臺上依然威武，依然可爲人世之楷模。其言曰：『丹敦，毋示弱！』

此時有一最爲詭異之事，即羅伯斯庇爾確係一誠實之人是也。氏較繼其後者遠爲誠實。彼滿擬爲人類生活另造一種新制度。就其力所能計畫者而論，公安委員會——即曾推翻國民會議者，爲十二人所組織之救急政府——已告成立。其規模至爲宏偉。吾人今日所未解決而正謀解決之複雜問題在當時已皆有迅速而膚淺之解決。會着手於均貧富之舉。聖鞠斯特 (St. Just) 之言曰：『多財爲不名譽之事。』富人之財產或被課稅，或被沒收，以分與貧民。人人皆須安居，樂業，并俯畜妻子。勞動者須才位相稱，但不得享受特權。此外更謀廢止利潤。夫利潤乃自有社會以來人類大部分商業上一種簡陋之動機，爲經濟之謎，至今尙足以炫吾人之目者。一七九三年頒布嚴厲法律以取締『居奇』——英國於一九一九年亦覺有制定此項法律之必要。且雅各賓黨之政府不但改造當日之經濟制度，並欲改造社會制度。離婚之易與結婚同；合法子女與私生子女之差別亦行廢去……新定歷法，月有新名，以十日爲一禮拜，唯此制早已廢止；至於舊日惡劣之幣制與複雜之度量衡制亦改爲一種簡單明顯之十進法，至今尙存……其時有一班極端派提議廢止上帝而代以『理性』之崇拜。聖母院大禮拜堂 (The Cathedral of Notre-Dame) 中確曾有一種崇拜理性儀節 (A Feast of Reason) 之舉行，飾一美麗之女伶爲理性女神。然

羅伯斯庇爾殊反對此舉；彼固非無神論者也。嘗言曰：『無神論含有貴族之性質。最高之主獎善懲惡之觀念本質上實係人民之觀念。』

彼於是殺阿貝耳 (Hébert) —— 因其會慶祝理性節 —— 及其徒黨。

迨一七九四年春夏之交，羅伯斯庇爾漸露其精神錯亂之病。氏固極關心於其宗教者。（此時逮捕并殺戮嫌疑犯之事仍復繼續進行。巴黎各街仍呈恐怖之象，時見滿載囚犯之車。）至是遂誘國民會議下令國中謂法蘭西信仰最高之主，及靈魂不滅之說。是年六月氏開一慶祝大會慶祝其最高之主。氏親率會衆遊行以赴大校場，裝飾顯耀，帶花與麥穗一大束。焚無神論及邪惡之像於廣場之上；隨藉某種巧妙之機關乃有一火不能燬之智慧之像 (Statue of Wisdom) 挺立而代之。當時有演說，羅伯斯庇爾所講者最爲重要——然顯無禮拜之舉。

其後羅伯斯庇爾有不欲過問政事之意。脫離國民會議者凡一閱月。

七月某日彼復出現。且發一奇異之演說；顯然表示其有再行虐殺之意。彼在國民會議最後一次演說中有言曰：『吾觀於革命潮流所掃蕩之種種罪惡，有時竟至戰慄，深懼吾將爲惡鄰所污。……吾固知世界之暴君合力以壓制個人易如反掌；然吾亦知爲人類捐軀者之責任爲何也。』……

氏旋復發爲種種空論，聞者莫不人人自危也。

議會初則靜聆其言；迨有人提議發刊其演詞時，忽暴躁喧囂，不允所請。羅伯斯庇爾大怒而去，返其黨部對衆再誦其演詞。

當夜有開會者，有議論者，且作種種準備預爲明日地。翌晨國民會議遂反對羅伯斯庇爾。其他連 (Tallien)

者以匕首擬其胸以嚇之。當羅伯斯庇爾欲起立發言時，衆喝止之，議長亦向之振鈴。羅伯斯庇爾大呼曰：「刺客之議長，余要求發言權！」然會衆終不之許。彼盛怒之下竟至失音；咳嗽，口噴涎沫。有人呼曰：「丹敦之血室息之矣。」

羅伯斯庇爾及其黨徒當場被控并被捕。

羅伯斯庇爾被捕後，巴黎城政府——此時仍在雅各賓黨之手中——起而反對國民會議，奪羅伯斯庇爾以去。夜間雙方各召集部曲，互相進軍；至翌晨三時國民會議之軍隊於微爾宮外與巴黎城政府之軍隊相對。雅各賓黨將軍翁利奧 (Henriot) 因日間忙碌醉臥樓上；彼此談判，正在遲疑未決之頃，城政府之兵忽倒戈相向投入政府軍。此時愛國之熱忱迸發，有歡呼聲，有人從微爾宮外望。羅伯斯庇爾及其最後之黨徒，此時始覺爲人所賣。

此輩中有二三人從窗中跳出以圖自盡，身觸窗下鐵柵受傷甚重然尚未至死。其餘有圖自殺者。羅伯斯庇爾似被一憲兵射中下顎。後有人見其兩眼突出於其蒼白之面部，面部下端有血。

羅伯斯庇爾之慘受痛苦凡閱十七小時。在此十七小時內未嘗發一言，其顎骨用汚麻布略紮之。氏與其黨徒以及自窗內躍下殘廢而未死之輩凡共二十二二人俱被攜至斷頭臺上，受斷頭之刑。氏至斷頭臺上時其目似已瞑；然據喀萊爾所述，則謂羅伯斯庇爾張目而視，見大刀將下，尙欲與之奮鬪云。當行刑吏解其下顎繫帶時，彼似曾厲聲疾呼。無何刀下，迅速而仁慈。

恐怖時代告終矣。前後被處死刑者凡約四千人。

## 第十二節 督政部

法國革命在實際努力之世界上所引起之新思想潮流，經羅伯斯庇爾怪異之人格及境遇加以嘲諷諷弄之後，尚能於創造潮流中流動不息，足徵此種潮流精神之偉大及其正當。氏曾表示此種新潮最深遠之思想，又曾預期此種新潮之方法與結論，此種新潮所挾之希望因羅伯斯庇爾御有虛榮及自奮之綠色眼鏡之故，為血及恐怖所污染，然此種思想之勢力終不可滅也。其實此種思想雖經至為可笑而且可怖之方法所表現，猶能屹立而不動。羅伯斯庇爾失敗之後，法蘭西共和國依然如故。此歐洲共和國雖無領袖——繼起者皆依狡猾或庸碌之徒——仍能繼續奮鬥，屢起屢仆而不懈，至今猶然，雖備極混亂，然終顛撲不破也。

吾書至此應再使讀者恍然於此種恐怖現象之實情，良以此種現象宛然在目，較革命他期易於鋪張失實也。自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一年終法國革命係順序進行，自一七九四年夏間以後法蘭西共和國亦係一有秩序而戰勝之國。所謂恐怖并非全國之事，乃城市暴徒之事，此輩暴徒之存在與其蠻橫皆由於舊制之稅政與社會之不平；至於恐怖之暴發則由於王黨之搆貳，以致過激黨徒叫囂暴亂，而溫和者亦不願從事調停。國內賢良之輩盡在邊境上與奧人及王黨奮鬥。抑吾人有須記取者，恐怖時代之被殺者僅數千人，且其中確有多數極其活動之敵人，衡以當日之標準，法蘭西共和國實有誅戮若輩之正當理由。即彼贊成殺死路易十六之奧爾良公腓立亦在此種賣國求榮者之列。英國諸將於一九一六年七月在索謨河 (Somme) 上改取攻勢時，一日間所戕之生命且較法

國革命全期中所殺者爲多，法國恐怖時代殉難之烈士吾人所以屢有所聞者，半因此輩皆係貴人，半因有人爲之宣傳其死難之慘烈也。然試將當日世界各國監獄中之所爲與此相較。當法國恐怖時代，英美兩國人民因侵犯財產——其實每係輕罪——而被殺者遠較法人因犯叛國之罪而被革命法庭處死者爲多。夫此輩固係平民，然其受害亦極慘烈。一七八九年馬薩諸塞地方有一女子因在街上強取他女之帽鞋鈕扣等物被絞而死。又慈善家豪德 (Howard) (約在一七七三年) 發現一羣完全無辜之人已經審明無罪者，祇以無力付獄吏之費，尙羈身於英國監獄中。而英國當日之監獄固極齷齪無人嚴行管理者也。當英國喬治第三時代，域內仍施拷問之刑。法國之用刑訊至國民議會開會時方止。此種情形足以表見當日文明之程度爲何。吾人稽諸載籍未嘗見有恐怖時代革命黨人拷問他人之事跡。卽數百溫良知足之法人竟陷身囹圄，而此囹圄固應爲他人而設者。此事固慘，但衡以世界通史則並非一齷大慘劇也。其實法國平民處恐怖時代較其在一七八七年爲自由富庶快樂也。

一七九四年夏間以後，法蘭西共和國之歷史變爲複雜之政黨史，各黨所抱之目的不同，自極端之共和以至王黨之反動等，然皆願讓步以求一確定之辦法。此時雅各賓黨與王黨各有叛亂之舉，巴黎城中似有一種無業遊民隨時出而應戰以便乘機兼掠兩方者；嗣國民會議適於此時產生一種政府，卽五人組織之督政部是也。此機關統治法國歷五年之久。一七九五年十月最後一次之反叛係藉一少年將軍名拿破崙者之才力及其果斷以戡定之。

督政部對外勝利，然對內則無所建樹；蓋各督政之功名心重故不願制定新憲以致自廢其機關。同時又太不

誠實，故不能實行法國當日情勢所必要之財政上及經濟上之改革。吾人於此僅欲述兩督政之名：其一卽噶爾諾（Carnot），係一忠實之共和黨人；一卽巴刺斯（Barras），則顯係棍徒也。五年間之統治不啻此大改革史中一段奇異之短戲。諸督政者皆隨遇而安。革命宣傳之熱誠使法國軍隊侵入荷蘭，比利時，瑞士，南部德意志，及北部意大利各地。國王到處被廢，共和國到處代興。然此種宣傳之熱誠并不能禁止法人劫掠被解放民族之財寶以救濟本國政府財政之困難。於是戰爭漸由爲自由而戰之神聖戰爭，變爲舊制中之侵略戰爭。夫大君主最後之特徵爲法國所欲革除者蓋壟斷，侵略，自強不息，且以法國爲中心之外交政策也。然吾人頗覺此種政策在督政部之下依然有力，似法國始終未嘗革命者然。

### 第十三節 改造事業之中止及現代社會主義之曙光

世界上此種革命潮流——曾創造美洲大共和國且勢將淹沒歐洲各君主國者——今已屆退落時矣。此種潮流有似一種從人事表面下突然衝上之物，經一次極大努力之後，卽力竭焉。此種潮流固曾掃蕩無用而惡劣之物甚多，然惡劣不平之事之依然留存者亦復不少。曾解決問題多種然同時又僅發見多種更大之問題，致人類大同太平之願終莫能償。特權已經廢止，暴政及宗教上之虐殺亦已消除。然當舊制中此種事物消滅之時，此種事物又似無關緊要者然。其關係重要者卽平民雖有投票權，雖有選舉權，雖有情慾及努力，然仍不自由，仍未得享平等之福；故新世界之絕大希望隨革命以俱來者仍未能實現也。



雖然，此革命潮流幾盡使革命前所曾明白考慮之事一一實現，今茲之失敗並不原於動力之缺乏，乃因無完善美滿之觀念耳。壓迫人類之事物多已掃蕩無餘。然掃蕩之後，又覺人類事前毫無準備以接受此新生之創造機會。且革命時期原係實行時期，吾人於此時期中收各種觀念之果，并肅清田地以便再種，然吾人每不能突然產生成熟之新觀念以解決意想不到之謎也。

國王及貴族，僧侶及異端裁判官，地主及收稅人等現已一掃而空，民衆遂驟然遇到社會組織上特別重要之局勢，此種局勢在昔本視爲已定且無深考之必要者。各種制度之似合事理者，各種事故之有似四時代序晝夜循環者，今皆恍然悟其爲人造，可加約束——假使其并不如此之糾紛複雜——且當舊制掃蕩無餘之時，尤有加以約束之必要。此新制所遇者計有三謎，而又毫無準備以解決之者：蓋即財產，泉幣，及國際關係是也。

今請依次研究此三問題，探討其性質，并追究其如何發生。任何人類之生活皆與此三者有密切之關係，且於其解決皆極其關切。本書此後所論述漸成爲人類解決此種問題之努力發展情形；換言之，即研究人類如何解釋財產，如何創立幣制，及如何駕馭國際關係，使一種世界大同，有進步有幸福之意志社會得以實現。此乃運命詭祕之三謎，人類對之須解答之，否則終於淪亡而已。

財產觀念始於物種間好鬪之本能。當人類未成爲人以前，古代之猿早係一種業主。古代所謂財產即獸類之所必爭者。犬與其骨，雌虎與其巢，怒嗥之鹿與其羣：此皆財產權之顯然者也。社會學中最無意識之說無過於『古代共產』一語。舊石器時代各家族中之長者堅持其妻女，器具，及目前之轄境爲其財產，他人如入其境內，彼即與

之戰，若有力且殺之。阿特琴孫於其原始的法律一書中所述，此種部落之發達，由於長者容忍幼者之生存，并承認幼者在本族之外所掠得之妻及其所製之器具飾品及獵得之禽獸係其財產。人類社會之發達實由於各人財產間之相互讓步。此種讓步與聯盟，大都因有共同驅逐他族離開本境之必要而發生。如山林川澤而不屬於汝或我者，必因其不得不為大衆共有之土地也。吾人固皆欲據之為己有，然終不能行。蓋若據為己有，則他人將起而攻破吾人矣。故人類社會自始即係主有權之減削。禽獸及古代蠻族之視主有權較今日文明世界中人尤為重要。蓋主有權之植根於吾人之本能上實較其植根於吾人之理性上為強也。

就今日之天然奴隸及未受教化之人而論——吾人於此須知現代人類去古代蠻人不過四百世耳——主有權之範圍絕無限制。凡力能爭得之物皆可據為己有；女人，獲赦之俘虜，獵得之獸，森林中之濕地石坑等。自社會逐漸發達而有一種法律以限制爭奪後，人類中遂有處分財產之簡法。人可據其首先製造，取得，或要求之物為己有。故債務者因不能償債而變為債權者之財產，似屬當然。吾人既據有一地之後，對於欲用該地者需索代價，似亦當然。自人類對於有組織之生活覺其可能時，此種無限之財產權始漸經人認其為一種障礙。人類覺其所生息之世界已盡為人所佔有，甚至當人類出生時其己身即已為人所佔有。古代文明之社會奮鬪今已難以敘述，但吾人前所敘述之羅馬共和時代史，已足表示人世間已有一種社會恍然於其自身或將變成一種公共障礙物，應行除去；土地之無限主有權亦係一種不便利之制度。他日巴比倫亦嚴定奴隸身上之財產權。最後則大革命家耶穌之攻擊財產尤為亘古所未有。嘗謂駱駝之穿過針孔實較大財主之上天堂為易。最後二十五世紀或三十世紀間人

類對於財產權可行之範圍仍繼續批評。耶穌生後一九〇〇年世界上信奉基督教者漸信耶穌人類不應有財產權之主張。人類關於此事之良心爲之一變。又『人類對其所有，可以爲所欲爲』之觀念，顯因與他種財產有關之故同受打破。然當十八世紀末葉時代人類對於此事尚仍抱懷疑態度而已，并無何種明顯之理論——更確切之理論——可憑以行事。當時人士最初之衝動，蓋欲保護其財產，以防帝王之貪婪及浪費與夫貴族冒險家之剝奪。法國革命之發生即爲保護私有財產者也。然革命所含人類平等之原則漸使其轉而批評其所欲保護之財產。蓋當人類社會中尚有人焉既無容身之地，又無充飢之物，而財主則必俟其服役而後與以食宿時，人類如何能望自由平等乎？貧者則悲訴太過云。

雅各賓黨對此難題之答案主張平分財產。此輩欲增加財產之勢力，同時更欲使財產普及民衆。十八世紀時已有某派古初社會主義者與若輩殊途同歸主張廢止私有財產制。主張所有財產應歸國家（自係民主國家）所有。直至十九世紀人類始知財產並非一種簡單之物，乃多種價值各異，結果各異之財產權之混合物；始知世上果有多數事物（如人身，美術家之工具，衣服，牙刷等）實係個人之財產；同時又有多數事物如鐵道，各種機器，家庭花園，遊艇，等應詳爲分別審定其在何種程度之內可爲私產，及在何種程度之內應爲公產，而由國家爲共同利益起見管理之或委托他人管理之。自實際方面言之，此種問題已入政治範圍以內，已成爲實施并維持國家行政效能之問題。此種問題實啓社會心理學上之論點，且與教育學之研究互生影響。吾人之在今日較第一次革命時代人已多有一百五十年之討論，然即在今日此種財產上之批評仍係大而無當，激動感情之醞釀而已，初非一種科

學也。故以當時情勢言之，十八世紀之法國民衆除要求剝奪主有者之財產，而各級產主除盡力要求秩序安寧以保護其財產外，固不能另呈他種現象也。

與人類對於財產所抱之觀念之模糊有密切關係者，爲其對於通貨所抱之觀念之模糊。美法兩共和國對於幣制問題俱感極大之困難。吾人今茲所討論者又非一種簡單之事，而乃習慣，慣例，法律，及流行之心理習慣數者混合而成之事，由此生出種種問題，皆非片言可以解決者，然又與社會之日常生活有重大之關係。一人在其日常勞働上所得承認之效力，顯與社會機關之運用大有關係。人類之信任貴金屬及錢幣，直至其確信良幣隨地皆有購買力，在人類史上其事甚漸。此種確信即使已經成立，然常因政府常有貶損貨幣成色及以紙幣替代現金之舉，每受劇烈之緊張及困難。每一時代皆有一班聰明才智之人，力能乘機利用幣制上複雜之信用制以遂其操縱金融之私，同時又用種種詭計並敗壞錢幣及信用制度以求自富，而強人爲己作工。一旦政治上及社會上發生重大之紊亂，金融週轉便僵而不靈。法美兩共和國初年之境遇卽爲財政上之困難。兩國政府皆發行公債，濫發紙幣，而承認付息，且所允付之息皆出於當日政府所能擔負程度之上。兩國俱因革命糜費國幣，日事借債，同時又阻礙耕耘及生產，致可以課稅之富源益形減少。兩國政府俱因不能付現金，不得已發行紙幣，尤以（美洲）未開發之地或（法國）新近沒收之教產爲擔保。然其票額遠過人民對於擔保品所具之信用。現金或爲狡者所收藏，或輸往外國以付入口貨；此時人民祇見現金缺乏，而各種票據充斥市面，其價值皆不確定而日形跌落。

無論貨幣之起原如何複雜，而其實際效果與其對社會所應盡之用殊可簡單敘述之。夫人因勞心或勞力所

得之貨幣，或因棄其消費物上之財產權而得之貨幣，最後須能購買相當之消費物以供其用。（此處所謂消費物含義至廣，即旅行、演講或聽戲、住屋、醫生之顧問等均包括在內。）當社會上無論何人皆確信其能如此，且確信貨幣之購買力不至跌落，則通貨方可謂為健全而滿意。此時人類始欣然工作，惟此時人類始欣然工作。故通貨之穩定與安全實研究通貨者所根據之固定資料。然即在最穩定情形之下，通貨之價值亦時有變動。蓋世界上或各國間可以出售之消費物其總額因年而異，因季而異；秋與春較，收穫較豐；此時世界上可購之貨物加多，若通貨之額不隨之加多，則通貨之購買力勢必增進，反之若消費物之生產減少，或如當戰爭時消費物之破壞，則定額通貨所代表之一部消費物必減，於是物價與工資兩俱升騰。近世戰事一顆子彈之暴發，即使未中何物，所毀之工與料已約與一中人住室或一人之一年假期相等。若子彈竟能命中，則更益以消費物之減少。現代戰爭中子彈每發一次皆足以減少全世界錢幣購買力之百分數。若當消費物正在青黃不接之時通貨加多，則物價之升騰與用付工資之貨幣購買力之跌落更甚。政府處此壓迫之下常行借債；即常發行有息票據而以全社會納稅之志願與能力為擔保。此事即由公正人士完全公開，並按照科學原理坦然進行之，已頗困難。然前此皆不如此；聰明自私之人或慣於作惡之富人隨時皆思枉道以自利。而此輩愚而自私之人同時極易感恐怖而陷入恐慌境中。因此國家每擁有過量之通貨，實與無利之債務無異，且負有鉅額公債之利息。信用與通貨二者，乃隨公共信仰之氣化而大有消長。換言之，即信用與通貨皆墮落矣。

幣制既完全紊亂，則結果所趨一切不能以實物支付或物物交換而經營之事業或商業皆無從進行。夫人類

非有衣食住及實物支付者必不願工作。一部分幣制紊亂之直接結果勢必促價格之上騰，兼使貿易之舉含有冒險性質，即工人亦深抱懷疑而易受激動。狡猾之徒處此情形之下祇肯在極短時期之內保存其貨幣；以極高之價格售其實物，同時又急行購進實物，以便危險之紙幣可以早日脫手。凡有固定收入及儲蓄之人因物價增高而大受損失，即工人亦憤然自覺其工資之實值繼續跌落。事勢如此，凡係聰明睿智之人皆當謀所以整頓之，確保之。不幸私人企業所有之習慣以及十八世紀後半葉所有之思想，莫不承認此輩心靈手敏者之乘機謀利為正當。世界上有識之士真心誠意，思恢復誠實可行之貨幣及信用狀態者為數蓋寡，且亦無甚效力。此時所有理財家或投機者莫不多方破壞——雖表面上無詐欺之意，然其舉動固自己所完全承認，且得儕輩之贊許者也。所有聰明人之目的首在盡力蓄積實際上可以轉移之財富，然後再使政局穩定。俾其能安然享其所蓄積之財。此實經濟上惡劣空氣之要素，蓋即懷疑，狂熱，貪婪，投機，是也。

最後就第三點——即國際關係問題——而論，事勢發展又不幸而與此財政上及經濟上之冒險情形，此種爭奪及混亂，與夫人心之憂懼私產之跌價及幣制之紊亂三者互生影響。方共和國之出世正在戰事劇烈之時。其時從軍之士皆係新募之兵，其愛國熱心實為世界史上所未曾有。但此種情勢不能久長，督政部居於戰勝國之上，覺國內窮窘不復可耐，同時又占領國外豐富之地，其可以攫取之財富，原料，及財政上之機會甚多。原人類皆有兩重性質，而法國人此種兩重性質似皆頗為發達。法人於其所佔之地固自命為解放者，為共和主義之導師。荷蘭與比利時變為巴塔維共和國 (Batavian Republic)，熱那亞 (Genoa) 與其利維拉 (Riviera) 變為力究力亞共和

國 (Tigurian Republic) 北意大利變爲阿爾卑斯山南共和國 (Grisalpine Republic) 瑞士亦重新改稱赫爾  
微細亞共和國 (Helvetian Republic) 睦爾豪會 (Mülhansch) 羅馬與那不勒斯 (Naples) 亦皆稱爲共和國。此  
各共和國環繞法蘭西之四週，實爲領導全世界之自由星座。此乃人性中之理想方面也。同時法國政府及與政府  
合作之私人則進而極力剝削被解放各地之富源。

故在法國全級會議開會後十年之內，新法蘭西漸復其本來之面目。新法蘭西較強，戴自由之帽而非戴王冕；  
有新軍——唯海軍則破損不堪；有新富人以代舊日之富人；有新農民其工作較舊日農民尤爲勞苦，而所納之稅  
亦較多；此外更有一種新外交政策與舊日之外交政策極爲相似——而却無大同。

### 第三十七章 拿破崙之一生境遇

#### 第一節 科西嘉之波那帕脫族

吾人今請追述現代史中一最煊赫之人物。其人蓋一冒險家，亦一破壞家；其一生事業，雖錯綜萬端，要似足以  
顯示人世間一種普遍衝突之現象——卽自我主義、虛榮心、偉大人格三者，與羣衆福利之懦弱呼聲之一種衝突  
也。當是時，紛亂、緊張、熱望三者，爲象最著；無論法國與全歐，舉在一種緊張之狀態中；纔起之革命運動，有若狂風大

兩中之清晨；若此者蓋即拿破崙入世時之背景也。拿破崙身材短小，面目黝黑，堅忍而緻密，多能而玩法，酷好摹仿，而又言行粗獷，有類鄙夫。以一七六九年，生於半開化之科西嘉島（Corsica）。生父生平，庸庸無奇蹟，操律師業。其始當法王南征科西嘉時，曾奔走於抗法之愛國運動，其後則又降服於法王。母氏秉性堅壯，富愛國心，精悍有幹略。教子務嚴，往往施以鞭撻；拿破崙年十六歲，尙爲母氏痛笞一次。家中兄弟甚衆，時時叩法國權貴之門，營求賞賜與官職。大抵此波那帕脫之家庭，除拿破崙一人外，初與普通『困餓』之家庭無殊。拿破崙天資聰穎，秉性猛暴，態度驕縱。而其浪漫之科西嘉愛國精神，則稟自母氏之遺傳與薰染已。

拿破崙後以科西嘉島法總督之資助，得入布里恩（Brienne）陸軍學校肄業，旋又轉就巴黎陸軍學校，一七八五年，始進礮兵隊。拿破崙讀書，於史學算學兩科，尤爲勤勉，記憶力甚強。所作劄記頗多，至今猶有存者。吾人披讀其劄記，初不見其有何非常卓絕之智慧，間有論文數篇，大抵論述自殺及青年期思想所最喜探討之問題。早年便受盧騷（Rousseau）思想之影響，亦有感於文明之弊害，而有所不滿。一七八六年，曾草一文，反詰瑞士某牧師批駁盧騷之議論。此文不過極通常之少年作品耳，詞句甚鍊，而摹仿古文。胸懷幻想，唯望科西嘉能脫法國之羈絆而獨立。大革命既作，乃一變而爲熱心共和運動之人，且贊助法人在科西嘉之新制。自此至羅伯斯庇爾敗亡時，拿破崙迄爲一『雅各賓黨人』。

## 第二節 共和將軍拿破崙



拿破崙不久即以幹練著聞於時。其第一次在土倫 (Toulon) 之建白，蓋藉羅伯斯庇爾季弟某之力。先是土倫一區，已爲王黨中人讓予英人及西班牙人，英人及西班牙人之艦隊，已同占土倫港口。拿破崙受命指揮砲兵隊，以攻戰得力，因得逼迫同盟艦隊，使其退出土倫境外云。

拿破崙旋被任爲意大利砲隊司令。嗣因羅伯斯庇爾去世，拿破崙亦幾有被殺之虞，用是不克就職；尋且以其隸屬雅各賓黨，被逮，幾有上斷頭臺之險。幸大波不久稍平，拿破崙旋又受命爲砲隊司令，出師攻科西嘉，失敗走巴黎，時爲一七九五年，爲狀殊窘。舉諾女士 (Madame Junot) 於其所著劄記中，敘拿破崙是時清濯之容，襪襪之態，謂其「梳理不整，傅粉不勻之髮散懸於灰色大衣之上，」手上無套，靴色無光。蓋適當雅各賓黨壓迫之後一般反動之時也。至是時之巴黎社會，則有如洛茲霍蘭 (Holland Rose) 所言，「自由之星，在水星火星金星之前，漸趨暗淡，」水星者謂財政，火星者謂軍隊，金星者謂社會誘惑也。平民階級中之優秀分子，皆隸軍籍，遠守邊圉。一七九五年，王黨有末次之反抗運動，吾人已於上章道及之。是年拿破崙適在巴黎，得乘此時機，再一顯其材藝。是役也，拿破崙實救新建之共和國，卽督政部之共和國也。

拿破崙之材略，大爲噶爾諾 (Carnot) 所器重，噶爾諾者督政部中最公正之人也。其時拿破崙又與一柔美之少年孌婦，名約瑟芬 (Madame Josephine de Beauharnais) 者結婚，而約瑟芬與巴刺斯 (Baras) 關係至密。大抵茲二事者，實皆所以使拿破崙得膺駐意法軍司令之命者也。

拿破崙於一七九六年至一七九七兩年間，在意大利戰勝攻取之情節，吾人爲篇幅所限，不及殫述。但吾人於

此次攻戰之精神，不可不道其一二。因其足以表明此時法國與拿破崙之兩重靈魂，與夫革命理想，如何爲實際危機所摧毀也。拿破崙之征意大利也，宣言法人此來，蓋爲解放意大利人之束縛，——果爲此而來！而其上書於督政部則曰：『吾願於此國中課得二千萬法郎，此蓋世界一最富饒之國也。』其對部衆之言曰：『爾腹已饑，爾體幾裸……吾今且率爾至世上最肥沃之平原……爾等將於彼處見偉大之都會，富庶之省分，名譽，光榮，與財貨。』

蓋吾人心理之成分本極繁複。一方向實現新世界之理想以趨；一方又有貪婪之思，自祖先遺傳至今，而未嘗消失者，吾人爲高尚之職責所驅，往往竭力以前者克制後者。然上述之言，出諸於一年纔二十七歲之少年口中，則似此人所懷抱之可貴理想，若器物之鍍金，其磨滅也極早。蓋拿破崙者，冒險家也；在昔湧現一偉大之理想，今已全爲自愛之思想所宰制，於是併力以赴此鵠的，其所言者誠冒險家之賄賂已。

拿破崙在意大利之功業，燦然大備；自信之念因之益堅，輕視同儕能力材勇之心亦因之益甚。彼之必欲赴意大利者，蓋因其地有最堪動人之事業可爲，此觀於其辭去征討拉芬底 (La Vendée) 叛變之職，不惜犧牲其軍中地位可知；比其行軍得勝，其虛榮心之進展抑亦班班可考。拿破崙嘗熟讀波盧塔克 (Plutarch) 之名人傳與夫羅馬史乘，此時彼心胸中，其活潑而乏創作性之想像，正幻成羅馬帝國東征事業復興之夢想。威尼斯 (Venice) 共和國拿破崙則使其分隸於法奧兩國，復收愛奧尼亞羣島 (Ionian Islands) 與威尼斯之艦隊。坎坡福米

奧和約 (Peace of Campo-Formio) 之締結在兩方並爲一種鬼魅伎倆之買賣。新建之法蘭西共和國，乃竟助成覆亡一古共和國，——拿破崙竟干犯法國羣衆之反對而爲之，——而奧國乃取威尼斯，他日奧國 (一九一

八年)終困死於此地云。此外拿破崙更與奧國密約分佔南德境內之地。拿破崙至是，羅馬東征之幻想，已不足以滿其心。羅馬者，愷撤之地也，而愷撤者，又非彼根基未固之共和國將軍之好範型也。

愷撤之自高盧返羅馬也，爲戰勝之英雄。今拿破崙追蹤愷撤，欲出兵埃及與印度，建功以歸——將以埃及印度爲彼之高盧。史家對於此舉每指陳證據，滔滔不絕，其實此次拿破崙之取則愷撤，實爲不思之甚。其行軍之始，卽伏失敗之機。夫東征埃及印度，必假道於海，海上戰力，則英國雖兩經海軍之叛變，其力量視法猶強，而拿破崙則以爲兩次叛變必已大傷英海軍之元氣。且埃及隸屬土耳其帝國，土耳其之力量在當時固尙未可輕視也。拿破崙不此之慮，竟懲恩督政部聽其出師東征。督政部觀於其前年攻意之役，功業卓著，亦相率驚其偉力，竟允其請。一七九八年五月，拿破崙率領艦隊，自土倫啓行，進佔摩爾太(Malta)，天假之助，得乘英艦之不備，駛抵亞歷山大里亞城(Alexandria)。拿破崙亟運其兵士登陸，金字塔一役，遂爲埃及之霸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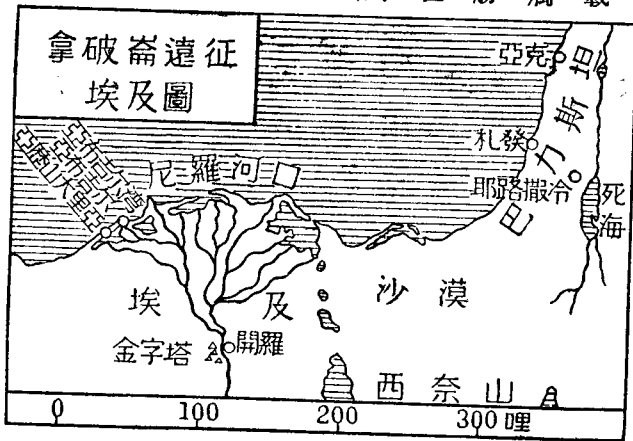
方是時英國主力艦隊，遠在加的斯(Cadix) 外大西洋中，但其主將已遣其精選之一部，令其副納爾孫(Nelson)統率之，——納爾孫之海軍材略，固與拿破崙之陸軍材略不相上下，——俾追捕法艦而襲擊之。其初納爾孫追尋法艦，竟無所得，最後於八月一日之夕，於亞布吉爾(Aboukir)港口捕得之。納爾孫之捕獲法艦也，蓋乘法人不備之際，其時法兵在陸者甚衆，旗艦中方開會議。納爾孫初無地圖，以示方向，在微光駛行於淺水上，其事又險。故法將以爲英人來攻必在次晨，故不急於召集其上陸部衆，比發令召回，勢已無及。蓋納爾孫竟不顧部將之勸告，立卽作戰矣。擱淺者僅一艦，示餘艦以水之深淺，與夫沙礁之有無。日已西沉，乃分全隊爲兩列，夾攻法艦。戰啓時

已入昏夜，暗黑之中，火燄礮聲交作，既而法艦被焚，火光大明，厥後法之旗艦名東方（Orient）者，亦付焚如。夜未半，尼羅河之戰，已告終了，法艦被燬，拿破崙與法國之呼應遂中斷。

洛茲霍蘭述紫厄爾斯（Thiers）之言曰：征埃及一役，蓋『史傳所載最輕率鹵莽之舉也。』拿破崙既敗，留居埃及，為土耳其人所困，加以疫癘傷其部衆，然猶倚其愚妄之決心，續行其東征之計。札發（Jaffa）一役，勝其敵人，既以軍糧匱乏，盡殺其俘虜，乃更進窺亞克（Acre），英兵卽用在海上所虜之法國大礮攻之。拿破崙敗歸埃及，然猶在亞布吉爾戰土耳其人而勝之。一七九九年，卒棄其埃及軍隊，遁歸法國，途中幾為停泊西西里外之一英國巡洋艦所俘。其部衆在埃及，尙繼續支持，至一八〇一年，始向英軍投誠云。

此種迷妄與失敗，向令為世人所知，信足以盡毀一軍人之名譽。然英國巡洋艦，幾以拿破崙為俘虜者，反足以阻止埃及消息之傳諸法人，而拿破崙乃得以掩飾其真相。誇揚其亞布吉爾之戰蹟，而諱言亞克之敗衄。是時法國軍事失利，不止一端；意大利之領土，損失甚多，意大利者，固拿破崙

昔日建功之地也，於是人人皆以拿破崙為足以救已失之意士。且是時法國官吏侵吞公款之事甚多，已發覺者亦



有數起，其時蓋爲法國財政舞弊期之一，而拿破崙猶能保持其清廉，羣衆在一種精神疲倦狀態中，渴望得一清正強悍之人，能起而爲現狀之救藥，具不可思議之能力，肯爲任何人行任何事者。可憐懶惰之人民，莫不自相慰勸，以爲此英挺艱苦之少年，若天意遣其棄埃及而歸者，蓋卽今日所需清正強悍之人也。——亦卽華盛頓第二也。

拿破崙乃起應羣衆之望，其心目中則但有愷撤，而無華盛頓。密謀推翻督政部而代以三執政，拿破崙自任首席，——當時人信能熟讀羅馬史矣。此次密謀，事甚繁瑣，不能備述，其中曾有一次克林威爾式之解散下議院，此舉拿破崙幾乎足無所措。蓋諸議員向之厲聲呼喊且拖曳之，勢甚洶湧，拿破崙甚爲驚恐，幾於暈厥，震顫不能作一言。幸其弟琉細安 (Lucien) 攜兵而至，解散議會。此小風波卒無礙於其計畫之最後勝利。三執政居盧森堡宮 (Luxembourg Palace) 中，並選定兩委員，改訂憲法。

法國人民深信拿破崙之爲人真實愛國，擁護共和，能造成和平之景象；故拿破崙因之恢復人民之信任及援助。於是以高壓手段待其同僚及委員。憲法不久完成，規定以第一執政爲行政元首，權力至大。並規定此席由拿破崙任之。任期十年，期滿後或聯舉或改選。執政之下設參政會 (Council of State) 以佐之。會員由第一執政委任，其職權限於立法事件之提議，將提案送立法院 (Legislative Body) 與諮議院 (Tribunate)。立法院之職權決而不議，諮議院則議而不決；兩者並由一執政委任之上院 (Senate) 就一特定階級卽『聲望階級』 (Notabilities) 中人選任之。『全國之聲望階級』由『各省 (Departments) 之聲望階級』舉出之；『各省之聲望階級』由『各城 (Communes) 之聲望階級』舉出之；『各城之聲望階級』則由通常選民舉出之。選舉『聲望階級』之選舉

權，普及於全體人民。此蓋金字塔式新制下僅有之民治痕跡也。此項憲法，乃爲拿破崙與一可敬之哲學家西耶士（Sieyès）二人所制定，西耶士者，三執政之一也。是時法人承多年禍亂騷動之餘，又深信拿破崙之才德，故當十九世紀開始之日，將憲法求國人批准時，竟以三百零一萬一千零七票對一千五百六十二票通過之。法國至是自願投入拿破崙之掌中，滿望一和平悅樂而又光榮之時期焉。

### 第三節 拿破崙第一執政（一七九九年——一八〇四年）

此時拿破崙所得之機會，可謂得未曾有。吾人處此地位，儘可自策自勵，鞠躬盡瘁，以上事上帝，而下利人民。蓋當其時，舊事舊物，或掃蕩已盡，或奄奄待斃；新勢力瀰漫宇內，方求其形式與途徑；羣衆心理，痛定思痛，又莫不喃喃私語以冀天下大同與永久和平之世界，向令此人有深遠之眼光，具創造之想像，屏功利之私心，則正可爲人類建偉大之事功，照耀史乘，若日月之光被寰宇。歐美人士鑒於新時代之初開，對於拿破崙，莫不引領而望。此不僅法國爲然也。法國本已在其掌握之中，甘心供其驅使，雖酷愛和平，然有類利劍，亦樂有兵戎之事。當此迴旋大局之會，萬事皆具，獨少崇高之想像力耳。今拿破崙既無此崇高之想像力，於是高踞此絕好機會之山巔，有如牡雞之趾高氣揚，踞踞糞堆之上。其遺留於史乘上者，唯見一自大，虛榮，貪婪，狡詐所混成之人物，輕視他人而模擬愷撤，亞歷山大及查理曼，向使無人血滲透其間，則此種模擬，直成笑柄耳。直至後來，如露俄（Victor Hugo）所言，『雖上帝亦不堪拿破崙之擾。』卒至見棄於世人，放逐於大地之涯角，以終其天年，猶復一再說明其昔日所鑄之大錯如何敏慧，

孤寄炎熱之荒島，以獵射禽鳥爲事，並與一下流之游伴，斤斤於敬禮問題而與之衝突焉，抑何不憚煩至此耶。

首席執政時代殆爲拿破崙生平事業最純潔之時期。法國承督政部措置失宜之後，軍事禁亂，拿破崙起而振刷之；更從事征戰於意大利之北部，以一八〇〇年馬倫哥一役之戰勝，而告一結束。是役雖得最後之勝利，然戰初曾幾瀕於危。同年十二月，摩羅將軍 (General Moreau) 亦於冰雪泥濘並種種天時不利中，與奧兵戰於和亨林敦 (Hohenlinden) 而大敗之。是役功業彪炳，若拿破崙躬親參與者，固亦足以與彼一生聲名卓著之諸戰役，同其優越也。法國軍事既得勢，於是渴望中之和平，遂得實現。一八〇一年，法英和約與法奧和約之草案業已簽訂。英法之亞眠條約 (Treaty of Amiens)，締結於一八〇二年，至是拿破崙乃得放手從事於當時法國與夫全歐所需要之創造事業。且法國既累積戰功，疆域大擴，其與英國締結之條約，更已恢復其昔日之海外殖民地，并使其邊圉穩固，有非路易十四夢想所及者。方此之時，爬梳新事物而鞏固之，并建設一近代之國家，俾爲歐洲與世界之模範，此誠拿破崙目前應爲之事業也。

然拿破崙初不及此。彼不知現代國家之可以使之實現。狹小之模仿想像力，但有愷撒第二之幻夢——一若大地衆生，真能一再優容愷撒一流之人物者然。於是處心積慮欲自爲一真正之皇帝，頂冠皇冕，而勁敵及同學與同僚則皆在其足下。夫此種願望之實現，初未嘗足以增加拿破崙已有之勢力也，然拿破崙則以爲可以使其聲名威望，益形煊赫，復可以驚震其母氏。夫當需要創造之時代而拿破崙頭腦如斯，復何能望其對此有何反應乎？將爲皇帝，則法國不宜困餓。蓋法國而困餓，必不能容有皇帝也。拿破崙乃着手建築昔日路易十四所預擬之道路；仿英

國之制開掘運河；重組全國之警政以保障國家之安全。巴黎城將爲其個人戲劇之配景，則建築古環坊，樹立古圓柱，務使其外觀與羅馬城無異。此外更計畫優美之銀行制，而利用之。凡此種種，拿破崙不過隨時勢之演化，與之俱進耳；世無拿破崙，此種種進步，匪必不能成事，唯其進展之際，其專制集權之色彩，不若拿破崙之重而已。拿破崙復盡力以剝削共和黨之勢力，召回逃亡在外之王黨中人，但責其以滿意之保障，表示尊重新政府而已。逃亡之王黨大都皆願承受此條件，聽任波旁 (Bourbons) 朝成爲過去之陳蹟，而回歸法國。拿破崙更與羅馬教皇締結條約。俾羅馬助己，而已則恢復教區中之羅馬權力。彼以爲法國無宗教，將永不能馴服而易於駕馭，亦決不能容新王朝之建立。嘗謂「國無宗教，何能有秩序？社會而無貧富懸殊之階級，則無以自存；而貧富之階級無宗教不能持久。一人困餓垂斃，另一人則因積食而病，此餓者對此區別斷難漠視。要惟在上者發爲是言曰：「此上帝之意旨也；世上必有貧人，亦必有富人；但將來與不朽之精神生活中，財富分配，將與在此世時不同。」蓋拿破崙以爲宗教者，實爲馴服平民之利器，而後期之羅馬教爲尤然。當拿破崙爲雅各賓黨人時，嘗欲推翻宗教，其理由亦即在此云。

榮譽團 (Legion of Honours) 之創設亦爲拿破崙生平一大事業，吾人於此，可以測知其理想力之限度，並其對於人性之估計。此制以綬章賞人，以示尊榮；俾雄心勃勃者隱受羈縻，而不至更謀反側也。

復次，拿破崙亦喜作基督教之宣傳。蓋拿破崙對於基督之觀念側重於其政治功用。此種宗教觀念，自是深印於法國宣教師之心中，至今不絕。彼之言曰：「重設外國傳教之機關，吾之願也；蓋吾將令宣傳教師視察其所到之地，彼輩於吾將來在亞非三洲之事業，必有所助也。教士之衣冠，不但能保護彼輩，抑且足以隱匿彼輩之政治及



商業之考察。傳教會之首領是後應在巴黎，不再在羅馬矣。」

此種觀念酷似一無賴商人之口吻，初無大政治家之風度。其於教育上之設施，亦徒見其眼光之仄狹，茫然於新時代之實際情形。初等教育，拿破崙絕不措意及之，一任地方官吏之便宜處置，且規定小學教師之束修，宜由學生學費中支付之。由此以觀，拿破崙顯不欲全國平民之盡受教育；初未嘗了然於平民之何以必受教育。拿破崙唯注意於高等與職業教育，蓋因國家有需敏慧有才智多謀而又醉心利祿者之相助為理耳。若此之教育方針，以視一七九二年康多塞（Condorcet）所草擬之全國義務教育計畫，洵可謂為一大退化。康多塞氏之計畫，卒漸能博得最後之勝利，世界各大國，莫不向此目標以趨，至今已幾幾達到，而拿破崙之廉價設施，終至見棄於人矣。至拿破崙對於女子教育則有下述之言論：「吾意以為吾人不必涉想及於訓練青年女子之任何計畫，女子之教育，莫善於母氏之訓導。公家政無需於女子，故女子不適於公家之教育。女子之事業，禮貌而已矣；女子之目的，婚姻而已矣。」

拿破崙之卑視女子，吾人於拿破崙法典（Code Napoleon）中，亦可見之。據法典之規定，為妻者於其己產，無使用權，凡事悉在其夫掌握中。拿破崙法典大都為參政會所制定。拿破崙妨礙其討論者則有之，其所俾助者蓋鮮。蓋彼往往事前未有通知，突然走臨議場，餉以充滿自我主義色彩之冗長演詞，其所言又往往無關於正在討究之問題。參政會則唯有謹聆其言而已。有時閱辯滔滔，絲歷晝夜，未嘗稍顧參政員之疲乏，以顯示其精力之過人。彼晚年回想此時之討論非常自得，至謂一生榮譽，不在於四十次大戰之勝利，而在於產出此法典……實則此法典之

優點，唯在其能整理昔日不能理會之法律解釋，而代以明白曉暢之條文；舊法新法之絕無條理者，至是則彙而改訂之。其於事物，皆有精確之定義，俾他人引用時，不必更加解釋；此其成效之在一時者，正與拿破崙其他建設事業同。然定義中間有謬誤，故即就其一時之功效而言，亦不甚著。此次編纂之業，知識之用，限於整理排比之功，初無創造之偉力。凡已經存在之事物，莫不視為當然，初不問其有當於理否。洛茲霍蘭引谷耳哥（Courcand）之言，所謂『陛下僅增益已存在之事物而已』者是也。文明社會與夫人羣合作之一切根本觀念，當時方在改造之過程中，拿破崙乃熟視而無覩。彼但取進化潮流中之一段，欲以此定為不易之定理，以示範於百世。至今法國社會，尚為拿破崙所加十九世紀初期之胸衣所束縛。拿破崙為法國制定女子之地位，工人之地位，與夫農夫之地位，至今若輩尚處拿破崙定義之密網中，奮鬪以求自脫也。

拿破崙竟以其堅決清明而又仄狹之心懷，取活潑強悍之態度，使法國之就範矣。然此不過其自私自大計畫之一部而已。彼之理想，實築於新愷撒主義之上。一八〇二年，竟設法自任終身之首席執政，并有任命繼任者之權。其合併荷蘭與意大利之意，亦昭昭在人耳目，按條約義務，拿破崙當維持此兩國之分立，而其耽耽虎視，處心若揭，故亞眠和約，自始即有破裂之虞。拿破崙之大欲，既必須與英一戰，在理宜暫取鎮靜，竭力增益其海軍力，務使駕英而上之。拿破崙是時已統有造船事業之供給地，英政府初亦非強，宜乎三四年間，便可使兩國國力之高下為之一變。然拿破崙雖經埃及一役，猶未洞悉海軍力之重要，而其天性躁急，尤不耐長時期之靜待與準備。一八〇三年，拿破崙佔領瑞士，於是醞釀中之危機，一觸遂發，與英國重啓戰端。先是英國由阿定吞（Addington）秉政，怯弱寡能，戰

事既作，乃以雄才大略之庇得（Pitt）代之。自後拿破崙之事業，蓋與此戰爭相終始云。

當執政政府期內，首席執政，頗盡力於增進其兄弟姊妹之祿利。此蓋人類之通性，既富宗法社會之精神，又具科西嘉人之特性；吾人於此，更可了然於拿破崙如何估計其所處之地位與其所得而利用之機會。大抵人生不能一日離聽衆，而家庭者，實爲吾人兒童期內第一次之聽衆；是以吾人大都自壯至老，兢兢焉唯思有以誇耀於父母兄弟及姊妹之前。得志者之家書，鮮能有沖謙之懷，混忘其自我者。唯崇高之人格如耶穌者，始能向普天下人言曰：『吾母吾同胞其念之！』拿破崙一生之大原動力即在於求所以震驚波那帕脫族及其鄰人而思有以屈伏之。其提攜諸兄弟也，尤足令人齒冷，蓋其兄弟，皆極平凡之人也。貧困之波那帕脫族至是可謂交運。卽科西嘉全島之人，亦莫不張口以俟！然此中有一人焉，知拿破崙獨審，既不震眩於其偉業，復未嘗爲所屈服。其人爲誰？卽拿破崙之母氏是也。拿破崙嘗以財幣，歸貽母氏，俾其養尊處優，誇示鄰里，使人知其爲震驚全世界非常偉略之子之賢母。而此賢婦人，卽嘗於拿破崙十六歲時，因其蔑視祖母，餉以痛笞者，至今拿破崙年三十二，功績爛然，猶未嘗一爲所震眩，亦不受眼前榮華之詐欺。雖舉國人民，莫不崇拜拿破崙，而其母氏則始終無絲毫之妄想。凡拿破崙寄歸之金錢仍儲藏之，不稍變其昔日節儉之風。嘗曰：『一旦諸事，悉成過去之陳跡時，爾等必將樂有我之儲蓄矣。』

#### 第四節 皇帝拿破崙第一（一八〇四年——一八一四年）

拿破崙稱帝所經之步驟，吾書姑舍之勿詳。其登極之儀式，蓋重演古史中之怪劇，吾人想像力所能及之奇事，

無以逾此。拿破崙已不再模擬愷撒，至是其心目中之模範，蓋爲查理曼。加冕之禮不舉行於羅馬而舉行於巴黎之聖母院大禮拜堂（Notre-Dame）。拿破崙召羅馬教皇庇護第七（Pius VII）至巴黎，行禮；禮將成矣，拿破崙乃攔其冕，揮去教皇而自冠之。設此事見於一千年前者，必將有重大之結果，在一八〇四年，則不過鬧成笑柄而已。讀者當能自知。一八〇六年拿破崙又有第二次之復古行爲，踵查理曼之後塵，取倫巴底鐵冕，自冠於米蘭之大禮拜堂中。凡此虛偽之儀式在西部德國人之心目中，頗有鉅大之影響，使之時時憶及德國亦曾爲查理曼帝國之一部焉。

法蘭西產生之四新共和國，今亦悉變爲王國。一八〇六年，拿破崙封其弟路易（Louis）爲荷蘭王，約瑟（Joseph）爲那不勒斯（Naples）王。此類附庸，彼所封於歐洲者，其割裂邊圉之強橫，實啓他日意大利德意志統一之漸，第其事甚繁，非此史綱所能盡述云。

此新查理曼與新利奧之盟約，不能持久也。一八〇七年，拿破崙始凌辱教皇，一八一一年，遂幽之於方大里布（Fountainbleau）。是等行動，似無甚理由之可言。舊教中人因之不滿，正如其稱帝一事足以使新黨離心也。拿破崙至是既不袒舊亦不助新。新者既爲所賣，舊者又復叛離。循至所主者唯個己之利害而已。

拿破崙之外交政策，使歐洲重陷於戰爭漩渦中者似亦無甚理由之可言。與大不列顛之爭也，躁急不克久待，



為皇帝時之拿破崙

乃不顧海軍之力量，即以一八〇四年，集大軍於部羅涅（Bologne）。拿破崙自謂操必勝之券，甚至鑄章勒石，將以彰厥功。擬更施其故技，設計以待英艦之自陷羅阱，部羅涅之軍隊，則將索筏成隊，潛渡入英，而襲擊之；庶幾班師之令未下，倫敦之城已破。會當時拿破崙侵略德意志南部，卒迫奧俄兩國與英合力以抗法。一八〇五年，拿破崙兩經敗衄；六月，英將科爾得（Calder）敗法國艦隊於比斯開灣（Bay of Biscay）。十月納爾遜又殲法西聯軍於特拉法加（Trafalgar）。拿破崙征英之希望，乃隨以俱盡。納爾遜既勝，卒於軍艦中，可謂偉矣。自後拿破崙與不列顛之仇益深，然英地遼遠不易及，英人又銳利不可勝，而不列顛則能隨時沿歐洲海岸以擊掠拿破崙也。

特拉法加之挫敗，至重大，然法人猶懵然不明其真相。法人所聞者，僅爲「我艦出戰偶不慎，風浪乘之，故失數艦」而已。拿破崙既爲科爾得所敗，乃自部羅涅移師跨歐洲之半，敗奧俄之兵於烏爾穆（Ulm）及奧斯特里齊（Austerlitz）。普魯士乘機起而抗法；戰於耶拿（Jena），大敗而潰，時一八〇六年也。此時奧普皆已潰敗，唯俄國猶能一戰，於是一八〇七年之歲月，悉耗廢於對俄之兵事，甚無謂矣，凡較爲果敢明斷者必不欲與俄戰爭也。吾書弗能詳敘波蘭一戰之艱苦；其在浦爾圖斯克（Pultusk）嘗得小勝而以大捷告巴黎，既而又勝於哀牢（Eylau），然損失均不小。旋又敗俄人於孚利德蘭（Friedland）。然拿破崙猶未足履俄土也，俄人之未衰猶不列顛耳。天忽佑拿破崙，炫鬻也，機詐也，佞諛也，竟使此少年好勝之俄皇亞歷山大第一——彼年才三十——心悅誠服而與之同盟。二帝因浮筏會於的爾西特（Tilsit）之尼門河（Niemen）上以成盟焉。

的爾西特之會，蓋爲雙方主角各顯其大愚之機。亞歷山大嘗受學於喀德鄰第二（Catherine II）之廷，濡染

於新思想者久，故凡自由，教育，以及世界之新制，莫不盡力倡導——唯未嘗放棄其獨尊之念而已。其夙交某，嘗謂「向令人人能依其所欲而行者，則彼甚願人人之得自由。」彼嘗謂假使文化能較為猛進者，則雖斷首碎顛，亦將廢止佃奴制度矣。又言彼所以與師與法相戰者，蓋為拿破崙行若暴君，故來解放法民耳。自拿破利德蘭一役後，亞歷山大對於拿破崙之態度驟異。戰後十有一日，兩人遂相會見，亞歷山大之神態，必且趾高氣邁向拿破崙解釋之，此固世襲君主之本色已。

拿破崙之於此會，定必欣然自滿。蓋彼與其他皇帝之分庭抗禮，此為第一次也。拿破崙勢利之心深入骨髓，與其他眼光偏狹之人同，此觀於其醉心爵位可知也。今亞歷山大大者，世襲君位，生來便為貴人，乃竟以墨斯科真正之皇帝與即位才三年之新帝分庭抗禮。的爾西特木筏之上有二幻想，踴現於其間。亞歷山大曰：『何謂歐洲？』拿破崙答曰：『吾儕即歐洲耳。』兩人乃即以吾儕即歐洲之

精神，討論處理普奧之事，預計瓜分土耳其，並籌畫征伐印度以及亞洲之大部，復決議俄國可向瑞典取芬蘭。若輩初不計及寰宇之上，海多陸少，而是時英艦翱翔海上，固舉世莫敢撻其鋒也。波蘭密近拿破崙，使拿破崙有見於此，則波蘭早已衷誠為法之盟國。然拿破崙熟視無覩也。蓋是時實為一偉大理想發生之時期，乃時人竟無一而有偉大之理想者。拿破崙即在是時似尚隱匿其娶俄國公主為后之想。至一八一〇年，始知娶俄國公主之想之太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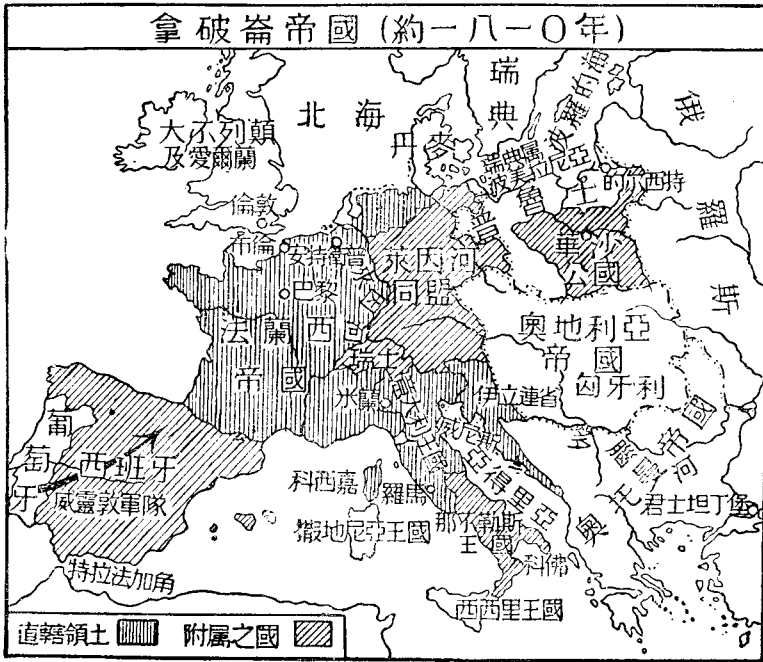
俄皇亞歷山大第一

自的爾西特會議以後，拿破崙之秉性顯形墮落。遇事益暴烈，接物益躁急，稱雄於世界之念愈切，愈益倨傲自大，使人愈無可容忍。

一八〇八年，拿破崙嘗鑄成一大錯。西班牙者，原爲拿破崙之盟國，國力已衰，一任拿破崙之宰制；而拿破崙則更任意廢其波旁朝之王室，俾其弟約瑟可以自兩西西里王國進登西班牙王位。拿破崙已征服葡萄牙，今更欲令葡萄牙合併於西班牙。於是西班牙人大憤，愛國之念，勃然而起，進圍屯駐拜棧 (Baylen) 之法軍，而逼其投降。此爲法軍常勝中一大失敗。

英人乃急乘機而起，令衛爾茲力 ("Sir Arthur Wellesley") 後爲威靈敦公爵，"Duke of Wellington" 率兵至葡萄牙，登陸與法兵戰於威密洛 (Vimiero)，逼其退入西班牙境。拿破崙失利

拿破崙帝國 (約一八一〇年)



之訊息，既傳到德奧，民衆歡騰，而俄皇之對其同盟，自是亦益形倨傲矣。

拿破崙與俄皇再會於耶爾福 (Erfurt)，此時俄皇於拿破崙震動一時之雄才，已不若曩者之器重。此後四年，法國威勢進行於一種不甚穩定之境中，而歐陸地圖之界線，乃如風吹曬衣繩上之衣，飄忽無定。拿破崙個人之帝國，自割據荷蘭，以及西德國，意大利與亞得里亞海岸各區中之大部分疆域後，日益擴大。唯法國之殖民地，則一一落於英人掌中；在西班牙半島之英軍，受西人之助，迫法人向北退。全歐人民均厭惡拿破崙，頗痛恨之。至是而拿破崙之敵人，已不限於君主與外交家，舉世人民且皆爲其敵矣。普魯士自一八〇六年耶拿敗後，乃着手整理戶庭以內事。得斯泰因 (Stein) 爲之領袖，蕩盡封建制度之餘跡，廢除特權與佃奴制，規設平民教育，喚醒愛國思想。蓋法國於一八七九年所成之事業，普國至是，竟安然而具備。至一八一〇年頃，新普魯士出世，爲後來統一全德之中心。是時亞歷山大似爲雄霸全球之幻想所迷，其昏瞶無識，視拿破崙猶且過之，竟再自命爲自由之友。一八一〇年，亞歷山大因反對拿破崙之結婚計畫，重起齟齬。蓋拿破崙是時因前妻約瑟芬無出故與之離異，以圖「皇朝」之「綿延」。拿破崙因亞歷山大不允其娶一俄國公主，乃轉而之奧，娶奧國女大公馬利路易爲后。奧之政治家，知拿破崙甚審，遂以其公主予之。拿破崙至是乃陷入於舊日皇朝制度之中。夫拿破崙固一製造新世界之人也，今乃寧願爲舊世界之快婿矣。

是後二年間，拿破崙之事業，滅裂殆盡。世人已無一再信其作僞之故技。拿破崙不復爲領袖革命運動或助成革命事業之人，非復爲新世界精神之所寄；彼僅一新式之專制君主耳，而污穢則較甚。既與自由精神相反，復與舊日



宗教成仇。故一言及推翻拿破崙，無論君王，無論雅各賓黨人，莫不聯成一氣。唯有專圖私利之鄙夫，以拿破崙爲得  
有成功之祕鑰，願爲之助。不列顛爲拿破崙根深蒂固之敵人；西班牙之民族精神亦融融如火熾，此宜科西嘉人所  
能洞悉；處如此之境地中，亞歷山大一與之絕交，即可使其外強中乾，有如舞台布景之帝國，立時解體。今也拿破崙  
與亞歷山大間爭端果起。亞歷山大之視拿破崙常抱一種混復多端之感情，既以其爲勢力上之勁敵而嫉之，又以  
其起家寒微，而輕視之。不寧唯是，亞歷山大負有一種莫名其妙之偉大，彼常有一種神祕之宗教感情，自以爲天降  
藐躬，將以覆滅拿破崙，獻和平之幸福於歐洲與世界之人類耳。亞歷山大此種理想之偉大，實爲拿破崙所無。然亞  
歷山大之爲歐洲謀和平也，自以爲初未嘗與其割芬蘭侵波蘭與土耳其之計劃相背。蓋亞歷山大之思想，條理不  
清，有若轉輾於光明之迷霧中然者。其屬望最切者，厥爲恢復對英之商務，而拿破崙之反對最力者亦卽在此。當時  
德國全部分之商業，因拿破崙之『大陸制度』橫被阻滯，商業階級莫不恨之刺骨。『大陸制度』者，拿破崙所以  
排斥英國產品，阻其運銷於他國者也。而俄羅斯所受之痛苦，則更甚於德意志。

法俄失和，其事蓋在一八一一年，是年亞歷山大退出『大陸制度』之外。一八一二年，拿破崙乃親率領六十  
萬衆之大軍，東向以征俄。其中半爲法人，其餘則募自與國。此項烏合之衆，與大流士及喀瓦特 (Kavah) 之軍相  
似。其時西班牙戰役，方續進未已，拿破崙初亦不思有以收拾之。統計法人因是役而亡者，有二十五萬人之衆。拿破  
崙自波蘭入俄境，俄人大抵不戰而走，軍行抵莫斯科，其時尙未入冬，然拿破崙已顯陷危險之境。既而進占莫斯科  
城，深信亞歷山大至是必來乞和。然亞歷山大竟不爲此。於是拿破崙所處之險境與二千三百年前大流士在南俄

時之情形，如出一轍。俄人初未敗績也，斷法軍之交通，傷其士卒，——疫癘乘之，爲俄助威。拿破崙未入墨斯科以前，其兵士已傷失至十五萬人。而拿破崙之智尚不及大流士，竟不欲退兵。是年冬令溫和，歷時甚久，拿破崙退兵之機會正多，而乃計不出此，滯留墨斯科而不動，猶欲施其不可必得之計畫，卒致大敗。拿破崙當軍事失利之時，每有意外之幸運，譬如埃及之逃，拿破崙之幸也。英兵屢勝於海上，而拿破崙卒免於覆亡，亦拿破崙之倖也。今拿破崙又入羅網中矣，乃不復能免脫。拿破崙或將在墨斯科度冬，然而俄人則以烟薰而逐之，俄人焚墨斯科城以驅之使出。

拿破崙之決計班師也，已在十月之末，蓋爲時已晚矣。其初拿破崙欲衝出西南隅之新路，既而不成，乃與其殘衆仍向故道，經其初來時行劫之區以進。與國所在，遼遠不能相應。冬寒不厲，殘衆蹈泥濘以退者凡一星期；既而嚴霜侵人，又進而初雪，益進而大雪霏霏，無復止期……

於是軍隊紀律，漸趨放肆。飢兵四出覓食，卒至隊伍解體，潰爲盜賊。村中農夫爲自衛計，起而抗之，向之襲擊，盡施殺戮。有騎兵一羣——猶是塞種人——盡殲其衆。此次退師，實人類史上一大悲劇也。

最後拿破崙與其僚屬，偕數衛兵及侍從復見於德境，手無兵器，唯見流離頹敗之殘兵，三五成羣，尾行其後而已。大隊隨繆拉(Murat)將軍而退，返抵哥尼斯堡(Königsberg)，猶守紀律，唯六十萬之衆，僅存一千而強耳。繆拉乃自哥尼斯堡趨波森。其軍士紛紛散逸，募自普魯士者，已向俄輸誠，奧籍者則南歸故國。此等流離失所之兵士，服御不完，形容枯槁，凍餓垂斃，到處傳布拿破崙失敗之新聞。

拿破崙之魔術，至是已窮。既不敢滯留德境，乃奔歸巴黎。抵巴黎後，復於其悉索垂敝之帝國中，重募士卒。與人

以一八一三年起而反抗拿破崙，全歐人士亦皆以拿破崙有負自由主義之付託，其行爲與篡位之權奸無殊，莫不欲得而甘心焉。彼本欺負新制者，至是彼所恢復之舊制竟起而傾覆之。普魯士奮起，而『解放戰爭』(War of Liberation) 以起。瑞典亦與拿破崙之敵國聯盟。稍後，荷蘭亦起而反叛。繆拉將軍，後以波森境內久經訓練之軍隊爲中心，招集法國殘衆，得萬四千人，經德境退歸，蓋德境絕類被人施藥之猛獅，藥之功效僅至蒸發爲止也。春間拿破崙率新軍，於德勒斯登(Dresden) 獲大勝。自後，拿破崙之智慧與道德似已碎成片片。易怒，有類瘋癲，有時甚至全失其活動力。德勒斯登戰後竟再無所舉動。九月，在來比錫附近，有所謂『民族之戰』(Battle of the Nations) 者，經此一役，而向來追隨拿破崙之後之薩克森人，亦叛歸抗法之同盟。是年終，法軍敗歸法國境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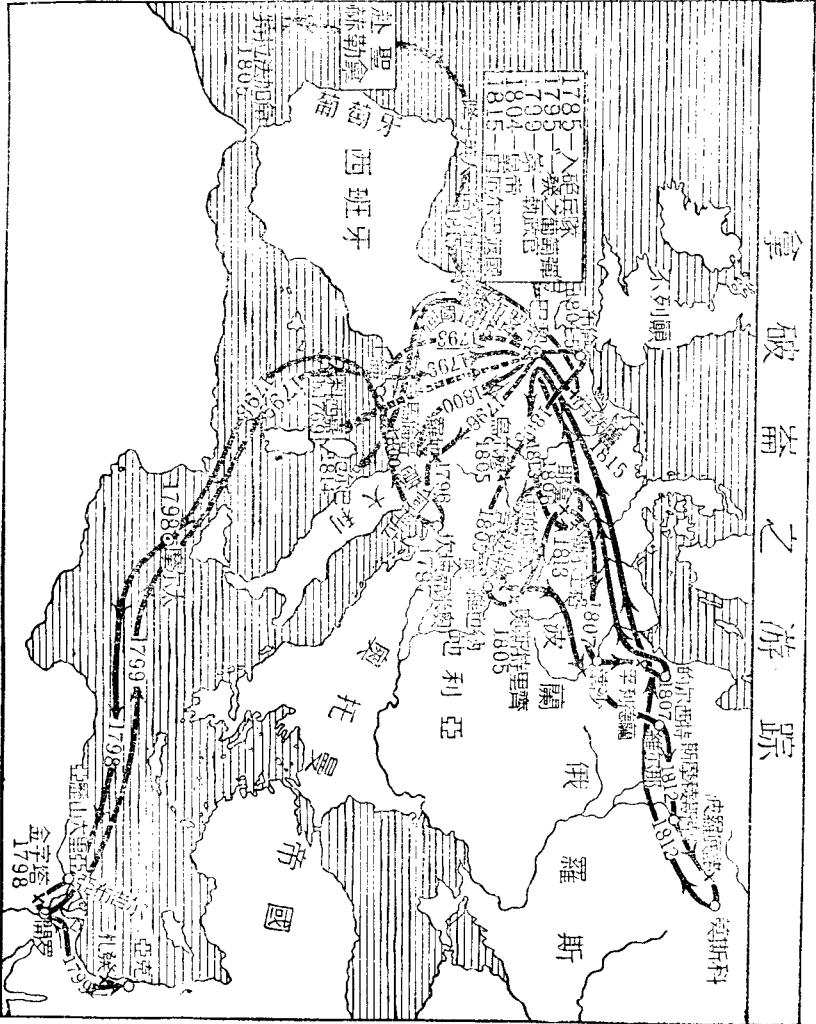
一八一四年蓋結束之戰事也。法國東南兩面，悉受攻擊；瑞典及德奧俄諸國人渡來因河而進；不列顛與西班牙，則越庇里尼斯山而上。拿破崙起而應敵，猶爲最後一次勇捷之戰爭，然已不若昔日之有力。東來之聯軍，初未嘗挫敗法兵，僅進逼法兵自退而已，卒於三月攻下巴黎城。稍後，拿破崙退皇帝位於方大里布婁。

拿破崙逃出法境途中行抵布羅溫斯(Provence) 時，嘗爲一羣王黨所襲擊，幾殞其生云。

## 第五節 百日

吾書述拿破崙事業至此，已至其自然而且適當之終點。新時期開始時之騷亂中，此自我主義者難堪之大劫，今已告一結束。拿破崙竟完全屈服矣。使人事之進行，誠能有真正之智慧以爲之導引，值此痛定思痛之際，宜吾書

拿破崙之游踪



(奧托曼為俄脫變之國)

可以進述人心之科學與意志，如何協力以謀於垂斃之舊社會中，建一公平與自由努力之大同制度。然而吾書下所敘述，絕非此類文字。聯軍之會議中，科學與智慧，顯然缺席。所見者唯俄皇之人道主義，及虛榮心；奧國中解體之哈布斯堡皇族；普國中滿懷敵愾之霍亨索倫皇族；與夫不列顛貴族政治之傳統思想，震於革命之思潮，深以盜取平民之權利，及兒童之勞工爲疚心。會議中蓋無平民，列席者，唯君主與外交家；而外交家者，即使吾人置之於滿儲赤血之白燬中亦不能稍改其外交習慣，使與戰事絕緣者也。會議甫啓，而諸外交家即着手於締結密約及秘密之買賣矣。維也納會議開會時禮儀之隆重，繁碎可謂無出其右。先是聯軍各國之君王，以壯麗之儀式，齊訪倫敦，而後會於維也納。就社交方面言，維也納會議，可稱盛極一時，貴婦美人，聯翩蒞止，勳章軍服，五色繽紛，宴會跳舞，無日蔑有，其間趣聞軼事，滔滔如流泉而不竭。彼二百萬戰場上之陳死人，其譏此會爲自欺欺人乎，抑讚嘆其儀式之繁華乎，抑震眩於諸外交家之手腕乎？吾人愧勿能審知。吾人甚望沙場幽靈能於此次炫輝中稍有所得也。會場中最稱明哲者，厥爲塔力藍（Talleyrand），其人蓋拿破崙所封之親王，信爲一雋慧之人物，革命軍未與之前操神甫之業，革命既成，嘗主籍沒教會之財產，今茲蒞會，則力主波旁王朝之復辟云。

聯盟諸國，踵自昔和平會議之後塵，各求飽其所欲，攘臂而爭，以虛度其可貴之歲月，而波旁族則已返法復辟矣。波旁族既再興，於是流亡在外之王黨，亦悉數歸國，滿望得償其昔日之所失，而一洩其復仇之憤。一人之大自利主義，今已掃地以盡，——然繼其後者徒一羣更卑陋之自我主義者而已。新王爲路易十六之弟，一聞其姪路易十七死於神廟中之消息，即以路易十八自稱。其人軀幹碩大而臃腫，本性或不惡，然爲舊制之象徵；凡法國中曾被新

思想者，莫不感反動之壓迫，隨新王以俱至。故新王之來，非解放也，徒建立一新專制政制而已。昔之專制，活潑而顯赫，今之專制，則但感其壓迫與無能耳。法蘭西舍此以外，其遂無他望乎？波旁王室中人，於拿破崙大軍之戰士，尤爲仇視，而是時遠征回國之軍人，充滿法境，皆有置身於雲霧迷漫中之感。拿破崙已縛送至厄爾巴（Elba）島上，治其慰情勝無之小帝國。仍號皇帝，並許其自有一國家。此蓋出諸亞歷山大義俠之忱，或其怪誕之念，堅持所以待其敗亡後之敵人者如此。哈布斯堡王朝中人，昔者於拿破崙之成功，阿諛無所不至者，今則攜其哈布斯堡之皇后以返維也納，皇后固甚願也，拿破崙夫妻自是不復再相見云。

拿破崙幽居厄爾巴島上，既十有一月，自念法人已不耐波旁之統治，因設計乘守護英艦之未備，潛行逃避，行抵法境之卡納（Cannes），欲與其命運，卜一最後之勝負。其進趨巴黎也，以波旁之章飾其冠，儼若凱旋之軍人。自是重爲法蘭西之霸主者，凡歷百日，卽史所稱之『百日』（The Hundred Days）也。

拿破崙之返國也，使正直之人民，咸陷於進退失據之地位。拿破崙者，固爲背棄共和之人；同時復辟之舊王朝，其所施之壓迫，又沈重而不可耐。同盟諸國，已不容法國再作共和主義之試驗；以爲法國之問題，乃波旁或拿破崙問題。則又何怪法人大都輸誠於拿破崙乎？且拿破崙歸後宣言，將一變曩昔之所爲，決不再有專制之行爲，願遵憲法之規範……

拿破崙募集軍隊，并屢與同盟各國修和；既思其無成，乃攻比利時境內之英荷普三國軍隊，蓋欲乘俄奧兩軍之未至，先發制人也。此項計畫，幾幾成功。敗普軍於林尼（Ligny），然未大捷；最後卒與英將威靈敦戰於滑鐵盧。

(Waterloo) 而大敗，而普將布魯協 (Blücher) 於薄暮時來擊其左翼，法軍潰走。自是拿破崙無助而絕望矣。法國又再叛之。昔日助拿破崙者，今則相與攻擊之，以爲必如是而後昔日之錯誤可以消除。巴黎設臨時政府，下令促拿破崙於二十四小時內去國。

拿破崙思投奔美國，既抵陸許福 (Rochefort)，爲英國之巡洋艦隊所阻。是時法國恍然有悟，又爲王黨如初，亟欲追捕之。拿破崙乃登一英國軍艦名彼勒羅芬 (Bellerophon) 者，求受難民之待遇，英人竟待之如俘虜。乃送至普里穆斯 (Plymouth)，再自其地移往熱帶中之聖赫勒拿 (St. Helena) 孤島上。

自是拿破崙幽居聖赫勒拿島中，至一八二一年患癱而卒。在島中專心著述自傳，執以引人入勝之態度，敘其一生勳業之大端，諱言其所鑄之大錯。舊僚一二人同時記其日常談論，並旁及彼輩所得於拿破崙之印象焉。

此諸著作，嘗一時風行於法境及全歐。俄奧普三國締結之神聖同盟 ("Holy Alliance") 三國并招致他國君王之加入，深信拿破崙之敗亡，卽爲革命運動之敗亡，乃倒撥運命之時鐘，而恢復昔日之大君制，其根據且愈益神聖而可以千古。神聖同盟之主要文件，相傳受古律得涅男爵夫人 (Baroness von Krudener) 之感動而屬草，蓋男爵夫人似係俄皇之精神指導者也。其文開端卽曰：『今奉最神聖而不可分離之三一之名，』中間稱同盟各國君主須『視其臣民及軍隊，若一家之父之視其子，』而『各君主間，視如一國之同胞，』互相維護，保障真正之宗教，令其臣民，虔誠奉行基督教徒之義務。約文中並認基督爲所有基督教徒之王，夫基督有當時在位之諸君主爲其宮中執政，誠與昔日墨羅溫朝之君主無異矣。英王無權簽字於此；若教皇，若土耳其王，則初未請其參與，自餘

歐洲各國君主，莫不附簽此約，即法王亦與其列。波蘭爲無君之國，則亦未簽此約。蓋方是時，亞歷山大乘其誠篤之玄想，居高臨下，正在宰制波蘭之大部也。神聖同盟者，始終未爲法律所承認之國際同盟；其起而代之者爲「歐洲之協約」(Concert of Europe)，此協約法蘭西以一八一八年參加，而英國則以一八二二年退出。

自後爲歐洲和平與沉悶之時期，亞歷山大則以守正、虔神、與自足之態度卵育之。時人在此期內，觀眼前乖違之境，頗以拿破崙爲可愛，而信其實行政策時，於冥冥不可思議中，實有心於革命主義與法蘭西之發展。蓋拿破崙死後，民衆追憶先烈之情頓生，有一種視拿破崙爲神祕性之英雄之宗教，隨以出現於世也。

## 第六節 一八一五年時之歐洲地圖

神聖同盟之觀念，「歐洲之協約」以及後此歷屆之國際會議等，維持此戰亂罷疲之歐洲和平者凡四十年。此時期中有二事焉，使歐陸社會與國際之和平不能完全實現，且釀成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七一年間之諸戰禍。諸國王庭常思恢復其不應有之特權，並遏抑思想著述與教授之自由，此一事也。維也納會議中諸外交家所定之國際疆界，事實上蓋不可能，此又一事也。

專制帝王堅執復古之成見者，以西班牙爲最著而且最早。甚至異端裁判所亦復一仍舊貫。大西洋以西，西班牙之殖民地，已步美國之後塵，反抗支配歐洲之列強，其事於一八一〇年拿破崙對其弟約瑟爲西班牙王時，蓋已發動。波利瓦爾將軍 (General Bolivar) 者實爲南美之華盛頓。革命旣作，縣歷時日，頗與美國獨立戰爭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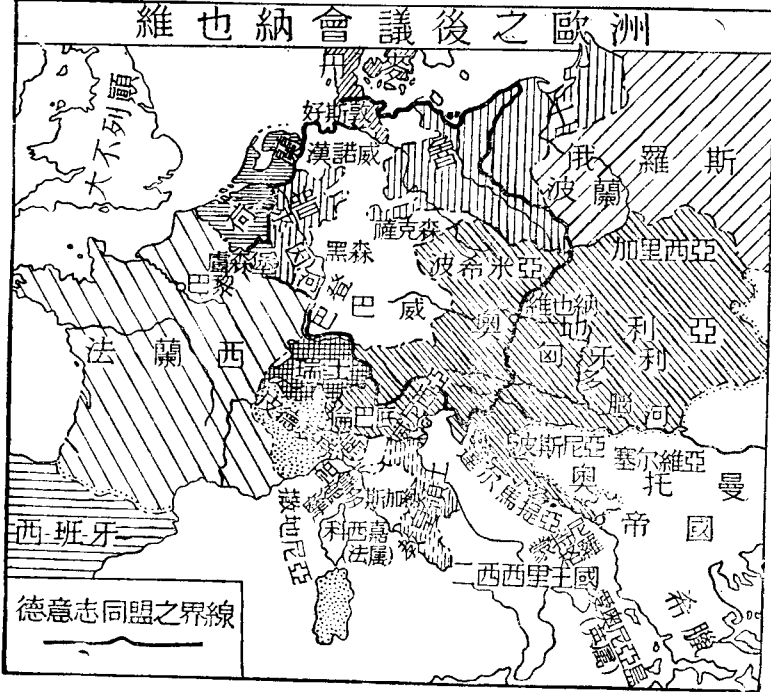
相似；最後奧國遵神聖同盟之精神，建議凡歐洲列強，均宜援助西班牙。英人起而反對此議，而一八二三年美總統 孟祿舉動之果決明斷，實有警告歐洲君王阻其帝制復辟之功。孟祿宣言凡歐洲列強有以歐力侵入西半球者，當視爲一種敵意之行動。於是而所謂孟祿主義者，隨以出世。美洲因之不受歐力之干涉者垂一百年，而南美各國皆得各遵己意以造各自之命運。然西班牙之專制政策，誠已失其新大陸之殖民地，而在歐土，則倚恃『歐洲協約』爲護符，得以任所欲爲，靡有限制。一八二三年，西班牙境內之叛亂由法蘭西歐洲國際會議之使命以蕩平之；同時奧人亦平定那不勒斯之革命運動。此次諸政府聯合遏抑平民之隱謀，其主動者爲奧國大政治家梅特涅 (Metternich) 其人。

一八二四年，路易十八逝世，繼之者爲亞多亞伯 (Count d'Artois)，蓋卽一七八九年逃亡於邊疆上之人也。卽位後乃稱查理第十 (Charles X)。一心以抑止言論與大學之自由爲事，重建獨裁之制，復發國帑十萬萬法郎，以予貴族，賠其一七八九年堡壘焚燬，及財產籍沒之損失。一八三〇年，巴黎市民起而反抗此復古精神之君主，而令奧爾良公爵腓力普 (Philip, Duke of Orleans) 之子代之。腓力普者，陰險欺罔，殞生於恐怖時代，一時稱快者也。歐洲列強見於英國之贊助革命，與夫德奧境內自由思想之勃興，對於此事不欲干涉。蓋法蘭西猶是王政之國家。新王路易腓力普 (Louis Philippe) 於立憲制下爲法王者凡十八年（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八年）。一八四八年者，爲歐洲多事之秋，吾書將於下章中述之。

維也納會議所造成之和平，其搖曳無定有如此。維也納會議者，反動思想所召集，而諸專制王朝因其本性如

此莫不遲早之間受此種思想所吸引。外交家不依科學所繪之地圖，業已產生種種之緊張，抗爭力愈衆愈強，然其有害人類之和平尤爲危險。夫國中之人民言語不同，所讀之書不同，所抱之觀念不同，若再加以宗教信仰之歧異，則於統治上非常不便。語言信仰不同之民衆要唯有共同之利害如瑞士山民有共同自衛之需要者，方可治於一爐；然即就瑞士而言，各地方亦極爲自主。他日列強勢力，漸趨泯滅時，瑞士人民或且各受其民族愛力之吸引，散入德法意等國。又如昔日之馬其頓人村民複雜，則分區自治之制，益不可少。然讀者一窺維也納會議所繪之歐洲地圖，將見其分國割地之無意義，一若唯恐地方民衆之騷亂，不能臻其最高限度者，無端破壞荷蘭民主國，又復將崇信新教之荷蘭人，與崇信天主教操法

維也納會議後之歐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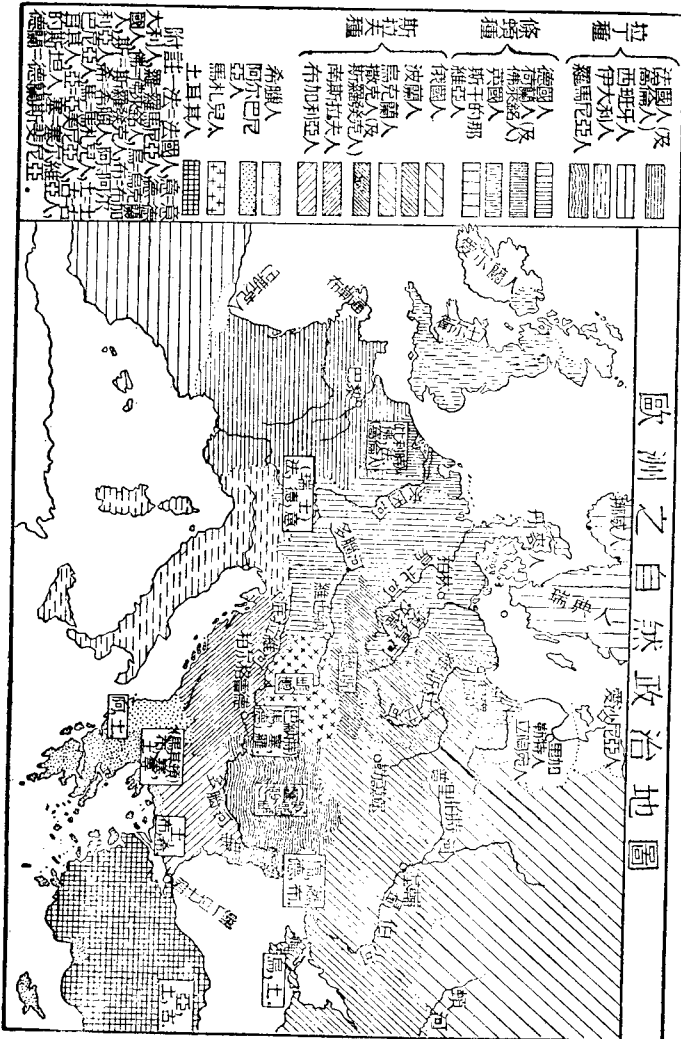
(註) 奧托曼爲俄脫變之誤

蘭西語之尼德蘭人（舊隸西班牙後隸奧地利亞）混而爲一，建一尼德蘭王國。又將威尼斯古共和國及北部意大利訖米蘭爲止之地割與操德語之奧國。薩伏衣之民衆本操法語，今則與意大利之斷片併成一區，以恢復昔日之撒地尼亞王國（Kingdom of Sardinia）。奧匈二國之民衆包含德族，匈牙利族，捷克斯拉夫族，巨哥斯拉夫族，羅馬尼亞族等，本已時有爆發之虞，今則不但增有意大利人，且更於其一七七二年及一七九五年兩次波蘭之分割，予以承認，更加入一種波蘭人於此已極複雜之民衆。波蘭人民，皆信天主教，尤富民主之精神，今則大部割與信奉希臘教且較不開化之俄皇，其重要之區，則割歸信奉新教之普國。而俄皇所得之芬蘭，本屬異種，亦悉予認可。挪威與瑞典，本爲絕然不同之兩民族，今亦併爲一國。至若德國，尤陷入於混亂難理之情形。普奧兩國雖均隸屬於德意志同盟，而兩國領土又不盡在同盟範圍之內。丹麥王因其好斯敦（Holstein）一部分領土中之住民操德語，則亦加入同盟之內。盧森堡之君主兼尼德蘭王國之王，其人民尤多操法語者，今亦併入德意志同盟。蓋其劃地割境之昏聩混亂無常識如此。今夫德人操德語，而其觀念一本於德國文學，意人操意語，而且觀念一本於意國文學，波蘭人操波蘭語，而其觀念一本於波蘭文學；誠能令其各自爲政，一以其言語爲範圍，自成一國而自治之，則其民衆之福利可期，於自餘人類，必能多所助益而少所傾軋；今維也納會議絕不顧此。則又何怪是時德國民間，有一流行最廣之歌謠，中稱凡操德語之地卽爲德之祖國乎？

政治之區域，不應爲君王與外交家輩之買賣事業，此理卽在今日，人類猶未肯皆承認之。實則世界之上，本有一幅天然而且必然之政治地圖，超越乎所有君主及外交政策之上。本此天然政治地圖，以住民之言語民族爲標

準，實爲分疆而治之最良方法，凡有智識之人皆嘗努力造成如此之分疆，建設如此之政府，而不必顧及外交政策與夫國旗表記，所謂『要求』，所謂『忠義』，以及現有之政治地圖，皆可背棄之。世界之天然政治地圖，常欲實現

歐洲之自然政治地圖



其一已。其伏處人爲政治地圖之下也，有如巨大怪物之內氣澎湃，積爲厲氣，時有爆發之虞。一八三〇年，操法語之比利時人，爲法國當時之革命運動所鼓動，亦起而革命，以反抗其併吞己國之荷蘭人。列強懼其建立共和國，或將爲法所據也，則亟亟設法緩和之，並自常產帝王之德國，取一利歐破爾德第一 (Leopold I of Saxe-Coburg Gohra) 者，以王比利時。是年德意兩國，亦有革命，唯皆不久蕩平。俄領波蘭之暴動則勢較猛烈。革命黨人於華沙 (Warsaw) 建一共和國，以抗尼古拉第一 (Nicholas I) 者。凡一年，尼古拉第一者，自一八二五年繼亞歷山大而爲俄皇者也。既而俄兵來征，殺傷甚衆，卒歸覆亡。波蘭人自是禁用波蘭語，而羅馬教亦被廢，以希臘教代爲國教焉。

一八二一年，天然政治地圖亦嘗爆發一次，其後卒得英法俄三國之助，事遂成功。此卽希臘人對土耳其之叛亂是也。希土兩國，拚力血戰者，凡歷六年，而歐洲人則作壁上觀。卒之開明思想之流，咸議列強政府旁觀之非是；而各國之志願軍激於公憤，羣起以助革命黨人，其後英法俄三國，始取一致之行動。一八二七年，土艦爲英法聯軍殲於那瓦里諾 (Navarino)；而俄皇亦出師攻土。比一八二九年，亞得里雅那堡條約 (Treaty of Adrianople) 告成，希臘宣布獨立，然不許其恢復古代共和制。希臘之爲王國實有一種歷史上之惡名。然希臘而爲共和國，則歐洲各國方激盪於神聖觀念同盟之下時，視爲大不利於各國之君主。於是希臘又得一德國巴威 (Bavaria) 之鄂圖親王 (Prince Otto) 爲王，其人微有瘋癲之病，但實爲王朝血統之所生，自信其有神授之統治權，橫行無道，卒於一八六二年見逐，多瑙河諸省 (今爲羅馬尼亞) 及塞爾維亞 (Serbia) (今爲巨哥斯拉夫之一部) 兩區中，皆

任基督教徒爲總督。此事對於自然政治地圖之要求，蓋已爲部分之讓步，然欲驅盡諸地之土耳其人，則尙須流多量之血也。

不久德意兩國中，自然政治地圖亦起而實現其一己云。

### 第三十八章 十九世紀之實情與理想

#### 第一節 機械革命

諸凡述十九世紀史者，往往於拿破崙之生平事業，作過詳之敘述。自人羣廣大之進化過程觀之，拿破崙蓋渺乎小焉者也；彼不過進化中之障礙物，人類潛伏惡力之表現，猶之疫病中之細菌耳。卽以之擬於疫病，其爲細菌也，亦非高等；蓋拿破崙所殺傷者，遠不若一九一八年流行性感冒之衆，其所造成之政治及社會之禍患，亦遠不若查士丁尼時大疫之烈。此種穿插之短曲在人類史中，必不能免；彌縫補綴，苟且求安，如史家所稱之『歐洲協約』者，亦爲歷史上所必有之事；蓋人羣事前原無預定之觀念，足以爲建設新世界之指鍼也。且卽如『歐洲協約』亦未嘗無進步之元素。此種制度至少已將馬基雅弗利式之個人專制主義，棄置務盡，而宣稱人類或至少歐洲有共同一致之福利。雖存瓜分寰宇以俾諸國之帝王，然於人類大同之理想，與夫事神事人之精神，已示以相當之禮貌矣。

人類將欲建一不朽之政治社會制度，有其應爲之事業焉。此事業也，下逮今日，曾遇種種障礙，然猶於憤怒及騷動之際，正在耗費人類之智慧，而未底於成。其事業維何？一曰如何創建一『財產之科學』而應用之，俾爲自由平等之基礎；二曰如何創建一『貨幣之科學』而應用之，俾一富有效率之經濟媒介可以產生，可以永保；三曰如何創建一『政治與合作之科學』而應用之，俾任何社會中，人人可以和諧以求滿其共同之欲望；四曰如何創建一『國際政治之科學』而應用之，使人種間民族間與國家間之戰爭，徒耗財力而滋長殘忍之心理者，可以永遠絕跡於斯世，並使人類之共同利害隸屬於一共同統治之下；尤要者爲如何創建一全世界之『教育制度』，俾保持人類之意志與利害，使其兢兢焉努力於羣衆之福利。夫唯有所貢獻於此五大建設者，方足稱爲真正造成十九世紀歷史之人物，使一世紀後之人猶食其賜。諸凡十九世紀之外交官，『政治家』以及政客，以之擬於彼輩，僅爲一羣生事且煽動風潮之學校頑童，——及金屬之小竊，——處一文化之巨廈中，而不明此巨廈之性質，乃遂於此中積銖累寸之材料上，遨遊嬉戲，至於加以危害而不惜焉。

十九世紀中，西方文明之精神，既已經再生運動之解放，方着手於社會及政治改造之創造事業，而世界已起一劇烈之變化，其影響遍及全球，實爲人心解放後第一次科學努力之成就，人類之力量與物質生活爲之不變。是蓋培根羅哲爾之預言，開始實現矣。少數科學家，歷久遠之歲月，以積聚科學之智識與信仰者，至今始第一次產生足以加惠人類之果實。其最顯而易見者，厥爲汽機。先是十八世紀時，煤鑛中已首見汽機，爲抽水之用。其時工人熔鐵已用焦煤，不復如曩昔之但用木炭。至瓦特 (James Watt) 出，乃改良汽力抽水機，俾其力足以運動各種機械。

瓦特者，格拉斯哥(Glasgow)製造算學儀器之人也。一七八五年諾定昂(Nottingham)一紗廠，首用此種改良之汽機。一八〇四年，特雷費提克(Trevithick)乃仿瓦特汽機之制，創造機車爲運輸之用。一八二五年，斯拖克敦(Stockton)與達林敦(Darlington)間始通火車。其最早之機車(一八二五年第一號機車)至今猶在達林頓站之月臺上，用爲裝飾。迨十九世紀中葉，則歐陸地面，已遍布鐵道，如密網矣。

火車之發明，蓋人類固定生活狀態上之一種突變已。昔者拿破崙經俄羅斯之敗，自維里納(Vilna)附近回巴黎，歷三百十二小時之久，凡行路一千四百哩。拿破崙之歸也，兼程而行，平均每一小時行五哩。通常旅客，將時倍而其程亦不過如是。此蓋爲陸行最大之速率，以之擬於第一世紀中羅馬與高盧間，或紀元前四世紀時撒狄與薩間之最大速率，亦大略相似。自有火車，此種行程速率大增。通常四十八小時已足。蓋歐洲大陸上諸行程，竟縮短至昔日之十分一。行政區域在昔一政府所能統治者，既有火車，即十倍其廣袤，亦有管轄之可能。此可能性之在歐洲，至今尙未盡量實現。蓋歐陸今日之國際疆界，猶是昔日馬行時代之疆界也。若在美洲，其功效蓋立時呈現。美國西拓其疆土，自有火車，即西圍益益西延，以訖於美洲之邊，猶覺華盛頓首都，指日可達。蓋火車之在美國，無異大一統之表徵，無火車蓋不可能也。

至若輪船之出世則較汽機爲早。一八〇二年，有汽船名夏羅德丹達斯(Charlotte Dundas)者，業已駛行於克來德運河(Clyde Canal)口上。一八〇七年，一美國人名福爾敦(Fulton)者，有汽船名克勒芒(Clermont)，以英製之機器，駛行於紐約附近之哈得孫河(Hudson)。汽船之首先入海者，亦爲一美國船，名費匿克斯



(Phoenix) 自紐約之和波翠 (Hoboken) 駛抵菲列得爾菲亞 (Philadelphia) 卽首先橫渡大西洋之汽船 (一八一九年) 亦爲美國船，卽塞芬那號 (Savanna) 是也 (此船猶用風帆) 凡此諸船，皆明輪之船，而明輪之船，不適於遠航大海。明輪易被震碎，船隻卽不能行。暗輪之船，隨之發明，爲事殊漸。蓋諸多困難，必先克之而後始可用也。十九世紀中葉汽船之噸數方超過帆船。自是以還，海運之進步殊速。洋海航程所需之時間，始能大略預定之。橫渡大西洋之海程，在昔爲綿歷數週之險業，而不能預測其進口日期，甚且遷延至數月而始得達者，其速率蒸蒸日上。迄於一九一〇年，最速之汽船，可以五日畢之，其進口時間，亦幾可預爲確定。至今各處海上交通之時間皆形縮短，其準確亦均已增加矣。

與汽力運輸之發達同時出現，尙有一新發明，足以助益人羣交通之利便者，則爲弗打 (Volta) 賈法尼 (Galvani)，法拉第 (Faraday) 諸人對於電學之貢獻是也。電報以一八三五年，始行創設。海底電線亦以一八五一年，於英法間首先敷設。不數年間，全球諸文明國，莫不各設電報；消息之傳遞，在昔立站通郵，異常緩慢者，今則一事之起，瞬息之間，卽可傳遍全世界矣。

鐵路與電報，在十九世紀中葉，嘗被視爲諸發明中之最可驚異而又最革命者。實則僅爲偉大運動最著明最笨重之初生果實耳。近代工藝智識與技術之進展，神速異常，自以前諸時代之進步觀之，其成就尤爲偉大。而諸種進步中，其初卑卑無足注意，而後來有極大之效果者，厥爲人類使用各種建築原料之能力之擴大。十八世紀中葉以前，冶鐵之方端賴木炭，故爲塊甚小，鍛以成形。鐵在是時，唯爲手藝專家之材料。其品質之優良，悉視鐵工個人之

經驗技術以爲斷。故是時（十六世紀）最大之鐵重不過二三噸（職是之故，大礮之體積亦至有限）。至十八世紀而鼓風爐出世，因用焦炭而日益發達。前此世未有滾鐵片（一七二八年），亦未有滾鐵條與滾鐵塊（一七八三年）。內斯密斯（Nasmyth）之汽鎚（Steam Hammer），至一八三八年方始出現。蓋古昔社會，因冶金術之拙劣，不能利用汽力。未有滾鐵片以前，即最早之抽水汽機，亦不能發達。自吾人今日觀之，昔日汽機，拙劣至此，前人一何可憐，然此固曩日冶金術未發達時之最高成就也。一八五六年，柏塞麥（Bessemer）法始見用於世，至一八六四年而有明爐冶鐵法（Open-hearth Process）之發明，任何鐵礦皆可熔爲液汁，提取其雜汁，而成鑄鐵，其量之宏及其法之備，並爲前人所未聞。今日電氣熔爐中，巨量之熔鐵，滾騰上下，一若羹匙中之牛酪。人類物質上之進化中，其功效之偉大，未有能及吾人今日所有使用鋼鐵，並改移其成分與品質之能力者也。鐵道與曩日所用之汽機，不過新冶金術勝利之初步而已。不久而有鋼鐵之船，有鋼鐵之大橋，並有鋼鐵之大建築焉。吾人今日未嘗不悔昔日建築鐵道之規模太小；早知今日者，則運輸之利便，最初即當有大規模之措施，而行程之安適穩定，皆可大爲增加也。

十九世紀以前，世無載重二千噸之船隻，至於今日，則五萬噸之汽船，初不爲奇。世亦有藐視此種進化，以爲此不過「量」的進化，卑卑不足稱道，實則如斯之藐視，徒見彼輩所知之淺陋。今日之大船與夫鋼建之房屋，初非昔日小船與小屋之放大，實係一種性質不同之新事物，其質較優，其建築較敏捷，其用較強固，且須出之於精微之計算，初非徒藉成例，或普通經驗而已足。在舊式之船與屋，物質爲主，人類唯服從建築之質料與其需要，若奴僕然；其在新式之船與屋，則物質爲奴，一任人類逮捕之變更之，壓制之，讀者試思：今日者吾人下探深淵，旁搜水岸，取若煤若

鐵若沙者，而挫之鑄之熔之鍊之，終令其成爲瘦削燦爛之鋼，與玻璃塊之高樓，巍然高聳於擁擠繁華之都會中者，高出地面至六百呎！

吾人所以詳述人類對於鋼鐵冶金術之進步及其結果者，將以一例概其餘。若鋼若錫之陶冶，其進步也，亦自有其相同之歷史；其他不可計數之金屬，若銀若鉛之未爲十九世紀以前人羣所知者，亦皆有史可考也。機械革命自其已往之成就言之，蓋即在人類宰制物質力量之擴展，若各種玻璃，若巖石石膏，若顏色若紡織等莫不受人類之役使。然吾人尙在機械革命初期也。吾人本有力，然吾人猶未知如何使用之。吾人利用科學之贈品，或則庸庸而無奇，或則徒崇外觀，或則愚妄，或竟濫用之而使其產生可怖之結果。藝術家與夫利用物質者，下至今日，其思有以利用此眼前在握之物質界無盡藏者尙在初步中也。

與此機械力之進展並行者，則新電學之成長是已。電學之探討，至一八八〇年以後，始有顯然之功效，足以揭示於常人心目間。自是以後，電燈，電之曳引與夫能力之變質，一一發明。一種能力，可以藉銅絲而流傳，如水之沿水管而輸送，變爲機械力，或變而爲光，或變而爲熱；此種觀念，至是時方漸漸印入於平民腦際云……

此次智識之發展，英人法人，實導其先；然不久德人因拿破崙之蹂躪而恍然有悟，於科學之研究，熱忱而堅忍，其成功卒駕英法人而上之。英國之科學大都出於英格蘭人與蘇格蘭人，<sup>(一)</sup>抑其人尤往往不居於通常學術之中心。<sup>(二)</sup>吾人於上文中，已述英國之大學自新教改革後，已不寄羣衆之屬望，而成爲教育上保存貴族暨縉紳階級之機關，與夫英國國教之大本營。大學中最偉大之勢力，厥爲大學之誇大，倨傲自喜，而世故不明；其他中上階級

之學校，亦皆受大學之宰制。大學中所認為不可少之智識，唯熟讀拉丁希臘之古文學，而無批評之精神；所謂佳文無非引經據典之刻板文字而已。故英國最初之科學，其進步也，初與學制上之教育機關無涉，且為教師階級與教士階級所切齒痛恨者。法國之教育，與英相似，亦全在耶穌會中人古文學派勢力之下。故德人因此得以易於組織科學研究之團體，其人數就科學之限量而言，固嫌其少，但以視英法兩國發明家與實驗家之寥寥可數者，固已較為衆多矣。且也，探討實驗之工作，雖使英法躋於最富且強之地位，而科學發明家，初未嘗因此而富強。蓋篤實之科學家必具超塵出世之精神；終日孜孜於科學之研究，無暇計畫藉科學以自利之方法也。是以科學家有所發明，其發明之經濟計畫每落於有功利思想者之手。而英國科學發明之收穫，雖享其成者不必若教師與教士有仇恨科學家之思，加以侮蔑，一若愚婦之欲宰一能生金卵之牡鵝者然，然亦終令科學家無所得利，至不免於凍餒。彼輩之意，以為科學發明，乃自然之賜，聰明人應享其利也。

〔一〕但如波義耳(Boyle)與哈密爾敦(Sir Wm. Hamilton)兩著名科學家，則為愛爾蘭人。

〔二〕此中有堪注意者：十八世紀中英國諸大發明家，幾乎全為工人，一切發明，不用於實驗室，而出於工場。又有足奇者：則諸發明家之積財起家者，僅兩人而已。——E. B.

關於此點，德人較勝。德國之「學者」對於新學未嘗仇恨。頗能聽其發榮滋長。德國之商人及製造家亦與英

國不同，初無輕視科學家之意。蓋德國商人以爲智識者乃一種有需於栽培之收穫，吾能以肥料養之，則他日收穫宜更豐盛。故彼輩肯以一部分之機會讓與科學家；德國關於科學事業之公帑爲數亦較鉅，而亦頗食其賜。迨十九世紀後葉，德國科學家，已使德國文字爲研究科學者欲悉最新科學之成就者，所必當修習之文字。有幾種科學之研究，德國實凌駕西方諸鄰國而上，而化學尤爲獨步一時。德國在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八〇年，廿年間之科學上努力，至一八八〇年後，成效大著，其所得於工業之榮盛者，有非英法所能幾及焉。

在此史綱中，吾人不能將複雜之心靈現象，所以促成此智識上繼續之進展者，一一爲之敘述。吾人唯有將此中轉移風會之要點，指陳大概，俾讀者瞭然於今日之成就，蓋有如坎拿大人自斜坡高處下駛之雪車，按步前進，而後始有如今日之迅疾駛行於滑冰之上者。吾人已曾述及人類好奇心之第一次解放，與夫系統研究與實驗之初步。吾人亦已敘述羅馬多頭政治與其結局之帝國主義，已來而復去，而研究之風復興。至若研究者如何脫其自秘自利之舊觀念，而以探索所得公之於衆，與夫英國王家學會 (British Royal Society)，佛羅稜薩學會 (Florentine Society) 及其他類似團體之建設，隨知識思想之社會化而俱起者，吾人亦已敘其梗概。凡此種種，皆爲機械革命之根源；純粹科學研究之根源，一日存在，即此機械革命有一日之進步。至於機械革命之本身，吾人可謂其始於英國鐵業燃料木炭之匱乏。因木炭之匱乏，而思用煤，因用煤而有抽水汽機，卒之瓦特改良原機，而機車與汽船隨以發明。此蒸汽效用之擴充，實爲機械革命之第一期。其第二期，則作始於電學之實際應用，與夫電燈，能力傳遞及電動力三者之發明。

自一八八〇年以後，有一種新式機器，以爆烈性混合物之自張力，代蒸汽之自張力者出世，此可稱為機械革命之第三期。此種輕便敏捷之機器，最先應用於自動車，其敏捷與效率，續有進步，竟使人類夙昔所期望之飛行，得以實現。一八九七年，華盛頓斯密孫學社 (Smithsonian Institute) 之蘭格力教授 (Professor Langley) 發明一種飛行機，唯體小不能容人耳。至一九〇九年，飛行機始可乘人。昔者火車與自動車發明之後，人羣以為交通之速度，無可復增，自飛行機之出，而全球各地之距離，又重為縮短不少。十八世紀時，倫敦至愛丁堡之行程，需時八日；至一九一八年，據英國航空運輸委員會之報告，自倫敦至新金山 (Melbourne)，半繞全球，不數年間亦可僅費八日之光陰而已。

吾人於此，不宜過量重視航程之縮短。此不過人類能力上一種更深遠更偉大之擴展運動之一面而已。即如農學或農業化學，於十九世紀中，亦有類似之進步。人羣知利用肥料，使同一面積中之收穫四倍或五倍於十七世紀時。醫學上之進步，尤為可驚；人生之平均壽命因之增高，日常處事之效率亦加大，而因疾病所產生之耗費，亦已減輕矣。

人類生活之經此劇變已為歷史開一新紀元。機械革命之成就，僅百餘年間事耳。而在此短期中，人類生活上之物質狀態，其進步之鉅，乃遠過於自古石器時代至農業時代間，或埃及佩比 (Pepi) 時代至喬治第三 (George III) 時代之全部進步。人事上一種偉大之物質新結構，業已出世。此其有需於吾人社會上經濟上政治上方法之改造，自無待言。但此種改造事業，方有待於機械革命之進步，至今猶在初期中也。

## 第二節 機械革命與工業革命之關係

通常史記每將吾人茲章所稱之機械革命，與所謂工業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者，併爲一談。實則機械革命者，實爲人類經驗中之新現象，肇端於有組織之科學之發達，其效果如農業之發明，金屬之發見等實爲前此所未有之新步驟；而後來之社會與經濟之發展，通常稱爲工業革命者，其起原與機械革命迥然不同，蓋上承前例者也。此兩種發展並駕齊驅，互生影響，然考其根本，論其特性，則絕然不同。世界雖無煤無蒸氣無機器，亦將有一種工業革命之出現；唯或將與羅馬共和國未造之社會及財政之發達相似。若解放後之自由農民，若隊工，若鉅大之地產及財富，以及一種經濟發展之含有社會破壞性者；皆將一一重現於斯世。卽就工廠制而言，其發生亦在未機器與汽力電力之前。工廠制者，初非機器之產品，實爲『分工』之結果。工場中未用水輪之前，技術較精之勞苦工人，已能製造女帽，硬紙箱盒，及其他之傢具，亦已能爲地圖及書籍著色或繪圖。羅馬在奧古斯都時代，已有工廠。書店主人招若干鈔書者，口授其文，令抄之而成新書。世有熟讀笛福 (Defoe) 之書及菲爾丁 (Fielding) 之政論者，當知在十七世紀尙未告終之際，英國已有招集貧民，予以工作，而使其自營其生，自食其力之觀念。卽遠在一五一六年發行謨耳 (More) 所著之烏托邦 (Utopia)，亦已提及工廠之制度。故工廠制者非機械之發達，乃社會之進化也。

迄於十八世紀之中葉，西歐之社會史經濟史，事實上步趨前跡，一仍紀元前最後三世紀中羅馬之成規。美洲

酷類一新西班牙；若印度若中國則一新埃及也。然而時歐洲政治勢力之分裂，反對王政之革命平民階級之反動，以及西歐智慧對於機械觀念及發明之接觸，實爲社會之進展開一新路徑。藉基督教之力，人類大同之觀念深入於此新歐洲之社會中；其時政治勢力又不集中；是以敢爲求富之人莫不願移其精力於機械力與機器，不復着眼於奴制與隊工矣。

機械革命，爲人類經驗中之一新事物，方其進行，初未嘗自知後日種種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及工業上之結果。而工業革命則因機械革命常常改進人生之故，其受人類生活變化之影響也較深，與其他人類諸事業無異。羅馬共和之後期亦有財富之積聚，小農小商之蕩盡，與夫大規模之經濟諸現象，與十八十九兩世紀之資本集中，其根本上之區別，在乎勞工性質之不同，蓋自機械革命而後已爲之一變矣。舊社會之力蓋爲人力，事事有賴於愚困受屈者之筋力。外此則佐以幾微之動物力，如牛如馬之運輸是已。有物待舉，舉之者人也；有巖石待發掘，鑿而取之者人力也；有田待耕，耕之者人與牛也；今之汽船，昔在羅馬則代以划槳之船，划槳者又人力也。蓋古代文明中，大部分之人力皆服役於純然機械之苦工。方機器之初出世也，初未嘗使人類能從此脫去不用智識之苦役。開掘運河，建築鐵道，莫不雇傭甚多之人工。鑛業工人，亦復大增。然而交通之利便，物品之出產尤爲增多。至十九世紀時，新社會之理論始漸確立。人工之但以供給機械力爲事者，已不需要。凡以人工之機械力爲之者，今之機器無不優爲之，且較速而較優。唯有需用選擇與智慧之處，始以人工充之。至是社會之所需者乃純粹之人類。人類之苦工階級，爲古昔文明所倚賴，即盲目被動之人，而無所用其腦力者，已不爲今日人類福利所必需矣。



機械力之代人力，蓋不第最新冶金工業爲然，卽古代之工業如鑛，其情形亦有相同。耕種收穫昔日以多數人工爲之者，今則以利捷之機器任之。〔一〕羅馬文明建築於廉價及退化之人工上，現代文明則建築於廉價機械力之上。百年以來，力日賤而工日貴。如機器之應用較遲者，亦因人工賤於機器之故耳。〔二〕

〔一〕農業之利用機械力，美國實爲先導。

〔二〕昔者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與達爾咸(Durham)初開煤鑛之時，鑛工因開掘肇禍而殞命者，法庭每不聞不問，可見當時人工之賤矣。

吾人當知此係人事上一種極重要之劇變。在古代文明中，富人階級與統治者階級主要之罣慮，在能得苦工之力役。自十九世紀以降，知識階級漸知平民宜有較苦工爲佳之地位。以爲平民階級，當受教育，卽從工業效率着想，亦當如此。蓋平民至少須於其周圍環境，略有了解也。自基督教宣傳之初，通俗教育之在歐洲，卽如死灰之漸漸復燃，正類回教之在亞洲，傳教所到之處，平民教育卽燃燒不已；此蓋由於宗教宣傳有需於平民之能通曉其所由超度之信仰；並有需於平民之能記誦其所由取得信仰之聖經也。逮基督教內部起教義之爭，雙方既各務吸引其徒衆，亦均致力於通俗教育之收穫。例如英國在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五〇年間，因教派間之爭論，各欲求得青年之信徒，於是夜校，星期日學校，日漸增多，而各派教育團體，如非國教徒學校，如國教徒學校，甚至羅馬天主教學校等

莫不蔚然興起。當時識見猶淺之製造家於其自身利益不能具遠大之眼光者，於此種學校團體，頗仇視而反對之。德人於此又獨能得風氣之先，爲其較殷富之鄰國作先導。不久英國工商階級之惟務謀利者，亦踵德人之後，與牧師共營教育事實，而切望平民教育之發達，即其教育之理想，初非崇大，然至少亦知努力訓練平民，以增高經濟效率之水平面矣。

十九世紀之後半，實爲西歐平民教育進步最速之時期。是時上流社會之教育，雖視曩昔不無稍進，然其程度較此期中平民智識之發達，則殊有遜色；故從前社會上讀書階級與不讀書階級之分限，至今幾乎不復能辨認。在此變化之背後，則有機械革命，其進行雖似與社會情形不相干涉，而究其實際，則有完全消滅世上不識字階級之功。

羅馬共和之經濟革命，從未爲羅馬之平民所了解。通常羅馬公民於其所處社會中之種種經濟變化，無能辨析清楚。如今日之吾人者。唯工業革命至十九世紀終了時一般平民受此工業革命之影響者，俱能洞悉其爲一個之運動；此其故蓋因平民已能讀書，能討論，能交換其意見，且彼輩可以往來遊行，周見一切事物，爲以前任何時期之平民所不能爲。

本史綱對於有公共意志與觀念之平民階級之出現於世也，曾將其漸進之步驟，詳加敘述。著者深信平民階級之團體運動，力足以遍布於廣大之區域者，惟恃基督教與回教之宣傳運動，與宗教中人個己自尊觀念之明訓，始克成功。吾人於第一次十字軍運動中平民之熱忱，已略爲敘次，謂此且爲社會史開一新局面。然十九世紀以前，

卽此種羣衆運動亦大抵有所限制。威克里夫時代以降之農民暴動，皆限於一定區域內之農民階級，其流布於他處者，亦限於受同樣努力影響之區域而已。都會中之工匠誠時有騷亂，但亦僅僅爲局部之運動。法國大革命中焚燬諸侯城堡之役，非農民傾翻政府之行爲，實則因政府推翻而受解放之農民之行爲也。巴黎城政府實爲都會中工匠成爲一種政治勢力之開端，第一次大革命中之巴黎民衆其分子至複雜，其思想至簡單，其行爲至野蠻，以視歐洲一八三〇年以後之民衆，未可以同日而語也。

雖然，機械革命之效果，初不僅迫令平民受教育已也，一方且造成大資本主義，及大規模之工業，使平民階級之心，中產生一部新觀念，與曩昔不解文理之平民，但知遇事反抗而騷亂者，迥然不同。吾人曾敍及工業革命之後，製造家在昔爲包容各種不同分子而爲居間階級者，如何分裂而爲雇主階級與被雇階級之兩派。前者既積漸致富，乃與金融界商界，及地主階級中人漸混爲一，後者之處境則每况愈下，馴至與昔日之隊工及農工益趨近似。製造業雇傭之地位方日低，而農工則因利用機械，個人生產力大增，其地位日上。十九世紀中葉，有一德籍猶太學者名馬克思（Karl Marx）者（一八一八年生，一八八三年卒），讀書於倫敦博物院之圖書館，倡言方今資本階級日趨集中，其因是而生之勞工，正在創建一種新社會階級以代昔日較繁複之階級。財產之爲力，日益集中於少數巨富資本階級之手中，而無產或僅有極少財產之勞工，亦連結而自成一階級，因爲資本階級利害上之衝突，勢不能不產生一公有之「階級意識」。馬克思稱之爲被剝階級，或勞工階級。當新起之勞工階級，方彙集舊社會中種種不同之分子時，其智識程度及傳統觀念各不相同，似與馬克思之言矛盾。若小雇主，若農民，若各種工匠，莫不各有

特異之習慣，然自教育普及之後，馬克思此論漸成至理。農人小商，本來除同屬貧困外，別無共同利害關係者，至是或則提高，或則下抑，卒至其生活程度歸於齊一，所讀之書同，所受之困苦亦同。貧無恆產之齊民，因反抗敵對之集產階級，至今顯有一種同氣相求之感。昔日手藝工人與戶外工人之殊，黑衣與套袴之殊，牧師與學校教師之殊，警察與車夫之殊，莫不漸次泯滅。均須購用相似之廉價傢具，居住於相似之廉價小屋，其子若女，互通婚姻；益難希望獲得較高之地位。馬克思但作階級戰爭之預言，而未嘗有階級戰爭之主張，今其言證之事實而益驗矣。〔三〕

〔三〕世有詰難馬克思者，謂現社會中，因積蓄而得投資者，爲數日增。就理論而言，積蓄卽「資本」，其主有者卽「資本家」也。故馬克思財產日趨集中於少數人之言不可信。其實馬克思用字往往不當，而不加別擇，其思想蓋勝於其文。彼謂「財產」蓋指「有勢之財產」而言。小投資者，於其所投之資，僅有極微之勢力也。

### 第三節 各種觀念之醞釀

十九世紀機械革命工業革命進行時，各種觀念蔚然興起，吾人欲摘述其大概，殊非易事。然吾人將欲了然於昔日社會情形，緣何而演成今日之形狀，則吾人實不能不勉力以爲之。

吾人今爲便利起見，擬將一八一四年至一九一四年之百年間，劃成兩期。第一期起一八一四年，迄一八四八年，此時期中，新思想及著作頗稱發達，然民衆之思想似無重大之變化。其時世界情勢可謂猶在智識舊資本上，度其生活，蓋其進展，一循革命思潮與反革命思潮之途徑以趨。其時新思想以自由與一種不甚明晰之平等主義爲主；舊思想則爲君主政體，有組織之宗教，社會特權，與服從等。

歐洲之革命運動，拿破崙既忘恩負義於前，神聖同盟與梅特涅之精神，復拚力以阻其復起，以迄於一八四八年。南北美洲之革命運動，業經博得勝利，十九世紀之自由主義，亦已確立而不可破。英國則爲一混沌之國家：既無衷誠之反動，亦無衷誠之進步，既非真正之皇黨，亦非真正之共和黨；既有克林威爾，亦復有「安樂之皇帝」查理；反對奧國，反對波旁朝，反對羅馬教皇，而又自加抑壓。上文已敍及一八三〇年頃，歐洲之革新風潮，英國此時乃有一八三二年之改革案（Reform Bill），擴大選舉權之範圍，復爲下議院恢復其代議民意之性質。一八四八年而有第二次較鉅之革命運動，在法則推翻奧爾良王朝而建設第二共和國（一八四八年——一八五二年），在北部意大利及匈牙利，則有反抗奧人之舉動，在波森（Posen），則有波蘭人反抗德人之事跡，而羅馬教皇，亦復爲共和黨人所驅逐。布拉格召集一極有趣味之大斯拉夫會議，開一九一九年釐定政治疆域之先聲。旋因布拉格民衆暴動，爲奧兵征克，而會議遂散。

革命運動莫不失敗；當日政制雖搖搖欲墮，然猶能強自支持。瀰漫於此種革命運動之下者，自有不少怨憤之民情，然除巴黎外，餘皆未嘗有顯然一定之形式。一八四八年之革命風潮，就歐洲其餘各地而言，直可稱爲自然政

治地圖，對於維也納諸外交家之人爲處置，與夫因此而起之壓迫政策之一種反抗而已。

故就大體言之，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之歐洲史，蓋爲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四年之歐洲史之當然結果。其中初無何種真正新生之原動力。其主要問題，仍爲常人對於強國制度之壓制人類生命者之一種盲目奮鬥而已。

然自一八四八年以降，下逮一九一四年，雖地圖之改造，仍承上期之趨勢，以造成一自由統一之意大利與德意志，然人羣思想與夫政治設施，知所以勉求適應新智識新物質勢力者，至是已開其端。社會上宗教上及政治上之新觀念突然發生，而注入於歐人心胸中。吾人將於下三節中，敘述此種新觀念之爆發。吾人今日所有之政治思想，大抵建築於此種新觀念之上，惟現代之實際政治，經時頗久方受其影響云。當時政治仍按舊日步驟以進行，惟其所得於智識信仰與民衆良知之佐助者，則漸益減少而已。一七八九年以前之法國大君制，如何受一種堅強理智運動之剝削，吾人曾已述及之。自一八四八年至一九一四年之強國制度時代，亦有同樣運動之進行。對於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中各種財產權之自由，莫不有深奧之懷疑，流布於社會全體。最後而歷史上爲害最烈之大戰以起，因之吾人猶未能估量此六十年間所積聚之新觀念，其勢力與範圍爲何。吾人已經歷一次較拿破崙時代尤酷之大災，方今正在一張極而弛之時期，與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〇年之情形相似。吾人之一八三〇年與一八四八年，尙待出現，以示吾人所處之地位爲何也。

#### 第四節 社會主義觀念之發展

吾人在本書中，關於人類對於財產之觀念，始則以為強有力者可以任取一切而絕無限制，漸進而四海一家之理想逐漸實現以超越乎個人自利之上，此中遞嬗之陳迹，已詳為詮述。人類之由部落社會更進一步，而有較大之組織者，蓋發於敬畏君主與神祇之心。犧牲一己，以供獻於較大之目標，而不受酬報；此種觀念之有人承認，或受人倡導，其有顯著之證據者，蓋最近三四千年間事耳。此種觀念——以超越自利而獻身於大羣，為有更大之快樂，且以羣之生命，視個人生命之總和，更大更重要——自是始見於人事之表面上，隱現出沒，一若春日和風，吹動雲霧，使山間之陽光偶然流露者然。吾人今日上審釋迦老子與耶穌之教義，則見此觀念之蘊乎其中者，有若烽火或日光，反射於野外屋隅明窗之上，閃爍照人，而耶穌之主張尤為彰明較著。基督教雖經歷次之變化及歷次之墮落，始終未嘗失去為上帝服務之明訓，使人知君主個人之養尊處優，與傭保之華服，同一僭越，殖財致富之惟務自豐，與盜賊之夸奢同一可鄙。凡有如基督教或回教等宗教所到之處，蓋無一人能為一純粹之奴隸，蓋此等宗教中，有一種不能毀滅之性質，使人不能不批判其主人，而了然於負有對於世界之責任焉。

昔在古石器時代家族團體時，人類僅有自利之貪慾，與夫本能上之好戰性，自後遞演而成如上所述之新觀念。當人類之新觀念發生時，其思所以表示之者，為道至繁。已經流行之舊觀念，自與新觀念衝突，而不能相容；而吾人之自然趨勢，則務取諸舊觀念一概否認之，嘗欲一筆抹殺以達於絕對與舊觀念相反之途。吾人鑒於現今世界

之政治階級，與社會秩序，無非爲個己自利，與不平之壓制製造機會，故第一次發動時，每有宣言平等與無政府主義之舉。又鑒於世界之財產制，無似爲保護私人利益，奴使平民之良法，故對於財產制，概加否認，此亦自然之趨勢也。吾人歷史上，實有一種與日俱增之衝動，以反抗統治階級與財產所有者。吾人敘述中古史時，已見平民攻燬富人之城堡，進而試行泛神政治及共產政治。法國革命中以兩重反抗之運動甚爲顯著。法國當時凡有兩種人，其精神相同，且同爲革命運動之一部分：一則着眼於國稅，力主私產之不可侵犯，一則着眼於雇主階級之高壓買賣，力主財產制之亟宜廢除。其實彼輩所反抗者，爲統治階級與雇主階級之不爲社會之僕役，而爲營私壓人之個人耳。歷史上各時代，自來皆有一種信仰，日益滋長於人類之心中，以爲法律與權力可以重新組織，一方保持統治與秩序，一方又足以約束統治者或統治階級之自利心，且能重訂財產制，使自由可得而壓制力可除。吾人至今始知此種目標，蓋因人類之新需要與舊人性及愚妄相衝突而起，欲實現之，非有極繁複之建設努力不爲功；然終十九世紀之世，世人始終以爲此項問題，可以簡單之公式解決之。（而且永遠快樂，事實上一切人類生活及一切生活始終爲綿延不斷之綜合的問題，作綿延不斷之解決而已。）

十九世紀前半期，爲建設新社會之試驗者甚多。其較有歷史上之重要者，爲曼徹斯特（Manchester）棉織業者奧文羅伯（Robert Owen）（一七七一年——一八五八年）之試驗及其觀念。奧文者世稱之爲現代社會主義之祖，社會主義之成一名詞也，第一次蓋見於奧文之著作云。

奧文似爲一極爲幹練之商人，嘗爲紡織業作種種改良，早年致富。奧文見其工人因勞役而虛耗其體心力，



心爲惻然；乃盡力於改進工人之狀況及雇主與工人間之關係。其初在曼徹斯特一工廠中，已量爲試行，已而行之於新拉拏爾克（New Lanark），奧文在此地轄有勞工二千人。自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二八年間，奧文諸所經營，卓然可觀：如工作時間之減短，工廠衛生之注意，幼童勞工之廢除，工人訓練之改良，商業衰頹期間失業之救濟，以及學校之設立，凡此種種，並使新拉拏爾克成一新工業社會之模範，而同時維持其商務之繁榮。時人輒以人類之自制之心，與遠慮之智，爲經濟不能平等之理由，奧文則著書力駁之。彼謂凡人無論男女大抵皆係教育環境之產物；此言至今已不辯自明。凡新拉拏爾克行之而效者，又努力爲之宣傳。其於同業之自私營殖，攻擊甚力；一八一九年，第一次工廠案之通過，蓋大半賴奧文之力，此次工廠案實爲英人對於雇工之利用工人貧苦以增加一己之利益者之第一次禁令也。案中之規定，有數者在今日視之，至可駭異。九歲以下之童工，猶需法律之保護，每日十二小時之工作時間，尙需法律之限制，以今日眼光觀之，幾令人難信云。

述工業革命者，往往有誤敍此一段史實之趨向，一若貧人之兒童，惟經工業革命以後，而始見奴於人，而始任過量之工作，未有工業革命之前，彼輩固極安樂，固極自由然者。其實此誤解歷史也。自文明之始啟，貧人之兒童，早已有不作工不能生存之勢。惟自工廠制興起之後，兒童勞工，萃於一處，更使之有一定之系統，故其苦况愈益顯著而可羞耳。蓋人類本有惻隱之心，工廠則揭穿童工之苦况，不啻向人心之天良挑戰。英國一八一九年之工廠案，雖今日觀之，淺陋至不足道，然固爲兒童問題之大憲章也。自後保護貧苦兒童之法律，日趨完密，始則限制其苦工，繼則預防其飢困失業，終且設法啓發其智識矣。

奧文之生平及其思想，吾人無暇詳述之。彼嘗自念，新拉拏爾克之事業僅爲實際模範之一小試驗。以爲行之於一工業社會而效者，亦必可行之於國內各工業社會；故主張各都會中，宜取則新拉拏爾克之計畫，重定人口之分配。其議既出，一時輿論歸向，舉世矚目。泰晤士報與農郵報尤贊其議，赴新拉拏爾克參觀者，有俄國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cholas），其人後繼亞歷山大一世爲俄皇，以及肯德公（Duke of Kent）其人爲佐治第三（George III）之子，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之父。然不喜改革者，與媿嫉貧人者（此類人世上往往有之，且亦甚衆），以及所有雇主之將因奧文之計畫而有所不便者，皆靜待時機以攻擊奧文；奧文之宗教上主張，不幸與國教基督教相反背，遂爲人所指摘，而奧文之信用以墮。然彼初不因此灰心，仍續施其計畫，此後其主要之試驗，行之於美國印第安納州（Indiana）之紐哈謨尼（New Harmony），奧文於此中損費甚多。一八二八年，新拉拏爾克公司中之股東收買奧文之股權，而奧文與新拉拏爾克之關係遂斷。

奧文之試驗與建議，範圍甚廣，初非盡屬一種簡單之公式。抑奧文尤非一多議論而少成功之人。其新拉拏爾克之試驗，爲世上多數『開明商業』之第一遭；利味許爾姆（Lord Leverhulme）之於日光埠（Port Sunlight），開得伯利（Cadburys）之於勃倫維爾（Bournville），及美國之福特（Ford），皆現代開明事業之著例也。實則此種試驗，並非真正社會主義之試驗，乃保育政策之試驗耳。唯其主張由國家出而斡旋解決之諸事，則與吾人今日所稱之國家社會主義相同。其在美之試驗，與其後來之著作，諸所指示，含有一種較爲完全之社會主義計劃，與現今之社會情形，相距甚遠。吾人就奧文所言所行者觀之，則知貨幣之謎，嘗使奧文深思而不得解決之道者。奧文

以爲貨幣價格，既漲落無定。今以貨幣償勞工，而希冀經濟之公道，其爲困難，猶之一小時之長短，永遠增減無定，而希冀一守時刻之世界。奧文嘗試發行一種勞工流通券，記明一小時，五小時，或二十小時之勞工。今日之合作社，卽貧人之一種組織，專以公買貨物而公分之，或公共經營一種製造業或牛奶房或其他種農務者，實皆直接導源於奧文，唯奧文生前之合作社，盡歸失敗耳。至今合作社流布全球，凡有徒衆三四千萬人云。

吾人於奧文之初步社會主義，有須特別注意者，則奧文之社會主義，最初絕無民主之色彩是也。其原動力爲開明性質，其最初形式爲父權保育，易詞言之，奧文之社會主義，可謂有進步思想之雇主，於相當限度內，令工人有受教育之機會而已。初期之社會主義，非勞工之社會主義，乃雇主之社會主義也。

與奧文之事業同時出現者，另有一種運動，起於英美兩國，方其始作，本與奧文不相關涉，而後來卒反應其社會主義之觀念。往時英國法律，對於集合團體，以一致行動限制買賣，或冀圖增加物價減加工資者，早已懸爲厲禁。在十八世紀以前，此項禁令，實施甚易。比十八世紀以後，農村與都會工業，並起劇烈之變化，社會上頓見大羣之工人，在不敷容納之職業中，爭謀生活。於是此輩自顧處於不利之地位，常受人欺，至於忍無可忍。雇主乘機播弄，爲工人者，無時不慮同事中有讓步之舉，或工作酬資減少，工作時間加長之事。故不得不互相團結，合訂爲同盟以革除減價競爭之陋風，雖違反國法，亦其所不顧。其始此等同盟，出之於秘密。或則組織團體，以俱樂部施材會等名義，掩飾其維護工資之組織。此種團體，既屬非法，故往往有暴烈之舉動，對於同業中之不願加入者，則稱之曰黑腿，稱之曰鼠，遇之備極慘酷。若有暗通雇主者則待之尤苛。一八二四年，下議院爲緩和起見，予工人以結社之權利，俾得與

雇主作團體之交涉。於是職業同盟 (Trade Unions) 乃得自由發展。職業同盟之始興也，其組織至陋至愚，其權力至有限，其後隨時漸進，至今儼然成爲國中之第四階級，規模宏大，以代表實業上之勞工。

職業同盟起於英美兩國，既而流傳浸廣，遍布於法國德國及其他西方化之社會中，惟其內部組織，與夫法律上之權限，隨地稍有不同耳。

職業同盟之始立也，其目的在維持工資，並防止工作時間之過長，實與社會主義絕然兩物。蓋職業同盟之目的，在於設法改良現存之資本主義與雇傭條件，而社會主義者則主根本改革現制者也。此兩種運動，所以能結成密切之關係者，蓋賴馬克思之理想。馬克思者，富於歷史思想之人也；能知自文化始啓以來之古昔階級制，至今已在解體與重組之過程中者，馬克思實爲第一人。馬克思本富有猶太人商業性之天稟者，故洞悉財產勞工互爲仇敵之情形。德國之社會，如上文所述，階級制度較之其餘歐洲各國，尤有日趨固定之趨勢；馬克思受德國教育之陶養，故以爲勞工必且具有階級之意識，團結而與財產集中之階級爲仇。當職業同盟運動流布全球之際，馬克思深信此卽勞工階級意識發達之開端云。

馬克思嘗問資本家與勞工間之階級戰爭，其結果將何如？馬克思以爲資本家天性中自有一種貪婪之欲，好爭之情，必將資本之利益集於少數人手中，馴至一切生產機關，運輸之便利等，莫不集中於一處，便於攫取，是時勞工階級意識及團結精神，因工業集中組織之故，已臻強固。工人於是攫得資本，而利用之。此卽將來之社會革命也。自後個人之財產及自由皆恢復之，而以土地公有及生產事業由社會全體經營之爲根據。此爲資本家制度之結

局，然非資本制度之結局。實以國有資本制起代私有資本制也。

此與奧文之社會主義者大異其趣。奧文有類柏拉圖，其視當今政治經濟並社會制度之諸弊端，但以爲偶起之象，欲以各階級中人之常識補救之。而馬克思則更於其所稱爲階級戰爭，由剝奪財產與不平等而生之者，見到一種社會演進之動力。抑馬克思又不僅爲一預言之理論家，且並爲一勞工革命之宣傳家。彼以爲無論何處，凡勞工自有其共同之利害關係以與資本家爲敵。惟馬克思鑒於列強間戰爭頻仍，而意大利統一之戰尤著，以爲不信普天下之勞工，於世界之和平，亦有一致之利害關係。然彼以社會革命之見地爲立足點，竟促成一國際勞工之聯盟，卽世所稱爲第一國際者是也。

是後社會主義演進之歷史，蓋交錯於英國奧文之遺訓，與德國馬克思之階級感情之間。世所稱爲「福濱社會主義」(Fabian Socialism)，卽倫敦福濱會所宣傳之社會主義，向有理性之各階級呼籲者也。德國社會主義中之「改進」一派(The "Revisionists")，亦同一步趨。然就大體而言，則馬克思實戰勝奧文，舉世社會主義者，均望勞工組織團體以供給主要之戰鬥力，使人事之經濟政治諸組織，脫離不負責任之私產階級與冒險家之掌握中。

社會主義之大概蓋如此。吾人將於下節中更進而論列其缺點。今日社會主義理論之混亂，派別之複雜，或亦爲事理之所不可免，猶之青年顏面上之斑點爲其長成之徵表。吾書今茲僅能將國家社會主義，與工團社會主義(Syndicalism)及同業公所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之異點，述其大略。蓋國家社會主義主以全國實業，歸

政治機關經營之；而新生之工團主義與同業公所社會主義，則主各類實業之經營，其大部分權力，應屬於各業中之各級工人，所謂工人者，包括經理與董事而言者也。同業公所社會主義者，其實無異一新資本主義，以各業中工人與職員合組之委員會代替昔日之私人資本家。此委員會之人成爲集體之資本家。至若俄國之李寧，則謂未嘗試行社會主義之民衆，無批評社會主義之能力，故惟有少數之社會主義者，可於民主政治尚未建設之前，攫得全國之生活而社會化之，如斯之攫取，李寧用馬克思之言，稱之曰『勞工之專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此種違反民主精神之觀念，吾人限於篇幅，不暇詳敘也。

俄國之在今日，蓋爲此專政之一大試驗場。就理論而言，勞工階級藉工人與兵士合組之委員會，即俄語所謂蘇維埃(Soviet)者，專理全國之政事；然就實際情形而言，則此等委員會，實無真正統治之實力。其集議而論列政事也，人數之多，無異於所謂國民大會，所能爲者，至多亦惟於政事之進行，作全般之畫諾而已。彼得堡 (Petersberg) 之蘇維埃，著者曾於一九二〇年九月間，躬親訪問，列席者竟達三千餘人，如斯之大會，宜其不能於布爾扎維克之政府，作詳盡之批評已。(1)

[1] 參看韋爾斯著黑影中之俄羅斯 (Wells, Russia in the Shadows)。

## 第五節 社會主義爲人類社會之計畫時之缺點

哈庫爾(Sir William Harcourt)嘗於數年前發言吾人今日蓋已皆爲社會黨，此言至今尙可謂大略不謬。現代政治與經濟制度之不能持久，世人罕有能否認之者；至於個人主義者主張自由營利可以導引人類至繁榮愉樂之域，世人能崇信此說者，尤百不一見。社會有需於大規模之改造，亦有需於法制之規定，俾私人營利事業，屈服於公衆幸福之下。蓋凡有理性之人，大抵皆係社會主義者。然此不過前提耳。吾人試問社會主義與現代思想，對於建設新政治新社會之概念，以應今日之急需者，成就幾何？吾知吾人勉答此問，不能不謂吾人所蕪望之新世界，至今猶未有明確之觀念也；不能不自承吾人所有之人事科學，猶極尪陋，猶未離玄想之時期，對於現代重要問題，猶不能予吾人以一明決之指導。一九二六年之吾人，其不能創建一科學之政制，猶百年前之人不能建設一發電廠然。若輩蓋卽終身爲之亦有所不能也。

馬克思之哲學，已詔示吾人，謂現代社會中革命勢力已漸積而漸厚。此諸勢力，必將繼續趨向革命之途。馬克思謂革命衝動必能產出一有秩序之良好新社會，則未免武斷。革命運動往往半途而廢，但呈破壞之功。至今社會黨中無論何派皆未能於其計議中之政治設施，有具體之規劃。布爾扎維克黨人在俄國之試驗，似以勞工專政一言爲指鍼。而究其實際，則以吾人所聞，李寧與特洛斯基(Trotsky)之專制與昔日較爲愚魯而同懷善意之亞歷山大第一，初無少異。革命之舉，如無事前之計畫及爲大衆所領會者，必難有久遠之功。此義吾書於彼次法國大革命時，已不厭詳爲殫述。法國共和政府成立時，卽在經濟、金融及國際關係上遭遇意外之困難，一際於督政部中諸新貴之自利主義，再墮於拿破崙之自利主義。法律與計畫，在革命時期，視承平之世，尤爲必要；蓋革命期內之社

會易爲一二有力者及狡猾者所把持，便成攘奪之世界也。

今試一考現代政治與社會科學之內容，則知吾人智慧上初步之事業尙多，若不先事實行，斷難望有永久建設之成績，使之脫離守常蹈故之習，以統禦現代之人事。社會主義雖自命爲建設新社會之一種完備學說，然一窺其底蘊，其說僅及財產之一部，其持論誠有可觀，惜非完備。社會進化與限制財產觀念之關係吾書已論之矣。今日思想界中，主張完全廢置財產者，或激或緩，頗不乏人。共產主義者，即絕對廢除財產之主義也，亦即萬物公有之主義也。至若近代之社會主義——或稱爲集合主義(Collectivism)——則將財產顯分爲個人財產與團體財產兩種。社會主義之精髓，在於以土地、生產、運輸以及分配諸業之天賦機關，盡歸公有。在此種基本限制之內，仍容許私產制之存在及個人經營之自由。向令此種社會主義之理論，能以精明之行政實施之，則反對者，必非甚衆。然社會主義初未嘗詳究如何建設此種精明之行政設施也。

今請更從社會主義之論而詰之曰：所謂團體財產，將以何種團體主有之乎？君主乎？城市或州郡乎？國家乎？抑全體人類乎？社會主義未嘗答此問也。社會主義者往往用「國有」(nationalize)一詞；然吾書中曾將「國家」與「國家主義」之觀念加以抨擊。個人主有礦場，或大片之農地，得以拒絕他人之使用，或得以與他人交換其利益，若此者社會主義者，則既反對之矣。彼一國壟斷鑛產，或商業航線，及領土內一切富源而使其他人類不能共享其利者，社會主義者又何以容許之乎？關於此端，社會主義之理論似極混沌。抑團體事業將緣何道以進行？邪？充社會主義者之論，若非人類生活，變成一永不閉會之全民大會，將何道以指派委員經營公共事業乎？平心而論，私人



之有土地，及商業等，既為社會所認可而保護之，則此輩亦公役之一種耳。彼所得之利益即其應得之薪金也。今欲解除此輩主有權，必代興之新制，能更精密，能更利於團體，而後其理始允。抑此輩主有權既被剝奪，彼輩至少亦可循昔日機械革命後失業工人要求善後之先例，向社會要求適宜之善後辦法也。

財產公有之先決問題，即上文所謂行政設施之問題；因此而更引起一懸而未決之人類結合大問題焉。如何使人事進行，得一最良之指導，並依此指導之通力合作，得達最高之限度乎？此問題實人生心理上最複雜之問題也，但若遂謂其不能解答，則於理為不可通。人事上必當有一定之最良方法。然吾人既謂此問題非無解決之可能，亦不能遂謂此問題業已解決，否則於理亦不可通。今就此問題之整體，加以解剖，將應為之事項及各項應互相聯絡之處詳列如下：

(一) 教育 訓練個人，使其於世界大事，能有明確之了解，及出諸本願之合作。

(二) 智識 公共事務之真相繼續報告於個人，俾其評衡與表示可否。與此相關聯者，為法律之編訂，務求明確易曉，俾眾周知。

(三) 代議 選任代表以謀公衆之利益，務使與基於教育與智識之人民公意，不相違背。

(四) 行政 委派行政人員，並設立機關使彼輩對團體負責，同時又無礙於行政人員之別出心裁，便宜行事。

(五) 思想與研究 人事與立法，俱宜與以系統之批評，俾為民意裁判時之參考資料。憑藉此等民意裁

判，而收改進人羣組織之效。

人類社會所呈之難題已盡納於此五大端中矣。現代世界對此數論，吾人但見其有忽興忽滅之暫時規畫而已，各端既不能互為聯絡，即但取一端，其自身亦往往未能盡善。以言教育機關，則經費不裕，設備不完，組織不善，常受宗教團體之干涉，而為畸形之發展。以言民衆智識，則以新聞紙為主要之來源，而新聞紙者，往往可以金錢收買，其經費所出非廣告，即津貼。以言代議制，則選舉直同兒戲，政客之夤緣當選者，其不能代表民意，與世襲之王室或外來征服之君主相同。而行政人員則又到處受一二富人之支配；政治社會科學之研究，民意之培養，則又仍為少數人之工作，而非國家公認之公共事業。由是以觀，凡明理之士，必先以一艱鉅之事業自肩，以廓清政客之馬廐；否則社會主義決不能實現也。國家方為營私者所支配，而乃漫言以團體經濟利害，由營私者手中奪來，以畀之國家，其愚抑何可笑也。

今之社會主義運動不特不能於教育、法政、與夫公共權力之施行，有一科學上互相聯絡之計畫，即就經濟方面而言，當今諸凡創造之努力，於信用制應如何組織，交易應用何方法，亦尚有待於正常之觀念。夫工人之願任工作，全恃乎其心目中對於所受工資之購買力，有完全之信任；此理至顯，不煩論證。設此信任心一旦銷滅，則工作必將停止，非然者則必以貨物酬之而後可。然吾人於貨幣之學與商業心理之學，造詣至淺，尚不足以約束政府，使其於商場信用與貨幣流通兩者，不作徒滋紛擾之干涉。此種干涉每引起工作之停頓，必需品之生產因以中止。其問題之重大，蓋有如此；而一般社會主義者，雖志在重建宇宙，對此直可謂全無明確之觀念。然而在社會主義之世界

中，向令個人自由，應繼續存在者，則勞工酬報，不當用物品，而應用貨幣，與其他非社會主義之世界同。吾人於此亦應求一正當之方法。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所謂社會主義運動，直盲目之舞蹈耳，猶不得稱爲嘗試也。

猶有一事焉，亦爲十九世紀思想界，鑒於機械革命之宏規，而庸懦無充分之研究者；此卽國際關係是也。凡嘗讀社會主義著作之人，當知社會主義者，雖常談「國家」，而不知國家之爲物，其組織與疆域，每每大不相同，英國爲一「國家」，聖馬利諾(San Marino)亦一「國家」。馬克思誠有各工業國中勞工應互相團結之觀念，然馬克思未嘗想及社會革命既成以後，全球各國，宜聯合建一民主世界之聯邦政府，以現時依民族依地域而分疆之諸國家，爲其省政府。社會主義於此，至多亦僅作渺茫之希望而已。若馬克思主義而果有論理學上之根據者，則社會黨中人正宜以此種理想爲最終之目標，黽勉無間，以求其實現。然試以一九一四年之大戰爲證驗，則社會黨人之國際主義，但爲彼輩之外表而已，其內蘊仍是以國家爲本位之愛國熱心，初未嘗爲國際主義所剷除也。方大戰之際，各地社會主義者，咸指斥此次戰爭爲資本家之政府所造成之大戰；然社會主義者，對於較現存政制更良之政府，較現存世界組織更良之組織，既未有明確之觀念，則其指斥之不能有永久之效力也必矣。

吾人所以於此等情形，不厭詳爲詮述者，蓋因其皆爲事實也，皆爲現代人類史上必要之一部分也。對於社會主義，或贊成之，或反對之，皆非吾人之分內事。然吾人須知向令人類無此類建設計畫之發展，則政治上與社會上之生活，必始終混淆萬狀，災患迭至；吾人亦須知現代世界之距離，此種計畫，其程度如何，必先經一番大量之理智工作，加以討論及教育，並歷甚久之時期，或數十年，或數百年，無人能前知——而後新社會乃得湧現於寰宇之上。

有如昔人規畫汽船規畫鐵道之勤勉；亦有如電信與郵傳之無遠勿屆。此新社會一日不能吸引人類羅之網中，即人類生活愈益無常，愈益危殆，愈益憂苦，愈益急迫，而災患愈益頻仍，觀於一八五四年以來之歐洲戰爭史可知也，蓋自機械革命後戰爭利器之進步，愈演而愈烈故耳。

## 第六節〔一〕 達爾文主義對於宗教及政治觀念之影響

〔一〕論述宗教，與茲篇可以比觀者，有英基 (Dean Inge) 氏論保羅 (On St. Paul) 及論教制主義與神祕主義 (On Institutionalism and Mysticism) 兩作，並見其論文集 (Outspoken Essays) 中。

歐洲社會，因物理科學之進步而釀成機械革命，復因機械革命，而沿襲千年之文明社會階級制乃壞，人類合理社會之新觀念新希望乃生，同時宗教思想界中，亦突生一種變化，其重大新奇初不在機械革命之下。蓋機械革命所自生之科學進步，亦即宗教騷亂之原動力也。

吾書之始，已略述巖石之紀載；吾人並述及人類至於今日，始覺空間時間中之寶藏，為人生所未嘗發掘者，至大且廣。然當十八世紀末葉以前，遠古之史實，吾人今日對之而自慚渺小者，尚隱匿於不可知之中，為吾人意思所不到。過去兩字，蓋為一種蘇馬連神話之幕所隱蔽。所謂諸天，不過帝王小戲劇之舞臺背景耳。私人情欲，個人事務，

充塞人類之心，遂使方寸之際，不能更容較遠較大之理想矣。

人類洞悉所處於空間之真正地位，視其洞悉其時間上之地位，爲時較早。吾書已略舉昔日之天文家，並已述及伽利略如何發現地球繞日而行之理，既又被迫自悔其立說之非是。伽利略所以自承其說之非是者，蓋教會迫之使然；而教會所以迫其如此者，則因懷疑基督教所謂地球爲宇宙中心之說者，有傾覆其基督教權力之險也。

關於此事，作史者既須勇於下筆，亦須謹嚴自繩。一方不當效懦夫之所爲避而不述，而一方亦不當抱門戶之見加入旋渦，當於此兩端間，取一中和之態度。凡所述，應盡力以事實爲限，而不參以個人之私見。然個人私見，抑之至復不易。作者固有極堅強極明顯之成見者，願讀者時時認明此點也。拿撒勒之耶穌宣傳其心目中與人世上天國；其主張實含有別識心裁之見解，此蓋歷史事實也。自生於二千載以下之吾人觀之，耶穌之遺訓，與人類史世界史中之發見及擴充初無關係，亦不衝突。然吾人須知基督教中，尚有聖保羅與其徒衆之得救論焉，其說奧妙繁蕪，謂人生得救可以不改日常之習慣與職業，而但恃信念與儀式可矣；耶穌所倡明白誠摯之革命信條而外，無端復生此說以增補之，以完成之，以造作之，或可謂以代替之，且其說確有涉及人類史世界上之信仰問題；此亦歷史事實也。此種事實之辯駁或說明，非史家之責也；其最後意義有神學家爲之論定；史家所當知者，他日舉世所宗之基督教皆采保羅之說，此說具詳保羅書札中而福音書中則不可考；略謂宗教之意義，在過去而不在將來，又謂基督者，初非倡道新奇學說之大師，實因吾人始祖亞當夏娃前在伊甸園中時，受毒蛇之引誘反抗造物，獲罪於天，耶穌乃降身塵世，甘自流血犧牲，用贖世人。自是基督教教義之根據遂不在耶穌之人格，而在於深信人類之墮

落，不在於耶穌之訓，而在於保羅之說矣。

吾人曾述及宇宙創造及亞當夏娃毒蛇之故事，本係古代巴比倫之神話，甚或原出更古之蘇馬連族，亦未可知；吾人並知猶太聖經實爲皇古日石文化期中蛇之故事引入基督教之中介。凡基督教所至之處無不攜此神話以俱往。兩者已固結而不可復解矣。百年以前凡崇信基督教者，莫不深信宇宙之爲物乃因上帝之一言，於六日之內造成者，——至於上帝創造世界之日期，據阿瑟主教 (Bishop Usher) 所考訂，實在紀元前四〇〇〇四年云。(一七七九年倫敦書商所發行四十二卷之世界史中尙在討論創世之日，究在紀元前四〇〇〇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抑在同年九月二十一日；且謂後說較爲可信云。)

西方文明與西方化文明之宗教組織，實築於此種歷史假定之上，然而宇宙萬象，大山小邱，沙洲海洋，在在示此假定之荒誕無稽。各大國之宗教生活，至今仍極深摯而誠篤，蓋尙在一沙上之歷史宮殿中，度其歲月也。

古代著作中，每有較爲合理之宇宙論。亞里斯多德於近代地質學之基本原理，已洞悉其概要；魯克雷雕斯之研究亦然；而雷翁拿多得芬奇 (一四五二年——一五一九年) 之論化石，尤稱精到，此則吾書已敘及之矣。法人笛卡兒 (Descartes, 1596—1650) 於地球之始成於熱力，曾加以勇邁之研究；丹麥人斯退諾 (Steno, 1631—1687) 始采集化石，作地層之研究。然地質學之系統研究，使聖經上古代蘇馬連創世神話之權威，受其影響者，蓋在十八世紀之末葉，方見宏大之規模。與上節所引之世界史同時者，有法國科學家蒲豐 (Buffon) 所著之自然之時期 (Epochs of Nature, 一七七八年)，竟敢將世界年齡，展至七萬年或七萬五千年。彼將宇宙成立分爲

六期，以符基督教創世說中之六日。以為聖經所謂六日，第為寓言，實則六日者六紀也。是時地質學大抵喜附會宗教之傳說，藉此得與正宗之教義調和，以迄於十九世紀之中葉，而其風一變焉。

以巖石化石考見人類遠古之歷史，探索隱微，蓋經不少之科學家，如胡騰（Hutton），如普雷非耳（Playfair），如來伊爾（Sir Charles Lyell），及法人如拉馬克（Lamarck），如屈費兒（Cuvier）輩皆是，諸人皆各有供獻，吾書不暇詳也。西方世界之智慧實經久遠之歲月始恍然於下列之兩事：一曰按地質學之研究，生物出世之次序與創世紀六日中所造者不符；二曰地質學之研究，益以生物學之事實為之佐證，足以推翻聖經所謂萬物經上帝各別創造之說，而證明一切生物，即人類亦包括在內，皆有同源出發之關聯。此中第二問題，於現存教義有重大之意義，其理甚顯。蓋向令一切動物與人類，皆自一脈演化而出，則人類無所謂始祖，無伊甸，亦無所謂陷罪入世。向令人類無所謂陷罪入世，則基督教旨之全部歷史根據，謂人類生來有罪，及上帝贖罪之義，凡所以維繫基督教徒之宗教熱情與道德者，舉將解體以盡矣。

是以方英國自然科學家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82）着手其進化論之研究時，凡宅心誠厚篤信宗教之徒對之莫不驚惶失措。一八五九年達爾文刊其物種原始（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行世，是書於物種變遷與演化之理，即吾書第三章所節述者，論列甚備，洵為不朽之作。一八七一年達爾文又成人類傳世（Descent of Man）一書，竟將人類歸入一切生物進化之理論中矣。

當生物學家與地質學家戰勝正統派基督教宇宙論時，西方一般知識階級中人極感苦痛，此中情形，今人猶

有親見之而能憶及之者。多數人之拒絕新說，出諸本能，初不憑乎理性。若輩之道德根據，純築於偽史之上；且衰老不復能另造一新道德觀；抑若輩於其因襲之道德深信其於實在生活中至有裨益，新真理之於舊道德似不相容。若輩以爲一旦容受新說，則世界道德卽有瓦解之虞。初不知若輩之拒納新說，正所以產生一道德瓦解之局耳。英國大學之組織與教士有甚深之關係，故反對新學，尤爲盡力。自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九〇年間，新舊之爭，瀰漫於全球之文明國域中。當時教會方面立論之性質及其愚魯，吾人展讀哈刻特 (Hackett) 所著庸言 (Commonplace Book) 中敘述英國協會 (British Association) 於一八六〇年開會時，威伯福士主教 (Bishop Wilberforce) 面辱赫胥黎 (Huxley) 一事，卽可見一斑。

威伯福士『盛氣向赫胥黎笑問，赫胥黎旣自命爲猿猴之子孫，然則究出諸父系乎，抑出諸母系乎？赫胥黎聞言，顧其旁坐者言曰，「上帝已以此人交我手中矣。」於是立於吾等之前而揚言曰，彼不認猿猴爲其遠祖之可恥，獨以與一誤用天才隱飾真理者發生關係，則深可恥耳。』(赫胥黎之言另一本作：『我不敢斷言人類以似人猿爲其遠祖，並無可恥之理。唯彼孜孜不倦多才多藝之人，於科學問題，初無真實之研究而偏喜與人妄相探討，徒能以無宗旨之詞鋒，逞其喋喋便給之口，橫施其乞靈於聽衆成見之論，用以轉移聽衆之注意力，置辨詰中之真理於不顧，而令若斯之人而爲吾祖，則真吾之大恥已。』)赫胥黎之情見乎詞，想見當時辯論憤激之狀。哈刻特言當時有一婦人至於暈厥……此次新舊之爭之烈有如此者。

達爾文運動之攻擊基督教也，其事甚驟。基督教神學舊說之謬誤，顯經指出。是時基督教之神學者，旣無遠識，



又不能急納新理訂正舊說而力維宗教生活中未亡未墮之活力。蓋人類遠祖爲下等動物之新說初無妨於天國之訓。而牧師主教之流，乃向達爾文橫施攻擊，屢欲禁絕達爾文之著作，侮辱誹謗彼擁護新說之人，抑何愚也。所謂宗教與科學之『爭』，至是甚囂塵上。實則基督教國中之懷疑者代有其人。皇帝腓特烈第二 (Emperor Frederick II) 顯爲懷疑宗教之人，他若十八世紀中之吉本與福耳特耳輩尤公然反對基督教，其著作且頗能感動四散之讀者。然此特例外之情形耳。……今則基督教世界之全部，盡起懷疑宗教之思。爭辯之影響及於人人，凡讀人書聞人言者莫不洞悉此中義蘊。新青年既輩出，若輩唯覺擁護基督教者之暴戾無道，常用不當之手段，自損其尊嚴。新科學與之調和者本屬正統派之神學，而一般含怒之神學家則謂此乃宗教耳。

平心而言，吾人將見宗教之光采，且因失去教義之束縛而愈益鮮明；然自少年人觀之，則一若世間真有所謂科學與宗教之衝突，而科學已於此衝突中得勝利然者。

此次爭辯之影響，其及於西方上流階級思想與方法上者，頗爲不良。新興之生物學，猶未能成就建設之事業，以代舊道德之屏障，於是道德墮落之勢成。上流階級之社會生活，在二十世紀初年其程度固較十七世紀初年爲高；但就急公之精神及良心而言，則二十世紀之人，不及十七世紀遠甚。十七世紀之有產階級與事業階級，雖不無『異端』之分子，而誠心祈禱，竭力反省，願爲心所謂是而備嘗艱苦犧牲幸福之善男信女，似遠較二十世紀之時爲多。一八五九年以降，信仰之心竟失。宗教中之黃金，隨其已敝之錢囊而被棄，迄不再事恢復也。十九世紀之末葉，誤解達爾文主義者拾其糟粕，而爲各處『智識階級』中人根本之糗糧。十七世紀之君主，有產階級，統治階級，及

領袖階級，其背後皆有一種觀念，以爲上帝實鑒臨我；彼輩敬畏上帝，蓋出諸衷誠，故求牧師相助，使萬事合上帝意旨；一旦陷入罪惡之中，亦務不念上帝。此種信仰，至二十世紀之初，處科學批評之光化力下，遂漸即凋謝。十九世後葉之大力者，但信生存競爭之說，以爲強者黠者，應征服弱者。彼輩又信爲人當求自強，勤勞，殘忍，『務實』及自利，蓋上帝已死，或上帝本未嘗生也，——若此之論，宜非新智識之本意。

彼輩不久已能超出此種粗淺之誤解，不更信一人之生，但爲其一己而已之義。然迨進至第二步時，又陷入地中而不可拔。以爲人類乃一種社會之動物，猶之印第安人之獵犬。夫人生有較犬更爲重大之意義，此義彼輩竟不知之。見夫犬羣之中，幼者弱者，宜受欺陵與壓制，以求得公衆之福利；遂謂人羣中之巨犬欺陵且壓制幼弱，亦爲理所當然。於是而對於十九世紀初葉盛行之民主觀念，遂生鄙夷之念，而反稱頌專制與暴虐之人。故吉卜寧 (Kipling) 率英國中上流階級之兒童，返至莽原以習『法律』，又於其所著硬梗公司 (Stalky and Co.) 一書中，描寫三童合力虐待他二童，先以詭計縛之使其無從求助，然後表示其敵意，詞句間若備致其傾倒之忱；凡此皆此時期中之特色也。

吾書敘吉卜寧此作，正非浪費筆墨，因其明示十九世紀末葉英帝國之政治心理也。欲知最近半世紀中之歷史，當先明瞭吉卜寧所述故事中之心理態度。兩被虐之兒童蓋頑童也，此即彼三童所以加害之理由，而三童此舉，並受一教士之激動。三童（包括吉卜寧在內）之爲此舉，興趣盎然，無物足以制止之。其教訓似謂爾於未下手之先，應造作一二聊以解嘲之道德藉口，則凡百皆順手矣。爾有權威在手，即不虞受人責斥也。此即現代帝國主義者

之簡明信條。自人類之智識程度，發達至於有意爲虐時，爲頑童者固當盡力服從此種信條矣。

此外更有一要點焉。吉卜寧書中，述中學校長與其助理教士均爲此事之幕內人。兩人心中實願有此種欺瞞之事。彼輩不欲行使自己之權威，故假手於三兒童以懲罰之。比被毆者之母前來訴苦時，校長與教士又置之不理。凡此種種情形，吉卜寧引爲至快之事。吾人於此可以瞭然於現代帝國主義最醜最退化最毒之觀念，卽法律與非法之暴行之暗中勾結是已。昔者俄皇以爲猶太人仇己，乃密令無賴所謂『黑百』者 (Black Hundreds) 虐殺猶太人，卒致自取覆亡。英帝國政府政策之類此者，有若南非荷蘭農民戰役 (Boer War) 以前哲麥孫博士 (Dr. Jameson) 之非法掠脫蘭斯瓦爾 (Transvaal) 略桑 (Sir Edward Carson) 與斯密司 (F. E. Smith) (卽今貝根赫德爵士 Lord Birkenhead) 在愛爾蘭之舉動，以及英政府默許愛爾蘭之王黨，對於新芬黨人 (Sinn Rein) 作復仇之行爲；凡此種種，皆足爲英帝國盛名之累，至今猶然。凡帝國以此種逆謀戕害其民衆者，必自取覆亡。蓋帝王與帝國之實力，不在於海陸軍，而在於民衆信仰其大公而無私，正直而合法。一旦離乎此項標準，則所謂政府者，卽變爲一種『罪人強霸之團體』而已，其覆亡可以計日而待也。

### 第七節 國家主義之觀念

吾人曾謂世界必有一自然之政治地圖，足爲人類行政上最善之地理區域。世界任何政治之分割，苟異於此種自然政治地圖者，則必成一種不合之局勢，而發生仇恨與反抗；結果則傾向於疆界之推移，以漸近於此自然之

政治地圖。顧在維也納之外交家，不惟不信此理，抑且見不及此；若輩以爲對於世界，可以自由宰割，有若宰割無骨之牛酪然，可以信手如意。卽格蘭斯頓（Gladsstone）亦未嘗見及此理也。歐洲常拿破崙戰役精疲力竭之後，稍稍回復舊狀；此後種種之叛亂戰爭，大抵皆爲常人欲脫離不能再忍之不合式之政府。實則當時全歐各國政府，皆屬不合，蓋自社會觀點言，政府初不能代表民意，往往妨害生產，枉費人力而已。今此種普遍困難以外，更重以統治者與被治者之宗教與民族文化之不同（如在愛爾蘭之大部分），人種與文字之不同（如在奧領之北意大利，以及奧大利帝國之大部分），或宗教、文化、人種、文字，皆不相同（如波蘭及歐洲之土耳其帝國），於是愈激愈怒，終至流血。當時之歐洲實由配置不當之政治機關組合而成。各種「國家主義」運動，在十九世紀史中極占重要者，遂由此種措置之失當，得其推動之力焉。

何謂國家？何謂國性？吾人苟就世界史而尋繹之，其詔示吾人者爲人種民族之混合，人類軀域之不固，以及人羣組織與人類對於團體觀念之千變萬殊。或謂國家乃人羣自以爲同一民族者之積聚；然謂愛爾蘭爲一國家，彼信新教之厄耳斯得（Ulster）人初不認以爲是；意大利在未統一以前，亦初不自視爲一種民族。著者於一九一六年嘗至意大利，曾聞其人民謂「此次戰事使吾人團結而成一國。」又如英人是否一國家，抑爲已沒入於「不列顛國性」之中？蘇格蘭人初不能深信此不列顛國性。所謂國家，決非人種言語相同之一種社會；因蘇格蘭號爲「國家」，實包含給爾與低原人兩種民族也。國家亦非一種公共宗教之社會，蓋英國之宗教不下數十種。國家又不能以公共文字爲說明，蓋英美之文字相同，阿根廷之文字亦同於西班牙，顧何以各自爲國？竊以爲凡任何人民之聚

集或混合，因惕於外交部所加之痛苦，或願受其本國外交部所加之痛苦，集合同行，一若唯有此種團體可以組織人類者，吾人可名之曰國家。吾人於馬基雅弗利式君主國之漸成爲外交部之政治，演其所謂列強之事業，已嘗述其梗概。此種趨勢，使當時之政治畫分，與自然政治地圖不相符合，因而發生一種不寧之局面。十九世紀政治思想中之『國性』實際上不過此種局面之鋪張揚厲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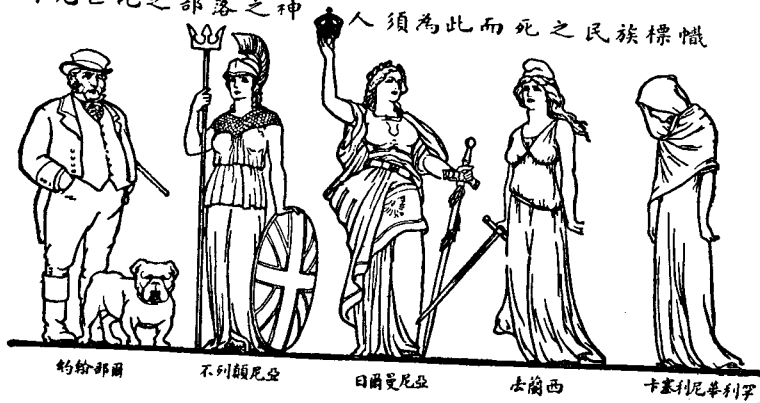
當十九世紀時，世界上之國家主義極其發達，至十九世紀後半期而益盛。人類之有黨見與愛國心，本屬天性。然十九世紀時人對於人類本有之部落主義加以逾度之鋪張；推波助瀾，激厲煽動，迫其進於國家主義之範型。學校中講授之，新聞紙上注重之；乃至時人所宣傳所摹效所歌詠者，無一而非國家主義。循至人人咸覺其處身人羣中，苟無國性，不啻會場上無衣之裸人。東方民族向未聞有所謂『國性』者；至是亦醉心於國家主義，正與其醉心於紙煙球帽同。如印度包括無數不同之人種宗教與文化，有達羅毗荼人，有蒙古人，有雅利安人，今亦自成爲『國家』。且欲明辨究屬於何國，亦感受困難；如一懷特查彼爾 (Whitechapel) 之猶太青年，果屬英國乎，抑屬猶太乎。現代人之崇拜此新起之部落之神，使其成爲十九世紀思想之主力者，蓋諷刺畫家之力爲多。吾人試一翻彭赤 (Punch) 雜誌，自一八四一年以來歷以奇而且趣之圖畫描摹英國之精神，即可見當時各國之神：如不列顛之神 (Britannia)，愛爾蘭之神 (Hibernia)，法蘭西之神 (France)，日耳曼之神 (Germania)；或撲抱，或爭辨，或責罵，或樂，或憂，無不淋漓盡致。外交家往往藉此以進行其列強之博戲，而傳達此種形式之政治於一般懷疑之衆人。常人固不願見其子之被殺於國外者，至是遂以爲其子之被殺，並非二國外交機關貪慾與固執之結果；乃二大神奮

鬪中一種光明正大不可避免之事實也。法蘭西神會受日耳曼神之侮辱；意大利神亦對奧大利神表示其正當之精神。故常人對於其子之戰死，不復痛恨，而轉以戰死為具有英雄氣概之尊嚴。反叛之舉動亦得加此浪漫之服裝。愛爾蘭成爲一辛得勒拉女神，(Cinderella) 卡塞利尼華利罕 (Cathleen ni Houlihan) 心中充滿傷心事；印度亦忘其實際而崇拜般陀摩叨羅摩 (Bande Mataram)。

十九世紀國家主義之主要觀念即各國皆有完成其主權之權利，即各國皆有治理其本國境內一切事情之權利，對於任何他國，概可勿顧。此種觀念之缺點，在於現代社會之事情與利害，皆伸展於地球之全部。例如一九一四年薩拉也伏 (Sarajevo) 之暗殺事件，促成大戰，遂使北美臘布刺多 (Labrador) 之印第安人，亦受極大之災殃。蓋彼輩輸出獸皮，以易槍械，有槍械方可行獵以謀生；今戰事既起，此項貿易遂見停止也。由是觀之，以獨立主權之國家所成之世界，將爲永伏禍患之世界；各國必永在爭戰或備戰之中。然與國家主義同時興起而又背道而馳者，則有強國所宣傳之帝國主義之觀念。帝國主義者主張凡強大而文明之國家，對於文明

十九世紀之部落之神

人須為此而死之民族標幟



約翰那爾

不列顛尼亞

日蘭曼尼亞

法蘭西

卡塞利尼華利罕

較遜或政治未甚發達之國家，以及國性猶未發達之民族，宜握治理之權利，並可望受其保護與治理者，應表示感激之忱。至是帝國二字不惟顯與舊日含普及之意義者全異其趣；即擬之於羅馬帝國亦復不倫矣。

上述關於國家之兩種觀念，與國家最大之成功之所謂『帝國』實宰割十九世紀後葉之歐洲政治思想，甚至全世界之政治思想；至於較為廣大之人類公共幸福觀念，則全在屏斥之列。此種觀念固屬可稱，然實為危險而不甚健全，不足以代表人性中根本不變之理；且亦不能應付機械革命以還，世界管理與世界安全之新需要。常人既無世界史所能昭示之廣大見解，又已失去世界宗教之普徧慈悲心，故於此種觀念予以承受。迨世人發覺其危及日常生活時，則為時已太晚矣。

## 第八節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八年間之歐洲

十九世紀中葉以還，此新勢力與舊思想所組織之世界，此外交瓶中所釀之新酒，終至衝破維也納和約之脆弱限制，而發為多次之戰役。於此有一事可紀者，即此種莽擾之新局勢，乃以一和平之佳節為之先驅；即一八五一年倫敦之大博覽會是也。

此次展覽會之主動者，為亞爾伯特親王（Prince Albert of Saxe-Coburg-Gotha）親王為德國人（一八三一年即比利時王位）利歐破爾得第一（Leopold I）之姪，而英女王維多利亞（Queen Victoria）則為利奧破爾得之甥女。一八三七年，維多利亞即位，年才十八。女王與亞爾伯特誼屬中表，年齒相同；因其舅若叔之居間，遂

以一八四〇年締爲夫婦。亞爾伯特贅居英國，英人稱爲『匹耦親王』(Prince Consort)。親王少年英俊，深受教育，對於英國人智慧之停滯大爲震驚。牛津(Oxford)與劍橋(Cambridge)二大學，向爲光榮之文化中心；而自十八世紀末葉之智識退步以後，至是猶在徐徐規復中。二大學每年入學之人各不達四百人；其考試大部分不過口頭問答之儀式。當時英國除倫敦兩專門學校(倫敦大學)及達刺謨(Durham)一專門學校以外，大學教育所供獻者，不過如此。一八五〇年，因此日耳曼少年親王之倡導，始有一八五〇年大學委員會之組織。親王更欲進而促醒英國，乃提倡第一次之國際博覽會，冀以薈集歐洲各國之藝術品與工業品，以引起英人之觀感焉。

博覽會之計畫，大遭攻擊。下議院中曾有人預言此事將使英國受外國惡徒與革命派之蹂躪，敗壞英人之道德，且破滅英國一切信仰與忠義之心。

博覽會卒在倫敦亥德公園(Hyde Park)中用玻璃與鐵所造之大廈舉行。此廈後經改建，名爲水晶宮(Crystal Palace)。是會在經濟方面可謂大著成功。英國人民至此始知其本國初非世界唯一之工業國，而商業之隆盛，亦斷非天定爲不列顛之專利。拿破崙戰役所蹂躪之歐洲，今已顯然恢復，有奪取英國商業工藝領袖地位之勢。英政府遂於一八五三年，增設一科學藝術部(Science and Art Department)，冀以恢復英國在教育上進行之損失焉。

抑此次博覽會解放不少之國際論調與情緒。如少年詩人騰尼孫(Tennyson)之作，推測未來之景象，已有此種表示：



「戰旗長捲兮，

戰鼓無聲。

人類國會兮，

世界聯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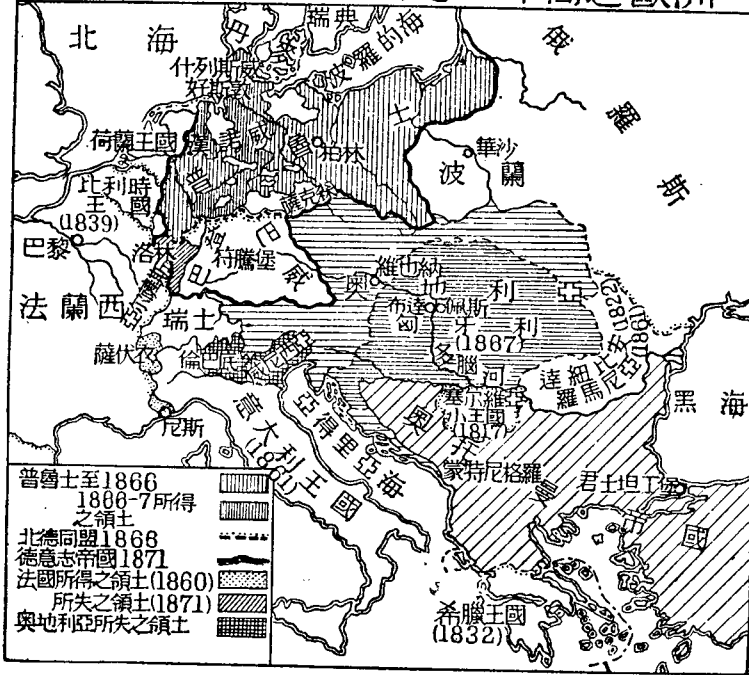
當時安居樂業者，多抱膚淺之樂觀。多年來和平之象至是已較前穩固。一八四八年之社會狂風雖曾怒號一時，然似已銷聲匿迹。革命之舉，無一處得見成功。其在法國，再為一波那帕脫族中人所破壞，其人為拿破崙之姪，而不及拿破崙之剛斷。彼初以其名氏聳惑觀聽，以革命黨自命，在奧爾良王朝時代，嘗二次侵入法國。嘗著一論敵術之小書，冀承其叔父之威名；又作一書，述彼所視為拿破崙之見解者，名曰拿破崙之觀念（Des Idées Napoleon iennes）。書中於拿破崙故事外，並參以社會主義社會改良及和平主義等。一八四八年之共和政府，因勞工制度之嘗試，發生困難；是年十月，路易拿破崙遂再入本國，得被選為總統。接任時，誓忠於民主之共和，凡有欲變更政體者，均視為敵人。然四年之後（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彼竟自躋於法蘭西皇帝之位，即拿破崙第三是也。

英女王維多利亞與斯托克馬男爵（Baron Stockmar）（男爵為比利時王利歐破爾得之友，且為其臣屬；並為英女王及其匹耦關於國際智識之顧問）最初對拿破崙並頗致猜疑。蓋英王室中人皆出薩克思科堡皇塔族（Saxe-Coburg-Gotha），對於德國之統一與幸福均懷熱望；其於波那帕脫王室之復活，自必不安。英國外交大臣判麥斯敦（Lord Palmerston）自始即與拿破崙相善，後作一修好之書，願以未經女王核閱，故女王無商諸斯

托克馬之機，判麥斯敦因之被迫辭職。然後來英政府對此新興之冒險家，即轉向較為和易之態度。拿破崙第三既位之初頗似一反拿破崙之政策，而行維新之王政，期成『食糧價廉，公共事業發達而節日極多』之政府；且表示其熱烈贊同國家主義之意，此種主義本極合德人之嗜好者也。一八四八年德國諸邦在法蘭克福 (Frankfort) 開一短期之議會，但次年即被普魯士王室所推翻。

(一) 語見大英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中亞爾伯特湯麥司 (Albert Thomas) 條。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一年間之歐洲



一八四八年以前，凡經維也納和約處分之各強國政府，均因深畏第二次更普遍之平民革命，故相互保持其同盟之形勢。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之後，此種畏心因之銷除；於是一七八九年以前之國際陰謀，重復自由再演，而其所憑藉之陸軍海軍，且較拿破崙戰役時代益為強大。列強之博戲，經六十年之間斷，至是重演，繼續推移，終至造成一九一四年之大禍焉。

俄皇尼古拉第一 (Nicholas I) 最先出為戰事之主動。繼續進行彼得大帝以來，漸向君士坦丁堡之計畫。尼古拉對於土耳其其王界以『歐洲病夫』 ('sick man of Europe') 之綽號；至一八五三年，藉口土耳其政府虐待國內之基督教人民，出兵佔據多腦河流域之小王國。於是十八世紀之舊調，重復呈現於歐洲外交家之前。蓋俄國之計畫，既與法國在敘利亞之計畫相衝突；且於英國至印度之地中海商路，亦岌岌可危；於是英法兩國遂聯盟以援助土耳其，造成所謂克里米亞之戰役 (Crimean War)，結果俄軍敗績而歸。吾人於此常覺阻礙俄國之進行，宜為奧大利與德意志之責任，祇以英法外交機關，往往不克自制其染指俄事之野心，故成此事變耳。

列強競逐之武劇，其可注意之第二幕，厥為意大利建國之偉業。意大利諸邦分立，不利滋多；而其北部之附屬奧大利受苦尤甚。至是乃由拿破崙第三與意大利北部之撒地尼亞 (Sardinia) 小國之王之合作，卒使意大利之統一造厥成功。撒地尼亞王伊曼紐爾 (Victor Emmanuel) 與拿破崙第三密訂一舊式之交換條約，約中拿破崙助意出兵，意許以尼斯 (Nice) 與薩伏衣 (Savoy) 二省地。一八五九年，撒地尼亞與法國對抗奧國之戰端開始，不數週而告終。奧軍在馬進塔 (Magenta) 及索非里諾 (Solferino) 兩次大敗。然拿破崙以在來因河上受普魯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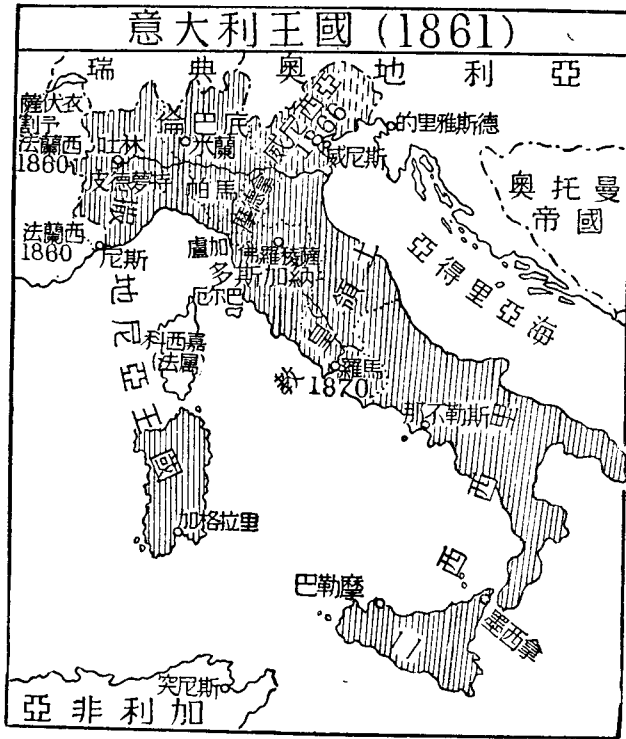
之恐嚇，遂允議和。撒地尼亞自經此役，益見富強。

此後伊曼紐爾任喀富爾 (Cavour)

為首相，而愛國偉人加里波的 (Garibaldi) 旋即率兵入西西里，成其革命之殊功。西西里與那不勒斯 (Naples) 先後解放。意大利全部，除羅馬 (時猶忠於教皇) 與威尼西亞 (Venetia) (時仍為奧人所佔) 以外，均入附撒地尼亞王。一八六一年，意大利國會開會於吐林 (Turin)，伊曼紐爾遂為意大利開國之君焉。

至是歐洲外交博戲之中心移至德意志。所謂自然政治地圖之觀念，已有力圖實現之象。一八四八年時，日耳曼諸邦，連奧地

利亞在內，曾開法蘭克福議會，現暫時之統一。顧此種統一，顯與德國諸邦之君主與外交家之願望相反；蓋彼輩所期望者，初非由民意統一之德意志，而為如意大利之統一。然，由法律與外交行動所統一之德意志也。一八四八年，



此議會力持什列斯威好斯敦 (Schleswig-Holstein) 二公國 (曾

隸日耳曼同盟) 之人民既大部分爲德人，當歸屬於德意志。因令普魯

士陸軍佔領其地；但普魯士王不願受命於議會，議會因之遂散。至是丹

麥王基利斯當第九 (Christian IX) 與通常君主同其愚魯，竟無端苛

虐此二公國中之德人，是時普魯士之國事，大部分握於十七世紀式之

首相俾士麥 ("Von Bismarck") 一八六五年封伯爵，一八七一年封親

王) 之手中；彼視此事爲光明之機會。於是在一八四八年普魯士王所

不願爲民主之德意志盡力者，俾士麥竟儼然以此二省內德國民族之

保護者自居，且說奧地利亞助普作武力之干涉。奧普既合，丹麥遂無力

抗拒；戰敗之後，遂棄此二區。俾士麥至是，更進而與奧爭此二小國之歸

屬，遂又引起同室操戈之戰爭，冀在德國諸邦中，益造成普魯士之光榮

與霍亨索倫王室之獨霸。德國著作家之富有浪漫色彩者每以俾士麥

爲計畫德意志統一之大政治家，實則彼所成就者並不在此。德意志之

統一實已成於一八四八年。此爲事理之當然。普魯士王室中人祇延遲此必至之事實，以便自表其統一之功耳。故

德意志統一之後，其形狀與近世文明之民族不同，而具一副俾士麥之古面目，兩鬚如棘，足履巨靴，首戴有鎗頭之



俾士麥

軍盔，持刀以與世界相見焉。

普奧戰役中，普魯士引意大利爲同盟，而德國諸邦之畏普魯士之計畫者，則多助奧大利。讀者於此，必將不解拿破崙第三在政略上何以不乘此良機，運其手腕爲一己利益以加入戰爭。驗之列強爭逐之慣例，彼應如是行動無疑。然拿破崙不幸正自陷於大西洋之彼岸，故不能干涉本洲之戰事也。

今欲明此好動之拿破崙之牽累，當先略述美國之南北戰爭。美國北部與南部諸州，利害不同；而利害不同則源於奴制發生之經濟歧異，因以引起國內之戰爭。一七八九年所建設之聯邦制遂不能不與南部同盟用奴諸州之分離運動戰。內戰原因吾人已於第三十六章第六節述及。至於戰事之經過，吾人於此不能縷述之。至林肯總統（“Lincoln”）生於一八九年，卒於一八六五年，一八六一年後任總統，如何成其偉名，及美國如何去淨奴制之污，與聯邦制如何保全，皆將忽而不述。其間林肯總統之故事，可自爲一史詩，以說明美國統一與秩序之如何轉危爲安。今茲所述如是簡略，殊非著者之願。唯在此史綱中，吾人常注意史事之主體，不能不割愛耳。

美國之南北戰爭，作戰於華盛頓（Washington）里士滿（Richmond）間之維基尼阿（Virginia）叢山密林中，變移往復，縣延四年。最後南方分離派（Secessionist）之左翼大遭敗挫，而北方聯邦將軍錫爾曼（Sherman）長驅直越佐治亞（Georgia）而達海濱，以追擊分離派主軍之後。方共和內鬨之四年中，歐洲各國之反動分子莫不伤心。而英國之貴族且公然袒南部同盟諸州，政府並允許商船得由英駛出以捕獲美國聯邦之船隻，阿拉巴瑪（Alabama）一船尤爲著名。拿破崙第三尤爲武斷，謂新大陸畢竟當屈服於舊大陸之下。彼以爲美洲所謂門羅主

義 (Monroe Doctrine) 之盾，早已被擯，歐洲列強可再插足於美洲，不難重建王朝於其地。值墨西哥總統任意處分其國內之外人財產，拿破崙遂藉口干涉，與英國西班牙同盟出兵進據委拉克路斯 (Vera Cruz)。然拿破崙建設墨西哥帝國之計畫既已顯露，英西覺其過當，不敢附和，遂撤兵。拿破崙率孤軍苦戰，卒於一八六四年達其建設帝國之目的，任奧大利之大公馬克西米連 (Maximilian) 爲墨西哥皇帝。自是之後，法軍繼續佔領其國境；法國投機家羣趨墨西哥，以開發其地之鑛產與富源焉。

次年四月，美國南北戰爭因南方統領李將軍 (General Lee) 在阿坡馬托克斯之法院 (Appomattox Court House) 納降，遂告終結。於是當佔領墨西哥之歐洲軍隊之前者，遂爲一勝利之聯邦政府，態度兇猛，掌握龐大可畏之軍隊。而法國之帝國主義者，苟不悉數退出美洲，惟有與美國開戰之一途。此實美國之真意。拿破崙第三不能干涉一八六六年之普奧戰爭；與俾士麥所以急於對奧用兵者，其故均在於此。

方普軍攻奧之時，拿破崙第三正在設法退出墨西哥之荆棘，而仍保全其尊嚴。彼藉口財政上理由，故意與馬克西米連作鄙陋之爭執，而撤退法國之軍隊。在此種情形之下，按諸君王通例，馬克西米連應即退位。乃竟欲自保其帝國，不恤與其囁強之人民宣戰，卒至戰敗被擒，人民以彼爲公共禍根也，乃於一八六七年鎗殺之。新大陸遂得重見門羅總統所倡導之和平。其間惟有一巴西帝國，仍在葡萄牙王族治下。直至一八八九年，巴西皇帝被逮解至巴黎，於是巴西亦改組共和，與美洲其他各國同列焉。

方拿破崙從事美洲冒險事業之日，正普意聯軍戰敗奧地利亞之時（一八六六年）。初意大利屢在庫思拓薩

(Custoza) 之陸戰與黎撒 (Lissa) 之海戰失利，但奧軍在薩多瓦 (Sadowa) 一戰，爲普魯士所敗，卒至卑詞乞降。意大利得威尼西亞省，至是意大利之統一，遂更進一步，其尙未歸屬者僅羅馬，的里雅斯德 (Trieste) 及北邊與西北邊界之少數小城市耳。普魯士成爲北德同盟 (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 之領袖，而濱巴威略 (Bavaria) 符騰堡 (Württemberg) 巴登 (Baden) 黑森 (Hesse) 及奧地利亞諸邦於同盟之外。

四年以後，歐洲大局之傾向自然政治地圖，更進至第二步，即普法戰役是也。拿破崙第三之投身此戰，直可謂激於自敗之愚妄。一八六七年，彼方自脫於墨西哥，即要求盧森堡 (Luxemburg) 之屬法，幾以是暴發戰事。迨一八七〇年，西班牙王位空虛，普魯士王之一從兄弟有承位之望，拿破崙遂再啓其戰端。拿破崙心中以爲奧地利亞、巴威略、符騰堡，以及北德同盟以外之諸小邦，當能與彼聯合以抗普魯士。彼殆以爲彼欲如是，故此事實可實現。殊不知一八四八年以後，德國民族遇外力干涉時，常能表示其統一之精神，俾士麥不過於此已成之事實上，蒙以莊麗有儀而具流血精神之霍亨索倫王室而已。德國民族竟全體助普魯士。

一八七〇年八月初旬，德國聯軍即侵入法國。經衛特 (Wörth) 格拉維維絡 (Gravelotte) 二戰以後，巴繪 (Bazaine) 所統率之法軍，被逼退至麥次 (Metz) 而受圍。拿破崙自領之一軍，亦於九月一日，在色當 (Sedan) 戰敗納降。於是聯軍長驅直入，巴黎全無守備。法人鑒於拿破崙主義之期許，使法國再罹奇禍，遂以九月四日，宣布共和。改組之後，更爲圖存而對普魯士主義備戰。蓋戰勝法國之帝國主義者，雖爲統一之德國，然普魯士人實駕馭之。麥次被圍之軍隊，於十月納降，巴黎經圍困砲擊之後，卒以一八七一年一月迎降。



普魯士王威廉第一 (William I) 在凡爾塞 (Versailles) 之玻璃廳 (Hall of Mirrors) 中，以莊嚴之儀式，在軍官森列之中，被尊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之統一，因同言語同文字之故早已存在者，至是俾士麥與霍亨索倫族之武力竟坐享其締造之榮名焉。

法蘭克福 (Frankfort) 和約實普魯士王室之和約也。俾士麥之於此役，誠能利用德國之民族感情以得南部諸邦之助力；然與彼及普王以勝利之主為何，彼初未能見及也。蓋歐洲之自然政治地圖堅持操德語之民族之統一；普魯士所以獲勝，其實力即在於此。德國統治東方之波森及其他波蘭人所居地，已與此自然地圖相反。今復發其貪得土地與鐵礦之私心，竟併吞操法語之洛林 (Lorraine) (包括麥次在內) 及操德語而同情於法國之亞爾薩斯 (Alsace) 其地之法民與德國治者之間，自不免發生衝突；而洛林法人所受之苦痛，當然在巴黎發生反響，使法人痛憤之情，歷久不衰焉。

自薩多瓦一戰 (一八六六年) 之後，自然地圖在奧地利亞帝國中已得政治上之承認。匈牙利固附屬奧地利亞者，今則建立王國，與奧地利亞處於平等之地位，而帝國則成為奧匈之「聯合王國」(“dual monarchy” of Austria-Hungary)。然在帝國之東南部，以至土耳其帝國之邊境，其疆界猶仍奧地利亞武力時代之舊焉。

自然地圖之爆發在一八七五年又開始於巴爾幹半島中信奉基督教之各民族，而布加利亞人尤為躁動。土耳其人採橫暴之壓迫政策，屠殺布加利亞人無算。於是俄國出而干涉 (一八七七年)，力戰一年，卒敗土軍，迫令簽定聖斯武法諾條約 (Treaty of San-stefano)。此約頗能洞澈事理，其解剖龐大之土耳其疆域，頗

能應用自然地圖之精神。然英國之傳統政策，於「俄國之陰謀」，向主阻難；此中理由，殆唯上帝能知之！  
俄國一有外交上之「陰謀」，英國外交部，即承首相比康斐爾 (Lord Beaconsfield) 之政策，以武力恐嚇，務使

土耳其回復其勒索肆虐屠殺之種種便利而後已。當時，英俄戰釁，似難倖免。英國之音樂室，世常稱其為外交政策之明燈者，至是遂大放其愛國之焰，倫敦街童，亦被此風，發為愛國之歌。歌調單簡，然亦自有其莊嚴之氣概，足以表示以高尚使命自負之大民族精神者。其詞曰：

「吾人不欲戰，如果不能不戰，  
吾人有船，吾人有兵，吾人並有錢。」  
而最後之警句則為：

「俄羅斯人必不能有君士但丁堡。」  
俄土締結之約，既為英國所反對；於是一八七八年，各國代表會議於柏林，以修正聖斯武法諾條約。此次修改，大都皆為土奧兩帝國之利。英



國得塞浦路斯(Cyprus)島，既違正義，且實際上亦無大利。比康斐爾爵士自柏林返英，自以爲奏凱而歸，英人當時亦信此約爲『榮譽之和約』，而格蘭斯頓獨對之憤憤焉。

柏林條約者，殆爲造成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之第二主因，其第一因，則一八七一年之法蘭克福條約是也。

自一八四八年以降，三十年間事變錯起，治國際政治方略之學者視之，極饒興趣。歐洲各國政府既自脫於普遍平民革命之恐怖，於是列強間之國際博戲，曩因法美革命而中輟者，遂續演於世。然至是已存其形似而已。自機械革命以後，戰爭對於一般生活之侵擾，較前尤劇。而外交家之事業，無論其如何不顧事實，其背後之動力，要非查理第五或路易第十四所能及。至若人民對於政治不良之反抗，其組織較昔日更見完密，其表示亦更爲有力。政治家每以國家主義之精神爲其緣飾，然有時極其稀薄。彼十七、八世紀之大君主行事至爲自由，宣戰媾和，侵土略地，一唯其意之所欲；然至此則雖如拿破崙第三之雄才，方其步步經營，冥冥中若有所掣肘，往往不能自知其所赴之方向焉。

十九世紀歐洲各國之政府要無一能自由行事者。吾人今試披覽一八一四年以來之歐洲地圖，并持以與所謂自然地圖者相較，即可知列強所博戲者實博戲已成之局。彼輩之處置，凡能與世界自然地圖相符合，而又能與教育民主主義齊驅者，必能保持；而凡與此相反者，則必歸崩裂。由是以觀，吾人不能不斷言：向使歐洲能令少數忠實之人種學家、地理學家、社會學家，以從事分畫各國適當之疆界，規定適宜之政體，則十九世紀中外交上之種種

騷擾，種種陰謀，種種假面具，種種流血，以及君主與軍隊之勞苦與虛糜，無數加富爾，俾士麥，的士累利，與波那帕脫，以及無數之其他『偉人』之各種奇異態度，奇異事業，奇異計畫，皆完全可以避免。今者歷史之浪漫部分已告終。負有廣大之新使命之新時代，將繼此而開始，而十九世紀之政治家，第能佯爲把持世運之人物已耳。

### 第九節 第二次海外帝國之爭奪

吾人曾言自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八年之歐洲政治史，初未因機械革命而生劇烈之變動。機械革命以後之列強，其境域仍無甚變化，其儀式亦大率無改於昔。顧以運輸與電信之進步，交通日臻便捷而穩定，遂使列強發展之情狀與方法，發生一種重大之變遷：此卽英國與其他歐洲列強之海外拓展，以及因此而起之亞洲與非洲之反動是也。

十八世紀之末葉爲帝國破裂與殖民民失望之時期。英國西班牙二國，與其美洲之殖民地相距既遠，當時之交通又艱，故殖民地與其母國間，無自由往還之可言；而殖民地人遂多保持特殊之觀念，操特殊之言語，而自成一起然之新社會。殖民地漸次發達，惟藉稀疏之航運，與母國相聯。如法國在加拿大所設立之商站，英國在印度所組織之貿易公司；其所賴以存在者全在其有母國。十九世紀初期之思想家大都以爲海外殖民之限度祇能至此而止。是以十八世紀中葉歐洲列強在歐洲以外所建之帝國，迄一八二〇年頃，其範圍轉見減縮。惟俄國始終東向擴展以跨越亞洲。然實際上俄國所得之新土，並不如當時歐人所想像者之大；蓋時人之習地理，好用麥卡托式（Mer-

Cator's projection)

一八一五年時

不列顛帝國包有加

拿大之沿海江河及

多湖區域，並荒涼之

內地，其中惟有哈得

孫灣公司所設獸皮

貿易之商站散布其

間，在東印度公司治

下之印度半島三分

一之地，黑人及強悍

荷蘭人所居之好望

角 (Cape of Good Hope)

沿海區域，非洲西部沿海若干商站，直布羅陀危岩，摩爾太島 (Malta)

牙買加島 (Jamaica)

及西印度羣島中經營黑奴貿易之數小島，南美之英領基阿那 (British Guia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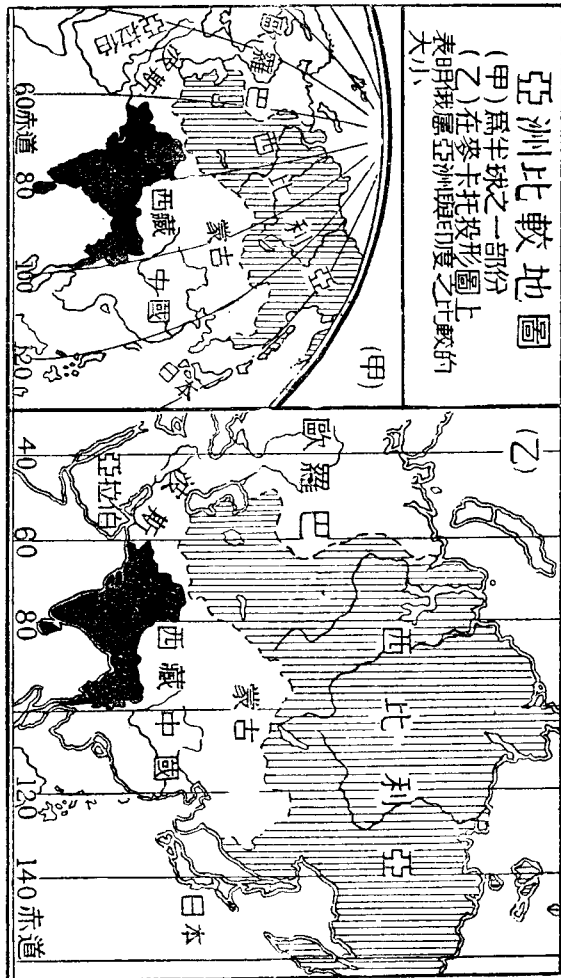
以及澳大利亞之植物灣 (Botany Bay)

與塔斯馬尼亞 (Tasmania) 為罪人流徙之二小地。西班牙佔有古巴 (Cuba) 及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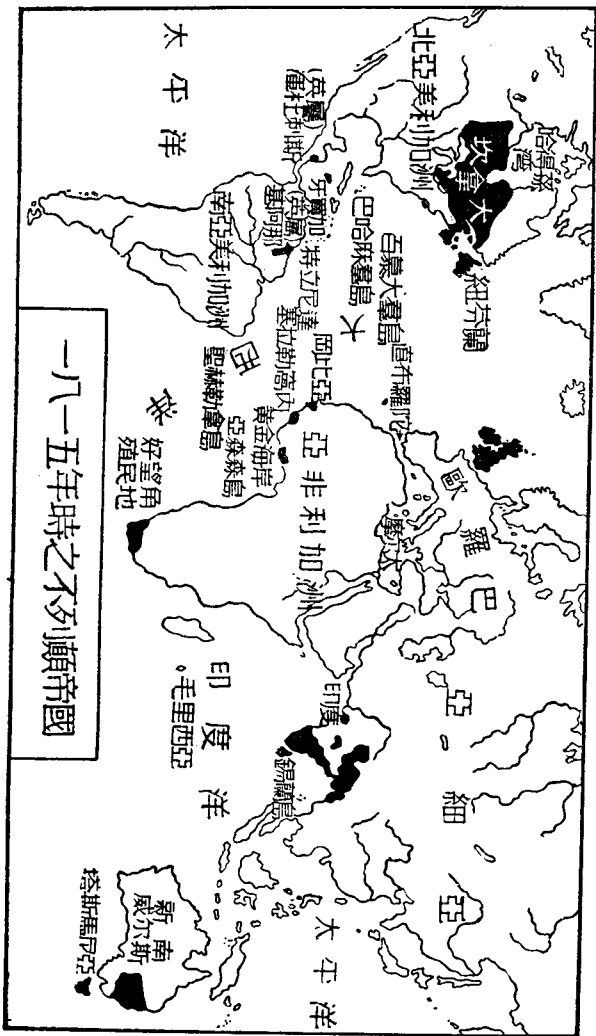
之地圖，西比利亞之面積因之過於其實際之大小也。

### 亞洲比較地圖

(甲) 與地球之一部分  
(乙) 在麥卡托投影圖上  
說明我國亞洲與印度之比較的大小



律賓羣島之一部分。葡萄牙則根據其歷史上之要求，在非洲尚有舊壤若干處。荷蘭在東印度羣島中有數屬島及屬地，兼有荷領基阿那。丹麥在西印度羣島中有一二小島。法國亦有西印度羣島中之一二島及法領基阿那。綜計歐洲列強所需而得諸世界他部分之領土，一若已盡於此。惟英國之東印度公司，獨具進取之精神耳。



吾人曾述印度之建立一特殊之帝國，實以此公司爲之主力，而非英政府或人民之功。此公司爲英國私人冒險家所組織，得皇室之特許有專利之權。印度自一七〇七年奧朗則布死後，境土分裂，國本動搖。東印度公司乘之，竟於其間漸漸攫得軍事上及政治上之大權。十八世紀之中，公司轉輾貿易於各國各民族之間。其間克萊武實樹（Lord Mornington）（後稱衛爾茲力侯爵 "Marquis Wellesley"，其弟即衛爾茲力將軍，後爲威靈敦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任印度總督（Governor-general），畫策定計，乘莫臥兒帝國之衰頹，以公司繼承其地位。拿破崙之遠征埃及，即欲攻擊此英國在印度之勢力。當歐洲震驚於拿破崙戰役之間，東印度公司正在印度操縱大權，與昔日之突厥人及北方侵入者相同，唯其成效過之，而兇殘則遠遜焉。維也納和約以後，公司征斂賦稅，時與戰事，且派遣公使於亞洲各國，舉凡設施進行，儼然一自主國；惟其財貨獨輸向西方，爲特異耳。

莫臥兒帝國之崩裂，馬刺塔（Maratha）諸國，喇其普他（Rajput）諸小王國，以及澳德（Oudh），孟加拉（Bengal），塞克（Sikhs）諸回教王國之興起，其詳已見前章所述。至東印度公司如何利用操縱，時而聯此，時而親彼，而終至征服各國，獨步一時之情形，此書不能詳述。其勢力已及阿撒母（Assam），信德（Sind）及澳德諸邦。印度之地圖，已漸漸臻於今日學子所知之情狀。土人小邦，與在不列顛統治下各大省交錯聯合而成一特殊之結合焉。

東印度公司之經營此奇異空前之帝國，蓋在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五八年之間，其時機革命亦潛將英國與印度間之距離縮短。其初公司未嘗干涉印度各邦之內境。蓋英人僅以外主資格臨之，而印度人則固習於外人入

主且能同化外人者也。英人常以少年時至印度，其一生大半居於印度，故不期而成爲印度系統之一部分。顧自機械革命以後，情形大非昔比。英國在印度之官員，歸國既易，而攜眷至印，亦較前爲便。故彼輩常顯然保持其西方之色彩，而不再如昔之印度化，而人數亦日有增加。不寧唯是，彼輩且進而干涉印度之風俗。鐵路電信等可怖之新事物，漸漸由西方引入。基督教之傳教者，皇皇然逞其宣傳之能，縱不能吸引極多之信徒，然足以使印人懷疑其舊信仰。老年持重之人，鑒於城居青年之『歐化』，已不勝其憂憤矣。

印度統治者之更易，在歷史上本數見不鮮；然上述事情所預示之劇變，則誠自來之所未見。回教徒與婆羅門教徒並起震驚；而英人且以盡力人類進步之故，大受責備。自經濟方面言，以與歐洲交通之日便，衝突日烈。新頒之法令，在在爲英國之製造業設法；印度之固有工業，乃大受其困，而以棉業爲尤甚。公司方面忽以一離奇之小事引起印度人之暴動。婆羅門教徒視牛爲神聖，而回教徒視豕爲不潔。公司不察此俗，偶以塗油之彈筒供新式來福鎗之用。此鎗彈既分給公司之印度兵，兵士發見鎗彈之塗有牛豕油，咸大憤激。遂舉兵反。其初亂兵在米刺特 (Meerut) 起事，繼而德利之印人且進圖恢復莫臥兒之帝國。此事發生於一八五七年，卽史所稱印度兵變 (Indian Mutiny) 者是也。

自此次事變之後，英國人民始曉然有所謂印度。彼輩始知遠道之外，有一奇異之邦，風塵滿目，日光熾烈，本國以極少之戍兵，在其地奮力作戰，以與面目黧黑之多數土人抗。戍兵之如何在彼，其在印度有何權利，彼輩初不置問。蓋同胞既陷入險境，則愛護之心已超出此種問題之上也。一八五七年一年中，大不列顛之激越，可謂達於極點。



屠殺及殘暴之舉時有所聞。當時英將如羅凌士 (Lawrence) 及尼科爾孫 (Nicholson) 等，皆以極少之士卒，作驚人之暴動。彼輩每能不待土人組織成軍，前來圍攻，然後再思應付，而必先發制人。其往來攻戰，又往往冒萬難而爲之。羅凌士嘗謂「吾人之將牌乃用棍而不用鏟。」塞克，廓爾喀 (Gurkhas) 旁遮普諸地之軍隊皆始終歸附英軍。南方亦平靖如常。至於澳德省中孔坡 (Cawnpore) 及勒克腦 (Lucknow) 兩地之屠殺，及英軍如何以少敵衆，攻陷德利。凡此諸事，他史中多有論次，茲不能詳。直至一八五九年四月，最後之餘燼熄滅，英人遂再爲印度之主。人實則此次兵變初無民衆革命之意義，不過孟加拉軍隊因公司官吏之缺乏遠見所引起之事變。當兵變時印度人對於逃難之英人頗能優遇。然此項變亂不可謂非一種警告也。

兵變之直接結果，厥爲印度之合併於英王。國會通過『印度政府改良議案』(Act for the Better Government of India) 以總督代表英王；設印度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對國會負責，以代公司之職權。一八七七年，比康斐爾乃擁維多利亞女王爲印度之女皇 (Empress of India)，以完成英國管轄印度之業焉。

今日印度與英國之間，卽以此種非常方法維繫之。印度猶是大莫臥兒帝國之舊，惟皇帝地位已爲不列顛之『君主共和』所承繼，且擴大其權威。印度實不啻一無專制君主之專制國家。彼既受專制政治之害，又蒙民主政治之不重人治與缺少責任心之弊。蓋印度之皇帝，不過一名譽之金徽，印人苟不堪政治上之苦毒，竟無可告訴。彼輩唯有散布宣傳之小書於英國，或引起英國下院中提出問題而已。然國會愈忙碌於本國事務之討論時，愈不措

意於印度，於是印度人之命運，愈在其國內少數官吏之手中。

此種情形之不能持久，彰彰甚明。印度人雖受種種制限，然其生活亦與世俱進。國內新聞紙流行，受教育與西方之思潮者亦日增，對於其所受政治上之痛苦，亦漸富公共之憤慨。而就不列顛在印度之官吏言之，則近七十年來，其人之教育與品質，初無若何之進步。英人每能高自期許，且亦每有過人之資，然其制度要多因定，而乏伸縮之餘地。且不列顛駐軍之爲此輩官吏後盾者，其道德與智識，百年以來亦全無進步。英國軍士階級之頑鈍固滯，殆無倫比。此輩既自覺不學無術，中不自安，而又常懼他人之譏謗，故近數年來每露其暴烈之性情以應付土人之暴動，時生悲慘之事變。及大戰既起，英人羣圖對外，於是昔日對於印度僅有之注意，亦且蕩棄無餘。在印度稍有智識之軍士，皆召回本國。歐洲大戰數年中，及大戰以後，印度時呈不安之象。如阿木里昔爾（Amritsar）地方之虐殺，印度人之赤手慘遭英軍屠戮，因而死傷者幾二千人。鞭打侮辱不啻一種公開之恐怖。世界上之稍有人心者聞之莫不大震。迨一九一九年，亨德委員會（Hunter Commission）考察歸國，始以此種實情公布於衆。篤信民權之人方自矜其帝國爲各種自由民族合組帝國之權輿，今殖民地之本國官吏，竟野蠻至此，其驚皇之情蓋可想見焉。

然吾人欲求印度之自動解放，今日尙非其時。正在奮鬥中之新印度，未解決之問題甚多，茲編不能詳述。自一九一九年英國國會通過印度政府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後，印度之新愉快時代或可開始；將來不難造成一印度人之自由自願團體而自躋於世界聯邦之同等位置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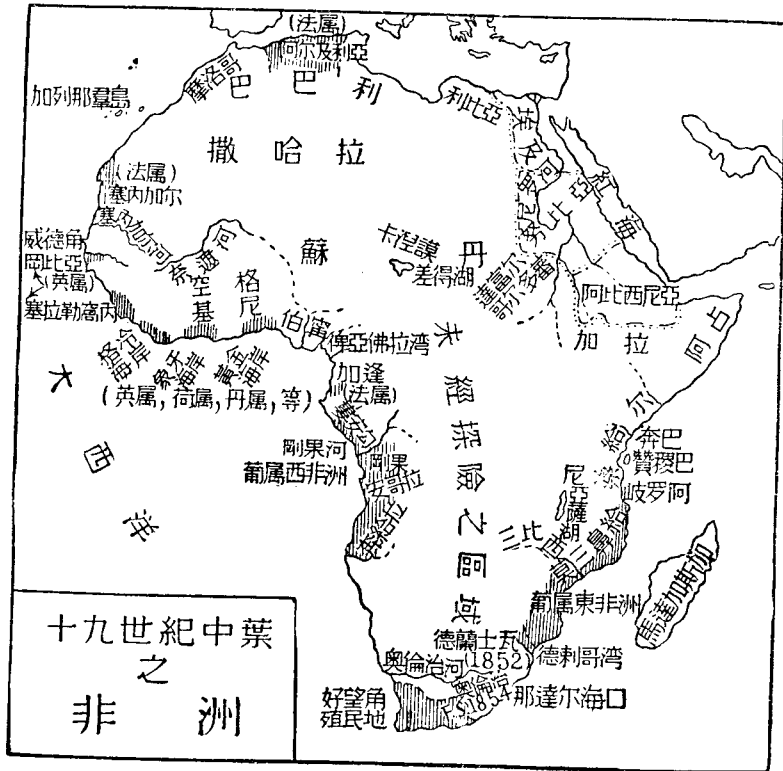
不列顛帝國之他部分，在十九世紀前半期中，其發展之速皆不如印度。不列顛之政治思想家中，頗有以殖民

海外爲致弱之道者。澳大利亞之殖民，發達甚緩，及一八四二年發見巨量之銅鑛，一八五一年又發見金鑛，於是其地驟臻重要。澳大利亞之羊毛，亦以運輸之優進，行銷於歐洲市場者日增。坎拿大在一八四九年以前，亦無甚顯著之進步，因法國移民與英國移民之不睦，時有重大之革命發生。直至一八六七年，始以新憲法之制定，成立坎拿大聯邦 (Federal Dominion of Canada)，於是其內部之困難，得以疏解。至於形勢之轉變，則以鐵路爲主因。蓋坎拿大之橫斷鐵路，可使其向西發展如美國然，且可使其穀及他種產物輸至歐洲，同時仍能維持其言語上同情上與利害上之統一。鐵路汽船與海底電線等，往往足以完全轉移殖民事業進行中之情形，又不獨坎拿大爲然矣。

英人之殖民於新西蘭 (New Zealand)，始於一八四〇年以前。其時英人已組織新西蘭土地公司，以開發此島爲目的。至一八四〇年，新西蘭始正式成爲王家殖民地之一焉。

如前所述，英國屬地中之能適應運輸方法之革新，以發生經濟上之新勢力者，當以坎拿大爲最早。不久南美諸共和國，於其牛及咖啡之貿易，亦因與歐洲交通之日便，得行銷歐洲市場之利，就中以阿根廷爲尤著。在昔海外蠻荒各地所以吸引歐洲列強之主要物產，大抵爲金及其他金屬以及香料象牙，奴隸之屬。然自一八七五年以後，歐洲之人口日增，各國政府遂不能不求食糧於海外。重以利用科學之大工業，日形進步，發生新原料之需要。如各種脂肪油類橡皮以及其他向被忽視之物，至是皆成工業中之要品。大不列顛與荷蘭葡萄牙諸國，既握熱帶與副熱帶之物產，以是遂得在商業上日贏厚利。一八七一年以後，德國始急起直追，已而法亦繼起，其後意大利又踵效德法，皆以尋求尙未被併而富有原料之地域，以及東方有獲利希望之邦爲志。

職是之故，歐洲各國對於全世界政治上無主權之地，又發生一次新爭奪；惟美洲獨能以門羅主義，拒絕此種侵陵耳。與歐洲密接之大陸，厥為非洲；其境西之富源恍忽於歐人之心目中。當一八五〇年頃，其地完全為黑暗神祕之大陸；為世人所知者僅埃及及海岸之地耳。吾人試一覽非洲之地圖，即可見當時歐人對於非洲智識淺薄之一斑。其後探險家深入內地，初撥迷霧，繼而殖民商人，政客官吏，以及擅長科學之士，分途奮進。凡此經過情形，必須大如本書之一書，方能盡其真相，今本編概置不述。歐洲列強既集矢非洲之開發，於是奇妙之民族如短人種 (pygmies)，怪異之禽獸如霍加披





被逐也。至於內地土人之遭禍尤酷，歐人貪得橡膠之心甚切，強迫剛果（Belgian Congo）土人爲之採製，而比利時王之殘虐尤爲罕聞。此外歐洲官吏，全無經驗，嘗與土人發生衝突，引起極慘之結果者，比比皆是。歐洲強國於此，蓋無一潔手之人也。

英國於一八八三年得埃及，此後埃及名義上雖仍爲土耳其帝國之一部分，而英人始終保持其勢力。同時法國在非洲發展，亦頗屬意埃及，一八九八年有麻向（Colonel Marchand）者，率軍自西岸越中非而東，在法紹達（Fashoda）地方欲佔領尼羅河上遊。此次事件，幾造成英法二國之戰爭。凡此種種，茲編皆不及詳述。英法之於非洲，又有假傳教以行其侵略者：法之舊教徒與不列顛之英吉利教派，並在烏干達（Uganda）地方傳布一種富有拿破崙精神之基督教；不數年間烏京孟果（Mungo）既略染歐洲文化，竟產生一羣新教徒與舊教徒，其主張行事，且與舊社會中絕棄精神生活之戰士，全無分別焉。

南非方面，不列顛政府，初則允許荷蘭農民得在奧倫治河（Orange River）區域與脫蘭斯瓦兩地建設獨立共和國；已而翻悔前言，遽於一八七七年併吞脫蘭斯瓦共和國。脫蘭斯瓦之荷蘭農民力爭自由，卒以一八八一年馬朱巴山（Majuba Hill）一戰，得告成功。英之新聞紙始終鼓吹馬朱巴山一役爲英人之國恥。於是一八九九年，不列顛對此二共和國皆發生戰事，英人以巨大之經費與精力，始以三年之苦戰，使二國降服。凡此諸事跡本書皆不能詳也。

顧此種屈服，爲時甚暫。一九〇七年，英國帝國主義之政府既倒，自由黨以南非問題扶翼其勢力，遂仗此已亡

之二共和國，與好望角殖民地（Cape Colony）及那達爾（Natal）自願聯結，組成一包含南非各國之聯邦，爲英王統治下自主共和國之一焉。

綜計非洲瓜分之告成不過二十五年間而已。其留遺未被合併者，惟三小國：一曰來比利亞（Liberia），爲被釋之黑奴在非洲西岸所建之國；二曰摩洛哥，仍在回教蘇丹統治之下；三曰阿比西尼亞（Abyssinia），爲一保有古昔特殊基督教教派之蠻國，自一八九六年阿多瓦（Adowa）一戰以後，屢次用兵以阻意大利之覬覦，至今猶自保其獨立云。

## 第十節 中國之改革

非洲地圖之驟染歐洲彩色，當時竟有多人認此爲可以持久之世界新局勢；吾人殊難致信。然史家之責任，則惟有記載時人實作如是觀而已。誠以十九世紀歐人之見地，其歷史背景至爲淺薄。彼輩既昧於政治制度如何方能持久，又全無深入批評之習慣。世人每以機械革命所予西方之利益，足使歐洲列強永爲世界之主人，抱此種見解者顯不知有十三世紀以後蒙古人之武功。若輩初不知科學及其結果之可以移轉。若輩不知中國人印度人亦如英人法人有研究之能力。若輩以爲西方人生而負智識之大任，而東方則夙具怠滯守舊之性質；操世界之霸權者，固將永爲歐洲人也。

歐洲人既具此種荒謬之思想，於是歐洲各國之外交部，不惟與不列顛共爭地而上野蠻未開化之地，且進而

宰制亞洲方面人口稠密文化發達之古國，一若亞洲民族，亦僅足供歐洲實業之原料，更無其他之價值也者。英國在印度之外強中乾之國帝主義，荷蘭在東印度羣島中之廣大領土及豐厚之利益，皆足使爭逐中列強之政府與商家，對於衰弱之波斯，瓦解中之土耳其帝國，東印度，中國，日本等，皆作其相同之迷夢。當十九世紀垂盡之數年中，一般人已共信全世界之淪為歐洲領土，為自然而不可免之事實；觀於當時流行之著作，即可見一斑。是時歐人以伴為不願而故發善心之態度，準備承受吉卜寧所謂『白人之擔負』（“The White Man's Burthen”）——易言之，即全球之盟主也。歐洲列強互相排擠互相競爭，初不顧其國內之人民或半受教育或目不識丁。從事科學研究者僅極少數，至多亦不過數千人；其政治制度，則在緊張激變之中；其經濟制度未得穩定之基礎；至於宗教則敗壞衰落已達極點。顧彼輩猶自信如是之歐洲，確能盡致東亞繁多之人口為其永久之屬民也！

直至今日，西方猶有多人不能洞鑒此種情形之竅要。彼輩既不察亞洲人之平均智力，初未略遜於歐洲人；復昧於歷史，不知亞洲人亦與歐人同其勇奮奮厲，寬大而富於犧牲精神，且亦有堅強之團結力；又不知世界上亞洲人之人數必始終較歐洲人為多。且一民族之智識造詣，本不易制止其漏洩於他族；而當近世寰海大通之會，此事尤不可能。在近世情形之下，全世界之經濟與教育均等，已成不可避免之事實。亞洲人之在今日，智識上與道德上之復興又正在進行未已。彼一百年左右之稍趨逆流，數十年間足以恢復之。例如英人能深通中國文，或洞曉中國人之生活與思想者，僅得一人，中國人能諳知英人所知之一切者，則多至百數。英人之明瞭印度，尤不逮印人之熟悉英國者遠甚。印度遣赴不列顛者為學生，而不列顛派赴印度者則盡屬官吏，大部分為未曾受科學觀察訓練之



人。歐洲絕無一機關以派遣學生赴印度，專心研究印度之歷史古物與其時事；或聘請印度學者赴英國使與英國之學生接觸。

自一八九七年俄佔旅順，一八九八年德據膠州，英據威海衛以後，中國事變，在亞洲各國中，除日本外呈最急進之狀態。中國惡恨歐洲人之心，如烈焰之布滿全國。民間組織一政治團體，名曰義和團，以驅逐歐洲人爲目的，於一九〇〇年發生暴動。其怒潮毒計，全循舊法以爆發。是年，義和團殺死歐洲人二百五十人；基督教徒之被殺者據云共有三萬人之多。其時中國之政權，握於攝政皇太后之手；此在中國歷史，蓋屢見不鮮。皇太后雖頗具幹才，而淺昧無識；對於義和團之排外舉動，竟深表同情。公然予以援助，凡能虐殺歐人者，悉加保護。蓋西元前五〇〇年間以後所以對付匈奴者，至此時竟重演一次云。

至一九〇〇年而危機乃至。義和團對於歐洲人，迫害日烈。歐洲各國曾派衛兵以護北京之使館，但此事適足以促變。德國公使在北京街上被禁衛軍中之兵士鎗斃。其他各國公使共集於形勢稍勝之使館，固壘以守，被圍者凡二閱月。各國聯軍二萬人由德將統率至北京，解公使館之圍，皇太后聞變遁走西安府。聯軍中頗有一部分對中國平民肆行殘虐；其行動之兇殘，殆與一八五〇年時相同。(1)

〔1〕參考 Putnam Weale's *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是書雖略有小說性質，然其所述頗真實生動。

此次事變之後，俄人遂佔有滿洲，隨以列強之爭議，英人亦於一九〇四年侵入西藏之禁地。然中國此種事變之下，有潛勢力焉，足使此種事變之根本性質，與其表面不同者，即中國至是已有多人曾受歐洲之教育而具有新智是也。義和團之亂既平，此輩維新分子遂大倡立憲（一九〇六年），禁吸鴉片，及改良教育等。至一九〇九年，採用一種日本式之憲法，定爲君主立憲國。然中國之改革，不能盡與日本同其步趨，革命運動繼續不已。日本以其民族性之關係，故其改造中取法西方之君憲；中國則向太平洋之對岸。一九一一年重要之中國革命發生。次年，清帝遜位。於是世界上最大之人羣社會，竟一變而爲共和。清帝既退位，滿洲之勢力亦衰，而一六四四年來之蒙古辯髮，亦自是除去。唯至今尙有一部分仍垂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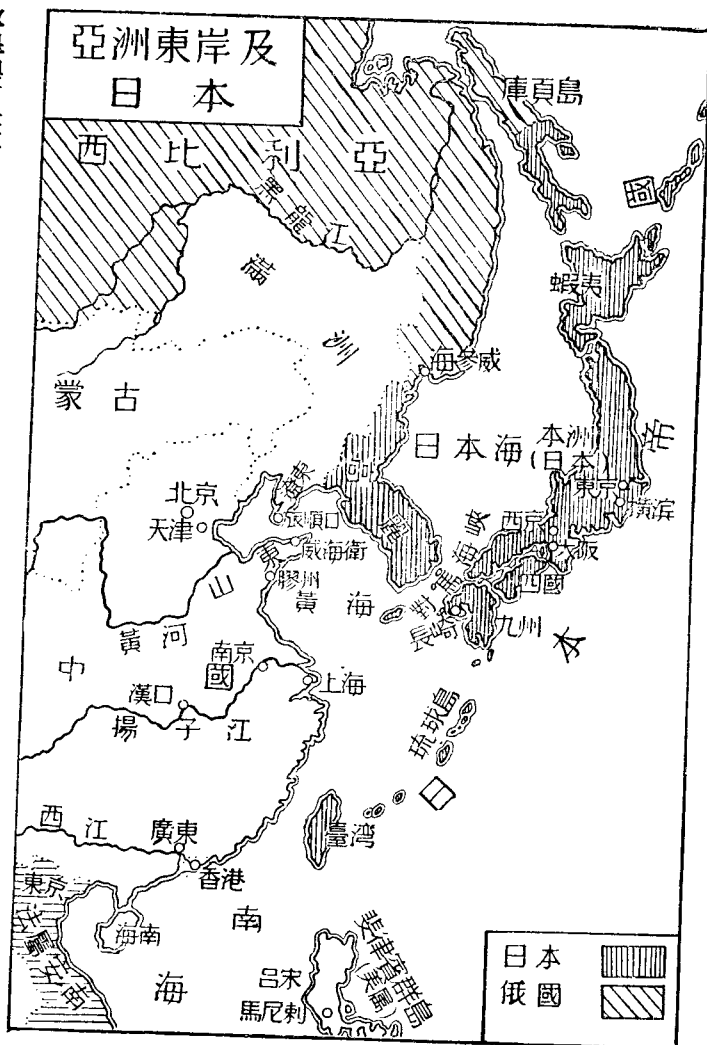
現今中國多數人挾其過人之智力，以從事於中國文化之改造與近代化。此其盡力，較之歐洲任何一國爲多。如適用之近代式之字體，印刷機與宏大之大學，改組之工業制度以及科學與經濟之研究等，中國不久即能完備。中國有繁庶之人民，其勤苦精巧之天性，既得解放，自能與西方人在平等條件之下，合作共進。雖目前國內尙有無數重大之困難，如何解決，無人能預斷之。然由吾人推測，中國取法北美合衆國而組成健全之中華聯邦國（Re-organized States of China），以進與重歸和好之歐洲共同肩負世界之平和，爲期當不遠也。

## 第十一節 日本史

亞洲民族復興之先導，實屬日本而非中國，吾人敘述中國事變已多。對於日本，以前殊少涉及；誠以日本閉關

目守之文化，於人類命運之形成無重大之貢獻；彼所取於人者多，而與人者至薄也。日本羣島之土人，稱曰蝦夷種（Hairy Ainu），殆爲一種北方民族，與北歐民族或有極遠之關係。惟日本本部之住民，則屬於蒙古種。就生理上辨之，日本人與美洲之印第安人極相類似；而日本未有紀載以前之陶器，又與祕魯古代陶器有奇妙之同點。故曰本民族，殆爲日石時代前期人類橫渡太平洋分布時之回波。惟同時此族又必在南方吸入馬來種之血統，或且含有黑人之分子也。

日本民族之源始無論若何，其文化、文字、文學及美術之習慣，要皆得自中國。則顯然無容置疑。當西元後二世紀與三世紀頃，其人方脫離野蠻時代；其早年對外事業中之最著者，當推神功皇后之侵伐高麗。日本早年文化之建設，皇后之功居多。要而言之，日本史極饒趣味而富有浪漫之色彩，若輩發展封建制與武士道。其侵伐高麗與中國，殆可比之西方史中英國在法之戰爭。日本之始與歐洲接觸，約當十六世紀之際。一五四二年，葡萄牙人始乘中國船至其地。一五四九年，耶穌會教徒柴維爾（Francis Xavier）始至日本傳教。此輩耶穌會教徒之紀載，極言當時日本因封建戰爭而成之衰落情形。此時日本人頗歡迎與歐洲人往來，基督教徒亦引致不少之信徒。英國肯德（Kent）之吉林赫（Gillingham）人有亞丹（William Adams）者，日人聘爲顧問，信賴甚篤，因就氏學製大艦之法。當時日本船有駛至印度與祕魯者。是後西班牙之多密尼克派教徒，葡萄牙之耶穌會教徒，英國與荷蘭之新教徒發生競爭；各向日人潛述他方之政治陰謀。而耶穌會恃其威勢，對於佛教徒之虐待侮辱，尤極暴戾。教徒之傾軋常與當時之封建戰爭混成一團。最後日人以爲歐洲人及基督教皆爲不可不去之障害；其中天主教尤屬



一種羅馬教皇與西班牙王室（其時已佔領斐律賓羣島）企圖其政治夢想之一種假面具。於是乃虐殺基督教徒。至一六三八年時，日本境內，惟長崎灣中之對馬島上有一陋劣之荷蘭廠肆而已。此外歐洲人幾可謂為完全絕

跡，自是繼續閉關，歷二百餘年之久。即在對馬島之荷蘭人，亦備受侮辱。彼輩除與專對荷人之特別官吏外，不能與其他日人相交通。政府又禁止民間建造較沿海貨船爲大之船隻。日本人既不准赴外國，歐洲人亦不准來日本。此兩世紀中之日本人與世界之他部分殆完全隔絕，幾若超然自居於別一行星之上者然。

是故日本自外於人類史之主潮者，凡二百年。其國內則通行奇妙之封建制，日以流血爲事，武士，貴族，及其家屬約佔國中人口五分一，有壓抑其餘人民之無限大權。貴族行道所過，平民卽須跪伏；苟有稍涉不敬者，卽有被武士斬死之險。此輩特權階級之生活，爲富有浪漫性之冒險事業，戀愛婦女，橫殺異己，且謀求榮譽，爲智者之所厭聞。彼輩之生活既已如此，其有抱外出行與尋求智識之望者，竟束縛於此小島中；此其苦惱，吾人今日不難想像得之也。

同時外間之世界則正在發展廣大之希望與新起之勢力。日本羣島之各端，往往見有奇異船隻之經過，有時觸礁船沈，舟人卽逃生登陸。當時荷蘭人所居之對馬島，爲日人與外間世界相接之唯一連鎖；日本不能與西方勢力同時發展之警告，時由此島傳入。一八三七年，江戶灣有一船駛入，上懸帶條星粒之旗，船中載有日本水手數人，蓋漂流太平洋中之得救者。日本人見船，卽發礮彈驅逐之。顧不久此同樣之旗幟，又見於其他船上。一八四九年，此種美國船又來，要求釋放因船沈而被日人拘留之美水手十八人。至一八五三年，美國乃以培理 (Commodore Perry) 率領戰艦四艘來日，不復如昔之易於驅逐，培理下碇於日本之禁海中，且發公文通知當時統治日本之二次年氏率船十艘重來，其船爲蒸汽推動之汽船，上有巨礮，向日本要求貿易交通；日人至是，已無力抗拒。於是培

理率衛兵五百人登陸，與日人共簽通商之約。當時日本之羣衆，對於此來自世外之訪問，其驚異之情，殆不可言述也。

美國既首與日本訂互市之約，俄國荷蘭不列顛遂踵而效之。自是外人重來此邦，而日本上流階級與外人之衝突又作。有一英人，在街市上遇害，英軍遂於一八六三年砲擊日之鎮市。已而在下關海峽擁有采邑之一藩國，砲擊行近之外艦，於是英法荷美四國軍艦羣集，轟毀藩國之砲壘，且驅散其武士。最後一八六五年，聯軍艦隊下碇於西京，迫日本批准條約，日本遂重復開放於世界焉。

如上所述，日本之恥辱可謂已甚；然民族之復興，往往基於此種恥辱之上。日本既被迫開放，其人遂以驚人之努力與智慧，探吸歐化，俾其本國之文化與組織，躋於歐洲列強之林。此其大步進行，在歷史上殆無先例。方一八六六年頃，日本猶不過一種中世之人民，過其極端浪漫之封建社會之生活；及至一八九九年頃，日本人竟完全成爲西方化之民族，與最進步之歐洲強國同其程度，而較俄國且猶過之。昔人以爲亞洲進步之遲慢，實爲無法挽回之事實，今則因日本之振興，此說終至打破。且以日本與歐洲較，歐洲之進步轉形遲滯而挾有試驗性云。

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中日戰役之經過，此編不能詳述。此次戰事，要足顯示日本吸受西方化之程度。其陸軍已受西式之訓練；其艦隊雖少，而健全。顧日本之復興，雖已爲英美兩國所灼見，且以待歐洲之國家者待遇之，而其他強國則蔽於野心，不能洞鑒日本之進步，方從事於亞洲其他新印度之侵略。俄國則自滿洲南下而窺高麗；法國則在東京與安南建立屬地；德國亦忍饑巡掠，冀得若干殖民地。三國既各有所謀，自不願見日本因中日戰爭

而得厚利，因聯絡以阻之；對於日本侵佔控扼日本海之陸地，尤力持不能承認。當時日本已竭其力於中日之役，彼三國則以開戰恐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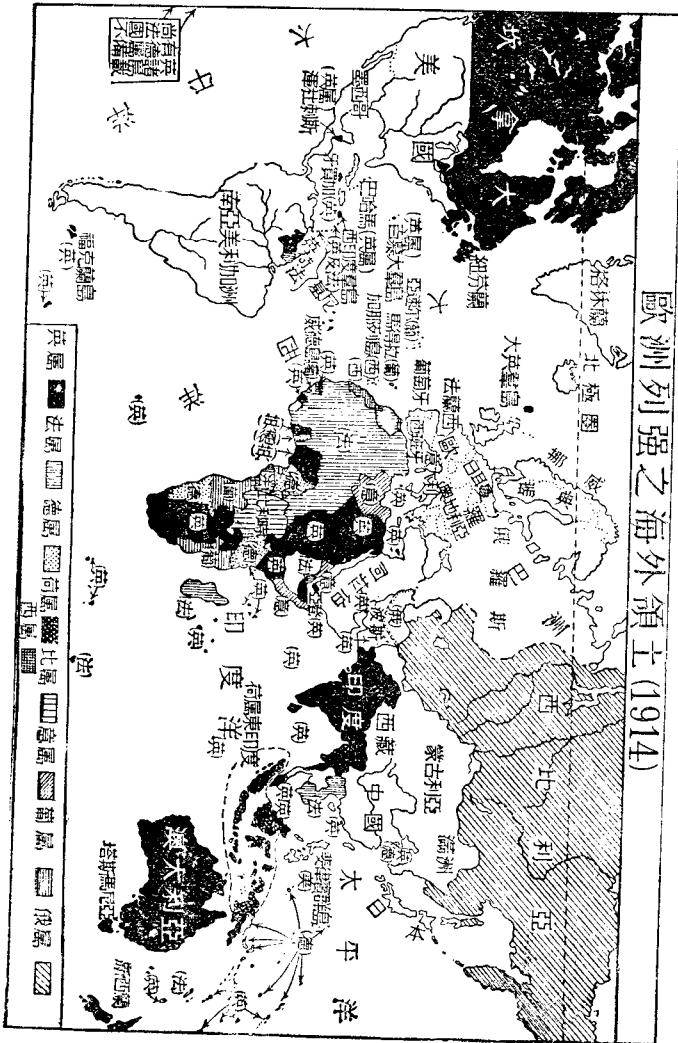
一八九八年，德國注目於中國，以德教士二人遇害爲藉口，強佔山東省一部分之地。於是俄國進佔遼東半島，且逼中國允許其西比利亞鐵路得延展至旅順口爲止；一九〇〇年，俄國出兵據滿洲。英人垂涎難自抑，亦效法而佔威海衛（一八九八年）吾人一按地圖，當可見列強之強佔中國海港，大足驚震有識之日本人。結果遂成日俄之戰，此戰實足爲亞洲歷史開一新紀元；蓋歐人在亞洲傲慢自大之時期，由是始告終結。此次戰後初非俄國人民之咎，俄國有識之政治家亦反對出兵；然俄皇左右，並皇之從兄弟諸大公，皆於經濟方面有所私圖，思假戰事以致滿洲與中國之財寶，自不肯輕主退兵。於是日本大隊陸軍，遂越海而駛向旅順口及高麗；而俄之農兵，亦由西比利亞鐵路陸續載至，以喪其生於遠地戰場之上。

俄國作戰之軍隊，既無勝任之將領，又乏適用之軍需；遂致海戰陸戰，並歸敗創。俄之波羅的海艦隊繞非洲而來，在對馬海峽完全殲滅。此消息傳至俄國，國內平民之革命潮流益復激憤亢進，俄皇不得已，於一九〇五年停戰請和。和約規定俄國以庫頁島南部還日本（一八七五年爲俄所佔者），俄兵撤退滿洲，並以高麗讓諸日本。白人至是始卸其在東亞之負擔。惟德國之於膠州，則繼續其數年之管領，然迄不自安也。

## 第十二節 海外發展之告終

前文述殖民地之爭奪時，曾言及意大利之進窺阿比西尼亞中，發生阿多瓦之激戰，意軍大敗，死三千人，被俘四千人。歐洲帝國主義向歐洲以外各地之擴展，至是顯然告一段落。英、法、西、意、德、俄諸國之政治及社會問題，因有

歐洲列強之海外領土(1914)





多數異族在其國中，已極感困難。重以帝國主義之參入，益形紛糾。英國有埃及（其時尚未正式合併），印度，緬甸，以及其他較小如摩爾太、上海等問題。法國則自非洲之阿爾及耳突尼斯外，更牽擾於東京與安南諸地，西班牙新近捲入摩洛哥之問題中。意大利於的黎波里亦頗感困難。至若德國，則其海外帝國主義雖居於極遜色之『日中之地位』（"Place in the sun"），亦復夢想戰敗日本，就膠州一帶填其慾壑。然上述各『屬地』其人民之智力教育，較其主有國之人民，初未遠遜。本國刊物之出現，羣體自覺及自治慾望之發達，各地皆有不能避免之勢。顧歐洲之政治家則以處治其帝國，已忙迫異常；對於既得之地之應如何處置，初無明澈之見解也。

西方之民主主義，方其覺悟自由時，忽恍然於一己之國家，已具有帝國主義之色彩；此種發覺，實大增其不安。東方人羣集西方各國之首都，提出紛繁之要求。倫敦人士，已爲罷工及其他經濟難題，以及收歸國有市有等種種問題，糾纏莫決；今則其公共集會中，常有頭戴頭巾紅帽或其他奇異頭飾之有色人士之出席，向英人異口同聲曰：『爾輩已佔有吾人之土地矣；貴政府之代表已毀吾輩之政府，且阻吾輩組織新政府矣。君等今將何以應付吾輩耶？』

### 第十三節 一九一四年之不列顛帝國

不列顛帝國之組成分子，其性質各不相同，爲一種獨一無二之政治結合，前此絕無其例。茲於本章結束時，略述一九一四年頃不列顛帝國組成分子之梗概。

首當注意而亦爲帝國全部之中心者，厥爲不列顛聯合王國（United British Kingdom）之『君主共和』（“Crowned republic”），包括愛爾蘭在內（此雖非一大部分愛爾蘭人之願）。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三國會合組不列顛國會；此國會之多數決定內閣之總揆，及其性質與政策，其取決之標準大部分依循發生於不列顛本國政治以外之理由。帝國中最高政府，卽爲此國會所贊助之內閣；操有和戰大權。

就政治重要而言，不列顛以次，當推澳大利亞坎拿大紐芬蘭（此爲不列顛最早得到之屬地，在一五八三年）新西蘭，及南非洲等『君主共和國』諸國實際上皆爲獨立自主之邦，與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有若聯盟；惟各地皆有現政府所派之國王代表。

其次爲印度帝國，卽由昔日大莫臥兒帝所領之帝國擴展而成，其中並包自俾路芝斯坦至緬甸若干屬國與『保護』國，以及紅海岸之亞登（Aden）。在此帝國之各地中，不列顛皇帝與內閣之印度部（此部在國會制裁之下）共握從前突厥王室之大權。

其次則爲埃及及闇味不明之領土，名義上猶爲土耳其帝國之一部，且仍自有其君主，稱加地夫（Khedive），而實際上則全在不列顛官吏專制政治之下。

復次則爲英埃共領之蘇丹省（“Anglo-Egyptian” Sudan），其統治權由不列顛政府與（不列顛管轄之）埃及及政府合操之。

此外更有若干部分自治之區域，有原屬英國者，有原不屬英國者，其立法機關由於選舉，行政機關則由不列

顛政府派定；如摩爾太〔一〕牙買加、巴哈馬（Bahamas）與百慕大（Bermuda）皆是。

〔一〕一九二〇年六月，摩爾太新憲法公布，此憲法使摩爾太實際上成爲自治殖民地。

復次則爲王家殖民地，不列顛本國政府（由殖民局“Colonial Office”執行）統治之，幾瀕於專制政治，如錫蘭、特立尼達（Trinidad）、非支（Fiji）（此地有委任議會）及直布羅陀（Gibraltar）、聖赫勒拿（St. Helena）（此地有總督）皆是。

自上述諸地以外，尚有面積廣大之熱帶地方與原料區域，類皆政治微弱文化幼稚之土著部落，名義上爲保護國，實際或自有土酋，而受制於英國之高等特派員（如非洲之巴蘇陀蘭 Basutoland），或由特許公司統治之而受制於特派員（如洛諦西亞 Rhodesia）。帝國此類屬地最爲混淆不定，其獲得或由外交部（Foreign Office）主之，或由殖民部（Colonial Office）主之，或由印度部（India Office）主之，唯大體則由殖民部負其責也。

由上所述，吾人可見不列顛帝國，決非一機關或一人所能了解其全體。此帝國爲無數方面之發展與增積之混合體，與從前所稱爲帝國者，全不相同。帝國實能保障廣大之和平與穩固，故其屬地之人民雖嘗受英國官吏之虐政或無能，且常被英國公衆所忽視，然仍有多數人始終維護帝國而保持之。此帝國亦猶古時之『雅典帝國』（“Athenian Empire”），爲外海之帝國；其交通全由海程，而其通常之銜聯，厥爲不列顛海軍。帝國之團結，實質上

全賴交通之方法；故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間航海術造船業與汽船之進步，實使不列顛得造成便利之和平，——所謂『不列顛之和平』（“Pax Britannica”）是也。然自空中交通與更速之陸上交通以及海底戰具發達以後，帝國時時可有不易維持或不穩固之虞矣。

### 第三十九章 一九一四年國際之巨創

#### 第一節 大戰前之武裝和平

自聖斯武法諾條約及柏林會議以還，歐洲境內倖克保持一種岌岌可危之和平者垂三十六年。此時期中，各大國間雖無戰事，然固已互相傾軋，互相詆媾，互相恫嚇，其未即以兵戎相見者蓋有故耳。一八七一年以後，世人咸知現代之戰爭，利害所至，遠非十八世紀之職業式戰爭可比。現代戰爭乃各民族全體之奮鬪，影響甚巨，足使社會之根本組織大受摧殘，誠非等閑而可爾莽一試者也。彼機械革新之結果，不絕予人以更猛烈（而更糜費）之海陸軍械與夫更迅速之運輸方法，於是戰爭進行，益不得不陷社會之經濟生活於全盤崩壞之境。是以卽在以武力爲後盾之外交當軸，聞此亦不免有談虎色變之概。

戰爭之爲世界所恐怖者雖爲從前所未見，然竟不聞有糾合羣力以控制人事使毋流於戰爭之途者。一八九

八年，青年之俄皇尼古拉第二（在位時爲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七年）固嘗東請列強舉行會議，謀以全世界和平之宏大觀念制服國際糾紛嫌隙之端。其書頗與前皇亞歷山大第一召集神聖同盟之宣言相似，然亦以誤認和平可由各國政府訂立盟約得之，而不必推廣其範圍，以訴諸人類全體之需要與利益，以致種種理想，俱湮然而逝。昔者北美合衆國之教訓，嘗昭示彼邦人士苟未能獨除州與州間之畛域見解而代以「美國人民」之觀念者，則必無一致行動或和平之可言；今也歐洲諸國企圖和平，竟全然不以此爲意。會議在荷蘭之海牙舉行者凡兩次，第一次在一八九九年，第二次在一九〇七年。第二次會議中，全世界之獨立國幾無一不有代表蒞止，惟斯輩徒因外交之關係而來，未嘗有世界共同之見解爲其思量之指導，尋常民衆，且並不知世有此等會議之舉行也。至於與會之代表，大多數皆逞其小慧，斷斷然爭論國際法中關於戰爭之諸點，以弭兵爲幻想而置諸不理。兩次之海牙和平會議，對於國際生活必出於爭競之觀念，俱未嘗力謀破除，而反採納之。亦未嘗致力以促進當時之覺悟，俾知有全世界聯邦共和之一物超越乎國家元首與外交當軸之上。參與此等會議之國際法學家及政治家，復不思以此爲基礎而促進世界之大聯邦共和，蓋正與一八四八年普魯士政治家之不歡迎德意志國會臨駕乎普王權利與政策之上同其致也。

在美洲有三次全美會議，舉行於一八八九年，一九〇一年及一九〇六年，因此美洲全部皆受國際仲裁之計畫遂約略有所發展焉。

發起海牙和平會議之尼古拉第二，其人品及誠意，此處殊不必詳細言之。彼之思想中，大致以爲俄羅斯之所

嚮往者已爲當世所贊許矣。惟是，欲謀永久和平，非使列強抑其最高主權而就一種範圍不爲功，顧列強之不願如此，則斷然無疑。是列強非真欲停止以戰鬪爲利器之國際競爭也，直以此後之戰事，耗費至鉅，故思所以謀減輕其代價耳。其所欲者，在使稍小之爭執及衝突等，悉以手段消滅之或減少之；又欲設一類國際法，俾可於戰爭之際，難其強敵而不使己國受其掣肘。列強所求於海牙和平會議之實際目的，不外乎此，故各國之赴此會者，只以博尼古拉第二之歡心，與曩者歐洲君主贊成神聖同盟之福音提議以博亞歷山大第一之歡心者，初無異致；一旦蒞會，即各圖利用之以達其所懷之目的矣。

## 第二節 抱帝國主義之德意志

法蘭克福和約既成，日耳曼諸邦遂爲普魯士所薰染，且歸於統一，成爲歐洲諸大強國中之最可畏者。斯時法蘭西已爲所屈服而一蹶難振矣，又以改建共和之故，失却歐洲諸國政府之同情。意大利此際猶爲一佳弱之少年國家。以言奧地利，幾遽然降爲德意志政策下之一聯邦。俄羅斯雖極龐大，尙未臻發達之境，不列顛帝國則僅能稱雄於海上。至歐洲以外之強國，足值德意志之注意者，惟有一北美合衆國，美國在是時已發達爲一大工業國，然其海陸軍備，猶未足以列於歐洲諸強國者之林也。

此肇造於維爾賽宮

(Versailles)

前之帝國，其所蘊之新德意志，乃一種複雜而可驚異之物，蓋世界中

新穎之知慧力及物質力與歐洲式最偏狹的政治舊習相糅合而成者也。德意志厲行教育政策，世界最受教育之

國家，殆以此爲巨擘，蓋遠非他國所能企及，其教育之步趨所向，恆爲鄰邦及勁敵之先聲。當茲衡量德意志功罪之時，使不列顛之讀者，能回憶其本國教育與奮之由來，一則受賜於日耳曼匹偶親王（German Prince Consort），再則受錫於德意志之競爭，必能取持平之態度矣。彼英國之有權勢者，對於曾受教育之普通人民，固嘗加以嫉視，其卑賤之觀念，蓋有爲愛國心及寬宏性所不能克制者，及見德意志之效率日臻可畏之境，其舊態遂先歸消失。德意志又從事於科學研究之組織及運用科學方法於工業及社會之發展，其誠心與毅力，在他邦團體中蓋未有能與之相比擬者。當茲武裝和平之全部時期，德意志從此自由傳播之知識中收穫佳果，收而復種，種而又收者，屢試不爽。故能蒸蒸日上，一躍而爲大工業國家；其煤鐵之出產量，竟駕不列顛者而上之；凡百新工商業之有待於理智力及組織力而非賈人之狡獪所能濟事者，德國於其間咸推獨步；光學玻璃渲染顏料及其他多種化學品之製造與夫各樣之新奇方法，亦莫不以德意志爲其先進者也。

英國之從事製造者，習見新發明之踵門求售或輸入其工場而不知其何自來及其所以然，而聘請常住之科學家以從事研究之新德意志方法，在英國廠家視之，似爲可憎之不正當辦法。其意以爲是乃等於強謀僥倖，或投機事業之一種耳。是殆獎勵一羣腐儒干預實業家之事務耳。科學當此，乃如失愛之兒，不得不棄其策源地而他適矣。以英人柏琴威廉爵士（Sir William Perkin）之發明，竟無「講求實際」之英國實業家爲其後盾，而德意志赫赫之顏料工業，顧以之爲基焉。首先立種種法律以推行社會政策者，亦德意志也。蓋德意志深明乎勞工爲一種國家的財產，苟不受僱傭，即致虧耗於無形之中，故爲公共之幸福着想，必更於工場之外爲之周詳顧慮。而英國

之僱主不然也，若輩猶執其妄見，迷而不悟，以爲勞工一出工場，別無置身之餘地。苟工場外之狀況愈劣者，僱主之獲利或將益佳。且也，業製造者，大都爲失學之人，自私自利之心極重；其相競爭也，蓋與卑鄙無遠慮者之麻木不仁之舉動同其致，而其恨惡同儕之深，亦不亞於其恨惡工人及顧客。德國之製造家則異乎是，若輩深明乎聯合與敦睦之大利，故所經營者具有同流並進之傾向，因而日臻於全國合作之性質云。

此推行教育，講求科學，從事組織之德意志，係從一八四八年自由之德意志順序發展而來；溯其根源，蓋遠在被拿破崙征服時所激起之羞愧心，由此刺激，遂生出恢復之努力。是故近世德意志所具之善良處所，追往思源，殆爲其學校教師之所賜也。然構成新德意志帝國之元素固有二種焉，所謂科學的組織精神不過居其一耳。另一元素爲何？則霍亨索倫之帝政是已。因耶拿之戰敗而幸未覆亡者，此系之君主也，肆其播弄以釀成一八四八年之革命而利用之，用收最大之利者，亦此系之君主也；今者更受俾士麥之輔佐而爲日耳曼諸邦正式之元首，所未統轄者，僅一奧地利而已。歐洲各國，除俄羅斯之帝政而外，殆無有襲用十八世紀大專制國之舊跡如普魯士者矣。普魯士既遵循腓特烈大王之故轍不變，而馬基雅弗利式之霸政主義，遂由之而瀰漫於全德意志。惜哉，有如是佳美之新式國家而無良好之近世神筋司其指導，竟使可以供獻世界爲天下先者，一變而爲貪求權力之封豕長蛇。若普魯士化之德意志者，誠西歐最新式之物，而又爲其最陳舊之物。其在近世，可謂一最佳美而亦極凶惡之國家也已。

國家心理既尙爲一種方在萌芽之科學。心理學家亦鮮有研究個人之公民方面者。然治世界通史之人，要當從德國一八七一年獲勝以還教育政策所養成之青年而取其心理之成長加以思考，此實於本書之主題有極重



要之關係也。夫以一較弱之國家而戰必勝攻必取無往而不利，以一較貧之國家而蒸蒸日上不久即臻於富饒，則德意志人民之趾高氣揚殆亦自然之趨勢耳。假使其不因過分之愛國虛狂心理以致矯枉失正，必有更深合於人道者。奈何此種反動，竟巧被利用以專謀霍亨索倫一系之利益，舉國之小學校，大學校，文學報章等，莫不受此意旨，以有組織之啓發及操縱，養育此傾向，推廣此傾向。自小學教師以至大學教授，苟一意孤行不合時宜，而不宣傳德意志人民爲有超越羣倫之品格，智識，體質，之種族，苟不鼓吹德意志人民使特別傾心於戰爭及效忠於王室，苟不亟言德意志人民在霍亨索倫帝系之下必執世界之牛耳者，即爲衆矢之的，指摘交集而有失敗淹沒之虞矣。德意志之歷史一科，其教學之旨，乃以霍亨索倫帝系之將來運命爲指歸而於人類過去之事實，爲有系統之偽造。其表現一切國家也，皆視爲無能力而趨於衰頹者流，獨普魯士人民乃人類之領袖及再造者耳。是說也，德意志之後進者讀之於其教科書中，聆之於其教堂內，遇之於其文學間，饜飫之於其教授之輸灌。而爲教授者，無論在講生物學或算學之時，亦莫不離本題而津津然發揮其愛國之言論。自非心思健全確有主宰之人物，鮮有不受此滔滔之暗示所誘惑者。是故德意志人民之心理，遂於不知不覺中造出一種觀念，視其祖國與皇帝之尊榮爲從來所未有，視其全國之人，有如披戴鮮明燦爛之甲冑者，在一羣能力薄弱而具敗壞性質之劣等民族世界中之舞其『德意志良劍』然。吾人已曾講述歐洲之歷史矣，彼德意志寶劍之光是否鮮明異常，讀者當能判斷之耳。德意志爲此種愛國之儀所煽動，乃受有用意之興奮，及有布置之醉麻。其作僞者非他，德皇是已。彼恆久不懈，濫用教育與夫歷史之教學以達其私圖，霍亨索倫之罪惡，蓋莫大乎是矣。近世之國家未有墜瀆教育如斯之甚者，英國君主立憲之寡頭政

治，可謂摧抑教育而使之不能振作，若彼霍亨索倫帝政之於教育，直可謂賤污之矣。

德意志人民受有方法之灌輸，而沉迷於德國可恃武力以執世界牛耳之思想及戰爭爲人生必需事物之臆說，此實過去半世紀歷史中最重要之事實，爲吾人所不能罄述者也。德國歷史教學之關鍵可於毛奇伯爵 (Moltke) 之警策語中見其一斑。其言曰：『永久之和平殆夢想耳，且亦非佳夢。戰爭乃世界進程中必具之要素，而爲上帝所制定者也。』又曰：『世界而無戰爭，則將停礙不進而淪胥於實利主義之中矣。』反對基督教之德國哲人尼采 (Nietzsche) 亦與此虔信基督教之將軍同其旨趣。其言曰：『苟希冀於人類中多所成就（或稍有所獲）而忘作戰之道，直怡情於幻境而已矣。彼營壘間所養成之獷悍能力，憎惡情感所激出之不擇人而施之心性，殺戮與薄情所產生之自覺，努力殲敵所引起之熱忱，不畏犧牲不顧一己及同儕之生死存亡之慷慨，與夫民衆靈魂中海如潮之震盪以振作民族於委靡之際者，自古迄今，舍大戰其孰能鼓舞之哉！』〔一〕

〔一〕見大英百科全書中巴克壘爵士 (Sir Thomas Barclay) 所著之和平條。

此種教訓既已瀰漫於德意志之全境，自然不能不彰揚於國外，於是世界之其他國家及民族自然不能不望而生畏，遂引起反抗德意志之同盟，而德意志方且益之以觀兵耀武之行，先之以陸軍之預備，不旋踵而海軍亦興，使法俄英諸國咸悚然有戒心焉。此種教訓之影響，及於德意志全體人民之思想行爲及性質。一八七一年以還，在

外之德意志人民大有睥睨一世先聲奪人之態。甚且以其侮慢之概加於經營商業之中。其機械則流布於世界之市場，其船舶亦騷然鼓盪愛國之勇氣於海上。要之，其所稟賦之長處悉被其用作侵犯他人之工具矣。（雖然，此固不可以獨責彼德人也，德人外大多數之民族，苟具有與之相類之經驗而受與之相同之訓練者，殆將出於一轍耳。）

德皇威廉第二鎔合德人新式教育與霍亨索倫系遺傳性質而成一最完備之形體，且因歷史中偶然之遭際，由一人表現而使之急轉直下，以演成世界之巨災。彼以二十九歲之年齡於一八八八年即位。先是，其父腓特烈第三以其年三月繼其祖父威廉第一之祚，至六月而崩。威廉第二為英國維多利亞女皇之外孫，第其性情中竟未表示絲毫薩克森科堡塔族所特著之日耳曼自由之風。其腦海中所充塞者，新帝國主義之妄誕思想也。方其即位時，即向海陸軍演說：越三日，又向人民演說。輕蔑民治主義之情先後溢於言表。嘗曰：『德意志帝國之得統一乃兵士與軍隊之功，國會中之大多數無與也。朕所恃以為長城者，即在軍隊耳。』於是乎德意志教師孜孜不倦所致之成績竟被委棄，而此霍亨索倫家兒乃洋洋自得矣。

此青年君主之次一奇績，即與締造新德意志帝國之老相俾士麥相齟齬而於一八九〇年罷黜之是也。實則君臣間之意見初無何等大異之點，第因德皇欲獨擅大權，自當宰相之位，如俾士麥所說者耳。

以上之事蹟，即德皇好動與侵略事業之開幕也。此威廉第二蓋欲一鳴驚人，大露頭角於世界，為舉世帝王所不及。於是此新帝之狀態舉止，不久即為全歐洲所熟知矣。帝常服極燦爛之戎裝，凝眸虎視，怒鬚戟張，而左臂則天

生纖小。好飾銀光之胸鏡及白色之外衣。喜動之性頗表著於外。由是以觀，彼之自負爲將大有爲之君蓋甚顯明，惟所將爲之特殊大事究屬爲何，一時尙不能發現。當時惜無特爾斐（Delphi）之神祇，預言其爲將來破壞大帝國之人也。

德皇之奇行僻性及俾士麥之免職，曾使許多德人爲之譁然。然若輩旋即以爲彼固用其勢力以致和平，而鞏固德意志也，遂復安之。帝廣作旅行，至倫敦，至維也納，至羅馬，而與教皇作密談，至雅典，蓋其姊於一八八九年嫁爲王后之地也，又至君士坦丁堡。帝爲基督教君主作蘇丹賓客之第一人。且嘗往巴力斯坦，耶路撒冷爲彼鑿其古城，特開一門，以便乘輿而入，蓋以帝之威嚴，殊不可步行也。帝又德憑蘇丹改革土耳其軍隊，採德國軍制而以德國軍官爲教練。一九九五年帝宣稱德意志爲一『世界強國』，並謂『德意志將來之命運在乎海上』。於是銳意以建大艦隊爲事，雖英國已稱雄海上，臥榻之側難容他人酣睡，而德皇不暇顧忌也。帝又以扶植德意志藝術文學爲己任，以其勢力保留特殊之德文字體而抵制西歐其他各國所用之羅馬字體，且贊助大日耳曼運動，此運動蓋認荷蘭人，斯干的那維亞人，佛來銘人，比利時人及日耳曼瑞士人皆爲日耳曼族之大同胞者，實此力圖發展之少年帝國易於同化之良好資料也。因此歐洲之其他君主，莫不爲之相顧失色。

帝又利用英國與南非荷蘭農民之共和國宣戰而引起全歐諸國一致嫉視之時機以促進其建設大海軍之計畫。更悍然進行以擴張其在非洲及太平洋間之德意志帝國殖民地。因斯二者，遂使英國慄然大驚，其自由黨之意見，尤以爲英國非急起直追，日漸擴充其海軍而維持之不可。而德皇之言曰：「朕將夙夜匪懈，非至吾之海軍能

與吾之陸軍並駕齊驅不止。」此種恐嚇，尤爲彼酷愛和平之英倫島民所不容忽視者也。

一八九〇年，德皇即從不列顛攫得黑耳郭蘭（Heligoland）小島而使之成爲一大海軍要塞。

德皇之海軍既已擴充，於是其雄圖亦與之俱張。彼嘗自詡德意志人爲「世界之鹽」，謂德人必不可「倦於文化之事業」；德意志必須如羅馬帝國之精神然，力圖發展而揚威於四海之內。此爲德皇在波蘭境上所言者，蓋以增當地德人之堅決，以竭力壓服德屬波蘭地方之波蘭語言文化而使之日耳曼化也。德皇之視上帝，謂之爲彼之「在天同盟」。在舊時之專制主義中，爲君主者，固嘗以爲朕即上帝或爲上帝所擇定之代理人矣。今德皇乃以之爲其可信託之從者。以親暱之吻稱之曰「吾儕之老上帝」。當德人取得膠州時，彼盛稱其德意志之「鐵拳」於助奧以抗俄之際，則又言德意志爲「甲冑輝煌」之國家焉。

一九〇五年，俄羅斯大敗於滿洲，益使德意志帝國主義之精神得以肆行無忌。俄聯合攻擊之虞似已免除。於是德皇乃作一種國君之遊行，經過聖地，於坦支爾（Tanger）登陸，告摩洛哥之蘇丹，允助之反抗法蘭西。又加法蘭西以巨辱，恫嚇之以戰爭而迫之罷免其外交總長得爾卡舍（Delcassé）。其對奧地利則使與德意志之關係益臻密切。一九〇八年，奧地利得彼之援助，不顧歐洲他邦之異議，從土耳其之手攫得南斯拉夫之波斯尼亞（Bosnia）及黑塞哥維那（Herzegovina）二省而合併之。德皇既擴張其海軍以與英爲敵，又益以此數次對於法蘭西及斯拉夫之侵略行爲，遂迫英、法、俄三國互相諒解而締結防禦之約，以與德皇相抗。意大利前此本爲其同盟，迨合併波斯尼亞之事起，遂使之離異益甚云。

德皇威廉第二之性格蓋如上述，彼偉大之德意志人民，於數世紀分裂微弱之餘，得免於一羣王公之混亂，卒致國家統一而為世界所尊重，今竟不幸，得斯人而為之主宰，以鼓舞其天然之驕矜與自信心，遂致歐洲其餘諸邦不能與之相容焉。新德意志中，近方致富之工商業首領，欲往海外投資之資本家，與夫官僚及庸俗之徒，於此元首頗覺氣味相投，是固自然之趨勢，無待論矣。間有私心不直其為人，而斥之為粗暴鄙俗者，然以彼既有成功之氣象，乃亦贊助之於公衆之間而大呼『皇帝萬歲』焉。

雖然，德意志固非俯首帖耳而馴服於帝國主義洶潮之下也。德意志社會上之重要分子，蓋有多數起而與此大言無忌之新專制主義相抗爭者。日耳曼諸舊邦之人民頗不願捲入普魯士主義之漩渦中，尤以巴威人(Bavarians)為最甚。且以教育普及與猛烈為工業制所化之故，有組織之勞動者，漸能伸張其意見而決然與其國君黷武愛國之狂熱相反抗。國中有所謂社會民主黨之新政黨者出，以信奉馬克斯之主義相號召，雖受政府及教會強烈之反對，復有苛猛之法律以壓制其宣傳及結合，而此黨之發達，未嘗為之少挫。德皇雖屢次痛斥之，捕其首領入獄或驅諸國外，而其發展自若也。當德皇初即位時，此黨之選舉權猶未及五十萬票，及至一九〇七年，竟逾三百萬票。於是德皇取懷柔之政策，多所讓步，如行養老及疾病保險之類以市其惠，其實，社會黨固視此種種為勞動者應享之權利也。故吾人但見德皇受社會主義之轉化，而未聞其多得帝國主義之信徒。其稱雄海上之野心大受強烈之排斥，而新德意志資本家投資於殖民地之企圖，此有常識之人民黨，亦施不絕之攻擊。惟陸軍方面，稍得社會民主黨之贊助，蓋若輩雖痛恨其本國所產之專制君主，亦憎懾其東鄰野蠻而退化之俄羅斯專制國也。

於是德國顯然有當前之危險，即此張皇於外之帝國主義，將驅英、俄、法三國之結合，並起而攻之，所謂以攻爲守之政策也。德皇當此艦隊擴張準備以俄法爲戰爭之開端處時，對於英國頗感欲剛不能欲柔不可之苦，而現一種彊直不靈之情況。英國政府曾於一九一三年，提議兩國同時停止海軍建造一年，而德皇拒絕之。德皇得其嗣子而陷溺益深，此子所具之霍亨索倫家特性，及帝國主義與大日耳曼之傾向，更甚於其父，是蓋庭訓之效果也。方其孩提時，即習於兵士槍礮等玩具，比及齠齡，便以愛國及侵略態度過於其父爲衆所稱。人皆以爲德皇已近中年，漸多顧忌，無復當初邁往之氣，得此太子而其往跡可以再見。時德意志已臻於從來未有之強盛，可以大舉，太子於此，更有人提撕之曰：俄羅斯已歸衰朽，法蘭西漸形退化，不列顛內亂將作，此誠一八七一年以後再獲勝利之時期也。雖然，一九一四年之春間，德意志之上等階級少年中如皇太子者，固不乏其儔也。此輩皆沈迷於同一主義之下。其教授與導師，其演說家與領袖，其慈母，其戀人，莫不預爲之地，俾能應付近在須臾之大時機。而彼輩亦兢兢然以目前之戰鬪爲懷，枕戈待命，以赴偉大之功業，以勝國外之人類，以平境內作梗之工人。全國皆力充氣壯，躍躍欲試，有如赴運動會之選手在演練已熟之時者然。

### 第三節 不列顛與愛爾蘭間之帝國主義精神

德意志在武裝和平之全時期中，一言一動皆爲歐洲其餘諸邦效顰學步之資。而感受其侵略的帝國主義之新教訓特強者厥爲不列顛，蓋不列顛精神上之防禦力甚劣，一遇思想上強烈之侵襲，即難與之相抗也。其被德國

匹偶親王激起之教育興奮，已於王死之後歸於消滅。牛津劍橋二大學中紳士教育之改革計畫，則因教士在大學行政會議中頗佔勢力，且僧人以科學與宗教之衝突，遂懷疑懼而作梗。公衆教育，則因各教會之爭執，當局者之吝嗇，與夫需用童工之切望，反對教育他人子女之私心等故，而不能發展。至於英人古代剛直，守法，公平及近於民治之自由等遺風，則在拿破崙戰爭緊迫時期中已頗衰歇，而小說大家司各脫 (Scott) 氏所引起之浪漫主義，乃大感染於國家之夢想，使彼依然求所謂燦爛奇異之境焉。當十九世紀之中葉，滑稽週刊「判赤」(Punch) 中之談諧英人布先生 (Mr. Brinsley) 者，以戎裝射鹿爲事，正足以代表此新潮流之精神。茲者英國疆域之擴展至於境內無有日落之時，事實之五彩繽紛而爲前人所不得見者，忽呈露於布先生之前，於是向日視克萊武及哈斯丁斯窩稜之待遇印度人爲不合人道者，竟轉而目之爲豪武愛國矣。益以的士累利 (Dunell) 之東方政策使維多利亞皇后稱帝於遐方，英人在此種魔力之下自更坦然傾心於近代帝國主義之虛榮矣。

顛倒謬妄之人種學及遷強附會之歷史學，鼓吹斯拉夫，克勒特及條頓三族所混合之日耳曼人爲特出之奇異人類，遂使英國之著作家尤而效之，舉出所謂盎格羅薩克森人種者，推崇之爲文化之結晶，最高等人類之代表，言其取精用宏，凡希臘人，羅馬人，埃及人，亞述人，猶太人，蒙古人，乃至從前之下等民族具有白種人光榮者，其造詣皆爲盎格羅薩克森人所承受而登峯造極焉。有日耳曼人爲優越人種之妄談，遂益激起波森 (Posen) 間波蘭人及洛林 (Lorraine) 間法蘭西人之不平，有此盎格羅薩克森人爲優越人種之更可笑之野語，遂不僅使受英人統治之愛爾蘭人愈增憤激，並使英人對待其各屬地臣民之態度益爲惡劣有加。蓋自命爲優越者，必失其陶冶



一己之功與尊重他人之道，而所謂禮貌與公平於是乎杳矣。

且英人模仿德人之謬誤愛國觀念，不僅造出盎格羅薩克森人出類拔萃之說而止也。當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諸年間，英國大學中聰明伶俐之青年，不安於國內政治之平淡敷衍，有見於德意志青年之思想行爲上所受放恣詭譎強暴，合馬基雅弗利及阿提拉爲一之國家主義，亦進而倣效之，以爲不列顛亦當服其鮮明之甲冑，舞其犀利之良劍。於是此不列顛之新帝國主義，有吉卜寧之詩歌以鼓吹之，有爲此主義引起專利心與開發心之資本家及企業家以爲其實際之後盾。要之，普魯士化之英人，極端倣效德意志之所爲。夫中歐本爲經濟系統上相連之一片土地，以結成一體爲最善；新德意志又能聯合其間之各邦而得一關稅大同盟。則其團結如緊握之拳，猶可謂順乎自然之勢。不列顛帝國者，屬地遍於世界，直如一張開之手耳，其各分子之性質，需要，與夫相結合之關係，皆大相懸殊，所相同之利益僅在乎安寧之公共保障而已。奈何其新帝國主義者盲然於此種差別而斷斷然以效法新德意志爲事。苟新德意志而有一關稅同盟者，不列顛帝國亦必如是；因此以帝國主義之所趨與夫其他相類之事之所求，於是各不同分子之自然發展，遂不免爲所阻遏云。

雖然，不列顛境內之帝國主義者之運動，未嘗如德意志者之有權勢與一致之進行。其爲物非爲聯合於不列顛政治下三種相殊人民中任何一種所自然產生者也。其實此等人民之性情皆不與之相近。維多利亞皇后及其繼位者愛德華第七，佐治第五等，性質上或習俗上皆不願服「鮮明之甲冑」動「鐵拳」舞「犀利之劍」如蠻亨索倫族之帝王然。彼等不以公然干涉公衆之意見爲能事，是爲其所具之賢智也。故此種不列顛之帝國主義

運動，自始即引多數英格蘭、威爾斯、愛爾蘭、蘇格蘭，著作家之反對，痛斥其所謂「不列顛」之新民族，亦不承認其自命爲「盎格羅薩克森」優越人種之說。多數不列顛之大企業，最著者爲海上之商船，其根本植於自由貿易之上，故對於此等新帝國主義者之金融計畫及與此類計畫相連之商業投機家亦有一種合理之懷疑態度。但在軍界中，帝國主義之種種思想以印度官場及其他相類者爲媒介而得廣播，如火燎原，蓋昔者軍人之在英格蘭間，本非其地之所宜，常須覓得或種事實以爲其存在之理由。茲者，帝國主義者之運動發生，而不列顛之軍人竟有與普魯士軍人同臻煊赫重要之望矣。當時初流行之價廉而普及之報紙，亦爲宣傳帝國主義之資，廣播其觀念於初等教育所造成之新讀者。此項報紙之所需，即在乎有簡單明瞭而動人之觀念，所以投合初用思想之閱覽界之需要也。

顧不列顛之帝國主義，雖得如此之資助，雖極力以引起民族之虛榮心爲事，卒未能使不列顛之人民盡沈迷於其中也。蓋英國人心，本非易於制馭者，彼叫囂而勉強趨附帝國主義之熱心及保守黨之保護貿易政策，與夫軍人階級，鄉間教士，歌舞場，入籍之外國人，暴富之徒，新起之大實業家等，莫不使普通之人望而生忌，而有組織之工人爲尤甚焉。故國家雖爲馬朱巴（Majuba）敗挫之舊恥所激，奮其全力，從事於勞民傷財之遠征，以降服南非，荷蘭農民之諸共和國，但未幾即大生反動。趨於合理與公平之一途而使自由黨復當國政，並造成南非聯邦以贖前此過甚之愆。旋又規畫平民教育之進行，及使公衆之利益與夫一般人之財富從少數人之產業中贖回，當武裝和平之諸年間，不列顛三民族，已循公平合理之道，以謀與愛爾蘭歷時甚久之爭執爲最後之諒解。不幸大戰突起，

遂使彼等功敗垂成。

愛爾蘭之在本史綱範圍中，渺乎其小，與日本無異，其理由亦正相同，蓋此邦爲一極端之島國，所求於外者頗多而前此之所獻於世界大勢者甚微。其人口極爲複雜，其基本人種（或者其大體之人種）爲闇黑色之地中海人種血胤，其奠居蓋在北歐人種及雅利安人種之先，如巴斯克人（Basques）及葡萄牙與意大利南部之人。在西元前第六世紀左右，有克勒特人種侵入，其與原來基本人種混合之程度如何，吾人已不得而知，但其勢力已足以成立一種克勒特語言，即愛爾蘭高盧語是也。愛爾蘭、蘇格蘭、威爾斯、英格蘭之間，屢見此種克勒特人或克勒特化之人，或來或去，或被蹂躪焉。至第五世紀而愛爾蘭爲基督教所化。其後諾爾曼人侵入而殖民於此島之東岸。然其人種之性質所受之變化至何種程度，亦不可得而知也。諾爾曼英格蘭人自一六九年亨利第二在位時始，來居此地。當時居民所帶之條頓民族種性，大概有如今日愛爾蘭克勒特民族所具者，或更甚也。往昔愛爾蘭爲一各族分據之蠻野地方，有少數安寧之所，可以使此較古人種之藝術傾向在其間施展，此於金工及聖籍上之圖畫可以見之也。及至十二世紀中，英格蘭王嘗有局部之征服而未能澈底解決，於是諾爾曼人及英格蘭人遂散處此邦各處。而愛爾蘭人與英格蘭人之性質，自始即顯其最大之差異，此等差異因言語之不同而益甚，迄新教徒之宗教改革以後，乃愈臻顯著。英格蘭人成爲新教徒，而愛爾蘭人本乎自然之反動，咸趨於其時所虐待之天主教云。

英格蘭之統治愛爾蘭也，因言語之不同及兩民族間之佃地遺產承受等法令之互相差異，故常常發生內亂。

愛爾蘭之反抗，屠戮，與夫伊利薩伯及詹姆士第一兩朝之壓服，吾人於此均不能敘述，惟在詹姆士時，有一事足以注意者，卽厄耳斯得有廣大之區域多處被收沒而用爲蘇格蘭長老會教友之居留地是也。此等移來之民，成爲一新教徒之團體，遂與愛爾蘭間餘留之天主教徒，永相水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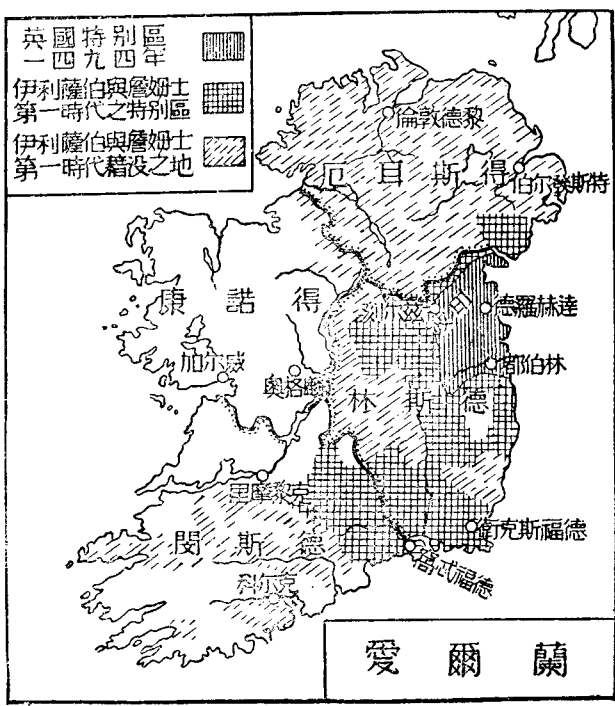
在查理第一及英格蘭共和時代，在詹姆士第二與威廉及馬利時，政治上發生衝突，則相爭之兩方面咸欲得愛爾蘭黨人之同情而與之聯絡。故愛爾蘭間有諺曰，英格蘭之禍，愛爾蘭之福也；當英格蘭內亂，致使斯得拉得福（Stratford）受刑時，愛爾蘭之英人亦大遭屠戮焉（事在一六四一年）。其後克林威爾報復此仇，至今凡其間有兵器之人概予勦除，此則愛爾蘭天主教徒所爲疾首痛心永矢不忘之殘酷也。在一六八九年與一六九一年間，愛爾蘭復因內亂而分裂。詹姆士第二欲得愛爾蘭天主教徒之助以抗威廉第三，一六九〇年波內之戰及一六九一年奧格麟（Aughrim）之戰，詹姆士之黨人大受挫敗。

雙方會訂里摩黎克條約（Treaty of Limerick），然英格蘭政府在此約中允許寬容舊天主教徒等項，類皆口惠而實不至，遂成爲爭端之源，至今尚在愛爾蘭人悠久之仇恨史中。故英格蘭人大都已將里摩黎克條約置諸腦後，而在愛爾蘭間則猶茹痛以迄於今云。

十八世紀尤爲積怨最甚之期。英格蘭以商業上之妒忌而予愛爾蘭貿易以種種嚴重之束縛，使其羊毛工業在南部與西部之發展皆受破壞。卽厄耳斯得之新教徒，關於此等事所受之待遇，亦未能優於天主教徒之所受者。故起而反抗之人中，若輩乃居其重要分子焉。至於十九世紀中則有均分田地運動之變亂，而北部較南部爲尤甚。

茲者，吾人將盡篇幅之所能容，取此時不列顛及愛爾蘭之狀況作一明顯之比較。愛爾蘭亦有一國會，惟為新教徒所把持，其能力之缺乏，內容之腐敗，較不列顛之國會為尤甚。都柏林城中及其附近，頗有文明氣象，其文學與科學之發展亦頗足稱述，著作係用英語發表，而以新教徒之特麟尼替大學 (Trinity College) 為中心。此即斯尉夫特 (Swift)、哥德斯密 (Goldsmith)、柏克 (Burke)、柏克立 (Berkeley)、波義耳 (Boyle) 時代之愛爾蘭也。然究其根源，仍為英格蘭文化之一部分，未嘗有愛爾蘭之特點存乎其間也。當此之時，天主教及愛爾蘭語皆在被屏棄之列而陷於黑闇之境。

然而二十世紀頑抗之愛爾蘭，即崛起於此黑闇之愛爾蘭中。愛爾蘭之議會，其優美之文學，其科學，與夫其所有之文化，皆以倫敦為重心而趨赴之，蓋文化與倫敦乃不可分離者也。其較富裕之地主亦遷居英格蘭而使其子女受教育於此。此種情形，是使愛爾蘭之財富



不絕流入英格蘭而化為國外之租金，耗費及投資。交通之便利益增，此種傾向亦日甚，是不啻使都伯林之府庫空虛，愛爾蘭之精華枯竭。一八〇一年元旦之合併案（Act of Union），使性質上同為貴族制，政治上同樣敗壞，以及全然屬於同類組織之盎格羅愛爾蘭國會及不列顛國會，自然合為一體。其時嘗有一度強烈之反對發生，然在外部之愛爾蘭人（outer Irish）之態度尚不若入居愛爾蘭之新教徒者之堅強也，一八〇三年，恩麥特羅伯（Robert Emmet）稱兵反抗，亦歸失敗。於是十八世紀中葉盎格羅愛爾蘭人之佳城都伯林，今竟為智慧生活及政治生活所遺棄而由愛爾蘭外部之愛爾蘭人入居於其中。其所謂時髦之生活，漸成為官僚式，以都伯林堡壘之總督為其中心，而其間之智慧生活乃於此時奄奄欲絕矣。

惟是斯尉夫特及高德斯密之愛爾蘭雖與頗普（Pope）、約翰孫博士、梭諾爾咨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之英格蘭同為一氣，愛爾蘭自昔迄今，其統治階級，除籍貫而外，雖無確實著明之差異，然而英格蘭之下等社會與愛爾蘭之下等社會則根本迥殊。英格蘭「民治主義」向上之奮鬥以求教育以求政治上之地位者，頗有多處與愛爾蘭下等社會之奮鬥不同。不列顛造出大羣之工業人口（新教徒或非教徒），雖有農業上之工人而無佃農。愛爾蘭則異是，其境內無煤，土地磽瘠，其地主則居於英格蘭，故所見者多為納租之佃農耳。其所耕種之地，因肥料不繼而漸論為種馬鈴薯牧豬之區。其民婚嫁繁殖，有酒則得一醉，或偶相鬪毆，娛樂所在僅有家庭生活。於此有可驚之結果焉。愛爾蘭之人口：

在一七八五年為二、八四五、九三二人，

在一八〇三年爲五、五三六、五九四人，

在一八四五年爲八、二九五、〇六一人。

而當一八四五年，因馬鈴薯之生產已不能供此日增不已之需求，遂有可懼之饑饉發生。死者多人，外移者又多人，移民中以移入北美合衆國者爲最多。自外移之風起，而愛爾蘭一時所餘者，不過一掬老弱之民及滿目荒涼之空巢而已。

茲者，因兩邦國會合併之故，英格蘭及愛爾蘭之人口同時皆行普選。英格蘭之天主教徒既獲得選舉權，愛爾蘭之天主教徒亦當然獲得選舉權。惟不列顛人之得選舉權，因若輩需求之也，而愛爾蘭庶民之有選舉權，則以英格蘭人如斯故耳。昔者，愛爾蘭人在聯合國會中之位置，政府當軸上下其手較之英格蘭人者爲易，因此遂有浮額。於是愛爾蘭人之愛爾蘭及天主教徒之愛爾蘭乃得乘之崛起，而從前全無政治工具且亦未嘗圖謀政治工具者，今竟突然具有權能，以使一羣團結堅固之議員加入大不列顛之立法機關矣。一八七四年普選後，舊式用金錢運動得來之愛爾蘭代表爲之一掃而空；新獲得選舉權之不列顛「民治」乃覲一生疏而難於應付之愛爾蘭「民治」與之對峙，其宗教、其習俗、其需要，皆迥然不同，其所言不平之往事，乃普通英格蘭人從來所未聞者，其奮發激昂以要求分離，又若輩所不可解而頗覺其爲無謂之乖異也。

愛爾蘭人之國家自私自主義頗強，蓋環境實使其如是；若輩對於英格蘭之局勢，不能爲之平心觀察；彼新愛爾蘭黨之入不列顛國會也，直來阻滯擾亂英格蘭之事務，以達愛爾蘭自由之目的，於是遂爲英格蘭人所厭惡。此種

精神，適爲當時尙在支配不列顛帝國之寡頭政治所極歡迎，蓋當軸嘗與愛爾蘭北部「效忠」之新教徒——所謂效忠乃對於帝國政府而言，蓋因恐懼天主教得勢於愛爾蘭而然也。——相聯，陰伺愛爾蘭普通人民對於不列顛普通人民之不加辨別之仇視而逐漸激怒，或且從中構煽而促進之云。

最近過去之半世紀中愛爾蘭與不列顛之關係，頗足以暴露不列顛帝國政府中人極無能之處，但英格蘭之普通人民固無與於此耳。當局者曾屢屢表示其善意，自由黨之英格蘭曾冒保守黨及厄耳斯得愛爾蘭人強烈之反對，屢出其悃拙之企圖，於不列顛與愛爾蘭相關之立法上着力，以謀平愛爾蘭人之積怨而臻於親善之地位，如此進行不懈者幾達半世紀。當時愛爾蘭之新教徒中有帕涅爾（Parnell）者，主張彼邦自治特出之首領也。格蘭斯頓以自由黨人出而組閣，於一八八六年，提出愛爾蘭自治案，此殆歷史中破天荒之第一次，格氏本諸誠心謀以愛爾蘭之事畀諸愛爾蘭人者也，然卒因此殃及其政治生涯。自由黨因此而分裂，有混合內閣所謂統一黨之政府者起而代替格蘭斯頓焉。

吾人插敘愛爾蘭之歷史至此，適與歐洲風靡一世之帝國主義相值。排去格蘭斯頓之統一黨政府中保守黨分子最佔優勢，而其所具之帝國主義精神亦爲前此不列顛政府所未能逮。故此後諸年之不列顛政治史，大部分卽爲此新帝國主義與英人溫和之自由主義及遵循理性處相衝突之歷史，蓋前者欲以放恣自大之國家主義壓倒不列顛帝國其餘之各部，而後者則欲帝國發達爲自由願意各分子集合之聯邦也。不列顛之帝國主義者自然欲以壓服愛爾蘭爲事，而英格蘭之自由黨則自然欲謀一自由而合作之愛爾蘭。一八九二年，格蘭斯頓以數載之



奮鬥，恢復政權而得一贊成自治案之稍過半數，遂於一八九三年第二度提出斯案，得下議院之通過，然終爲上議院所否決。未及一八九五年，而帝國主義之政府復當權矣。擁護此政府之黨竟不曰帝國黨而曰統一黨，吾人苟一察其設施莫不兢兢然以破壞帝國公共福利之可能爲事，則其命名誠可謂荒謬者矣。此政府之征服南非，吾人前已言及，一九〇五年，此輩又欲效條頓人之成規實行保護稅則，遂遭失敗。自由黨政府代之而興，乃建南非爲一自治邦，使被征服之南非荷蘭農民成爲滿意而享平等權利之不列顛臣民。自此以後，自由黨之內閣卽與固執之上議院從事久懸不決之競爭矣。

此爲不列顛政局中最重大之競爭，一方面爲佔大不列顛人民大多數之自由黨，具誠懇之心思與賢明之見解，亟謀使愛爾蘭事務達新闢而更有希望之地位，遇可能時，更將化愛爾蘭人之仇恨爲親善；他方面則爲新不列顛帝國主義之各種分子，具堅決之心，不惜犧牲一切，亦不顧選舉法令，以謀維持其在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及帝國其餘各處事務上之優越權勢，可能則出之以合法之手段，否則竟用非法之手段以達之。此種競爭，易以新辭，卽英格蘭國家團體內部屢世不絕之競爭也；卽吾人在北美之解放一章中所敘之競爭，蓋爲有自由行動及寬大精神之普通人民反抗有勢力之「大人物」大投機家及當局者也。愛爾蘭於此不過其一戰場，與昔日之美洲無異。在印度、在愛爾蘭、在英格蘭，統治之階級及與之相連之投機家，其懷抱咸屬一致，惟愛爾蘭人民以宗教派不同之故，頗無意與英格蘭團結耳。然政治家如下議院愛爾蘭黨首勒德曼德 (Redmond) 輩，已有一時期超出民族主義之窠見，慨然進而與英格蘭人之善意相應。上議院之阻礙亦積久而漸除。於是一九一二年首相愛斯揆氏

(Asquith) 遂第三次提出愛爾蘭自治案。一九一三年之全年及一九一四年之初，爲此案在國會中反覆辯論之時期。其始也欲予愛爾蘭人以全部之自治；但又加一修正條文，於某數種情形之下將厄耳斯得除外。此項爭執，相持至於大戰爆發之時。戰事開後，乃由英王批准此案成立，同時又允許一議案以暫停愛爾蘭自治案之實行。至於戰事告終之時爲止。此等議案皆載於英國法典中。

自第三次愛爾蘭自治案提出以還，反對之者益取搗亂激烈之方式。喀桑爵士 (Sir Edward Carson) 者，都柏林之律師，而英格蘭律師公會之一員也，當格蘭斯頓內閣尙未因自治案而瓦解之時，及繼格氏內閣之帝國主義者之政府中，彼嘗在其間居一法律上之位置，至是乃爲反對兩民族和解之團體中之規畫者及領袖。彼雖爲都柏林產，却爲厄耳斯得新教徒之首領；彼以負有名望之律師而具蔑視法律之特點，又有某種愛爾蘭人所具之堅持橫蠻，而不受和解之天性，凡此之類，彼悉施之於現所從事之競爭中。其爲人也陰險，浪漫而放肆，全無英格蘭人習氣。自自治案競爭發生以來，彼即倡言以武力反對英格蘭與愛爾蘭自由復合。如第三次自治案所期望者。一九一一年厄耳斯得已組有義勇團一隊，又有軍器私運入愛爾蘭，而喀桑爵士與一後起之律師斯密 (E. E. Smith) 則以半軍裝之服飾，環遊厄耳斯得，檢察此等民軍而激動本地之情感。此等圖謀不軌之叛黨，其軍器之所取給則德意志也。喀桑爵士同黨之各種言談，恆可表見其中有一「大新教徒皇帝」從後資助之之狀。至於此時愛爾蘭之其餘部分與厄耳斯得相較，尙覺安寧循謹，推心於其大首領勒德曼德及不列顛三支人民之善意焉。

愛爾蘭於此，雖有內亂之虞，然是種情形之本身，早爲此不幸之危邦所習見，固無十分特著之點；其在是時之

世界史中足令人注意者，蓋以其後有英格蘭之軍界與統治階級極力扶助，嘯強如喀桑爵士及其同儕，且未嘗因倡亂而受懲罰也。大不列顛通國中有權勢之階級，鮮有不因羨慕德意志帝國主義之成功與光榮而受其醜毒如吾人前段所言之者。於是後起之輩，忘其先人健全之故訓，欣然委棄英人公平自由等偉大之處而取外表顯赫之帝國主義焉。茲者，以供給厄耳斯得之反抗故而募金一百萬鎊，大部分得之於英格蘭，又有一厄耳斯得臨時政府成立，英格蘭之聞人往往有參與此亂事者，或則乘汽車奔馳於厄耳斯得間藉以助軍械之輸送，而許多不列顛之官佐將帥等，且預備一種宣言，其內容殆與南美騷亂之階梯相同而未嘗以遵守法律爲重。愛爾蘭既久與英格蘭不諧，則所有此類上等階級越軌行動之結果，自然引起愛爾蘭本部之驚惶。於是此部愛爾蘭亦着手組織國民義勇隊 (National Volunteers)，出而私運軍械。不列顛之軍事當局，對於厄耳斯得之私運軍械則熟視無覩而對於民黨却加以嚴厲之壓制，一九一四年七月，遂因都柏林附近豪斯 (Howth) 地方有傳送鎗礮之謀而引起都柏林街市中流血之慘劇。不列顛三島之內亂，蓋岌岌然在眉睫間矣。

此爲大戰以前大不列顛境內帝國主義者之革命運動史概略。所謂革命者，以喀桑爵士及其同黨者之運動目的如是也。蓋是種運動之目的，顯然欲將不列顛人民之國會，政府及其徐徐增長而尚未臻完全之自由撇開，欲藉軍隊之助以建一與普魯士意味近似之政治，而利用愛爾蘭之爭執爲其起點者也。其欲以數萬人之反動努力，阻滯世界之潮流，使不向平民之法律及社會之公平進行，可謂與德國貴族及富人之新帝國主義相吻合而有同情。惟有一重要之點爲英德之帝國主義所異趣者，則德國以皇帝爲其中心，主張之最激烈最顯著者爲皇太子；而

大不列顛之君主則超然事外，佐治第五在公衆前之行動未嘗有一次稍露其有贊成此新運動之意趣，其儲君威爾斯親王之舉動在此方面亦無疵可尋焉。

一九一四年八月，大戰之風雲勃發而瀰漫於世界。喀桑爵士在九月尚以否認自治案之列入英國法典爲事，而愛爾蘭人大多數之首領，愛爾蘭正當之代表，勒德曼德氏則於同日宣言愛爾蘭人對於戰爭應負相等之責任，作相等之努力。愛爾蘭盡心盡力與英格蘭一致對付戰事者有日，至一九一五年而自由黨之內閣由一混合內閣代替，而喀桑爵士即因首相愛斯揆道德上之弱點被引爲司法大臣，（歲俸七千鎊，公費尙不在內）旋又辭職而由其厄耳斯得同謀作亂之斯密爵士當其任焉。

調和愛爾蘭之舉由格蘭斯頓創始於一八八六年而於一九一四年幾臻於完成者，至是卒陷於完全破壞之境。嗚呼，以巨辱加諸友好之民族者，孰有甚於此乎！

一九一六年春間，都柏林會起而反抗此新政府，未能成功。倡亂之首領皆被槍斃，其中有爲未成年之兒童者，亦遭駢戮，殘酷之狀，非言可盡。向之待遇厄耳斯得亂黨如彼，今也如此，愛爾蘭人見之，又烏能不起極端不公平之感乎？有開斯曼爵士（Sir Roger Casement）者，從前以對於帝國有勞績而被封爲騎士，至是以叛亂故受審而被誅，其誅宜也，惟誅之者非他，乃昔日作亂於厄耳斯得之斯密爵士也，事之前後相連如此，豈不大可駭怪也哉。是次都柏林之亂，愛爾蘭各處贊助之者固甚少，但此後謀建獨立共和國之運動迅速增長，未幾即遍播於境內之大部分地方。與是種感情激烈之潮流相對待者，則有愛爾蘭政治家普朗刻特爵士（Sir Horace Plunket）一流之較

溫和見解，若輩欲使愛爾蘭成爲一「邦」(Dominion) 成爲一「有君主之共和國」即帝國中之一共和國，與坎拿大澳大利亞等立於相等之地位。

當勞合佐治 (Lloyd-George) 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提出其自治案於帝國國會時，其中除喀桑爵士及其同黨外，已無愛爾蘭之議員以收受之。愛爾蘭其餘之部分，並無代表，蓋不願再見舊日希望與失望相聯之循環軌道。愛爾蘭人惟曰，聽不列顛人及其所愛之厄耳斯得人好自爲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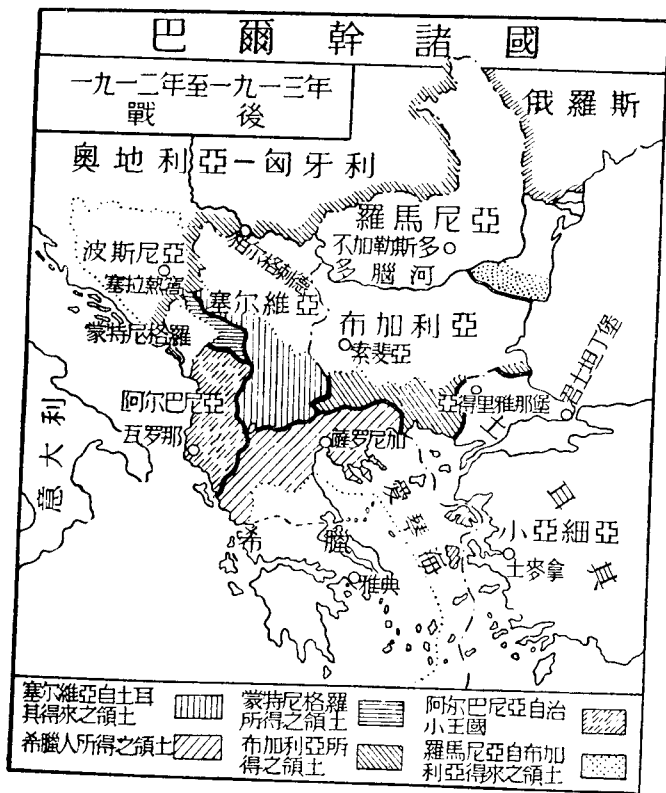
#### 第四節 法蘭西意大利及巴爾幹諸邦間之帝國主義

當吾人研究德意志與不列顛之近代帝國主義時，曾綉出兩國所同之數種勢力。今將進而考察本節所欲知之諸大近代團體中，此相同勢力進行之各種程度及各種變態爲何如。近代帝國主義，非如古代帝國主義之屬綜合者而爲混一字內之運動；其要素實爲一種「極狂之國家主義」，因內部之發達而思向外膨脹；其最強之後盾則軍閥與官僚也，社會中之企業及牟利成分也，大工商制之金融也；而其主要之非議之者則爲清貧之知識階級，其主要之反對者則爲農工之羣衆。此主義隨處與帝制相安，然却未必爲帝制運動也。惟其圖謀本身之充分發展，恆假手於歐洲沿用之外交部耳。吾人在本史綱中既已詳溯其來源，則於此可益爲顯然矣。蓋近代之帝國主義，爲基督教世界分裂以後，馬基雅弗利式帝國之外交政策者所生出之「大強制」(Great Power System) 自然發展而來。此風之息，惟在各國家各民族間之交際，不由特派使者及外交官署而由人民公選之代表團體直接往

還，庶幾其可耳。

法蘭西帝國主義，當歐洲武裝和平時代，自然不若德意志者之深入人心。其自稱曰「國家主義」而不曰帝國主義，其所務者在乎喚起國民之愛國心以遏制社會黨及激進黨之欲與日耳曼自由分子之接觸者。其所卯翼者為復仇報 (Revanche) 以謀報

復普魯士為旗幟者也。然其於此種主張之外，亦以兼併開發遠東及非洲之地方為宏圖，在一八九八年，幾因爭法紹達 (Fashoda) 而與不列顛戰；而於敘利亞有所侵略之夢想，則從未消滅。意大利亦中帝國主義之狂熱，雖因阿多瓦 (Adowa) 之流血稍戢於一時，而至一九一一年與土耳其宣戰，歸併的黎波里以後，其氣復振。意大利帝國主義家之德憑其國人者，在使其遺忘馬志尼共和之說而謹記愷撒侵略之志；



蓋今之意大利人，非泱泱羅馬帝國之胤乎？巴爾幹諸邦亦爲帝國主義所播及。其小邦有百年前尚陷於奴隸之境而今則野心勃勃躍然欲試者，如布加利亞、王斐迪南者，已進尊號稱帝，是蓋最晚近之僞愷撒者矣。又如雅典城中，好奇之士，時俯首於小店商牖之下研究地圖，可見希臘人亦有橫跨歐亞之廣大帝國之夢想焉。

一九一三年，塞爾維亞、布加利亞及希臘三國，共擊土耳其，其時土耳其其新爲意大利所敗，益委靡不振，所有之歐洲領土在此役喪失殆盡，僅餘亞得里雅那堡及君士但丁堡間之一隅而已。至一九一三年之下年，三國又因分割其戰利品而起爭執，羅馬尼亞乘之插入，共擊布加利亞而大敗之。土耳其則於是役奪回亞得里雅那堡。而較大之帝國主義國家奧地利、俄羅斯、意大利等，則伺於此爭鬪之傍而互相監視。

### 第五節 大專制國家俄羅斯

在十九世紀之全期中，俄羅斯以西之世界皆有迅速之變遷，而此邦獨遲滯無甚進步。其在十九世紀之末葉蓋如在此世紀之初年然，猶是十七世紀式建設於野蠻根基上之大專制國家，其爲政也，尙有朝中之詭謀及皇室之寵幸以控制國際之關係。尙向東建一橫貫西比利亞之大鐵路，與日本相戰於是路之東端而遭大敗；又嘗將近代之方法及近代之工具，爲其未臻發達之工業及其少量受充分教育之人民所能企及者加以採用；其文學家如杜斯托夫斯基 (Dostolevski) 者流，則以神聖俄羅斯 (Holy Russia) 及其使命之觀念爲基礎而謀造成一種玄祕之帝國主義，並具有種族之幻想及反對塞姆族之衝動等色彩；然此種設計究未嘗深入於俄羅斯羣衆之心，按

之事實而可見也。蓋流行於不識字農民間之宗教，爲一種渺茫而極簡單且雜有迷信之基督教，與宗教未改革以前之法蘭西、日耳曼間農民生活相彷彿。故人多以爲俄羅斯之農民祇崇拜其皇帝，愛戴其紳士而爲之服役；即在一九一三年間，復古派之英國著作家猶嘖嘖稱道其醇朴及忠誠焉。惟是，其服從之中，蓋含有君王貴族當待我以仁惠之觀念，如西歐農民在農民革命之時然，一旦激之已甚，則此種簡單之忠誠將恣睢橫決，逞其受社會不公平待遇之憤，有如法國農民運動之焚毀城堡（見第三十四章第三節）、蒙斯德之行神治（見第三十四章第三節）者。蓋俄羅斯之教育既未普及，衆怒一發，即無可以使其諒解之道以滅其暴戾之氣也。是則其上等階級之對於下等階級毫無同情之可言，殆如異類之不相爲謀耳，以視彼德人所表現者相懸當有三世紀，又安能望其民族帝國主義之肩背也乎？

尚有一點，亦爲俄羅斯與現代之西歐相異而與中世紀現象不殊之處，即俄國之各大學爲貧苦學生所萃而全然不與官僚派之貴族相接觸，相呼應是也。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兩相接近之革命元素——待遇不平之燃料與自由思想之火線——毫不顯著，歐洲之思想界，殆未嘗承認其有此。洞悉俄羅斯之具有大革命可能性較任何國家爲甚者，實寥寥無幾耳。

## 第六節 北美合衆國及帝國主義觀念

北美合衆國之完全脫離大強制度在一七七六年。茲者，吾人觀察歐洲大強之襲有官僚外交及國家主義政



策者既竟而返觀是邦，則見夫造成歐洲帝國侵略主義之勢力在其間進行，成一極有趣之反照。機械革命之使交通便利，距離縮短，歐與美如一也。美國之金融及商品之具有世界傾向，又與歐洲諸大強國無異；其進步既已臻於大工業制度，則不得不需求海外市場；於是向日撼動歐洲道德堅貞之危險信仰，復見於美國矣。夫美人之有愛國心及活躍精神既與他人不殊，則何以不發展其軍備而取侵略之政策乎？胡爲不使其國旗遠颺於墨西哥，使一新印度政策隨其國旗而殖長於中國乎？且啓發日本者美國人也。彼於啓發之後，乃使之自染歐化，成爲可畏之強國而無敢議之者。只此已足使近代外交政策鼻祖馬基雅弗利有復活之可能。設美國而爲歐化大強國所處，則大不列顛將在坎拿大邊境節節布防，——事實上至今猶毫無軍備，——且將於聖羅稜士河（St. Lawrence）開設一大兵工廠矣。中美及南美之諸分離國家，將早已盡被征服而受美國統治階級之官吏所蒙服矣。必將有長久之競爭，以使澳大利亞及新西蘭受美國化而於熱帶之非洲亦必提出要求矣。

然事固有離奇之意外者焉，以如彼之國情，美國乃竟誕生羅斯福總統（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九年之總統），其爲人也，富於能力而如德皇之好動，頗熱中於偉大之成就，多才而善辯，蓋一豪放喜功而具有世界政策之傾向及從事軍備之天性者也。吾儕猶可想見斯人嘗使其國亦從事攫奪海外之屬地焉。

美國之所以如此自持自制而見諸一般之行事者，舍從其政府組織及國家習俗根本相異外似無其他解說。第一，美國政府無歐洲式之外交官署及外交團，即無一種熟悉此道之團體以維持侵略政策之舊軌，其總統雖攬大權，然此等權力當受參議院之控馭，而參議院又當對各州之議會及人民負責。故美國之外交乃爲公開而受民

衆之支配者。於是乎秘密條約在此種制度之下乃不可能，而列強之於美國乃覺其諒解之難得而不可靠，此誠最佳之現象也。美國以此遂根本不能行歐洲常與戰爭爲鄰之外交政策。

第二，前此美國各邦中未嘗有所謂「不同化屬地」之組織及習俗存在。蓋無君主之邦，必無所謂皇家殖民地也。美國之逐漸擴展而橫貫美洲大陸也，產出一種極特著之處置新疆域方法，用之於未定居之地頗足稱道，若浪用之於已有外僑之區域時，則極不便也。其方法蓋根據於「合衆國制度之下不能有永久受治於他人之人民」之觀念而來。其施行同化之常法，第一步恆將新地設爲一「特區」(Territory)，隸屬於聯邦政府，而予以範圍甚寬之自治，可遣一代表入國會而無表決權，俟此區域依自然之步驟而成爲定居之區且增加其人口時，便使之爲一邦；凡後期加入聯邦之諸邦，皆以此種程式發展而來者也。最近成邦之區域有亞利桑那 (Arizona) 及新墨西哥 (New Mexico)，時在一九一〇年也。自俄羅斯購得之冰凍荒地阿拉斯加 (Alaska)，所以未成爲政治發達之區者，只緣其人口太少不足以從事邦之組織耳。但美國因德意志及大不列顛在太平洋肆行兼併，使其海軍有在太平洋缺乏軍艦上煤地點之虞，遂於一八九八年歸併夏威夷，一八八九年併薩摩亞羣島 (Samoa Islands) 之一部分，此即美國有真正被統治人民之始也。然美國以無任何階級可與英印官僚之大行其不列顛意旨者相比擬故，其殖民政治，仍其美洲式處治區域之成法。以種種努力提高夏威夷人之教育程度，使能與美國人相等；又照特區之模式，設一本地立法機關，由是而此棕黑色之島民似有完全爲合衆國公民之一日矣。至於微小之薩摩亞羣島，則由美國海軍官員照料之。

一八九五年，美國與不列顛嘗因委內瑞拉之民而起爭執，總統克利夫蘭 (Cleveland) 乃堅持孟祿主義。其時奧爾尼氏 (Olney) 有特著之宣言曰：『今日合衆國實爲此洲之主人翁，其命令，即加諸其所調停人民之法律也。』此點與屢次全美會議同使美洲全部傾向於聯盟國之真正公開「外交政策」及互助。仲裁之條約亦適用於全洲，其將來之狀況，似乎傾向於「國際組織」(Inter-state organization) 之發展，成爲一和平之亞美利加 (Pax Americana)。由操英語之民族及操西班牙語之民族構成，而以前一民族居長兄之位焉。是種組織，蓋有非帝國之名稱所能代表者，其構成之各分子皆有公開之平等，且遠超乎不列顛帝國之大聯盟者也。

美國之東鄰有古巴者，其民屢起而反抗西班牙，變亂不絕者歷有年所，一八九八年，美國又本其爲全美謀幸福之觀念起而干涉其間之事務。以一短期之戰而取得古巴及波爾多黎各 (Porto Rico) 斐律賓羣島等。今者古巴已成爲一獨立自治之共和國矣。波爾多黎各及斐律賓羣島則有一特種政府，具一普選之下議院，及一由合衆國參議院指派而成者之上級之機關。雖然，波爾多黎各及斐律賓羣島，恐終不爲合衆國聯邦中之分子。將來或成爲自由邦，而與美國及拉丁亞美利加爲廣義之聯盟焉。

古巴與波爾多黎各皆歡迎美國之干預其事務，而斐律賓羣島則不如是。在西班牙戰後，即要求完全而不躊躇之自由，對於美國之武力治理大加反抗。而美國之處此，乃與大強式之帝國主義最相近似，其政績頗多懷疑之處。各邦中頗有與反抗之徒表同情者。前總統羅斯福氏於一九一三年所刊之自傳中道其見解如次：

「關於斐律賓人方面，予相信吾人當訓練之使能自治，力促其速成，然後聽之自定其命運。然予固不信預定

期限，至何時始與若輩以獨立，蓋預期其在若干時期內，必適於自治，是非智者之所爲也；且一旦作此許諾，則非遵守之不可。在予就任後之數月內，吾人已將斐律賓人最後之武力抵抗盪平，斐人之作亂，並非無因，故和平既得之後，吾人立即努力發展此羣島，爲士民謀福利。是以吾人爲之興學校於各處；爲之建築道路；治之以公平之司法；作種種力所能逮之事以獎勵農工；陸續拔用本地人以行其政務；終則爲之設一立法機關……是以吾人之治斯土也，十數年如一日，皆惟斐律賓人本身之利益是圖。若至相當之時機，斐律賓人民決定不願如是被治，予敢漸言吾人必捨而去之。惟予當重言聲明吾人離島之時，吾人不欲以此諸島爲保護地也，尤不欲與他人聯合保護之也，亦不欲予以保障，保障其中立或其他；總之，吾人絕對不再負責任，無論其爲何種責任也。」

此論之外表，可謂完全與不列顛或法蘭西之外交當局或殖民部官僚者異趣。然其精神，實與產出坎拿大南非洲，澳大利亞諸屬邦，及引出三次愛爾蘭自治案者相差不遠。此蓋爲較舊而較特著之英國成訓，美國獨立宣言之所由出者也。惟其將可憎之「被治人民」之觀念擯而去之，此其長處可無待贅言者耳。

吾人於此，不能更述與建築巴拿馬運河相關之政治上糾紛，蓋是種糾紛，對於美國方法之世界政策中有趣問題不能多所闡發也。巴拿馬之歷史殆純然爲美洲史。但美國之國內政治組織既爲世界中新物，則其對於國境以外世界之種種關係，顯然亦相似也。

## 第七節 大戰之直接原因

吾人於此，已費幾許之心力，考究在引起一九一四年世界慘劇以前諸年中，歐美人對於國際關係之心理，蓋大戰及相類之戰爭皆爲其時心理作用必然之結果，世界人士之承認此說者，已與日俱增。凡人民及國家所爲之一切事物，皆爲天性中之動機，與所受之觀念相激盪，而介紹觀念者，厥惟言論、書籍、報紙、與教師等等。人類歷史之成長，固每因物質之缺乏，瘟疫之流行，氣候之變遷與夫各種外界之事物而生周折阻礙，然其生長之根莖實在乎思想也。

所有之人類歷史，根本上成爲各種之思想史。以今日之人與克魯麥囊人相較，則其軀幹上與智慧上之差異頗微，其主要之不同處，乃在乎今日之人多增五六百代之經過以充心理背景之範圍及蘊蓄而已。

吾人之距大戰也過近，故本書不能自以所記載者爲此等事故之定評，然吾人當爭鬪之氣忿既平時，若冒險下一斷語，則德意志其將爲召致此次戰爭之最可訾議者乎；而其所以受訾議者，非因其在道德智慧兩方面與其鄰邦有鉅大之差異，實因其具帝國主義之通病，極完備而又極劇烈也。凡自重之史家，無論其目的若何浮光掠影取悅庸衆，未有能容納爲戰爭所驅迫而造出之風說，謂日耳曼人乃兇殘可恨，甲於任何民族之上者。其實，一九一四年以前，歐洲諸大國莫不在帝國侵略主義之狀況中，以趨向於戰爭之一途。德意志之政府乃引導此普遍運動者耳。其入陷阱也居先，故愈動而愈深。竟成爲一可畏之殷鑑，即與之同犯罪戾者亦莫不見而失聲矣。

德意志與奧地利之謀向東擴展其日耳曼勢力而由小亞細亞以達於東方者爲時已久。日耳曼觀念殆結晶於「柏林至巴格達」一語中。與日耳曼之夢想相對抗者，則爲俄羅斯之夢想，俄國謀擴展斯拉夫民族之權勢於

君士坦丁堡，又經過塞爾維亞以達亞得里亞海。此兩道野心之路線互相交錯而又彼此不能相容。巴爾幹諸邦事務之所以鼎沸不已者，大部分即爲日耳曼計畫與斯拉夫計畫在其間播弄宣傳之結果。土耳其以德意志爲奧援，而塞爾維亞則以俄羅斯爲後盾。羅馬尼亞與意大利二邦，同具拉丁遺風；名義上同爲德意志之聯盟而二者各有更遠更深之計畫。布加利亞之皇帝斐迪南者，則循其更黑暗之目的。而希臘之王后爲德皇之妹，其宮庭祕史，有爲吾人現今之力所難詰究者。

且也，此種複雜之勢，又不僅止於德意志及俄羅斯兩方面而已。一八七一年德意志之貪縱，使法蘭西成爲沒世不忘之仇。法國人民自以爲能力薄弱不足以獨力恢復其失地也，乃具一種超過實際之觀念，而以俄羅斯強大可爲之助。於是進而大應其國債。法蘭西與俄羅斯旋即結爲聯盟。荷日耳曼系諸強與俄羅斯作戰，則法蘭西必起而攻之也。

是時法蘭西東部短促之邊徼已有極強固之防禦。德意志將不至襲一八七〇年與一八七一年間成功之故智而攻擊此方。惟法蘭西與比利時毗連之處則爲地較長而防禦較薄。若敵軍大舉而假道比利時以攻法蘭西，則一八七〇年之厄將再見而更烈耳。若是，法軍之左翼必將以維丹 (Verdun) 爲轉軸，向東南而退，麇集於其右面，如掩空刀然。此種計畫，德國之軍事家已深慮而熟籌之矣。然此計畫之實行，將破壞國際公法，蓋普魯士固已允保障比利時之中立，向未與之相爭；且大不列顛者，亦嘗出而保障比利時之中立，故德國若出此行動，必有引起其反對之虞。但德人於此，固自信其海軍之強已足使大不列顛躊躇而未必干預，其心目中既以此種情形爲可能，遂

於比利時沿邊大建軍用鐵路，且作實行其計畫必需之各項準備。其所希望，蓋欲一擊而破法蘭西，然後以餘暇對付俄羅斯耳。

在一九一四年中，諸事似皆有利於中歐之二強國。蓋俄羅斯雖從一九〇六年以還漸漸恢復其元氣，然進步極緩；法蘭西則爲財政界之敗壞所牽制。飛加洛 (Figaro) 報主筆卡爾美特 (Calmette) 之爲財政總長，揆約 (Caillaux) 之妻所暗殺一事，使惡劣之情形在三月內達於極點。不列顛則果如德意志所料，與愛爾蘭將在旦夕間發生內戰。外人及英人屢欲探詢不列顛於德奧攻擊法俄之時，究取何種行動，欲其爲確切之表示，而不列顛外交當局在加入戰爭之日以前，始終態度曖昧，使人不能捉摸。因此遂致大陸諸國以爲不列顛或者不戰，或者有所待而後戰，而德意志以此乃益壯其膽氣，直起迫脅法蘭西。迨六月二十八日，奧國皇太子斐迪南大公 (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 以出巡波斯尼亞首府薩拉業服 (Sarajevo) 被刺，時局乃急轉直下。德意志以此爲恰好之出兵口實。德皇之言曰：『今若不動，永無期矣。』於是塞爾維亞遂被指爲暗殺之主謀，雖奧地利所遣調查員之報告，謂無實證以加罪於塞爾維亞政府，而奧匈政府仍竭力誅求，務使此事變趨於戰爭之途。七月二十三日，奧地利致最後通牒於塞爾維亞，塞爾維爾之答覆實際上已不啻完全依從矣。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爵士 (Sir Edward Grey) 亦極力斡旋，謀召集一列強會議，而奧地利卒於七月二十八日對塞宣戰。

俄羅斯於七月三十日調動其軍隊，而德意志即於八月一日向之宣戰，次日，德軍即越界入法境，同時，更致一最後通牒於不幸之比利時，而開始移其側面之大軍，遂開始通過盧森堡及比利時。以多量之汽車裝載軍人向西

而衝繼之以衣灰色軍裝之步兵大隊。其大部分蓋圓日漂亮之青年日耳曼人，奉公守法而有教育之子弟，從未嘗見怒氣射擊之狀者也。至是而始聞人語曰：『是戰爭也。』乃不得不勇敢而殘忍。若輩中有盡其所能以實行長官之告誡者，而不幸之比利時人遂先供其犧牲矣。

比利時境內竟天翻地覆，而枝枝節節之殘忍舉動遂爲一九一四年八月間之根本破壞——比利時之被侵——所掩蔽。如偶然之射擊與劫掠，任意毀壞財產之舉動，饑饉疲勞者之乘機搶劫旅舍、食店、酒館，與夫自然相隨之橫暴焚燒等行爲，蓋不一而足。夫軍隊既入戰場而猶保持其誠實文雅公平等高尙之程度一如平時安居之社會者，非至愚極陋之人其孰能信之。三十年戰爭之遺訓，猶能影響於德軍之心理。與德意志作戰諸國，每詫德軍侵入比利時數月中之兇惡殘暴爲從前所未曾有，一若爲日耳曼人特別惡劣之天性所獨具者。於是加以「匈奴」之別號。蓋昔者匈奴人嘗議勦滅中國之人民而以中國爲其牧場矣，茲者日耳曼人在比利時之罪惡，固不減於彼游牧民族之以破壞爲能事者也。此種罪惡大部分出於生平第一次自由使用殺人利器者之癡狂獸性；大部分由於無理橫行之人，自震於其行爲之過分而懼其所蹂躪之地起而報復，遂任情爲之；大部分成於在上者之迫脅，以實行其戰區中必須威猛可畏，人民最宜由恐懼而鎮懾之說。德國之普通人民，平時既秩然以服從爲務，戰時又被驅於不得不行破壞之一途，於是乎可畏可憎之事物乃確見於若輩間矣。惟是，凡人民之被養成以供戰爭之用而導諸戰爭中者，殆將出於相似之行動耳，豈獨德人爲然哉。

八月二日之夜間，歐洲之大部分，猶習於半世紀以來和平時之暇逸，猶翕翕然大享人世所難再見之豐盈廉



便自由等盛況，且猶以消夏之事爲懷，而比利時之微塞（Vervé）小村已烽火連天矣，其驚悸失常之鄉人，竟因有人向侵入之軍射擊而被槍斃者矣。發此命令之軍官與夫執行此命令之軍人，必確以所作之行動爲可驚者，其大多數蓋猶未嘗見人之橫死也。若輩於此，非惟縱火於一村也，直縱火於世界耳。歐洲一世之安慰誠信，與夫溫文有理之行爲，於是漸行告終矣。

大不列顛既瞭然於比利時之被侵終不可免，卽不復猶豫而於八月四日午後十一點鐘向德國宣戰。次日，卽有一德國水雷艇在太晤士河口被英國巡洋艦安淮溫號（Amphion）所捕獲而擊沈，此蓋英人與德人在水上或陸上之第一次正式交綏也。

歐洲之全部，至今猶能記憶其年八月晴明而多事諸日之惡空氣，武裝和平告終於此時。西方世界之平靜而似乎「穩固」者，幾已半世紀於茲，惟法蘭西境內少數之中年人及老者有戰事之實際經驗耳。報紙雖以世界之巨變爲言，然習處於似乎安寧之世界中者，乃不解所謂，實則此輩除以之爲安寧而外，幾於不能思及其他也。卽以不列顛境內而論，數星期中，其和平時之故態，僅微露昏眩失常之態，而依然進行。殆如一人，一切如故，而不知其已中不治之症，將使其一切生活爲之大變焉。人民避暑者避暑，商店亦以『照常營業』之布告招徠顧主。國人之見新聞紙者，雖不免談論驚訝，亦不過傍觀者之恆情，初未嘗料及世變之來若是其亟，竟將若輩之全體捲入漩渦而使之躬與其事也。

## 第八節 一九一七年以前大戰之概略

吾人於此，將以極簡短之篇幅略陳如是開始之世界戰爭之主要狀況。德意志之計畫既定，乃先施迅速之攻擊，欲趁俄羅斯尚在東方集合其兵力之際，一舉而下法蘭西。此計畫暫時頗覺順利。所以然者，軍事科學在近代狀況之下，竟未能與時並進，就全體而論，軍人之心思大概沈滯無想像力；世間時有尚未臻完善之發明足以使當時習用之軍略陷於動搖，為軍人之智慮所難以應付也。夫德國之計畫，乃作於前此多年者，其為陳腐何待於言；苟於戰事初起時，戰壕，電網，機關槍等得其適當之運用，或可以撓敗之；奈法人之軍事科學，缺乏一如德人何，其所恃之野戰方法，至少為十四年前之舊法。若輩於電網，及機關槍，既無適當之準備，而尤可笑者，法人在防禦物後不善作戰之舊習，依然存在是也。比利時之邊境，以列日 (Lige) 要塞為其防禦，為十年或十二年前之規模。其礮臺上之設備，且有多處為德意志包工者所供給及配置者。法國之東北邊境，防禦又極敗壞。德國克虜伯兵工廠則有極大之重礮以放射爆發力極強之炸彈，施於此等防禦物，始如摧枯拉朽耳。而居於其間之戍兵，乃不啻居於陷阱之中矣。法軍之進攻者既敗於亞爾丁 (Ardennes) 之南部，德國之大軍乃以不可當之勇，抄圍法軍之左翼；於是列日陷於八月九日，布魯塞爾亦於八月二十日為敵軍所掩至。英國運入比境之軍可七萬人，於八月二十二日在蒙斯 (Mons) 為大隊之敵軍所攻擊，雖以其在南非戰爭時所學得之猛烈來福鎗戰術，亦不能當，用被驅向西而退。德軍右翼乃急趨而南，致使巴黎孤立於西方，直逼法軍於城下。

德軍之總司令部，此時以爲可操勝利之左券，乃於八月之末將其法境之軍隊調防東疆，蓋俄人已於東普魯士及西普魯士間大肆襲擊矣。於是法軍之反攻亦繼之而至，是蓋軍略上極神速，極高明之一反攻也。法軍之返擊也在中路，不料德軍左翼驟增生力軍，較小之英軍，因而動搖，幸即加補充，猶可以在反攻中作一有價值之貢獻。德軍之右翼，陣線過長，失其聯絡，遂被驅退，從馬倫河直至恩河（The Aisne）上，是爲馬倫河之戰（Battle of the Marne），以九月六日起而訖於九月十日。若德軍未精濠溝防禦之術，則其被驅之遠或且有加也。德軍既退至恩河，遂停止作死守計。而聯軍方面凡可以破毀濠溝之物，如重礮，如猛烈之炸彈，如鐵甲戰車（唐克車 tank）等需要品，此時皆未嘗有也。

馬倫河之戰，破壞德意志原來之計畫。法蘭西暫時得以無恙。然德國猶未嘗敗績，其兵卒其軍械皆綽然有餘，尙可爲進攻之勁旅也。對於東疆俄羅斯之恐懼，已因坦能堡（Tannenberg）之大勝利而釋然。其次之舉，即作一冒險而計畫較簡之進攻，以擊破聯軍之左翼而取英吉利海峽諸埠，截斷不列顛至法蘭西之供給。於是兩軍皆西展，一如競賽然以爭達海岸，德軍以其極優越之礮火圍繞耶波勒斯（Ypres）以攻擊英軍，幾衝過其陣線，然卒爲英軍所阻。

西戰場乃固定於濠溝戰之一途。雙方尙無科學及設備足以解決如何衝破現代濠溝及障礙品之問題，於是雙方乃不得不藉重於科學家發明家等等非軍人，以備困難時之諮詢及借助。其實濠溝戰之重要問題，在當時已有解決之道，例如英國所有鐵甲戰車之模型，可以使聯軍在一九一六年以前得迅速而容易之勝利，畢竟以軍

事爲職業者之心靈較遜一籌而乏想像力；蓋才智高超之人鮮有願屈其天資於此道者；古來出類拔萃之大軍人，或則爲不更事之少年如亞歷山大，拿破侖，奧士（Hoch）等，或則爲政客轉成之軍人如愷撒，或則爲游牧者如匈奴人及蒙古人等之酋長，或則爲儒將如克林威爾，華盛頓等；惟此次大戰雖在五十年之軍備主義以後，依然爲無希望之職業式戰爭也；此戰自始至終，竟不能脫離舊式將領之掌握，凡新發明之足以破壞成法者，無論德意志或聯軍之總司令部皆不能容忍之。今鐵甲戰車之爲物，不但使此等軍事首領起不快意之詫異，且予在軍中之普通軍人以不需技術之防衛焉。德人固曾略有所改革。在二月二十八日若輩曾有一種近於無用之新發明，是爲火箭，施放之者常有被活焚之虞。在四月中，當第二次大攻英軍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十七日第二次耶波勒斯之役之際，德人用一種毒氣，此恐怖之物，加諸阿爾及利亞及坎拿大之軍，遇之者身體上大感痛苦，宛轉難受甚至於死，然聯軍雖大震恐，而德軍終未能破之也。於是聯軍方面，在數星期之內大有所賴於化學家，其重要蓋在乎軍人之上，卒於六星期之內予防守之軍以抵抗毒氣之方法及器具。

西戰場之保持其相持狀態者直至於一九一六年七月，蓋一年半於茲矣。雙方雖皆有猛烈之進攻，然終經血戰而被驅退。一九一五年法軍曾在阿拉斯（Arras）及香賓（Champagne）作損失甚鉅而有光榮之進攻，英軍亦曾進攻盧斯（Loos）。從瑞士直達北海，有陸續相聯之長壕兩列，其間之距離有時達一哩或一哩以上，有時僅隔數呎，（例如在阿拉斯者是），壕中各有數百萬軍人在其間辛苦作戰，或進而襲其敵人，或準備作敢死之大攻擊。在以前之任何時代，苟遇如許之人衆集中於一隅，必不免發生癘疫，而此處復賴近代之科學，乃得改變其情形。然亦



種供給上之弱點始得改善云。

一九一六年前半年間，德軍在維丹及其附近猛攻法軍，德軍冒鉅大之損失攻入法軍陣線多哩，然卒被阻止。法軍之損失亦與之相當，或且更巨，其步兵語且歌曰：『彼終不得逾兮！』卒如其言。

德之東疆較長於西疆，而戰壕則不若西疆者之有統系。俄羅斯軍雖遭坦能堡之敗，然在一期間猶能向西進逼不已。奧軍所守之加里西亞幾全部為其所征服，一九一四年九月二日勒謨堡 (Lemberg) 失守，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普爾散彌斯爾要塞 (Przemysl) 亦為所陷。但德軍既未能衝破西疆之聯軍防線，而聯軍以不適當之準備進攻亦無效，德軍遂轉向俄羅斯，陸續予以多次之猛擊，以先攻其疆界之南部，後攻其北部，所用之戰術為一種大砲密集射擊之法。六月二十二日取還普爾散彌斯爾，長驅逐退俄軍之全線，直至九月二日維爾那 (Vilna) 亦入於德軍之手為止。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意大利加入聯軍，向奧地利亞宣戰。甫一年，復向德意志宣戰。其軍出東境而逼向哥里齊亞 (Gorizia)，於一九一六年夏間攻陷之；然其在此時參戰，既無益於俄羅斯，亦無益於西方之二強，不過在其東北邊風景佳勝之高山間另闢一線壕溝戰而已。

當此之時，主要戰鬪線之正面既入於堅持不相下之狀態，雙方乃各謀繞至敵人之後方而加以攻擊。德軍先以徐柏林飛機襲擊巴黎及英格蘭之東部多次，又繼之以飛機之侵襲。此等侵襲之目的物顯然在軍用品儲藏所，軍械製造廠，與夫其他之軍事上重要地點，實則其所轟擊者不分皂白，每每加害於居民所在之地。始則侵襲者所

投之炸彈尙不十分猛烈，其後投射物之大小及其猛烈之性質乃漸漸增高，人民之死傷於此者爲數甚夥，他種損害亦極巨。英人遂因此等蹂躪而起極大之憤恨。德人之有徐柏林飛艇者已多年於茲，而大不列顛之當局竟無一人思得所以制之之善法，遲至一九一六年杪，始有多量之高射礮見諸實用，並組織飛機隊以禦來攻者。於是徐柏林飛艇遂屢被擊毀。迨一九一七年春季以還，此項飛艇竟不復用諸任何侵襲之目的，惟以之供偵探海面之任務而已。代之而起以從事襲擊者爲巨大之飛機，其名曰「哥達」(Gothas)，一九一七年之夏季以後，此種繼起之飛機，時來倫敦與英格蘭東部。當一九一七年至一八年間之冬季全時期中，倫敦每當月夜，即習聞報警之鑼及尖銳之警笛聲，街中行人急遽藏避，未幾而遠處之高射礮千百齊鳴，殷殷然漸趨漸厲，乃至如敲擊，如崩壓，須臾更聞榴霰彈之飛聲，最後若有飛機深入防地，則聞炸彈爆裂之重濁聲焉，不久礮火之聲漸殺，而救火機與運傷車之急馳聲雜於其間，其飛奔之怪響至於不可比擬。……由此等經驗而倫敦人乃始熟知戰爭之爲物矣。

德人既如是從空中震懾其敵國內部人民之心膽，又以其力之所能致者攻擊不列顛人之海外貿易。其在開戰之初即以各種毀壞貿易之利器分佈於世界，並有堅強之近代巡洋艦一隊游弋太平洋中，是即沙倫和斯特號 (Scharnhorst)、格奈則璫號 (Gneisenau)、來比錫號 (Leipzig)、努連堡號 (Nürnberg)、德勒斯登號 (Dresden) 諸艦是也。有多艘孤行之巡洋艦，在未被弋獲之先，曾破壞巨額之商務，如英姆敦號 (Emden) 其最著者也，而其大隊則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在智利海岸困一較遜之不列顛艦隊而擊沈其好望號 (Good Hope) 及蒙穆斯號 (Monmouth)。一月之後，此等德艦突爲一英國艦隊所遇，且於福克蘭羣島之役 (Battle of

Falkland Isles) 爲英海軍上將斯圖耳第 (Sturdee) 所盡行擊沈，得免者僅德勒斯登一號而已。此戰以後，協約國遂長在海上保持其無敵之威，其後雖有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遮特蘭之大海戰 (Battle of Jutland)，卒不能動搖之也。於是德人乃漸漸萃其全力於潛艇戰策。彼等自開戰以來，固已在潛艇方面有極大之成功。曾於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一日之間擊沈堅強之巡洋艦三艘 (亞布吉爾號 "Aboukir" 和革號 "Hogue" 及克勒息號 "Oressy") 以及船員一四七三名。在戰爭期中曾先後擊沈不列顛之船舶多艘；其始也，遇客船及商船猶予以警告而加搜查，未幾因恐受愚，遂改變方法。自一九一五年春季以後，遇船卽行擊沈，毫無抉擇。一九一五年五月不加警告而擊沈大郵船琉息退尼亞號 (Lusitania)，溺斃美國人多名。以此遂傷美國之感情而引起其反對，然德人以爲潛艇之封鎖，最能損害不列顛，遂將美國牽入敵黨之危險置諸不顧，而堅持其潛艇戰爭焉。

同時土耳其亦以其設備極簡陋之軍隊越西奈 (Sina) 之沙漠而向埃及作恐嚇之勢。

不列顛之於德可謂最難達而最可懼之敵，故德不得不傾全力，上自天空下至海底以擊之，然是時英法亦遣大軍由土耳其以擊中歐諸國之側面矣。加利波利 (Gallipoli) 之役，誠可謂神機妙算，惜乎行之不佳耳。果能勝，則君士坦丁堡將在一九一五年陷於協約國之手。乃聯軍於時機未熟之際，卽於二月中轟擊達達尼爾海峽，遂使土耳其先兩月而知其目的之所在，而希臘政府或亦須負透漏此種計畫之責，以是英法聯軍最後於四月間於加利波利半島登陸時，土耳其人已有鞏固之壕溝，且對於壕溝戰有較佳之準備，超乎其本力之上矣。聯軍之所恃以毀壞壕防者，厥爲其軍艦上巨礮之轟擊，其實對於低處之壕溝蓋已比較失效，且也其所未預見之處復多，如可畏之



潛水艇即其一也。因之遂損失大戰艦多艘，其所沉沒之處，即古時薛西斯之艦隊於薩拉米一役所遭之大敗處也。加利波利一役，就聯軍方面而論，則可豪而亦可憫，蓋勇氣有餘而能力不足，徒喪失生命、物質、威信，而終不免於一九一六年一月間之一退耳。

與希臘之猶預不決極相近似者厥爲布加利亞之參戰（時爲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二日）。布加利亞王躊躇年餘，而不能表明其態度。茲者，不列顛之在加利波利已顯然失敗，而德奧又加塞爾維亞以強烈之攻擊，遂使布王加入中歐強國方面。其時塞人正在多瑙河方面與德奧之侵入者苦戰，而布人乃從後面夾攻之，不及數星期，塞爾維亞遂完全瓦解，塞軍乃越阿爾巴尼亞之山嶺而達海濱，退走之際，艱苦萬狀，至此已殘餘無幾，由協約國艦隊救而去。

協約國軍隊之一支，於希臘之塞羅尼加（Salonika）登陸而向摩拿斯提（Monastir）進逼，但於塞爾維亞人仍無何種實際上之援助，而加利波利遠征軍之運命，即由薩羅尼加計畫而定焉。

在東方則不列顛大部分用印度軍隊於美索不達米亞間，對於中歐諸國作一更遠之側面攻擊。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有一設備極劣之軍隊於巴士拉（Basra）登陸，而於次年向巴格達進逼，在離巴格達二十五哩之忒息豐（古代阿薩栖朝及薩薩尼朝之都城）獲一勝利，但土耳其軍大受補充，遂迫英軍退至庫特（Kut）而圍困之。英軍由坦增德（Townshend）將軍卒領，卒因不勝饑疲，於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出降。

空中之戰事也，海底之戰事也，乃至俄羅斯、土耳其、亞細亞間之戰事也，凡此皆非主要之戰線。大決雌雄之主

要戰線在瑞士與海峽之間，有數百萬大兵伏於戰壕之內，徐徐練習近世科學戰爭必需之方法焉。飛機之使用，已有極速之進步。當戰爭開始時，此物之主要用途在偵探敵人，即德軍亦僅用之以投施目標為礮隊之指南，所謂空中戰爭，蓋未嘗聞之。逮一九一六年，竟有飛機載機關槍以戰於空中，其拋擲炸彈之工作日趨重要，又進而發明奇巧之空中攝影術，至於礮術在空中方面，或藉飛機，或藉偵察氣球，莫不有極大之發展。獨彼顯然可以解決壕溝戰之利器鐵甲戰車，猶為軍人所不願用。

軍界外許多通達之人，於此皆甚為了解。用戰車以制戰壕，其適當殆毫無可疑。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在數百年前已發明一鐵甲戰車，然所謂軍事之「專家」者，有何人曾具研究芬奇之智力乎？在一九〇三年南非戰爭之後不久，雜誌中之稗史，即有敘述理想戰車之功用者。而黎芝 (Leeds) 之科立君 (J. A. Curry) 且曾作一完備之構造模型，於一九一一年獻諸不列顛之軍事當局，遭其拒絕乃意中事耳。是則戰車之為物，在大戰前已一再發明矣，設使此事完全操諸陸軍家之手，則戰車恐終不見諸實用。幸一九一五年與一六年間察爾 (Winston Churchill) 在英國海軍部時，竭力主張製造第一批之戰車，備遭強烈之反對後，始運諸法境，是則軍事科學之得用此項器械，乃不列顛海軍之力而非其陸軍之力也。德國軍事當局之反對此物，亦不稍亞。一九一六年七月，英軍統帥海格爵士 (Sir Douglas Haig) 大舉進攻德軍防線而未能衝破之，在某數處固嘗進展數哩，而在他處則完全敗北，不列顛新軍乃大遭屠戮。此數役蓋未嘗用戰車者也。

是年九月，聯軍之繼續攻取勢者蓋已漸覺過時，鐵甲車乃初見於戰爭中。英軍陣線上僅用少數，且運用尚不

甚靈敏，而其加於德軍之影響卽已可見。德軍當之大起惶恐。設於七月中有充分之車輛，並以有謀略有能力之將帥指揮之，則必能於其時其地使大戰終止無疑。蓋當時聯軍在西戰場之戰鬥力，強於德軍者約爲七與四之比，俄羅斯雖已力竭，猶在戰鬥之中，意大利則緊迫奧軍，羅馬尼亞亦適於其時加入協約國方面。乃七月之進攻失利，大耗兵力，不列顛陸軍主將之不勝其任，遂使聯軍幾至大敗云。

英軍七月之敗後，德軍士氣立振，乃轉向羅馬尼亞軍，一九一六年冬，羅馬尼亞竟罹一九一五年間塞爾維亞所遭之厄運。是年以加利波利之退及庫特（Kut）之降始，而以羅馬尼亞之瓦解及希臘皇黨聚於雅典海口槍擊英法登岸之海軍終。希臘王君士坦丁似有率其人民以踐布加利亞王斐迪南故步之意。但希臘半島海岸線最易受海軍攻擊。希臘遂被封鎖，有法軍一隊自薩羅尼加而前與意軍相聯，以截斷希臘王與其中歐友人之聯絡。

（一九一七年七月，君士坦丁爲協約國所迫而退位，由其子亞歷山大繼承王位。）

就全體而論，霍亨索倫帝國主義在一九一六年之末所處之危險地位似已不如第一次大舉進攻馬倫河失敗後之甚。協約國已蹉跎兩年之機會。比利時、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及法蘭西俄羅斯之大片土壤已爲德奧之軍所佔領。聯軍屢次反攻，咸遭失敗。俄羅斯已竭蹶而將近瓦解。使德意志而有明慧之當國者，則適可而止，必將於此時作一合理之媾和。然其帝國主義者竟受勝利之醉迷，所欲者不在乎安全而在乎稱雄，不在乎世界幸福而在乎世界帝國。『不爲世界帝國則毋寧傾覆』一語，爲其不二之南針，遂使其敵人別無所擇而不得不繼續戰爭以取決於最後之勝負矣。

## 第九節 從俄羅斯瓦解至停戰間之大戰

一九一七年之初，俄羅斯瓦解。

當是時也，戰爭所生之巨大痛苦，已爲歐洲人民所疾首相告。各處之交通，皆爲之阻塞；船舶之損壞無用者，已失修而無代替；鐵路之類，材料均已告罄；食物之產額日減；教育之進行停滯；大批工人漸離其業；而人生日常之安全與信用遂以日就墮落。當茲舊習慣之聯絡突被破壞，而以軍事「命令」之鹵莽凶殘代替和平時精微之訓練之日，無處有直接之能力可以控制事務於軌道之中，歐洲之人民乃漸漸從其所素習之環境與情況移入新環境之間，受其壓迫刺激而趨於墮落。而在此文化全盤顛覆之世，陷落最先受害最烈者，厥爲俄羅斯。而俄羅斯之專制政府，固向以奸滑無能著稱。是時之俄皇，已入於昏瞶之度，信如其多數先君然；宮中府中，悉爲一假宗教以行欺者之拉斯普丁（Rasputin）之勢力所瀰漫，其教儀之鄙陋，幾不可以言語形容，實斯世之大辱也。在此污濁的神祕主義之政令下，偷惰卑劣之風盛行，遂使戰爭之措置因而乖方。俄羅斯普通兵士之被遣入陣也，既無礮火以爲掩護，即來福槍子彈亦不能得；徒爲其軍事狂熱之將佐驅之於死地耳。在暫時中，此等兵卒似乎默爾忍受如禽獸然；然而至愚之人，其耐苦性亦有一定之限度。於是深恨俄國專制之情，乃暗伏於此等被陷被害之軍隊中。自一九一五年之末以還，俄羅斯已爲其西方共事者所深憂焦慮之源，一九一六年之全年，此邦祇能維持其防守之現狀，並有與德意志單獨媾和之謠言。其於羅馬尼亞，實未嘗與以援助。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僧人拉斯普丁在彼得格勒之議會中被刺而死，帝國中秩序，雖試謀恢復，然已晚矣。次年三月，情勢急進，彼得格勒間之食物暴動擴大而為革命變亂，起而謀壓服俄國之代議機關（Duma），謀逮捕自由黨之首領，遂有一臨時政府成立，擁爾服夫親王（Prince Lvoff）為主。三月十五日，俄皇退位。此次革命，暫時似為溫和而有控制之可能者，或以其有新皇帝故為可能耳，繼而以對於俄羅斯之信任已破壞過度，非復如此調度可以挽回，實況乃漸顯露。俄羅斯人民對於一般歐洲舊制，專制皇帝，戰爭與大強國，已厭倦不可終日，亟望從其不堪忍受之痛苦中獲得援助。乃協約國對於俄羅斯之實際情形完全隔膜，其外交家惛然於彼純善之俄人，竟直接注意於俄國之宮庭而不注意此等民衆，對此新局面，遂鑄大錯。外交界之對於共和主義，素少善意，故竭其所能以窘迫俄國之新政府。時俄羅斯共和政府之元首為克倫斯基（Kerensky），一善於雄辯之奇才也，然而內則為更澈底之「社會革命」運動之潛勢力所攻擊，外則受協約國政府冷淡之排擠。協約國既不許於疆界外與俄人以上地，又不讓其隨意停戰。而英法報紙且日日苛責其精疲力盡之與國為從新之進攻，然德軍不久即從海陸兩面猛烈攻擊里加（Riga），不列顛海軍部則對於遣出波羅的海遠征隊之前途生畏懼之心。遂使俄羅斯新共和國為無後繼之奮戰。協約國既不利用強大無倫之海軍，又不顧英國海軍大將斐雪（Fisher, 1841—1920）之反對，僅於數次作潛艇攻擊之餘，竟縱容德人任其在大戰期間完全握有波羅的海之霸權焉。

俄羅斯之民衆，此時已決意停止戰爭。彼得格勒有代表工人及兵卒之團體成立，是曰「蘇維埃」（Soviets），此團體要求在斯德哥爾摩開一國際社會黨會議。是時柏林亦發生食物暴動，奧地利亞與德意志則深疲於戰，此種

會議將於一九一七年內得一根據於民治主義之合理的和平，且能促成德國之革命，此徵諸繼起之事實，蓋決然無疑也。克倫斯基即請於其西方之與國允許舉行此會議。然各國深恐社會主義及共和主義爆發而蔓延於全世界，故雖有不列顛多數工黨惠然響應，而各國終於拒絕之焉。於是此「溫和」之俄羅斯共和國雖不得協約國精神上或物質上之助，仍奮其全力繼續戰爭，且於七月中作最後之努力而取攻勢。然於開始時數次勝利之後，即歸失敗，俄軍又大遭屠戮。

俄人忍耐之限度已達極點。軍中屢有兵變發生，尤以北方之陣線間爲甚，克倫斯基之政府亦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傾覆，大權爲蘇維埃所奪，新政府中以列寧(Lenin)一派之多數黨(Bolshevik Socialists)佔優勢。遂不顧西方諸強之可否，進而謀和。俄羅斯至是乃正式脫離戰爭。

一九一七年春間，法軍大舉進攻香賓陣線，不能衝破，大受損失。德政府苟存求安全與幸福而戰之心，而不以誇耀爭勝爲事，則在一九一七年之末，事實之表面，固全然利於德也。惜乎中歐強國之人民，始終以實現不可能之世界帝國主義爲務，必至精疲力盡而後止耳。

中歐強國而欲達其目的也，不惟將使不列顛被卻而已，且將進而屈服之焉，然正在經營之際，德意志已將美國牽入戰爭漩渦而與之爲敵矣。一九一六年之全年，潛艇戰事日趨猛烈，在此以前固猶能尊重中立國之船舶也。迨一九一七年一月，宣言將加英法以更嚴密之封鎖，而各中立國皆受撤回其在不列顛海面船舶之警告。已而世界之船舶，不問國籍，同被沈毀，此美國所以不得不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加入戰爭也。在一九一七年之全年中，

俄羅斯正瓦解而失其勢力，美國人民卻漸變爲一大武力國，進步猛而且速；而德意志帝國主義者所爲冒樹新敵之險而採用無限制之潛艇政策，收效竟遠不如其所期。不列顛之海軍則漸露其應變不窮之長，超乎不列顛陸軍之上。抵禦潛艇之機械發明頗速，凡海底海面以及天空者咸備。故經過一月之大毀壞後，潛艇所沈之船數遂減。英國之所急者在乎食糧之分攤，但其規則之組織既佳，施行又善，公衆且表現極良之精神及智慧，故能遠離饑饉與社會擾亂之危險。

然而德意志之帝國政府猶諄諄向其目的進行，不稍衰也。其意以爲潛艇之功效雖未如所期，美國之軍雖突然而集如大雨之雲，但俄國已完全瓦解矣；故又於十月中，以其一九一五年傾覆塞爾維亞，一九一六年傾覆羅馬尼亞之猛攻，如泰山壓境然加諸意大利，卡坡勒托一役 (Battle of Caporetto) 意軍之前線又爲之瓦解。德奧之軍遂長驅入威尼西亞 (Venetia)，砲火幾達於威尼斯。德意志於俄羅斯媾和條件既佔優勝而以爲公正，故一九一八年三月二日之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 (Peace of Brest-Litovsk) 不啻暗示西疆諸國以德意志勝利後之待遇。此種和約，係出於戰勝者之淫威，其壓迫之性質，爲亙古所未有者也。

是年冬季，德軍陸續從東戰場移至西戰場。在一九一八年春間，飢疲枯竭之德意志熱心，又被鞭策而起，作一度最後之努力，此蓋真欲以終止戰事者矣。美軍之入法境者至是已有數月，然主幹軍隊猶在大西洋途間，若德軍而必出於一擊者，此殆西戰場最後一擊以決勝負之最好時會也。其第一度進攻，加諸索美河 (The Somme) 流域之英軍，此軍之主將既非良材，而所統者係騎兵隊，又適足爲此方陣線之累贅，遂致於昏睡中被襲，三月二十一

日哥夫之敗 (Gough's Disaster)，英之第五軍潰退。蓋英法之主將互相嫉妬，致法境聯軍之號令不能統一，又無任何通用之後備軍在哥夫之後，遂致大敵之喪失者以千計，軍士之被虜者以萬計。是此等損失，多由於司令部之過於無能也。戰軍因乏汽油而遺棄者亦不下數百輛。是役也，英軍之敗衄，幾退至亞眠 (Amiens)。四月全月及五月，德軍進攻聯軍陣線多次，如狂風驟雨然，陣線北端幾爲所破，且大舉向馬倫河而進，以一九一八年五月三十日再抵此境。(第一次在一九一四年八月)。

此卽德軍力竭聲嘶之日矣。在其後者空無所有之一片乾淨土而已，聯軍之職業式軍人內部時有爭執，其政客乃加以干預，而以福煦 (Foch) 爲聯軍之最高統帥。又從不列顛急運新軍入陣，美軍亦大至，入法境者達數十萬。在六月中，疲敝之奧軍向意大利作最後之努力，但在意軍反攻之先卽行瓦解。福煦在六月初布置其在馬倫河轉角處反攻之計畫。至七月，時機已至，德軍遂就竭蹶。七月十八日沙托退里一役 (Battle of Chateau Thierry) 新來之美軍大顯其身手焉。八月，英軍開始大舉攻入比利時而獲勝，德軍陣線之突出於亞眠外者亦受摧敗而瓦解。德意志之精力盡矣。其軍隊之戰鬥精神一失，而其西戰場在十月之歷史，則敗北與潰退之歷史耳。十一月初，英軍已進至筏崙西恩 (Valenciennes)，美軍已進至色當 (Sedan)。在意大利之奧軍亦紛紛退卻。霍亨索倫與哈布斯堡兩朝之兵力至是遂逐處瓦解，未運結束之速，真大可驚異。英法之人，見其報紙所載，日日皆爲勝利，不曰獲得大礮數千，卽曰虜得兵士數萬，幾以其爲不可靠之消息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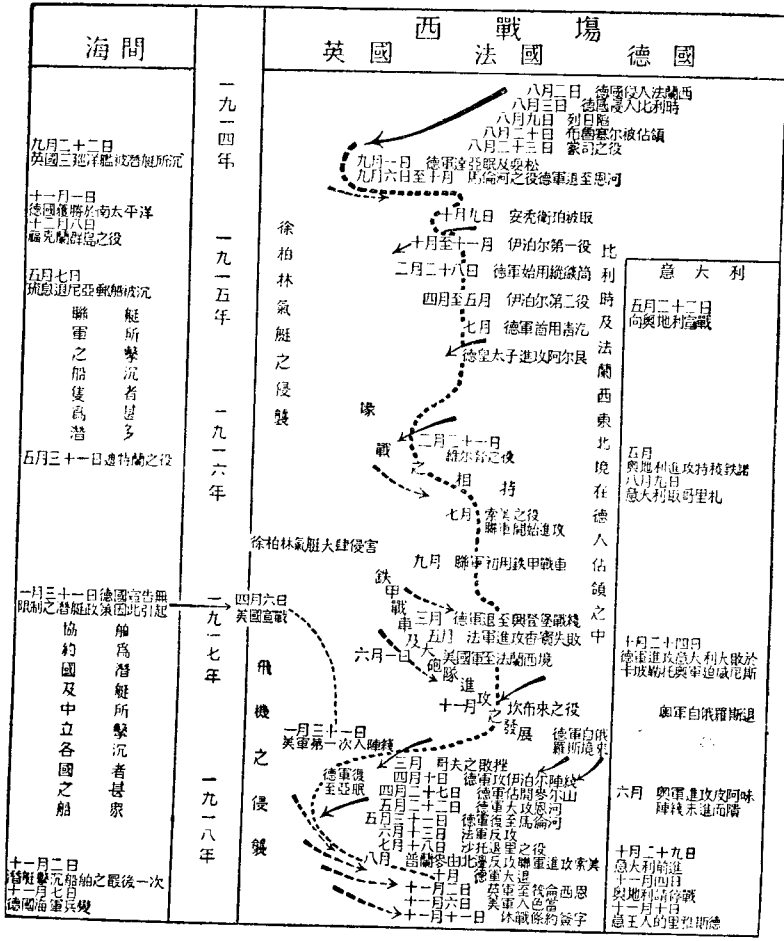
九月之中，聯軍會大舉進攻布加利亞，遂使其國中發生一革命而提出媾和條件。在十月之末，土耳其又立約



而降。十一月四日，奧匈亦相繼乞和。德人尙謀出其艦隊爲最後之一戰，然其海軍兵士竟於十一月七日譁變。

德皇及皇太子芒芒然遁入荷蘭，輕裝就道，一掃其舊日之威嚴。十一月十一日休戰條約簽字，戰事遂告結束。大戰前後共經四年又四分之一，西洋諸國幾莫不漸漸捲入渦漩。實因戰爭而死者數逾千萬，更有二千萬人或二千五百萬死於戰爭所引起之困苦及紛亂。又有千百萬因滋養不足及窮愁悲愴而至於疲病。當此之時，巨量之生活蓋耗於戰爭之工作，訓練及軍裝之預備，製造子彈，從事救護死傷，或代替從征者而工作等。營業者當茲世事鼎沸之際，則採取狂漲暴落之方法始能獲利。戰爭殆已成一種風氣，一種生活上之習慣，一種社會中之機能矣。至是而突然停止。

倫敦宣布休戰在十一月十一日之午。各種事務之常軌皆爲之一輟；各機關之辦事員則湧出其辦公室而忘歸；店夥則離其鋪肆而漫遊；御者則各駕其平日所司之公共汽車或軍用車，任意擇道而馳，滿載隨意上車，驚喜欲狂而無目的地之乘客；泛泛然集合之羣衆，充塞於街道間；各家宅各商店之備有國旗等事者則莫不懸出。比至夜間，許多大街道於數月來畏懼空中襲擊而全夜保持黑闇者，茲忽然燈光照耀，擁擠之羣衆，復得聚於其下，此誠奇異之景象也。人人之覺徬徨無定，強抑其愁苦者，至是已成過去。法境之死傷今已停止，空中之襲擊亦不再見，世事或將入於較佳之境乎。人民於此，哭笑均有不能。精神奮興之少年及在假之青年軍人，則羣聚作稀疏而喧嘩之遊行，穿走於人衆所集之處，又繼之讌飲以盡力謀一日之歡焉。有巨量虜自德軍之勝利品置於馬爾路（The Mall）間，中有大礮一尊，從此被拖至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而焚其車。民間又有燃放爆竹之類者。然此皆





浮於外表之歡欣耳，其中懷實未盡如是，蓋人人幾已盡遭過巨之損失，感極巨之痛苦，固有勉強一歎而終於爲之淒然者。

茲將戰事之概況以圖表示之如右。

### 第十節 戰後政治經濟及社會之破壞

世界在大戰後諸年中，殆如人之經庸醫施以重大之外科手術然。受此巨創而能繼續生存或不旋踵而委頓以死，尙在不可知之數。此誠一瞑眩失次驚悸亡魂之世界也。德意志軍閥之帝國主義，固已一敗塗地，而傾覆前之損失，真足駭人聽聞，蓋以其距勝利也已不甚遠。當是時也，一切猶在進行之中，其競爭之努力忽然弛懈衰弱以至於停止，然其暴戾不測之性情尙依然存在焉。舉世雖渴望和平，亟願復得戰前之太平自由與繁盛，然苦無意志力求而得之也。

此蓋如羅馬共和國久困於腓尼基戰爭時之所見者然，暴亂殘忍之風熾而金融與經濟之根本大受損壞。不惜犧牲慷慨之精神以應戰爭之急需，而實業界與金融界狡猾之市儈，在時機迫切之際伺隙而動，以攘擄一國之財富及政權。是以良善者終日勞頓而鮮有所獲，戰前不正當之投機家，至此竟處處獲得權勢。如不列顛糧食監察委員琅達勳爵 (Lord Rhondda) 等，盡瘁國事，而乘機取利以自肥者，則私囊日增，且進而控制報紙及政黨之組織焉。

當戰爭進行時，各交戰國中對於集合之管理上，幾莫不有特殊之試驗，深知乎和平時間商業之常法，市場之計較，貿易之保持等，均不足以應戰時急劇之需求。於是運輸、燃料、食物供給，皆歸公眾支配，衣服與房舍等原料品無論矣，即軍用所需之各項物品，亦莫不如是。農人已不准復有小農莊；牲畜則放之於貴族富家之鹿園，草場則被耕種，皆不問其主人之首肯與否也。奢侈之建築，投機公司之發展，亦莫不受限制。故事實上，歐洲各交戰國之全部，咸成一種起於變局之社會主義國家。其爲物雖粗陋草率而多浪費，然較諸私人經營之繁複糾紛，惟利是圖，壟斷而不調劑之企業，效率固已大增矣。

戰爭最初之數年，各交戰國中皆有一種互相親愛與夫共同利益之感覺，廣布於各處。普通人處處皆有犧牲其生命康健以謀其所信之全國福利者。當局者亦許以戰爭之後，社會不平等之處行將減少，而公共幸福之事業將益普遍而真切。例如在不列顛，勞合佐治即特別致意於其期望，欲使戰後之不列顛成一「適於英雄之地」(a land fit for heroes)。其熱烈而巧妙之言論中，預測此種新發生之戰時共產主義，將繼續而入於和平時期焉。於是不列顛乃創所謂「改造部」(Ministry of Reconstruction)者，其所司即在計畫一維新而更寬大之社會制度；較佳之勞動狀況；較良之居宅；普及之教育；以科學方法完全改革之經濟組織等。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之普通軍人，皆有同樣之希望。而俄羅斯之解體即由於此種夢想之未及成熟而謀實現所致。由是觀之，則戰事將終之際，西歐已有兩種不相容之期望流布於人心。富人及企業家，尤甚者爲以戰爭而獲利之徒，咸謀所以使新發展之事業如空中運輸之類不至成爲國家之財產，謀奪還製造業、船運、陸運，乃至一般公眾事務與夫大宗貿易等使

不爲社會所公有，而爲私人之利源；乃進而壟斷新聞事業，布置私黨，凡事之能被利用以達其目的者，莫不汲汲經營。普通之民衆，則本其天真，渴望社會改其舊狀，以一般人之寬大觀念爲根據，而全然以其利益爲歸宿。一九一九年之歷史，大部分卽上述兩種期望之衝突史也。然而管理社會產業之「經紀」政府（“business” government）竟率爾將可緣以生利之公共營業售入企業者之私囊……一九一九年中葉，全世界之勞動階級已顯然失望而入於不可耐之境。不列顛之改造部長及他國與之相當者之醜態，亦大暴露於外。普通之人，但覺其已被欺騙。所謂改造者全屬子虛，惟見舊制度之回復耳，且以新時代陷於困窮之故，益使舊制趨於嚴酷云。

社會問題在十九世紀之全時期內，已逐漸發展，而四年之戰事使之歸於消沉。茲者，戰事已過，此問題復現於世，且露骨而立，爲前此所未見。

新時代中困苦不普及普遍之不安定更因受幣制之大擾亂而益劇。金錢之爲物蓋由複雜之社會信約發達而來，而不盡爲價值之組合，然各交戰國中，乃並其金本位而不能維持之。現金祇保存以爲國際之貿易，而競發過量之紙幣以供國內之用。且，戰時之阻礙既除，國際匯兌，乃狂起狂落，混亂頗甚，除少數行同賭博者及狡猾之投機家而外，殆無不以此爲窘迫之源。物價日增不已，而賴工資爲生者尤受其狂變之苦。一方面爲僱主所厄，不允其加薪之要求，他方面則所需之衣食住，諸項無不被人壟斷，日甚不已。而情勢之最危險者，尤在乎彼已失卻前此之信心，不復以爲彼所表現之忍耐與願意作工之情，真足以滅殺其窘乏拮据之處而少受其痛苦也。

一九一九年之末及一九二〇年春間，政客者流之言論中蓋顯然有一種增長之承認，以爲資本制度——卽

私有制度，以私人獲利爲工作之動機者，——實際已至日暮途窮而待試驗之時。苟不能致大衆之幸福者，卽當在改革之列。如不列顛首相勞合佐治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之演說，卽頗可注意者也。勞合佐治曾受威爾斯律師所需之教育及訓練，投身政治之年頗早，方其赫然馳騁於國會場中之時，固已鮮有餘暇以從事研讀與思考矣。然其爲人天資銳敏，故能將實業界鉅子及富人與贊助彼之普通公民等之觀念，確切表而出之。

彼之言曰，「文明於此，有一新問題焉。斯問題也蓋爲與根本有關者。凡吾人所知之社會組織，全部皆受其影響，其商業、其工業、其金融、其秩序，——莫不陷於其中。世固有謂國家之富強，源於私人之鼓舞與奮，與夫私人自謀之動作者。此一說也。亦有謂國家當負教育之責，必須扶助者則扶助之，必須控制者則控制之，又必須抑強而衛弱，而不知生活之源固出於個人之衝動及能力者。」（歡呼之聲起）此又一說也。尙有一問題焉。夫私人企業之失敗，途窮而不能應世之所需。斯誠完全而慘痛之失敗也。如此則必將私人企業根本剷除，而代以社會共營，使實行其生產、分配、及控制之機能。

「斯數者誠吾人所當決定之大問題也。吾儕雖曰，私人企業之弊害可以免除。有人則曰否，是不能。此等弊害之根存乎制度，並無改善、減輕、限制、補救之良策。所謂揚湯止沸，不如去火抽薪耳。此種攻擊之聲，今日方遍於文明世界，山陬海隅到處可聞。可聞之於多數黨哀呼狂號之聲中，可聞之於各種會議之宏大清晰而較受節制之調中。多數黨勢將奮其淫威，以猛烈之炸藥轟破舊社會之根本組織，其他者則將以挺與鈞迂徐輾轉而傾覆之耳。（座中大笑）

「夫失業之害，直中於渴思僱傭勤求工作者，若輩一旦罹此無辜之災，則凍餒及於全家，此誠慘苦不平之事，從事企業者固當予以救濟。爲失業者計，亦爲自身計也。（歡呼之聲起）務使勞汗血、處污穢、生活半似奴隸之工作不復存在，而待人如人之人道觀念實吾人所當養成者也。吾當鄭重而言曰，若欲使吾抉擇以信此制度，而使千萬之男女及幼童陷入其竇中而就枯萎，則吾固斷然不爲也。幸謝上帝，事非如此擇定者也。以吾所知而論，私人企業實可致較多之生產品以使大衆皆得相當之享用……」（一）

〔一〕見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八日之倫敦泰晤士報中。

此種似乎有理而具一種滑稽適合於聽衆情性之辭令，不惟足以代表不列顛普通人之富貴利達者常識中之見地，亦足以代表美、法、德、意諸國者焉。其性質、其論調，誠堪爲一九一九年不列顛政治思想之佳例也。潛伏其內之觀念，以成吾人今日之狀況者，實流行之經濟制度有以使然。所以吾人不欲以任何破壞社會之事變發生，以爲社會復興地步。亦不欲使吾人社會制度之根本輕於一試。惟有順而受之耳。是即勞合佐治所謂人必適應環境者也。然彼作演說之日，已距休戰一年又一月矣，願在此一年又一月之中，私人企業之能實行勞合佐治所歡然期許者竟未之見。其時民間需房屋方切，蓋因戰爭期間不惟無添修之房屋，即破舊者亦未見修葺，遂致一九一九年後數月間房屋之缺乏僅不列顛一隅亦以萬計。〔二〕人民羣聚而居，其擁擠之狀，往往令人怒不可遏。而彼無恥之牟



利者，勒索租金自若也。夫此種情形，雖屬困難，究未至於不能解決，誠使有渡過一九一六年大難之熱心毅力及犧牲精神，則區區之百萬房屋可謂輕而易辦，只需一年左右當能供給之矣。乃建造材料竟被壟斷，運輸方在紊亂狀態中，私人企業者又以需屋之人無力多出租金，遂措而不建。是則私人企業，除壟斷投機於租金與分租而外，何嘗以衆人之需房屋爲念乎？終則要求政府許予津貼，以便一己之獲利也。堆棧之中，貨物如山，則以陸路運輸不敷之故也。於是價廉汽車之能運貨物及工人者，遂求過於供。然而私人企業之經營汽車工業者，以大利所在之故，咸趨而製造精美之車以供戰後新富者之用。以公衆財力所建之兵工廠，宜若可以直截變爲汽車製造廠以供給多量廉價之車矣；豈知私人企業，竟出而堅持此等工廠，當由國家售出，是不惟其自身不願應公衆之需要，且從而阻國家之爲之焉。其於世界之需要船舶也亦然，政府雖有新建之船塢，私人企業則定必封閉之。又如幣制之凌亂，已見於各處，而私人企業則汲汲然買賣佛郎、馬克等，使其困難益甚。當勞合佐治正作上所引之特著演說時，普通人之失望者固已麪集於各處，然所以滿足其需要者，實微乎其微，或竟無之也。是以營業之精神苟不大變而一任私人企業制度之漫無約束，則適當之居室，衣服與教育等，即以歐洲工人方面而論，在二三世內斷難實現，此事理之彰彰者也。

〔二〕調查者之所稱各異，其數從二十五萬以至一百萬間。

斯爲事實，乃人類歷史家所必須注意，而不當有所評論者也。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間，歐洲之私人企業所表示者，既無供應當時急需之願意，亦無其能力。凡事業之由政府管理下售出者，立即變爲投機，壟斷與奢侈品製造之事業，蓋如是始能獲得極大之利益也。是輩亦未嘗有自知其危險之表示。無論何種計畫之謀限制其利益而使之爲社會之福者，縱有裨於其本身，亦決不採用。雖見歐洲民衆已因久受困苦故起而表示極端倔強之行爲，然其心迄不爲之稍動。一九一三年之民衆，其生活各循有生以來之常軌，蓋已安於所習矣。而一九一九年者則不然，處處皆澈底變換。如從軍，如製造軍械，乃至其他業務，無不躬嘗之。至是寧靜之習慣已失，且難於管束而易作悍然無所顧忌之行動矣。多數人民，曾受殘暴之訓練如刺刀衝鋒之類，又嘗習得兇猛之舉動，視一死如鴻毛。故社會之不安定，其危險殆有甚者。以後多年間，事事皆有不能通融現狀之趨勢。苟歐洲會受教育，得昌順而享快樂者不急起限制其私人企業，使善自爲謀而速以公衆之福利爲事；苟此輩之觀念，不漸以營業之主旨在乎爲公衆服役而不在乎造成贏利；苟此輩不爲己身久遠之利益計以謀得和平之保障，使戰爭之預備與夫國際之商戰因而停止；則罷工與變亂之事固將接踵而興，直至社會政治完全瓦解而後已耳。民衆之所以出此者，非若輩果計及一種社會、政治及經濟之新局面也。若輩無之，亦未嘗自信其有之。且第二十八章第五節中所指出之社會主義之缺點，亦未嘗不爲若輩所洞悉。如是行動，將來必陷於更危險之狀況。其所以不及顧慮者，亦以現行制度之下，奢汰無度，無處不見浪費，無處不聞慘痛，故深惡痛絕之，直以破壞之爲快，而不計以後之事如何。此種心理之反動，殆與釀成羅馬帝國之崩潰者出於一轍耳。

一九一九年，世界已見一大團體趨於此途，即俄羅斯之人民是也。俄人之傾覆其舊制度而甘馴伏於理想主義之多數黨中一小羣人之少數專制政治下者，殆因是輩有新局面以供一試，故破釜沉舟，無論犧牲若何，終不令舊制恢復。方作者撰此概論之時，自俄羅斯傳來之消息，尚多互相衝突而顯然帶有宣傳性之色彩，故吾人對於蘇維埃政府之行徑與方法尚不能作何判斷；但有顯而易見者，則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以還，俄羅斯不但能容忍蘇維埃政府及其以社會主義為大體之方法而已，且進而作順利之戰爭以阻抗任何事物之有使舊政治回復之虞者。

吾人在本章第五節中已指出俄羅斯與西方諸國之大差別，與夫二者不能在平行線上運動及取相似行為之故。蓋俄羅斯之農民，因缺乏教育之故，與在其上一小羣安逸而有教育之人，判然隔絕而漠不相關。故在上者如一分立之小國家然。在下之農民以受多數社會黨外來之說所鼓動，遂傾覆此分立之小國家而摧滅之。在一九二〇年時，共產主義行於各城鎮間，然亦惟各城鎮間行之而已；其餘之俄羅斯此時尚未出乎野蠻農人之紛亂狀況也。回顧西歐，則階級與階級之間，各有一致思想及感情，實遠在俄羅斯者之上，而尤以大西洋岸諸國為然。雖亦不免爭訟，然各階級固可相聚而談，彼此了解，初無不識字之一級梗於其間牢不可破也。一羣之富人，投機家，以及事業界之「惡漢」以其漫無約束之故，致使「私人企業」一語在普通人之耳中作刺而引起惡感，然此僅為極大階級中較活動之一部分耳，雖以好逸自恣而造成咎戾，未嘗不可動以善惡之念，了解緊迫、貧窮、創鉅痛深之世界中不應以自私自利為務之危險也。

前世紀機械革命所造成之新幸福標準，無論如何必成爲今日普遍之生活標準。革命之發生，或有礙於公衆

之安全。欲得社會之和平而不急將當前無謂之痛苦減免者，直不可能之事耳。故當今日人類之前者，惟有二途，不由執政權與所有權者欣然服務以求社會之改造，則由全世界起而爲社會革命，以趨於平等條件之下而謀於未經試驗之新軌道中得其幸福耳。在西歐間，尤其以在美國爲然，吾人相信選擇此二途徑之力，全在曾受教育者、有財產者、及有權勢者之間耳。前一途徑，須有大量之犧牲，而處境安逸之人尤當如是，須自願擔負對於公衆之義務，並須自願受階級訓練而存克己之心；後一途徑，則前程茫茫，不知迄於何日始能過渡，且必經一極端破壞之流血方法，而其究竟能否使世事趨於一新而較佳之境，尙在不可知之列焉。若西歐諸國執迷不悟而終於釀出一社會革命，則必綿延至數世紀之久，其社會破壞之程度，必將如羅馬帝國之完全瓦解，而且使恢復之遲緩亦如之也。

### 第十一節 威爾遜總統與維爾賽之各項問題

吾人在敘述巴黎和平會議及其如何解決世界問題以前，所以先記歐洲諸國社會經濟之紛亂與夫階級戰爭之虞轉瞬即在目前者，因此際人人心中所擾攘充塞者，皆爲關於私人之問題如收入、物價、僱傭之類，頗足以明示和平會議所將從事之廣大事務，其空氣本已枯燥衰頹而無可爲耳。

和平會議之歷史，大部分將轉而萃於一特別人物之企圖，是人也，以時會所擇或因本人性質之故而卓然特立於歷史中，因此省卻史家多少之筆墨焉。蓋吾人在此史綱中，頗嘗聚精會神於一二人之身爲研究之助，例如佛陀、亞歷山大、玄奘、腓特烈第二、查理第五、拿破侖第一等，皆足以反射其所生時代之大勢以增進吾人之了解。美國

總統威爾遜之興起而臻於超越一世之重要，及其不能利用此超越之勢以有爲，亦足以使此次大戰之結局更易見焉。

威爾遜總統（一八五六年——一九二四年）向爲一卓著之歷史學，憲法學與夫一般政治科學之學者及教師。嘗居各種教授之位，又曾爲紐拆爾西州普麟斯吞大學校長。著作甚富，其中所表現之心思蓋全然傾注於美國之歷史及美國之政治。就其心理而論，實可謂爲歷史中之新出現者，蓋彼於其新世界所自出之舊事物殊爲忽略，且亦茫然無所知也。其後，離去學校之生活而於一九一〇年被民主黨擁戴而任紐拆爾西州長。一九一三年，爲民主黨之總統候補者，卒以羅斯福總統與塔夫脫總統激烈互爭之結果，秉權之共和黨因而分裂，威爾遜乃被選爲合衆國之總統焉。

一九一四年八月事變之發生也，威爾遜總統與其邦人皆大震驚。八月三日，彼即發海電以調停者自居。此後一時期間，彼與美利堅對於戰爭皆作壁上觀。美人及威爾遜初未深悉此次巨創之非一朝一夕所致者。其一世紀以來之慣例概以不理舊世界之問題爲政策。此時固未易輕改也。德意志朝廷之驕縱氣餒，與德意志軍閥之愚忠以演驚人之惡劇爲務，其侵犯比利時，其在比境大肆殘暴，其使用毒氣，及其施行潛艇戰爭所生之擾害，皆足以造成美國對德之敵意，與戰事而同深。但因美國素抱政治上不干涉主義，且具有極深入之見解，以爲其政治道德全然超越於歐洲之衝突以上，遂致威爾遜總統不能作實際之參加。於是彼乃採取一種高論，自認爲不能斷定此次大戰之原因而判其曲直焉。以威爾遜甚高之和平傾向，乃再被選出爲第二任總統之職。然而世界終不因空言

反對彼作惡者或泛泛斥之而遂能補救。所以一九一六年之末，德意志以此益增其信心，以爲美國無論如何將不至出而參戰。旋卽於一九一七年開始其無限制之潛艇政策，不予通知而巡擊沈美國之船舶。威爾遜總統與美國之人民，至是卒被此不情之行爲牽入戰爭矣。其超然獨立之風，至是亦不能保持，而勉強謀與舊世界之政治另作他種之定義。其思想與感情之變易可謂甚速矣。其加入戰爭也，事事與協約國取一致行動，惟未與各國有任何條件耳。其加入戰爭，因爲其自有之近代文化而戰，以期懲戒世所不容之軍政局面而遏止之耳。

緩慢而遲延之判斷有時實爲最佳之判斷。在接連多次長而繁複之通牒中，威爾遜總統如聞全人類之大聲疾呼於其側然，特將美國與舊世界諸大強國根本不同之點表而出之。在此史綱中，吾人固已費幾許之力以闡明此等異點之如何發達而來矣。茲者，美總統昭示一種國際關係之概念，其臨東半球之全部也，直如天使之福音，如一較佳世界之曙光焉。彼稱祕密條約悉當廢止，各「民族」之命運咸當自決，武力侵略在所當停，海上往來，則當公諸人類之全體。此等美國思想中之常見物，此等神智清明者所懷之願望，其臨歐洲狂怒奮爭之黑暗，又如一道巨光矣。人心終覺外交之階級當歸破除，大強「政策」之假面具當被撕碎。質言之，全世界普通人民之願望咸在乎此，而又有一強大新國之威權與能力在其後焉。

世界於此，須有超乎政府以上之工具，以設立世界公律，而維持此等人類實際上之廣大自由通則，蓋甚顯然。人心中浮有多種方案以爲達到此目的之設施。尤著者爲組織一種世界聯盟或「國際聯盟」之運動。美總統卽採取此種論調而謀實現之。彼嘗宣言彼所求於傾覆德意志帝國主義後之主要和平條件，卽在乎此種聯合組

織。國際事務，當以「國際聯盟」爲取決之最後法庭。和平之實現，應當求諸於此。彼於此點，又得極大之響應焉。

威爾遜總統於此，誠可謂新時代之代表者矣。在戰爭之全期及戰後之短期內，彼在舊世界中頗能保持其爲衆所仰望之地位。然在知總統較熟之美國，則有懷疑者矣。卽如作者於事後觀之，亦堪知此種懷疑之非無故。蓋美國以百餘年之獨立與安定而養出種種政治思想之新觀念與新程式，其實現之也，又未嘗受強烈之阻力，故卽在緊急危險之情形下，國人亦慨然維持此等觀念程式於不替。其國家所目爲平淡無味之許多事物，在未脫離古代政治複雜情形之舊世界國家視之，實不啻具有救世福音之性質。威爾遜總統卽爲其國人之思想與情形之反應者，其所根據不外乎自由之舊訓，首先充分發展於英語之中者；而於歐洲及亞洲，則視彼所思所言者，皆爲前此未經開發之潛祕而首見於歷史者也。卽在威氏本人，或亦未嘗無此種誤會焉。

吾人此處所論者爲一有才學有成就之政治學教授，而其對於有生以來所處之各種環境，此時期內之人物與夫文學、政治之空氣等，則未能充分了解。其心理之演進極速，自第二次被選後，竟從政治首領之態度一變而取救世主之態度焉。其諸次之「通牒」不啻一考究世界大勢成因之彙編，最後彼且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在國會演說之際，提出其十四條原則以爲美國謀和不易之條件，此等原則，若以條件視之，則其精神尙佳，而其措置，其實質，蓋未盡善也。其中所要求者，爲國際條約之公開而使秘密外交停止，公海之上得自由航行，自由通商，減裁軍備，及以民族獨立之各項原則爲許多政治上釐定之根據等。而十四條最後之一條，則要求成一「普遍之國際聯合」以保障世界之和平。

此十四條原則，備受全世界之歡迎。無論如何，似乎爲各處有理性之人所欲得之和平。不惟正直而合禮之德人，俄人，可認承之，卽正直而合禮之法人，英人，比人，亦莫不可以承認之也。於是數月之中，全世界皆推其信仰於威爾遜而視爲前途之光明。使此等原則而能成爲一九一九年解決世界大事之南針，則人類之事務必由之而開一更有希望之新紀元矣。

然而總統之原則，究竟不能採用。威爾遜總統所在之環境素具一種自我主義。遭逢此大時會之美國人民，生於安全之邦，長於豐樂之境，初未嘗遇意外之難題，凡歐洲之所爲疾首蹙額者，若輩固嘗然無所聞見，是以其心遂習於一種浮泛輕忽之態度。此非美國人民之天性或有所不得已而趨於浮泛也，祇以有生以來，向無大於其一己者之社會觀念深深刺激之耳。故對於此種觀念乃以其智慧推度而得之，非躬歷親嘗而有深切之信心也。是則此時相周旋者爲兩種人民，一方面爲新世界之新人民，對於和平與世界和平及公義具較精美較良好之新觀念，他方面則爲大強制度下愁苦而深陷於糾紛之舊式人民；前者可謂極乏經驗之童蒙，後者則飽歷世故而深刻複雜之人也。四十餘年前，美國大小說家詹姆士亨利（Henry James）嘗以新時代具理想主義而不更世故之青年與舊時代富有閱歷之老成人相接觸爲主題，而作一頗可代表今日之小說，名之曰新舊因緣記（Daisy Miller）。此哀情小說，敘述一坦白誠信，旨趣高尚而天真爛漫之美國女子，懷有傾向正義之心，頗願躬逢良辰美景，比至歐洲，乃驟然陷入塵網而致舛謬，最後竟被此舊世界複雜之曲邪及頑強之阻力所驅迫而甘於一死焉。實際生活中頗不乏此題下之各種變象，逾大西洋而演此悲劇者亦難以枚舉，威爾遜總統之故事殆其一也。雖然，吾人固不可



因新事物爲舊時代之遺毒所困服而遂謂新者之終不相宜也。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願能在壓力極大之環境中奮其全力進行者，殆未有如威爾遜總統之受苛細酷烈之批評者矣。答之者謂其參戰及從事和平會議，概本其狹義之黨見而行，彼於此點亦似有應得之咎。當夫情勢一變，使彼爲全人類普遍利益之代表者之時，彼猶徑徑然以代表美國民主黨之總統自居。未能暫置政黨問題於不顧而援引美國諸大領袖如前總統羅斯福前總統塔夫脫之儔，與之連爲一氣。亦未嘗盡量利用國內精神上及智慧上之助力。彼殆使全問題太集中於個人，在其左右者亦不過爲個人之諮詢而已。尤有一更巨之錯誤焉，則彼之決定親臨和會是也。凡有經驗之論者，似無不異口同聲，以爲彼當留居美國，以一國家官居，偶有所言，則如國家發言然。其在戰爭將完之諸年，所以能在世界中佔一卓越無倫之位置者，卽由此法所致也。

狄倫博士 (Dr. Dillon) 有言：「(三)『歐洲當總統初抵其岸時，頗似未斲之木，有待於大匠之巧工。各國之欲隨一摩西而入一不許戰爭不聞封鎖之安樂土者，懇切殆無以復加。其心目中固以爲威爾遜卽此大嚮導者也。是以法蘭西境內，人人皆對之深深鞠躬致其崇敬親愛之忱。』巴黎之勞工首領告予，彼等於氏之蒞境，喜極而至於泣下，其同儕願赴湯蹈火以助之實行其高尚之計畫。意大利之勞動者一聞其名，有如天上清音，大地得之將爲更新。德人尊之重之，視其人道之訓條不啻若輩之慈航。無畏之繆倫 (Muehlen) 言曰：『威爾遜總統苟向德人宣言而責之以嚴厲之條件，德人必帖然受命，毫無怨言而行之。』至於日耳曼人所居之奧地利亞，則總統之令名，殆如救主者然，將使受創者聞之如獲膏沐，悲苦者聞之而受其安慰焉……』」

(三)見狄氏所著和平會議 (The Peace Conference) 一書中。

此即威爾遜總統所將惠臨之民衆如火如荼之期望也。總統乘華盛頓佐治號輪船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抵法蘭西。

氏攜其夫人與之同行。此事在美國人心目中固以爲極自然而且當然之事。美國代表中攜眷同行者爲數亦夥。所不幸者，世界大事之解決時期，遇此等婦女，即滲入一種社交性質，甚且滲入一種遊歷之性質耳。船上之享用本不足以廢此輩之懷，故其大多數一抵歐洲，即喜形於色，以爲將受特別之待遇。若輩之來也，似以歐洲爲東道主。其心中以爲此行所觀者，極有趣之環境下之歐羅巴也。於是途中連翩參觀支斯得爾 (Chester) 窩爾維克 (Warwick) 或溫座爾 (Windsor) 等處，蓋以爲此數名勝，以後或難再見。遂致重要之會晤有因參觀歷史上古蹟之故而爲之中輟者。在『人類史』中，此似爲瑣屑無足記載之事，而不知一九一九年之和平會議乃中此等瑣事所播無形之毒而促其失敗也。隱然被望爲『人類福星』之威爾遜蒞歐不久，其光即闌然而銷，各畫報中皆繪一快樂之遊歷家與其夫人，廁身於王公貴冑之間，笑容可掬……氏之不應有此行，於事後論之，尤易了解。

威爾遜所與周旋其事之重要人物，有如法蘭西之克雷孟梭 (Clemenceau)，不列顛之勞合佐治及巴爾福 (Balfour)，意大利之桑尼諾 (Baron Sonnino) 及奧蘭多 (Orlando) 等。此諸人者歷史上之背景各殊，但

有一點與威爾遜相同而能博得其同情者，卽此輩皆爲出自政黨之政客，皆曾率其國家以始終戰事者也。且亦如威爾遜然，不知以解決之大事，付之有專門經驗之合格人物者也。狄倫博士曰：『此輩於國際事務，但徒爲高論而已。其於地理、人種、心理以及政治史種種典籍，皆未嘗寓目。殆如盧芳大學（Louvain）之校長然，嘗語哥德斯密（Oliver Goldsmith），謂一己以不知希臘古文之人而來長斯校，同時實亦未能了解斯校何以必授希臘文，蓋今日各國之政治首領，雖位極人臣，除略知國際事務之外，不覺其有熟諳學問之必要，亦不知進行事業之時，有不可補其缺憾之虞也……』

『雖然，使若輩自知其缺憾而得學識優於彼等之勝任人才爲之助，或尙能補救於萬一。乃若輩竟故意擇取庸鶩之材。又會中固以和衷共濟爲目標者，乃會議中之各大使殊不爾爾。其中之一部分在幕後或爲其平素之相識，或得其偶然之贊助，自然惟其言是聽，然而與會之衆，頗有多數在此世界舞臺輝煌之燈光中，竟無魄力精彩見於其行動也。』

『可注意者，諸主要政府之首領在此會議中顯然自命爲特定之代表全人類發言者，具有無限之權力，而民家之言論機關則毅然加以攻擊，凡爲民衆所讀之報章，自始卽反對此一羣首領之專斷，僅有威爾遜在其例外耳……』〔四〕

〔四〕參閱狄倫之和平會議第三章，以見各國代表中之愚昧處有駭人聽聞者。

本史綱之篇幅有限，所以對於和平會議之由「十人會議」而縮爲「四頭會議」，（四頭者威爾遜、克雷孟梭、勞合佐治、及奧蘭多是也），與夫會議中開誠布公以討論人類將來事件之優點漸漸消滅而變爲舊式外交陰謀之故態等處，皆不能在此縷述。未開和會之對巴黎殆爲偉大而奇異之希望所籠罩。狄倫博士有言曰：「和平會議舉行時之巴黎，非復法蘭西之都城也。其地實成爲一萬商雲集之旅店，萃四大洲之種族，語言及各樣習慣於一隅，紛然窺候神祕之未來情形焉。」

『此會於將散之際，形形色色點綴其間，直如天方夜譚之無奇不有。與會之衆中有來自韃靼之境者，有來自古的斯坦者，有來自高麗者，有來自亞塞爾拜然（Azerbaijan）者，亦有來自亞美尼亞、波斯、漢志（Hedjaz）等處者，有鬚鬚長垂者，有鼻曲如鉤者，或則自沙漠而來，或則自漠間沃地而來，或則自撒馬爾罕（Samarhand）布喀喇（Bokhara）等地方而來。有用纏頭帕者，有戴紅氈帽者，有着方尖帽者，亦有頭巾如基督教監牧之法冠者，有於此瞻求永久和平之際而服新興國將來軍人之軍服，舊式樣而新近採用者也，有披飄飄然之白色大氅者，亦有曳美觀之長衫如僧侶之袈裟者，凡是之類，皆足以使此解決最困難之實際問題之所在，發生一種幻然如夢之景象耳。

『又有富人、才子、企業家、新興國之創業者、美利堅、不列顛、意大利、波蘭、俄羅斯、印度、日本諸邦之經濟委員會所特派之會員，石油工業及遠處煤廠所遣來之代表，各地之遊人，狂夫及騙子，各教之僧侶，各派之教士，濶雜於王公將相，無政府黨人，與夫破壞者及建設者之間。凡此之儔，莫不汲汲以謀近世界社會政治現行制度之熔爐而求其改造。予每日散步中，公寓中，或至於餐館中，未嘗不遇異方殊族遣來之負有使命者，其人之姓名，前此鮮見於西

歐。有一蓬特攸克辛 (Pont-Euxine) 之希臘人代表晤予，談及吾昔嘗旅居之古城達拉布松 (Trebizond) 參孫 (Samsonn) 的黎波里、刻拉桑德 (Kerasund) 等，謂其欲混合而成一獨立之希臘人共和國，來此請准其要求。阿爾巴尼亞人之代表，一方面爲吾之老友土耳其汗帕夏 (Turkhan Pasha)，來謀意大利之保護，他方面則又爲子友厄薩德帕夏 (Essad Pasha) 要求完全之獨立。其他如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印度人、點夏斯人 (Kirghizes)、勒斯季安人 (Lesghiens)、塞加西亞人 (Circassians)、民格里力亞人 (Mingrelia)、部立亞人 (Buryats)、馬來人、黑人、及混種黑人之來自非州、美洲者，皆爲不同種族不同言語之輩，皆爲預集於巴黎以觀世界政治組織之改造，以求其出處者也……』

威爾遜總統一入此擁塞、驚異、呆望一新世界之巴黎，卽見其間之各種勢力，悉在法蘭西國務總理克雷孟梭一人支配之下，其爲人性情較偏狹，在各方面之才具亦更有限，而輻強之處則遠非威爾遜所能及。此時由威爾遜之動議選克雷孟梭爲和平會議之議長。總統曰：『此乃對於法蘭西所受苦痛及犧牲之報酬也。』不幸此解決人類將來問題之會議，竟以是定其關鍵矣。

克雷孟梭、佐治·下雅明 (George Benjamin Clemenceau) 者，出身於新聞家之法國老政客也，素以斥人之惡及傾覆敵黨之政府爲事，當市參議時，嘗爲施診之醫師，且爲一兇猛而有經驗之格鬪者。其格鬪雖未嘗有一次之凶終，然未嘗不以勇敢臨之。當法蘭西尚在帝制時代，彼由醫學校而入共和派之新聞界，其時彼卽爲極端之左黨。彼嘗有一時期在美國爲教師，且嘗娶一美國婦人而又與之離婚。一八七一年國家多故之歲，彼年三十。色當

之役後，彼回法蘭西而入國家敗衄以還之沸騰洶湧政局中，施其橫暴猛厲之手段。於是法蘭西頓成爲彼之世界。國中但見議論激烈之新開，偏重意氣之私人爭執，攻訐，詆諆，格鬪，與夫詭譎之事實，肆無顧忌之譏嘲，等現象。彼殆世俗所謂『潑辣貨』也，因之遂有『猛虎』之綽號，而彼亦若得之有餘榮者。其爲職業性之愛國者則有之而非政治家及思想家也。茲乃爲戰爭所抉出以代表法蘭西文雅之心地，寬大之精神，固非所宜。其缺乏處，已足使和平會議受重大之影響，益以簽字之場爲維爾賽之明鏡宮(Hall of Mirrors)，蓋昔日德國慶其戰功而宣告統一之處也。今德人又將簽字於此地矣，相形之下，舊感益深。故在此種空氣之下，克雷孟梭與法蘭西，已不復視此次戰爭爲世界之戰爭；不過爲一八七一年悲劇之後幕，使侵犯其國家之德意志傾覆而受懲創耳。威爾遜總統曰：『必使此世界相安於民主主義之下。』而克雷孟梭則直抒所懷，以爲『此言有似耶穌基督之口吻。』夫『此言有似耶穌基督』之評語，爲當時聰明而不健全之外交家與政客等所視爲極刻薄之嘲笑者，而人類史之弱點在一九一九年暴露至於無以復加，亦卽此輩有以成之也。

〔猛虎〕另一機警語之可注意者，則其謂威爾遜總統所提出之十四條原則，較之全能之上帝爲『尤甚』也。其言曰，『上帝之誠，』尙止十條耳。……〕

岐因士(Keynes)曰，四頭圍爐作半圓形而坐，克雷孟梭及奧蘭多則坐於較中之位。克雷孟梭披黑色之外衣，帶灰色之薄羊皮手套，當此等會議之時，從未脫去。又可注意者，此改造世界之四巨頭中，惟彼一人能操英法二種語言耳。

克雷孟梭之目的簡單而易於達到。彼所欲者，將一八七一年之協定完全作廢。欲視德意志如罪大惡極之國而加以懲處，而法蘭西則爲無罪而受難之地。彼欲將德意志摧殘至於永遠不能與法蘭西相抗之地步。欲報復一八七一年德意志蹂躪屈服法蘭西之仇，而蹂躪屈服之有加。至於破壞德意志後，將使歐洲破壞否乎，非彼之所顧忌也。其心實未嘗深慮至來因河彼岸以察其是否可能也。彼之容納威爾遜總統國際聯盟之提議而以之爲甚佳者，蓋冀其能保障法蘭西之安全而可以爲所欲爲耳。尤所願得者，爲一英美同盟，蓋欲使在任何情形之下，能保持贊助法蘭西而成全其光榮耳。彼欲使巴黎人之金融團體，得更廣大之機會，以開發敘利亞，北非洲及其他各處。欲得賠款以恢復法蘭西，欲得國外之公債，餽贈及貢品。欲頌揚法蘭西之仁德而予以臣服之禮。蓋法蘭西既受損失，法蘭西必受其酬報。然而比利時、俄羅斯、塞爾維亞、波蘭、亞美尼亞、不列顛、德意志、奧地利亞皆受損失者也，全人類皆受損失者也，其將何以處之？此則非彼之所問者矣。蓋此皆劇中之湊場人物，惟法蘭西乃其所視爲主角者耳。……奧蘭多之爲意大利謀利益也，其精神亦類乎此。

『四頭會議』之中，勞合佐治富於威爾斯人之精細及歐洲人之複雜腦筋，且爲不列顛之帝國主義者及資本家所擁戴而當權，故在會中汲汲謀尊重若輩之國民自利主義焉。威爾遜總統既具極高尚之目的，以實現其所新發現之美國式世界政策爲務，挾其倉卒中所訂之十四條原則與夫有模型而細於精畫之國際聯盟草案，深入四頭會議之祕密處。

『以第一流政治家，遇會議中之機變而窮於應付者，殆莫如威爾遜總統矣。』其十四條原則，從暗中之私語

及爐邊之討論經過幾翻交換商榷後，竟付諸東流。所餘者僅一襁褓中之國際聯盟。其將歸於天殤乎抑尙能保其生命而成長乎？尙無人能言之。本史綱不能言之。吾人之記載，盡於此矣。所幸者，威爾遜猶保存此區區耳……

## 第十二節 國際聯盟第一次盟約之概略

國際聯盟之正式具有形體，始於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之盟約，此尙在襁褓之孤兒，固舉世所屬望冀其終能長成以統治全世界者也，然而在其初現之日，卽已非各民族之聯盟而爲一種『邦國、屬地、或殖民地』之聯盟。其約中雖規定此等分子應爲『完全之自治』(fully self-governing)，然此語竟無明確之定義。所謂有限制之選舉權者，亦不知其界限何在，而各民族如何管轄之者，又漫無規定。印度似亦作爲『完全自治』之邦。是則專制國必與『完全自治』之民主政體相等而得一票之選舉權。故一九一九年訂約之國際聯盟，事實上乃一種外交部『代表』之聯盟，卽駐於各都城無謂之公使，亦依然未能革除也。不列顛帝國之在會中既代表其全體矣，而印度及坎拿大、澳大利亞、南非、新西蘭四屬地復在其間爲獨立自主之邦焉。其實印度之代表不外不列顛所指派者，而四屬地之代表亦不外殖民地之政客耳。若不列顛帝國如是而分爲數部，則所謂帝國代表者儘可以不列顛一隅之代表替之，而愛爾蘭與埃及，當亦有派遣代表之權矣。且也，美國之紐約州或維吉尼亞州，在歷史上及法律上亦何嘗非獨立自主之邦如新西蘭或坎拿大乎？印度既得列入聯盟，遂致法屬非洲及法屬亞洲亦起而作援例之要求，有一法國代表甚且提議謂摩納哥(Monaco)小王國，亦應獨具一票之表決權焉。



國際聯盟有大會焉，入盟國皆得派代表於其中而有同等之地位，然而操縱聯盟之大權者竟爲美、英、法、意、日五國之代表及大會中所選出之四會員共同組織之理事會，此會議之召集爲每年一次，至於大會之集會則云「定期舉行」而竟未嘗爲之規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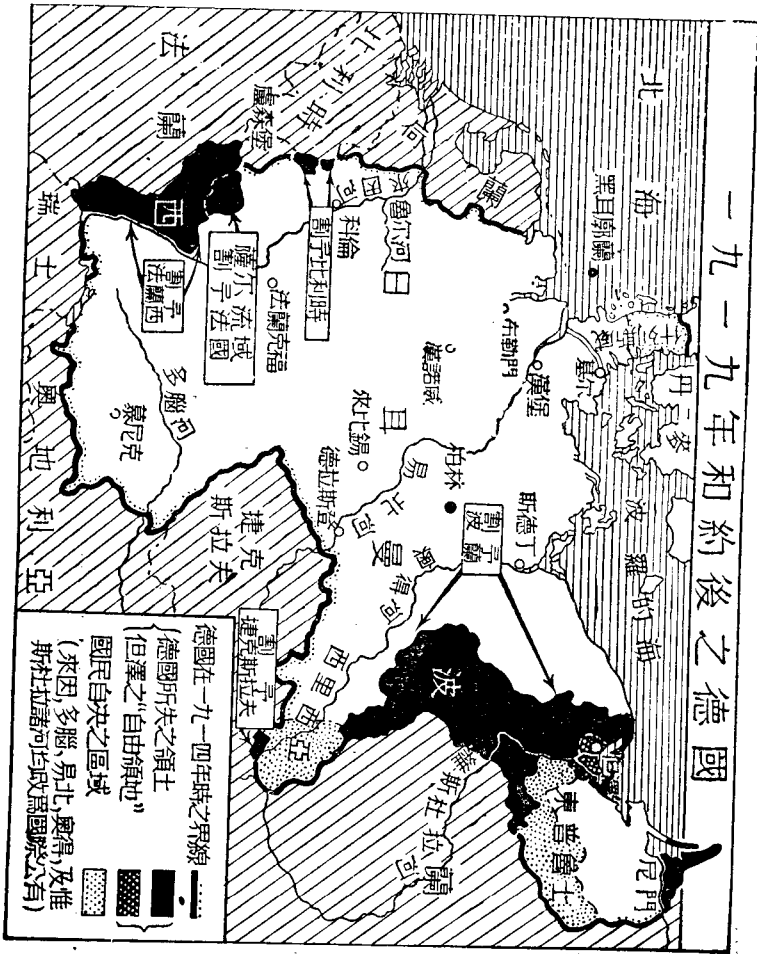
根據此次盟約之聯盟，除某數種特殊情形外，惟有全場一致通過始得表決，有一盟員持異議即足使任何提議不能進行，與昔日波蘭之否決自由（見三十五章第七節中）之例相同，真可謂爲足以致禍之規定也。故在許多人之心目中，以爲如斯之訂約聯盟，實不如無此之爲愈。是殆完全承認國家最高主權之不可假借，而廢棄人類大同爲至尊之觀念。如是規定，實際上已使聯盟之憲法永不得修正，如欲修正之，惟有出於一種笨拙之步驟，由希望更改之大多數國家同時退出然後根據新軌再組聯盟耳。是則此盟約已使其所締造之聯盟終不免此種曲折，而此或猶爲其所有最佳之局面也。

會議中曾提議最初組織時之聯盟應廢除德意志、奧地利亞、俄羅斯及殘餘之土耳其帝國於外，惟以後若得大會三分之二之贊成始可准其加入。原來之聯盟，其入盟國之被列舉於盟約中者有北美合衆國、比利時、玻利非亞、巴西、不列顛帝國、（坎拿大、澳大利亞、南非、新西蘭、及印度）、中國、古巴、厄瓜多爾、法蘭西、希臘、危地馬拉、海地、漢志、闕都拉斯、意大利、日本、來比利亞、尼加拉瓜、巴拿馬、祕魯、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塞爾維亞人、哥羅西亞人、斯羅伐人之國家（Serb-Croat-Slovene State）、暹羅、捷克斯拉夫、及烏拉乖。大戰時守中立之國家當被邀請入聯盟者有阿根廷共和國、智利、哥倫比亞、丹麥、荷蘭、挪威、巴拉圭、波斯、薩爾瓦多爾、西班牙、瑞典、瑞士、及委內瑞辣。

國際聯盟之組織既如是，則其權力之為特殊而受限制，罕有可怪矣。其所在地為日內瓦，設一祕書廳。各聯盟

國之軍事準備，此聯盟並檢察之權而無之，亦無權力訓令海陸軍參謀人才作必需之軍事合作計畫以保持世界之和平。惟國際聯盟委員會中之法國代表布日瓦(Leon Bourgeois)以為照理應具此等權力，會屢次暢言而堅持其主張，惜其演說冗長，乏克雷孟梭所具之機警處耳。探定盟約前之全體大會，舉行於四月

一九一九年和約後之德國



德國在一九一四年時之界線

德國所失之領土  
(但澤之“自由領地”  
國民自決之區域  
(來因、多姆、昂北、奧得、及維  
斯杜拉諸河均為國際公有)

二十八日。赫黎斯 (Wilson Harris) 以簡潔之筆墨，描寫其景象，謂會場所所在之奧爾塞路 (Quai d'Orsay) 講會廳中，人衆擁擠，代表席作 W 字形，秘書、職員等俱沿廳壁，而新聞記者則充滿於廳端之一隅，「時可敬之布日瓦方借助於其纍纍之筆記，滔滔然作第五度之演說，主張其著名之修正案，惟居於上座之三巨頭竟各低聲而言他，並不一顧之也。」

此三巨頭者，常有「低聲而言他」之舉。何天公之惡作劇，以人類千鈞一髮之際遇，偏臨於此三人耶。此外尙有許多輕浮、粗鄙、藐蔑、忽略、不能勝任之處，發生於此等集會之中，岐因士 (見前) 之書，俱曾有所記載。

如是而得之庸劣盟約，隨威爾遜總統之歸而至於美國。在其間竟大遭反對、指摘、與糾纏。可見美國人心智之能力，比較尙未受損壞，於此即可見其一端也。參議院對此盟約拒絕批准，於是理事會之第一次開會，遂無美國代表。自一九一九年之末至一九二〇年前數月之間，美國在大戰時親英親法之熱情，竟發生極奇妙之變化。蓋在和平條件談判之際，已使美人恍然大悟其對於國際關係之觀察迥然與歐洲之任何強國者不同，只以曩者爲戰事所鼓動而忘之於一時耳。至是乃悔其逐處孟浪，不應於考慮未周之際遽然而出。而美國以前孤立之政策，自一九一七年加入戰團，掃地以盡而後，飽經變故，頗多感慨。故至一九一九年之末而「美國主義」大熾，幾憤然欲狂，舉凡歐洲之帝國主義與夫歐洲之社會主義，莫不在其驅除之列焉。或者美國人之行爲中，此時不免含有一種鄙陋元素，欲擺脫美國從舊世界事宜中所招來之道德上義務，而安享新世界得諸戰爭之經濟上與政治上極大利益；惟美國人民之不信任此項提議中之決定，其廣大之直覺見地，似頗健全也。



吾人深信此等破綻開端之原因，幾全在乎擁有多數屬邦及開發區域而儼如一國際聯盟之不列顛帝國全無決心全無誠意，以剖分其舊組織而改易之使適時宜，亦不願見其海上與空中之軍備受何種限制。與此相類而互相助長之原因，則爲美國所有與此相等之無決心以聽其在新世界之優勢受任何干涉。（參讀本章第六節美國奧爾尼總長之宣言）可以左右巴黎和會之諸大強國，亦未嘗妄加思索，以使國際聯盟與舊時狀況之關係有適當之聯絡；其所以贊助此計畫者，自多數之歐洲觀察者視之，亦不過一種奇妙之虛偽空氣而已。若輩蓋欲維持及保證一己廣大之優勢及安穩，同時又可限制他國使不得發展，兼併或聯盟以成與己對抗競爭之帝國主義國家。彼等既不能在國際信孚方面樹一好模範，遂使有代表在巴黎和會之各國對於國際誠信之可能性全就毀滅矣。

更不幸者，則爲美人不贊成日本人所要求承認之人種平等案是也。

不惟如是，盤旋於英法意之外交部中者，尙爲與新觀念完全不相容之舊時侵略計畫。使國際聯盟而欲對於人類具幾分可貴之價值者，必須取帝國主義而代之；不然則爲超帝國主義，爲各國聯成之自由世界帝國，或共同參預，或行保護政策，否則直如無物耳；然而巴黎和會中之人竟少具有勇氣，直言此爲聯盟分內應有之事者。與會之國，一方面欲有所羈束，一方面又欲自由，以保證永久之和平，又握其甲兵而不釋。於是大強時期之兼併計畫，旋即出沒隱現，都將成爲國際聯盟中之提議事項矣。此誕生未久氣息奄奄之國際聯盟，竟將如一被虜之教皇，大出其無所顧惜之頒賜然，分配「代管區域」(mandates) 於舊日各帝國主義者；縱使此子將來爲吾人所期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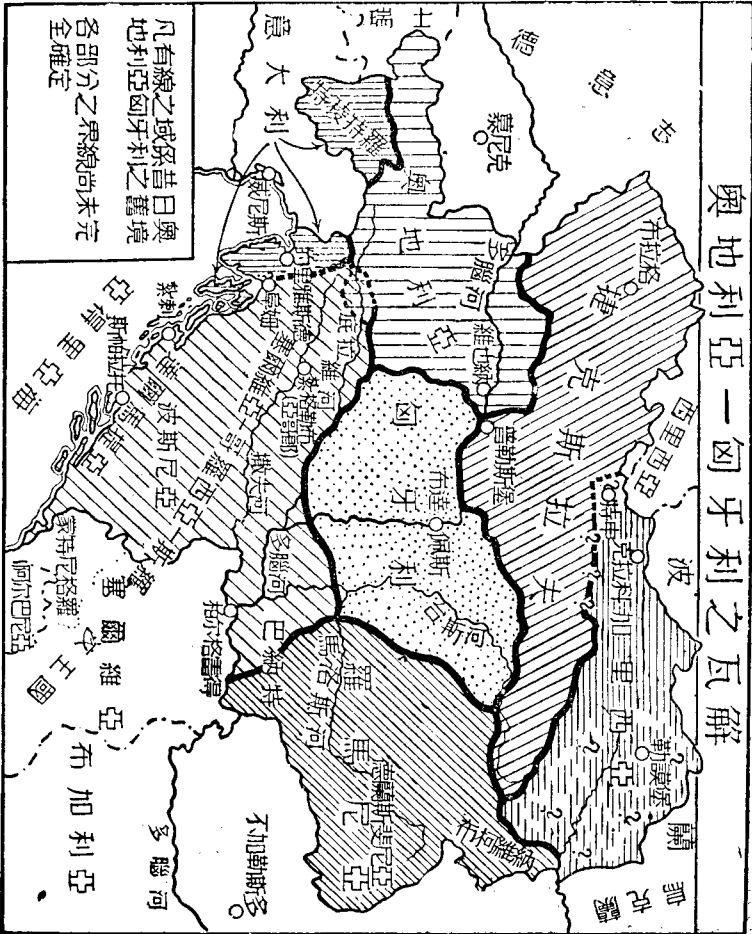
大力士亦必爲此而窒息於襁褓之中矣。如不列顛則欲以廣袤之美索不達米亞及東非洲爲其代管地；法蘭西則欲得敘利亞；而意大利則欲團結其勢力所及之埃及以西與東南之諸地而成一代管區域。若此孱弱之兒方由其秘書廳之養護而在日內瓦搖籃中稍具生氣，乃因各種制度所起之兒科弱症而旋斃，則所有此等「代管區域」殆將成爲公然合併之領土矣。更有進者，諸強國在和平會議中競相張牙舞爪以爭所謂「軍事」疆界，此尤爲最不佳之朕兆；夫一國苟不包藏戰爭之野心，則其欲得軍事區域果何所取義乎？若意大利以此爲理由而堅欲使提羅爾（Tyrol）南部之日耳曼人民及達爾馬提亞（Dalmatia）之南斯拉夫人民臣服於其下，若微小之希臘亦以此爲藉口而進兵於小亞細亞，則不列顛或法蘭西其將何以駁斥此種千萬年以來破壞他邦之成法乎？

吾人於此，殊不能詳述膠州問題，但澤（Danzig）問題以及阜姆問題之顛末，對於薩爾（Saar）煤區問題，日耳曼與地利聯合問題等亦只能觀其大概。膠州者，中國之產業也，威爾遜總統則對於日本讓步，竟許其繼承德人之後而有之；但澤幾純爲日耳曼人所在地，名義上雖爲自由區，實際上竟歸併於波蘭；阜姆，南斯拉夫在亞得里亞海良好之出口港也，意大利之帝國主義者起而要求之，且乘列強爭論此事之際竟往襲取之；薩爾河谷，德國之領土也，竟以複雜之支配調劑而畫歸法人掌握；德意志、奧地利與其餘日耳曼人所居之地，依威爾遜民族自決之原則，理當允其合併者也，乃以極不公平之手段剝奪其自決之權利而禁止其聯合焉。凡此皆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間舉世騷然之問題，充塞於報紙及政治家與政客之心胸者也，宣傳鼓吹之文字汗牛充棟，然其在當時之大潮流中有如支流餘波，轉瞬即逝。蓋所有此等爭執，不過如一疲乏躁怒者之猜忌偏激耳。一旦世界之聲調改

善，一旦人類之智慧增進而能將現在尙未充分了解之教訓——大戰時代與戰後無足輕重之和平所予之教訓——加以融會，則此等爭執卽失其重要矣。

讀者若將吾人所附之條約地圖與吾人所謂歐洲之自然政治地圖一加比較，必有裨益。新分配之於後一種地圖，已較從前任何時代所釐定之疆界，更爲切近。是故欲得滿意之

### 奧地利亞一匈牙利之瓦解



民族聯盟，其必以民族完全自決其境內之事爲先決之步驟乎！

#### 第十四節 下次戰爭之預言

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間之不能產出一較滿人意之世界決定，乃大戰奮力過度，幾於舉世之智慧與毅力皆陷於弛懈所致，吾人於是已略示其端倪矣。蓋缺乏新銳之創作力，乃疲勞現象所有之特點；於是人人以無力改變之故，遂暫時循其心理之習慣，向舊例而進行焉。

足以解釋此種疲乏後之惰性者，莫過於此際軍人所表示之觀念。吾人於此，若舉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某日英國陸軍少將約克孫路易爵士 (Sir Louis Jackson) 在倫敦王家聯合服務社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對一羣總司令、中將、少將等演說之最簡短概略，可格外有力以圓成本章所說，且可藉以結束本史網終篇處對於世界巨大疑團之描寫焉。是日，主席者爲不列顛陸軍部副大臣庇爾勳爵 (Lord Peel)，所在之室爲社所之集會廳，屋不甚大而氣象莊嚴，座中之軍官，修潔沉重威靜，聆演說者之言，讀者蓋可不言而喻。約克孫則強抑其熱心，從事描述「下次戰爭」中軍事技術方面發展之趨勢。

白廳 (Whitehall) 之外，暮色蒼然，車馬宛如流水，雖不及五年前之喧闐，猶未大遜，來往之街車，皆擁擠不堪，乘車者之衣服大概較爲襤褸。雖白廳不遠，有一近時建立之大墓碑，其下有就腐之花圈，成束之花，及相類之物，雜然成巨堆，若不勝其蒼涼者，此碑蓋紀念帝國新近陣亡之八十萬少年者也。此時尙有數人正以鮮花及花圈置於



其處，有一二人且於是痛哭流涕者。

從此羣聽講者而往，景色直入於灰色莽莽之倫敦，市民之擁擠，若爲從來所未有者，食物昂貴，而僱傭較之前更不可恃。然現象並不全然如此悲觀也。試一望治平街 (Regent Street)，牛津街 (Oxford Street)，證券街 (Bond Street) 之間，則固多採辦之人，新汽車不絕於道，狀頗繁盛，須知其所以如此者，祇以舉國之人，初不因戰爭而皆受損失故耳。倫敦之外，夜色沉沉，越海而東，法蘭西北部及比利時已成荒丘；德意志方有數萬嬰孩，以缺乏乳汁而奄奄待斃；奧利地亞全部已陷於饑饉；維也納之一半人口，若美國不速予接濟，恐未及來春概將困苦而死矣。再過此寒冽之灰色光景，則爲俄羅斯之黑暗，其間當無富人購買貨物，其軍界之人恐亦無讀「下次戰爭」之論文者，冰凍之彼得格勒已乏食物，已乏燃料，俄羅斯南部之各市鎮，凡見雪之處，無不在此種情形中；烏克蘭及其南部，則猶見行將終止之愁慘戰事。嗚呼！歐洲殆已破產矣。人之所有，紙幣而已，其購買力則隨步而縮減也。

試返而一觀彼聯合服務社中皎皎燈光下之路易爵士則如何。

據次晨倫敦泰晤士報之所載，(二) 則此君之意見，蓋以爲吾人對於空前戰術之大改良，尙未升入堂室也。因此吾人——吾人者，英人耳，非全人類也，——當從事促進軍備，勿落人後；此可謂一句絕妙之概論也。彼繼言「新軍備有發展之必要……凡一國能努力於此者，在下次戰爭中必大獲勝利。乃竟有人民焉，大聲疾呼以要求裁減軍備。」

〔一〕並依後日露佈之王家聯合服務社報(Jour.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加以校正。參閱該報第六十五卷第四五七期(一九二〇年二月)。

(然而「大軍事家」誤矣。不見夫人民——氣餒，力疲，愚拙之人民，方在墓碑之前，痛哭其慈父，愛兒或兄弟之陣亡乎?)

路易爵士深信機械輸送，為戰術上最重要發展中之一事。至於鐵甲戰車，蓋彼所目為無足輕重者也。此等軍事家對於如斯之新發明，管驅彼等入於勝利為其始料所不及者，竟全無感謝之意。爵士曰：「鐵甲戰車者，一種奇怪之物也。……其特點」乃使機械輸送能不全恃道路而進行耳。蓋前此軍隊進行，徒令道路受其損毀；茲以隨處可行之戰車輸送之，則能在曠野中暢然而進，凡槍礮、子彈、軍需品、軍用橋、小筏，乃至兵士等無不裝載於其中，僅處然破壞一二籬柵、溝渠、田園、及所經之禾稼。故大軍可以在一境中如是馳突而過，只餘塵沙飛揚而已。

此後，吾人之想像又被其引入實際之戰鬪焉。

路易爵士贊成使用毒氣。張撻伐之軍，尤有使用毒氣之必要，彼言至此，忽變其論調而作仁慈之語，謂各國或能作一協定，對於使用毒氣之可以引起不必需之痛苦者加以制止。然此實為一時之感情所衝動，固非由衷之論也。試思法律既可制止戰爭之使用任何毒具，獨不可推廣其範圍而禁止戰爭乎？然則，爵士與其聽衆將何所擇耶？夫戰爭者，戰爭也；其惟一之定律，乃予敵人之軍力以最大之損失耳。在此定律之下，所有一切人道正義之顧慮皆

非其所重視者也。

路易爵士言毒氣既竟，乃進而論空中設備。彼預言其「極重大之進步……吾人殊不必空作飛行毀滅機、飛行砲臺等幻想，惟不及二十年，空中軍力或須在戰爭預算中，佔最重要之一部分。」彼更討論如何改商用飛機爲投彈及偵察之用，又謂特式之戰鬥飛機須數量極多而隨時可應調遣。遂進而申言下次大戰中投炸彈者將不在軍隊之前線取目標，而將越過戰場，深入內地，轟擊「製造軍用品與夫訓練軍隊之中心」以收更佳之效。夫如斯而行，將使人口聚集之各中心皆遭玉石無別之轟擊，此一九一七年與一八年間居留於倫敦及英格蘭東部之人所盡知者也。然而上次猶係演習時代之舉動，若與「下次戰爭」之投擲相較，則直如兒戲耳。行見無數之飛機蔽空而來，更大之炸彈如雨而下也……

路易爵士復準此以推，謂毀壞倫敦之大部分之計畫，將爲未來戰爭中必然之一舉。如是而達其本題之歸宿，自然爲軍事家當受最高之報酬，居最重要之地位，而有極自由之費用。其言曰：「此等擔負，實絕對必需之保險金也。」其特別之聽衆尤慙慙首肯不置，且有一斯頓少將 (Major-General Stone) 者，起而致辭，希望由此演說「倡言不信任國際聯盟而信任吾人自己之右手及吾人外伸之臂」云云。

〔二〕似出於聖經詩篇第一三八，然少將健忘，對於其語之根源，未能全憶也。

依此預言而論，是斯世除一深藏固禦之大本營外，了無一物足以保其安全矣；是交戰國之境，將爲無數之拋炸彈者不絕炸毀；而大隊之軍士，將驅其無所不往之戰車馳騁於疆場之間，使其地面盡爲血肉狼籍之土矣。天地間決難實現之烏託邦，孰有甚於是乎？吾人將不復細窮此種夢囈矣。試問世界至此，尙有何精力有何意志以作此等事乎？夫不能預知鐵甲戰車之實效者，烏能望其預知或了解世界之破產；抑尤有進者，此等軍人殆未知普通人民一旦變易其性情，將使軍事動作爲之束手也。聚於聯合服務社中之軍事當局，顯然猶未知戰爭之目的。一方面在造成敵軍之心理狀態，一方面賴己軍之心理狀態而維持。路易爵士預計中所最忽略之一點，即不知彼所揣想之戰事無論何人均不能堪，即獲勝方面之人民亦將望而卻步。蓋此種滋味，法蘭西北部，不列顛東南部，意大利北部是時均已領略之。則「下次大戰」即能得勝，恐亦不免受猛烈之炸轟及饑饉，而與失敗者相伯仲耳。或者，人民以憔悴於戰爭之故，將不復問軍事首領之屬於彼方面或此方面，但認爲人類之公敵，共起而殲滅之，是殆爲可能之現象也。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大戰，已達西方人民軍事努力之最大限度，其所以起而作戰，起而盡力作戰者，蓋信如此一舉將成爲「終止戰爭之戰爭」耳。果如是也。彼德意志之帝國主義，以有組織之手段握教育爲護符，又與侵略之商業主義密相聯合以爲其後勁，終至一敗塗地。何況彼不列顛、法蘭西、意大利等之武力主義及帝國主義，以言勢力則不足，以言組織則未善，而又爲殘破之餘者乎？是則，此皆大戰所遺棄之物耳。此等事物已不復有動人之能力，而猶循其轍跡進行者，直以判斷之力不足，不能決然舍去耳。茲者，歐洲各國之政府，不復欲徵調大批之人民入於軍隊及槍礮製造廠如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所爲矣。吾人之世界雖極衰弱無力（在一

九二六年言之。然戰爭之狂熱固已成往蹟。無論如何，即有餘溫，亦已在常態之下。如未歷悠久之歲月，此種狂熱或不至重權。夫戰爭之條件，其取舍之數更爲深遠，固非如約克孫路易者流之軍事家所能臆測者也。〔三〕

〔三〕於此另有一段言辭，亦可以見現代軍事家心理中酣夢之一般。此蓋從佛勒氏 (Fowler) 最近發表之大戰中之鐵甲戰車 (Tanks in the Great War) 一文而出者也。佛勒上校已不復如舊式軍人之反對鐵甲戰車矣。其言曰，下次戰爭中，「迅速之鐵甲戰車將備毒液多噸，……一越國境，即殄滅敵人田野間之一切生物，而掃蕩其城市鄉村。當此鏖除敵國邊疆上生命之時，更有大隊之飛機將攻擊敵人之工業及政治等中心。此等攻擊之目的，初不在乎敵人之軍隊也，但迫脅其市民使之承受進攻者之所欲耳。」

季布茲腓力 (Philip Gibbs) 有一書曰戰爭之實際 (Realities of War)，其中言近代戰爭之究竟如何，敘述尚佳，持論亦平，可以參閱。

## 第四十章 歷史之下一幕

## 第一節 人類意志在政治上統一之可能

吾人敘述此史綱以迄於吾人之目前，然未嘗達其結局。正如演劇未終而忽然閉幕，使觀者咸在盼望之中。無人敢信維爾賽和約爲世界事務之永久處治。蓋此等條約不過大戰結局，而非世界新制度之發端。而此新制度至今有不能不建設之勢。吾人在社會事務，經濟事務，及國際事務上方見努力建設之曙光。肇基於千萬年以前之生物史，發軔於五十萬年以前之人類事業，至今乃萃於一大疑問中。幕中人卽我輩自身耳。爾與我與吾曹之所遭際，吾曹之一切行爲，卽構成繼續發展之人類事業史中下一章之資料者也。

吾人曾將人類聯合以成社會及政治單位之發展情形加以敘述矣。在區區萬年中，由初期新石器文化之小家族發達而爲現今聯合之邦國——惟其範圍雖廣，猶嫌其狹小而不完全。此種國家大小之變遷，顯然爲一種尙未完滿之變遷。——實有性質上甚深之變化與之相伴。強迫役使之風，已爲聯合而共享自由之觀念所代替，昔日集中於專制君主或神王之大權，已散播於共同生活之全體。當羅馬共和國未擴張至意大利半島之日，所謂自由團體者，其大僅至城邦爲止，而所有大團體皆係屈伏於專制君主下之團體。世無印字機與鐵路，則大聯邦共和如北美合衆國者將無存在之可能。電報電話飛機及水陸交通至今進步不已，又非日趨於更大之政治組織不可矣。若吾人之史綱不失爲忠實之敘述，若以上簡短之結論不失爲健全合理之歸納，則今日吾人所當從事之大事業，必係順應世事之潮流無疑。吾人之戰爭，吾人之社會衝突，吾人之經濟上大艱難，皆爲此等適應運動之方面。

今日各國人民所效之忠順，充其量不過暫時之忠順耳。吾人已經發軔之真正國家能使人盡其極大之政治努力者，自茲以往，必爲人類所需要之『世界聯邦』(Federal World State)。吾人真正之上帝必爲人人共仰之上帝。國家主義之神必如部族之神之同歸於盡。吾人真正之國性，卽人類耳。

現代人類對於上述之需要，究能適應至何種程度，努力至何種程度，以更變其觀念，改造其制度，教育其後輩，而達擴充至盡之公民資格乎？反之，若輩對於統一則存分裂則亡之兩大勢力，漠不經心，而保持其愚暗、頑梗、守舊之習性，又將達於何種程度乎？世界之統一遲早必有實現之一日，否則人類必自陷於絕滅之途。今吾人既深信理性之具有能力，且深信人類之善意日增，則不得不擯棄後之一說。惟吾人欲達前一境地，其道途或遙遠而勞頓，悲慘而艱辛，須歷多代之犧牲而後可；又或進行迅速，僅閱一二世而已。此固視乎某數種之趨勢焉，其性質已爲吾人所略悉，而其能力尙不可知也。此固有待於教育之作用焉，其要素爲明訓、知識、經驗三者，然此種工夫應有若干之分量，應需若干之時間，吾人尙無法可衡也。吾人之估計此事，往往各隨其所抱之態度而異；其時間或較樂觀者流所擬者爲長，較悲觀者流所慮者爲短。

此次大戰可驚可怖之經驗，已使多人改變其昔日輕視政治事件之態度，而以極嚴重之心思對之矣。少數男女已認定達到世界和平爲其畢生最高之事業，其誠虔之心蓋不亞於宗教信徒。至於多數之人，其心中至少亦以此爲其主要之動機焉。此等人中，已有從事尋求達此大目的之途徑者，或已從文字、講演、學校、書籍，以及公衆生活之正面側面等處致力，以謀達此目的者。世界上大多數人或亦抱有善意以傾向此種之努力，唯其意向似尙混沌

耳，不明何者當爲，何者宜戒，然後能使人類之團結日形進步。當威爾遜總統尚未沮氣而使人失望以前，全世界對彼之信仰與希望，爲之勃發，此誠關於人類將來極可注意之事也。與此人類統一之動機相反抗者，當然有完全處於對敵地位之動機，如奇物異族之惡恨，安故守舊之習慣，愛國之熱心，人種之偏見，猜忌及懷疑，以及惡意詭行，極端之自私自利等，皆尙深中於人心。

昔日在個人靈魂中及團體中戰勝殘忍、卑鄙、自私等衝動以防止人類之分裂者，宗教與教育之功也。宗教與教育實爲交錯甚密之勢力，使本史綱中所述之人類團體得以與時俱進；在日漸擴大之人類合作史中，此二者始終爲其主要之凝聚力，吾人既已從其發端處推求之矣。吾人曾述及自十九世紀時理智與神學之衝突起，宗教之教訓始與正式之教育分離，成爲現代之特點；吾人並述及國際政治因宗教之爭論與混亂而回向於殘暴之國家主義，工商業亦因之而退流於刻薄自私與牟利之一途。於是古代之綱維解紐，人心中之文明真成破壞之勢。吾人於此，有不得不鄭重聲明者，宗教教訓與有組織之教育分離，蓋暫時之現象；不久教育必仍具宗教之意志及精神；在過去二千五百年間爲諸大宗教同具之主動力，而沉淪於近七八十年來繁富奢靡虛妄懷疑中之完全忘卻個己專心服役世界之衝動，將滌盪瑕穢再現於斯世，被公認爲人類社會之根本精神焉。

夫教育之功在於準備個人使適於團體，而宗教訓練正爲此種準備之中堅。有十九世紀理智之復興及發展，則教育之破裂，教育目的之混淆喪失，原不可免。吾人當團體觀念瓦解改造之際，而欲準備個人以適應團體，本不可能。舊日之忠心，舊日政治及社會之偏狹假定，及舊日過於複雜之宗教信條，既已失其控制人心之能力，世界聯



邦及經濟共和之偉大觀念，遂代之而興，唯其發展極緩不即爲人所公認耳。其勢力之所及，僅達於少數之人。惟自現世之紛亂悲慘中，或將有道德及智慧之復興，宗教之復興，其簡樸，其範圍，均足以容納不同之民族及殊異之文化，以成一公共而能持久之生活爲世界服務。此種復興之範圍與勢力，吾人不能預言，且亦不能舉其出發之端倪。蓋此類事物之肇始，每不彰明較著者也。凡種族靈魂之大運動，在初起時恆如「深夜之賊」然，及其突然出現，則已具偉大之勢力，風靡世界矣。宗教之熱忱——滌其腐敗之舊跡而除其向日僧侶之密網者——行將鼓盪人生如狂風然，闢個人生活中之戶牖，而致現在疲乏狀態下所難想望之多種事物於可行易達之境也。

## 第二節 世界聯邦政府如何實現

吾人假定人類已有充分之正義及智慧，轉瞬即足以使其從歷史上之大教訓中產生一種傾向世界和平之意志——即謀得一世界公共政府，其下有一世界通行之法律之有力意志——則事物之進行，將取何道以漸近此的而副吾人之期望乎？此種運動之進程，在各國必非一致，其開端時之表現亦似不能出以一致之形態。或在此地得有和諧興奮之空氣，而在彼地或又遇甚深積習，人種癖性，或組織完固之卑鄙性質爲之梗。有時受此新命之人羣已處於預備聽命之境中，盡力以達此政治聯合之大目的。或有人羣遇此或將與之奮鬪如叛黨之與惡制度相搏者然。如美國，如瑞士等國，其政治憲章中固無物焉足以阻滯其坦然交際以聯合於其他文明相等之諸聯邦政治組織中包有屬地及附屬民族者如大戰前之土耳其帝國等，則似當其能適合世界聯邦制度以前，尙需一種

之破壞。至於國家之襲有外交侵略政策者，欲其同化而入於世界聯合之中，殊爲不易。惟政府雖有贊助者與爲梗者之殊，而各邦各國間具有善意之人，其主要之事業固無不同。此卽教育事業是已。其精粹之點，卽在乎使各處之人心得一歷史之新詔示與新見解，得一共同之歷史觀念，以爲世界合作之基礎。

一九一九年之條約所產生之國際聯盟，是否含有人類努力於永遠聯合之胚胎乎？此聯盟能否發育至一種程度，能使人『傾心爲之效力，且於必需時爲之奮戰』（此蓋斯退力布拉斯（Sallybrass）之言），有如前此之人爲其國家及其民族而奮鬪乎？由今觀之，世人對於此聯盟之熱心殊少如是之消息。聯盟自身尙似不知如何達其意旨於一般人民。聯盟已入居於公署中，世人之了解或注意其所爲者，蓋亦寡矣。或者此聯盟不過爲世界聯合之初步計畫，僅有缺點及危險足資鑑戒，以便較爲完密者之起而代之如美國之同盟大綱之爲聯邦憲法（Federal Constitution）所代替然。今日之國際聯盟不過一部分政府與國家之聯盟。其所注重者民族，其所尊崇者主權。其實世界之所需者非此種國家之聯盟也，亦非民族之聯盟也，乃全人類之世界聯盟耳。苟國家之主權常在，民族之見解獨存，則世界惟有同歸於盡而已。如欲人類聯盟，必先使人心有經驗、知識、思想三者之準備而後可。故現今人類當前之急務實爲政治教育也。

在世界大聯盟實現之先，或須先有數種部分之聯盟。歐亞二洲所受之共同患難，所感覺之共同急需，或可爲一種有效之驅使力，使歐亞各國恍然大悟而聯合爲一，較英、法、美諸國之僅以共同智慧及感情相維繫者爲尤強。蓋世界合衆國或可抵彼大西洋諸邦之聯合。更有進者，全美同盟實爲一種可觀之嘗試，其間之歐洲殖民地可以

自由進退，有如昔日盧森堡之於日耳曼同盟焉。

勞工國際主義之教訓及宣傳，國際金融之研究及需要，科學、藝術、與夫歷史教學等之足以化除國界，皆為改造人類事務而使之團結之主力，其所負責任之輕重如何，吾人於此不欲衡量之。蓋此數者或可合成一種勢力，其多寡之量或永不能盡分也。反對勢力或將消弭，仇敵之崇拜或將潛移為共同之文化。今日高遠之理想明日或將成為常識。吾人鑒於世事之每因穿插及迴波而生出複雜之關係，故欲預言人類之前途如何，彌覺困難。彼歷史之為物，固非一往直前者也。而大戰後之數年中，尤易呈表面上退步之現象，蓋人類疲乏過甚，不能見到何者已成，何者已去，何者已有可能也。

現在事物之向世界大同而作有力之運動者，似有下列之數大端：

(一) 以科學所產生之新能力從事戰爭，而破壞及不能忍受之程度為之增加。

(二) 世界經濟關係之將混合於一種制度之下，已成為不可避免之事；如是，則幣制似必趨於一種公共支配之下，並要求各種交通事業之安寧無阻，及貨物與人民在全世界水陸兩方面皆有來往之自由。欲使此等需要得滿意之結果，必須有一種偉大之權力足以支配世界之事務而保證其實行。

(三) 因人民之移動日趨頻繁，必須使各處皆有有力之衛生政策。

(四) 全世界之勞動狀況必須使之平等，全世界之生活標準必須有一種最低之限度。而與此有連帶關係者，厥為建設一種最低限度之教育標準。

(五)若空中航行不歸世界支配，則飛行事業必不能發生極大之利益。

上述考慮直薄人心，使吾人不能不信人類雖有人種習俗之衝突及因言語不同而發生之困難，而人類歷史之次一幕將爲一種建設或阻撓世界政治大團結之奮鬥。凡事物之有賴於世界團結者皆爲永遠之需要，其中有一二項幾已爲人人所能感覺矣，而與此等需要之進行相反抗者，則有種種困難，然皆屬可以死亡者，其勢力縱甚偉大，然終有死亡之時；如成見，如私慾，如仇恨，如種族與國家之幻想，如自我主義以及其他變化無定起滅無常現象之由教育及暗示等輸入人心者，皆是也；此等現象，雖深中於一部分之人心，披猖於一部分之國家、城市、與團體間，然無一能得其安寧及長存於世之利也。

### 第三節 現代世界國家之數種基本特點

世界國家之實現或將爲多種外表偉大之勢力所阻梗，在今日或且受其抵抗；然有更強之勢力焉，爲其進行之後盾，此卽人類共同智慧之自由及增長是也。今者，世界上已有一羣人焉，爲數雖寡，然日有所增，是爲歷史家、考古學家、人種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學家等，皆能致力於人類種種制度之分析研究，其爲有創造性之事業，殆與十七十八兩世紀科學家所貢獻於人類生活之物質機械兩方面者相同。此等科學家既能於不知不覺中使電報、水陸之迅速運輸、飛行，與夫前此視爲不可能之其他千百種事物相繼實現，則前舉之各種學者亦將有世界所不及料或自己所不及料之成就，於更大更要之人類事務中抉出何者當爲與其爲之之法焉。

茲吾人試效培根羅哲爾之預言態度，列吾儕所信爲將來世界國家所需之廣大根本條件如次：

(一) 將來之世界國家當以一甚簡單甚普遍而易於了解之世界公共宗教爲基礎。其爲物也非回教，非基督教，非佛教，亦非具有特種形式之任何宗教，而爲純粹無疵之真正宗教；如八正道、天國、友愛、有創造性之服務，大公無我之精神等。全世界中，人類之思想與動機將隨教育與模範及其四圍之觀念而轉移，脫去自私之束縛而樂於服務，以促進人類之知識，人類之能力及人類之統一焉。

(二) 此種世界國家有賴於一種普及之教育，其組織之規模、深遠、及內容，均將遠超於現在所有之經驗。受教育者將不僅爲某階級或某民族而已，而爲人類之全體。大多數之爲父母者，將皆具有教學上之專門知識。除去爲父母者應盡之義務外，將有百分之十或更多之成年人，在其一生中必用時間之一部分致力於世界之教育組織上。又所謂教育者，自新世界觀之，將爲人人畢生所應受，無論在何年齡均不停止。凡男女皆爲自教者或學生，迨年老時則爲學生助教。

(三) 未來之世界國家中，無海軍，無陸軍，不論貧富階級皆無失業賦閒之徒。

(四) 以世界國家中科學研究及記述之組織與現在者相比擬，則前者將如大洋之輪船而後者將如日石時代飄流者之獨木舟。

(五) 自由批評與自由討論之著作將盛行於其間。

(六) 全世界之政治組織將爲民治式，公務之管理及指揮，將直接與受教育之人民全體之共通思想接觸。

相適應。

(七)世界國家之經濟組織，將爲由公共政府之代理人及服役者開發各種天然富源及科學所發現之新能力，以謀公共之利益。私人企業將視爲公共幸福之僕人，有用，有價值，且得有相當報酬之僕人，而不能爲劫奪公共幸福之暴主。

(八)欲得上述之效果，須達到吾人在今日視爲極困難之二事。其爲物皆屬機械性質，然其與世界之幸福有重大關係，正如兵士雖勇，必需良好機關槍然後不致軋傷，又如駕駛飛機者必需良好指方輪，然後不致在空中周轉困難也。欲謀政治之善良常採用選舉方法，欲謀經濟之善良常採用貨幣制度，然不免有狡黠欺詐之徒從中營私舞弊，故必有防杜此等惡端之術也。(一)

[一]參閱韋爾斯所著文明之救濟 (The Salvaging of Civilization)。

#### 第四節 世界在一種法律與公道下時之狀況

設全人類之聯邦一旦成就，而社會上復有充分之公道，以使大多數之後生得安然享受康健及教育之利益與大體平等之機會，則人類能力必因之解放而增加，爲人類史開一新局面。武力準備與夫諸大強國互相競逐互

相窘扼所引起之極大耗費將因之而減免；因過富者不思進取，或過貧者無力振作，以致不能盡量從事生產而成爲更巨之損失，亦將因之而銷滅。人類所需之供給將因之而大裕，生活之標準與夫人類之需要將因之而增高，運輸及其他種種便利之設備，將因之而發達；大多數從事下等生產之人將轉移其才力於高等工作如各種藝術、教育、科學研究等。全世界人類之能量將得其自由，而前此僅見於小範圍及短時期之安寧與繁盛中者，於茲將成爲普遍之現象。吾人苟不信運會之說，不視過去之卓越人物爲天縱英才而可以期諸今後之人人者，則伯里克里斯時代之雅典，美地奇時代之佛羅稜薩，維多利亞時代之英國，與夫阿育王之偉大事業，唐代及明代之藝術時期等，均不過一種先例耳，全世界若得垂久之安寧，卽不難繼續產生如斯之成績，且將蔚爲巨觀也。人類氣質不必變更，祇須將互相齟齬而發生消耗之現代制度解除之，歷史之演進自足壓吾人此種期望也。

自十五十六兩世紀人類思想解放以還，吾人見有少數好奇而有才智之人大都產生於歐西者，產出一種世界之眼光及一羣之科學，竟爲現今改變人生物質方面之主力。此輩大都皆嘗與大阻力奮鬥，其基金既不充分，得諸人類之贊助亦復甚寡。然謂此輩之造詣在當時爲才智上最大之收穫，則實不可能。單就英國而論，過去之三世紀中，有牛頓之資而無讀書之機會者奚止十數，有道爾頓、達爾文、培根、赫胥黎之才而終身戚戚於貧賤，不得一展其天賦之長者何止百數。全世界中具有頭等研究家之聰明，具有卓越藝術家之才思，具有創造者之心智，而老死不獲觀感，不得機會，以留其痕跡於後世者，又何可勝計。僅以上次之大戰論之，死於歐西戰場中之兵士，其具有偉大人物之潛能而未克使之實現者，亦必以千計矣。使世界上有一種安定之國際和平，與社會公道，則普及教育

將爲拔取才能之細網，而取獲之成績有非前此任何才力絕倫者之造詣所可同日而語矣。

審是，則人類將於最近之將來時期內，集中其努力，從吾人今日混亂狀態中造出一種崇尚正義之新世界國家，殆爲當然之事。戰爭者，可怖之物也，且有愈演愈烈之勢，苟不謀所以戢之，人類社會必有覆亡之一日。社會之不公與夫人類之受其限制與壓迫，凡有天良者莫不心爲之痛。然而引起富有想像力之人物趨向於建設政治事業及社會事業者，固不僅在於避免此等禍患而已，亦且在於廓清此種禍患之後，人類事業之機會將開展於無窮也。吾人之欲驅除軍閥者，非僅因傷人殺人也，爲其阻梗吾人之上進，有若途中驚呼狂號之頑夫也。吾人之欲廢除私有制度中之種種浪費者，正如吾人遇守藏之癡子，深閉固拒，不許吾人入室參觀種種之佳品，不得不逐去之也。

或以爲世界若有一致之秩序及普遍之公平法律，則人類之進取或將因之停止。殊不知如此正足以開人類事業之端耳。但此際所謂事業，並不似已往之事業也，非變幻無定之世界中傳奇浪漫之事蹟也，非往復於男女之慾，戰鬥之性，貪婪之情等陳跡中之行爲也，乃向經驗之邊際作無窮之開發者也。前此之人類生活，如在貧民窟中然，所遇者不外爭攘、報復、虛榮、羞辱、污穢、貪縱之類，罕得嘗鮮美空氣之滋味，與夫科學所開放之世界中之大自由也。

吾人描摹世界聯合以後人類所將享受之廣大生活，實極饒興趣。生活之進行必具較濃厚之興味，其呼吸必爲更深闊之呼吸，蓋現今陷害吾人身心於卑污自私之種種疾病至其時將掃盪無餘也。吾人又嘗極言機械出世以代奴隸之用，而後人類生活上之苦役已爲之大減。若得如是，——而又能使戰爭不復見於世，且以較公平之社



會政策及經濟政策等排除前此層出不窮之束縛競爭等——則人類自有文明以來所恃以得其安全之勞苦工作及機械工作，將不復爲後世子孫之累。此非謂人類將停止其工作也，人類所停止者蓋迫不得已之苦工，而仍當依個人之天才與特性以自由從事於計畫，製作，及創造耳。其對於天然界也，將不復作鋤鏟之戰爭，而變爲大規模之征服。吾人理性中所以不能瞭然於數代以後，偏僻之城市將如雅典之燦爛，所有人類皆將溫文有禮身心俱極健全，全地球之巖殼皆爲人類之礦場，極遼遠之區域皆爲人類之行樂地者，蓋爲目前悲苦之境所蔽耳。

在此史綱中，吾人曾竭力表明人類社會史中有兩大進化之潮流交互而起作用。一方面，吾人曾述自新石器時代後期文化所發生者，有所謂溫暖沖積平原之日石文化，原始之文明，馴良柔順之繁複制度，勤勉服從者之日臻繁庶。是種早期文明與早期神廟，王神，及神王等，有必然之關係，本書中既已言之矣。一方面，吾人又嘗追溯一種潮流焉，由較簡單之新石器時代中往來無定之民族發展而來，此等民族成爲遊牧民族，如西北方與東北方之雅利安族及匈奴蒙古族與阿拉伯沙漠間（具有日石文化之色彩者）之塞姆族諸羣是也。人類歷史中屢屢述及黑膚白種人之原始文明嘗爲勇毅活潑之草原民族及沙漠民族所蹂躪而使之更新，吾人又嘗指出此等遊牧民族之常常侵入，如何使原始文明之血液與精神迭起變化；今日之世界宗教，今日吾人所謂民主精神，與夫近代勇往深入之科學探討及普遍之活動性，如何皆產自此種『文明之遊牧化』。舊文明產生傳統之習慣，且賴傳統之習慣以生存者也。今者，舊習慣之勢力已破矣。吾人之邦國，其形體雖仍是文明之舊狀，而其精神則已成爲遊牧世界之精神矣。此蓋莽原大海之精神也。

是故世界一旦有一致之法律而無國界之阻礙，則春暖風和之日，秋高氣爽之時，吾人天性中好遊之衝動，必將暢所欲言。吾人將適應吾僑血性中之要求而趨赴夏日之牧場及冬日之牧場，或陟彼高岡，或馳騁廣漠，或泛乎大海焉。吾輩中或亦有受另一系之遺傳者，則將循其喜悅山林之性，又或於夏日出獵而於收穫之際返於隴畝之間焉。以上云云，非謂人類將入於飄泊無家之境也。正當之遊牧生活，固非無家可歸者，不過各家庭間之移動耳。不觀今日之準噶爾人乎，其生活如勞燕然，年遷其居於千哩之外。故吾人今可斷言，將來世界中必有優美便利之城邑，有時生氣盎然；而有時則又闐然如入酣眠之境。蓋其時之生活必隨各地各季之興趣消長以定去留焉。

在支配適宜之世界中，苦役將甚少。一般苦役將由機械所馭之天然力任之。人類縱有不可免避之勞役，亦將成爲各人之義務，一生之中或任數年或任數月而已足，既不至將畢生精力銷耗以盡，亦不致將人生活墮落不堪。且不獨勞役爲然也，現今流行之社會計畫中，關於人類職業及生活方法種種大問題，亦將自然而失其重要，或且完全消滅。以戰爭爲職業之人，將爲數甚少或完全無有；無稅關之官吏；教育家之人數既日有增加，警察及獄吏因之可廢，瘋人院亦將日趨稀少，或至於無存；衛生設備既普及於全世界，將使醫院、看護婦、病房侍僮之類爲之減少；全世界既有經濟之公平，將使浮食之民如欺騙者、詐僞者、博徒、壟斷者、寄生者、投機者，概歸淘汰。然將來世界中，奇功偉業，將並不因此而稍減。大海之上則有漁業以及其他變化不測事業，使剛毅者有發展之地。而高遠空氣中，險而且祕之處，則需豪邁之徒發揮其深沉冒險之性。人類對於動物界將另生一種新興趣。在現代混亂失度之日，動物嘗遭頑劣失度之殘害，——自另一方面觀之，其悲慘蓋較人類之痛苦爲尤甚；在十九世紀中，動物之因此而

絕種者以數十計，有多種極饒趣味者已無噍類矣。將來有力之世界國家實現後，其首先產生之佳果，殆將使今日所謂野獸者得較良之保護。吾人試一觀察人類史，則銅器時代之人民已能馴養野獸，利用野獸，使爲人類之伴侶，而欣賞其生活矣。然至今此事竟無何等進步，誠可異也。吾人現在所謂行獵之遊戲，蓋初民殘暴天性中所表出之無謂殺傷，將來在教育進步之世界團體中，人類必將改變其對待野獸之態度，不樂其死而快其生，不視此等可憐同類之低級生物爲可畏之敵，可恨之仇，亦不役之爲奴隸，而用種種奇妙之計畫使之爲人類之友侶焉。而所謂世界國家與普通公平者，並非將人類局於毫無生氣之固定秩序中之謂也。其時將見山海依然，林澤如舊，皆受人類之珍護；平原莽莽，野風徐來，一如疇昔。惟人之仇恨，畏懼，及欺詐，將不若從前之烈，而其身心亦較從前爲坦白清潔也。

失望之預言者以爲人類聚成一團時，其中將伏有猛烈之種族衝突，互爭雄長；爲是說者殆視文明爲不能調節環境，俾氣稟容貌不同之人類並處而相安，以各盡其職，各獻其長者也。夫人類組織爲一團體，非必造成一種單純團體之謂也，實則適與之相反；即在互相了解之空氣中，人類將歡迎各別之才德而充分利用之是也。人類之所以不能相容者，實近代普遍之惡態有以使然。吾人所嚮往之團體，將較現在任何團體尤爲混雜（惟不定爲血統上之混雜），尤爲繁複而有趣。根據於一種標準之團體，如一模中所製之玩具，乃過去時代之物而非未來時代之物也。

於此有一事焉爲著者所最難描寫者，即他日人類受較優教育以後環境較樂，較自由且較康健之生活是也。

吾人今日已熟知人類狀況之改良實有無窮之餘地。祇須同心協力以赴之耳。吾人之貧困，吾人之拘束，吾人之傳染病與滯食病，吾人之爭執與誤會等，皆可用人類之合作力以控制之而撲滅之。惟此等事物一旦滌除淨盡之後，生活將起如何之感覺，吾人實難以揣度，正如生於歐洲城市陋巷中之貧兒，生長於殘忍黑闇之環境中，污穢不堪，備受虐待而習於凶暴，遂不能想見日行沐浴，常服美衣，登山暢遊，飛翔天際，與溫文爾雅之人物往還，從事研究，或作可喜可悅之事等，其快樂究爲如何。然此等佳美之事物必有爲人人所共享之一日，其臨近吾人或竟較吾人所意料者爲速。要之，凡具此信仰者，必能使此良辰之日近，疑慮者則將使之遲延也。

醞釀中之未來，將使人驚異乎，抑將使人失望乎，殆難預言。在世界國家發軔之先，人類歷史中或且尙須敘述意外之章節，其競爭之充溢及其時間之長久，或將與諸大強國發展及角逐之陳迹相同。或係經濟上劇烈之競爭，種族與種族之相搏，階級與階級之爭鬪。或者私人企業因未嘗經過極悲慘之革命，故茫然於服務之教訓，而激成沒收財產之舉動，世界中或將產生一種浮薄社會主義之政府。諸如此類，皆爲吾人所不得而知，且不得而言者。凡此皆無謂之災也，然或終不可免。人類歷史已日趨於教育與災害兩者競爭之一途。基督教統一世界之努力與夫機械革命對於統一世界之影響，均爲災害所戰敗——至少已成就此次之大戰。而此災害之所蘊蓄者尙有若干，吾人不能言之也。或者新虛僞尙嘗有發生，行無義之惡計以箝制人類，終經數世之悲苦殘殺而後瓦解焉，亦未可知也。

惟是世運固有通塞，而世界則常在進步中。吾人在本書中，敘述舊石器時代人類時，曾引斯密描寫五萬年前

最高生活狀況之文字。蓋一種禽獸生活也。吾人又嘗述及一萬五千年前以人類爲犧牲時之聚會。此種景象，在現代文明讀者視之，已爲難以置信之殘忍行爲矣。

然而五百年前，阿茲特克大帝國尙深信人類惟流血方能生存。墨西哥境內之人每年因作犧牲而慘死者數以百計。其身軀屈伏於犧牲變石上，有如弓形，乃用黑曜石刃剖其腹，其人氣尙未絕，祭師竟挖出其跳躍之心臟焉。此種時期或且不久告終矣，吾人縱對於國家之神亦將不再挖出人心以供奉之矣。讀者苟將本書所列之古代年表一加考較，卽可以瞭然於具有衝突、困苦、悲慘，而痛苦中寓有希望之現代，在茫茫宇宙中所佔時間之暫爲何如矣。

## 世界史綱終